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五六冊目次

三朝要典二十四卷原始一卷

〔明〕顧秉謙等撰
明天啓六年禮部刻本

一

皇明詔制十卷(一)

〔明〕孔貞運輯
明崇禎刻本

三八三

注我

皇考光宗貞皇帝體先志
而舒雲雨之澤純孝不
彰迨

龍馭之上賓肆冲人其續

三朝皇帝御製

三

緒名正言順猜忖曷庸
不意群姦巧于構疑也
疑挺擊則託護東宮者
進矣疑紅丸則援不當
藥者進矣疑移宮則造

爲垂簾者進矣總三案
之姦兇皆一堂之衣鉢
將使

皇祖

皇考抱疑不白而朕躬亦

三朝皇帝御製

四

幾陷于不孝深用痛心
幸正論時聞業已區分
陟斥猶慮遐方耳目緣
簧鼓而漸致淪胥來襮
汗青襍狐疑而罔知斷

御製

三朝要典序

朕惟自古帝王莫不有
徽猷鉅訓以迪衆庶而
信來茲矧綱常萬古爲

昭故父慈子孝君令臣
共其道光明無纖芥可
疑之隱其事平實無非
常可喜之功其行之爲
一時賞罰定之爲萬世

是非則確然直截無依
違可借之影響循此則
忠良悖此則姦賊獨奈
何使姦賊得竊忠良之
號哉誠折紛而定論當
據事以直書亦覲楊陟
降之善物也本朝家法
炳如日星仰惟我

皇祖神宗顯皇帝建元良
以繫海寓之心真慈風

注我

皇考光宗貞皇帝體先志
而舒雲雨之澤純孝不
彰迨

龍馭之上賓肆冲人其續

三朝皇帝御製

三

緒名正言順猜忖曷庸
不意群姦巧于構疑也
疑挺擊則託護東宮者
進矣疑紅丸則援不當
藥者進矣疑移宮則造

爲垂簾者進矣總三案
之姦兇皆一堂之衣鉢
將使

皇祖

皇考抱疑不白而朕躬亦

三朝皇帝御製

四

幾陷于不孝深用痛心
幸正論時聞業已區分
陟斥猶慮遐方耳目緣
簧鼓而漸致淪胥來襮
汗青襍狐疑而罔知斷

案。又以事歷

三朝。或多挂漏。特降手諭

俾史臣倣

明倫大典故事。將前後明

旨章奏。編輯成書。其總

裁副總裁。及纂修等各

官。俱朕慎簡。自茲歲丙

寅春正月。開館纂修。迄

今編成。爰定其名爲

三朝要典。以其專爲

三朝慈孝作也。斯編行且

頒天下矣。朕復自序其

首曰。嗟乎。小人之禍人

國甚哉。指宮闈爲攘功

之地。則翼戴莫出其先。

誣

君父以不美之名。則定策

肯居于後。且事極常而

故張之。跡本杳而故文

之。或十餘年。或五六年。

幾成蜩蟬沸羹之世宙
藉非

皇祖

皇考默牖朕衷則真是真
非其何結局之有當我

世宗肅皇帝時慮統嗣混
而不得尊其

親故其書主于定大統在
朕今日慮貞邪淆而將
不免於誣其

親故是書主于剖大疑令
天下萬世睹是書而悟
曰前星立矣藩封遣矣
即有風癩立付市曹於
國本無恙也其無容疑
者一

鼎湖之悼實慕緣孝篤疾
以慕深孰得以一月
天子掩其爲千秋
聖人哉其無容疑者二

疚集蓼。此何時也。

遺言未往。封號在心。宮自當移。寧俟逼而後移。其無容疑者。三雖朕中興之業。不敢望與。

三朝要典 御製序

九

世宗媲美。或庶幾可免於戾乎。然朕覽斯編。愈惕然於陰陽消長之際也。方三案之鳴也。其時邪與正互犄。今心術各揭。

於青編。斷案亦章於白。

日。詎非陽長陰消之一會。第邪雖芟而能保無伏莽。正雖顯而能保無遺珠。萬一倚伏貞勝之幾。稍不審而至于誤用。將奚以爲。

三朝要典 御製序

十

先德光繼。自今尚賴爾諸臣。靖乃志以佐澄清。竭股肱而襄祗。適庶。

在天之靈。於茲降格。而斯

編亦不徒託諸空言矣。

是爲序

聖諭

朕惟君臣父子。人道之
大綱。慈孝敬忠。古今之
通義。有國家者。修之則
治。紊之則亂。爲臣子者
從之則正。悖之則邪。自
古迄今。未有能易者也。
廼有乘宮庭倉卒之際。
遂懷傾危陷害之謀。構
朝家骨肉之嫌。自爲富

貴功名之地。其爲亂臣賊子。可勝誅哉。洪惟我皇祖神宗顯皇帝。早建元良。式端國本。父慈子孝。原無間然。而姦人王之宋。翟鳳翀。何士晉。魏光緒。魏大中。張鵬雲等。乃借挺擊以要首功。我皇考光宗貞皇帝。一月御天。千秋稱聖。因哀得疾。

純孝彌彰。而姦人孫慎行。張問達。薛文周。張慎言。周希令。沈惟炳等。乃借紅丸。以快私怨。迨皇考賓天。朕躬續緒。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而姦人楊漣。左光斗。惠世揚。周朝瑞。周嘉謨。高攀龍等。又借移宮。以貪定策之勲。而希非望之福。將

憑几之遺言。委諸草莽。以
待封之宮眷。視若寇讐。
臣子之分。謂何敬忠之
義安在。幸天牖朕衷。仰
承

皇朝聖典

十五

先志。康妃。皇妹。恩禮有加。
而守正諸臣。凡因三案
被誣者。皆次第賜環布
列有位。嘉言罔伏。朝政
肅清。特九部院科道諸

臣之請。將節次明旨。并
諸臣正論。命史臣編輯
成書。頒行天下。使

三朝慈孝。燦然大明。天下
萬世。無所疑惑。其凡例

皇朝聖典

十六

體裁。一倣明倫大典故
事。即於新春開館纂修。
特命輔臣顧秉謙。丁紹
軾。黃立極。馮銓。爲總裁。
官施鳳來。孟紹虞。楊景

辰。姜逢元。曾楚卿。爲副總裁官。徐紹吉。謝啓光。余煌。朱繼祚。張翀。華琪。芳。吳孔嘉。吳士元。楊世芳。爲纂修官。喬燁。秦之垣。李桐。爲謄錄官。鄭崇光。姜雲龍。爲收掌官。卿等。受茲委任。須同心協力。研精殫思。採集周詳。持議明覈。凡係公論。一

切訂存。其羣姦邪說。亦量行摘錄。後加史官斷案。以昭是非之實。務在早完。書成之日。名曰三朝要典。以仰慰

皇祖。

皇考。在天之靈。用副朕觀光揚烈之意。欽哉。故諭。
天啓六年正月十五日

聖旨

覽卿等所擬纂書諭稿。周詳剴切。實合朕心。雖編摩成於此時。然垂戒關于萬世。其名曰傳信鴻編。曰三大政紀。朕再四思之。咸似未妥。朕欲名之曰三朝要典。未知當否。卿等便與副總裁等官詳議。

妥確來聞

天啓六年正月十四日。朕覽卿等所奏纂修三朝要典。着於正月二十六日。開館編纂。其合行事宜。俱依議行。具見卿等忠愛。朕知道了。該衙門知道。天啓六年正月二十三日。覽卿等奏。

三朝要典。編纂已有次第。
朕宜御製序文。以冠篇
首。卿等即細心擬稿。進
覽。務期典則詳明。以昭
朕彰。聞垂戒至意。該部
知道。

天啓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洪惟

三朝要典。乃人心之公論。
萬世之大坊。朕不敢私。

其是非于上。史臣亦誰
敢私其曲。直于下乎。所
有陸續草稿。既經卿等
刪潤。謄錄副本已完。并
撰擬序文。及卿等恭撰
後序。朕覽其梗槩。大畧
已知。或就中詳細之處。
須發揚獻納。足爲臣下
之模。必剖決是非。炯昭
後世之鑒。庶

三朝大案。若宛在目前。邪

正了然。即萬代不易。卿

等還更加詳慎。務成不

刊之典。期示將來。即寫

正本。擇吉具儀進呈。該

衙門知道

天啓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凡例

一。是典遵

聖諭做

明倫大典編年。以年繫月。

以月繫日。挺擊始

於萬曆乙卯五月。

紅丸。始於泰昌庚

申八月。移宮。始於

是年九月。迄於天

啓丙寅三月。有關

三案者書

一。三案始于挺擊。故

首列

詔諭之關係

國本者。以爲原始

一。諸臣總論三案疏。

其

明旨止載前一案中。慮重

複也

一。諸臣奏疏議揭。約

畧繁辭。正邪備錄

俱出原文

一。議單詳於紅丸。其

其于挺擊。移宮者。

分載兩案

一。據事據文直書。得

失。自見。後爲論斷。

亦倣

明倫大典例

三朝要典原始

萬曆辛丑十月巳卯

冊立

皇太子。

詔告天下曰。蓋聞帝王長治久安之道。莫重于

崇建元良。我

禮宗家法相承。惟長是立。所以厚國本。定人心

也。朕長子

孝徽寬仁。天鍾粹美。奉朕

冊立

諭教。時敏厥修。今德器日益。端凝學業。日

益精進。允堪弘受。慰朕至懷。敬入奏于

聖母。諱詢十五日吉。授冊寶爲皇太子。仰承

廟

社之靈。俯順臣民之望。爰封第三子常洵爲福

王。第五子常浩爲瑞王。第六子常潤爲惠

王。第七子常瀛爲桂王。俾各守藩。共維大

統。典禮既成。普天同慶。於戲。長男主器。益

綿有道之長。舉子分封。茂衍無疆之慶。我

予德意。咸使聞知。

先是輔臣申時行等。於萬曆十四年二月

內。疏請。

建儲。

上諭以元子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諭日又請。

溫客如前。未幾而姜應麟。沈琰等。各有疏爭。

上怒其煩瀆。降謫有差。及科進申救。

三月具

奏

二

上曰。立儲以長幼爲序。

祖宗家法。萬世當遵。朕豈肯以私意。違拂公論。

姜應麟等。揣摩上意。輒以舍長立幼爲疑。置

朕有過之地。特降處示懲。非爲奏請冊立之

故。國本有歸。朕已明白曉示。待期舉行。各官

宜體朕意。再不許妄疑竇擾。至十八年元日。

上召見時行等於

毓德宮。講及冊立。

上曰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再三陳請恐外間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健使出就外纔放心時行復請豫教

上然之時行等退

上復令內臣追止之云且少俟

皇上已令人宣長哥來着先生每一見時行等還至宮門

上令人謁申閣老等聞召長哥亦喜召時行等

三朝要典

房如

三

語內臣云我等得見

睿容便如親景星慶雲真是不勝之喜內臣

入奏

上微哂頷之頃之

皇長子至

皇三子亦至時行等既見賀

上云

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仰見

皇上昌後之仁齊天之福

上欣然曰此

祖宗德澤

聖母恩庇時行復請讀書豫教乃退越一日復

請至十月又請詞頗切至有謂道路訛傳

皇貴妃獨蒙眷注屬意所生京師百萬軍民頗倡浮議今國泰之疏已票而不行則外

間又生疑議且以爲

三朝要典

房如

四

皇貴妃姑今國泰塞貴

皇上姑爲

皇貴妃解紛何以杜軍民之口副四海之心

疏入

上諭內閣曰皇子體脆質弱少俟時月朕自有

旨於長幼之序豈有搖亂雖皇貴妃嘗贊言以免疑議朕前已面諭卿等知之朕意必行

自處不喜干聒激耳豈有謠言而惑朕哉卿

等可看兩京大小文武自十四年至于今日
有一年一月一日之不聒激者此輩欲離間
父子之天性以成已賣直圖報之逆志耳卿
等可思子乃朕子豈有父子無親之理豈有
越序定立之理朕于陳奏一槩留中蓋惟其
聒激責擾歸過于上要直于身耳至于鄭國
泰之奏特示卿知我朝威臣未有敢言國政
者國泰出位妄奏甚非禮制朕始且容之其
建儲之事候旨行卿等不可學此輩以激

三朝野史

原始

上

言之事虛文案責越數日

上命文書官口傳冊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等
衙門不來責擾便于明年冬傳旨冊立如再
責擾直待十五歲行時行復奏謝言即日傳
示部科訖

上復傳諭云冊立之事只傳與先生每股肱大
臣如何傳與各衙門責擾自十四年起至今

屢屢未至爲臣的疑上爲上的不得不疑朕
所以動火自今之後不許聒擾中外若能靜
聽一年明旨當無中變十九年八月工部主
事張有德以大禮屆期儀物未備復有責
請

上怒曰父子至親已有明諭豈待爾輩煩擾遂
功張有德罰俸三箇月本欲過歲節即舉行既
屢屢催激其冊立之事着改于二十一年行
各衙門不得又來責擾以致延改至二十一

三朝野史

原始

上

年輔臣王錫爵應

召還朝即請

冊立以昭大信

上以

祖訓立嫡

中宮年少欲將

三皇子一并封王少待數年

皇后無出再行冊立。錫爵力持再三。會朱維京。

王如堅先後疏爭。

上怒成之。錫爵復爲營解。且堅請會議。以安人心。

上諭以安心輔理。且言無識小畜。謗訓疑君。惑亂衆聽。波及誣詆。不必自惑。不必廷議。錫爵復自認兩請之誤。懇請。

召對。

三朝要典

卷八

上曰。朕非不從卿言。因見大小諸臣紛紛疑謫。朕爲人君。恥爲臣下挾制。謗。

禮義訓國體何在。今卿若自認錯。置朕何地。正爲卿含恐。欲商量別處之法。不可黨衆激惱。以辜朕意。既如此。俱不必封。少俟二三年再行冊立。十一月十九日。

上視朝畢。御煖閣。

召見錫爵。慰諭扶母來京。可稱忠孝兩全。錫爵。

叩頭言。政恐忠孝兩虧。因苦請冊立。禱教。

上諭以明年該長髮之期。且言洞悉卿苦心。錫爵退而陳謝。

上復委曲慰藉。越數日。

諭明春行禱教出閣禮。然欲令。

皇三子并請。今擬。

請錫爵言

三朝要典

卷八

皇長子太遲。

皇三子又太早。恐先後緩急之間。

聖心稍晦。

上曰。皇長子冊立一事。久已斷自朕心。今欲於明春先行講學之禮。其皇三子少待次年另行。長幼之序。即此爲定。舊例親王講讀。止用二人。且從外署改入。錫爵請用修撰以下六人。且用大臣侍班。儀從一如東宮。

上皆俞行。至二十六年五月。

上諭內閣曰。皇長子年及冠婚。

祖宗禮制。天倫親情。朕豈不欲早傳行。但念皇

長子素稟清弱。所以遲緩者。正要培養豐厚。

誠愛重之意。今春至夏。朕屢召皇長子。暨諸

皇子。問祭習學之功。見皇長子氣質比與去

歲漸加充實。且書做對句。頗有進益。朕甚嘉

悅。皇長子欲先行三加冠禮。次及冊立選婚。

朕思未正名封。冠服不便。況二宮不日落成。

特煥然一新。行此大典。庶嘉禮有所。以便臣

民具瞻。十一月復。

諭禮部具選婚儀。二十九年五月。禮科給事中

楊天民等疏催

冊立。

上曰。冊立冠婚。分封大典。明旨曉然。有何疑議。
惑。果有何逢迎覬覦。有何陵逼黨附。況初春

內外遵旨靜候。即擇日命其移居。是豈欲遷

延乎。今正欲降旨。擇日舉行。楊天民等輒敢

逞臆竇阻。假此要譽沽名。而實離間遲緩。好

生可惡。八月。輔臣沈一貫。請舉大典。引既辭

斯于之詩。詞甚懇婉。

上覽揭嘉其忠愛。深合朕心。遂有即日降諭舉

行之

命。吉期已卜于十月十五日。先五日。金兩未完。

三朝要典 冊立

冊寶尚未鑄造。

上以典禮隆重。至期或用冊文寶文行禮。過期

補賜可否。一貢從史可行。

上命于

聖母徽號之日。御前補賜。至日而大禮成。

史臣曰。要典原始首載

冊立之

詔。而復備列

明旨遷改之因以見

大聖舉事。偶斷獨行。羣下揣摩。逾激逾緩。過在

下而不在

上也。蓋姦黨構譽。希功定策。明倡後附。實繁有

徒。向非

神皇淵謀。磨斷力。劍猜疑之跡。不倒太阿之柄。

則

書立大興不知爲幾許姦人富貴資矣。閣臣時

行。音請

行。音請

書立。即以

列聖家法爲言。

天語頻宣。亦謂長幼序定。家法當遵。待時舉行。

有何疑議。而喜事之徒。競爲傾潰。其

意何居哉。歸過于

上。要直于身。煌煌

矣。論。固有以誅其心矣。迨輔臣錫爵再入編席。

忽有

三王並封之論。

上意從容待續。似緩而實定。輔臣默悅潛移。辭

紆而意懇。

手諭口傳。及閣揭紫纓。記注可按也。一時言者。

無回天之術。觀取日之功。假翼戴之

名。肆排擠之計。于是堂簾苦心。義成

疑案。當有職其咎者。然未幾而

並封之議寢未幾而

並講之議又寢。豫教獨先。官寮大備。雖

漢號未頒。儼然

轉關儀從矣。謂非

聖謨之風定。與輔臣之善調哉。邪黨相煽。薪火

不息。諱張爲幻。菴枯分曹。何憂何危。

而侈然。故議爲名也。雖

聖恩旁溥。雖實階傳。事在戊戌之五月。越五年

癸卯

青官正位已再逾歲而復有續憂危妨議一

書公署私邸同時布散隱詞嚙語矯

惑

官關羅織善類輔臣朱賡謂口不忍言手不

忍書

上赫然震怒嚴命緝訪

平勳宜論

風集

主

皇太子果數百言有曰念汝素懷敬慎篤于

孝友乍聞此事恐至驚惶倘至眠舍少妨使

我滋多懸掛又曰此謗必起于臣僚之自相

傾陷假借國事以爲名耳雖在臣僚亦無一

毫指實矧吾官禁而可爲彼黃惑又論以安

心調養用心讀書寫字勿聽小人引誘傳時

淡下

皇太子亦含淚叩頭此段情景乃

上命司禮口傳內閣者行道聞之無不感泣傳

誦謂

神皇保護

東宮父慈子孝千古無兩也而臣僚自相傾

陷一語尤燭萬里而洞幽隱矣夫既

冊立後保護如此其至則未

冊立前又寧有纖芥之可疑哉且

元良久定名勢昭然

風集

主

福藩就國之早晚吳關大計適當其時而屢

勉從事固有司之職也修言羽翼臣

義謂何況事有激之而愈格者即如

瑞邸標梅類煩啓事豈亦有關於

國本乎大抵姦貪妄希寵榮則借名

國本爲踰遷之地險邪嫉害正直則排誣

禁庭爲一網之謀類

乾綱獨攬操縱在握

憲孝天植。離間不行。魑魅立誓于震霆。雨雪自

消于見睨。然而先後廷臣。無議無骨

之輩。已有墮其雲霧而不覺者。意所

欲無則

論札雖專不信。而懸坐輔臣以不避之

欲有。則妖刻俄頃。遍傳而妄

官中有奪嫡之計。又况適有張差一事。皆不

大肆驚張。慶相附會。居青貨而懷音

功我種種。雲華線索相因。歷歷森謀。

機關不爽。侍郎崔呈秀。洞厥源委。操

縱其陳。亦憂深而慮遠者。

皇上批答。謂與三案諸姦一脈相貫。

淵見睿識。同符

神皇。並不惟礎。兄在之姦鬼。清將來之仕路。而

且可為億萬年之定案矣。謹奉

告別其顛末如此。

進

三朝要典表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

士臣顧秉謙。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臣黃立極。臣馮銓等。恭奉

聖諭。纂修

三朝要典。伏蒙

皇上親製序文。今纂修已完。謹奉表

上進者。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聖王修人紀以經天。制作昭惇庸之重。

明主闡先猷以垂後。編摩揚謨烈之輝。一德作

求揭

三朝以靡晦。五典無缺。俟百世而可知。耀

至德於縑緗。識

弘裁於秘府。竊惟天地所以不毀。賴有若臣

父子兄弟之倫。人道所以常明。特有議論。
制度考文之主。淳風既遠。變或生于大常。
懿德恒存。疑當乎以至信。臣子靖共爾位。
操室戈而國是斯泯。大君輯寧我邦。持太
阿而小羣可漢。儻富貴功名之念切。不難
蔑風紀于人間。將綱常倫理之紐微。何以
轉日較於宇宙。事極則理必反。文微而實
可傳。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健配軌行。

明符晉出。

垂裳貞度。河山并獻其祿祥。

拂席橫經。日月時勤于將就。

競競用人圖治。見堯舜于葵精。

孜孜明罰勅幾。率

祖考而陟降。

善疑善述。

不愆不忘。竊惟

神宗顯皇帝

恭默而化。琴瑟生調。姬翼子貽孫之盛軌。

光宗貞皇帝

寬仁而覆孟永真。追問寢視膳之芳模。爲人

子止于考。爲人父止于慈。歷

三朝而洩洩融融。允建維皇之極觀。于朝無異

三朝要事

求

政觀乎野。繁興俗躋萬方。于熙熙皞皞。俾依

然在宥之風。第久治。譽易生。當審機而

收鎮定之效。乃小人居心。弗淨。每伺隙而

開悔吝之端。

元良早定。於分珪。說託危疑之慮。

先聖考終於憲。几敢爲污穢之名。甚至構陷

掖庭。結納近侍。借徒

官之恒典。希定策之殊勳。嗟侈成箕風波。臺

生于橫議豐蔀見斗天日幾爲之晦冥差
其黨與蔓延數年糾結彌甚故爾比周滋
毒

累朝濁亂靡寧幸

廟社之有靈牖

宸衷之獨斷禹鼎洞燭夫魑魅堯廷何慮乎共
驩往者縱任包含業已久爲

清朝之靈肆今次第誅譴可不復爲治世之

三轉要典

末

主

蓋說書訖威柄楊僉謂無枉分貞分僂環
珎不斬互施猶慮刑章僅飭于一時姦回
雖已落膽而信史不傳于萬世奕葉何繇
儆心於是

特沛宸章宏開史局更厘

聖慮澤定嘉名付左史右史以編摩做大書特
書而紀載稟角立曹分之蹟繫日月以無
差持彰善癉惡之權嚴褒貶而莫貸錄金

鋪骨之口片語亦爲之誅心捕風捉影之
譚連篇益著其蒙面刪繁舉要人品具在
目前切理會文治法運之掌上卒業而
作述備矣可見

先朝爲之規繼世爲之隨展卷而鑒戒昭然庶
幾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

大典敍而大倫丕著正論明而正氣永昌允矣

弘緒豈云小補恭塵

三轉要典

末

主

庠覽用裨宏舉臣等慙無太乙之藜溫侍
玉皇之業朝夕乾惕每微實于聞聲左右研窮
無虛美而隱惡仰體

孝思之不匱俯刻時日以速茂文即在茲監于

古爲訓道未墜地識其大以陳祗獻一得

之恩肅瞻

重離之照伏願念

祖宗付託之鉅璽

天地生成之心推其老幼而治本端莫不尊親

而道化洽堯凶去四已

章建震之威湯網開三宜

澆露濡之潤無偏無黨養世道于和平不競

不綵頌

明廷之大雅則璇璣運序乾坤節而八荒調

玉燭流輝陰陽和而萬物得矣臣等無任

瞻

三朝要典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脩完

三朝要典二十四卷隨表上

進以

聞

天啓六年六月十九日少師恭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臣顧秉謙等

謹上表

奉

聖諭纂脩

三朝要典

總裁

光祿大夫柱國師恭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顧秉謙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黃立極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馮銓

副總裁

三朝要典

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臣施鳳來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整肅章臣楊永廣

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孟紹虞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曾楚卿

纂脩

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臣徐紹勳

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臣謝啟元

翰林院修撰儒林 郎臣余煥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 <small>臣朱繼祚</small>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 <small>臣張鼎</small>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 <small>臣華瑛芳</small>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 <small>臣吳孔嘉</small>	翰林院檢討徵仕郎 <small>臣吳吉元</small>	翰林院檢討徵仕郎 <small>臣楊世芳</small>	徵仕郎中書舍人 <small>臣喬緯</small>	脩職郎通政使司經歷司知事 <small>臣李桐</small>	冠帶監生 <small>臣張雲</small>	收掌	奉直大夫尚寶司少卿加四品服 <small>臣張永昇</small>	試中書舍人加五品服 <small>臣姜雲龍</small>
------------------------------	-----------------------------	------------------------------	------------------------------	------------------------------	------------------------------	----------------------------	---------------------------------	-------------------------	----	-----------------------------------	-------------------------------

通奉	聖旨刊刻	三朝要典	總理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small>臣李思誠</small>	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small>臣施鳳來</small>	閱對刊刻	禮部司務廳司務 <small>臣劉東理</small>	主轄要典 <small>職名</small>	承德郎禮部祠祭清吏司署司事添註主事 <small>臣戴寬</small>	書寫磨封	內閣辦事禮部儒士 <small>臣李蕃</small>	監生 <small>臣陸履泰</small>	禮部儒士 <small>臣儲國士</small>	臣許增
----	------	------	----	------------------------------------	---------------------------------------	------	-----------------------------	------------------------	--------------------------------------	------	-----------------------------	------------------------	--------------------------	-----

三朝要典卷之一

挺擊

萬曆乙卯五月己酉酉時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梃木提撞入

慈慶宮門打傷守門內官李鑑直至前殿簷下爲內官韓木用等所獲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收之次日

皇太子遣韓木用奏

奏之一

上命法司提問

史臣曰木棍非善黨之利器男子一人又無接應之輩况方闖入

殿簷間旋即就縛其伎倆亦已見矣使果出睥睨之謀當必有疑鬼疑神秘計如圖中之匕魚腹之刀何所不至乃於耳目昭彰之地用此狼心豺獃之人

以微倖一擊雖三尺之童亦不至此天下寧有如是之爲謀者哉

庚戌巡視

皇城御史劉廷元上言據左東把總趙國忠申解入犯供名張差係薊州井兒峪民語言顛倒似相風狂臣于

皇城公署再三考訊本犯嗷嗷稱喫齋討封等語話不情實詞無倫次按其迹若夢風

三朝要典

卷之一

二

魔稽其貌的是點猾情境叵測不可不詳鞠而重擬者夫

宮門何地守衛何任竟使姦徒闖入尚可弗窮治乎懇將張差

勅法司究訊一切門禁更宜重加申飭今官軍不懈于詰察監監各勤于隄防斯姦究屏息禁地肅清矣

史臣曰按廷元疏雖以爲風魔猶請

詳鞠。蓋風魔無可疑也。然聞人

官關事關重大。難以臆斷。廷元固慎之于始

矣。而王之案。乃以私心妄生枝節。加

以謀逆。豈非王法之罪人也哉。

乙卯刑部鞠審張差。俱被李自強、李萬舍

燒差榮草氣極。於四月內來京。要赴朝聲

寃。從東邊進入。不認識門。往西行走。適路

遇不知姓名男子二人。向差給說。你沒有

王警要身

卷之一

憑據。如何進入。你拏損子一根來。便可當

作寃狀等語。差日夜氣忿。失志癲狂。遂於

五月初四日。手拏棗木棍一根。仍復進城

從

東華門進入。一路無入攔阻。直至

慈慶官門首。打傷守門官李鑑。跑入

前殿下。被拏等情。擬依

官殿前射箭放彈投磚石傷人律。斬。秋後處

決。加等。決不待時。是日審者司官胡士相

趙會。顧勞永嘉也。初差常闖入薊州。遇衙

門語多不倫。道臣袁和審係癲病。釋而逐

之。至是乃復聞

官部擬大辟。獄已成矣。自王之案。袖中掏出

所以有二十一日之再審也。

史臣曰。聞

官之事。駭人聽聞。一時會議諸臣。盡法考訊。

二轉具奏

卷之二

富不遺餘力。而差之所供。初無異詞

也。迨之案之疏。捐出汲汲若狂。中外

掄揀。始上厘

聖慮矣。之案以差爲何如人耶。謂差庸人也。嚴

刑之下。亦何情不吐。使差果弄政其

人。方瞽目一奴。以博名高。區區酒食

能鉤其吐露者哉。何小人之敢于構

譽。而不之思也。

御史牟志夔奏曰張差徑入

慈慶宮大肆癡狂已爲嚴霜之漸設有莽何羅走趨臥內觸寶瑟將何以禦之其所稱吃齋討封等語果風魔有物以憑之耶亦似有點人以嚇之耶所宜亟下法司究問者也

留中

丙辰給事中元詩教奏曰張差點徧情形

大有可駭夫

皇太子正位東宮亦既久矣即天性至親一語

皇上且屢屢宣示顧

東宮關係之重且大者非儲講一事乎

聖母之所彌留在念人心之所旦暮難忘不知何故置若罔聞甚至輔臣專諱禮部頻催各衙門公疏亦一字不復批答

皇太子母葬已有年而贍田不給香火無供

皇太子妃逝幾兩載而葬地不擇靈輅猶停

至

皇長孫年已十齡未聞出閣豈成燕翼之深謀凡若此者揆之情理無甚難行而皆不能得之于

皇上其何以令中外臣民見也伏乞

皇上留心

國本保護有加此則消弭變孽之第一義也

留中

戊午刑部提牢主事王之木上言本月十一日散飯獄中末至新犯張差見年力壯強非風魔人初招告狀着夾拉進復招打必罷不中用了臣問實招與飯不招鐵殺你即放飯面前差見飯低頭招不敢說臣麾去官吏皂庫人等止留二吏扶住問之

招稱張差是薊州井兒峪人小名張五兒年三十五歲父張義病故有馬三舅李外父交我跟不知姓名老公公說事成與你幾畝地種勾你受用老公騎馬小的跟走初三歇燕角舖初四到京問何人收留復說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與我飯吃說你先衝一遭撞着一箇打殺一箇打殺了我們救得你遂與我棗棍領我歸

後事

官門上守門的把我一把拳文我一棍打倒到裏邊輪了兩棍莫有輪着老公公多了就拏住我又招還有栢木棍琉璃棍棧子棍棍多人衆等情其各犯名至氣不招臣看此犯不癲不狂有心有膽懼之以刑罰不招要之以神明不招唆之以飲食始半吞半吐中多疑似伏願

皇上縛兇犯於

文華殿前朝審或

勅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則情形立見矣疏入

留中

史臣曰之宋所自居首功只在駁風癲二字按其初奉之辭幾許捏捏仍不能掩風癲本情其云有心有膽懼以刑罰不招似矣豈以飲食唆之即

未之一

可得其吞吐乎既可餌之使吐尚得謂之有心有膽乎蓋嚴刑訊之而不招者無可招也風癲者之真情也唆之飲食而吞吐者是即之宋所教導而差受其牢籠者也亦風癲者之本色也乃造端開釁幾成大獄藉非

皇祖召對

慈寧數言洞晰立破姦謀其為

官閣之禍。尚忍言哉。

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奏曰。閣撞

官本犯。係有風癩之病。適接刑部提半主事

王之案揭帖。提其口招。似別有主使。考本

犯言語。半吞半吐。含糊不明。遽難憑信。其

果否有病。及有無別項情節。即在刑部自當

研審明確。不至枉縱。惟是

內庭嚴密之地

東宮御居之所。突有外人闖入。咆哮逞意。

外之變。可爲寒心。伏望

皇上深維

儲貳。關繫甚重。保護宜周。自今以後。益飭

嚴守衛之備。俾

大內肅清。森嚴潛消。至王之案所奏。

皇上亦宜從容詳審。萬毋以小人謬妄之言。致

煩

聖慮。庶

皇上之聲色不動。而中外之心志皆安矣。

留中

東臣曰。輔臣之請

皇祖從容詳審。蓋不失古師聽五辭之意。未嘗

謂風癩不當研審。與主使不當究問。

也。惟是風癩。的屬真情。主使了無踪

跡。奈何以私心構設。致使數年事

廢之說哉。

大理寺寺丞王士昌言。

宸居何地

主器何人。張差敢于持挺突入

宮門。如履無人之境。據稱風癩。癩類失心

者。夫人至失心。如履獸然。遇物則擊。豈能

擇地而施。待人而殿。待時而發。耶。方其載

梃于街市之中。從容于後宰之人。何竟無

一人覺察直至

宮前乃始逞技耶種種可疑不待提牢之疏
已可寒心及主事王之案疏入竟東高閣
陛下以爲無此事乎業已有形

東宮不敢高枕也以爲有此事乎若不蒙鞠
問焉知原委草草糊塗終留萬世之疑端

宜

速下法司究實具奏庶去伯而疑釋矣

三朝要典卷之二

挺擊

辛酉戶部署郎中事行人司司正陸大受言臣于前年以

藩府莊田稱機互伏直陳大難一躍身犯姦

詭兇鋒幸天牖

帝心

藩封行群姦攝矣乃今

三朝要典

青宮何地男子何人而橫肆手棍幾驚

儲蹕此乾坤何等時耶止人好利輕生有金

錢以結其心則輕爲人死至大姦之奔走

死士也或出其技之庸庸者姑試之于死

地以探其機而後繼之以桀驁用其死力

于忽不經意之處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業

招一內官何以不言其名明說一街道大

宅何以不知其處彼三老三太互爲表裏

而霸州武舉高順寧等今竟匿于何所變

豈無因警亦非小伏乞

皇上大振乾綱務在首惡必得邪謀永銷明肆

兇人于市朝以謝天下疏入

留中

史臣曰大受此疏蓋祖之宋邪說而

與威臣爲難者也據其姑試之言大

受用庸之術夫既庸矣安得目爲死

士既試之死地矣又將于何地探機

且使威臣果有邪謀大受何不直陳

其踪跡乃暗中推亦彼自知居官者

遺議欲自固其身名而不知其流于

講張無忌也

戶部主事張庭疏言張差狼突

大內狙擊

青宮

皇上宜何如震怒。鞠訊主使。乃諸疏無難。

批發。迄今渺無影響。在

廷大小臣工。躊躇隱忍。

君側藏姦。上下蒙昧者。則以精神偏注。

召見其稀。致令

朝野生猜。訛言時作。歷來有莫非

皇上之對。

一三王並封之謠。其有其無。

皇上與當事諸臣知之。即如

冊立。

選婚。

出講。喪葬等事。費幾許心力。雖間強從。不勝

廢者之強半也。彼宦寺者。安得不妄生揣

度。假竊意旨。陰蓄不逞。以微倖于萬一哉。

史臣曰。凡小人之鼓說也。亦必持之

有故。乃是以變亂是非。未有顛倒謬

此肆言于青天白日之下者。庭之爲

此疏也。人心殆漸滅盡矣。

給事中姚永濟言。邇者姦徒張差。持棍入

官。業經下法司提問。而提牢主事王之宗疏

內所言唆使情形。本犯供出有據。計

皇上必赫然震怒。立付市朝。乃

詔中又數日矣。夫

皇上鍾愛

太子。原無念不慈。然此姦不蚤嚴詰。則

慈居有隔閡未暢之情。

聖明有優游未盡之法也。

壬戌。巡視御史劉廷元復疏曰。張差身繫

獄中。提牢主事王之宗。逐漸密詢。其招之

也。有不知姓名老公。其高之也。有大宅老

公。老公姓名豈遂不可詰乎。大宅住址豈

遂不可尋乎。抑鼠器路馬。終有待而發乎。

縉紳氓隸咸髮指駢裂

皇上之震怒更當何如乃封事塵

御前數日矣不得一微

明綸奉三尺從事羣情駭然夫

東宮天下大本也

東朝安則

六宮安萬姓安百千億世安何等關係乃令

貴命匪夫得御檢庭除闕竊恐有盡叢荆

轟于肘腋環戈戟于衽席李鍾可傷

東宮可入尤而效之亦何所不至焉宜

速檢發諸疏

下法司訊斷以爲

國本計

番中

御史過庭訓上言近日張差之事實關

宗社之安危駭中外之聽睹夫

慈慶宮可入何官不可入木棍可執何物不

可執據其見犯之罪即時梟首已有餘辜

且更多隱伏之情一人處死未爲盡法

皇上二十年以前諸臣以

建儲之一事爭十餘年來諸臣以之國之一

事爭未幾而

建儲之事定又未幾而之國之事定

神謀睿斷原

三朝聖主

皇上所獨持則今日之變起蕭牆禍生肘腋尤

皇上所宜亟剪若仍懷厭薄而察疑之爲不足

信

皇上之自爲

社稷計者其謂之何踈入

留中時庭訓疑差有別情移文薊州蹤跡之

已而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瀕始末謂差

原名張五兒以砍柴爲生而李自強李萬

倉李守才。則以燒灰爲業。先是差。傭工于張家。傭值未支。三十五年十一月。守才擬以養女妻之。差屢索前值爲聘。張故不與。因鬱鬱成癩。第食力傭作。則猶無病之人耳。四十二年內。差積柴四百餘束。自強等欲買燒灰。差以價短弗與。未幾悉燬于火。差意強等所爲忿極。前疾益發。絕不以生理爲念矣。又嘗種張伸金等。所租史喇善地。其子粒爲金等所收。獨遺田租累差。明善剝其衣襖。風癩益甚。差姐夫孔道所居。相去二十里餘。本年三月間。差詣孔道家。道偶他出。見其家有鐵柄一根。因携以歸。四月初二日。差負豆二斗。併携前棍以出。不知所往。其言曲盡周詳。風癩之情。瞭然具見矣。

史臣曰。臣見凡斷獄者。得之聞見。不

若究其根源。張差之事。至稽天療原。及觀蘭州申文。毫髮畢照。于病根之起而除。除而復起。皆得之所以然之故。千駭萬揭。可片言而決。而能謂其非風癩也。尚得有人心乎。

乙丑。刑部十三司會審。張差供稱。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在井兒峪居住。又有姐夫孔道。住本州城內。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麗保。不知街遠大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三舅。外父常在麗公處送灰。麗公與劉公。在玉皇殿商量。和我三舅。外父。逼着我來說。打上宮去。撞一箇打一箇打。

小爺。喫也有穿也有。劉公跟我來領進去。又說你打了我。救得你。又有三舅送紅封票。封我爲真人等語。刑部行蘭州道。提解馬。

三道等疏請

勅三法司提麗保劉成對鞠。是日會審者。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光。曾曰唯趙會祺勞永嘉王之宋。吳養源曾之可。柯文羅光鼎曾道唯劉繼禮。吳孟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澧朱瑞鳳也。初差招原無異詞。而變亂其說。則自十一日提牢廳私審始。當時會審諸臣已有不願署名者矣。

三朝要典

卷之二

史臣曰。差之初審。一癡狂男子耳。使有貫高陰謀。事經旬日。寧無一二情形。忠義人所自有。請劍尚方。繫豈無人。乃肯發揭者。之宋也。執筆者之宋也。威脅者。復之宋也。取喃喃不可了之詞。而自奮自書。奏成于手。世固有如此獄情乎。之宋亦有人心者。不知當差摩地高呼。昨所教今已說盡之。

言出亦何施而口。象實有口。何可欺

也。夫之宋以僧驅之謀行于

唐父之前。猶自詫為功。則無良之尤者矣。

給事中何士晉上言。頃者逆犯張差持挺

突入

慈慶官事關

社安危。

皇上宜何如震怒。三事大臣宜何如計安。乃旬

三朝要典

卷之二

日以來。似猶泄泄。豈刑部主事王之宋一

疏。果無故而發大難之端耶。雖事涉

官闢。百宜慎重。然或謀未成。機未露。猶可從

容曲處。今形見勢迫。業已至此。所為亂臣

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明主可與忠言。此事寧無結局。而今方待勘未

卜的耗。何如。臣固不敢預擬也。疏入。

留中

史臣曰。張差之爲風癩無疑也。即諸臣爲微漸之防者。亦未嘗以風癩寬假也。然情原如是。即欲深文周内。亦不可得。自王之來。姦險小人。担爲主使之說。遂開莫決之疑。而陛下受。何士晉等從而附和之。善處人父子骨肉間者。尚不如是。况可施之。

三朝要典

卷之二

十一

給事中張國儒吳亮嗣疏言。張差口詞。似吞似吐。宜即刻將所招内外人犯。盡付法司鞫審。不可留不決之疑。至如東官侍衛之晨星。

召見之久闊。

講幄之塵封。

郭妃之未卜葬域。

皇長孫之未從學問。皆非所以重

國本。

陛下真若去形迹。見至誠。

國家有大機務。則

召

皇太子而問之。有不及。則教誨之。則讒譖自無從起矣。

國中

丁卯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奏曰。刑部司

三朝要典

卷之二

十二

官會審。張差事情。臣等閱其招詞。不覺髮指汗流。驚怖欲死。何物神姦。敢造通天逆謀。一至此極。真神人之共憤。天地所不容。即萬死不足以盡其辜者。變出異常。法應重究。伏望

皇上將原本即發臣等票擬

勅下三法司。嚴提究問。依律正罪。以伸

國法。而慰群情。斷不可再爲遲留。以滋遁逃。

輾轉之姦者也

國中

禮部右侍郎何宗彥言頃者張差闖入

東宮擊傷內侍蓋從古以來未有之變

皇上勅下法司今已旬日尚未報聞舉朝大小

臣工人人惶惑乞

嚴飭法司同九卿科道用刑

廷審俾應懸現形于白日而根株不漏網于

吞舟矣疏入

國中

給事中姜性等上言張差直入

慈慶宮近過

前殿簷下或者無人訶問之耳然何至敢于

持棍擊傷內使心甚怪之既而巡視跪奉

刑部提問差猶然是頑人也無何而主事

王之寀之跪上矣刑部又三四覆審之矣

據其供吐改辭換語實異前審之情密約

陰謀肆犯無將之戒且稱內璫諸人同行

指引皆有姓名年貌住宅歷歷可據彼其

兇類虎狼狡同鬼蜮五步之內不難冒死

而有所甘心焉危亦甚矣即使病果風癩

而狂逞一擊之間所爭毫髮

掖庭爲之騷動

儲蹕爲之震驚舉朝爲之詫訝惶怖何等情

臣等具

卷之二

十四

形迹目人情貌脆無不微聲討有罪立付

市曹而未聞

皇上有嚴詰之旨何也

國中

史臣曰疏言張差奉問之後猶然貌

人及之寀跪上差乃改換詞語刑部

中籤弄果誰爲之耶總之聞

宮門一步風亦死不風亦死立付市曹一

固已掃盡萬藤矣。

已巳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奏曰張差獄情事關

宗社變出非常中外人心痛恨咸望

皇上立賜

宸斷亟擒逆黨以正

天誅今過三日未蒙

宸發以致羣情惶惑昨該部及科道等官連章

三朝要典

卷之二

十五

催請情詞迫切真有不容頃刻緩者伏望

皇上將前疏

發下票擬即

勅三法司嚴究正法庶人心安

東宮安

皇上之心亦安矣若再遲延必致釀成他變安危所繫母謂臣等今日不言也

留中

史臣曰閣臣再四請鞫蓋臣等紛

紛異議欲早決以定人心也乃屢請

不下則

庸慮淵微灼知其妄久矣

御史劉光復上言據張差所供內外姓名

年貌住址皆有來歷原委其間造端合謀

一經質訊情景畢露曾謂該部職司明刑

而不能了此手宜即下部疏根究情實務

三朝要典

卷之二

十六

期元惡伏辜以安慰

皇太子以解通國之惑更乞

皇上

御文華需

德音明示

官庭無間仍

勅法司審確讞定則致辟行刑一獄吏任耳似

不必言官詭之爲奇貨居之爲元功也

史臣曰。張差之闖。

宮。而果出姦謀。是不可不究也。即出風癰。亦

不可不審也。蓋事關。

宮禁。自宜慎重。故諸臣請審。未可謂非。但不

宜發縱指示。傳會文致。誤天下以爲。

已富貴地耳。善乎光復之疏曰。人臣

不得攘之爲奇貨。若之爲元功。夫本

窺之案章之心而發歟。宜之案之痛

恨光復。而異日嗷嗷。謂爲黨姦也。

三朝要典卷之三

挺擊

辛未從哲道南以屢疏

不報又奏言張差一事供招甚明決非可以含

糊苟完者惟是數日之間未嘗

乾斷人心愈益不安

皇上之意或者以一經審鞠牽引必多將來難

於結局臣等則以獄存真情斷獄有定法

三朝要典 卷之三

據情正法使有罪者不得漏網無辜者不

致波及在諸臣自能辨此

皇上可無慮也惟望

明旨速下使此獄早完一日則人心早安一日

不然遷延日久枝節橫生意外之禍更有

不可知者疏入

上諭曰朕自

聖母升遐奉襲

大典恭迎

神位凡筵以來追思

慈恩罔極哀慕不勝凡遇節令朔望并

祖宗帝后諱日祭祀禮節皆朕扶掖親行今春

偶爾下部動火靜攝稍可昨夏突有風癩轟

徒張差持梃闖入青宮震驚皇太子赫朕恐

懼身心不安朕思太子乃國根本豈不深愛

已傳本官添人守門關防不時衛護連日覺

三朝要典 卷之三

卿等所奏官闕等事乃姦宄叵測行徑隱微

既有主使之入即着三法司會同擬罪具奏

毋得株連無辜致傷天和

史臣曰伏讀

聖諭仰見

皇祖慈愛

先帝抑何真懇周至也使當時果有主使之入

皇祖必不以尚馬之嫌姑從寬政茲

命法司嚴審。夫固以三尺明付之司寇矣。而再

三李捏竟何情實則

皇祖之止慈。止仁。真千古無兩矣。

是日刑部司官審馬三道等。所供情節。及差癩狀。與戚知州回文同。諸人之與龐保。劉成。往來。則以保成修鐵瓦殿。三道守才。時爲送灰。故至差所。自供。則仍前顛倒。不倫。莫可指實語也。

三朝要典

史臣曰。馬三道諸人。賣菜傭耳。徒以

與差瓜葛。識成此獄。夫自古姦雄舉

事。不謀妻子。使差而作心。有膽乃聚

群。無知之徒。曉曉入京。哉。然則之案

所得。三十六頭等語。愈供出風癩情

狀。彼且以此爲得計。何歟。

壬申。

上諭刑部曰。風癩姦徒。蓄謀叵測。震驚皇太子。

朕心恐懼不寧。本內有名人犯。便着三法司。嚴刑鞠審。速正典刑。毋得速及無辜。致傷天和。

給事中何士晉。以戚臣鄭國泰。有揭辦陸大受。賂復上。疏曰。臣按鄭國泰。部曹轉疑。轉深一揭。蓋爲陸大受。賂發也。查大受。賂內。雖有前年爲藩臣莊田。直陳大難。身犯姦。晚兇鋒等語。彼特借此發端。以明杞憂。

三朝要典

卷之三

四

之果驗。而語及張。近事原止。欲追究內官姓名。大宅。一。不常。直指國泰主謀。此時張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國泰豈不能從容少待。何故心虛。膽戰。輒爾具揭。張皇。人遂不能無疑於國泰矣。國泰若欲釋人之疑。計惟明告官中。力求。

皇上速將張差所供。龐保。劉成。送三法司。公同

拷訊如供有國泰主謀。是乾坤之大逆。

九廟之罪人。臣等執

祖宗之法。爲

朝廷討亂賊。不但

官中不能庇國泰。即

皇上亦不能庇國泰。借劍尚方。請自臣始。設或

另有主使。與國泰無一臣請與國泰約。令

國泰自具一跪告之。

三寶要典 卷之三

皇上嗣此以往。凡

皇太子

皇長孫。一切起居。俱係國泰全家保護。稍有

疎虞。罪坐國泰。則臣與在廷諸臣。亦願以

國泰身家之事。乞

皇上與

皇太子。有好無尤。永全恩禮。是所以報國泰也。若國泰今日。畏各犯招攀。一味哭喊。

聖聰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使遠逃。或陰翬張

差使。滅口。則此獄將終不結耶。惟國泰審

處。

史臣曰。臣觀當日貪功害禍之徒。一

見事涉

官關。輒視爲奇貨。不擇不休。士胥則充其甚

者。故之案。但以主使坐保成。士胥直

以逆謀坐國泰。從枝生節。蔓引易窮。

三寶要典 卷之三

彼自以爲擁護元功。實小人而無忌

憚者耳。

癸酉巳刻。

上詣

慈寧宮。

命中使

召百官。輔臣從哲。道南。先至。文武各官陸續至。

內侍引至。

聖母靈次行一拜三叩頭禮時

上西向禮畢

上即倚左門柱設低座身俯白石欄欄百官復

至

御前叩頭司禮傳跪

上連呼曰前來各官稍膝而前去

御座不數武

上練冠緣袍

三朝事典

皇太子冠翼善玄冠青袍侍

御座右

三皇孫及

皇孫女屬行立左階下

上即傳諭曰朕自

聖母升遐哀痛無已今春以來足膝無力然每

遇節次朔望忌辰必身到

慈寧上告

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昨忽有風癩張差聞

入東宮傷人如此異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許

多閒說爾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適見

刑部郎中趙會積問的招情止將本內有名

人犯張差麗保劉成即時凌遲處死其餘不

許波及無辜以傷天和以驚

聖母神位尋執

東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譬

三朝事典

卷之三

八

如爾等有子如此長大能不爱惜時御史劉

光復跪於後班于衆中大言曰

皇上極慈愛

皇太子極仁孝語未竟

上聞不甚悉詰問爲誰中使以御史劉光復對

光復猶大言不止

上斥之至再光復不聞

上語復申前說詞氣益峻

上顏色勃改連呼緹騎何在者三無有應者遂

令中涓擊下時承

省者見

上震怒梃杖交下

上素無亂殿但押令朝房待

旨從哲等叩頭言小臣無知妄言望霽

天威怒稍夷從哲等因奏

皇太子講學誠當今急務

三事上奏

卷之三

二

上言此等大事朕豈不知近因

聖母之服不便舉行因指袍帶曰你每看我所

穿何服從哲等復奏

皇長孫出講亦當並舉

上謂此事當俟冊立之後乃以手約

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

使我有別意何不於彼時更置至今長成又

何疑也且福王既已之國去此數千里自非

宜召彼能掉翅飛至乎因

命內侍傳呼

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

皇孫俱圓帽青服南面拱立

上又言

皇太子天性至親

祖宗

聖母俱所深鑒小臣恣意妄言離開我父子真

三事上奏

卷之三

十

是森臣言之再三

天顏稍厲從哲等又叩頭奏諸臣豈敢如此時

刑部侍郎張問達大理寺寺丞王士昌亦

跪在後復至前誦本內五犯名字

上又曰止照本內名數不許亂扯又問近侍曰

彼為何官傍以法司名字對又顧問

皇太子你有什么話再說來

皇太子云似此風癩之人決了便能不許抹

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庭有許多議論。爾輩爲無君之臣。令我爲不孝之子。深爲可恨。

上謂各官曰。你每聽

皇太子所說否。因述

東宮語。又連聲重申之。羣臣跪聽。未起。

上屢顧閣者曰。但有續到官員。一一放進。不許

攔阻。以故零星突至。拜跪錯亂。時後來跪班

三朝其具

卷之三

十一

者稍居右。與

帝座不相對。

上又持

皇太子面。稍從右問曰。你每都見了。未及俯

伏謝。

上乃目從哲等。速作論來。從哲等叩頭承

旨。因奏

聖諭已明。人心已定。望

皇上毋以此介懷。至再。

上若爲傾聽。時

天語詳詳。二臣將起復止。叩頭者三四次。已起

立。

上猶東向。謂從哲等。速作論來。無誤。乃顧左右

令諸臣同出。

史臣曰。臣觀

君對一事。御覽

三朝其具

卷之三

十二

神祖爲父止意。

先帝爲子止孝也。蓋

神祖靜攝有年。外庭稀得見聞。一旦發皇闕。懼

懼之太陽照。而魘魘消。且面出

先帝與

皇上令諸臣一一快睹。而又云。譬如爾等有子

如此長大。能不受惜。琅琅

天語真懸洞達。雖有猜間。何自而生哉。伏讀

先帝爾等爲無君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凡有

人心者。聞之莫不感動。當是時。

慈孝融浹。

作迷重光。諸臣不能揄揚盛美。而乃造端誣議。

以爲功名富貴地。真與于不仁之甚。

者也。

是日。

上諭三法司曰。昨張差以風癲姦徒。闖入東宮。

事之二

持挺傷人。罪在不赦。今日朕率皇太子。并皇

長孫。皇孫女。恭詣

慈寧宮。

聖母几筵前。行慰奏禮訖。其所供內官龐保。劉

成。俱係主使之。人法司已審明確。見監風癲

姦徒張差。即便會官決了。內官龐保。劉成。着

嚴提審明。擬罪且奏另處。其本內馬三道等。

的係誣攀之人。斟酌擬罪來說。此外不許波

及無辜震驚

聖母神位。致傷天和。稱朕體天好生之意。

是日。

上以御史劉光復。震驚

聖母神位。着錦衣衛拏送刑部。從重擬罪。閣臣

再疏申救。

不允。部擬以文武官。非奉呼喚。輒入儀仗之罪。

坐之。

三朝要典

卷之十

上以擬罪太輕。着以百數大不敬論死。諸司既

赦者。甚眾。俱不得

請。

甲戌。決張差于市。

史臣曰。差之正法也。微之舉揭其漏

網乎。日初案定矣。未聞風癲而貸之

三尺也。然則速決差以結局。何歟。曰

此

神宗所爲善處父子骨肉間也。蓋深知爲之衆

所爲者。實利其風。顛而導之。將益生

支矣。

官闈內外。人人自惡。何若速正厥辜。一丁百

當之。爲直哉。痛快耶。昔田叔燒梁獄

詞。漢庭母子如初。美

神宗立決張差。而

庭闈牢謹。

三朝聖典

卷之三

神謀英斷。真度越千古矣。

乙亥。

上命司禮監。會九卿三法司於

文華門前。鞠審龐保。劉成。保原名鄭進。成原

名劉登雲。其與差飯。及木棍引進等情。俱

輒轉不招。方審間。

東宮傳諭曰。張差持棍闖宮。至大殿簷下。當

時就擒。過搜。並無別物。其情實係風顛。誤

入宮。闖打倒門官。罪所不赦。後復招出龐

保。劉成。本宮反復參詳。保成身係內官。雖

欲謀害本宮。於保成何益。料保成必素凌

虐於差。差故肆行報復之謀。誣以主使。本

宮念人命至重。造逆重大事情。何可輕信

連日奏求。

父皇速決張差。以安入心。其誣攀龐保。劉成。若

一槩治罪。恐傷天和。況名姓不同。當以實

三朝聖典

卷之三

誣干連從輕擬罪。奏請定奪。則刑獄平。於

本宮陰德亦全矣。

史臣曰。聖矣哉。我

先帝之在。

東宮也。其日料保成。素必凌虐於差。差故肆

行報復。誣保成以主使之條。可謂

日月之照。不遺覆盆矣。蓋當差柴被燬時。保成

方督修山殿。差赴愬而兩人不爲判

分。且加虐焉。因差所歎恨而欲革心者微。

聖人孰能辨乎。至謂人命至重。不可輕信讐口。

林連無辜。脫脫乎泣罪辭。辭從

明發中流。然則

皇祖當日雖欲從廷議窮兇。已不覺爲

東宮仁孝所感動。而何諸臣猶文致紛紛也。

南京御史汪有功上言。臣見刑部主事王

之案。具招上請。所述情形。凡有耳目者所

共憤惋意。

皇上必且震怒不宗朝而審問之。

旨下。乃旬日以來未見發落。夫

東宮何地。

皇太子何人。而張差得以揮棍直入。幸而捉獲。不則殿簷以內。惟所欲爲也。今據其所招。明明姦閹主使。同惡實繁有徒。且以身

爲殉閹不畏死。至於數窮計極。百計勸嚇。尚半茹半吐。不一明言。非嚴鞫梟異。杜絕陰謀。

皇太子何繇得安也。

六月丙子。刑部以麗保。劉成。鞠審未盡。復上疏曰。張差已決。麗保。劉成。易於支吾。抵飾。

文華門嚴禁之地。訊問不敢用刑。何從得情。

伏乞

皇上發付外廷。從公鞠審。疏入。

上曰。昨日發出鄭進。劉登雲。原與張差所供名字不對。前者皇太子在朕前。言的係風口誣攀。今司禮監回奏。二犯招詞互異。難以憑據。且皇太子屢奏。不必再問。着與馬三道等。一併速行擬罪。以顯皇太子肅明仁孝。部臣又具疏請。

上諭如初

三朝要典卷之四

梃擊

丁丑

上諭輔臣曰

朕因姦徒張差闖入青宮。震驚皇太子。朕所以率皇太子恭詣

聖母神位前行慰奏。告知禮訖。召卿等來。於宮門前詳加議論。朕只道各犯已得真情。傳將

三朝要典 卷之四

本內有名張差并麗保劉成。進行決了。隨據

刑部侍郎張問達奏稱。二犯不曾到官。朕回宮傳着司理監將二犯上緊拏來。以正其法。

朕見二犯名字不對。次日皇太子親來乾清宮。行門慰禮。面奏朕本宮審張差原是風癲。

此二犯的係差風口誣攀。祈勿株連。方今亢旱。宜體好生。朕思事體重大。故着司禮監與

同九卿三法司。於文華門會同鞠審。真情二

犯供不識張差。可見情詞乖異。朕復着司禮

監掌印李恩等。用諸大刑。訊問拷究。前後五次。俱與朝審相同。又復嚴究。今該監具奏。天

氣炎熱。二犯因刑已故。且皇太子諄諄懇請。恐傷天和。其株連馬三道等。分別擬罪來奏。

卿等宜當仰體。以舒朕懷。以安皇太子仁孝之心。

史臣曰聞

三朝要典 卷之四

官之事當

召對

慈寧時。已定矣。乃復座

唐虞者。馬三道等。尚未結局。恐姦人復煽異說。以滋不決之疑耳。伏讀

聖諭。一則曰。

皇太子親奏。酌係誣攀。再則曰。

皇太子諄諄懇請。又曰。以安

皇太子仁孝之心可見

兩朝慈孝。渾無嫌隙。姦人乃欲因以爲利。居之

爲功。何耶

丁亥

上以馬三道等獄未結。傳責刑部曰。

祖宗設立刑獄之官。但凡有罪之人。卽獻奏聞

裁定。况昨張差面諭已決。鄭進等以重刑俱

故。且馬三道等。皇太子屢屢面奏。的係攀誣

三朝孝悌

孝悌

三

一

懇請從輕擬罪。以體好生之仁。毋得波及無

辜。恐傷天和。如何連日不見擬罪本來。顯是

爾等抗違不遵。卽着回將話來。或有司官挑

激。擬謀欲誣害善類的。爾等指名奏來。不得

庇護。其馬三道等着遵前旨。作速擬罪來奏。

不許仍前延緩。必罪不宥。

戊子。刑部擬馬三道。李守才。孔道。以左道

爲從。律論應流。李自強。李萬倉。應笞。

從之

史臣曰。馬三道等。原屬誣攀。故再三

嚴鞫。俱無指實。卽付之周鼎。末後臣

輩。亦不能局內也。蓋當時以寧關

官。關雖知爲無端。株連自不得不詳審。至是

而事已明。夫法已無可加矣。廷擊之

証已一了百了矣。後此復紛紛異論

蔓引不休。則信乎邪說之惑人心

三月

奉聖

日

也

七月壬子。南京給事中晏文輝奏言。臣聞

邸報見張差闖入

東宮。雖駭異之。猶以爲或出風癩。而未敢言

也。及至事王之家。以會審請。科道郎卽以

會審請。堂郎閣臣以會審請。其主使有人

其陰謀有迹

祖宗自有三尺在。卽所甚難。豈得私庇焉。雖大

獄之繁興當慮也。而元兇不可不授首。終無辜之波及當恤也。而正犯不可不盡法。

乃拜疏時。忽聞

皇上傳諭閣臣。

特召大小諸臣至

慈寧宮門。

命

皇太子侍側。

皇長孫等並立。示以愛惜之至情。傳

諭速決張差。不得累及無辜。大哉

王言。一引手而父子祖孫譴然於聚會之間。

祖宗實式憑之矣

八月。庚辰。太常寺少卿史孟麟上言。張差

一案

皇上之處分甚明。

皇太子之燭照甚確。然而廷臣議論未已者

則以處之未盡其道也。臣謹以二事上陳

天聽。一曰。

太孫

冊立之當議。

皇上面諭廷臣曰。

皇太子既長。

皇孫又大有何疑忌。然此意惟

皇上知之。而左右近習未必盡知也。故張差持

擬打人。欲立奇功。而微倖於萬一。此廷臣

所以必欲根究主使也。惟舉

冊立

太孫盛典。即有麗保劉成。張差輩。何自而生

其姦。予一曰。直臣愚慙之當容也。御史劉

光復。廷詩數語。不無過激。其意不過爲冤

問主使之入

皇上以麗保劉成爲主使。不許濫及無辜者不

欲以猜疑之隙開天下。欲結目前之變局也。奈何獨罪光復乎。疏入。

上以張差罪案已結。孟麟捏造詞語。陰懷險邪。着降五級調外。

史臣曰。孟麟之得罪宜也。當時事體

已明。羣疑已釋。乃以木使之臣。謬煽

道路之口。歟。歟。讀聽。以微後功。則亦

邪說之鼓吹也。

甲辰。駙馬都尉王昺疏救光復。曰。御史劉

光復。當進諫時。意氣激烈。聲高膝前。寧暇

計生前祿位。厥後榮名。迨

出旨鞫問。迷成忠臣。厥諫之名。人誰無。光復

死不朽矣。

陛下殺諫官。為何如主哉。

陛下謂罪一御史。以震驚為名。即與後宮事無涉。可符臣下。若然。則

陛下誤矣。當先復奏事。丹墀

陛下位在簾前。聽尚不真。安得震驚

几筵。無論忠諫數陳。

神靈欣悅。且

在天之靈。豈以奏事驚乎。今以孟坤之律。以罪

光復。彼盜臣。此忠臣。引而坐之。又天下所

不信也。

陛下欲息後宮之禍。釋外廷之猜。不得已而

召對。既謂

召對。寧可皆默然而出。必有忠諫。方成盛典。乃

張差速誅。麗保劉成內蒙。馬三道等幽宥

之。而面諍之御史。別立震驚名色。而囚之。

急解後宮之危。漸開

國家之蒙。弛忤逆三百之網。損四十三年容

納忠諫之名。竊禍翻為禍胎。亦大非

召對初心矣。

請急下

明詔出。光復于獄。復其官。將天下服。

聖人之容受矣。奏入。

上怒。曷黨救光復。議謗君上。着革衣冠。押回原籍爲民。

史臣曰。曷之疏。果爲救光復也。猶可。

言也。乃云解。

後宮之危。開。

國家之釁。則又借端狂詆。以肆其橫議耳。夫差原風顛。何危待解。亦何釁可開也。

其誣已甚。宜。

神祖之怒。譴之與。

十一月戊寅。御史翟鳳翽奏曰。前者。

皇上召羣臣於。

慈寧宮。

天威開。解。

聖諭詩。復閣臣方從哲。吳道南。生逢不諱之期。

使能舉時政大缺失。大利弊。一一縷數於。

黜座前。則迎機而入。其入必深。夫何一味囁嚅。

全無獻替。如。

皇太子。

皇長孫。將有承禪主也之寄者。後宮宴溺。講。

席塵封。蒙養不正。根本堪憂。此豈不足軫。

輔臣之慮。而何不懇懇以請也。又如。

三朝其共。非。日。

稱王。二萬頃莊田。千三百鹽引。騷動蒼直。忤。

遭。

典制。此豈小小舛錯者。而何不一齒及之也。曠。

典難逢。機會自失。有。

君無臣。虛此一番成美。又更增一番闕失。御史。

劉光復。固以盡言爲責者。一腔懇款。雖開。

端而未竟。兩句贊美。實有頌而無規。傳聞。

失真。致干。

宸怒。強比律例。終是乖違。輔臣疏揭類類。固將
曰。吾爲光復。無餘力矣。彼中消挈下之日。

朝房侍

旨之時。不聞出一語申救其謂之何。人言失儀。

越次。御史自取厥辜。臣以爲輔臣實陷之。

蓋大臣言。則小臣可以不言。惟大臣不言。

則小臣不能無言。御史慷慨激烈。固將代

輔臣言其所未言。而豈意忠懷未吐。遽而

三朝要典

卷之四

十一

見疑連羅此不麗之辟哉。疏入。

上以黨救朋類賣直沽名罪之。

史臣曰。此疏蓋爲救光復也。然曰而

句贊美有頌而無覈。似猶有不滿於

光復者。夫

皇上極慈愛

皇太子極仁孝。此兩言者。從來正論也。原謝

頤譚其無覈。豈非爲邪說所惑歟。

丁巳四月辛亥。革刑部河南司主事王之
宋職爲民。仍奪其

誥命。時當京察之宋。以貪縱爲管察科臣徐紹

吉臺臣韓浚所糾。部覆猶從輕處。

皇祖惡其貪酷。故有是

命

庚申正月元日。釋原任御史劉光復于獄

初

三朝要典

卷之四

十二

慈寧

召對時

神祖以光復越次高聲。故置之于理。至是特釋

之。秦昌元年八月。起陞爲光祿寺寺丞

秦昌庚申十二月丙午。給事中郝士膏上

言。劉光復生平背公樹黨。招權納賄。第止

于利歸身家。未至毒中

宗社若

皇上慈愛

皇太子仁孝二語非因此以得忠懇之名乎。

方張差未及究擬而先復輒有無詫奇貨無居元功之說。誣切問官預爲逆黨出脫地。此其肺腸欲何爲也。及

宸怒一發。魂魄俱廢。不敢復申一語。以自明初心前之越次陳言。何其壯。後之隱忍含糊。何其萎也。忠懇者固如是乎。章下所司

三朝要典

卷之四

史臣曰。據土音前後二疏。雖爲攻劉

先復。劉廷元而發。然其意指所向。無

非以逆謀爲是。風癩爲非。蓋邪說充

塞已十餘年。以是博名高。取富貴者

多矣。宜其人人肺腑。而不自知也。

御史方震孺疏曰。

皇祖英明天縱。誰不知其慈愛

先帝乃

聖心原有獨見。而羣下過于私憂。于是有以

貴妃不同封爭者。有以開臣密揭。遲

冊立而爭者。有以

儲教宜預。忠言被斥而爭者。有以蚤定大計

國本。復播而爭者。有以

三王並封而爭者。有以出關講學而爭者。有

以冠婚

冊立而爭者。諸臣爭之不得。或降或黜。或杖或

三朝要典

卷之四

戊

皇祖雖顯斥其身。而卒陰用其言。臣願

皇上念之。而惕然也不惟是也。

孝端皇后居恒顧復

先帝。卽屬毛離裏。何加焉。風聞

孝端之卹危。科臣王德完有篤厚

中官一疏。人知其安

孝端也。而不知正以安

先帝臣願

皇上念之而惕然也。乃一變而

福藩之剪桐。再變而張差之梃擊。夫差卽癩

人乎。然不癩于他所而癩于

元子之宮。

先帝之危。且在五步之內。科臣何士晉等有逆

謀。亟訊等。亟惟時

皇祖感動

三朝夢奠

宋之國

王

召諭羣臣。立決三監。雖小臣之披肝。不無過計

而意外之叵測。賴以全消。此又

皇上之所耳聞而目擊者也。

史臣曰。張差之癩于他所。亦多矣。至

聞

宮而極。則州中文鑿鑿可據。使王之宋

業行修潔。起蒙

國家。已爲滔天之罪。况生平貪穢。險穢已昭

昭不可掩乎。震孺兩脫。忤詔甚矣。

庚申南京御史王允成。陳保治十事。其一

慎防範。有曰

先帝在

東宮時。張差持東木大棍。徑入其內。鬼神呵

護。得免于難。說者謂爲風竈然。

青宮非發風之地。屢保劉成。豈並風之人。

皇城排門列戶。何獨風入。

三朝夢奠

宋之國

王

太子之宮。讀何士晉王之宋等奏疏。與刑部

爰書。良可寒心。是宜防之證也。

史臣曰。允成雖以慎防範爲言。而其

意則爲之宋等羽翼。而駁之賊耳。邪

說惑人附和者衆。然而是非之公。豈

終泯于

聖明之世哉

詹事府詹事公鶴疏曰。

先帝以

神宗元子。倫序已定。

神祖無光武立貴之心。

皇考無東海不安之意。而先後大小諸臣。揣摩

窺視。將順失關。欲速者希定策之功。遷延

者爲容悅之計。遂使

皇東激怒。

盛典遲回。虛事謬談。異議層起。于是徽還。

三朝異典

卷二

二

冊立之後。有

三王並封之事。憂危竑議之後。有

國本攸關之事。以及龐劉之邪謀。張差之狙

擊。而逆亂極矣。何非

天地照臨。鬼神擁護。禍可忍言哉。然而

神祖之真慈未減。

睿斷未搖。雖狼心虎幸。竭諸不休。則何益矣。臣

至愚不肖。竊

聖祖簡拔爲東宮講官。蓋欲廣輔導之員。藉併

護之力。而向來醜類。忌臣愚直。恐有開登

先事刺議。哆口張順。立成定格。以歸向

東宮者。謂之小人。不何

東宮者。謂之君子。設東林淮撫爲陷阽。而盡

除朝士之清流。增朝邑武進。爲利條。而陰

剪

元良之羽翼。批根引蔓。于紀亂常。臣內懷隱

三朝異典

卷二

文

憂。語兩外泄。幾被中傷。引身不措。當聊忠

智之臣。願亦聞其梗概也。

史臣曰。竊謂

神祖無光武立貴之心。

先帝無東海不安之意。似亦窺見

兩朝慈孝之情矣。乃云龐劉邪謀。張差狙擊。使

贊鼓異說。何也。夫真心爲

東朝者。自非小人而借

東朝爲題目。以陰遂其私者。豈得謂之君子。

至言東林。淮撫朝邑。武進則益萬難。

不休。何謬戾之甚也。

壬戌御史焦源溥疏曰。

光祖皇帝。

神宗皇帝之元子也。爲

元子者。爲忠。則爲

福。福者非忠。張差持梃打入。

川其集

卷之四

元

慈慶官。禍在呼吸。皆非張問達之愛書。確有

主持。何士晉之一疏。直攻貴戚。

皇祖安肯

御門

召諭。若非韓光祜之

西奏。龐保劉成安。能與張差並決。而

官闈之禍。尚可言哉。

史臣曰。疏稱問達之主持。係成與張

差之並決。不知當日愛書俱依違所

可。何嘗主持。係成繫於杖下。何嘗並

決。總之。屬於浮說。漫不知其情實也。

天啓辛酉正月。辛卯御史張慎言疏曰。張

差一獄。從哲之罪有甚焉。夫

先皇帝三十年。

青宮孤危之迹。從哲所知也。賴

皇考仁惠。

皇祖英斷。以有今日。張差闖入

大內。提擊

青宮。幸

宗社有靈。逆豎就縛。萬一中其副車。將奈之何。

迨

東官告變。此宜何如震聲。果擬嚴切。乃從哲

姑票曰。着法司提了問。若尋常細瑣之事。

于是承風望肯者。遂以風癩二字。結此案。

矣。夫用張差者，非用其智也，用其愚也。其情形頗未，諸臣發無餘蘊，臣不必再爲繩大抵此一獄也。若引繩批根。

官關骨肉之間。

君臣父子之際，大獄將興，深未穩便，當羣議沸騰。

騰。

神宗皇帝頃刻而。

御慈寧。

三朝是典。

宋之目。

上。

召百官，乘張差于市，繫屬劉于宮，使羣臣不得。

贊一詞。士師無所措其手，信哉。

廟號神宗，不虛矣。故不窮究黨與，亟結此局者。

所以全父子之情，然亦必摘發邪謀，陰襪。

嘉觀者，亦政以明。

君臣之義，而陸大受、王之案，幸倖必以考功之。

法中之諸臣之意，何居乎從哲秉。

國之均而乃今至此也。

史臣曰：以張差爲用愚，其說亦巧矣。

獨不知用智于愚，乃智之大者。何以

前後漫無布置，而韓本用立擒之也。

夫一東木棍，而欲行刑鼎之術，其愚

豈可用哉。至若科臣蕭某之說，以爲

細爲風癩，孰若以風癩爲疾，因而沈

應時之說，亦謂張差之棍，其事甚異。

而以風癩二字結案，三人者，蓋言異

三朝是典。

宋之目。

上。

而意同，邪說之附和至此哉。

壬辰御史方震孺復疏曰：夫張差一案，已

成既往，言之似令人厭，而近議紛紛，不可

遏塞，則不容不平心一言，以掃葛藤，善處

人骨肉之間者，原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

當因已調停，而遂疑挺擊之姦，化爲烏有，

謂發姦者，盡屬小人，遂掃蕩不留種也。王

之案，誠非高品，然察典自有處法，而

中言其

物命可乎。陸大受之任撫州。幾于受風欲露。而必處于閑歲之後可乎。至于李侔之禁網。張庭之麟鳳。又爲甚奇。卽云不剪元良之羽翼。乃不幸而有其迹矣。

三朝要典卷之五

提學

二月癸卯給事中毛士龍疏曰。自張差之變作。諸臣以攻差者。擅爲

東朝之黨。未

東朝而可言黨乎。卽黨亦是四皓之擁護。寧爲江充之開釁乎。自後乃以不必有之事。巧執風竊。令批蘇之車。竄跡蠻煙。語言之

上朝要典卷之五

微併危虎視。至今陸夢龍陸大受何士晉

馬德潭王之家等。天下知其功。廷臣知其

功。卽

皇上亦不深其罪。而韓浚等鍛鍊以爲罪。或掛神武之冠。或墜九原之淚。是功罪之反也。

史臣曰。四皓之擁護太子。漢高帝

有是心。而諸臣爭之。不能得也。

皇祖卽立

先帝有年

國本已久定矣。乃借風竊匪志。爲羽翼功乎。

上掩

聖明之美。下開機隙之端。以此程功罪。信乎之

宋等之罪。未易未減也

閏二月甲戌。陸光祿寺寺丞劉光復奏曰。臣里眉見科臣都土膏臺臣張慎言。交章論臣。不勝駭異。在科臣以不必說之爲

上朝要典卷之五

青貨。居之爲元功。責臣出脫逆黨。不知會

時羣言競進。

先帝憂危。此二語爲調和

兩官乎。抑爲出脫逆黨乎。有識之士。自能辨之。慎言字字鑿空撰出。醉夢所不道。臣固

非稱功頌德。亦何嘗自任爲批鱗逆耳。以

博名高乎。此

聖祖所洞鑒。亦滿朝臣工所共知也

史臣曰光祿奇貨元功之說詎非一時藥石哉而中之者乃罪以甜脫進黨何也夫意所欲入不難舉莫須有之事續以加人幾于鍛鍊文致莫得何以服人之口乎

戊寅御史魏光緒疏曰

先皇帝以

長君當立何嫌何疑而無端燕啄皇孫瓜抱

三

空憂姦人構煽每思爲所欲爲海內正人

君子一有指斥輒以東林淮上爲穿驅除

既盡釀禍遂烈並封妖書之事恨不從心

而張差梃擊之謀作矣幸

九廟有靈旋就撲滅據其招詞恫心駭目此時

稍有人心請劾殺賊宜何如激烈乃當事

者首捏風潮以爲後來脫卸張本可官承

望風指曲意偏護千遮百蓋惟求與風潮

二字相背王之宋據審原招明白入告而諸姦恨不附已置之察典既又資緣

中肯削奪之李休曾奉堂批駁正泰語于其轉

官之日聲言處分勒令致仕陸大受張庭

上疏告變其後庭憂死而大受以大計調

處此之宋諸臣所繇得罪牽姦始末也今

聖明在御

思及赫數而三臣去國孤踪未蒙昭雪此忠臣

三

職事所以感念不平也乞

勅所司從公查勘倘之宋等果爲法受惡處非

其罪當破格優異立

賜擢用以爲志身殉國者勸

史臣曰諸臣之倡爲謀逆也敗陰觀

今日富貴也何忘身殉國之有光緒

之說于諸姦之謀得失獨不思連類

而進

國家之禍可勝言乎。

辛巳。給事中郝士膏奏曰。張差持挺。

東朝王使者自麗保劉成馬三道外。成臣鄭國泰出揭自明。亦已情形敗露矣。當時王之案之審語。何士晉之彈疏。皆鑿鑿可據。光復乃言母詔奇貨。母居元功。力阻人之誅賊。此果爲調和。

兩官哉。且光復謂彌隙釋嫌。所以善處骨肉。

三朝異典

卷之五

五

夫引繩批根。誅鋤逆黨。非彌釋嫌隙之大者乎。光復何計不出此也。乃曰。

聖諭已明。自當靜聽。此亦劉廷元風癩之說也。

夫使張差而果風癩。何以

聖諭言風癩。又言姦徒。旣癩。參又何姦乎。其說

萬萬不通者也。

辛卯。御史焦源溥疏曰。張差一案。已故者

將被恤錄之。

恩創籍者。衆有

召用之

旨。若其中有不憂隱。獨審定刑書。如傅梅等。一

腔赤膽。難以白人。尤不可不表而出之者。

也。

壬寅。御史魏光緒復疏曰。王之案一事。關

係

國本。公論久鬱。今若再爲沉匿。

三朝異典

卷之五

六

先帝在天之靈。必有愀然于心者。臣冀蚤結此

局。爲

先帝褒直臣。爲

皇上廣孝思。爲

朝廷持公道也。且

慈寧

召對之時。

皇上不嘗侍側耶。當時逆天之變。業經一

聖目豈今日而遂忘

先帝耶。

皇上不忘

先帝。豈遂忘之宋等耶

史臣曰。之宋心事。負服所知。光緒乃

謂事關

國本。公論共轡。抑誰欺乎。至謂

皇上不忘

先帝。併宜不忘之宋。語更不倫。後真以之宋果

有擁護功。如丙吉其人耶。抑特借以

爲催官地也。罔已罔人。亦敢于樹異

論而不顧者矣。善乎科臣孫國禎之

疏曰。之宋卑汚未品。作今已然。無端

借譽于

東朝。臺臣董羽宸之疏曰。之宋噴噴施行。有

玷清曹。可謂詞其底裏矣。

九月已未。給事中侯震賜疏曰。張差一案。

與其風竊母寧不執。網常所繫。掩覆何庸。

但當日

官闈震動。

聖意昭明。處分自應婉轉。亦不再計者也。

史臣曰。是非之際。聞不容髮。乃云與

其風竊母寧不執。此何事也。可遷就

其說乎。謬矣。

壬戌二月丙戌王之宋疏言。

先帝之讐。未復者三。其一爲李可灼。悞用藥。引

進者誰。崔文昇。故用藥。主使者誰。其一爲

張書紳。四人深入奴穴。致銀三千兩。一肯

包帶書。嫚罵。則盧受爲之。

鄭貴妃王之。方從哲聽之。其一爲乙卯之變。

當張差執梃闖入時。突犯

宮庭。禍生莫測。乃劉廷元。遂蓋姦謀。以風瀾。

具奏矣。胡士相等改註口語以賣柴成招
矣。五月十三日。借名拜禮關王神。通請堂
官張問達。力疾視事。五鼓批行。欲決張差
以滅口。而不知臣疏在袖。卽于是日入告
君父。出揭各衙門也。後十三司復審張差。招同
謀做事。裏外有伏兵等語。李守才招商量
打夥朝來。馬三道招商量。同來。詳具張差
出首手本。并抹殺通情一十八條內。實時

三和吳真

卷之五

有內應。有外援。一夫作難。

尤廟震驚。何物兇黠敢於作亂。至此緣熟成。鄭
國泰私結劉廷元及劉光復。姚宗文等。金
帛珠寶。各滿其欲。言官塞口。莫敢誰何。遂
無復忌憚。而睥睨神器。總之用藥。卽通夷
之術。通夷卽挺擊之謀。共一線索。共一提
撥。無非深怨積憾。冒於

先帝。而荼毒至今。木歌。長安公論。有曰。風顛二

字。欲抹殺亂臣賊子。就延元許廷元也。奇
貨元功四字。欲抹殺忠臣義士。就光復評
光復也。擊不中而假之夷。夷勢緩而促之
禁。是昇之藥。憐於差之梃。受之甚烈於督
之書也。疏抹列未殺通情一十八款。大約
皆捏造不根語。所稱同惡相濟。遺漏口辭
者。胡士相。勞永壽。岳駿聲。曾道唯。所稱士
相呈稿。而堅不畫押者。陸夢龍。所稱直任

三和吳真

卷之五

改招者。則李倬也。亂入。

上曰。奏內事情。已經

皇祖處分。不必追論。時之案。新起。刑部浙江司
主事也。先是之宋。魏奪在籍。爲張慎言毛
士龍方震孺。魏光緒徐勳。朱郝土膏。張鵬
雲馬逢臯。歐陽調律。王允成。李希孔。朱光
祚。楊紹震。高攀龍。阮大鹹等。前後疏薦。遂
起原官。未幾陞尚寶司少卿。逾年。陞太僕

少卿尋轉正卿。再逾年而刑部侍郎矣。識者謂其負乘爲一時公論之鬱焉。

史臣曰。提挈之事。之宋昧心。構釁罪。

已昭昭在人耳目矣。乃微倖然灰復。

肆狂吠。將進藥通。害枉成一案。毋論。

投鳩勾通。萬無此事。且三案風馬牛。

不相及也。之宋乃敢張彌天之網。斷。

獄周內。欲與一時大獄。開後世疑端。

三朝其非。卷之五

幾於抹殺。

兩朝慈孝。

在天之靈。謂何。且之案所痛恨者。非劉廷元劉。

光從。姚宗文乎。臣按是年五月四日。

宗文已奉。

旨。而都安降罪之。若廷元。光從目擊風潮情狀。

安得合其真情。不以入。

告。至今網常。所以未至墮裂。人心所以未至晦。

昧者。猶賴有風頭二字。爲此案案錄之案。而爲諸臣謬薦。驟列卿貳。然亦。

何顏。而充於人世哉。

戊子吏部尚書張問達。以王之案疏詞及之。乃上疏曰。刑部主事王之案。所陳。

先帝之警言。未復者三。其一段乃逆犯張差等招。

案所開。先後會審。與首詞并各條款。皆係。

當時親官審問情節。臣以事體重大。先委。

三朝其非。卷之五

四官于獄中。共審有口詞。且各書官銜畫。

押。審完然後據其各犯供吐情詞。叙招具。

題。臣與十三司并本科等官所共參定也。

臣猶恐原招碎裂遺落。將招案口詞。用印。

鈐蓋縫開。總封貯一箱。付山東司收執。猶。

恐其久而殘毀埋沒。乃刊板印刷。散之各。

司官。與各衙門存照。卽之案。亦自領十冊。

帶去爲後之舉也。自乙卯以至今壬戌入。

年矣之家尚以法紀未伸上疏欲究其事
參臣具招語轉上恩圖先兄風癲後寃姦究
臣知罪矣處分在

上公論在廷臣宜席蒙以待矣但事關

國憲若不再行法司勘問招之公私何以明
罪之輕重何以定伏望

皇上

勅下刑部辨王之案疏開出首手本并林殺謀

三朝要典

卷之三

逆情節一十八條與臣用印印外封卷錄最

原刊招冊查問對審嚴究各正其罪則

國法幸

上曰此事久經會審明白朕已知之

原任御史劉建元疏曰方張差闖入

宮禁次日內巡把總趙國忠申文有語言顛

倒似相風狂等語臣立時刑審再三在差

彌見其糊塗似臣愈疑其兇狡且震驚

官竊無間風癲不風癲法所不赦立時具疏

有云按其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是瞽瞍

又曰情形叵測不可不詳鞫而重擬一面

控題

神祖一面奏送法司矣夫叙入風魔之申文乃

公移之體而重究張差以姦徒實自臣始

論日疏未奉

旨臣復以

三朝要典

卷之三

國事當權所重姦謀須析其萌軫念

大本立賜

神斷以最兇邪以安

宗社惟

請未巡視循職効忠所得為者止此一隸法司

反覆窮訊擬議成招皆非臣所與也臣以

姦徒

請殊未嘗以風癲從寬卽司寇以姦徒正法亦

未嘗以風顛逆綱乃拈出風顛兩字則

神廟○

光廟○

聖諭固然當時章滿公車每每稱述臣疏何嘗以二字疑臣之案提牢出疏亦稱臣疏深憂遠慮爲

國家根本計何嘗以二字加臣至臣于勛戚鄭光泰但有半面便當寸斬臣于承行問

三書子集

卷之五

十五

官何士相勞永嘉等但有撥謀便當顯戮長安百口安得人人障之耶當日臣疏憤憤于鼠器路馬蓋爲鄭國泰祭也之宋疏中祇歸獄于老公分過于紅封三十六頭無片語隻字及國泰也則金帛珠寶應飽誰氏之欲耶總之張差一案議肆赦則爲亂臣賊子。

前誅惡則爲忠臣義士得其情實而上告

天子以討亂賊則爲忠臣義士借其名號而欲

變蕭牆以侍富貴則爲亂臣賊子使堂構晏如而一時無羽翼之名則爲忠臣義士使

官府危疑而奕世滋揣摩之寶則爲亂臣賊子之宋以一光踴躍既爲護身符又爲推轂券好官自我爲之于謀不翅遂矣走險而無變計何爲也之宋曰王士昌疏慮而

三書子集

卷之五

十六

心伎臣則曰之宋竊倖而心不忠臣不可磨滅之

聖諭公然簸弄于舌鋒以不可增損之奏章公然顛倒于筆端說謊欺

君卽普追

明法

二祖

列聖冥冥鑒歷之矣章下所司

史臣曰元元亂賊忠義數誅劉所焚
疎如矣夫人處君臣父子之際道貴
調和彼無故而發大難乃曉曉忠義
自負是誠何心哉

己丑王之案請補給

諸命追言京察既曰京察屆期劉廷元姚宗文
臨行授計以友河南道御史韓浚條陳加
款以臣爲托於保傅之謀妄希不世之資
王朝興具
功也迎合

上意擅造虛單韓浚拾臣吏科給事中徐紹吉
拾臣郎中趙士諤復拾臣三人成虎十夫
撓椎誣臣多賊欲殺臣也今韓浚士諤被
彈鼠竄而紹吉擁旄三晉圖轉司刑猶欲
顛翻鐵案株殺

先帝實錄一大事乎疏入

上今補給之

三月辛丑巡撫山西金都御史臣紹吉奏
口臣待罪晉撫接印報見刑部浙江司主
事王之宋有疏指臣爲吏科時管理京察
曾糾給之當萬曆四十三年有張差之案
惟時臣

冊封

丹府比入都見

朝中議論斷持兩端之宋亦曾面臣刺刺談
王朝興具
前事不休臣慰止之曰此獄情我不盡知

第觀

聖明獨斷張差伏誅劉成胤保杖斃今

官聞蕭穆乃臣子者何用長言乎之宋亦解
願謝教而去次年丁巳京察臣以吏科裏
其六事登單認訪見之宋事蹟纍纍賊私狼
狽稍臣因往問刑部尚書李純答云此人極
是貪頑又性剛吏部尚書鄧繼之答云此

人官本不職當處。但邇來扶持題目甚大。於此處之。適以成之。臣亦服其老成。不意臺臣韓汝。條陳疏出。而之宋遂欲具疏。奏浚。袖疏草數通。以示禮科給事中張孔教。包攬罵詈。明肆把持。一時臺省公論沸騰。人人切齒。竟會疏糾拾。此當日之宋察處情形也。然拾疏中止。就訪卑僮擬薄處。疏上。

三朝要典

卷之五

五

皇祖震怒。削籍爲民。還奪。

勅命。此中機括。豈臣下意想所及乎。疏入。

上以前事自明。不必置辯。仍命紹吉安心供職。

御史楊新期上言。張差一案。聞當日刑部

郎中李偉。力贊招案。賴陞鳳翔知府。竟不

敢赴任。戶部郎中張庭義。激建言。旋稱病

引退。竟憂鬱以終。不能與王之宋。觀難任

性。追還延年也。可悲矣。今王之宋。因人昭

雪。而復其舊物。不平自鳴。而晉以京衛。李俸張庭。無人齒及。亦世界一缺陷矣。疏入。上著議李俸卹典。

史臣曰。爵賞褒卹。朝廷之大典。李俸何功而庸此。豈以力贊張差招案。爲勞勩耶。窮王章以求夙黨。正欲借卹典以固生交耳。請之何爲。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是之謂矣。

三朝要典

卷之五

五

三朝要典卷之六

抵擊

四月己卯。禮臣孫慎行。以紅丸一事。罪舊輔臣方從哲。

上下其疏

命諸臣集議。時議者多追言抵擊一案。如刑部

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副都御史馮從吾。

太常寺卿陳于庭。太僕寺卿蕭近高。張五

三朝要典

卷之六

典。少卿申用懋。於倫。李之藻。歸子顧。劉策

孫居相。周起元。田生金。柯昊。滿朝薦。熊明

遇。黃龍光。光祿寺少卿高攀龍。鄭三俊。顧

天府。府尹沈光祚。給事中韓繼思。魏大中。

陳爾翼。郭興治。方有度。薛文周。章允儒。張

鵬雲。薛大中。朱童蒙。李遇知。顧良佐。沈應

時。朱大典。林宗載。魏照乘。霍守典。周希令。

沈惟炳。御史劉芳。劉微。李玄。吳其貴。周宗

文。馬逢臯。馬鳴世。吳甡。喻思恂。樊尚。煤。陸

獻明。鄒復宣。李日宣。吳之仁。沈猶龍。錢士

貴。其立論有重輕。大槩則皆以風瀨為非

是。紀東明議曰。

神宗雖無光武立貴之心。

鄭貴妃却有驪姬竭譖之意。忠臣義士。相繼

慷慨伏瀕。而萬軸邪人。繳還

冊立。

三王並封。借

國本攸關。以興大獄。皆媚

貴妃。以固寵。揣摩於集枯集堯之間。而絕無

翼戴

國本之片念者也。大槩一開邪謀繼起。張差

關

官。白虹貫日。危乎危乎。五步之內。荆聶睥睨。

而

東朝幾於喋血矣。從吾議曰：張差一事，當日司冠執法甚堅。

皇祖處分甚寬，無容再議。第王之案發，張差之姦有功。

國本不小，而徐紹吉、韓浚竟以拾遺處之。此其心何心乎？說者謂拾遺之案之人，即附和張差之人，雖不敢信，但二人不幸有其迹矣。有其迹而曰無其心，其孰諒之？況陸

三朝事典

卷之六

三

大受馬德澧、李倬、傅梅等，又相繼處之乎？長君逢君，又其後者耳。不處二臣，不足以結張差之局也。善哉！左都御史鄒元標也。言曰：誰秉

國成而使

先帝震驚，張差聞

官豺狼當道，嗚呼！從哲又何說之辭哉？于庭議曰：昔也風顛二字，脫張差以庇其主使。

今豈宜以誤之一字脫可灼以庇其引進？近高等議曰：張差橫梗入

官，誠古今莫大之變，賴

天地

宗祏之靈

元良無警，賴

皇祖風霆之斷，立梟兇惡。

官闈之和氣如初，服口之沸騰頓息，偉哉

三朝事典

卷之六

四

聖讓邀隻千古第風顛二字，終非信獄。輔臣秉圖之成，何不存一段公案，俾後之考信者得誅姦雄於既往也？攀龍議曰：張差之概，美姝之獻，大黃之藥，相逼而來，同一線索，乃從者處之恬然，且力爲調護，力爲隱諱，力爲考察，討賊之人，惟知爲賊而已。寧知有君父乎？三俊議曰：張差肆逆，即如皇祖處分，未爲不善，而王之案議論自正，何爲

假

中旨處之。至於削奪。從哲不可諉爲不知也。光

祚議曰。

青宮之梗。張差以風癩疵罪。紅丸之藥。李可

灼以賚予。酬功。舊輔即百喙何以自解也。

繼思等議曰。粵自龍箴炳處。思以其屬毛

離裏之親。聞奸

大統。肺膈綸扉。辛亥其著者也。賴

三月庚申

卷之六

五

神祖剛明。老成定策。

福藩之圖。

大本未定。而陰凝氷堅謀。乃益棘。

慈慶之梗。義危五步之內。反中發森者。以考

功之法。當其時。豺狼露餠。道路以目。雖其

間相劇相。亦厥變千端。而風癩張差。如出

一口。亂臣賊子接踵矣。文周議曰。

皇祖未嘗不念

先帝。乃逢迎者。或密揭繳還。

冊立之詔。或進

三王竝封之議。或捏造妖書。謀危

間本。嗣是而謀之者。愈毒。嘗之者。愈巧。或以

梗攻。或以色攻。或以灌藥。紅丸攻。而三十

年多危多懼之

青宮。三十日同符堯舜之

聖主。遂渣然

上賓也。間數年間。誰秉

國成。則輔臣方從哲也。誰司巡視。則臺臣劉

廷元也。間何以處分。則張左庶以風癩二

字。而崔文昇安然無恙。李可灼回籍調理

也。允儒議曰。

青宮之梗。

宸極之藥。何湊合也。發姦者考察。進藥者賜歸。

何逆施也。舊輔不知之手。無以自解也。其

知之乎。所不忍言也。鵬雲議曰：張差之兇。

逆顯著，而僅票法司提問，則庇姦之罪，當

與劉廷元等同科也。大中等議曰：

青官起博浪之椎，聞者寒心，乃槩置不問，此

事轉之。

國史謂從哲何如人乎？童蒙等議曰：極而走

險，五步之內，幾不可測，乃巧作風癩，且考

察姦姦之臣也。守典議曰：張差之姦方發，

而發姦者，旋加以譴斥之罪，遼陽之地屢

失，而失地者，不擬一逮繫之。

旨：雖曰別有姦惡把持，權璫與援，而從哲奈何

及此？希令議曰：張差一事，何嘗窮究到底。

然惟張差一決，則羣疑自息，萬世自明，省

大獄，定人心，此

皇祖權變之妙也。惟炳議曰：挺擊不遂，再變而

有崔文昇之藥，李可灼之丸，即云無弊，亦

多可疑。芳議曰：張差襟挺。

禁門，幾釀不測，及提牢發姦，為人臣子，宜何

如感憤，倘此時直窮到底，庶幾懲前必後。

就是倡為風癩之說，秉左袒逆謀者，非劉

廷元、姚宗文乎？就是目為奇貨，元功中以

考功之法，以抹殺忠義者，非劉光復、韓汝

徐紹吉等乎？羣謀密布，天日幾晦矣。微玄

議曰：張差持挺入

官，五步之內，幾以頭血滅。

先帝此氣，坤何等時也。從哲不能沐浴請諱，乃

從一二姦臣，竟以風癩抹殺，萬世而下，苟

有知者，無不齒碎，故不根究張差之主使，

是庇姦也。其責議曰：張差持挺闖

官，當日繫差於獄，論死，應保劉成，亦在內重

處，獨未根究主使之入。

皇考在天之靈，豈能忘情於鄭戚，得無厚尤當

日在事諸臣乎。宗文議曰。

先帝不中於闡入之擬。而中於療疾之藥。其過接也微。而照應也確矣。逢阜等議曰。三番行逆之姦。黨敢於濟惡。皆屬可誅。可伐。而必不可處以偏輕者。姓等議曰。既不能預消聞。

官之危樑。又不能慎用。

彌留之狂藥。從哲清夜捫心。亦當愧死。獻明議

曰。

先帝龍潛。勢有張差之駭。從哲曾無一言侃侃。

以褒僥倖之圖。此而可模稜。孰非可模稜。

者。復宜等議曰。

奇宮之危樑。伏

列祖神靈。

皇祖磨聖。陰陽保全其間。而不至手敗露。圖

宗社之福也。今第可付之不言。無須辯白到底。

恐曉曉不已。將防川而益潰矣。猶龍士貴

議曰。張差一案。論正法。只宜執奏不阿。直

窮到底。論

國體。亦宜諫官封駁。政府調停。然使當時人

盡封駁。人盡執奏。勢將一發莫收。

皇祖仁明。妙用。反為旁詞暗傷。威且不測。雷霆

一震。即他日鐵口剛腸。先成齏粉。而於

皇家事。竟何纖毫裨耶。迄今安常履順。無復

三轉要典。卷之六

拘忌。而一綫清議。猶能追惜執法諸臣。孤

行其是者。未必非調停之力也。

史臣曰。慎行紅丸之誅。直加人以絃

逆之罪。議者已罪其傾險矣。而一時

會議諸臣。一個象和。復牽連挺擊。奏

成此案。間有因邪說流傳。惑於風聞

之久者。有原無的見。難為遠泉之論

者。亦有許後兩端。而造不了之疑者。

雖意有不同總之因紅丸而連言
擊其支蔓異說一也乃從吾則天
梗擊而深究管察諸臣專恣之案
其長者逢君左臣子所不敢道悖謬
甚矣至若魏大中等倒身姦黨借此
爲陷人之穿進用之媒而於

唐父大倫身豈不顧天理人心不幾漸滅盡哉
五月壬子御史馬逢舉疏曰

皇帝在青官時瀕于危殆賴

禮祖主持可幸無事無何而張差持棍入矣六

尺之孤五步之內真刺毒得志之時廷元

遇視

皇城既不慎步于初又不窮治于後明明主

使有人而若不聞也次日始得把總一申

文又次日始向公署一審此何等時何等

事而延緩若是廷元審語曰話不情實詞

無倫次按其述若涉風癩猜其貌的是猜

猜此何等時何等事而聞汝若是臣有罪

窺其微矣嘗見舞文吏巧脫大獄只在

一字則殺人者終無死法廷元解之一字縛

無同耶以貌取人猶爲失之以貌殺人法

寧有此其言貌是黠猾明明開一生路爲

首者將及于寬政爲從者誰中以深文此

事遂成不結之局幸王之案冒死陳言明

其不癩不屬有心有膽一言感悟而萬世

宗杜生靈長久之計定矣章下所詞

史臣曰諸臣之罪廷元也以風癩二

字而逢舉則又指出貌字加廷元以

巧麗之集夫言貌的是黠猾正謂當

詳鞠而重鞫耳有心出脫者固如是

乎持論若此不惟深文其謬鑒已甚

矣

子茂給事中張鵬雲。麗日張差持梃。聞

官正

東朝危急

聖祖震動之時。舉朝皆有

宗社之憂。即鄭國泰亦有家門之慮。此何時何

事。廷元職司巡視。親鞫其事。以臣子而首

定亂賊之獄。當何如忠憤激發。乃平乎黠

。擲入風癲。輕轉。訴贊以黠僧。膠目。顯

三關書本

十三

然。伏案顧焉。然則廷元為鄭國泰護法。為

麗保。劉成卸身也。其設心良苦。而其造謀

殆不可掩矣。及提牢詰究。而風癲之計破

文華鞠問。而欽犯之案結。廷元網羅密布。牙

爪滋張。凡為

國本倡正論者。或斥或徙。或察或調。以為張

差報警。以為風癲結局。不惟一時之人才

消磨殆盡。而數載之公論顛倒無餘。總皆

廷元之為也。聞當日

慈寧宮

召對之時

皇祖面諭羣臣。御史劉廷元奏。原是風癲。外邊

如何有許多說話。即此觀之。風癲二字。喫

緊乎。不喫緊乎。廷元之入風癲二字。為保

姦乎。抑為發姦乎。若非

九廟有靈

三尊子具

小碑

皇祖獨斷風癲二字。到底糊塗。持梃奸謀。一筆

抹盡。即

先帝一月之太平天子。事尚有不可保者。不如

廷元此時將與胡士相等同功乎。抑將與

王之案等同罪乎。章下所司

史臣曰。鵬雲之彈力攻廷元。蓋亦為

之案地也。之案。鵬雲無賴。其熱中官

貴。受亂是非。原無足怪。鵬雲乃從面

黨比之何歟。以數年來久結之肩。而復開無端之疑。借影附聲。當亦無以自解也。

癸亥御史江日彩。疏曰。張差肆不軌之謀。遽聞。

官之一擊。罪誠逆天。當時處法。只合如此。何者。

先帝固無恙。尚可以保全骨肉委曲也。若必直

三朝要典

卷之六

十一

窮到底。則必族外戚。去愛妃。危親藩。此等光景。能得之。

神祖否。

神祖不傷心否。

先帝能安否。從古有可明行之法。有必不可明行之法。直以待之史冊者。此類是也。然處法雖只合如此。若無何士晉。陸大受等。直攻謫秘。危言正論。侃侃不諱。何以折姦逆。

之萌。而寒賊臣之膽。故以風癩處者。所以全家庭骨肉之恩。而定中外一時之危。有何士晉。陸大受等。諸臣儒議。所以折姦謀於既露。而維萬古綱常之大。有此處法。不可無此議論。有此議論。無妨有此處法。而存之乃全。偏執之亦非也。

史臣曰。據疏言。張差當時處法。止合如此。自是正論。至謂何士晉。陸大受

三朝要典

卷之六

十六

等能危言討賊。雖萬古之綱常。何異自相戾也。夫綱常莫大於

父子

君臣。士晉大受。以傾險小人。上誣

聖德。下傷善類。必若其說。將使

皇祖不得成其為慈。

先帝不得成其為孝。東正諸臣。不得成其為忠。

斯其為綱常之蠹。賊不少矣。既不松

言誅之。復兩存其說。抑獨何歟。

劉廷元揭曰。張差一事。使其非風癩。而謀未遂也。則田叔之燒獄詞。未聞以爲罪。使其是風癩而煽之禍也。則江亢之治巫蠱。未聞以爲功。人臣謀國之忠不忠。政辦于此。職以一獨。

官禁便關

國本叅送之後。不敢以越俎卸擔。不敢以忌

三朝要典

卷之六

一七

器縮手。至再至三。必殛姦徒而後已。異戴之名。翼戴之實。都不着想。止知飾

國法以安

國本耳。與王之家。起念異而立論同。頃之案昧心改口。而馬逢臯。張鵬雲。相繼收歟。且惴惴翻案。是恐矣。翻案一說。食王禍天下。國家之狂藥也。即密藏于心。猶犯不忠之戒。可明目張膽。以涓瀆。

君父哉。當年

皇祖御

慈寧宮。諭羣臣曰。

東宮極孝。我愛惜他。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時

先宗諭羣臣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庭有許多議論。爾輩爲無君之臣。令我爲不孝之子。深爲可恨。今家臣洎諸臣所稔聞。何嘗有片語

三朝要典

卷之六

一八

隻字及職。夫職。庇姦而

先帝竟不覺也。于天聰天明何如。職庇姦而

神宗姑容之也。于保護

東宮何如。爲此言者。果忠于

二帝乎。不忠于

二帝乎。初四薄暮。有閹

官事。初五日。展接內巡報揭。已而研審。午而草疏。申而叩

是爲延緩否。呂刑云：簡孚有衆，惟貌有稽。貌亦聽獄所不廢也。况疏云：的是黠猾，是爲開生路。否，老公姓氏可詰，大宅住址可尋，鼠器路馬終有待而發，是爲鄭國泰藪。法麗保劉成卸身否，疏上而

旨未下，懇請

皇祖立彰神斷，以折姦謀，是先爲逢否，罪無過于大辟，請重究姦徒，請

天誅立極，詞嚴義正，有死法無展實也。是謂輕輕轉語，故爲縱否。要之，之案此舉，托名則是嚴實，猶非馬張二疏以護局面，則是以諫忠義則非也。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覆言：御史劉廷元當先帝青宮危疑，豈不熟聞之，突有張差持梃闖入

宮門，此何等大變。廷元職司巡視，宜何如憤

激，迺徐徐云：述若風魔貌的黠猾，以

君父驚天之威，而斷以不關休戚之詞，幸伏

皇祖神明立斬，以結此案。設真信爲風魔，俾元兇漏網，不知廷元今日何辭以謝天下乎。提牢主事王之案，明其不癲不風，有心有膽，此語可以動

皇祖之慈念，可以堅

先帝之孝思，可以遏

三朝惡典

官禁之邪萌，可以明臣子之忠愛，功在

固本，義在人心。廷元不聞一語，以贊其長，反若扶私，以持其短。嗟嗟，于忠義亂賊之混，將指衛

前星者，爲亂賊乎。阿

後官者，爲忠義乎。抗正直者，爲亂賊乎。工邪媚者，爲忠義乎。臺臣馬逢臯，科臣張鵬雲，含憤不平，連章噴奏，皆爲

宗社靈長慮至深遠矣。既入乃降。廷元三級調外。

史臣曰：張差之事，追論紛紛者，猶曰

惑于象學耳。當時主是獄者誰乎？則

問達也。使之案果是，廷元果非，則當

戚招回奏時，何不力排風潮之說，上

書

皇祖以討亂賊，迨至今日，乃慮元兇之漏網也。

三轉其其 卷之六

今為嘗則昔為繼，誰實司之？雖如改

口，真有不可解者矣。

劉廷元與張問達書曰：張差一案，時執事

以少司冠絕策奉

旨承

論者執事也，再三度鞠者執事也，首叙不肖者

城疏語于招中者執事也。至今日而王主

政昧心政口，海內方謂昔之司冠，即今之

太宰，見之確而持之定，何庸置喙？乃覆觀

語，語非當日真景，字字非執事本心，不肖

安得無譏？而處于此，以小疏請詳鞠重疑

請殛兇邪，以折姦謀，而猶曰不關休戚也，

必借

朝廷骨肉，巧營富貴，乃關心與以小疏之老公

姓氏，可問大宅住址，可尋鼠蹊路馬，終有

符而發，而猶曰不窮主使也，必妄舉納賄

三轉其其 卷之六

橫說已私，乃為直窮與，以即日鞠，即日審

即日奏，而猶曰徐徐也，必先捏情形，預說

羅網，應便傳會，乃為不後時與，且王主政

原厥固在也，猶小疏深憂遠慮，為

國家根本計，未嘗異同也，而云禍胎，其謂之

何？

身錄固在也，似此風潮之人，乃欲離我父子

聖諭，薄海所聞，而云俾元兇漏網，其謂之何？尤

可賊者。

兩朝慈孝千古爲憲。誠如覆瓿。是優容一姦邪之惡視也。慈已盡失。孝且未光。于是

君之大義何居。司冠紀法之宗。誠如覆瓿。是隱

忍一妬心之御史。今始伏其辜也。今旣爲

當昔自爲縱。于持平之職。掌何若。阿阿。使

當日

福藩未之國。鄭氏猶竊柄。則阿

三朝要典

後宮者是誰衛

前星者是誰。苟患失之。安所不至。有識者已

窺其隱矣。且

慈孝相傳。未聞喋血奇禍。

神聖遞承。非比典章大變。執塗之人。誰不瞻顧。

緣何裝出幾許風波。弄盡幾許戈矛。令

主德國體。至今日大傷也。

三朝要典卷之六

三朝要典卷之七

梃擊

六月己丑給事魏大中上言。

先帝之棄羣臣在庚申九月之朔日而率土驚心已在乙卯五月之四日自茲日之梃不中而國所以中

先帝者百端其迹甚著何以迄今未奏也張差崔文昇諸人所謂

三朝要典

卷之七

先帝之賊也張差所繇誰不知為鄭國泰者究主使者法之正兼調停者事之宜舊輔方從哲身為執政如在事外聽

先帝之自危自疑聽

神祖之自調自議聽亂賊之跋扈公行而群小承風道路以目王之案何士晉陸大受李俸諸臣概之外調之困頓之而死之溥天之下必不容有一人焉稍開亂賊之口春

秋之法誅意謂惡莫慘于意也是故李可灼之藥不令之崔文昇不憤崔文昇之道不邇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養性方從哲之罪不參之三案不定不悉置諸人以應受之法

先帝之冤不伸寬一日而未伸計

皇考之靈必有含憤抱痛而未安者此亦關

皇上孝治

三朝要典

卷之七

親不可忘罪不可赦當今濟濟在廷苟非亂賊之黨誰不願得罪人以復

先帝之讐者諸人之罪自有等差嚴造意國泰為尤崔文昇之情罪宜不下于張差而

李可灼次之如是而

朝廷所以處從哲與從哲所以自處者可以權衡其間矣章下所司

史臣曰大中此雖何幸合甚也持梃

連藥了不相涉。乃羅織國泰等之罪。

而揚詔之采等之功。無非矯邪說。爲

援引邪黨計耳。至云

先帝之寬。含憤抱痛。使

聖明家不隨之名。噫亦忍矣哉。

庚寅。給事中薛文周奏曰。張差聞

官謀危

先帝。臺臣劉廷元以風癩二字。圖轉其語。欲脫

三朝事

朱之北

張差於死。此

先帝之罪人也。前任科臣徐紹吉。不恨其以風

癩枉法者。而恨其以非風癩執法者。噫。人

臣若此。

天地

祖宗不殛之乎。

史臣曰。厥謂風癩二字。欲脫張差于

死。然當日未嘗謂風癩。不當鞠問也。

且文周所稱執法者。非王之采乎。不

知法者。輔倫而立。藉口發姦。而敢于

梓倫。于執法何居。之采貪穢者。聲。即

非張差一獄。已難逃于察典。乃以是

之爲不當。何也。迄今公論大明。諸姦

被罪。豈非

天地。

祖宗陰譴之歟。

八月

乙亥。尚寶司少卿王之采。復奏曰。張

差聞

官之變。自古未有。臣初述劉廷元。元詩教。卑

志變三疏。意廷元亦臣子。自宜深憂遠慮。

爲

國家根本計。孰虞其言是。其人非以憂危之

詞。蓋其謀危之姦。據廷元恭張差疏。按其

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是黠猾。明知非風

魔而曰迷迭。明知爲點滑而曰貌似。招情含糊。豈成斷案。又云風癲兩字。

神廟

光廟

聖諭固然。五月二十六日。內閣接出。

聖諭既有主使之人。即着三法司會同擬罪具奏。是主使之人。

皇祖所不宥也。不知其爲國泰也。二十八日。

部接出

聖諭麗保劉成俱係主使之人。是主使者。

皇祖所欲誅也。始知其爲國泰也。六月初三日。

內閣接出傳示三法司。

聖諭朕因姦徒張差闖入。

青宮震驚。

皇太子削去風癲二字。此。

皇祖日月之明。痛快人心。誰不欽奉。夫。

皇祖明知其姦徒。而廷元堅持風癲。蠱惑人心。

意欲何爲。蓋廷元與承行即中胡士相。

兒女親家。與引領內官麗保劉成。爲張差。

兄弟。交通內外。造此姦謀。謀之累年。發之。

一旦。據張差招麗公在劉公宅內商量。說。

打殺了。我們救得你。又云。我們有力量回。

得話。自風癲話回。巡視力量。真足以翻天。

覆地。而各衙門半爲神姦所惑矣。科臣惠。

世揚。參廷元既養人所不顧。養之亂。客入。

所不敢容之姦。夫廷元以風癲二字。欲抹。

殺亂臣賊子。追光復以奇貨元功四字。欲。

抹殺忠臣義士。此長安之公論。非一人之。

私言也。疏入。

上曰。劉廷元已經處分。其餘事情。前有言不。

追論。何得又來陳奏。

史臣曰。之案之嘔。嘔不休也。弄辯風。

癡也。亦非功。迂元也。其意謂不極排風癡之說。則無以誦其駁風癡之青功。不橫加迂元以同謀之。則無以徵發森之厚賞。之衆之心。路人知之矣。伏讀

明旨。謂已經處分。不必再陳。亦足以破其神腸。乃猶肆口無忌。何其敢于狂背無禮矣。

十一月辛亥。御史蔣允儀疏曰。丁巳察典。秉成者。鄭繼之。李銑也。科道考功。則轉浚。徐紹吉。趙士諤也。當時計典之察處。台省之例轉。大僚之糾拾。喜怒橫行。黑白倒置。而凡催請之國。抗論代藩保護。

先帝有功。

國本者。靡不痛加摧折。必欲敗其名。蝕其身。盡其倫類而後快。今諸臣已漸次登庸。而

拾遺劄奪之部臣。已

特許給選

誥命。今日之昭雪如此。則知昔日之罪案。皆以羅織而成。又何待臣辭之畢哉。跪入奉

旨。蔣允儀率意條陳。泛漫牽扯。不諳事體。姑從輕罰俸半年。

十二月丙寅。御史劉芳。因山而巡撫徐紹吉有揭。語詆馮從吾。及張問達。乃上言曰。

國家大典。不過六年內察。丁巳之察。茶毒善類。一網無遺。道路以目。徐紹吉者。丁巳管察之吏垣也。倘有良心。亦當愧死。曉曉出揭。此何為者。紹吉固云。丁巳察典。非為張差一事而設。獨不曰之案之察。乃為張差一事而舉耶。如果以官評處之案。而不以張差之故。則提牢必亦見居官恪職。何以當計前而苛責。互相唱和。斥之錮

之不遺餘力耶。線索通於遠密，削奪出於中旨。通國有口，鬼神難欺。紹吉何瞞昧若此。章下所司。

史臣曰：之宋生平人所共知，其被察彈文原以貪縱至削奪則出。

皇祖之意與挺擊奚涉，且

皇祖雖在靜攝而威福一出。

神斷難得干之爲是言者外矣。

三韓事集

卷之七

八

癸亥正月庚申御史陳必謙奏曰：鄭養性

父子之所以最疑積恨于天下爲

先帝

聖母與通奴結妖三案而已。養性哂哂不服，謂

先帝

聖母升遐之故，養性不與聞乎。從古大逆之罪

戮及妻孥，養性誰人之子，而尚情情耶。

先帝三十年憂愁困鬱之

之

青官何負于鄭氏而必欲除之。即使此事見皇祖生前，料必不忍以親子之愛付逆賊之手。律之大義終難保全，而況

皇上身爲

先帝之子者哉。不特此也。昔年養性父子倚恃官掖，憑藉寵靈，慶賞刑威俱出于手。一時如

劉廷元等奔走如鶩，號召黨類，朋比如山。

三韓事集

卷之七

推戴

福藩者名之曰正人羽翼

先帝者斥之爲邪黨。迄今兇謀大露，而臣下香

火情深，身家計重，臣見

皇上之孤立于上，誰肯出死力爲公家申討賊

之義者

皇上宜自爲

宗廟。

社稷計剪除逆賊以告于

先帝之靈可也。

史臣曰。必謙欲歸罪。鄭養性父子。遂

假

先帝

聖母爲名。其言閃爍。祿無指實。何其敢于厚誣

也。至謂一時諸臣。俱推戴

福藩。夫

王勳業

震華久歸。柯圭已剪。諸臣即欲推戴。何爲乎

適見其言之謬戾矣。

二月癸酉。給事中王志道。疏言。當萬曆中

年。

冊立遲遲。因而起母愛子抱之疑者。人情也。

冊立矣。分封矣。之國矣。曉然更無可疑者。又人

情也。張差事起非常。因而猜所自起者。人

情也。及

慈寧

召對

睿旨親宣。天下復曉然無疑。又人情也。一堂之

上。父子。君君。臣臣。從來離間之端。難

言之情。一時盡釋。至於今。乃有謂明知張

差之事。而曲法者。臣之所大痛也。然則張

差之事。可勿窮究乎。臣按萬曆初年。有王

大臣之事。與此相類。當時有借以傾舊相

高拱者。以江陵相之剛毅文深。竟不至旁

及全

國體也。若漢高祖人之事。比此爲真矣。漢亦

竟赦張敖。明其無他也。臣謂就封之後。

神祖之心。既可白于萬世。

官藩之心。亦可白于

神祖。明其無他。以全

國體。亦猶漢高意也。然則王之宗等。可勿錄

平日何可勿錄也。

宗社雖已安。誰謂言安之者。非至計。姦究雖已銷。誰謂言銷之者。非議論。當時臺臣韓浚等。不知

國體私意決事。今日之處。亦臣所同快者也。國家何惜京卿一席地。不悉以相酬。致令旁爲扼腕者。議及

君父哉。

史臣曰。觀言

召對之後。天下曉然無疑。誠爲確論。可歸新朝。永借題生霧者之心矣。乃欲錄之。棄之功。何也。

三月乙卯。御史霍鏐奏曰。表

皇祖

皇帝父子骨肉之際。處變而不失其常。仁至義盡。超出千古。天下後世。方奉揚

德美。不暇有何可諱。而必使

兩朝實錄。強爲亂賊遷就。大失其真也。如爾等。立分封之後。遂可無疑。則張差之事。宜不見于

儲位已定之日。

召對宣諭之後。遂可無疑。則崔文昇等之事。宜不見于

大寶既登之時。乃不幸而實有此事也。則善爲

諱者。必不能謂無擬。原未入於

言官。湮補之藥。原未繼女謁而亟進

御也。中外自有耳目。臣民自有心知。事苟皆真。久而益著。豈在疑似之際。懸虛而斷乎。章

下所司

史臣曰。臣觀

兩朝事迹。原無可疑。何必強造疑端。夫無疑而造疑。與原皆起于貪功者。倡立邪說。

而天下士大夫耳目皆爲其所煽動
至于以莫須有之事開衆

官聞大非臣子所敢出也

七月癸巳御史李玄上言人知劉廷元之

庇護風癩而不知因巡視

皇城力主風癩之說差往山西潛住城外四

月事完而後去者姚宗文也今王之寀張

庭等屬

國發姦業掌權贈則宗文廷元等當與姦並

應以謝忠鬼者也章下所司

甲午御史李希孔上言張差闖

官之事黨之者猶謂無罪且輕其事而引王

大臣賈高事爲辭此其說不可解也王大

臣徒手薦至

輒清官門焉保怨舊輔高拱置办其袖而挾

使供之然而非實事也張差之梃誰授之

而誰使之乎賈高等身無完膚而詞不及
張教故漢高得釋教不問此可與張差之
事造謀主使口招歷歷者比乎昔寬處之
以惜體以全倫今直筆之以存實以戒後
自兩不相妨而奈之何欲諱之有人心者
如此乎

史臣曰王大臣之事誠虛張差之事

雖未嘗實也賈高詞不及張教

害之詞亦未嘗他有所及也說使高

亦如差之竊而又有如之案者半籠

而教導之未必不及教也事原非真

何所可諱而又何必諱也

壬寅。詹事。中。曾。汝。召。奏。言。張。差。一。案。幾。于

以風癩一說易發姦之疏事聞

國本說何容易彼其持梃而來不向他官之

門獨入

東官殿下意可知也。風廟者固如是乎幸

皇初赫然震怒立斃二閣以全

官閣之體御

慈寧官

召見百官御史劉光復之厲聲震聳潛奪姦謀
蓋亦有足多者故究張差之役畢竟姦姦
爲是風廟爲非此可以垂之信史者也

十二月丁酉御史劉光緒上言張差一案

當時舉起

官報御史劉廷元一則曰風廟事則日難稽

若惟恐不能爲出脫也者說者謂萬金之

賄賂是有其數紅廟之瓜分是有其地于

尸陳紀中書吳中彥之過付是有其人以

君父之危難爲若輩博利之地若廷元者所謂

元惡大憝竊動至道所當亟加赤族之誅

以洩神人之憤者也員外勞永嘉郎中胡

士相岳駿聲曾道唯唐嗣美劉繼禮等朋

謀脫卸或改林招詞或抵漏情節司寇之

堂公然爲錢虜之地

禁掖之內幾乎成踪血刺刃之場即與劉廷

元同正典刑亦不爲過乃至今未見處分

之彈文何也倘

皇上不忘

先帝乞將姦黨劉廷元等立刻削職仍

三廟要典

卷之七

十八

勅法司從重處分廉擬擊之扇結而

先帝在天之靈其慰乎

上曰奏內事情

皇考實錄開載甚明劉廷元等已經處分不必

追論賁奏

史臣曰受賄脫獄此市井無賴假此

以汚職人而顛倒是非耳無論諸臣

必不出此即國奉寧敢輕出此以自

開慶歲且八萬金之多。即募夜亦有耳目。紅廟豈人跡不到之所耶。此議原創自之宋。光緒復行之。其証已甚。乃欲加人赤族之誅。何但莫須有殺人而已也。

甲子正月戊寅。給事中解學龍疏請修史有曰。

國本一案。有奉不次擢用之。

三章易

卷之七

一七

明旨者。尚爾踴躍。持梗一節。有計安。

社稷之大功者。猶且徘徊卿寺。此皆近事之最。

著者。已在若明若晦之間。若不及時修舉。

未有不湮滅而無考者也。

史臣曰。學龍疏語。蓋為何士晉。王之。

案發也是時士晉已撫西粵之案已。

晉問卿處非其據。公論方為不平。學。

龍簡以為未足。何容足至是也。

四月辛卯。湖廣按察使岳駿聲奏言。臣接邸報。見御史魏光緒。奏原任御史劉廷元。出脫張差。及刑部司官勞永嘉。胡士相。會道唯。唐嗣美。劉繼禮。與臣朋謀。脫卸。共計分贓伏誅。

明旨。

皇考實錄已載甚明。當時會審張差。本無贖案。

臣不敢饒舌。惟是臺臣既稱。臣與會道唯。

實錄

卷之七

二

共受銀五千兩。夫千金重贖也。若官受贓。

放行也。紅廟瓜分有其地矣。陳紀。吳中彥。

過付。有其人矣。乞。

初下法司。提臣解。

京。及干連人等。

命問臣王之案。同臣一一審實。庶不致以莫須。

有。殺天下士也。

草下所司。不必勘。

山東持察使曾道唯揭曰。乙卯。張差聞

官一案。當十三司會審時。王之案以原奏官

與胡士相以承問官。俱執筆手錄口詞。之

案聲色俱厲。旁若無人。張差所招。當其意

指者。則曲加湊泊。有混語風語者。則不容

下筆。一堂之上。幾成問市。今之載在招案

者。皆其獄中教就。本犯口中喃喃。倏彼倏

此。可解不可解之語。而之案所奏。爲護身

之符。富貴之券。殺人之鉗胡。翻局之借題

也。今試問之案。當時張差所持之擬若何。

所屬之地何處。其所受者何恩。所共謀者

何黨。木棍非善藏利器。

官庭非淺室虛堂。持一死以爲人。憑何受用。

持必敗。以僥倖保無漏言。既非魚腹藏刀。

之隱姦。又非扶面埋名之刺俠。既無兼人

之勇氣。又無接應之群兇。自古有如是之

爲謀者耶。始云。刑之不招。與之飯而始半

吞半吐。又云。同謀老公。許差三十五畝地。

後面還有許多好處。而即爲之效死。此等

情詞。不可欺三尺之童。而可以加人赤族

之誅。使之心服耶。且本犯以初四日就擒

矣。越十日而之案始上疏。疏中明言。嚴保

劉成。馬三舅。李外父之共謀矣。蘭州離都

不二日。設使同黨事敗。何以各犯一人不

逃。而竟於二十二日俱受縛也。即如今日

之議者。以討論論功。莫過守直親擒之內

侍韓本用等。當日不手縛元兇。後來即有

千百王之案。其人王之案。即有千百其疏

何濟於事。

先皇登極之後。不聞如何優寵。外廷亦絕不叙

及也。而止以事後上疏者。詔爲元功生宗

不次超陞死者。請誥請蔭。不疑爲內使所

竊笑乎不異令天下之敢于造言生事者
爲優名位之捷徑乎。職竊謂事關倫常。難

容草率。故傷

聖祖之心。無以昭

先帝之孝。起

宮闈之釁。尤非所以貽

儲位之安處

朝廷骨肉之間。自有天理人情。至當固未可

世廟要具

卷之七

以臣子私意。而輕爲安排也。若夫

前星重耀。即至愚無窺伺之妄想

桐封已就。即大奸絕擁戴之邪謀。則

神祖御門時。執手

宣諭。已不啻揭日月而消陰。靈爽而顧謂職等

朋謀脫卸。其誰信之。

庚子。太僕寺卿王之案。上言臣見岳駿聲

有疏。曾道唯有揭請就二臣之所以詰臣

者。一一實之。可乎。駿聲之疏。曰。銀五千兩。

如何過送。臣曰。中書吳中彥。千戶陳紀。其

過送者也。如何分受。臣曰。四科五道。劉廷

元等。刑部胡士相。曾道唯岳駿聲等。其分

受者也。當過送分受時。係何月日。臣曰。臣

于五月十一日。提牢廳審確。十二日草疏。

十三日具奏。二十六日奉

旨着三法司會問。擬罪具奏。諸奸攢謀日久。即

于是日總包分受者也。紅廟中何人見證。

臣曰。當時行賄者。知三人係廷元爪牙。寄

頓一處。以待事完。及士相丁憂。急討原銀。

士相曰。事完。朱轅曰。未完。喧傳都下。此見

證也。紅廟咫尺。國泰之家。此時使腹僕鄭

鰲。同吳中彥。陳紀。與勞永嘉。陳長班。閉門

附耳。所謂爲惡于獨。惟恐人知。而人必知

之者也。道唯之揭。曰。所持之擬。若何。臣曰。

即劉公所藏素木棍當日收寄

悉慶官者也。所闖之地何處。臣曰。即

東朝宮門。打倒李鑑。持槌而前。躍階而上者

也。所受者何恩。臣曰。即以銀計他臨時又

加封號之恩也。所共謀者何黨。臣曰。內則

劉成。龐保。外則毛親家。馬三道等。言路則

四科五道。劉廷元。姚宗文等。本部勞永嘉。

胡士相。岳駿聲。曾道唯等。此事事可質。言

三朝要典

卷之二

二五

言可覆者也。殺人以槌與刃無異。木棍詎

非利器。有國泰主謀。劉公引進。則

官庭猶虛堂也。張差一槌在手。千人辟易。利

於魚腹之刀。銳於繞柱之匕。貂珣引進。文

武合謀。運賊接應。揭云。自古有如是之爲

謀者耶。有之。自今日始矣。又云。薊州離都

二日。各犯不逃而受縛。不知事連

官中。原有奧援可倚。馬三道等之不逃。正幾

幸于救得之一語也。不然。謀危何事。蓋爾

么磨安所恃而不逃哉。奉

古這事情

皇考實錄已載。畱中各疏。近又錄付史館。始末

自明。何待再勘王之案。原以功在國本。不次

擢用。心迹昭然。亦不必辨。

史臣曰。小人之售其欺也。多爲捕風

捉影之言。使聽者無從置辨。如同謀

分賊

卷之七

三六

分賊。有何指實。而之宋直搗弄於筆

端。莫可窮詰。然而真情終不可掩也。

當時

明古謂功在

國本。亦信其虛捏之詞。不旋踵而敗露無餘

矣。天可欺乎。

六月丙申。給事中楊維新疏曰。張差一賊

以

先帝性命。易金錢者。如劉廷元。岳駿聲等。尚荷

富貴。以驕世。偷視息於人間。而僅以筆牘

代斧鉞也。

十月庚寅。左都御史高攀龍。疏曰。昔張差

挺擊一案。閣臣方從哲。御史劉廷元。毫無

忠膽。獨剛正刑曹王之宋。李倬。張庭。陸大

受等。爲

君父告變。執法賈罪。幸之宋。蘇寺臣而陪卿貳。

主事要具

卷之六

二十六

人心共快。李倬等。以掩滯抑鬱。肅志以沒

惜哉。今雖

恩卹贈官。尚當

賜以謚。旌其忠。鬼然。究竟無濟於實用。即欲

追用其人。而不可得也。

史臣曰。李倬之改原招。不過欲與王

之案同構大獄。其罪已難逃於斧鉞。

不知攀龍之請加謚。果何爲乎。身

爲憲臣。立論如此。其心術可知矣。

三朝要典卷之八

梃擊

乙丑二月乙巳御史楊維垣奏言臣見刑部侍郎王之寀始不過一貪污縣令察處主事耳問何以躡躑今官則以張差梃擊一案自以爲有功

先帝者也臣以爲不但無功而且有罪夫所稱功者必其搖而定之危而安之者也

三朝要典

卷之八

二

先帝儲位久正夫何搖即搖亦搖于

三王並封之時不搖于

禍藩之國之後也

皇祖之于

先帝止慈止孝復何危即危亦危于狂豎齊極之際不危于囚首就縛之日也在

皇祖既不類漢武事後之悔而寀更無千秋感

悟之一言在

先帝又不類史皇孫瀕死之生而寀更無內言

教養之一事寀亦何功可稱其最得意處

尤在辨風癩二字不知闖入

東宮不風癩宜死風癩亦宜死殺風癩之張

差

先帝安而既殺非風癩之張差

先帝亦無不安如必欲爲寀之所欲爲

先帝或反有不得安者何也從來君臣父子之

三朝要典

卷之八

三

間只聞有以理喻未聞可以勢劫者也教

風者無不知忌器則騎虎者豈復知擇音

彼中夜之泣何求不獲臣未見

雷霆之怒反減于博浪之椎是

先帝之危不危于張差之一梃而危于之寀之

一激也果爾即碎之寀之骨其罪豈足贖

哉蓋之寀功名之念甚急故不惜以

有文爲市以安危爲當林殺

皇祖屬毛離裏之至愛而妄附車相之功則爲

証

皇祖不念

先帝驚心動魄之險着而濫食丙吉之報則爲

首

先帝今無實錄後無信史耳食者將疑有周幽

唐德之事豈不更誤天下後世哉

上曰

皇祖慈愛

皇祖慈愛

皇考孝敬中外臣民共知張差一事王之來食

功冒進敢上証

皇祖并負

皇考且陷朕不孝又致斃內外無辜多命身躋

顯官拊心何忍本當下獄鞠問姑從輕幸了

職爲民當差還追奪誥命

史臣曰人臣無分外之功即使

震懼危疑以身羽翼念及

官闕且踰躅不安況事屬風癘突生枝節以

微奇功乎知有富貴不知有

君父走險而無變計跡之宋一生所謂攫金不

見人者也雖垣首發其奸

聖明洞晰立加禮奪以正厥辜非非公論之尤

快哉

四月乙酉給事中霍維華上言當

神祖壯年在御

冊立

東宮稍進一時諸臣私愛過計群起而爭委

出忠愛乃爭之愈衆持之愈堅無非欲事

出

宸斷以見欽行

冊立之本懷是以建言者皆蒙譴謫而爲愛

震懼之心始終不渝及外庭寂然無言而

明給忽渙

元良既建

宗社有主二十餘年

官闈宴然未嘗有他說也倘果有如奸邪所

捏稱廢立巫蠱之謀則

九關運密必別有詭秘之術而後可儼倖於

萬一乃徒藉一風癩之張差白晝持梃闖

重門入

大內而行刺弒有是理乎當日巡視御史劉

廷元之奏報鞠審司官唐嗣美曾道唯岳

駿聲等之口詞明白愜當獨賊私狼藉自

分被察之王之案與同惡相濟之陸大受

等無端造舛謬之說聞張差爲山間寄戶

龐保劉成領

西宮金錢數萬起蓋廟宇差謀包燒磚瓦打

照使費多金半出徭貸業已得之復爲有

力者所奪懷恨二瑜不勝憤忿持梃尋覓

氣激迷心不自覺其亂闖而驅入

禁地耳向非

神祖同

先帝與

皇上

慈寧之御

親賜剖決其開鼻骨肉沉毒縉紳可勝道哉及

三朝聖典

先帝嗣位一月之內未聞有纖毫芥蒂疑及張

差之事則

神祖之止慈

先帝之止孝與平日

宮庭原未有嫌隙猜忌之情益大彰明較著

矣既入

上令文書官持奏詣閣云這本條議一字不差

所奏劉一燝專政爲禍韓爌庇護元兇孫慎

行。借題紅丸悅黨陷正張問達周嘉謨改林
旨意。朋比爲姦。俱着削了職。是日大學士臣
顧秉謙朱延禧魏廣微具揭祈寬五臣罪。奉
旨。內說張差風疾過真。至如進藥移宮情形。
猶朕所目覩。劉一燝黨邪害正。韓爌庇護元
兇。孫慎行借題修怨。張問達周嘉謨擅改旨
意。朋比爲姦。本當削籍。念係輔弼股肱之臣。
姑不深究。慎行暨監生楊維休私刻便行被

三輔具
卷之二

二

處撫按追出立毀維休革去衣巾。仍將此本
宣付史館從實紀載。其修成

皇考實錄另行改正。王之案誣陷騙官。待楊維
左光斗逮至追賊後一體治罪。范濟世王志
道汪履百劉廷元徐景濂郭如楚張捷當狂
瀾既倒之時有持挺不移之節。濟世候延撫
缺用。趙道等六員。陞太常太僕少卿。添註用
庸嗣美岳駿聲曾道唯守正致排。嗣美候起

復。仍以左布政用。駿聲二員。即與推用。李可
灼。免戍回籍。冠帶開住。

史臣曰。張差風癲。後先脫掛。因廢歷
可考也。彼不啻闕前道公署乎。意欲
何爲哉。

今上朝。不有人闖入

文華乎。夫特無題詞。借耳。乃微利者。既據焉

奇功。修怨者。復無爲報復。焉應相委

三輔具

卷之八

八

輾轉排連。彼方吹吹自揚。爲忠愛。豈

知無端。而造事開臺。正忠愛所不忍

言哉。方

先帝正位

東朝

播藩之國。內外宰諭。業泰山而四維矣。乃頗

生事。受使

一祖像疑

先帝危懼。臣于謀國如是。天下萬世。夫誰與我。善乎維華之跡。本末了然。足破羣疑。

宜

皇上之深嘉。俾垂信後世也。夫父慈子孝。天地之常經。承

烈顯

護。帝王之盛節。定

兩朝未決之疑。成

萬世傳信之史。此我

皇上之所以爲太孝也歟。

五月壬子。原任刑部郎中岳駿聲奏言。臣於萬曆四十三年。待罪刑曹。適遇張差闖宮。巡視御史劉廷元。叅送刑部。司官胡士相。趙會禎等。審究擬差處斬。決不待時。正呈招堂審問。之案袖中出揭呈堂。內開供有李自強。馬三道。李守才等姓名。而合署司

官。已嘖嘖言之案。先于提牢廳私審。教道語言。別具肺腸矣。隨奉堂批。令各司官細審前供。及士強等到部。又公同覆審。各犯口語。與蘄州威知州覆報印揭相符。比時臣與道唯等。以張差闖

官毆人。論死無疑。麗係。劉成。應擬實審。至自強等。皆賣菜傭。實係株誣。况兩次公審口語。與之案私審互異。不敢不一一致詳。而之案心恨臣不爲附和矣。蓋之案當差入獄時。審知有內監姓名。遂視爲奇貨可居。先令獄官獄典。絕差飲食。兩晝夜。伺差奄奄垂斃。俛首欲食之。急乃呼命之曰。汝依我說。與汝飯。不依就餓殺汝。差以頭搶地曰。敢不依命。即與飯。飯訖隨教以語。從此每日酒飯。每日教導。提牢廳官典諸人咸目擊之。故臣等會審日。之案咆哮自恣。將

所供前項實情。叱不許詳錄。而供語中。如其私指者。據案促書。凡後招中所載。打上官去。撞一箇。打一箇等語。皆之案一一獻中。教就。而差口述于公堂會審之日者也。猶憶會審日。差以手摩地。隨仆伏簷下。連聲叫曰。說不出了。說不出了。之案。急出公座。叱差曰。奴才。如何還不說。差以頭搶地曰。每日好酒好飯。請我喫了。昨日教我的話。今都說了。之案。慚阻。仍回公座。而一時在座會審十七人。無不咋舌相向。之案。豈遂忘之乎。試問之案。當臣在本科與陸夢龍李俸。看詳具疏時。會審官。何以有不顧署名之公。呈堂罪罔之案。賄囑李奉。欲將招詞中。盡改入私審口語。以致各。公憤不平乎。先是之案上疏後。一二無識喜事輩。隨聲吠影。連章激貼。

神祖

先帝父子間。怒不自安。在

神祖。惟恐外廷信有偏愛。而冒不慈之名于

先帝。在

先帝。惟恐

宮帟激成他變。而冒不孝之名于

神祖。乃傳示百官。

神門

宣諭。臣等深惟

聖意。愈拳殷則

儲官。愈悚惕。使部寺處置一失宜。將

庭闈。舍次。百難鎮定。亦危疑甚矣。夫尋常素

封之家。父子嫡庶間。稍有嫌隙。凡屬親友

者。必從中婉曲調劑。尚不敢以救正之故。

激而傷和。況帝王之家。臣子之誼乎。又况

支子就封。

元良正位。久無嫌隙。而反担爲嫌隙。以撼動之。于心忍乎。蓋之案素亡賴人也。兩任縣令。貪穢不檢。資陞寺部。需獄不貲。每一事到手。其嗜利巧射之心。往往膽雄手辣。上羅時。其意全在阿諛。晚鄭國泰放脫中。並無一根究。上使字樣。而羅尾却有尙留一筆遺諫等語。即以此語。寄囑高長班。朱書辦。囑國泰幹僕鄭驚曰。還要再上一疏。

說你家主繫主使之入。關泰惶懼。隨托徐醫生。高長班等。厚賄以二萬金。一特長安。關然相傳之。案又捏出張差出首手本。毋論差目不識丁。手不能書。即口中言語亦倏東倏西。前後不連。又得有條有理。說出一番同謀情。印而一。無知犯法出首焉。使原有此手本之案。何不出于四十三年多會審之日。而乃出于天啓二年乞補。

命之時。手之案。又稱兇姦藏在

涉

內府。猶憶之案等。初審再審後。臣一日過山東司。取差所執棍看。而無有也。隨移手本。索棍于巡視衙門。巡視又轉索于守衛官。而終無以應。始知棍即守門內監持以驅差。而差奪以毆內監看。原非差手執有棍也。臣會審後。雖心知之。案字字裝担。然事

青官。不敢不爲防微杜漸之計。故堂官兩次具疏。臣承乏本科。兩次看藥。先一疏曰。須逐一根究。務使同謀衆惡。即伏上刑。今天下共知不赦之餘。不敢輕犯無將之戒。後又催疏曰。

宗社安危所係。宜逐一對質根究。各正典刑。庶幾莫安。

國本。永消反側。此語見在刻招中可閱也。會

有一字因風顛而強開一而之網乎臣更有說于此當日之案原跡中自張差外止言不知姓名老公指劉成雁保已耳乃差則初招擬斬矣成保則斃之

大內矣自強等則嚴刑訊鞫絕無謀情而的係誣攀又三奉

聖諭矣于情于法有挂漏否若曰含白強等而別究主使如所云熱威鄭國泰者乃之案

三月廿八

卷之八

十五

天啓二年疏中添捏借題者也臣等即欲當先而達其誰能之乎即使之案當日借題添捏語堂官遂率意入告而

神祖信之幾

官妃于內繕

滿王于市

先帝之心安乎不安乎又不然而

中祖疑之上則嘆

東朝之外比下則怒羣工之內構

先帝之勢危乎不危乎言念至此之來頗危大罪即寸脅不足以謝

九廟

社稷之靈乃猶沐猴而冠揚揚長安道上上欺聖明下欺士大夫乎疏入

上曰張差風顛情節原招甚明王之案故裡虛詞日投逼供離間官閣誣陷多命罪已滔天

三朝要案

卷之八

十六

却又嚇詐鄭國泰銀兩至于二萬逐其子鄭養性踉蹌去國飄泊無居似此貪饕姦狠即肆諸市朝亦豈爲過姑免深究着該撫按追完前贓解部充餉仍將此本宣付史館詳載願未播告天下岳駿聲即與起用本內有名官員該部查無別項情跡止因此事沉滯者酌量叙陞其鄭養性准回京師九門外安插管業

史臣曰。挺擊之証也。道唯揭已了了。失合之駭聲。此既並以徵信。蓋會物時。兩人實與其事。當日情狀。瞭然日中。故其語詳而事確也。乃異議紛紛。不揆事情。而聽簧鼓。不取信于身親目見之實景。而謬附乎隨聲吠影之浮言。自非

聖明撥霧。曜青天。何以垂一代信史哉。

之朝要具

卷之八

十一

十二月己亥。給事中趙典邦。疏曰。當丁巳京察之日。長安縉紳。強半謂王之案有功。國本不得輕易議去。徐紹吉。韓汝趙士謬。維時同主察事。不難以考功之法處之。此足以見紹吉等之卓識。定力可謂無罪矣。御史練國事。則獨謂之有罪。國事以癸亥之察爲功。安得不以丁巳之察爲罪。誰主癸亥之察者。則趙南星。張問達也。謂國事爲

南星問達之黨。非乎。挺擊一案。王之案之罪定矣。之案之罪既定。而黨之案者之罪亦定。御史李玄倡言于

朝。謂王之案爲發姦。謂賈繼春爲誤聽。以今觀張差姦耶。風癩耶。既係風癩。賈繼春不謂之誤聽。果非姦賊。王之案不謂之發姦。何稱功。頌德。必以之案爲

社稷臣也。謂玄爲之案之黨。非乎。

之朝要具

卷之八

十一

史臣曰。撫風癩爲端達之案。自作姦耳。何姦之發。何功可稱。丁巳之察。以貪縱糾拾。自是考功王法。奈何反以此爲主計者罪也。國事與玄。比邪辨正。固有不能自解者矣。丙寅二月癸卯。太常丞卿管少卿事。劉廷元奏曰。乙卯五月。張差之闖入禁地也。臣職任巡視。念事涉

宮掖不敢不防其漸議關

宗社不可不應其終一到即訊一訊即恭目擊

其風癩筆坐以姦徒連章請決無非按情

法從中耳臺臣劉光復率志變科臣元詩

教等同聲叩

閣

神祖

光宗始

三朝要典

卷之八

十

召諭處分情時張差已斬讞局已結獨王之案

以破甕而走險者巧借題目橫起風波至

壬戌之春門戶為政宵壬承風改口而攻

臣矣頃會審司官岳駿聲勞示嘉胡士相

唐嗣美曾道唯等具揭發抄不吝添改供

詞併陷以同惡相濟與姚宗文公正不

阿即辭

朝出城而榮誣以默默避事矣其所欲其心

者尤在臣與光復不曰主風癩者劉廷元

也則曰黨風癩者劉光復也不曰風癩二

字抹殺亂臣賊子就廷元評廷元也則曰

奇貨元功四字抹殺忠臣義士就光復評

光復也購天而扯無干係之人更昧心而

造無影響之語賄賂數萬金肆噴無端

諸臣生平斷非護口所能沒礙且張差已

刻到

三朝要典

卷之八

十

皇城申刻已發比部欲行求而無其時張差

未嘗供鄭國泰之案亦未嘗供鄭國泰欲

行求而非其人病狂夢語不可欺三尺重

子者獨之案疏云尚留一疏

進諫而後竟寂然誰勸之而誰阻之箇中機

殺之案其何詞以解若擅改原招之李傅

捏疏告變之張庭而極力推轂豈知有朋

黨不知有

朝廷耶之案又何詞以解。總之此案處分臣子不敢以無事裝做有事。

主上不欲以小獄羅成大獄。當日情景不遽如此。十餘年來凡有耳目所見聞亦不遽如此耳。嗟嗟。向來譽人之極。不過曰聖賢君子止矣。晉人之極。不過曰姦邪小人止矣。自門戶諸臣出其自命也。不曰要策。則曰定策。以聖賢君子之組。臣尚有待而面要策。定策之名可橫飛直拜也。其傾人也。不曰亂臣。則曰賊子。以姦邪小人之斧鑕。未必加而亂臣賊子之謗。可引繩批根也。姦幸宸衷睦注。

聖諭類宜。勸成。

要典中外手額稱慶。萬代瞻仰。舉懸于此。至如劉光復。李倬。張庭輩。仍乞檢原疏。

宣付史館。若何而得其忠。竟若何而視其姦。見。

亦礪世磨鈍要務也。疏入。

上曰。挺擊紅丸。移官三案。皆姦黨巧立名色。弄國富貴。因藉以驅除異己。羅橫正人。這本說的是。併諸臣前後正論。都著史館。纂入要典。垂示將來。劉光復侃侃不阿。着加卹錄。

史臣曰。臣觀挺擊一案。始于萬曆乙

卯之五月。嗣是浮議。所以蔓延者。皆

諸臣不肯就事論事。而欲無風起浪。

集六人

十二

從枝生葉也。姦者梯榮媒寵。遂離被君父以不美之名。罪同不容諍矣。聞者但信風聞。不揆情理。初亦欲陷于忠愛。後乃同墮于狂愚。不亦可哀之甚耶。維時秉正諸臣。及不免為宵人所中。賴我

皇上。

日月之明。

定之斷。宜舉十年來捏造不根之論。與股肱

米訓之疑。一旦蕩滌掀揭。而我

神廟。

光廟。

慈孝心法。炳然萬世爲昭矣。竊與盛哉。

三朝盛典卷之九

紅丸

泰昌庚申八月丙午

登極

詔告天下曰維我

皇明運祚隆昌基圖鞏固煌煌

大曆

聖聖相承我

三朝盛典

聖人

皇考大行皇帝奉

天臨民四十八載乾綱在握解澤旁流淵穆端

居而慮周海內化成久道而誠切日中方

垂恭已之衣忽陟

上賓之馭

顧命神器畀於眇躬仰遵

彌留憑几之言俯循臣庶累箋之請

宗社大計弗獲固辭茲於八月初一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永惟

皇考啓佑之深慈嗣服勤揚之匪易有懷兢惕

若涉淵水尚賴文武親賢一心一德惟是

邦家彛憲是訓是行屬茲蒞阼之初宜渙

維新之號其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大赦天

下與民更始

史臣曰

神祖皇帝久道化成四十八載

先帝毓德青宮神器久歸

顧命授受一月之間深仁原澤史不勝書開我

皇上億萬年有道之長猶歟休哉雖古堯舜之

盛何以加焉

乙卯

上不豫召醫官陳璽等診視

聖脉大學士方從哲奏曰。仰惟

皇上。至孝性生。頃因

大行皇帝賓天。哀毀備至。又值

登極大慶。典禮殷繁。

宸衷不無過勞。以致

聖體微覺虛弱。少加調攝。自底

萬安。茲

萬壽聖節。百官慶賀。已蒙

傳免。但十二日。爲

皇上御門視事之祔。十三日爲常朝第一日。萬

國觀瞻。胥係於此。伏望

皇上。慎起居。

平喜怒。

加意珍護。以承

天眷。以慰群情。

上曰。覽卿奏慰。所請御門已知。常朝暫免。俟朕

調攝稍愈。該衙門擇吉行。

丁巳。

上御門。

戊午。

上御門。

史臣曰。

先帝在東宮時。

聖體已弗豫。積哀之後。勞瘁備嘗。至是勉循輔

臣之請。俯慰中外之望。

御門見羣臣。

先舜之心。至今在哉。

辛酉。

上不視朝。大學士方從哲奏曰。適九卿科道官

會臣於

東閣。因

皇上今日免朝。詢知

聖體尚未全愈擬齊赴

宮門恭候

萬安仰惟

皇上膏肓毀之中理萬幾之

裁決批答形神不無過勞所以

慎起居

平喜怒清心寡慾以葆元氣迓天和臣等不勝

祝願又念

皇長子周旋膝下朝夕與俱顧復撫摩十六

年如一日茲者

皇上初登大寶義務繁多況值

聖躬違和正宜安居靜攝

皇長子出入動定之節早夜調護之力皇能

一一盡煩

聖慮諸臣之意欲請

皇上命

皇長子移住

慈慶宮選擇內侍老成謹厚者付以阿保之

任其宮中姆媼之類亦須長年動慎素能

仰體

聖意者仍令每日將

皇長子飲食多少寢興安否之狀奏聞

皇上則付託得人既可以保安

膚體而音問頻通又不至時掛

宸衷莫

罔本而慰輿情此諸臣惓惓深念與臣前日

尚奏迺相符合者也昨蒙

皇上慨發欽天監擇吉本中外歡呼謂

宗社萬年之計一朝而定

大聖人舉動超出尋常如此今去

冊立吉期不過二十餘日臣等不避忌諱再申

犬馬之忱萬惟

聰明矜察。

史臣曰。

先帝聖神在宥。臨蒞未久。而輔臣倦倦以

國本爲言。可謂深思遠慮者矣。

丁卯。

上復召御醫陳璽等診視。

聖脈大學士方從哲具揭候

禹安言臣詢醫官陳璽等知

皇上連日

御膳減少兼有痰喘腹痛諸證。總錄

聖體向來虛弱加以

京東哀痛喪務煩勞。必須省事。凝神一意調養。

方可臻勿藥之效。至於進藥一節。尤宜十

分慎重。昔人謂治病者以服藥有效爲上

策。以不服藥保養爲中策。蓋欲寧心清元

氣自固。視藥餌之功。奚止百倍。濫用藥不

當。致有別傷。其害及不可言矣。臣一念大

馬之忱。殊切憂慮。萬惟

聖明留意。無忽。

史臣曰。觀揭中進藥慎重一語。蓋此

時諸姦。即有得行其說。以幻惑人者

矣。而又適值李可灼持藥欲獻。輔臣

故婉婉言之耳。

己巳。給事中楊漣奏曰。

聖鑒事

奏事

皇上繼承大統以來。勵精圖政。銳意勤民。兼以

禮節煩勞。哀思過節。用是小致違和。乃本

月十二日十三日。諸臣再見

天顏。大覺精神清減。至十六日恭隨大臣

宮門問安。旋奉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

動履之

諭。諸臣各相驚駭。不知何遽至是。及十七日大

選有鄉內官出。同吏部尚書監打選窻中

子諸臣敬聞

聖安並問所以大不安之自乃知全是用藥差

誤所致頂蒙

召見大臣親聞

天語兩夜未睡米粥日食不多誰實誤

皇上困頓至此臣乃不願與此賊醫俱生矣而

此賊臣者傳聞爲內官崔文昇也醫家有

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以

三朝野史

皇上日日萬幾兢兢哀痛精神耗費於法止宜

清補文昇投何相反相伐之劑遂令

聖體一旦如此然則外傳流言曰輿若之無節

侍御之蠱惑必文昇藉口以蓋其誤藥之

姦與文昇之黨四出煽播以掩外庭攻摘

之口耳文昇調護府第有年不聞用藥誤

事

皇上新用文昇一劑偏泄補劑置若此有心之

誤耶無心之悞耶

皇上奈何尙置賊臣于肘腋間哉

史臣曰

先帝召對時

天語云朕不用藥已二十餘日蓋已灼見違輩

心事欲借官府發難端及

聖諭已明無可講張遂轉以借文昇者而借可

灼矣夫抱深藏之禍心而誣

三朝野史

君父以行其私變幻閃鑠諸姦伎倆如此尙可

謂有天地哉

辛未

上疾大漸

召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及英國公張惟

賢尙書周嘉謨李汝華孫如游黃嘉善黃

克嶺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楊捷

御史顧慥於

乾清宮

上御東暖閣。倚榻憑几。

今上侍立。諸臣問安畢。

上命諸臣前連。

諭云。朕見卿等甚喜。又云。朕在東宮。感寒證。調

理未痊。值

皇考妣相繼大喪。典禮殷繁。悲傷勞苦。朕不進

藥。已兩旬餘。卿等大臣。勿聽小臣言。

三朝要典

卷之九

一一

今上承

旨。再申前諭。

上又諭冊封

皇貴妃。禮臣曰

二后封諡

東宮冊立諸典禮。當次第行。諸臣叩頭退。先

是楊建。有疏。恭論內監崔文昇醫藥之誤。

故

召見部院吏科河南道。外並及遼。因

諭及此云。

甲戌

上再召輔臣。方從哲等十三員。于

乾清宮。諸臣問安畢。

上仍諭冊立

皇貴妃。從哲等對以

冊儲原卜期。宜移近。蚤竣吉典。以慰

三朝要典

卷之九

一一

聖懷。

上因顧

今上諭曰。卿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

壽宮。輔臣以

皇考山陵對。則自指云。是朕壽宮。諸臣言

聖壽無疆。何逮及此。

上仍諭要緊者。再因問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

輔臣奏鴻臚寺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

等未敢輕信

上即命中使傳宣諸臣退出可灼至同進診視

具言病源及治法甚合

上喜命進藥諸臣復出令李可灼與御醫各官

商確未決須臾乳姬至

上趣和藥諸臣復入可灼調藥進

上飲湯輒喘逆藥進乃受喜稱忠臣者再諸臣

出

三朝事具

卷之九

十三

官門外俟少頃中使傳

聖旨用藥後緩調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散躍而

退可灼反御醫各官留時日已午比申未

可灼出輔臣進詢之可灼言

上恐藥力歉飲再進一丸諸醫言不宜驟傳越

益急因再進訖輔臣急回藥後何狀云

聖躬傳安如前先是可灼來問門言有仙丹欲

具本進輔臣出所具問安問中旨進藥宜

慎等語諭之去是日早輔臣恭視寫象

大行皇帝寶冊兩內監云有鴻臚官李某在墨

善門具本進藥輔臣應以難信俄蒙

召見蓋可灼時從諸醫往來思善門中使徧聞

以達于

上其傳人姓名莫可得而問是日仍以問安

賜給銀幣燒割可灼與馬次日五鼓內

宣召急諸臣越進而

三朝事具

卷之九

一四

龍馭以卯刻上賓矣蓋九月一日也

史臣曰是時

先帝疾已漸殆至彌留

榻前付託

皇上並問及

善官憑几導揚諸臣耳目余所聞見方是時謹

不願得長生久視之方以上延

上壽而可灼方自神其藥之奇驗又迫以

先帝立待之旨。斯時之藥。當進乎。不當進乎。即皇上與群臣。亦忍令其不進藥乎。脫彼時不進

藥。至今必有以不進藥之故。而謂其

先帝者矣。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哉。

九月乙亥。

頒遺詔曰。朕以眇躬。嗣登大寶。夙夜祗懼。罔敢

寧居於凡。用人行政。遵明

三朝聖訓。

卷之九

皇考遺命。力疾舉行。哀勞交瘁。奄至彌留。定數

未移。考終何憾。但念朕紹承洪緒。災疢方

新。志業未就。所期續述。端屬後賢。皇長子

。茂質英資。克荷神器。宜蚤嗣皇帝位。

其恪守

祖宗彛憲。親賢勤學。立政安民。朝講一遵典制。

冠婚擇吉。蚤行。出入起居。倍宜兢慎。左右

侍御。務近端良。內外文武百執事之臣。尚

懷隱痛。同心協贊。永保基圖。朕從

皇考在天之靈。陟降鑒觀。于志畢矣。喪禮依舊

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音

樂嫁娶。宗室親郡主。藩屏寄重。不可輒離

封域。督撫鎮守。都布按三司官員。地方攸

繫。不許擅離職守。聞喪之日。止於本處哭

臨三日。進香遣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土官

並免進香。詔諭中外。咸使聞知。

丁丑。

御史王安舜啓曰。

先帝之得病。外廷所知也。雖纏綿未應迅速。乃

衆論或謂不知誰薦李可灼者。進紅鉛一

丸。

先帝服之不豫。忽接邸報。奉

令旨。賞李可灼銀五十兩。二表裏。以堂堂

聖體。方外下吏。不參衆論。敢以無方無製之藥。

駕言金丹。乃蒙我

殿下。願以賞格。不過借此一舉。以塞外廷之議。論。但事有關係。欲留此一段清議。今天下

大行皇帝一旦崩逝。伏乞殿下。即將文昇。下三法司嚴鞫。是否。故誤有無。謀使若屬有意。速應窮究。以消不軌。即使

上曰。李可灼當

無心。亦當寸斬。以謝

先帝病革之時。具本進藥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子愛君之意。姑罰俸一年。

九廟恐張差之後。因有文昇。文昇尚然不問。將。妄人得志。又何所忌。而不為也。

史臣曰。可灼進藥時。

上曰。

先帝疾已大漸。中外臣民共見共聞。即願以賞

先帝自在青宮。宿疾未痊。又因連值大喪。哀思

格亦出

先帝違命。謂之借以塞外廷之議論可乎。且君父何人。進藥何事。但曰留此一段清議。今天

勞瘁。以致前疾增劇。崔文昇專管醫藥。全未奏效。其進藥日期。及藥方有無錯誤。令司禮監查明奏處。

下有窺其微者。夫舍昭昭可見之迹。

史臣曰。

必窺之於微。蓋欲借風影。腹跡之事。

先帝在青宮時。宿疾未愈。太子踵至。前疾增劇。

發大難之端。使人剖白之無從耳。

煌煌

御史鄭宗周啓曰。崔文昇包藏禍心。用藥

明旨。傳諭驍然。宗周乃論其有無。謀使是誠何

不慎。

心。且張差風顛。亦何以文昇事。而彼

君父以不可受之名指

官庭以不相蒙之事。何與。宗周以無端捏誣

之言。爲逞憤植黨之具。據其說云。姦

人得志。何所忌而不爲。不知宗周正

無忌之尤者耳。

戊寅御史郭如楚。啓曰。李可灼進藥。未必

非一念愛

主。惟是醫道精微。自度無洞垣之識。不可試也。

李可灼

卷之二

一

先知有膏肓之忌。不可諱也。奈何赤丸不

效。白雲遽升。可灼尚當席藁待罪。而煌煌

金幣冒然。升承溫施如此。又可令衆庶見

乎。

上諭已知。

已卯御史馮三元啓曰。李可灼輕用其藥。

陷

先帝於倉卒。中外人心。共懷憤恨。以爲誅之先

加。必此人。也未幾而實行矣。臣愚不知此

賞。爲何名也。及御史王安舜言之。始議罰。

臣愚又不知此罰。爲何名也。夫賞與罰。不

並行。可灼宜賞。則不必罰。可灼宜罰。則不

必賞。今初賞。不聞議罰。既罰。不聞奪賞。使

賊臣揚揚。猶駕言於

先帝不可救之疾。而逃其誕妄之誅也。夫疾誠

不可救矣。藥之何爲。許世子不嘗藥。猶曰

弑君。況此親下手之人乎。數日之間。作此

舉動。大駭人心。遠騰物議。臣竊以爲有四

失焉。始而賞姦。其失一。

成命不收。其失二。大臣而革與可灼同賞。其失

三。罰之不經。其失四。如可灼者。重則當斬。

首以謝。

先帝。輕則當削職。以竄遐方。罰俸而已。何以令

天下詔後世乎。

上諭有旨。

辛巳。御史王安舜奏曰。臣昨論李可灼妖

術進藥。業奉

旨罰治矣。但

皇上登極之初。正臣民觀法之日。一旦當罰混

清。何以令天下見。夫可灼有功。則當賞。有

罪。則當罰。功罪無中立之理。賞罰無並用

之權。前日之賞是。則今日之罰非。相提而

論。已失之矣。從來罰俸。有一月者。有二

月者。而今罰以一年。得無以其情之重乎。

如以其情重。而僅僅擬罰。亦未爲得也。至

謂其進藥爲有愛

君之心。豈在廷諸臣。皆未有進藥者。遂無愛

君之心乎。伏惟

聖明。嚴究其此藥。得自何處。爲何人所製。一併

追論。仍奪回原賞。肅斥正法。

壬午。給事中惠世揚疏。參大學士方從哲。

言崔文昇輕用下洩。剽伐之藥。傷損

先帝。科臣先言之。臺臣追論之。從哲何心。而代

擬出脫耶。以

君父性命。作私交情。分律之趙盾。不討賊。許世

子。不當藥之例。何辭於後。君之罪乎。

上曰。言官論事。當平心詳審。豈得以風聞臆度。

輕誣大臣。有傷國體。

三朝要典 卷之九

史臣曰。文昇進藥。親奉

先帝。回諭可灼進藥。情事了然。世揚懷奸。侈辯

誣文。詆誣蓋其蓄謀已久。必借此端

以發耳。

丙戌。大學士方從哲奏乞休致。曰。給事中

惠世揚。疏中指臣罪過多端。若崔文昇進

藥之事。擬令司禮監查明奏處。蓋欲得其

情。方可論其罪。何爲出脫。

上溫答不允辭。

戊子御史鄭宗周奏曰。

先皇帝偶以憂勞致虛。原非沈疴之疾。崔文昇

輒用攻伐下洩之藥。致

先帝不逾月而崩逝。此其罪人人知之。亦人人

得而誅之者。臣具跪乞

勅法司嚴鞠。乃輔臣方從哲票

旨。則云進藥日期及藥方有無錯悞。着司禮監

二事。上

卷之六

二十一

查明奏處。嗟乎。不下法司。而下司禮監何

心。乃忍爲許世子趙盾所不忍爲耶。

先帝何人。賊及

先帝何罪。僅僅以閑住結局。終乞

聖明。即將文昇

勅下法司。明正典刑。

史臣曰。法之設。未有不得情而可定。

罪者。况所關者重且大耶。司禮監之

查處。正欲得其情耳。何謂曲庇乎。

大學士方從哲。再跪乞歸。

上仍溫答不允。

癸巳。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奏曰。

先帝春秋鼎盛。即涉勞勩。何得三十日間便已

殂落。道路沸傳。皆知爲奸黨陰謀。醫藥難

進。伏思二十年來。忠臣義士。受杖受謫。以

爭

冊立者。正以

先帝故耳。此屬久蓄逆志。必有一舉。實不意其

猝遽之中。敢以陰蝕之計。復爲醫藥所傷。

而身軀一證。遂不可起。

陛下以

先帝之愛子。亦未一間

先帝垂歿之事。以報

先帝地下之恨。豈謂三十日之崩。真爲宿證。真

爲哀毀所致乎蓋事理不惟當衡輕重尤

當衡死生尤當衡以

天子三十日忽焉之變若以

先朝恩幸猶存

內庭處分不易則

本朝忠厚之法情理之用當自有存如既露
之情狀可竟掩乎作姦之爪牙可竟不問

乎若以

宮庭御幸不必深言恐此輩預料今日不發

而竊幸其風昔之陰謀則此輩何幸而

先帝何不幸也今衆口誹傳流布已遍筆誅口

議天下應有書之者而獨不能得乎

明正之上

法官之中使事有必行姦有必戮臥逆黨于

近榻而不復慮有後患趙盾不討賊春秋

書之曰趙盾弑其君正生一念容養遂成

弑逆豈必在多

陛下親見

先帝匝月之間有此變異直以爲尋常安之誰

實誤

陛下一至此者先是

御批李可灼崔文昇用藥一節既曰殊失敬慎

即不應曰但亦愛君之心又

先帝身軀一證是否

青宮宿疾至于查明藥方有無違錯臣謂止

應查明文昇投藥是否有意不應復問其

有無違錯此自文昇不必言之罪也蓋天

下之弑機隱于無形有毒而非鴆戕而非

刃者

先帝卒崩之變當與先年挺擊

青宮同一姦謀

先帝之升遐一日不明則

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

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則

聖躬之安危安能盡保伏乞

皇上明詔輔臣嚴查

先帝登極三日為何懼此異證僅三十日為何

竟至崩逝不得以含糊結局

史臣曰

先帝以令德考終規懼史冊大漸始末

呈上與在

廷諸臣曉然聞見乃至借道路之言。哆口橫

誣何無忌之甚也。夫女謁而病。季主

不為病而女謁。人情無有。珍亦何忍。

為此狂悖喪心之語哉

甲午給事中魏應嘉奏曰。輔臣方從哲。票

擬多乖。崔文昇。誅及于寬政。夫法在必

行。輔臣既以不忠名之矣。可使不忠之臣。

輕處以降職閑住之條乎。而其票李可灼

日養病去。可灼何人。鴻臚何官。進藥僥倖

待以不死。猶有餘辜。而乃以優崇大臣之

旨。為么膺脫卸之地。說者以為可灼進藥。實輔

臣薦之。對面和藥以進。乃輔臣主之。今不

虛矣。

上曰。章奏稟擬。取自上裁。間有特諭批發者。何

得一槩疑指輔臣。今後言官論事。務虛公詳

審不得詆誣紛淆。致傷國體。

史臣曰。可灼進藥後。旋奉有

頒賞之

旨而不幸

先帝已上賓矣。票擬回籍。意非優崇。而應嘉乃

欺執此以罪其引進。不亦誣哉。

十月丁巳。御史馮達臯奏曰。

先帝德澤甚厚。

朝野共知。不識。

登大寶後。何以崩于崔文昇。即

法呂遂審罪狀難明。然實非誤用。而謂誤用。

又以賞金隨其後。國有大賊。法未即行。與

其含糊。而使後來追論其過。易若窮究。而

當吾世顯戮其人。快群心。絕異議。昭

聖斷。而垂

聖孝也。

史臣曰。既云

史臣曰。既云

法官遂審罪狀難明。又何以知其定非誤用

也。耶情事未悉。查問未確。而輒以卑

辭預定人罪。羣心何自而快。異議何

自而絕乎。

南京御史李希孔奏曰。自姦豎崔文昇。以

用藥之故。致

先帝殞。中外臣民。無不切齒。夫以洞泄之藥。

療虛怯之證。其爲故。不爲誤。又復何疑。奈

何寬政縱舍。未正厥辟。日復一日。以至今

日。

皇上孝治天下。顧何受一文昇。不以明正典刑。

刑辟不中。莫甚于此。豈左右中涓有狐兔

之情。護此姦賊。抑亦中外執法。有投鼠之

忌。漏此大辟與伏惟

皇上勅下法司。明正文昇之罪。決不待時。則

國法以正。

國法以正。

國度前伸。而亂臣賊子。亦知儆懼于萬一矣。

史臣曰。文昇用藥。果有意耶。自當明

止典刑。如其無意。文昇亦復何罪。方

先帝召對時。問已而論不服藥二十餘日矣。豈

得謂已用藥之故。而致損耶。且此一

用藥也。或以謂文昇。或以謂可灼。諸

奸之爲謀甚工。其講張亦甚巧。不知

先帝在天之靈。不許也。舉朝大小臣工。不許也。
千萬世是非之口。不許也。欲正法度
而已。非法度矣。何其不自知。儆懼如
此哉。

三朝要典卷之十

紅丸

御史傳宗暲奏曰。

先帝忽崩。中外震悼。乞

勅究誤藥根因。明正

國法。并清

官禁。仰惟

大行皇帝。

英明踐祚。政令一新。旬月之間。百廢具舉。詎虞

抱疾數日。遂于瀟留。遽邇臣民聞報之日。

無不追恨。

御藥房提督崔文昇。用藥誤

主。咸思食其肉。而寢其皮也。謂文昇爲無心耶。

何以調護府第有年。不聞用藥誤事。乃于

先皇聖體誤投起伐之劑。遂致眠食俱困。肢體

軟弱。竟以淹延不起。而又追布流言。謂

先皇與居無節。侍御疊威。以圖益其誤藥之愆。

而大玷乎。

聖明之德。無心者顧如是乎。謂文昇爲有心耶。

先皇置文昇于肘腋。託以

玉體之重。文昇何心遽忍爲此。意者幾微與窳

之中。別有心。肢爪牙。表裏蟠結之姦。造成

一定不移之局。或並崔文昇之身而用之。

宰相惟相扶以。至于晨未可知也。今文昇

活口具在。不可拷而問乎。尤可異者。

先皇帝畏君踐祚。

鄭貴妃以

皇祖官嬪。懸任何官。未聞遷避。故違

皇祖家法。內侍都無引避。輒遣往

先皇帝御前。沾沾以承奉爲名。今查決月以來。

所屢遣者何人。所承奉者何物。何以致

先皇于寢疾于崩殂。而謂可脫然無與乎。臣謹

貴妃所遣承奉

先皇御前門監必有登記姓名司禮監應爲查

出與崔文昇一併具奏候

勅法司

廷鞠分別正罪。縱

先皇帝定數難移亦因是與衆通曉勿留疑端

于信史以傳天下後世之惑然茲事關涉

典禮太監決不宜以究廢事屬之慮受。至

願

陛下速發慮受並繼

官府連續諸黨然後

禁近可幸一清

國法漸以克復

上曰

皇考向在清官素有弱疾嗣因

皇祖實天哀痛勞瘁過傷以致進藥無效崔文

昇已有旨

史臣曰。宗泉言文昇故用藥已誣。至

謂表裏蟠結與文昇相推相扶茲亦

奚所據乎。妄意

大漸之際欲窮承奉之人。抑何其意之險諂之

肆也

十二月壬戌御史焦源溥奏曰

先帝御極之初突傳

皇祖封后之命及不可得而治容進矣張差之

梃不靈則投以麗色之劍崔文昇之藥不

速則促以李可灼之丸

先帝欲詳旨進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冤近見

南寺臣曹珍

升遐未明一疏無不人人痛哭流涕。豈

皇上獨不動念乎。今卽

貴妃乞憐止宜求

恩禮以慰

神祖之靈以述

先帝之孝。鄭養性之都督。必不可不奉也。崔文

昇必不可不疎也。若

皇上竟置崔文昇于不問。不幾于忘父乎。尚書

黃克績身爲九列。受

先帝恩良不薄。使其果能執法。何不推此心。及

及

先帝。及請尚方。詠文昇之屬。爲

先帝一申冤。爲忠臣孝子一吐氣。豈其心無畏

曹珍異耶。

上曰。前事不必追論。餘已有旨。

史臣曰。以

先帝之聖明。而謂其以違御致疾。真張差之視。

文昇。可灼之藥。幸合附會。敢於厚誣。

夫曹珍據拾傳聞。輕肆人

告。誰復爲之痛哭流涕者。至曰

貴妃乞憐。是何言也。蓋爾時特論者之心。非

爲禮一鄭養性。亦非爲疎一崔文昇

也。直以曖昧之辭。纖人於罪。而前此

青官挺擊之事。後此紛紛假借之說。始得逞

其奸謀耳。尚敢言忠孝哉。

詹事公鼎奏曰。前覽臺臣疏語。有以萬年

有道

聖人僅一月太平

天子。不覺髮豎刺心。擲冠投袂。仰屋悼嘆。竟來

傍徨。又歷閱南北臣僚所論

先帝升遐一節。迹涉怪異。語有包藏。恐因委巷

之說。傳流爲湘山之稗說。掩

先帝考終之美。貽

陛下共戴之誓。以萬目明見之事。成千古不決

之疑。何通國之人。安于朦朧。而不早爲之

精也。臣不忍。

先帝有不得正命之誣。力田滌濯兩月之中。時詞客絳帷科臣楊漣疏中所述情景。最爲真切。意欲紀爲一書。傳之久遠。以贊

兩代光明謹肅之治。

史臣曰。

先帝考終。原無可疑。竊亦云。萬目明見。乃欲以楊漣之疏。紀爲一書。夫漣既正使

先帝不得正其終者。此而可傳之。又遠幾何不

令

先帝受萬世之誣哉。

給事中魏應嘉奏曰。

先帝之謫留。因賊臣之誤。樂人皆痛恨。誰敢直言楊漣不避斧鉞。瀝血首陳。批鱗持類。智

巧不虛。

九廟有靈。且爲震悚。忠收

帝鑒。心有天知。嗣後以七品之小官。

顧命同受於閣部。亦惟是賈日之精彩。感動上

徹于

編展。猶記

先帝忽然特召漣時。臣等皆爲失色。漣獨處之

恬然。定見定力。真可謂純白不二心之臣。

此段丰裁骨髓。斷難磨滅。皆臣等得于目擊。亦在肩隨。而愧於後之者也。

史臣曰。漣非受

贊命之臣也。漣將講學

官闈。突有文昇用泄藥一疏。故

先帝召各部諸大臣。因召及漣。

漣以二館不用藥。後

論以大。臣勿聽小。臣言皆以折漣之謀耳。

先帝此時已灼見漣之心事矣。噫。若漣者。贊謂

之不二心之臣手。

辛酉正月丙戌。結事中藥。恩元奏曰。唐元和。李道古薦方士柳泌。合長生藥。誤憲宗。柳泌伏誅。道古坐貶。今李可灼揚揚。盡餽網紀。凌夷。莫此爲甚。不斬可灼。并罪薦可灼之人。

於昭之靈。必有餘憫者。

易法司嚴行提問。爲人臣誤。

重寔之疾。彼當日之薦可灼者。自含愧欲歟矣。取日所奏已知。下所司。

史臣曰。唐憲宗晚年。好神仙。詔天下

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薦山人柳泌

合長生藥。厥後柳泌伏誅。貶李道古

爲循州司馬。綱目柳左道于方士。必

以伏誅書。繫道古于泌之下。所以示

臣子而戒詭遇。

光帝以愈疾而進藥。豈與夫以藥求長生者同。

乎。從哲侍

先帝疾。與諸臣同進藥。豈與夫薦方士而求說

遇者同乎。未知于綱目之義何居。

二月甲辰。御史方震孺奏曰。泰昌

登極一詔。凡已前建言諸臣。存者擢用。歿者恤

錄。未盡之餘年。與既朽之枯骨。業得感風

雷而見天日。而殷憂

重寔之難還。

九廟有靈。幸不危于

青官之禍。漢而折肱無驗。反速禍於肘腋之

閹人。使萬年有道之

聖君。僅爲一月太平之

天子。此數天共慘。卽江河爲淚。不足以盡臣涕

泗之縱橫也。臣願

皇上念之而惕然也。

史臣曰。震懼既明。知其癰矣。又必以
提擊爲真。且附會之以紅丸。開大嫌。

大疑之端。而

三朝慈孝懿徽。至于不尤。其罪可勝道哉。

乙丑尚書黃克績奏曰。道臣焦源溥有疏
論臣崔文昇。李可灼。

皇上業已處分。悉從輕典。臣于樂于順君以生
人。亦何樂于道君以殺人。故曰。與其殺不

身具

卷之一

十一

辜。寧失不經。漢唐之治。自有一種好生之
德。寓于中。唯望

皇上賜臣休致。以全臣之晚節。

史臣曰。法莫重于殺人。自古及今。曾
見有以風影曖昧之言。形諸奏牘。而
司寇遂奉爲三尺者乎。克績疏云。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然則克績所執
者。正經也。蓋已灼見奉邪之謀。而不

爲朋比之行者。彼深文計詆。亦獨何
心與。

壬戌正月丙寅。主事劉宗周。因廣寧失陷
奏曰。春秋之法。先中國而後四夷。未有中
國之賊不討。可問外夷者。以處受之黨。復
犯弒。

君之惡。漏網不誅者。姦瑄崔文昇是也。復入
禁闕。而不之問。可謂有三尺乎。請

皇上亟行天討。首戮文昇。以正弒

卷之一

十二

君之法。復令

廷臣各捐朋黨之見。亟起李三才爲本兵。以
資調度。餘用天下清議名臣。丁元薦。李朴
等。及近日名諱。臣楊鶴。劉重慶等。以作仗
節死義之氣。

史臣曰。宗周託言誦誅崔文昇。亟行
天討。而其所薦者。乃李三才及楊鶴。

等。此正朋黨之私耳。猶敢言三八歲

二月丙戌。刑部主事王之寀。奏曰。

先帝彌留之時。飲恨以崩。李可灼誤用藥。引進者誰。崔文昇故用藥。主使者誰。原情定罪。不當置方從哲于可灼文昇之下。用藥之方。即通夷之術。通夷之術。即挺擊之謀。共一線索。共一提撥。奉

旨。具在擬擊案中。

史臣曰。

先帝遺棄之故。驟然矣。而之宋猶在噬不已。至謂其與通夷同一線索。蓋其習為國上行私之說。遂恣肆悖戾至此耳。

正月戊午。御史吳桂奏曰。

先帝臨御之初。勵精過勞。哀毀成疾。為臣子者。宜倍加敬慎。崔文昇故用泄藥。李可灼誤進紅鉛。

服御未幾。

鼎湖弓墮。忠臣義士。無不思啖二賊之肉。以附

于人人得誅之義。

皇上正神靈之統。謂宜不戴天日。剪除亂賊。薄

網至今。尚雷查奏。書之史冊。謂

皇上忘

先帝之讐。諸臣無討賊之舉。臣為此懼。今日宜

悉誅此二賊。告之

宗廟。播之臣民。曰。朕為

先帝討賊。而後人人知有

君父。無敢存僥倖之心。行嘗試之事。亂萌消而

人心正矣。

史臣曰。吳桂謂

先帝勵精過勞。哀毀成疾。

登遐之故。固已昭然矣。今云。李可灼誤進。紅鉛

用。故之一字。正祖挺擊。進御之邪說。

而歸其流者也。猶自稱爲討賊信斯言也。將背公體黨而後謂之忠義哉哉。四月己卯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孫慎行奏曰。綱常大分宜明。弑逆顯形難掩。欲禦外寇須除內姦。欲息羣姦須除大姦。懇乞

聖明速正典刑以圖

社稷治安。

皇祖

皇考相繼賓天傳說紛紛謂

皇考速逝雖云風疾實緣醫人進藥不審一時

形迹可駭可疑。說邸報有鴻臚寺官李可

灼進紅藥兩丸乃原任大學士方從哲所

進。凡進御藥須太醫院官呈方并傳示天

下藥咀片須一一檢驗明白恐致失誤可

灼非用藥官也尤不知何藥物。

皇考病證相宜與否又不知何如而乃敢突以進春秋許世子進藥於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弑不食。春秋尚不少假借直書許世子弑君然則從哲宜如何處焉。速劍自裁以謝。

皇考義之上也閨門席蓐以待司寇義之次也。

而乃晏然傲然含吾支辯至滿

朝攻可灼僅票回籍調理豈以已實薦灼悉

與同罪夫已與可灼可愛而

皇考反可忍乎又豈以已實忠愛不知爲罪夫

許世子以死愛父尚不能自明而從哲之

愛

皇考於何處明乎且我朝

列聖賓天曾有大臣薦藥事否乎臣以爲縱無

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益難免

弑之實實錄中即忠愛深心欲爲

君父隱諱不敢不直書云方從哲進進紅丸藥

兩丸須臾

帝崩恐百口無能爲天下萬世解矣若從哲之

弒逆一日不討則

朝廷之綱紀一日不明何以雪不共之讐慰

皇祖

皇考於九天何以彰不軌之罰銷姦臣逆賊於

異日伏乞

聖朝典典

卷之二

一六

皇上大奮乾剛赫然震怒毋訪近習近習皆從

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諱忌諱即從哲所布

置也

立下臣章令九卿科道從公詳議如臣言有當

乞將從哲大正肆放之罰速嚴兩觀之誅

並將李可灼嚴加拷問寔之極刑如臣言

無當即重治甘心

上曰舊輔方從哲素稱忠慎

聖意卿言雖忠愛然事係傳聞併進封移官等

事當日九卿科道官多所親見據實會奏以

釋羣疑其李可灼輕易進藥不能無罪令並

議以聞

史臣曰

先帝升遐至此二年矣

赫赫神靈陟降在上滿朝臣子豈無忠義懷行

起自久廢之餘突發大難備端備補

誣

先帝以受鵠之慘橫加人以不道之罪是誠何

心獨不爲

先帝計乎

君父本有被弒之事而諱言之謂之不忠若其

本無是事而故捏之以爲有顛倒謬

戾可謂之忠乎蓋慎行丁巳被察從

替實在政府。黨人乘其悻悻。終日咬弄。以快其謀。希圖柄用。其能逃天下

萬世之耳目哉。

壬午。原任大學士方從哲奏曰。禮部尚書

孫慎行有疏論臣。言李可灼進藥

皇考。爲臣從哲所進致損

聖躬。臣不勝驚駭惶汗。此何等事。而據傳說之

言。欲加臣以不赦之罪。臣安得不一言以

明之。

皇考即位之後。

聖衷哀痛。加以幾務煩勞。舊疾增劇。醫藥不效。

舉朝皇皇。通鴻臚寺丞李可灼見臣。及同

官劉一環韓爌于內閣。言有紅錦丸藥可

救危急重證。屢試有驗。願以獻上。臣等以

關係重大。不敢輕聽。時勳戚文武各官。俱

進。

朝間安因令可灼與衆共議。久之亦不決而退。逮。

皇考疾革。

宣英國公及臣等九卿科選官入

官視疾。諸臣叩頭恭候。

萬安。

上備述連日病狀爲哀傷勞瘁所致。因問閣有

鴻臚寺官今在何處。隨

遣中使趣。

召。及至。即令診脉。可灼奏病源及治方甚悉。

皇考大喜。立命和藥。臣等出至

官外。與羣臣再四商確。多有謂其可用者。雖

不敢一人主張。而一時望藥之效。望

聖疾之瘳。則人人有同心也。時內傳催藥甚急。

遂同看可灼調進。進畢。

皇考亟稱忠臣。忠臣。許以優陞。將就寢。諸臣出。

乾清宮門外至申刻中使傳出有進藥後。

聖體頗覺舒暢思進飲食諸臣無不喜躍而退。

當日進藥始末內外多官萬目共觀。

皇上時亦侍側必能記憶今英國公張惟賢輔

臣韓燒家臣張問達等俱所親見。

皇上可召而問者如是而謂可灼爲臣所薦紅

丸爲臣所進乎慎行駁問道路之言信以

卷二十一

二十一

爲真不覺發憤痛恨一至於此惟是弑逆

二字古今極惡神人不容不惟臣子所不

敢爲亦臣子所不忍聞慎行不問之縉紳

不詢之長安公論不質之當時共事親見

之人而遂以此加臣無少已甚乎

上日覽卿奏事情始末皆朕所知遠方傳聞未

確禮臣感憤有言已有旨令各官據實奏明

以釋中外之疑

史臣曰

先帝大漸爲臣子者苟可保護

聖躬且人百其身矧

傳諭至再可灼之藥翁可不進乎乃欲以引進

罪從哲加以弑逆之名俾

先帝不得正其終操是議者其罪可勝道哉

矣未都御史祁元標奏曰臣聞乾坤所以

不廢者惟此綱常而綱常所以植立者惟

綱常

此信史憶臣去年舟過南中諸士紳爭言

光宗皇帝卒然而

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謂

光宗皇帝本金玉之資靡

萬幾之煩試無妄之藥迹或有之而以誅心之

法例之臣未忍聞既入都門臣向人問

光宗皇帝一月仁政媲美堯舜漢文宋仁遠出

其下宜速登信史諸臣曰說到

元宗皇帝大事令人閣筆。誰敢領此書之成知。何年月日。臣於是始不能無疑于南中之人言矣。近讀禮部尚書孫慎行一疏。令人神骨爲悚。即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既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姦之典。即謂其無心。無能以解人之疑也。從哲負此大疑之名于天下。科臣惠世揚言之詳盡。令其銜銜綠野。獵心欲躍。河魁在手。反覆立見。

上曰。

實錄據實開載。

兩朝遺事。中外所知。各官奉勅纂修。豈容以意筆削。已靜開館。自當各遵程限。纂完大史。舊補從哲秉政始末自明。近又奏有集旨卿風。

紀重臣事。開國是。正賴持平據奏。不勝疑憤。意則甚忠。朕已知之。

史臣曰。元標姦蹤。既謂未必有是心矣。而又曰。負大疑之名于天下。何爲者。今

先帝實錄。固在也。步猷謠蹟。史不勝書。而謂史人成虎。從哲至是。固剖心無以自明。

矣。而猶謂反覆立見不已。蓋乎

五月丙申。原任大學士方從哲奏曰。適見都御史鄒元標早成信史一疏。復以慎行之論。臣者疑臣。且臚列臣輔弼失職。並及催戰張差諸事。臣不勝慙悚。

元宗皇帝進藥事。臣備述當日情形。已蒙聖明洞鑒。惟望

皇上大奮乾斷。將臣官階錄。盡行削奪。仍

其冠服列諸編帙。庶臣罪既明。羣疑可釋。
上曰。覽卿奏。催戰張差事已明。朕已知之。卿不
必介意。

是時。會奏久不上。尚書黃克績送議吏部。
並抄傳議曰。

先帝即位。正當哀痛焦勞之時。因感寒即患虛
弱之證。曾召閣部科道官入

官。語以病狀。至八月二十八日。疾已大漸。臣

等至

官門外。有鴻臚丞李可灼自言欲進紅丸。臣

同今吏部尚書張問達與閣部諸臣。皆言

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可灼袖出萬病回春書一

卷。載有此方。諸臣亦未敢以爲可進也。及

入

官問安叩頭畢。

先帝言及輔

太子。擇

壽官等事。因問有鴻臚寺官欲進藥。花着喚他

進來。可灼入。因診脉奏藥。即傳取人乳藥

曰。和藥以進

先帝舉玉杯飲藥曰。朕欲少休。諸臣出候于

官門外。至申。復

召入曰。朕飲此藥。倦欲思睡。及覺體有微汗。似

三朝集

已小安。次早即聞

上昇矣。此進藥始末。

皇上所謂諸臣多所親見。着據實會奏。以釋羣

疑者也。禮臣所言君臣大義。忠愛至情。欲

使天下後世爲人臣子者。於君父有疾。凡

一飲一食之微。皆不敢忽。而閣臣實未嘗

使可灼進藥。即可灼自進。其意亦欲爲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不自意其夕進藥而朝

上仙也。輕易之罪。將安避之。

史臣曰。茲議出而克纘危矣。所以攻克纘者不盡餘力矣。蓋克纘志于爲先帝辨誣而不暇自計其身。是以首犯諸姦之鋒而不忍使正論不白于天下。然則人心不久。猶存一統之脉。賴有克纘之言在耳。

庚申御史江日彩奏曰。竊惟李可灼和九

事錄

卷之十

三

二

一

一事。果繇從哲引進。非從哲引進。當日在

朝臣子自有耳。日即謂從哲有心。而故投不效之藥。亦未必然。但以大義斷之。可灼非精醫之官。和九豈湯試之藥。兩九繼進。

九五

龍昇。從哲爲元輔。尚故不置。可灼於法重則辟。輕則遣。只令回籍調理。而且賞之。其何以

謝天下。

上令部院知之。

史臣曰。情法之間自有定評。裁逆之罪。固不容髮。日彩既以從哲爲無心。藥僅爲不效矣。而又欲致可灼于法。重則辟。輕則遣。夫可灼而有罪不止遣也。可灼而無罪不宜遣也。此義不明。而後來至以遣成一案。遺不盡之薪火。敢方張之虐談。誰生厲階。以至

此哉

三朝要典卷之十一

紅丸

給事中薛文周奏曰。

先帝彌留之際。崔文昇用泄藥。李可灼進紅丸。

而薦引可灼者。則逆輔方從哲。此天下臣

民所共聞也。業已奉

旨。下九卿科道官。據實會奏矣。煌煌

天誅。誰敢有違。不意尚書黃克纘。硬幫從哲。力

庇可灼。據其厥詞。即曰可灼自獻進紅丸。

又曰。入

官問安。叩頭畢。

先帝言及輔

太子。擇

壽官等事。因問有鴻臚寺官。欲進藥丸。着與他

進來。夫

先帝深居大內。何以知鴻臚寺官。欲進丸藥。此

皇無入況引而然者耶。至末一段復辯進

藥。且謂可灼欲爲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是又以可灼爲忠於

先帝也。庸醫殺人。或故或誤。猶有正律。況

君父之前。可輕試無妄之藥耶。

皇上乃

先帝之子。

先帝之誓。

皇上所必報。今克纘在

皇上之前。敢爲此欺朦之語。其罪可勝誅哉。克

纘之意。見得數年以來。深根固蒂。爲所欲

爲。舉

朝敢怒而不敢言。因於會議之際。突出此疏。

使衆臣議論。俱不敢越彼意思之內。其心

其膽。在昔指鹿爲馬之姦。所爲不過如是

也。伏祈

皇上將克續既與臣疏

勅下九卿科道一並會議。克續是否忘

先帝之恩。是否蔑

皇上之法。是否與從哲可灼關竅相通。亟正刑

章。庶茲逆本未與舉

朝之公議。猶不至以克續一片紙含糊不明

此

皇上之孝恩不容已。而天下臣民知有綱常。知

三十一 卷之十一

有法度。實在此舉也

史臣曰。

皇上今當日親見諸臣據實會奏。克續正親見

人也。無謂之硬幫從哲。然則必使其

附會弒逆之說。而後可乎。至云與從

哲關竅相通。請亟正刑章。何恃謬極

哉

尚書孫慎行奏曰。前臣有疏。逆

旨會奏。靜聽處分。唯是從哲疏。支吾轉辯。以爲

無端被誣。臣不得不就折之。李可灼進紅

丸。據從哲疏云。可灼見臣。及同官於內閣

又云。因令可灼與眾共議。臣不知令之者

誰。又云。

內傳催藥甚急。遂同有調進。夫不言人之同已。

而惟言已之同人。是非身進之而誰。又云

皇上時亦侍側。必能記憶。夫

皇上雖侍側。實未知紅丸爲何藥味。

皇上考證相宜與否。如何也。而悉謂隨藥隨崩。非

藥之故乎。此時從哲亟

請速治可也。猶恐無以慰

皇上痛恨。雪數天共憤。而滿

朝羣攻。僅票回籍調理。非已責進之。何實責

如是。夫賞金可議曰

皇上。而票回籍調理亦可議乎。錄前則過信可

灼有妄進藥之罪。疎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皆無辭乎弑者也。昨見戎政尚書黃克纘疏據實合奏。自其職分其言進藥事。云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即知慎重之見。深以藥爲大不可者也。第云閣臣實未嘗使可灼進藥。則臣不能無說。

皇考在深宮。何知有可灼紅丸。其中引奏嘗有三書事。一事。二上。情節。豈樞臣已明見進之之人而爲從哲解乎。何不明目張膽。一爲言之。不然非其子弟之親。又非朝夕之素。使別有營爲。豈能盡知。而云實未嘗使耶。乞。

皇上將樞臣疏及臣疏并下部。速將從哲罪狀剖明。并李可灼拷問。當日引進。畢竟何人。一一窮究。庶可以慰。

皇考在天之靈。并

皇上終天之痛。中外姦邪。亦有所畏。而不敢逞其干。

國祚靈長。殆非小補。

上曰。已有旨會奏。令下所司。

史臣曰。是時已奉

旨會奏。止宜靜候論定。乃再疏求勝不已。何爲者。慎行云。克纘何以知其未嘗使。然則慎行。亦何以知其必使之乎。辭通

而窮矣。

辛酉。御史張慎言奏曰。

先皇帝大漸時。李可灼原非知醫。而從哲遽敢以

君父爲嘗試。徵幸之藉資。有心無心。姑不必論。

而罪已不容誅矣。又

先皇帝虛怯之證。崔文昇攻以尅伐之劑。崔之罪。與李等嚴於李。而寬于崔。非法也。今可

灼奉回籍調理之

旨再得

升遐後五十兩之

厚資夫庸醫誤人者罪爲常人言也。今不幸而
在

至尊終不加等而猶得楊揚出

國門從哲於此果毫無遺憾否夫

先皇帝實當大漸終不免有烏號之泣然人子

三朝集

卷之十一

七

之於父母也雖加一日愈於已李可灼崔

文昇實促之使

先皇帝早棄羣臣以去終天之恨何能自己又

先皇帝德政月無虛日史不絕書乃

深宮之中煥處傾城當先巧逢孤媚盛惑美

疾滋毒男戎不勝再設計于女戎寶玉大

弓賄蓄近幸如此舉動意欲何爲迨國之

人皆知之從哲身秉

國成獨不一蒿目耶從哲罪狀昭著通國飲

恨從哲一人無足深惜速膏斧鉞頗關

國體然從哲原不愛名口誅筆伐甘心如飴

無已姑如從哲所請曰將臣官階錄歷盡

行削奪臣以爲從哲固德清人也渠之出

疆先於所往使自收其田里而老于菟裘

旣不失

聖主待舊臣之禮而亦薄示不與同國之義

三朝集

卷之十一

有一字之斧鉞以懼後之爲從哲者國法

公議均得之矣

上下所司

史臣曰

先帝進藥始末甚明何得謂嘗試微幸即慎言

亦自云

先帝實當大漸終不免有烏號之泣矣其意謂

不以

元帝爲名。則其罪不大。不歸引進于從哲。則無以罪從哲。無以罪從哲。則紛紛邪議。竟窮于無所售。嗚呼。邪議售矣。其如君父何哉。

癸亥。尚書黃克纘奏曰。給事中薛文周。謂臣有跪職。孫慎行。秦方從哲。庇李可灼。臣實未嘗有跪。但因吏部尚書張問達。催臣其稿。欲入跪會奏。臣揭稿中有無偏私附會。當日所無之情。敢於增加。當日所有之情。敢於隱匿。則

先帝在天之靈。實昭鑒之。謂可灼係從哲汲引。臣實未見。

皇上當自知之。爾時進藥情形。本是如此。有一字欺蔽。臣當萬死。顧臣見惡于人久矣。大恩未報。不敢望還故鄉。乞

皇上削爲編氓。投之嶺表烟瘴之鄉。以爲人臣

不忠者戒。

上曰。卿忠誠任事。宏濟時艱。安心供職。不得以浮言求去。

史臣曰。方紛紛會議時。諸臣相持。莫敢先發。自克纘之言出。而正論始伸。于天丁文周。謂其偏私附會。大克纘而附會人也。乃不干方張之黨。入而于去國之輔臣哉。至于自謂剖爲穢恨。投之嶺表烟瘴之鄉。其意忠。其辭苦矣。

六月戊辰。原任大學士方從哲奏曰。頃者尚書孫慎行。輕信說言。誣臣進藥。及傳封等事。臣已具疏剖明。業蒙

聖明洞鑒。一則曰。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一則曰。這事情始末。皆朕所知。赫赫

明給。只此兩言。而當日之情形。與臣愚之心事。

已昭然無可疑矣。不意慎行復出一跪求伸前說不勝不已。夫以

皇上所目擊。勲臣閣臣九卿科道諸臣共見共聞之下。爲不足憑。以間閭捏造道路訛傳。無蹤無影之言。信以爲實。天下有此理乎。且實會奏兩奉

明旨。當日親見諸臣自能以公心持公論。明白奏

關仰候

宸斷。臣之有罪無罪。自可立定。慎行不俟會奏。

再跪讀陳其心。必欲置臣死地而後快。如

此舉動。

皇上以爲公平。私乎。其人品心術邪乎。正乎。但

念臣身受

國恩。親承

兩朝顧命。不能竭忠盡瘁。致

明主於堯舜之隆。乃於既去之後。蒙疑叢謗。甚至以不克令終之名。貽累

先帝。即此一端而負

國負

君之罪。臣實無所遁矣。伏望

皇上如臣前跪所請。特臣官銜

奉命。盡行褫奪。投諸四夷。以禦魑魅。爲輔臣不

能安

國家定

社稷之戒。

上曰。覽卿屢奏。心跡已明。朕知之。

史臣曰。慎行一跪未已。再跪求伸。扶

松倖勝。肺肝如視。至今從哲。請投荒

裔。夫從哲而以荒裔請也。迫于邪媚

無復之矣。一時之如簧。不恤萬世之

公議。人之無良至此哉。

房中結事中薛文周奏曰臣前有疏奏論

權臣黃克績克績辯疏於四事輕輕點綴

但謂臣實未嘗有疏又謂臣揭稿中有無

偏私附會是以已之所出者乃揭也臣職

司奏駁克績會議四事疏亦當參揭亦當

參然既揭各自有體今克績所謂揭者果

呈

御前否如呈

御前否如呈

卷之十一

十三

御前則此揭當徑送吏部類齊奏

進爲何發抄今廷臣之議未集而克績一篇

文字先布海內此爲何心伏祈

皇上

初問克績此揭果呈

御前否如呈

御前爲何借用閣體如未呈

御前爲何發抄即發抄爲何書奉

聖旨三字據實同奏

立賜處分至克績既語臣不必再辯昔

皇上曾有

旨責克績以忠孝而克績平素所得意者政在

不忠孝今日會議固宜其有是論臣不知

克績百年之後於

二祖

千宗之靈有何面目相見矣

御前否如呈

卷之十一

十四

上曰已有屢旨不必爭辯克績尋具疏乞歸

上不允

史臣曰文周與克績所爭者大乃至

區區辯疏揭之體小人情態已窮遂

狂悖者比矣

辛未御史安伸奏曰

先帝以不世出之主負大有爲之資一月善政

直足千古惟以焦勞太過哀憫失節致成

虛靡尋至大漸即其

召閣部大臣及科道諸官

諭以輔

皇上爲堯舜之君而天下大本已定矣獨是崔

文昇屢以瀉藥進李可灼突以紅丸進事

明有據罪所難容即借口於愛乎

君實無異於腊之毒則可灼真

是帝之賊

皇上

卷之二

一五

皇上之警而凡臣子所不共戴天者也方從哲

身爲首輔不亟討此賊而票擬以回籍調

理嗟嗟從哲何忍於忘

君父之讐而曲庇此么廢小吏哉必處崔文昇

李可灼以死法而勒令從哲自請不格之

罪以謝

先帝者謂大臣以忠愛爲心可以不究

先帝得其正終不必尤人李可灼妖言惑衆

議欺

君顧可令其保首領於牖下哉

上令部院知之

史臣曰事須有實刑必當辜安伸于

先帝致疾之因

憑凡之情亦自了然謂得其正終不必尤人矣

乃猶不欲可灼保首領于牖下何與

壬申尚書黃克纘奏曰臣惟古今立

三朝要典

卷之二

一六

國惟此三綱五常三綱者君爲臣綱父爲子

綱夫爲妻綱也五常者仁義禮智信也人

生天地間無此綱常則

中國變爲夷狄人類變爲禽獸矣臣近見禮

部尚書孫慎行疏論

先帝將晏駕時李可灼進藥事引春秋許世子

止弑君欲以爲舊輔方從哲罪奉

看當時親見其事九卿科道官會奏臣以冢

宰爲百官長。自當具跪。臣可無言。已經數

月。適冢臣於

內朝房。催臣會奏。又差人送刻過禮臣閣臣

諸跪。催臣合跪。又至臣寓。催臣。臣以事關

會奏。即對

君父之語。且將入會跪。故語俱用奏跪體。臣稽

末。原無奉

聖旨三字。給事中薛文周急欲論臣。意臣已上

一馬三六

六二一

一

跪。叅臣假借會議。當護姦邪。臣具跪以贊

一意乞休。文周又上跪。謂臣垂誕大拜。不

宜遽擬閣禮。以揭進

御前。又謂臣揭當類送吏部奏

進。何爲發抄。臣觀今諸臣。一跪一揭。至纖至

微之事。無不抄傳。臣所奉何等

旨意。所議何等大典。願獨以發抄爲臣咎乎。又

謂揭末。如何有奉

聖旨三字。夫此三字。乃抄報人妄加。不惟得帖

無之。即滿

朝跪奏。有自書此三字者乎。皆不足辯。但謂

臣絕滅綱常。昵私交而忘大義。百年之後

與

二祖

十宗何面目相見。臣不得不就此事一發明之

夫文周主禮臣之說。引許世子不嘗藥以

三朝要典

卷之十一

十八

弑君罪從哲臣竊謂其欲附于忠。而反陷

下不忠者。以五常中無禮與信也。凡春秋

書法外。國之君兄弑。則直書曰。某弑其君

如宋督弑其君與夷。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是也。內君見弑。則諱其事。而但書薨。不書

地。書葬。如魯隱公見弑于子韋。而書曰。冬

十一月壬辰。公薨。魯閔公見弑于慶父。而

書曰。秋八月辛丑。公薨。是也。夫君弑不書

三朝要典 卷之十一 一
正以臣子所不忍言。胡安國所謂示臣子

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

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

於君父。有討賊復讐之義。夫魯君果弑于

其臣。孔子猶且諱之。況非被弑。而可強名

以弑乎。即許世子止之事。乃外國事也。孔

子書以弑君。左丘明爲素臣。其書于傳曰。

夏許悼公癘。五月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

夫癘非速死之疾。藥出于世子之手。而卒

在飲藥之日。據事直書。止將何以自解。然

公卒。傳又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

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猶

以用藥偶誤。得從末減。今李可灼進藥。罔

教。不無僥倖嘗試之罪。而

先帝疾革。呼問自有急迫求生之心。而必欲以

人臣之不肖藥。概坐爲弑。則在

官在宮。人人可論矣。夫

先帝以天年終。今已葬矣。一月

御天千秋。穉聖臣子不能歌謠盛德。傳之無窮

則亦已矣。而強誣以見弑之名。使之抱恨

九原。可謂有禮乎。加以諱言之事。且請速

備

實錄貶笑萬世。可謂信史乎。大抵此時人心險

巖。巧于陷人。往往立一大局。使人授于其

中而不能出。如

皇考未嘗不終于正寢。而欲擠人于弑君之罪

者。直目之爲弑逆。是同

皇考于漢質帝也。

孝和皇太后。未嘗被毆。而權璫類臣。至以毆太

播告天下。是以

孝和皇太后爲許皇后也。于事爲失實。非信矣

故

君父

君母爲誣詆。大無禮矣。無禮無信。三綱淪五常絕矣。今夫市井小民。稍知禮義者。其父母病。偶爲庸醫投反病之藥。而沒尚隱忍。不欲告官。恐被父毋以見殺惡名。爲子道虧。臣懼薛文周方自詎不忠。無以見

先帝于地下。不暇爲臣憂矣。臣于李可灼。明言其輕易進藥。無所逖罪。何嘗有所私庇。而

文周恃勢妄言。罔思臣子之份

君父。當保全其令名。信口污蔑。誠不知忠孝二字。何物。伏乞

皇上爲

先帝雪此誣明。以當日侍湯藥。啓手足哀情。

勅下九卿。利道中有經誼學術具議。以聽

聖裁

上曰。卿據見具揭。以備會奏。心迹自明。朕知之

史臣曰。克繼茲蹤。引經析義。何直而核也。雖聖人弗能易已。公卿大夫。須用有經術。于是乃位秉禮者。至以春秋之所諱。橫加于考終之

聖裁。斯言足令妄引經者。魂飛矣。

甲戌。御史溫皋謨奏曰。頃者禮臣因李可

灼。輕進紅丸。欲誅以弑逆。而坐及舊輔臣

若曰

先帝之。連棄羣臣。文昇誤之。可灼促之也。然此猶爲莫須有也。臣所指鄭養性。真所謂亂之根本。逆之渠魁。實此而問其他何異形之釋。而影是誅乎。故附會弑逆之讞。以重千秋之疑。而誣

先帝以不得正其終。臣不敢也。寃假世逆之人。

以留于秋之恨而悞

皇上以不得全其孝臣尤不敢也伏乞

陛下大宥

乾斷將養性罪逆布告

宗廟

祀稷及中外臣民

立賜誅夷藉沒貨產以充兵餉

上諭以有旨

史臣曰凡諸臣求多于鄭威者始焉

以提舉繼焉以進藥臯謨自謂

先帝上賓于進藥無與矣而又欲置鄭威于法

且藉其家茲何說哉

丙子給事中周希令奏曰臣奉

皇祖命

冊封在外復

命日去

先帝崩一月耳彼時臣猶在兵科日與當初

召對科臣楊漣共事所聞甚悉大都視道路傳

聞之言不甚懸絕其在今日亦有可以情

原有當以理斷者夫逮用李可灼紅丸而

先帝崩乃從舊身為元輔不當辨獨薦與同薦

但當悔悞聽庸醫殺人之故若以為有心

卽禮臣已先諒之矣此臣所謂可以情原

者也從哲之必不可解者當日不逮斬李

可灼而身請為法受惡候

陛下赦之善矣乃擬

上旨票去賜令庭賊此時已覺自悞而掩之欲蓋

彌彰萬口難辨此臣所為當以理斷者也

今日惟立逮李可灼正法以謝

先帝或赦方從哲死褫其職廢流諸裔土以明

示天下萬世

史臣曰可灼進藥出自

冠帶之召從哲何嘗辨與人同薦獨薦哉夫情

理非有二途既日可原又云賞斷然

逆何事豈容中立耶蓋姑寬其辭而

實欲陰中其事可謂險狠之極矣

丁丑給事中汪慶百奏曰李可灼進藥一

節吏部發冊科道建議言人人殊然皆云

奉

旨會議則非也

卷之二十一

二二五

明會推著當日親見諸臣據實會奏耳夫小大

之獄未有舉證不到而可招許許允者今

許世子趙盾古律也進藥新案也慎行從

哲兩造也而當日親見各官不啻舉證也

事關

先帝之終

皇上之始

先帝果錄可灼實天可灼果錄從哲進藥此其

本末非親見莫能悉春秋許世子以不當

藥趙盾以不越境不討賊筆之聖人至今

議者猶為紛紛况以新案傳古議乎且當

日比肩諸臣不聞阻其進且甘同其賞非

愆行此疏將終存而不論耶既有此疏乃

欲集議于事外之人以定此公案不知前

日自處謂何今日奉

旨又謂何尚書張問達黃克纘皆親見人也臣

二二五

卷之二十一

二二六

按當日二臣外有英國公張惟賢大學士

韓爌見在班行皆

顧命元老豈肯為賊黨竊謂四大臣者斷宜逾

旨自行據實會奏臣等執白簡爰書從其後則

綱常可明議論可定天下萬世可質矣臣

能議者

神廟實錄臣知其止于仁

先廟實錄臣知其止于孝事國不同考終無異

弑逆之名臣何忍聞臣不能識者乞

勅四臣據所見聽

皇上處分

史臣曰進藥一事。

明旨令當日親見諸臣據實會奏議則非奏矣。

人人得與其議則未必皆親見矣。清

亂益多。主張益少。畏滿者多達心之

辭。噴進者。開向口之實。豈非倡議者

三朝要典

卷之二十一

二七

之罪哉。慶百之言是矣。而不免一麾

以去。忠直之士。更安所關其口乎

庚辰給事中方有度奏曰李可灼達紅丸

一事關係

皇考

聖躬。方從哲身爲首輔。不能討賊。反行貪姦。禮

臣所謂縱無弑逆之心。却有弑事。此實錄

也。黃克纘言官信口一譏。或亦別有所見。

至引父母爲庸醫誤弑一段而含忍者爲

孝子。以首告者爲薄惡。夫克纘信以爲人

子之心。能若是慈與。率天下而爲亂臣賊

子者。必此之言

史臣曰克纘前既辯紅丸已明。茲疏

諸語。益爲喻恒人。大要謂不宜加父

母以不善終之名耳。豈真謂父母實

有是事而爲人子者當諱言之哉

三朝要典

卷之二十一

二八

甲申給事中傅樞奏曰。

君父之義無避於兩間。是非之公將垂之萬世。

故天下有冒不韙之迹而實無不軌之情。

先帝

宗廟

社稷之身。先壞於崔文昇之泄藥。繼迫於李可

灼之紅丸。夫

會典御醫逆藥。極爲周密。豈但慎疾實以防

魁之刺長安道上。盡有耳目。豈從哲胸中。
獨無肺腸哉。且李可灼之藥。果否紅丸。烏
知續命之金丹。非戕生之鴆毒。何信可灼
之深也。今一則蒙肆

赦以還京。一則微

殊恩而歸里。從哲蓋見事已大差。禍將及已。姑
謬許爲臣子迫切之情。以開自恕之門。天

下萬世。將誰欺哉。進藥一事。誠無所解。然
弒逆之事。談何容易。

先帝即不幸龍升。中外臣民。羽翼已成。從哲欲
何爲乎。蓋從哲骨識甚脆。膽則不粗。不能
建不世之勛。亦不能作非常之事。爲今日
計。文昇當礫。可灼當遣。而從哲則有種牽
之法。乞

勅諭史臣。除其弒逆之名。寬以亂賊之罪。則人

情天理無不愜適。既可釋疑于往。自可微
信于來茲矣。

史臣曰。櫟謂弒逆之罪。談何容易。是
也。乃云文昇當礫。可灼當遣。而從哲
則有種牽之法。何與。然能首發汪文
言。魏大中。左光斗之姦。則深有足多
者。

紅丸

乙酉。御史徐景濂奏曰。頃臣攝修

光廟實錄。先是禮部尚書孫慎行疏。奏舊輔方

從哲。據李可灼紅丸。爲弒逆罪案。臣惟今

日論從哲。最喫緊在弒逆二字。須辨其真

不真耳。真則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寧

止議削而議奪。不真則天地鬼神。猶嘿鑒

三朝事

卷之十二

一

之誰敢殺人以媚人夫

皇考期月。嫌棄共誦

萬年天子。只緣體弱。兼以哀傷。當其召見文武。

囑輔

太子爲堯舜君。蓋已自知無起色矣。不虞

賓天之期。適值飲藥之後。攀號無從。不得不歸

咎不啻之藥。么庸可灼。安所適三尺。僅僅

李倖同籍乎哉。噫。太縱矣。責以不誅姦之

事焉。匪重誣舊輔也。正輕誣

先帝也。夫紅丸之卽利刃。臣何敢知。第想當日

同受

顧命。鶴立藥臼之旁。匪一從哲也。見而知者。有

英國公張惟賢。在有閣臣劉一燝。韓爌在。

又有部院臣周嘉謨。孫如游。李汝華。黃嘉

謨。張問達。黃克纘在也。以爲毒乎。羣疑之。

三朝事

卷之十二

一

當必有抗顏力爭。而何以聞然亡語。以爲

冊乎。羣信之。亦必有未達致愼。而何以耦

俱無猜。毋亦勢處彌留。主與臣交迫于回

天之望乎。愛則同心。過則亦同。誤弒逆大

惡。誰甘獨承豈

顧命諸臣。皆忘君。皆不討賊。而里居宗伯。獨抱

孤忠。耶。臣舌可到。臣心不可。以萬萬不敢

以受鳩誘

先帝以弒逆克舊輔臣而結姻禮臣也

光廟實錄既已闢紹纂修今慎行疏經會奏是

非當晚之公許而權攬總裁筆削或疑其

私臆顧

皇上慎重鉅典

勅下閣部再加酌議蓋有弒逆而護弒逆則護

者爲亂賊攻之者爲真忠義無弒逆而捏

弒逆則捏者非忠義爲所捏者豈真亂賊

三事要集

卷之十二

以好德考終之

聖而書之曰弒視

先帝何如王視

陛下何如王借

君父之大變洩臣子之私憾欲加舊輔以不忠

之辟橫汗

先朝以不美之名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仍祈

皇上特諭纂修諸臣矢公矢正無寬文效邪無輕

主德以玷國史

史臣曰夫史以傳信考之前侯之後

靡有愧焉人臣假

君父以圖其私既欲欺天下且欲欺後世嗚呼

天下後世其可欺哉景濂茲言足砥

一時之狂瀾矣

韓事中沈應時奏曰

皇考寶天之事四海臣民之疑有自來矣前有

三事要集

卷之十二

張差之棍其事甚顯而以風癘二字結束

後有崔文昇之藥其情甚隱而以薄罰示

辜至李可灼非

御藥供事之人也胡爲乎有紅丸之進乎竊

謂鴻臚與醫院原自分職大漸之藥物豈

可雜投以

君父爲漫嘗以

深宮而得進所云大不敬。祇大于此。可灼罪。

不容死。夫復何辭。戎政尚書黃克績會議。

一揭。稱與閣部諸臣。皆言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舒補。繼言閣臣未嘗便可灼進

藥。藥乃可灼自進。其意亦欲爲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不自意其夕進藥。而朝

上仙也。夫克績之言實是。

先帝上仙之促。明以不能受之藥促之也。此實

三朝要典

卷之十二

王

可灼成案之一證也。克績爲

顧命之臣。又司寇之長。設與輔臣從哲。計輕易

進藥之罪。將崔文昇李可灼並寘之法。安

得四海臣民。懷疑至今。乃當時不特不寘

之法已也。么磨小吏。微回籍調理之

旨。又冒無功厚賞。人情鬱鬱不平。凡有忠孝之

性者。無不爲之髮豎。大抵是案也。在李可

灼有應得之罪。在崔文昇有未盡之辜。在

輔臣當聽之公評在

皇上當斷以公義。一時之裁斷定。萬世之實錄

昭矣。

上曰。李可灼已有旨會奏。議罪不必紛爭

史臣曰。應時之罪可灼。以藥物之雜

投。

深宮之得進夫

先帝大漸

三朝要典

卷之十二

六

傳諭至再。事非無因。藥亦不容不投。至其李進

挺擊。奏令文昇。則又附會之常態。諸

姦之唾餘矣。

給事中薛文周。奏曰。臣見尚書黃克績辯

臣疏。不達春秋討罪復讐之旨。偏執經義。

淆亂信史。妮妮數千言。臣何必屑屑與辯。

唯是克績。向以賄縱盜庫之獄。與舊輔方

從哲。首尾作姦。比周爲黨。以故今日倚恃

史記卷八十二 史記公論

君害國無所顧忌克繆向日既與從哲朋姦今

日不得不爲從哲護法

上論已有旨令下所司

史臣曰春秋經中之史克繆前既發

明經義立萬古綱常之極文周乃詆

之爲偏執夫執經而亦可爲罪案是

必不學無術蔑視綱常者爲有功矣

卷八十二

又何怪其言之悖戾乎至謂克繆以

益實一事與從哲表裏爲姦又何其

橫詆而無忌也蓋至是文周之說已

窮欲借端以發而諸臣被誣之狀反

不待辯而自明矣

丙戌給事中沈惟炳奏曰會奏之

旨謂當日九卿科道官多所親見今在

朝親見者豈止克繆一人胡不姑俟會奏而

急急獨鳴是誠何意克繆所發抄者是揭

非晚似矣但此時各衙門各出所見以聽

冢臣會奏誰無議單誰曾揭出發抄者而

克繆獨揭抄傳又誠何意嗟乎一時之私

黨可護萬世之公道難欺惟乞

皇上力主真情實事明白

宣示史館使直筆一時傳信萬代則羣姦一渙

辯駁永銷

卷八十二

上下所司

史臣曰百聞不如一見克繆親承進

藥不忍

君父被不韙之名臣下煽猖狂之說故首出一

揭以破邪論可謂力持公道大忠不

阿矣惟炳乃謂其護一時之邪黨夫

一倡衆和實繁有徒使克繆而護黨

肯孤立行志乎惟炳乃以此詆克繆

乃真議邪黨者矣

戊子。給事中魏大中奏曰。禮臣孫慎行。痛先帝崩殂。計舊輔方從哲以奏秋之法。

皇上命諸臣據實會奏。何以迄今未奏也。蓋

先帝之棄羣臣。在庚申九月之朔日。而率土忠義之驚言者。已在乙卯五月之四日。自前日之梃不中。而圖所以中。

先帝百端至。藏醢毒于女謁。俟元精耗損。億不

可支。而蕩以暴下之劑。燦以純火之鎗。

先帝所以彌留而不可起也。其跡甚著。何以迄今未奏也。然則張差崔文昇諸人。所謂

先帝之賊也。要使孔子而作春秋。定首罪。必罪

在不計賊之臣。何也。春秋書趙盾爲弑。惟

以其不討賊也。不討賊。何以即名爲弑。以

盾爲正卿也。傳曰。深責執政之臣。然則自

乙卯以迄庚申。其時執政者誰。討賊者誰。

甚晰也。何以迄今未奏也。且非獨不討而

已。酬可灼以賞。獎可灼以忠愛。寬可灼以

罰。俸優可灼以養病。而崔文昇者。代爲委

之于

先帝之宿疾。至一至再。夫以數十年忠肝義膽。

所羽翼之

元良。數十日深出窮微。所詭吟之

堯舜。一旦戕于二賊之手。從哲不能討。反從而

護之。從哲真無人心者。何以迄今未奏也。

春秋之法。誅意。謂惡莫憐于意也。闡入

慈寧。非張差之意。固即國泰之意也。投劑益

疾。非崔文昇之意。固即鄭養性之意也。而執

政者。何又不以問也。春秋之法。誅賊必誅

夫賊之所恃。今造意者何所恃。黨賊者何

所恃。恃從哲也。不必紅鉛之進出。從哲之

意。而從哲已爲罪之魁也。何以迄今未奏。

也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崔文昇不備崔文

昇之逆不遑之張差不明鄭國奉鄭養性方從哲之罪不參之三案不定不悉崔文昇之情罪宜不下張差而李可灼次之如是而

朝廷所以處從哲與從哲所以自處者可以權衡其間矣何以迄今未奏也

史臣曰

先帝之非受賜易明也可灼文昇之無與于獲擊亦易明也提擊之爲風潮亦易明也唯以三案爲一案則難于明耳夫三案原非一案而必欲徂之爲一案深文以誣之多方以中之至于謗誣君父而不恤尚可謂有人臣禮乎

已丑給事中彭汝楠奏曰議者貪竊可灼罪不可赦文昇之罪浮于可灼尤不容寬

蓋可灼進藥在

先帝彌留之日當時

兩召閣部諸臣語及山陵等事勢已岌乎其不可支矣可灼市井小人微倖富貴以

萬乘之尊輕爲嘗試幸而成則揚揚得意不幸而誤則身膏斧鑕固其宜也當事者又從而優養之自贖口實亦何怪人之議其後乎然謂

三事小計

先帝之崩盡繇可灼致之則情理固有可原者

若文昇之進藥則異是當

先帝御極之初精明強國起居無恙萬目共瞻曾幾何時遂致危篤則文昇之師心用闇補泄失宜明明暗

先帝以不起之證致可灼因之以誤乘誤遂成崩殂兩人之罪均不容諱而文昇其魁首矣彼時科臣發明

聖躬違和一疏。豈逆料有倉卒之變哉。臣聞

君父之讐。不共戴天。

皇上之於

先帝。親則

父尊則

君。豈其終入之痛。而閱歲而忘之乎。

上曰

皇考在日。親傳在青宮。得虛疾。輔臣嬖等。在前

三朝身止

朱一

一三

皆知如何說

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新進小臣。不諳事體。姑從

輕罰俸三月

史臣曰。謂可灼情理。可原是矣。乃謂

先帝御極強固。以文昇補泄。遂成不起。不知

青宮素恙。哀勞成疾。即一時諸臣。累疏自明

奈何以此罪文昇也。

明旨煌煌。真足解天下萬世之惑矣。

壬辰大學士韓爌奏曰。臣自丙辰秋備官

講帷。伏觀

先帝和粹之資。溫文之度。與諸臣欣相頌慶。至

已未秋。傳聞感冒。靜攝尋直。

皇祖考妣相繼大喪。比泰昌元年八月一日

即位。二十三日

御門。諸臣親

聖容。灑減以爲勞毀。先是初十日。後聞御醫診

三月身止

朱一

一四

視。閱揭問安。二十四日。臣與輔臣劉一燝

入閣辦事。時有鴻臚官李可灼來閣云。有

仙丹欲進。從哲愕然。出所具問安揭中。有

進藥一節。宜十分慎重等語。臣等深以爲

然。亟論之。去二十七日。

先帝召見閣部諸臣。

諭云。朕在東宮。感冒調理未痊。節遇大喪。悲傷

勞苦。朕不用藥。已二十餘日。時

皇上侍立承

旨諸臣叩首出二十九日臣等視篆冊寶司禮

兩內監在詢知

先帝疾大漸內監因云有鴻臚寺官李可灼來

思善門具本進藥從哲及臣等應以渠云

仙丹便不敢信是日仍

召見諸臣問安畢

先帝答語多款逆因云不如此便好了已傳

冊立

皇貴妃等諸臣以

冊立

東官對

先帝因顧

皇上命臣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

壽官臣等以

皇祖山陵對則自指云是朕壽官臣等對以

聖壽無疆何念及此

先帝仍云要緊要緊因問有鴻臚官進藥從哲

奏云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信

先帝即命傳宣臣等出移時可灼至同進診視

奏言病源及治法甚合

先帝喜命進藥臣等復出命與御醫各官商議

良久輔臣一蟬語臣其鄉兩人用此損益

事李臣與諸臣相視實未敢明言宜否須

吏呼乳姬至

先帝趨和藥臣等復同入可灼調退

先帝服畢喜曰忠臣忠臣臣等出少頃中使傳

聖體服藥後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懼躍而

退比申末可灼出臣等詢之云

聖上恐藥力稍歇欲再進一丸諸醫言不宜緊

乃傳趣益急因再進訖臣等急問再服後

何傳可灼云

聖躬傳安如前此本日自午及申事也次日臣等趨朝而

先帝卯刻上昇矣痛哉方

先帝召見羣臣時被疾憑几儼然顧命

皇上焦顏侍側臣等環跪傍徨操藥而前顧天

以禱臣子到此憾不身代凡今所謂宜慎

宜止者豈不慮于心實未出于口

聖取上昇臣民哀慕搶地呼天凡今所爲改變

致憤者不惟不忍出于口抑且不以萌于

心伏念

先帝睿聖風成慈仁天植臨御僅以旬月而思

膏被于垓埏爲臣子者宜何如頌揚何如

紀述而值

兩朝鼎湖之遽屬四海參考之悲卽禮臣忠憤

之激談與遠近驚疑之紛議不知謂當時

如何情景乃進藥始末實是如此若不詳

訓直舉非命之凶禍而加之奸德考終之

聖王恐

先帝在天之靈不無惆悵

皇上終天之念何以爲懷先臣拱謂不忍

肅皇抱不白之冤于天上留不美之名于人間

真天地古今之大變者又再見于今已臣

是以據實陳奏臣愚一字一句

皇上所見所知渾發

玉音諭告中外俾議法者勿以小疑成大疑

摩者勿以信史爲謗史

先帝融朗之令名

皇上光揚之大孝正終正始永世有辭矣當日

親見大臣宜同臣言

先帝陟降庭止實鑒臣言

上曰覽卿奏事情甚明已有旨

史臣曰當進藥之時從哲與續同事

煇據所見。備述始末。足破盈庭之論。

矣。使能終守茲說。豈不足以維持公

道。砥柱一時。而奈何爲羣姦所顛倒

也。噫。

尚書張問達奏曰。禮部尚書孫慎行與左

都御史鄒元標。先後參論舊輔臣方從哲。

俱有辨疏。亦俱奉有

明旨。臣以事體重大。不敢不實。不敢不公。故刻

二事上。

卷之十二

十九

三臣原疏。送各衙門通覽。并令各出一議

單。以彰至公。始敢復

命。當日臣等同赴

宣召。共候

自注考

聖躬與寺官李可灼進藥之始末。已一一於會

疏中。據實責之。毋容再贅。乃臣備其事。今

見在者。止二三臣。而在內則各衙門諸臣。

有衆聞見。今已各有參論之疏。

旨下。臣部與各出之議單。送臣衙門。故臣會奏。

并另總一冊。隨奏封上。

御覽。此臣爲國家大事。慎重秉公。以公奏報。

君命。卽各衙門亦云非會同。在內九卿科道官

所議之單。集衆論以俟公評。何以服一時。

又何以服後日。臣何敢以會奏。故爲推諉。

正臣所以遵會奏之

三朝典

卷之十二

二十

旨也。此各衙門之所共知也。惟是臣隨輔臣與

諸臣共候于

官門內。見可灼進藥。未能力議止。其罪同。則

所以候處分者。亦宜同。敢不自陳而引罪

乎。

史臣曰。進藥情形。問達目覩最真。身

爲蒙臣。躬從實從公。爲一剖白。自可

息邪說而破羣疑。乃奉會奏之

肯而獲更為會議。寄是非于衆口。委黑白爲道。

旁方自謂慎重秉公。而非屬推諉。夫

推諉孰有大于此者乎。蓋問達又爲

規避之術。陰陽時局。冀以自全。此固

其恒態矣。

癸巳吏部尚書張問達會同戶部尚書汪

應蛟等官奏曰。竊惟

國家有不可不正之綱常。有不可不飭之法

三朝事具

卷之十二

二二

紀然必法紀飭而後綱常正。必綱常正而

後史錄明。禮部尚書孫慎行疏論舊輔臣

方從哲從哲有辯疏。都御史鄭元標繼以

疏論從哲。又有辯疏。此事干

國家重有關係。且仰奉

明旨。命臣等擬實會奏。并議李可灼輕易進藥

罪。臣等謹以三臣論疏。辯疏。送各衙門。觀

覽。又于邸報。查當時九卿禮部科道等官

諸疏并類送覽。仍會各衙門各出議單。以

彰至公。其各衙門送到議單。并奏疏本內

不能盡書。另彙錄一冊。隨奏封進。

御覽。臣等據各衙門參疏及各衙門議單。參之

衆論。証之當時情實。會奏上疏。慎行首論

乃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丸事。可灼先見

內閣。臣等初未知。主奉

皇考宜召英國公輔臣及九卿科道進

事具

卷之十二

二二

乾清官。候之冊。冊。輔臣與臣等。及是言可灼

進藥。多言不可進。或言可進。俱慎重未敢

決。又

宜臣等進

官內。跪于

御榻前。問

聖躬安。奉

皇考諭。朕以哀傷勞瘁。感寒。身甚虛弱。并

論壽官留心

論臣等輔我

皇上爲堯舜。隨問寺官李可灼在何處。趨

召至

御前視疾。啓進紅丸。

皇考意欲進藥。取奶乳和藥可灼和之以玉碗。

進一丸。少須。又問進一丸。至申又問

聖躬安。

三朝聖典

卷之十二

二十三

論服藥後。少出此汗。身覺溫熱就寢。此進藥之

始末。英國公輔臣。與九卿科道所共見聞

者。是時輔臣與諸臣。視

皇考之疾。爲我

皇上乞保安。急迫倉皇。悽然共切。私逆二字。何

可忍言。在諸臣固諒輔臣無是心。卽今禮

臣之跪內語意。亦已相諒。但以我

皇考調攝慎養之身。凡藥不可以輕易進。可灼

妄意進之。輔臣從哲。未能力議止。九卿與

輔臣并候于

官門內。亦未能力議止。臣與諸臣均有罪焉。

至于可灼之處分。人又以票擬罪從哲可

灼進藥之後。適會我

皇考實天大漸之期。中外共痛之恨之。臺臣王

安舜等疏奏重處。卽應重票。乃先票罰俸。

繼票養病。養病去則失之太輕。失之輕。故

三朝聖典

卷之十二

二十四

卽按其輕而罪其不盡法處也。不重處可

灼。何以慰

皇考。服中外而正大法。輔臣于辨疏後。甘自認

其罪。自乞削奪。期以自白其心。而并冀以

釋中外之疑也。卽臣等亦云。輔臣欲白其

心。釋其疑。似應如輔臣自陳請之疏。爲法

而任其咎。是亦大臣引罪之道。所宜爾。然

而非臣等所可議也。夫李可灼。非醫官也。

非知脉知藥者也。一旦以紅丸輕進希圖非望之福而

龍取上昇號無及可灼罪勝誅乎。應卽

勒行該省撫按官。卒解可灼于法司究問。如何

輕易進藥。以正刑章。若舊

聖濟殿提督太監崔文昇嘗

皇考哀傷感寒之時。開進大黃涼藥。罪亦當

可灼。輕進紅丸。文昇何不詳察。此藥與

皇考疾合否。應進否。臣等謂進藥何等慎重。文

昇在左右。乃寂無一言。議藥具奏。身膺提

督太監。謂何文昇之罪。又在可灼上矣。法

應

勅逮文昇于法司。從重究擬。與可灼並正典刑。

是以三尺除二惡。肅法紀而洩公憤。因以

扶綱常于未墜。中外之疑庶可以釋。輔臣

之心亦可以自明矣。禮臣與憲臣以忠憤

之心發慷慨之論。臣等會多既具奏。亦合

各衙門之議。定天下之評。嚴懲創于既往。

垂警戒于將來。臣等爲

國是爲

國祚計慮。敢不從公而從實哉。况

史館已開

實錄之成在即。又自有纂修執筆之臣。定其衡

馬。昭然日星。以俟之千秋萬禩而已。毋庸

臣等贅言爲也。伏惟

聖明垂鑒。

上曰。

皇考違豫。原因虛弱。朕與各官親開

聖諭。其進藥亦只求安好。各官並無入阻止。但

李可灼素不知醫。希圖僥倖。委應重處。舊輔

方從哲。稟擬失于太輕。然心迹自明。豈容輕

議。你每說他諸事遲緩。姑息優游。致邪佞

請教革把持朝政責誠難議朕念

而朝舊臣輔政歲久事關國體不必苛求其李
可灼着該省撫按官拏解法司究問正罪崔
文昇仍發遣南京此事紛紜多日今處分已
定以後大小臣工都着平心和氣各修職業
共濟時難不得牽纏瀆奏再生事端

史臣曰冢卿為百官長方奉

會奏時但據親見情形明白入

奏

奏

奏

台紛紛議論見親自消乃以狼顧之心開臨

之實大樹司吳之帳橫開向背之門

欲親見而見原未親莫釋疑而疑乃

滋甚聚訟興戎莫可底止則會議一

節階之厲耳其罪可勝言哉

尚書汪應蛟王永光侍郎陳大道李宗延

議曰

先帝以哀恩勞劇致虛疾崔文昇故進下藥

送不起即

升退未必盡因李可灼之紅丸而紅丸亦實促
之况藥物不必呈方咀片不必檢明遽進
御之舊章啓姦宵之陰實將有不可言者文昇
以故論可灼以誤論從哲實薦可灼是以
有同籍之

璽綸有銀幣之厚賚按諸許世子之為法受辱
將無以自解矣

惟願舊臣即不悉加誅斥似宜聽其自盡

遲

歷朝恩令官階遠歸故郡列為編民若崔文昇

李可灼司宥有常刑無容緩矣

史臣曰當可灼詣聞自獻之時從哲

却之未嘗為也應蛟等謂

先帝升退未必盡因可灼之紅丸矣而猶請

然辨從哲之薦茲何說與

侍郎張經世陳邦瞻議曰職聞太史公云
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人臣而不知
春秋之義者必蒙弑逆之誅被之空言而
不敢辭繇今視之則舊輔方從哲進藥之
事是已

光皇帝即位之初以勤勞感疾自崔文昇故進
下藥其勢已革不必以紅藥而致大故也
紅丸之進從哲與可灼方僥倖萬一之阿
春豈其包藏禍心敢爲弑逆而累罪實有
不可解者夫藥物是

御必院官呈方傳示咀片一一檢明此其中蓋
有深意若令外廷之臣得進不可知之藥
安知養其鴆毒之謀不得陰行其間故進
紅丸而效尚爲從哲凜凜寒心而矧
先帝升遐適與藥會乎比之春秋許世子之義
從哲其何辭焉世子雖殺身以自明尚藥

送隻字之斧鉞而從哲方恕人之罪以掩
已之咎益爲誅心者所不赦矣總繇不知
春秋之義故至此故曰以天下之大過予
之則受而不敢辭亦可哀也已今世道清
明公議昭著禮臣憲臣二疏俱是萬古鐵
案亦不待青史董狐之筆而姦黨已廢存
若泉下人矣至于引經斷獄明正典刑自
有

朝廷之大法在非職等所敢與也

史臣曰經世邦瞻院云可灼非包藏

禍心奈何又謂從哲罪實不可解乎

許世子以不啻藥自殺謂雍非速死
之疾也

先帝不豫時之光景何如而可以許世子事例
乎春秋之義果安在耶

三朝要典卷之十二

三朝要典卷之十三

紅光

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議曰。

光宗先帝御極三旬。鴻基偉略。史不勝書。說者

曰。一月

太平天子。

萬年有道聖人。此贊詞。亦實錄也。追想

潛邸艱艱光景。談之令人欷歔泣下。追其未

也。麗人之疊感。崔文昇之涼劑。李可灼之

紅丸。同一機軸。今之畫策者。即昔之竭諂

者也。舊輔方從哲。獨秉

國成。憤結與援。止知有

貴紀不知有

君父。包藏禍心。其姦惡更在沈四明上矣。此禮

臣孫慎行所爲公正發憤。欲申大義以討

賊也。其喫緊全在李可灼進紅丸一節。夫

先帝當臨泣訪落之時。過哀過勞。已成虛損。

疾。誰今可灼之紅丸。又繼文昇以進乎。方

是時。

先帝大漸。

召大臣託孤託後事。一息僅屬。易簀在即。此正

虛扁望而却步之日也。金丹之餌何益。雖

先帝考終正寢。曉然明白。而可灼輕。勿進藥。今

人不能無道恨矣。何物么麼。不加重討。而

賞之罰之。尋

溫旨遣去之。可謂

國有刑章乎。蹂前而觀。從哲過信可灼。有妄

進藥之罪。蹂後而觀。曲庇可灼。有不討姦

之罪。即梁長三尺。亦無以自解矣。有味乎。

左都御史鄒元標。誰秉

國成之言也。可謂千載鐵鉞矣。嗟嗟。

國法

國史交相番戒。禮臣憲臣。互爲發明。一則扶君臣之大義。一則成古今之信史。老臣忠君愛

國。防微杜漸之苦心。未可爲庸淺者道也。竊之此者。公案妄投大黃。以損傷元氣者。崔文昇也。輕進燥藥者。李可灼也。主使李可灼者。方從哲也。不逮可灼。無以服天下。不

國討罪三。又不貸是在

皇上大奮乾斷。毅然必行耳。即今開局修史。將職等疏單。及詹事公劄。科臣惠世揚議史二疏。一併宣付史館。以成

光廟實錄。庶

國法清議。大明千一世。姦臣邪黨。遺臭于萬

年。其有裨于綱常名教。非淺鮮矣。

史臣曰。孟子曰。邪辭知其所離。今之言紅丸皆邪也。夫既知

先帝大漸。虛扁望而却走矣。又謂文昇損傷元氣。可灼輕進燥藥。若以

帝乃祖落。二人寔致之。何昧心甚也。倘所謂邪極而遁。辭生耶。

尚書姚思仁侍郎丁懋遜議曰。

先帝聖孝性成。哀痛過度。偶國致志。未至沉痾。李可灼官非太醫。醫非世業。敢以紅鉛丸藥進。

御不經嘗試。不開藥方。尤甫入口。不一日而

先帝賓天矣。據律以大不敬擬斬。辜當情真。但先帝高居深宮。無人薦進。可灼縱有紅丸。何從而知。若薦自輔臣。方從哲必有本。事在內府。一查便明。今以莫須有之事。而坐以大

惡逆之辜恐無以服從哲之心也。惟是從哲身為元輔，不能主持，遂同可灼調達，

秉

國成以致于此。以此責從哲，何說之辭。之辜一李可灼，可釋天下之疑。杜後世之議矣。

史臣曰：既云薦可灼，為莫須有，無以服從哲之心。從云遂同可灼，調達，

卷之十二

五

以服從哲之心，恐從哲之心終未可服也。總之弑君之事，實則服，不實則不服，誣從哲，則從哲不服，并誣

先帝則天下萬世俱不服。一月之熾盛，無窮而千秋之誣謗，忽起，是誰之過與。

左副都御史馮從吾議曰：

先帝賓天，雖不專係李可灼之藥，然鴻臚弄權御之官。

大內無用丸之事，即用之而效，亦當嚴旁投之禁，況用之而不效乎。准養病之票擬，將何自解乎。李可灼亟當重處外，仍申飭左右，無論藥之效不效，大抵非御醫院官不得擅進。此今日之所當急講者也。

史臣曰：從哲謂用之不效，當嚴輕進之誅，即用之而效，亦當嚴旁投之禁，是效不效，無一而可也。是教天下為臣子者，坐視君父之危而不救也。

先帝不幸
寅天設當時

聖躬霍然立起，為從哲者亦能持此說以欺天下後世乎。

左僉都御史鍾羽正議曰：方從哲國老也，身膺

親命，當危機交急之頃，無謀無斷，似佞似欺，將

謂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耶。未有事關

君父。而可輕言放誤者也。此而不議如

國法何。是宜免其官秩。出之外郡。使爲法受

惡。以待良史之書。則議大臣之道得矣。

史臣曰。議以求其至。當於

君父之前。論人欺僞。僞謂之似。夫似逆可以蔽

人罪耶。身爲法官。所議何事。持論乃

若此。何其恃義。

一韓要典

通政使白瑜。右通政林熙春。劉憲寵。左參

議馮時行。右參議聶世潤。呂邦耀。梅之煥。

議曰。舊輔即無其心。而不幸有其事。即無

其事。而不幸值其時。惟當局忙作迷局。故

疑案傳爲罪案。此心之終難剖也。稟自有

專司。灼縱神于醫。何不力主商之所司。真

所司同進。而以未達嘗試之乎。庸醫殺命。

律有明條。况

老婢之主乎。四海願

先帝萬年。廼倏忽仙去。蒙賞寬誅。雖當弘貸之

朝。難從惟輕之典。宜蚤正法。以全

大孝。以快輿情。

史臣曰。瑜等曰。疑案傳爲罪案。夫疑

則非罪。況不疑乎。又曰。弘貸之朝。難

從惟輕之典。茲成何說歟。

左通政何喬遠。議曰。

三朝要典

先帝升遐之故。

皇上侍疾。已明始末。所欲廷臣會奏。但以釋中

外。嫌疑之心耳。其云李可灼併議來說。接

成化二十三年。

憲宗皇帝賓天。

孝宗皇帝即位。禮科等科韓重。御史陳穀等。疏

論李孜省等罪狀。未言太醫院官施欽等。

俱庸醫。備執方藥。旬日之間。宮車晏駕。望

皇上明正典刑奉旨李夜省等宜置重罪但宅

憂中姑從寬謫戍甘州等衛施欽降院使

任義降院判文貴降御醫蔣宗儒降醫士

胡廷寅削其官又按隆慶四年掌吏部事

大學士高拱言近者審錄重囚閩方士王

金陶傲申世文劉文彬高守忠等獄詞日

金等妄進藥物遂損聖體比金等子姦父

律謂

先帝是金等所害議事者假

先帝爲詞誣以不得正終其將謂

先帝爲何如且

陛下以父子之間而明於

陛下前誣

先帝以不得正終其將謂

陛下爲何如臣若不亟明其事恐天下後世傳

以爲真使

先帝抱不白之冤於天上留不美之名於人間

而

陛下亦何以爲情也伏望

勅下法司會訊明確渙發明綸宣付史館若金

等自有當誅之罪宜以本等罪名誅之歟

何足惜

上諭再諭金等別罪刑部尚書葛守禮奏金等

左道惑人世文爲民傲文彬編置口外

如議又按大明律十惡明例六曰不睦

合和御藥悞不依本方及封題錯悞又按

禮律合和御藥悞不依本方及封題錯悞

醫人杖一百料理揀擇不精者杖六十二

條文同罪異又八議條七曰議貴宋云有

罪者條其所犯奏請

上裁其犯十惡者不用此今謹按二條文同罪

異蓋十惡條是大明律所載洪武元年之

今也。禮律條是大明律所載。洪武六年之律也。職愚不能定李可灼罪。敬引

先朝舊事及律今文同罪異。以備採擇。

史臣曰。獄有疑。則斷之以律。合和御

藥。悞者。律止於杖。即以此欲罪可灼。

亦無可加矣。奚必文致之橫生異議。

哉。喬遠授舊事。證今案。引律甚確。至

云

先帝升遐之故

皇上已明始末。則一言足以發羣疑矣。

大理寺卿周應秋少卿饒位扶克儉。曹于

汴郭尚賓吳應琦王命璫議曰。李可灼進

藥之顛末。與進封移宮等事先後之章奏

甚詳。當日之親見可核。職等彼時或遠在

差上。或伏在田間。驟得

皇考之變。無不驚痛心裂。而未身歷其情形。欲

遵親見據實之

明旨。未敢以耳爲目。至如李可灼。漫試藥於

萬乘之躬。膽莫大而罪難逭。所當置法以舒公

忿者也。

太常寺卿陳于廷議曰。李可灼輕易進藥。

引合和御藥。悞不依方一條。其不合有二。

彼謂原有成方。聚共灼見。偶然悞用。總係

常藥耳。今可灼紅丸如云常方。何必特進。

如是奇方。誰爲監製。抑或托言本方。寒暑

別藥。俱未可知。其不合一律。但言悞不依

方。不言服藥之後。有無損害。蓋謂未經

御用。旋被檢察者設耳。今致禍

聖躬。事同大逆。而乃引此以寬其戮。其不合二。

且此條緊關字樣。全在悞之一言耳。昔也

風癩二字。脫張差以庇其主使。今豈宜以

悞之一字。脫可灼以庇其引進耶。弘治年

間施欽等多人進藥以備耗平方致罪顯
是議方呈藥決無別情可灼獨自進藥其
情叵測可灼與崔文昇爲故爲悞總無逃
於大戮至隆慶初高拱議寬方士王金等
之罪原借以傾陷徐階非正論也當時即
爲諫官所駁且王金等願

世宗平日信用可灼乃輔臣一時引進金等覆
審定罪亦以左道爲從編置口外蓋彼時
爲首者有陶仲文已矣耳今可灼窮桀
方更誰爲首若以始之引進繼之實姦者
坐以爲首而使可灼爲從則又近於深文
而不可也

史臣曰夫可灼進藥謂之無濟於
先帝則可今必曰托言本方或是別藥又曰獨
自進藥其情叵測謂之不深文可乎
至於高拱一疏嘗之爲非正論不知

人臣當以何者爲正論耶

太常寺卿朱光祚韓光祜王紹徽取廷相
鄭三俊議曰天下有一時之賞罰有萬世
之是非年來刑賞之失無如李可灼進紅
丸一案者夫鴻臚寺隨堂何官而姓名乃
達于

至尊之聽紅丸何方何藥性經何臣先嘗而敢
輕試于

卷之三

萬乘之躬姑無論樞未達之術懷僥倖之心爲
崔文昇後助罪不容誅即果技擅十全業
經三世萬一以人官壽姦別有肺腸者出
焉可灼能禁之乎一不能禁而通天之罪
將萬身其能贖乎迨

龍馭上賓矣橫叨上賞比通誅引疾幽棲
溫綸誰束

國戚失刑至此近據

請削官階錄廢避影息陰庶幾大臣肅清之義

雷風雨露合聽

聖裁若夫有無薦進可灼陰謀不道俟當日

顧命親見者遵奉

聖旨據實會奏以釋群疑職等還

朝皆在天啓元年以後不敢任耳爲目也唯

是綱常欲正

國法宜伸

國體當存古社稷臣有不動聲色而措天下

于泰山之安者貴其斷耳斷之此其時矣

史臣曰倫莫大於君父惡莫甚於弑

逆彼事非親見誰敢昌言望煌

明繪初無會議之文蓋私意一岐故節橫起因

而生無窮風波皆會議爲之也使愼

行上陳之初當事者直覈其說不煩

集議則一時君臣相與於安常處順

之中亦何至紛紛如此天下無事查

人擾之誰生厲階其使人髮指之無

從也夫

太僕寺卿蕭近高張五典少卿申用懋於

倫李之藻歸子顧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

生金柯景滿朝薦熊明遇黃龍光議曰

聖體虛弱豈宜投以泄瀉猛悍之劑乃崔文昇

初以泄藥進李可灼繼以紅丸進滔天之

罪即驟請重罰猶不足以謝

皇考在天之靈洩幽明人鬼之憤也身犯重譴

何爲而賞以天府之金藥醫襍沅何爲而

票以回籍調理之

旨舊輔之心毋亦寬可灼以爲自寬之池耶嗟

若

貴妃立后事從古未聞有立后於

帝崩之後者舊輔不能引諠力爭顧舍爾其何

曰不知有此側石。至若移官番廉。此孰堪何等事。而優柔觀望。不勇決。割陳利害。及舉議逼迫。而始以一疏了事。古大臣有立談之頃。而真

神品於泰山之安者。舊輔聞之。當愧歎矣。若差之橫挺入

官。古今莫大之變。風竊二字。終非信獄。舊

議

國之成。何不存一段公案。俾後之考信者。得誅姦雄於既成。而稱信史於天下萬世也。昔周公爲流言之故。居東二年。舊輔身犯不韙。公論所不容。豈僅僅流言之比。更當斥回原籍。無蹈退而不能遠之戒。使得潛窺盤旋。爲將來

宗社憂。無窮期也。

史臣曰。可灼實金。若非出自

聖意。實難盡得而主之。使真有番廉之勢。又不

知當時輒唱何如。而移官之日。乃踈

踈至此耶。豈非構莫須有。以成不可

解之疑乎。至若風竊二字。劉廷元不

過直道張差本色。又重以

惡軍官之

召對。而猶謂非公案也。將以羅織爲公案乎。其聖諭所謂邪說者矣。

卷之三

光祿寺少卿高攀龍議曰。禮部尚書孫慎行。論劾方從哲一疏。發舒數十年神人之憤。防閑千萬世君臣之義。其功偉矣。夫春秋之義。端本澄源。罪坐主者。故趙穿弑君。獄歸趙盾。盾爲政也。夫張差之梃。美姦之獻。大責之藥。相迫而來。同一線索也。稍知臣子之義。忠憤當何如。相國處之恬然。若秦越人之相視也。豈獨恬然且力爲調護。

力爲隱諱。力爲考察討賊之人。君與賊不兩立。相國惟知爲賊而已。寧知有

君乎。諸人若無相國。何所恃而敢於無天無地。無人理之至此極也。相國所以爲無君。所以無逃首惡之罪。是春秋之法也。臣以爲鄭咸與相國原是一人。文昇與可灼原是。一案。進封移官之事。諸臣當日所親見。相國雖因人成事。尚有兩揭。進美女。進滯藥之事。亦諸臣當日所親見。相國何獨力掩護。曾無一言。相國處分。自有公議。非臣敢言。鄭咸同籍。已奉

明旨。可遂升髦乎。輕易進藥。可灼處分。自有明條。文昇下藥。先于紅丸。可廢

國典乎。

史臣曰。執逆大事。欲舉而加諸無故之人。誣言相國。復言鄭咸。既罪可灼。

復罪文昇。一意羅織。必欲構成大獄。而後已足。誠何心乎。若舉龍。尚可謂之有事君體哉。

少卿鄭三俊議曰。

先帝自居潛邸。無日不在危疑。甫登大寶。萬幾勞瘁。有獻美姝以醖之。

聖躬虛怯。元氣已傷。有進下藥以耗之。彌留之際。生息如綫。又有進紅丸以促之。進藥一事。李可灼欲以

君父僥倖。方相國輕聽漫嘗。心即無他。事豈非悞。此事豈可有悞者。唐柳泌之金丹。願主長生。與可灼意。宜有異。而必竟何如。相國一時輕易。罪已難辭。及

鴻湖既泣。臺省昌言。相國非不明于春秋之義者。僅票回籍調理。舛錯尤甚。有云相國悔與同失。自護其短。此相國之誤也。至於李

可灼之究問。鄭養性之回籍。皆已奉有

明旨。急宜早決。而文昇先進泄藥。情罪又在可

灼之上。聞其擅離南京。潛往都下。又宜專

可灼並

請速問者也。

史臣曰。自古奇人舉事。未有不假借

名目。巧立線索者。如美姝。下藥。紅丸。

幻作三名。裝成一線。美姝。暴亂也。

瘴氣。毀決無此溺情也。下藥。果極也。

二句不用藥。言猶在耳也。紅丸。果便

也。

繼命已發。勢寃彌留也。自非當日親見諸臣。卓

然持論于下。而

皇上英明天挺。毅然獨斷于上。則助慎行之波。

而構

官闈之難者。必五優之言矣。

給事中趙時用。議曰。李可灼進紅丸。當座

文昇下劫藥後。

先帝病勢已危。舉

朝皇皇。猶父母之疾。雖不可爲。人子亦無不

下藥之理。惟是紅丸。非本等之藥。可灼敢

于輕投。使當時薄加之罪。亦可少快人心

矣。而何以得宜。及有煩言。止票一回籍調

理。于是平言者益忿灼。而併忿舊輔私之

舊輔亦難自解。然卒未聞以執遞情也。獨

可灼當座正其罪。而文昇之罪更浮。舊輔

心既無他。其罪是否輕重。總聽

聖明處分。

史臣曰。時用以文昇爲劫藥。又云紅

丸。非本等藥。此猶爲浮言異者也。至

云舊輔心無他。未可以就逆指。則亦

其是心耶。職在舉。

給事中甄淑議曰。可灼。文昇直以其應罪之而已。有何難處。而煩同。

朝之會議哉。紅鉛味酸有毒。載在本草。人人知之。豈秘閣元揆。而獨不知乎。不知而情焉。是不明也。知而忍焉。是不忠也。借云未薦可灼。亦曾介乎其側。親見其以乳汁合九矣。倘以慎重愛敬之心止之。

皇考。或可以奄留時日也。故崔文昇。李可灼。皆罪。而職獨於舊輔。有專責焉。

史臣曰。當大漸之日。忠臣孝子。所食皇急迫。恨不能以身代者。斯時而有。人曰。吾樂可移。萬萬無不調進之理。而猶責人以慎重乎。在事後而妄議。當局即喙噪爭鳴。益顯其謀之毒耳。給事中章允儒議曰。崔文昇之藥。今可灼之藥。舊輔皆知之乎。曰。舊輔雖萬耳萬口。

未必知文昇之進泄藥也。此內庭事也。

先帝即天明天聰。不能知可灼之有紅丸也。此外廷事也。舊輔不薦可灼。可灼必有薦者。舊輔不言薦可灼者。舊輔使言認薦矣。又何問焉。然則處分如之何。曰。崔文昇內臣也。病與醫合。藥與病反。

皇上神武。何難殲此。直以侯。

皇上之斧鉞可也。可灼么庸小臣。何以敢言進藥。必有所使。

先帝御在而崩。又何以不惶懼自殺。必有所恃。藥進矣。

帝崩矣。普天同恨。而賜金賜歸等之大臣。豈不知而為者。必有所畏。可灼而鞠之。根究底裏。服以上刑。可也。舊輔欲為萬世不朽之功。不能保四十日不可知之變。自請削。

階奉廢未必不出良心然異日翻案上
使果罪也罰豈止此罰止此是羅織不成
而姑爲是也莫若直數罪狀今之自擇所
以謝

先帝若而當事大臣仰體

先帝令終之名俾之以初服返故鄉而怨艾終
其身盡以蟠玉官爵恩廢還之

皇上此舊輔疏中所謂

皇上曲全之恩與

天高地厚無窮極者乎

史臣曰文昇若有回天之術豈不足
以邀上賞而曰進藥必有所使將使
之何爲乎文昇雖愚必不出此允儒
何以私意加人也真險而論矣

給事中薛文周議曰

皇祖未嘗不念

元子也不過昵於一時寵愛之私而逢迎其
意者遂多方以中之或密揭繳進
冊立之詔或進

三王董封之議或造捏妖書傾害善類謀危
國本一脈相承如有所受嗣是而謀之者愈
毒害之者愈巧或以挺攻或以色攻或以
灌藥紅丸攻不遺餘力而三十年多危多
懼之

青官三十日同符堯舜之

聖主遂淳然

上賓也斯時同數年之間誰東

國成則德清方柑公也問誰司巡視則臺臣
劉廷元也問何處分則張差庇以風瀕二
字崔文昇安然無恙李可灼回籍調理也
噫相國謬矣殺人以挺與丹有以異乎以
丹與色與藥有以異乎色攻不可問已藥

攻在

皇祖處分則可在。相國不可漫無主持。藥攻則

情節更顯然矣。

皇考大漸之際。元氣虛弱。用泄藥不得。用熱藥

不得。此理庸醫知之。文昇可灼。豈無意而

輕試之者耶。相國謂未嘗引薦可灼。原係

何人引薦。胡不明言之也。律以許世子不

嘗藥。相國其何辭于弑君之罪。

史臣曰。文淵謂後者。未嘗薦可灼。必

有薦之者。直欲窮其造謀之人。而誣

及

皇祖昵于一時之寵愛。斯言真大謬矣。夫

皇祖之惑。

皇考之孝。已見于昔日。

口慈寧宮。

召對時。乃竟以影響絕無之事。誣

皇考。升誣

皇祖。其何以受

二帝在天之靈也耶。

給事中陳熙昌議曰。

皇考瀕危之日。崔文昇以攻泄不效。而可灼乃

以紅鉛充補救。

賜湖飲恨。雖曰有命在天。朱提賞姦。幾於顛倒

其淵。職平心折。事論之曰。可灼集弑君之

三朝事集

卷六十一

二九

事。而有輕君之心。為不忠。舊輔有愛君之

心。而未盡愛君之道。為不智。

給事中周希令議曰。進用李可灼。紅丸。而

先帝崩。從哲身為元輔。不當辭獨薦與同薦之

分。但當悔誤聽庸醫殺人之故。若以為有

心。即禮臣孫慎行。已諒之矣。從哲之不可

辭者。獨當曰。不逮斬李可灼。而身請為法

受惡。侯

皇上赦之善矣。乃擬

旨票去。賜金旌。賊萬口難辨。今日惟有立逮李

可灼正法。以謝

先帝。或赦從哲。必褫其職。廢流諸裔土。以明示

天下萬世。

史臣曰。

先帝將崩而紅丸遣。非因紅丸遣而

先帝始崩也。謂之無干。事則可。何至與庸醫

二書

卷之二十三

七

殺人之條。同日而語。且無以塞可灼

之口。又何以服從哲之心哉。

給事中周朝瑞議曰。從哲之可恨。不在為

李可灼。用紅鉛丸。致

先帝升遐之故。不明。而在虎賊不討。文昇罪逆

滔天。乃僅聽其秉筆。不聞一語

請誅之。尤可訝者。可灼紅丸妄投。

先帝已不生矣。而亟亟焉金幣之賞。誰同之也。

及言官白簡糾之。而罰俸之擬。誰縱之也。

至中外人情洶洶。同聲致討。而猶允之奏。

病以去。誰終以身覆翼之。而歇案至今也。

春秋之法。趙宣子身不討賊。尤甚于身自

為賊。從哲身為首輔。視

君父之歿生。輕易如是。將以討賊之任。推之誰

乎。

史臣曰。朝瑞謂文昇可灼。有灼辟之

事。事

卷之二十三

七

條。足以昭從哲夫。又謂從哲可恨。不

在薦李可灼。用紅丸。而在票擬文昇

可灼不當。何愈出而愈變也。欺蔽之

罪。可勝道哉。

給事中朱童蒙。李選知。賴良佐。沈應時。朱

太與。林宗載。魏顯乘。議曰。夫弑逆大惡。

聖明在上。亦何敢聞。獨無奈瀉藥紅丸。實與皓

齒。破眉相逼而來。文昇可灼之罪。於是乎

上通於天矣。從哲保護

皇躬。業不能弭。業於事先。又不能討賊於事後。

即有百喙。何辭於天下後世乎。亟宜與鄭養性。崔文昇。李可灼。同時追論。

史臣曰。夫謂

聖明在上。戡逆不敢聞。斯言是矣。而渴藥紅丸。

皓齒蛾眉。寺語。獨可以之加

聖明乎。而謂臣子忍聞之乎。

王龜臺集

卷之十三

七

先帝保躬素慎。而一時持論至此。能不謂乎。有

餘條哉。

給事中霍守典。議曰。進藥一事。如謂輔臣

為有心也。則弑逆之罪。古今所共憤。此臣

子所不忍。而職敢輕信之乎。然謂輔臣

為無心也。則可灼何醫。紅丸何藥。

先帝何疾。引進何人。當中外戒嚴之日。輔臣柄

國之成。而得托言於不知乎。則輕易不敬之

罪固非輔臣所能辭。亦非職之所敢原也。

况濫賞未追。而回籍調理之

旨旋下。此何異霍夫人之憑博陸。以勿急淳于

之意乎。大約有心無心。皆為罪案。適爾式

爾。總于典刑。苟律以許世子之義。法將安

逃。若曰古者刑不上於大夫。輔臣七年首

擢。

南朝顧命。不可遽加以不赦之條。而曲全其首

領。削奪其秩。庶此則

聖天子之

特恩或可。而豈臣子之所敢言也。至於李可灼

以

先帝萬年依賴之身。為一時微倖功名之地。即

有愛

君之意。未免有孤注之心。事屬大不敬。原宜寘

之重典。說者曰。秦曼之計方行。灌湯之藥

繼述無其虛弱之節

先帝所親言。則崔文昇之罪。恐不在可灼下也。
則文昇宜置極刑。可灼次之。庶幾惟明克
允。而人心咸服乎。

史臣曰。如以輔臣之心論。則當造次
顛沛之時。幾幸萬歲中一生。是亦忠
孝之用心。宜爾也。此時此際。尚何功
爲。數朝榮寵。而尚疑其微倖乎。夫守

卷之十三

三

與之不仁。乃言人之所不忍言者哉。

三朝要典卷之十四

紅丸

給事中劉弘化議曰。

先帝升遐。環海慟施仁之未久。

皇上踐祚。環海慶敬承之有

君。凡爲臣子。知慟知愛而已。何忍議惟是

官闈素積羣疑。當機最宜決斷。而舊輔方從

哲。處之偏善依違。若深言就裏機關。殊爲

可駭。李可灼進藥一事。終不能徵幸於

皇考。夫紅丸者。正隱僻奇異之藥。庶民有購

未敢嘗試者也。何以聽其公然聚訟。復公

然調進耶。縱引進根因。尚在譏卸。而回籍

調理之票。出于何人之手。即遠不見唐之

柳泌輩。近不見王金等所坐法乎。舊輔於

此。惟有東身席蓐。屏跡市朝。以聽

皇上處分而已。其痛懲之則

皇上之孝也。其稍寬之。而

兩朝草恩所進階敘廢。姑從貶奪。則

皇上之仁也。若夫道路所傳。伏宵小之邪謀。翻

移宮之定案。則惡極罪大。公憤愈深。恐更

非舊輔之福矣。

史臣曰。紅丸之議倡。蓋慎行之尤也。

尤而效之。羣疑滿腹。衆難塞胞。非借

鑿以文姦。即假名義以挑激。夫未

昭

先帝之令德。此

皇上仁孝也。信如弘化之所謂仁孝。非惟誤輔

臣。且誤

皇上矣。蓋昧心之極。不自知言之無當至此也。

給事中沈惟炳議曰。

先帝在位。只一月。而歷年三十有九。節節凶危。

皆人生不再嘗之苦。挺擊不遂。再變而有

崔文昇之藥，迨其中病已篤，而又有李可灼之九乘之，可灼非醫官也，囊中紅丸，又非當日諸臣所面見其合成者也，即以爲小人無知，有使侍得

君之想，而大臣敬慎其事，不應以

君父爲試藥之人，以

帝命爲乘急取寵之具，且

先帝大漸之際，苟非有暗裏通話者，安能知

二月事具

卷之一

三

間有可灼耶。繼曰：陽九之運，適會其窮，而按以許世子之義，事後亦當追究，乃加賞焉，後又許以病請回籍，誰東

國成，寬縱至此，又何解於庇姦之疑，可灼與崔文昇輩終當逮問，以了人心之惑者，可灼進藥，豈誠無因至前，即因緣不在從哲，從哲亦曾知之否，律干人命一條，有主使

有下手，有知情，況事

仁聖之主，處危急之秋乎，可灼既下手矣，從哲脫主使之律足矣，能遂超然評論外耶，恐

爲

國受過，從哲亦當甘之者。

史臣曰：主使下手等語，是明指

先帝爲可灼下手矣，誠逆大惡，此

國家何等事，無語

先帝盛德保躬，素極詳慎，萬萬無此，即以

皇上聰明天縱，在

廷諸臣濟濟布列，乃妄以可灼爲下手，則

先帝之明，引許世子爲例，則傷

皇上之孝，非臣子所忍言矣。

給事中薛大中議曰：

先帝嬰疾鴻臚，今可灼不在醫局，不明藥味，方從哲身爲元輔，擔荷良重，不加詳慎，率爾

妄報，至今夕選藥而

起升事屬重大緊關方從哲于是乎不得不爲
法受惡爲惡認罪矣乃飾辯以爲

先帝疾革時李可灼願以紅丸進伊及諸臣以
關係重大不敢輕聽比諸臣恭候

萬安

上問鴻臚寺官今在何處隨遣中使趨

召因而進藥此其間隱隱一段情形已自躍露
識者知其爲通詞之窮矣夫使可灼進藥

方從哲倡言事關重大未可輕聽則是方

從哲未嘗入告也方從哲未嘗入告

先帝何從知鴻臚寺有李可灼欲進藥耶有

先帝之問則知其有方從哲之告有方從哲之

告而後可灼應

召而入妄意非分之福而以

先帝試也此其情欲蓋而彌彰似隱而實顯方
從哲欲辭世子之罪又安從而辭之况

既謂遂同可灼訓進同之一字方從哲自

謂與可灼同也又安得以爲非與聞其故

而辭之耶雖無弑逆之心跡則無可謝矣

既有弑逆之迹罪又何可贖乎彰大罰以

安

二帝之靈是在主持國是者爲判斷而已

史臣曰有

先帝之問則自知其有從哲之告斯言所爲不

以目擊而以意揣者也煌煌

天語原着親見者據實會奏蓋親見

先帝之問自信無從哲之告耳不據實而失實

欲附和禮臣遂不覺背謬

明旨嗟嗟大中一段情形已隱隱躍露于言下

矣乃反訝從哲辯疏爲情形顯露耶

給事中張鵬雲議曰李可灼一丸紅藥立
致

先帝升遐罪在不赦。法無可原。當是時。荀輔方從哲。既不能力止。可灼于未進藥之前。又不能請速。可灼于

先帝升遐之後。題票以回籍調理。若以可灼進藥爲是也。又若以進藥致損

聖躬爲無罪也。忘

君父之讐。昧討賊之義。從哲之罪。誠有百口不能自解矣。

三書要具

卷之一 四

七

史臣曰。引繩扼根之下。豈有完人。况如黃之口乎。如必以進藥爲從哲罪。則將使從哲坐視

君父之彌留。而不恤乎。蓋鵬雲才足以支姦。邪足以煽黨。謔言高張。共快一擊。寧知

天日開霽之期哉。

給事中韓繼思。魏大中方有度。陳爾翼。與治議曰。

先皇疾革之故。中外一詞。神人同憾。孫慎行入朝抗章。誅舊輔以春秋之義。痛哉。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與自龍繁煽惑。足智工妍。思以

其屬毛離裏之親暗奸

大統。肺膽綸靡。卒癸其耆者也。賴

神祖剛明老成定策。

福藩之國。

大本爰定。而陰凝冰堅。謀乃益棘。

三書要具

卷之一 四

八

慈慶之樞。幾入五步之內。反中發姦者以考功之法。當其時。豺狼露跡。道路以目。雖其間相刺相刃。厥變千端。而顛張差者。如出一口。誰秉

國成。亂臣賊子接踵矣。

神祖登遐。

先皇御極。反側者愈不自安。進文衣之賡。進奉下之刺。進純火之鉅。既削且弱。倪鴻倪燦

即金石鑄體其能潤乎。自非包藏禍心。互爲表裏。何以逆節之形者三首尾其間。乃竟漫視之而不一置討。失桃園之獄。歸惡于角。亦惟以其不討賊也。况從而爲之地。乎。則革之除復泄泄乎后之封官之遷而不以

君父爲意。故辛亥故相。厥罪惟灼。而三變所遷。抑又甚焉。但罪在大臣。未可輕定。若鄭養性既奉

明旨。亟宜遠徙。崔文昇必立竿其首于紫衝。李可灼當比杖斃于柳泌。斯罪尊正天討伸。皇上斯以爲人子。爲人君。數天爲人臣也。茲春秋之義也。

史臣曰。

國家大統。豈容輕議。既云

神祖剛明。

大本要定。則自不必置一詞矣。復云謀乃蓋

轉而舉張差進略。進劑。進節。盡羅織

於謀之一字。嗟嗟。謀之林。孰有甚於

此者乎。至以不重處文昇。可灼。爲罪

案。則亦造謀之私心。而非春秋之指

也。

給事中陳爾翼議曰。有謂進藥一事。舊輔

實伏有戎心。即有謂進藥一事。政不足廢

三君子

宋之一日

舊輔之心。而垂信天下後世。蓋可灼以

天子爲嘗試。罪固不容於赦。顧聞之當日。可灼

和藥以呈。閣部大臣尚有旅舊輔而進者。

豈不可昌言排阻。明奪姦雄之魄。忍以

君父。端聽之一人乎。議者以是虞舊輔有所不

受也。且所云弑逆不道。

先帝當不正其終。

先帝既不正其終。則爲

今上計當日宜何如共圖討賊必期仰

國法以雪

國聲願

嗣登大寶稱

有道聖人業二載於茲一旦忽蒙以不討逆之

述其將謂

今上不獲正其始乎議者以是虞傳之天下未

必信垂之後世益用疑也引繩批根情罪

未愜千秋以下曲摘今日之光景或將焉

吾

君情慙德焉傷

國體而貽

君羞關係匪淺故于公單之外補述所聞以備

奉酌

史臣曰議人必量其所受當可灼和

藥時尚有關部大臣旅舊輔而進者

而以紅鉛錙果從哲其受之乎慎而

何以出此則亦爾翼所云傷

國體貽

君羞大無人臣體矣

給事中郭興治議曰天下之惡至弑逆而

極若情委是實自合據法推繩倘不然影

會不明不白之言輕附不赦不原之罪非

所以示天下後世也如紅鉛錙果傷生毒藥

從哲果包藏禍心

先帝憑几之際

今上在側百官在旁何官中府中皆坐視

君父垂危而寂不一語以救止乎則逮引不當

藥之經

聖君且為虧損近舉不糾舉之法舉朝皆當究

問恐此重大之案非從哲一人可結也意

者

先帝天性篤孝。又嘉賦素怯。遂毀以減性。羣臣
倉皇抱髻。冀緩須臾。登遐而不虞。紅丸之

不靈也。使從哲堅持不進。

龍馭亦竟上賓。可灼向人曰。吾肘後有起死回
生之丹。輔臣不肯進。

御是惡視。

君父之戚。而不救也。從哲又何以自解乎。至票

擬李可灼一節。極爲顛倒。所以自貽其戚。

也。處分輕重。

聖明自有主裁。

史臣曰。似是之言。最易亂政。如慎行

純不嘗藥之經。是也。然竟不念羣臣

倉皇。進藥於大漸之際。是豈不嘗藥

例乎。且臣子必欲以不嘗藥爲從哲

罪。則如虧指

聖孝何。與治總理以斷。可破萬世之疑矣。

御史王遠宜。崔呈秀。周邦基。楊新期。李懸
芳。朱泰禎。議曰。

先帝疾危。各官進

宮問安。聞可灼亦隨至。

宮門外。言有紅鉛。可救危症。諸臣商議。俱有
難色。大家慎重。從哲與各官一也。暨面叩

皇。考言及輔

皇上爲堯舜。則已發

顧命矣。欲進紅丸。諸臣承命。商確再三。以達總

欲救藥。望

先帝霍然。其一念忠愛。從哲與各官一也。謂有

心投不效之藥。必非其然。惟是

先帝上昇。可灼詎得無罪。乃止票回藉調理。則

法所不載。而人心爲不平。其何解于人之

疑哉。

御史江日彩。議曰。可灼既奉

先帝召用危急之頃非真見定力善識脈藥者

不敢發一言其真愛真弑逆一時在事諸

臣必有能窺其微者出此二者惟庸之一

字足樂之誅討不加而賞銀馳驛尤爲可

訝唯逮可灼正罪以結進藥一事以服天

下人心

史臣曰愛則非弑逆弑逆則非愛直

一言而決耳乃曰在事諸臣必有窺

其微者何得爲此語以惑衆聽乎至

云誅討不加則其附和諸姦之心事

有欲歸而彌彰者矣

御史倪應春議曰許世子不當藥直書曰

許世子止弑其君輔臣方從哲於春秋之

義亦聞之熟矣李可灼非精醫之士紅丸

非續命之丹

朝廷非試藥之地悠悠忽忽漫無主持而聽可

灼獻無妄之藥于

至尊紅丸連進

九五寶天曾不聞上引罪之疏申討賊之義而

反行賞姦之典其何以自解於人言計惟

自怨自艾席藁待罪聽我

皇上生歟之崔文昇李可灼親自下藥之人與

不當藥者情罪百倍三尺寧容少貸駢斬

猶有餘辜

史臣曰紅丸之違因

先帝之召用非試藥也可灼之賞奉

先帝之遺命非賞姦也

先帝原非傷于藥而膠親許世子不當藥之例

何其謬証典

御史李時榮議曰方從哲進藥一事真千

古不來之疑然而有必疑者有斷乎不必

疑者必疑者何用藥者與薦用藥者誰爲

進

御誰爲推教此

官聞遂審之事倉卒危急之時非躬親目擊未可以意想臆度參也此聽之口誅筆伐千秋以後事也不必疑者何用藥不效矣非惟不效且速之斃矣即非有意亦屬誤投即非造謀亦屬嘗試誤可赦乎試可審乎乃非惟不能正其罪又從而賞之至處

主尊真典

卷之六

於公議僅稟回籍此何心也此從哲之罪不容逭者也若夫李可灼原非院醫妄言投藥謬稱病源治方甚悉何竟輒投遽至殞生無方無製未審藥所自來此與崔文昇輕下剝劑之劑同一機竅所宜早正刑章者也

史臣曰即此疑之一字未可以當下

止斷也以揣摩億度之心料

官聞遂審之事一則曰不決之疑再則曰聽

之千古此

國家何等大事而特榮竟欲于疑不疑間定之哉

御史陳保泰議曰臣于舟次聞

光宗皇帝之變李可灼進紅丸臺省糾劾崇回

籍調理臣知從哲無辭人口矣當日進藥

時諸臣若韓爌張問達俱親見其事今從

主尊真典

卷之六

哲援兩臣爲証且

旨云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是

皇上又身親見而明知之便可釋疑矣以爲

弒逆必不受也然則

先帝居深宮何以知灼有紅丸而便逮之乎

先帝疾革召諸臣入內

王几導揚彌留之時從容擬定可灼有藥此必

衆議時左右近習聞之

先帝以進凡人有疾雖知勢不可爲聞藥可起疾亦勉強服餌以庶幾萬一之生特灼不宜輕試耳故罪從哲進藥從哲有辭若罪其不正可灼進藥之誅從哲無辭也若曰從哲弒逆難掩必

先帝真有被弒之事而後可嗚呼幾何不輕誣先帝哉

三朝要典

卷之十四

元

御史陸獻明議曰舊輔方從哲職在冢宰

謂宜老成自主務保

皇躬破散陰謀獨有國是

先皇帝之不豫也紅丸一進灑泣攀

髯更賞其姦幾成漏網豈李可灼爲典醫之宜

乎豈紅丸爲

先帝對證之藥偶然不驗乎彼可灼固自有其寃之辭在從哲豈必有其心而後執其咎

耶

史臣曰事可疑始萌心紅丸之事無可疑也至曰不必有其心而後執其咎更何道以自免乎詎大至此何其刻哉

御史張文熙議曰此事惟問進藥之是不弒逆之真不真而已如藥不當進也則大廷廣衆當日不聞有昌言止之者如果

是

先帝召可灼或者奉情可以定罪乎如弒逆果真也則當直窮到底罪不止削奪未必有此心也或者傳疑不如傳信乎惟可灼輕易嘗試之罪而票之回籍調理誰司政柄而顛倒若此不計賊而賞姦此從哲自貽今戚也至崔文昇敢于進泄藥更重于可灼酌姦並當極刑見保護

聖躬當以輕付匪人爲戒也。

史臣曰。參情可以定罪。是也。夫倉皇彌留。操藥物而進之。以冀

君父之一生。非情乎。其此迫腸。皇顧疑影。咸惟

原情。而可無罪耳。雖文昇可灼。猶將

寬之。乃謂從哲實存哉。如云未必有

此心。文熙已爲從哲昭雪之矣。

御史張汝懋議曰。李可灼。何物。文昇

三朝事

宋之一目

二二

既誤用峻劑。而可灼又投以熱藥。致

皇考驟爾賓天。歟有餘辜。適當事者。不亟置之

法。僅聽其回籍。而賞不追。罪不論。此輿情

所久抱不平。以爲難容漏網者也。職讀禮

臣綱常疏。維大分于二字。讀堂官信史疏。

凜直筆于千秋。痛定思痛。固應有此一段

議論。可灼妄進丸藥。悞在

聖體。非庸醫殺人者比。合重擬以垂永鑒。文昇

投藥均悞。罪應不在可灼下。若夫人臣秉

國諫同愛君之心。今追論事後。而嚴責備

之義。其亦何辭。如云弒逆咀咒。則罪莫大

焉。非臣子所能堪也。

御史姚應嘉議曰。

先帝哀勞成疾。證勢誠急。宜與典醫者倍加謹

慎。李可灼何人。輕以紅丸進用。論者謂在

性熱。

三朝事

宋之一目

二二

先帝之崩。灼實速之。斯時罪一可灼。豈不詞嚴

義正。乃僅令回籍。不幾小慈昧大義乎。倘

指爲弒逆。非臣子所忍聞。亦天下所未必

信。速真可灼于理。至崔文昇罪不在可灼

下。因議并及之。

御史施探議曰。從哲親承

神祖憑几之言。以輔翼我

皇考。當此憂勞。損神宜何如慎重者。乃達諫之

初崔文昇既授副相之謬刺迫至彌留可
灼復進紅丸之熱藥

龍馭且駕白雲以上陟矣

天地

祖宗所憑依之

聖躬而嘗試于不折玉之手可灼之狂矣不敏
孰大下斯其人爲從哲所薦與否職不妄
知但哲爲首輔旣不能斟酌于未進之先

復不能明法于

升遐之後及外言紛至而僅以回籍調理稟也

將愛可灼而然乎此其失在庇護職又不
能爲之解矣合數事而統論之周旋廟堂
之意多割學決斷之意少且旣既戰懼當
學問又欠缺洽總庸人之本也然而依
違于封后之大典庶幾大輕時之罪臣此
其庸而實整固百官萬民所不能已于喙

者以其爲庸也而盡略之可乎若曰執逆
從哲起家制科位極東班獨相七年蒙
恩甚渥

皇祖何負于哲

皇考何負于哲

皇上又何負于哲而爲此犬豕不食之事職不
敢謂其然也

史臣曰紅丸之非錫易知也法應以

三朝事典

卷之一

三

爲妄投應嘉以爲輕進豈真以可灼
有非法哉畏邪峭而姑善其詞耳然
終不以弒字加從哲也則釋所云天
理人情之至而已噫以天理人情言
尚謂可深罪者哉

御史溫臯謨議曰李可灼進紅丸一事何
辭狂罔若坐以弒逆而非坐舊輔必當時
諸臣親見其事確知其謀有證有據可以

對

皇上可以質後世然後爲

國討賊不然此何獄也而莫須有斷之乎史

冊一書傳之萬世稍有揣摩附會何以安

先帝之靈于

九廟况

皇上所身親者

乙夜之觀倘浮其寔將無悔是哉

三朝要典

卷之十

三

史臣曰善乎臬謨之言此何獄也而

莫須有斷之乎夫莫須有者尚疑其

有也若以紅丸爲試逆則通國知其

無矣逆此議者不太其耶

御史馬鳴起議曰許世子欲愈父之瘕無

弑心也然進藥而藥殺夫子加弑焉懼天

下後世之以

史爲嘗也况藥曰紅丸原非正方藥莫甚焉

性復嚙毒非心所甚安其忍冒然獻之吾

君乎且聞之內醫皆臨時製造非御員不敢司

方非內局不敢進料凡以重

至尊之體防置董之姦也

顧命元老豈其見不及此乃抱愈疾之心而冒

嘗試之罪乎按前代有柳方士事

本朝有陶真人事要皆

主上有喜丹物非臣下所造然且方士真人皆

三朝要典 卷之十 三

罹不赦之重辟垂青史之斧鉞况文昇尚

是內官可灼安從幕進常刑同赦自有法

司在

御史劉芳議曰李可灼試不對證之劑僥

不可知之福法應重辟崔文昇方

先皇哀賤之際萬幾方殷攻瀉突加此中不無

機關罪在李可灼上至若臣妾億兆下陳

豈患無人治容伐性敢爲輕宥損

五卷二節連

聖疾蓋與文昇張差總一線索而投謀尤爲巨

測流竄何辭舊輔身筦綸扉肺腑節戚寧

耳

先帝召

皇上而不忍負卿戚坐視逆節之著而無一問

罪之詞何辭以謝天下萬世耶

史臣曰張差的文昇舊輔者其本謀

三卷二節連

五卷二節連

三卷二節連

也。而必牽合于治客伐性。張差緣實

肺腑鄭戚蓋不如是無以構

宮庭之難端。樹朋黨之旗幟。爭底定之盲功。

噫。諸姦設心如此。目中尙知有法紀

耶

御史鄭復宣。李日宣。吳之仁。議曰。

先皇帝一朝風露遂泣

朝朝追惟其際。則有崔文昇進泄藥一事而復

有李可灼進紅丸一事。寔爲之祟。紅丸何

藥。誰爲製之。誰爲進之。而又誰爲保之。若

之何其以

帝體嘗試耶。此時立拘可灼而駢斬之。曰汝何

以紅丸當鴆毒。灼其何辭。并拘文昇而駢

斬之。曰汝何以巴連代斧斤。昇又何辭。乃

計不出此。而票賞金。票回籍。謾無究詰。無

惑乎天下臣民悲鬱憤懣。愈久愈深。而愈

三卷二節連

五卷二節連

五人

不能釋然也。今日討賊之舉。何煩再計。獨

若惟究當日秉

國之均者。何人引賊而進者。何人其有心無

心。則在不可知。不忍言之間耳。今

聖德如天。即不至以不可知不忍言之事。坐

顧命輔臣。然爲輔臣者。痛念

先帝登遐之繇。追思許世子不嘗藥之義。宜力

請於

皇上亟討二賊以明當日原無庇姦之心。次即引身席藁。辭恩還廕。俸及寬政。然後還其初服。退居首丘。以謝當日昏昧模稜之罪。即一時公議。千秋信史。未必盡平。亦庶幾先帝在天之靈。或可少安。

皇上無窮之孝思。或可少慰而天下臣民。或可少謝耳。

史臣曰。漸獄者。必須辯駁到底。使人

李斯非也

卷之十一

第言無辭。何得謂有心無心。本不可

知。不忍言之間耶。不可知不忍言。則

亦莫須有耳。寃詰模稜。夫亦先自贖

昧矣。

御史蘇葵疏曰。

皇考寶天。李可灼情狀屢疏已盡。尚煩衆議者。爲寃置可灼前已。職私爲之說曰。灼有賜死之情。無典刑之獄者也。於

皇考之脉既診矣。但落之窾窾。諒亦隱隱指開。灼備稍知慎重。當出與御醫諸人商製。未爲不可。蓋灼之心。妄意其真能起死而遂踵率道之愚。妄極矣。爲灼謀當死。以灼自爲謀。亦常來因愚妄應死之愆。從故人極刑之與。

先皇有顧命。有受遺。加之曰非正寢。使株連贖昧諸臣。藉手快牛李之私。將我

二事士士

卷之十一

計

皇上之視寢問安。遂聽風聲。皆以爲不能照實乎哉。故謂灼有賜死之情。無典刑之獄也。御史楊維垣疏曰。

先帝當年所感。是不起之證。紅尾不進。

龍馭亦昇。而謂因之遂崩可乎。况李可灼請司者數日。

先帝何得不聞。謂之欲服以求生於萬一。而當前不進。稱寢重矣。忍坐視乎。又安知今日

之追論不轉悔爲靈丹仙藥乎。惟是可灼
既進無妄之藥。自宜受無妄之罰。而處止
回籍終難服人耳。時歷二載。不爲不久。積
穆布列。不爲不多。雪讐討賊。獨後乎宗伯。
而甘與逆儔久共天地。是何不忠者之衆
耶。若以承前啓後之

先帝而不與以考終。以義盡仁至之

皇上。而忽加以不孝。又匪臣子所忍聞矣。

史臣曰。不與

先帝以考終一語。足以定紅丸之案矣。慎行何

味於

先帝。而必欲造是獄乎。則亦蘇琰所云。林連暖

昧。蕭手以快牛李之私而已。

御史馬逢臯。馬鳴世。議曰。事無兩是之理。

七年秉政之相臣。弗能討賊。但當議貴議

勞。而必不可謂其無罪。法有一定之條。三

番行逆之姦黨。敢于濟惡皆得。可誅可滅。
而必不可處以偏輕。俾此公議。不汗青史。

史臣曰。三案詆誣。線索則一。此直私
心附會。比周者之談耳。乃曰。俾此公
論。不汗青史。噫。其汗青史。可勝道哉。

御史侯恂議曰。

先帝嗣服未幾。頃嬰羸弱之證。紅丸一進。

國湖隨泣。鴻臚非診脉之官。紅鉛非對病之劑。

庸醫殺人法。當杖。輕易用藥。嘗試

至尊。當坐何律。然則李可灼之罪。真百口莫贖

矣。然而執實主張之。非方從哲乎。身爲元

輔

君父生歿。忍聽小人嘗試。甚至舉

朝攻發。而仍票回籍調理之

旨。明示優容。庇奸如此。欲無同罪得乎。論進封

則累

皇祖以亂命之失。是爲得罪。

皇祖論進廢。則貽。

先帝以正終之恨。是爲得罪。

先帝論移宮。則貽。

皇上以垂簾之禍。是爲得罪。

皇上人臣有一於此。足以正不忠之誅矣。願

廟堂之力持。而速斷之也。

史臣曰。可灼之進廢。恂何所見。以爲

從哲實主之罪。

旨同籍。遂議其當同罪。茲何說乎。至云

先帝嗣服未幾。頓嬰羸弱之譴。夫病至于弱。豈

其頓嬰。尤悖謬之甚矣。

三朝要典卷之十五

紅丸

御史沈猶龍錢士貴議曰李可灼進藥一事錯亂極矣可灼么廢任妄粟粒紅丸誠爲躁進而相臣固元老也使知

天子之身不可嘗試必召面諭之曰

國家典衣典冠各有主者醫非汝司何敢妄言方術今與汝約效則惟汝之功不效則

三朝要典

卷之十五

一

身首異處可灼自量必遂巡退也奈何漫

無主張徒委之中使之趨召玉杯一進

鼎湖載泣

遣詔賜金承

恩恐後人人欲刺刃於可灼之腹而反得回籍

調理之報夫醫者尚須調理乃能調理

聖躬哉相臣胸無義憤性能容姦三尺之法不

伸九天之誓不報使今日青史早成董狐

記事必且首罪相臣而相臣必自悔曰我之哀矣自貽伊戚欲辭趙宣子之惡名不得也可灼正兩觀之誅而相臣聽千秋之議

國體不當如是耶李可灼優游里居罪人犯在崔文昇爰爰免脫一而難寬駢斬某街足快神人之憤矣至如

官闈大故至性所關杜魯消萌斷以安靜爲

三朝要典

卷之十五

二

上策而事後窮追非

宗社和平之福也

史臣曰猶龍等謂進藥一事從哲漫

無主持已明知其無他矣而必曰董

狐記事欲辭趙宣子惡名不得蓋亦

牽於浮議而不自持耳

御史吳牲喻思恂樊尚燝議曰鴻臚寺官

李可灼素非御院之官又乏倉扁之術突

進紅丸殊可疑駭庸醫故用律在不赦似
茲不開方不當藥

會典昭然敢於故違其意尤爲巨測所當亟
正刑章以洩神人之憤以報

君父之讐者也但可灼一么磨小秋耳丸藥未
進之先何以得聞於

大內

先帝忽崩之後何以僅票其回籍不行討賊

王事

卷之一五

五

加之賞舉動顛倒元輔方從哲於是乎無
以自解矣從哲爲

顧命元輔

皇祖憑几之際實以

先帝付託方祈

萬壽之無疆何遑一月之不保既不能豫消聞
官之兇挺又不能慎用彌留之狂藥所當謹

其有

請追奪階廕以謝

皇祖遺命以彰

皇上大孝至千古直筆大義攸關擬實紀載業
奉

明旨所以嚴斧鉞於今日而寒賊膽於將來凡
屬臣子有同心焉

史臣曰言紅丸則已耳而必先之以

聞

卷之一五

四

官之克從蓋當時持議者之心類如此也夫
人相勸以爲說雷同乃甚要議之能
爲

御史蔣允儀議曰李可灼進藥僅時王安
舜特疏糾參內有誰爲薦李可灼者進紅
鉛一丸

先帝服之不豫等語已爲相國立一罪案矣乃
一揭再揭曉曉致辯即據稱可灼見伊于

內閣自稱有紅鉛藥可救危證因今與張
井議久之不決而問安

大內之時

先帝因問有鴻臚寺官今在何處遣中使趨召

夫可灼若無因緣何敢呈身內閣輔臣先

今計議

先帝隨有詢問事豈適逢機有事遂此自辯乃

自承矣至

貴妃停封

遷侍移官二事千古綱常名教所關不待智

者而後辨閣臣但無二心使有專力若稍

猶豫即是逆迎而方且依違首鼠欲却欲

前無奈禮部之執奏而姑爲從吏無奈科

臣之詰責而強爲催

請明明佐逆步步黨姦而宗伯以沒無主持湍

遲不進相責猶寬之矣若謂試逆之事非

臣子所忍言而

皇上之待舊臣始終有禮則如其所

請削奪官階錄廢或與鄭養性並論各遣歸原

籍

史臣曰方

先帝不豫時中外惶惶望

聖躬即安可灼進藥之事遂有流傳

大內者從哲辯疏甚明九儀乃謂必有因緣

事非適逢欲加之罪惡無辭手以確

然可據之言斯以爲必無以茫然不

恨之語孰以爲必有允儀直以一時

黨同之論遂可欺天下萬世之公論

哉

御史劉徽李玄議曰

先帝冷落青宮四十餘年

福藩母子朝夕固寵一時肘腋之姦伏而伺

覺從哲日侍左右。豈無心知。乃聽鄭氏之
進美女也。而不聞諫止。聽崔文昇之用泄
藥也。而不聞商確。聽李可灼之進鉛丸也。
而不聞考究。致

先帝以女壘之極。繼以毒餌。須臾不收。輔臣爲
人主之家相。凡官府內外之事。皆如吾一家之
事。不得推於不及知。亦不得諉於不能爲。
不根究張差之主使。是庶幾也。猶可以

神宗之命藉口。至女謁之人。明擬以伐性之斧。
而曾不拒止。此何說乎。不速揭封后之非。
紀是附議也。猶可以

光宗之言爲詞。至昇灼之藥。立促

皇考之賓天。而反行賞賚。又何說乎。除崔文昇。
李可灼。各宜人身首異處之大辟。以謝

先帝外。方從哲。引以許世子之律例。亦宜重加
種職奪廢。以爲人臣不忠者之戒。

史臣曰。

先帝以哀勞成瘁。其非文昇可灼之故。易知也。

乃至修怨傾謀。黨同附議。幾令

純孝之主。貽玷千秋。至舉

福藩。橫口誣讒。則又諸姦開學

宮闈之本謀矣。

御史王大年議曰。

先帝大漸時。三公九列。具在問視。可灼進藥。非

昏夜不及見聞之事。使知紅丸能傷人也。

則諸大臣宜力止之。何當日寂不聞一語。

使不知紅丸能傷人也。則亦大家悞而已。

矣。總之

先帝之疾。固臣子所不諱。而輕進紅鉛。自有李

可灼。執其咎。事何嘗不明白易見哉。

史臣曰。紅丸豈真傷人者哉。當日問

視

先帝有三公九列在。荀腊之毒。何不關一二出言止之。即云誤。亦大家誤。大年此言。真一時之定案矣。

御史周宗文議曰。

光宗皇帝。不中於關入之槌。而中於療疾之藥。薦可灼者。知之乎。不知之乎。知之則故。不知則誤。惟是無有薦則可。而細觀其辯疏。又吾鵬突若爲自解。又若爲可灼解。顧終不可解。既薦矣。又何辭焉。使夫子而在。不知書法何如。姑以俟諸主持。若階衡磨敘。索索若若。於心安乎。則以角巾私第。怨艾終其身。即不爲許世子庶幾矣。

史臣曰。宗文謂從哲辯疏支吾鵬突。遂無解於薦。此真支吾鵬突之言也。先帝原非傷於藥。而嘵嘵然究論從哲之薦。則亦朋比之私衷耳。

御史吳其肯議曰。李可灼進藥一事。有原其而寬之者。則謂在廷諸臣當

皇考彌留之日。誰不思多方調護。以幸其一劑之中。可灼和丸一進。其情未必不出於此。而其執恨成疑者。直謂可灼粗心大膽。不念

聖躬安危重大。輕投紅鉛。况先經崔文昇用泄。敗傷元氣之後。復有此瀾進。不可知之藥。物。

皇考安得不立遣於當夜也。文昇可灼不足議也。方舊輔

顧命元臣。此何等事也。不加持慎。輕聽細人。以御藥爲嘗試者耶。至于

皇考升遐。舊輔果有忠憤之心。自應立置兩人。千重辟。何爲一發南都。一票回籍調理。何以謝

皇上何以抒中外臣民之痛恨也。得輔輕忽不

謹致悞

聖躬亦何辭于事後之定論。必欲以絀之一字加之。則當日勅關部院諸大臣目擊耳聞。自當有言。共明心迹。毋令此段公案晦蝕于情面也。今合以李可灼、崔文昇比子殺父律擬以極刑。

官庭之事區區影響之談。安足與評實錄。

史臣曰。其實謂

先帝謫留。可灼和藥以幸一中。似亦了然于當日進藥情事者。而乃以不立置重辟。爲舊輔罪。又欲坐可灼與文昇以極刑。是何其前後自相矛盾乎。

御史張應辰議曰。李可灼進藥一事。誠者有謂論心。可灼似可以無死職。直謂據事。可灼必不得在宥。蓋

國家無原心之例。

君父豈僥倖之人。李可灼不得不爲法受罪者也。至方從哲。責以進藥時。何不慎重昌言。以止彼。猶得曰。問安諸臣具在一時望聖疾之廖。人人有同心不受也。惟是藥投矣。賜湖筆矣。可灼罪狀著矣。爲元輔者。或聲言其罪。請付司寇。或直陳始末。以聽

聖裁。可也。胡爲多資之金。累擬回籍調理。是何政體是何魔法。身秉

國成而刑賞顛倒如此。即今從哲今日清夜自省。當亦悔前事之非矣。自貽伊戚。又誰咎哉。

史臣曰。一進藥也。論心則可無死據。事則不得宥。將安取憑焉。應辰謂刑賞顛倒。將必如此。始不顛倒與。

府尹沈光祚等議曰。

青官之挺。張差以風癩蔽罪。紅丸之藥。李可灼以資予。酬功相提並論。無心有迹。舊輔即百喙何以自解。即愛舊輔者。人百其喙。又何以爲舊輔解也。豈

皇考在天之靈寔不逞於舊輔。而即假手於舊輔。當票擬時。嘿奪其魁。今之辯窮於無可辯。即不則貲郎去國。等於大臣。重辟成囚。蒙以殊賞。夫人知其不可。舊輔雖手足忙。亂乎不應倒行逆施。至此極也。倘僅僅以么庸崔李伏法了事。亦猶之積挺入官。以風癩二字結局。恐未足以謝

九廟而安天下萬世之口也。舊輔顧金顧影。悔愧自處。或有不止於歸蟻王。還恩蔭者然。非職等臆度所能必也。至信史宜如之何。昔春秋之書趙盾也。說者曰。惜也。越境乃免。則今日之寬舊輔也。抑亦曰。惜也。彼一

時也。重處李可灼。庶可有辭。

史臣曰。進藥何事。果其無他。輔臣何尤。如有他也。豈重處可灼。遂可有辭乎。是處

君父大事。加罪於人。即可謝責也。尚敢言信史哉。

甲午給事中。方有度。奏曰。臺臣徐景濂有疏。票擬者。欲宣付史館。似若以史爲一人家私物。不知史者。紀載必核一時之實。字奪必合人心之公。非但史官所不能私筆削。實亦

人主所不能私是非者也。今宣先帝

聖德考終。中外所知是矣。正惟中外所知。能宣李可灼不進紅丸乎。

皇考不服紅丸乎。方從哲不賞壽乎。李可灼不

予告手臣同官彭汝楠疏票擬者引證輔

臣夫

皇考在日得虛疾是矣正惟

皇考得虛疾所以崔文昇不宜進下藥今試問

文昇果應否進下藥

皇考果應否服下藥恐輔臣韓爌等不敢任也

皇考上仙之速輔臣之心必有惕然追悔其不

能致慎者奈何引輔臣之親見以寬文昇

之罪耶兩番票擬何以心腹中外番信後

來

上曰國史傳信萬世但當據實直書李可灼已

有旨處分這所奏併付史館參酌

史臣曰臣觀景濂之疏正以史非一

人一家之私欲實紀之爲

先帝昭盛美且以傳信天下萬世也有度何正

言而反引用之耶且以輔臣親見之

實事多方抹殺而以進路風影之虛

聲一味文致豈不巧於中人哉

七月庚子給事中霍守典奏曰

先帝以堯舜之主一月而

升僊馭說者咸歸咎于崔文昇之用涼藥以洩

其元氣李可灼之用紅丸以助其邪火且

因而責備舊輔臣謂始也不能防君側之

隱禍既也不能止小臣之倖心究也不能

討二臣用藥之誤

明旨處分于輔臣則曰票擬太輕又曰朕念

兩朝舊臣歲久又曰事關

國體不必苛求雖未加以斧鉞之誅而一字

之嚴森臣之心膽已寒矣可灼等解究問

罪人斯得公論可明惟文昇未經究問今

再發遣南京刑法不無稍失其平臺賓諸

臣奏文昇者不一有謂其誤用涼藥洩瀉

太過以致

先帝不起者。又有謂受人主使。而以數片之文。咀代張差五尺之棍者。臣雖未敢遽信。然未經究問。毋論無以服天下之心。而慰

先帝在天之靈。宮中府中。均有三尺之條。在可灼解之。而使來在文昇遣之。而使去。亦何以服可灼之口哉。况文昇果有他腸。罪不至於遺下。而愛書未

卷之二十一

上

成罪名已定。亦且無以服文昇展辯之口。臣謂當與李可灼併付法司。嚴審究問。如奏辯已明。當日所用何藥。所合何方。同進藥者何人。

先帝何證何不明。白執奏抄傳天下。乃以一時不明不白之語。滋天下萬世之狐疑耶。

史臣曰。守典謂可灼述而文昇止於發遣。是直欲斃文昇矣。試執塗之人

而問。所以斃文昇之故。寧不為

先帝累乎。夫事如衡。論事如權衡。今又以文昇之藥。與張差之棍。同類而談。語曰。絲絲不絕。織成網罟。此之謂也。

辛丑大常少卿高攀龍奏曰。近日禮部尚書孫慎行。論舊輔方從哲一疏。關係甚大。隄防甚遠。方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乃在交結鄭國泰。國泰父子所以謀

卷之二十一

六

先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棍。繼以美姝之進。終于文昇之藥。而方從哲力左右之。培植其為鄭者。鋤擊其不為鄭者。一時若狂知有鄭氏而已。此賊臣也。討賊則為

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為

先帝隱諱。則為孝。此大亂之道也。

陛下多讀書。精義理。此心常明。自能辨之。果其辨之。則如方從哲。鄭養性。大義豈容不討。

何可一日復令居

輦轂下耶

史臣曰。有其事而含忍不言。是爲隱

諱。若夫造無爲有。是汚職

朝廷。而不忠之大者。反以隱諱責人乎。且攀龍

欲

皇上多讀書。精義理。夫爲

先帝辨訪訕。明考終。正義理之大也。奈何爲此

迷謬之論乎。

甲寅

上允孫慎行回籍

史臣曰。慎行此行。亦自知其辭之窮

矣。未幾寅緣大拜。

廷推首列。豈報復之舉。不得志於前日。而圖

肆謀於揆席耶。

唐昭難欺。不蒙點用。卒以公論既定。故加訓導。

日月照臨之下。魑魅無所施其伎倆。從前作僞。

竟何益哉。

丙辰南京給事中。歐陽調律。奏曰。禮臣孫

慎行。憲臣鄒元標。先後參論。舊輔方從哲。

二疏總期明綱常。信史冊。懲往愆。今植君

臣之防。寒亂賊之膽。正在今日。不可少者。

然必如禮臣之言。蒙之弑逆之名。而加滅

門之禍。無乃已甚乎。盡

先帝不世之今主。不彌月而

賓天。此薄海內外所人人盡傷心者。臣在里門

亦聞道路紛紛之口。卒之徐聽人言。亦未

必盡然也。惟是李可灼。明以藥嘗試。方從

哲。象如充耳。至崔文昇之處治。未盡厥辜。

而滿

朝憾不即誅可灼。且票之回籍調理。更使得

微賞五十金。揚揚畫錦。即愛從哲者。何以

代爲之辭耶。臣謂可灼罪應不赦而從者。

則宜削其爵階錄廢以爲人臣不忠之戒。

上曰。這事情已有旨下所司。

史臣曰。調律既知禮臣之言爲已甚。

且曰徐聽人言亦未盡然。似尚有是。

非之心者。又謂明綱常信史冊。豈非。

顯以謝公道而陰以附谗譏之習耶。

南京給事中徐憲卿奏曰。今通國所指駭。

有如鴻臚寺丞李可灼之進藥而。

鼎湖隨泣。臣且不必于常理之外揣可灼有煬。

君父之心。即據樞臣會奏疏云。閣部大臣皆言。

紅鉛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可灼隨出成方證之。也何。

爲及諸臣猶未敢以爲可進也。可灼入。

官。即傳乳和藥以送也。又何爲。況是日。

先帝對諸臣言補。

太子擇。

書官始欲少休既而復。

召言復有倫有序。似乎未大漸也。胡爲乎夕飲。

藥而朝。

上昇乎謂非此藥促之不可。臣觀素封主人有。

庸醫謬投劑。及其童僕婦孺。尚欲批其頰。

吐其面而市辱之。嗚呼。官猶有誤律。今以。

么磨小臣。妄希榮擢。過微非望。視。

三事具典

卷之十五

三

萬歲若孤注。而極供其僥倖之私。真膽大包天。

矣。昔。

世宗朝。有方士胡大順者。妄製藥物。假于仙某。

所造。

上疑之以問徐階。階力言其詐。且曰。此輩無賴。

小人。輕進白鉛。意極巨測。竟下獄論死。夫。

大順于。

世宗。未有虧損。而法猶如是。况藥誤投于。

至尊効則可灼冒

上賞不効則

先帝受實禍。此而不問。何以過小人垂涎無忌

憚之心。何以明

君疾萬分當鄭重之意。或逮或遣無再討者也。

史臣曰。出方登藥。和乳調進。原出

先帝之命。且

先帝至德天縱。神明了然。乃致疑于尚朱

大漸。

詩官諸語。又何爲者。茲皆悖謬之極。至以方士

爲喻。益不倫矣。

原任鴻臚寺寺丞。今挈問犯官李可灼。揭

言。可灼因

先帝臨御時。

天顏瘠弱。兼聞

聖諭。頭目昏眩。四肢軟弱。不能動履。又見邸報

所載用藥寬緩。科臣楊連疏云。當今諸臣

中知醫者講藥等語。因思臣有三元丹每

試輒驗。欲以方藥進呈

聖裁。以備御醫酌用。遂于泰昌元年八月二十

五日。見閣臣言進藥之意。閣臣曰。此豈等

閑事。今方具揭。

皇上勿輕用藥。何得爲此。須與各衙門議會。請

臣入

卷之一上

朝間安。灼隨至思善門。衆議良久。開

聖憲大漸而退。至二十九日。灼在本衙門。忽中

使旗尉數人。傳說

先帝召灼用藥。灼驚惶急檢丹藥。衆人攙促趨

入。至

殿門外。時有英國公張惟賢。閣臣方從哲。劉

一煥。韓爌等。十三臣俱在。問灼曰。藥可帶

來。灼曰。藥雖帶來。聞

聖恙已危。何敢用藥。諸大臣曰。

皇上還明白。遂入至。

先帝。

御榻前。

先帝形瘦神脫。氣喘聲喑。語不能辨。須中使申。

諭方省。向灼云。快救我。快救我。伸手。

命灼診脉。灼遵。

旨畧診。

先帝云。

爾係何藥。臣始取本奏。

上云。藥名三三元丹。是紅鉛秋石人乳辰砂所製。

先帝云。皆補養之藥。可速速用。我好。大加陞賞。

灼進曰。乞赦臣罪。方敢用藥。

先帝云。你只管用。不妨害你。灼不得已。遂同十。

三臣退出。候取乳汁。自服一丸。乃服同調。

藥一丸。捧。

進。時日已晚。

命灼等。

殿外伺候。少頃傳。

諭云。先時手冷。今漸溫熱。又傳云。身上和暖。

寧帖安寢。遂宣十三臣進見。

先帝喜曰。真靈丹。真靈丹。今用藥後。比先前大。

覺不同。先時心慌。時刻不能待。朕今心上寧。

帖。喉中亦不痛。身上覺溫和。或顏色亦不同。

十三臣同聲稱賀云。委與先時不同。

先帝云。這些須藥。怎麼這等效。你說我聽。灼曰。

聖恙乃元氣虛損。今藥內紅鉛。乃童女元氣。秋。

石乃童子元氣。乳乃婦人元氣。惟人身真。

元氣能補人真氣。正氣生。則邪火退。是以。

有效。

先帝云。你為何不蚤見我。灼云。小臣不敢輕易。

進見。

先帝云。到此時。爾敢救我。是箇真忠臣。是箇真。

忠臣適謂十三臣云。休門俱是忠臣。又云。朕
今七日不睡。得着我睡。一睡纔好。

命灼再用一丸。灼云。每日只用一丸。不必再用。
先帝云。此藥我覺着好。只管再用。灼云。

皇上既命再用。待大遲遲。酌用。又命賜十三臣。

及灼求哀銀兩。

命賜飯燒割。隨同十三臣叩頭謝。

恩退出。

殿外中外傳。

先帝思進膳。灼云。且勿進膳。但用人乳。又傳出。

先帝云。外官有此好藥。着明日陞他卿。又催用。

藥。灼云。再遲遲用。傳諭藥力覺盡。

聖體復弱。屢催用藥。遂同十三臣如前面謁一

丸。

進用訖。

命十三臣各回衙門辦事。令灼

殿外伺候良久。傳問欲進米飯。灼曰。可但不
宜用肉味。時將西矣。傳說。

先帝安寢。令臣出去。明日蚤來。灼出。謂灼不當
輕易進藥。灼始終慎重。並未曾具本。

上進。

先帝宣召始進用藥耳。

君父瀕危。共圖救挽。與方士平時進獻者不同。

謂。

三朝事集

卷之二十三

三十八

先帝何以召灼。灼實不知。灼疑必中使之左右。

先帝者聞灼。與大臣商議進藥之言。見

先帝病苦。奏

知召灼耳。謂灼不知醫脉。希圖僥倖。作三元丹。灼

穩知其必效。若斷斷非敢漫試。

先帝甫用一丸。而元氣頓生。虛火頓減。數日不

睡。不食者。安睡思食。非我

皇上與十三臣所耳聞目見者乎。謂紅丸微熱。

不當復用一丸。紅丸性兼陰陽。與參芪等藥不同。且秋石性寒。人乳甘緩。調劑適得。平和初當。

日火盛之時。服之不煩燥。而且寧定。其明徵也。但。

先帝

聖意已值氣盡血枯。故日已至。未纔歷三時。藥力覺盡。而。

聖體遂弱。藥雖有效。能接氣於如絨之時。而不能續命於既熄之後耳。懇乞我。

皇上追想當日情景。再質十三臣。如灼言一節。

虛誑。願甘誅戮。

史臣曰。可灼小臣也。而得與九列同賜表裏。賜燒割。此曠世之知遇。可灼意想不及者。豈非。

先帝之衷實應且立。而獨斷獨行。以至此。此當。

日情景。固臣工所見且聞也。而後乃就為從哲。罪案何耶。嗚呼。背情。猶謂有人心乎。

三朝要典卷之十五

三朝要典卷之十六

紅丸

十一月丙辰刑部問過犯人李可灼發還依擬

主事劉志選奏曰自古姦雄之亂人國必先以門戶私人密置要路以朋比爲姦而又恐公論不容則托之薦賢爲

國之美名以文其植黨營私之穢迹始以擁

戴繼以把持終以要挾甚至以事權之必不可假者強

人主以必從而後跋扈不共之事可惟吾所欲爲而莫可誰何

人主之事體孰有大于卜相者乎相之未定輔臣或得以承籌之故護持嚴弄其間未有欽點已下新泰數人而稍假公薦以樹私交借補贖以冀反汗如首輔葉向高之要

君無上者也臣狂警獲譴里居二十載一旦荷皇上環命備員南曹

計典甫完尚在席藁而偶接邸報見何高連上

二疏謂枚卜舉而首推原任禮部尚書

孫慎行次推吏部侍郎盛以弘俱不蒙

點用覺于大典不光連篇累牘必欲積用一人

而後已味其語意似欲

皇上推敵兩臣中而所重全在慎行以弘不選

公孫凌之意也竊意向高非衷心病狂焉

得倖奏行錫至此臣一腔熱血恨不獲請

上方之劍斬其頭而萬里孤踪惜無從借擊賊

之笏批其頰諠不共戴敢出一言糾正之

夫慎行以

勸奮展之遺荷

皇上特達之遇宗伯重任屬望良深慎行其履

一籌無端發難自倡爲不韙然之論而受

疑

先帝不得善其終。更附爲不討賊之說。而輕誣皇上不獲正其始。自非會議諸臣。各秉公心。無偏無黨。迫我

皇上。獨持

乾斷。不貳不疑。將令德考終之

主。被燭影斧聲之誣。而

泰昌一朝實錄。幾爲千古謗史矣。若慎行者。真

所爲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尙高身爲

元輔。不聞一執此言。卒今以百足之蟲。生

還里。開近復以三痛之免。謬與

廷推

皇上羞以爲臣。與衆共棄。瞻不仰日月之照。應

陛潛踪。而尙高寧負

皇上。不忍負慎行。一疏再疏。不點不休。曾不思

政府何地。宰執何官。慎行何人。誣

先帝以不獲考終何罪。而欲今漏網之愴臣。得

廁足揆席以玷

綸扉哉

皇上之不用慎行。雖云採之于輿論。斷之以

宸衷庸知非

皇考在天之靈。其式憑之。而尙可一意左袒。公

然要挾。日犯無將之誅。而不顧耶。記曰。見

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臣用是

不避斧鑕于冒

宸嚴。伏乞將臣疏。

劾下九卿科道會議。尙高有無植黨。是否要

看總之隻手難逃。百口莫辯。立刻將尙高罷斥。

以爲大臣徇私黨姦。欺

君罔上者之戒

史臣曰。慎行倡爲不齊藥。不討賊之

說

兩朝慈孝。遇候弗光。

輪廓何地。而乃陰謀僥倖於其間耶。一既再

視。不點不休。此計得行。邪焰尚可撲

滅乎。志過之言。直鋤其根矣。

辛亥。二月。祭西。給事中王志道奏曰。

先帝登位之初。臣下已有望

聖體清羸。而進保身之疏者。三十年叢勝。一旦

盡報。雖已不豫。批發者猶日至數十。每哭

臨。未嘗不慟絕積弱也。積勞也。以及大漸。

至孝勵精。卓越千古。直謂紅鉛暴崩。有不

得正其終之疑。又臣之大痛也。然則李可

灼。可無罪乎。曰。奈何勿罪也。凡良醫必知

時日。大漸在卽。方進補劑。士庶猶有庸醫

之律。况

至專乎。但非殺人之藥。與進毒者異矣。不啻藥

考謂藥中有毒。不可嘗也。若尋嘗之劑。何

憚不嘗。國人何至生疑。許止何至自殺。而聖人何加以弑過乎。非人情也。

史臣曰。善乎志道之言。

先帝積弱也。積勞也。其自不豫。以及大漸。實勤

奔致然。臣子不爲德。德揚美。而以罪

輔臣從咎。故忍被以不令終之名。胡

弗思已。

三月甲寅。御史霍鏐奏曰。春秋計賊之法。

身無存歿。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乃有

以愛

君父之過。遺誅討之公。舉數十年寃何之姦。父

已敗露。人人所切齒腐心。啖其肉而不得

者。一旦爲之解脫。盡淨凡爲臣子。中夜思

之。惡乎。不忍乎。敢乎。不敢乎。偕曰。爲尊者

諱。爲親者諱。春秋法也。此亦謂失在君父。

臣子不忍誦言。特婉其詞云爾。若夫

皇祖

皇考。于父子骨肉之際。處變而不失其常。仁至

義盡。超出千古。天下後世。方奉揚

懿美之不服。有何可諱。若夫禍蘊于歲月之已

深。難發于居處之狎習。情不及覺。事不及

防。此亦

先帝適遭之不幸。非有暖昧心跡。難以顯示於

人者。則又何難何忌。而必使

兩朝實錄。強爲亂賊遷就。而大失其真乎。如謂

召對宣諭之後。遂無可疑。則崔文昇等之事。宜

不見於

大寶既登之時。乃不幸而實有此事也。此卽善

爲諱者。必不能謂泄補之藥原未繼女謁

而並進干

御也。中外自有耳目。臣民自有心知。事苟皆真

久而益著。豈在人情疑似之際。懸虛而斷

乎。又其甚者

三王並封。一揭陰陽迎合于

國本未建之時。此固亂賊戎首。又爲人所唾

罵。而不齒者。亦彼比之洗日虞淵之輩。然

則崔文昇李可灼之藥。不又與黃岐秦越

人爭秘神機矣乎。則尤臣之所大不解也。

史臣曰。臣知

大寶既登。則人心之昭。屬可知。文昇可灼之事

不待辨而知其無有矣。乃噫噫爲謂

善諱者不能爲之諱。夫事之無有。又

何待諱乎。惟中外有耳目。臣民有心

知。所以是是非非。至今昭明耳

太僕寺卿高攀龍與王志道書曰。人臣爲

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脫罪

爲

君父種禍。如張差制促。美女代鉞。先進熱藥。繼

進世孽以

紫禁

青宮之中忽有荆軻聶政之入於飲食男女之內行其斧斤鴆毒之謀其事彰明較著中外共知雖欲諱之孰得而諱之諱之一字是爲亂賊設護身之符今加以証謗二字又爲亂賊立箝口之法

皇祖威福在手妙于調停是

皇祖身上事

皇考仁孝根心妙于隱忍是

皇考身上事

皇上

祖考在念妙于處分是

皇上身上事若夫臣子君臣之義君尊必報君

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烏得以討賊者逆

爲謗君傷

皇祖之明害

先帝之義使天下更不敢開口說亂賊也王大

臣以僂人誤入

禁地未嘗知貫高之謀而以比進美姝進熱

藥進世藥一切實而虛之所以爲亂賊則

善矣所以爲

君父則吾不知也志道復書曰書中手揭美女

代劍先後進藥不過言弒

君之實耳然當時大臣在左右者十餘人總未

有一人言弒爲實者此何等事不信親見

而信傳聞乎弒

君之事實則不言亂賊者爲諱弒

君之事虛則不言者第不証之耳何諱哉誰護

而誰捕哉

甲子十二月丁亥御史周昌胥奏曰天下

事如平衡然低昂一差便隔千里諸臣以

偏勝之心就一成之局如議進藥則處進藥者之不詳慎已耳而蒙之以弑逆加之
以主使引經斷獄以古案附會今事而
先帝正終之道亦不光矣信史一段斷難曲筆
附會家庭父子之倫卽博人功名青史褒
貶之嚴後修人嫌怨此時不割破更復何
待所當明白宣示以定不易之案
上曰移宮進藥事迹自明今宜付史館從實紀

載

史臣曰紅丸信史一段是昌晉乙先
發之夾其言以父子之倫博功名借
褒貶之嚴修嫌怨此二語尤橫議諸
臣之鐵案也雖其有口弗能辭矣
乙丑二月癸未寺丞徐大化奏曰臣紀之
當植也書云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敢
作威作福蓋大權不可旁落太阿戒於倒

持此自古蓋臣忠佐所爲凜凜奉行者也
乃先年枚卜

皇上允廷臣請業已黜朱國禎等數員邪黨以
非所擁戴之人紛紛疏揭至再至三必欲
強點孫慎行而後已幸

聖聰

天定堅執不允不然將使典成有被証之
先帝而熙朝有不計賊之

天子矣至極其邪謀又裝成一段非常欲以欺
天下而誑後世臣子所忍言乎

史臣曰一揭再揭刺刺不休此當事
者何心豈非樹私人以爲赤幟地耶
昔人云薦賢爲國又曰予奪還之朝
廷乃今視爲一家之器也象實有口
胡可弭哉

四月乙酉給事中霍維華奏曰

先帝至性天成。體素清弱。嘗

皇祖遐升之初。哀毀踰禮。飲食不時。幾落頰微。勞苦爲甚。以致風疾陡發。在屏委頓。理所必然。而悠悠之口。致疑於

宮掖之太盛。豈臣子所忍言夫

先帝卽位。不二旬而疾作。十餘日而不譚。女謁而病耶。贊戰在疚之時。而溺情女謁。季世之弊。所不爲也。病而女謁耶。岌岌不起之

際。而女謁是殉千金之子。所不屑也。况

先帝以千古純孝之衷。當四海托重之日乎。甚矣影響附會者妄也。伊時以誤用下藥。歸

其罪于崔文昇。

先帝猶口授

皇上。傳諭諸臣。以爲原有風疾。因勞致甚。大小

臣功。莫不欽承。此當日

父子

君臣。出口入耳。絲衷根心之言。亦

至仁至明。危而不亂之證。足盡破從前狐疑之

說矣。何爲復有向後蛇足之口也。先是元

輔方從哲等。疏

請早建

儲嗣。以奠

國本。並

請如期

視朝。以慰羣心。及聞病日增劇。慮且不測。率九

卿。糾道官。問安

寢殿。再申

建儲之議。跪求望見

嗣皇清光。此際此情。臣子之心。蓋百迴腸。而後

敢一啓口也。

先帝矍然首肯。出

皇上於榻前。並承

顧命有輔導

皇子爲堯舜之

旨是

先帝業以天下授之

皇上業以

皇上託之輔臣矣且云

壽宮要緊者再此其旦夕莫保之情景臣耳

聞目見者誰不願得長生久視之方延

主藥具

卷之一云

正

萬載無疆之壽李可灼復神其藥之奇驗羣臣

無不思幸一試而莫敢先發遂沉聞

禁中有

旨召可灼進藥少頃

傳諭稱進藥善戒姑退勿去

袁賓有加日晷復

傳諭進藥可灼難之謂日止可一丸強之乃再

進一丸而退詰旦昧爽而

龍馭上賓矣夫

先帝病係勞弱則可灼紅鉛正屬對證况迫以

先帝立待之

嚴旨可灼安能不進藥

皇上與羣臣亦安忍不令可灼進藥特無救於

大漸之勢耳卽今日豈遂忘榜程無已之

情哉孫慎行自隔年之後起自田間突興

大難之端借題紅丸誣

先帝以受鳩之慘加從哲以弑逆之罪片紙傳

播旋奉

聖旨舊輔方從哲素稱忠慎

皇考彌留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卿言雖忠愛然事係傳聞併進封移官等

事當日九卿科道官多所親見還着提實

會奏以釋羣疑其李可灼輕易進藥不能

無罪着併議來說該部知道吏部尚書張

問達。削去前段。止將卿言。雖忠愛以下。半段發刊。並改會奏爲會議。以啓邪黨之附。和以示。指鹿之姦謀。承望風旨者。欲殺人以媚人。左避兇鋒者。不信心而遁心。饒有半吞半吐之詞。多屬段首畏尾之論。獨黃克纘王志道徐景瀛汪慶百等。明目張膽。連篇累牘。侃侃鑿鑿。足砥一時之狂瀾。定千秋之缺案。時非

皇上天語親傳有

皇考進藥亦昇天。不進藥亦昇天之

言。邪黨窮追不已。羅織之禍。勢且燎原而不可撲滅矣。至可灼情出迫切。似亦未忍深求。乃業知

膚照難欺。與情難奪。猶瞞心昧已。故遣戍以存。不了之薪火。亦太毒而狡哉。夫可灼之心。

果出於毒

先帝耶。卽肢解不足盡其罪。果出于愛先帝耶。則遣戍寧不重其寬。

先帝之逝。果出於毒耶。不獨從哲當任其咎。果不出于毒耶。何爲從哲偏愛其誣。噫。慎行之心。路人知之矣。不過以丁巳被察。從哲實在政府。黨人乘其倖倖。從旁唆弄。日以報復爲謀。一旦灰灰復燃。遂爾急不擇音。並思假借題目。陷衆正以悅黨人。可以立取大拜耳。孰知

天鑒昭昭。枚卜首推。竟以紅丸之故。斥而不用。小人心勞日拙。亦復何益。此實錄之當確者二也。孫今而論。孫慎行斥矣。李可灼之遣。不可不還也。何者。情無兩是。理本相因也。抑臣又聞鄒元標鍾羽正當日亦各有。既入

告而秘不發抄。兩臣立召非真。晚節不振。委身

門戶敗壞生平。其秘疏不抄。必陰附鬼魅之說。而又欲剔逃非刺之外也。韓熾會議之疏。足破一時之謠。何以元克罪惡貫盈。猶爾倒身庇護。說者謂良心難昧。是非各不相掩也。至如江西監生楊惟休。泰昌日錄一書。草芥一介。何從而記注。

朝廷之起居日判及

宮廷之隱微。中間語意閃爍。稱述舛錯。非潛

三朝聖德

卷之六

授意指。則揣合嚙笑。真無忌憚之小人。豈

非

聖世衣冠之玷哉。伏乞

皇上

嚴諭監修纂修諸臣。將未完

神祖實錄。從實記載。將已完

先帝實錄。再行磨勘。並將公忠發憤。如劉廷元

黃克驥。王志道。范濟世等。與假借証據。如

王之案。務慎行楊漣左光斗等一應章疏單揭。備細搜錄。與臣疏一併宣付史館。務存公案。以再信史。庶是非邪正。開卷瞭然。

其于

三朝聖德。

慈孝深衷。光大闡揚。所裨不小矣。奉

旨。具在擬擊案中。

史臣曰。疏中言前後三案。詳悉備至。三朝聖德。卷之六。

洞徹肺肝矣。大凡姦人舉事。皆起于

借。借文昇而

先帝有兩句不用藥之論。借可灼。而

皇上有進藥出

聖意之踰。復轉而借從哲。而

唐照難欺。輿情難奪。姑成可灼。以存不了之案。

是詞愈連。去愈窮。心愈勢。而愈拙也。

若父豈報復私怨之資。試逆豈攫取功名之徑。

良心不泯。清夜難逃。議論既明。

國是亦定。

先帝正終。

皇上正始。

先帝正慈。

皇上止孝。天下萬世了然明白。所謂聖人彼起。

不易斯言。此之謂公論。此之謂信史。

洋洋

三朝要典

卷之十六

廿一

聖謨昭垂萬世。非小臣所能揜揚。萬一云。

七月癸亥。南京御史李時馨奏曰。紅丸一

事。坐在用藥之不慎。何以必推極於弑逆。

以致

先帝之心。不得愜於

賓天之日。而尚舉挺擊之誕妄。移官之線索。並

欲借以居功。借以定策。更借以植黨也。則

是非可謂明乎。然必待今日而始明也。是

厥初自欺。其議論以欺。

至上。而并欺天下後世者也。

上曰。勿欺二字。爲臣子第一義。今各悉心盡職。

以佐中興。

十月乙巳。少卿劉志選奏曰。人臣事

君如天。所藉以臨堂陛而效忠盡者。惟章奏一

途。卽言未必得當。而事務期核實。故聖門

垂勿欺之訓。而春秋謹無將之誅。凡職總

三朝要典

卷之一六

三

禮曹事關

君父無端。以古今未有之變。橫加于今德考終

之

主。如原任禮部尚書。今爲民孫慎行者哉。慎行

以進藥。不效。罪舊輔方從哲也。不過任風

聞之說。以爲斧石之計也。不足責也。而指

紅丸爲鴆毒。以弑逆加從哲也。是以不令

終証

先帝以不討賊謗

皇上也。罪不容于死也。夫

先帝當彌留之際

皇上與顧命諸臣。額

天無從。百身莫贖。適鴻臚寺李可灼手持紅丸。

自修爲長生之藥。而

先帝明問下及。又若藉爲續命之珍。諸臣卽明

知其無益。然亦能諒其無他。方無有執未

三朝要典

卷之一

十三

達之見。而從中阻撓者。愼行不生于空桑。

藉令設身處地。必不以是爲從哲罪案。而

況可爲莫須有之說耶。然而

皇上

明旨下。謂其言出風聞。着九卿科道。據實

會奏。正以當日情形。多官親見。姑候衆論

之會同。以定一代之實錄。而至于愼行挾

私造謗罪。在不擬宜付之法司。而足也。惜

乎。時殺奏諸臣。議不及此。以致

命下之日。僅坐可灼以不詳愼之罪。而愼行竟

漫無處分。豈可灼爲愼行解嘲者耶。從來

是非無並立之理。刑賞無偏廢之權。

顧命元臣。既毫無犯上之疑實。則造謗宗伯。自

應伏加等之上刑。誰爲秉成。而今漏網。卽

愼行鼠竄歸里。亦不故意寬假之至此矣。

自此舉一失。而于是倖水山以護身者。不

三朝要典

卷之一

十四

微不休。思永錄以善後者。不奪不厭。故十

則巍然首列矣。愼行則連請續點。失公論

切齒。則云東林翼戴矣。以致元惡大憝。如

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輩。盤據要津。濁亂

朝政。驅逐善類。引用私人。同己者進。異己者

黜。臣于天啓三年。備員

雷都。因見舊輔葉向高。力薦愼行。詎不共戴

具疏糾正。有請。

上方劓斬佞臣頭之說乃向高神過廣大尼之使不得上而抑且先發制人自非

皇上明降德音云南部屬具疏未上的姑不究則臣且不知厥所寧有今日乎惟是紅丸一案流傳青史所關切于

聖德者固不在棍擊移宮之下而慎行挾私逞臆污蟻

皇上者實出王之宋楊漣左光斗之上臣爲紅丸而阻謗臣之侍進爲謗臣而糾去輔之庇姦此臣一點血誠爲綱常起見所以報先帝而忠于

陛下之職分伏乞將臣前後二疏特

賜省覽

上曰孫慎行紅丸一疏借題報復已有旨削奪劉志選前後二疏宣付史館以備採擇

史臣曰慎行無端發難已見棄於典

論救上首推所謂百足之蟲非與志

選有疏而抑之使不得上幾何不爲

隻手之障天也是非終必明刑實終

必定

雷建一震黨類盡消

皇考在天之靈實式憑之矣

三朝要典卷之十六

三朝要典

卷之十六

六

三朝要典卷之十七

移宮

泰昌庚申八月戊辰。

上諭禮部曰。

選侍李氏侍朕謹慎勤勞賢淑聰敏德度方正。

皇長子生母蒙逝之後。

先帝之旨。委托撫育。慈愛視如親子。厥功懋焉。

著封爲

皇貴妃。所有令行事宜。爾即作速具儀來覲。

已而欽天監擇于九月初六日行

庚午。

上召閣部九卿科道官。至

御榻前。諸臣叩頭問安畢。上言保

儲事。

上曰。

父皇在日曾將

長子令

選侍看管。

選侍生幾男胎。不存生幾女胎。止存一女。他疼他。他疼他。益指

選侍疼

皇上而言也。隨傳

皇上出見。

上又言

皇五子亦無母。亦是

選侍看管。傳

皇五子出見。又

命封

選侍爲貴妃

史臣曰。當

皇上冲齡

孝元太后。暨

孝和太后。相繼賓天。顧復無人

先帝奉

皇祖之命。委

選侍以撫育之任

先帝選擇之意。良匪輕焉。

選侍承茲

寵命。披視有加。上慰

貽燕之心。遠煥鷹鳩之德。

先帝所以有選封之諭也。乃權增情愆。摩小隙

之。幾成

宮闈之憂。幸

皇上英明仁孝。照映千秋。振禮補封。事光

遺命。不匿之恩。推則之烈。具見之矣。

辛未。

上再召閣部九卿科道官於

乾清宮

上御東暖閣。倚榻覲見。

今上侍立。諸臣問安畢。

上命諸臣前。連

諭云。朕見卿等甚喜。又云。朕在東宮。感寒證。謂

理未痊。值

皇考妣相繼大喪。典禮殷繁。悲傷勞苦。朕不遑

藥。已兩旬餘。卿等大臣。勿聽小臣言。

今上承

旨。再申前諭。又

諭封

選侍。且

諭述封。禮臣孫如游。奏曰。臣等面覲

天顏。耳聆

天誥。愧懼

聖意。惟以

選侍保

震器國本爲重。臣等自當仰體。但臣部前奉

聖諭上

孝端貞恪莊惠仁明懿天毓聖顯皇后。

孝靖溫懿敬讓貞慈恭天胤聖皇太后。尊諡加

封

恭靖端懿溫惠郭元妃。

昭肅恭和章懿王才人。爲

三朝聖典

皇后。皆未經告竣。若論先後次序。宜俟四大禮

既舉之後。若論

皇儲之保護關係甚鉅。而撫育慈愛。厥功之

懋。已明諭中外。則

選侍之封。惟恐其不早。卽從該監之請。亦未

爲不可。

上曰。着照該監原擇九月初六日舉行

甲戌。給事中李若珪上言。

冊封

選侍。此

皇上追奉

先帝委托之

旨。至孝也。念切保護元良。全賴李氏。早

冊封以隆付托。至要也。但禮莫大于分。分莫大

于序前

聖諭上

孝端顯皇后

孝靖皇太后尊諡。尚未舉行。加封

郭元妃。

王才人。爲

皇后。皆未告竣。此與

冊封

選侍。次序既已昭然。則其孰先孰後。亦自昭

然。乞再

諭開部者並四大禮俱擇吉舉行務使先後有

序卽相隔一日而禮制行

大典光矣

史臣曰禮臣謂保護

皇儲

冊封惟恐其不早科臣謂保護

元良早

冊封以隆付托則

先皇在日曾未嘗言

遷侍不當封也乃

內湖方泣而種種証驗直欲背

違言而興大獄何也他日

皇上曰朕朕幼冲脂朕不孝諸臣其何辭以對

是日

上天召開部九卿科道官時疾已大漸諸臣叩

頭問安畢

上傳冊立

皇貴妃諸臣以冊立

求官對

上因顧

今上命諸臣等輔佐爲堯舜又

諭及壽宮諸臣以

皇考山陵對

上自指云是朕壽宮諸臣同聲對曰

聖壽無疆何念及此

上仍

諭要藥者再

九月乙亥大學士方從哲等率諸臣哭臨

皇考大行皇帝于

乾清宮畢卽詣叩謝

皇上良久未出諸臣力請之

皇上始出諸臣叩頭畢遂擁護

皇上出

乾清宮門外至

文華殿先叩謝

皇上卽正

皇上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

萬歲乃起諸臣以卽日

登極請朝服以待

上曰例行

郊祀諸大典禮未行于禮未協禮部具儀以聞

是日王安乘

先帝升遐恩禮威福而

選侍侍奉

先帝時安素以不加禮屬恨與義子汪文言料

臣楊漣周朝瑞意世擢道臣左光斗等深

相結納時密議于直房計傾

選侍以洩夙憾而移宮之議生稱制垂簾之

說起矣

史臣曰垂簾稱制千古不幾見之事

我

朝家法嚴肅前代所無

選侍何人遂敢萌此妄念不過王安楊漣

人內外合謀互相煽惑以爲不重

選侍之罪則其功不奇故構此雲端爲立取

尊極之地耳不知

父子相繼

天位久定奈何功之與有雖周

官闕兵居定策此實天理之所不容而王法

之所必誅者也身陷大辟名汚青史

蓋卽于此肇之矣

是日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周嘉謨等言

殿下暫居

慈慶巳卜日

登極自當移住

乾清宮矣。從此

宮闈嚴邃。外廷迴隔。臣等卽有保護

聖躬一念。何能自遂。所持

先帝存日。面諭臣等。有待封

選侍李氏。可以託任保護之責。臣等不勝慶

幸。第前此朝夕

先帝左右。防閑嚴密。今

先帝賓天矣。在

選侍雖有撫養之心。自不無形骸之隔。近議

先帝梓宮。安設于

仁智殿。

選侍李氏。或可移住後殿。萬一此地不可居

則近

乾清之別宮。亦無不可

史臣曰。此九廟科進公議也。虎曰

先帝面諭。

選侍可任保護之責。則諸臣必無疑於

選侍矣。乃以連等一言之釁。弄。攀起而攻之。

是不信

先帝面信連等也。豈不悖哉

御史左光斗。上言。內庭之有

乾清宮。猶外廷之有

皇極殿也。惟

皇上御天居之。惟

皇后配天。得共居之。今

大行皇帝賓天。

選侍李氏。既非嫡母。天非生母。儼然居正宮。

而

殿下乃居

慈慶。不得守

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卽

先皇貴妃之請亦在彌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

子

先皇則伉儷之名猶可行于

殿下則尊卑之稱亦斷斷有不可者儻及今不

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

之禍立見于今日誠有不忍言者矣乞收

回

遺命今仍守選侍之職速移置

一號殿中庶幾宮禁清而名位正矣奏入

上諭移宮已有旨名封事既云尊卑雖備著禮

部再議來看

史臣曰甚哉小人之請張也

選侍榮華女嬃聽威福于

主上即一王安能窘迫之有何體勢而以呂武

擬耶夫

選侍不呂武則通移

選侍者不得言功辱森既敬藉選移為定策

罪不釋不增

選侍為呂武庶竟不顧傷

先帝在天之靈虧

皇上開極之念也為此言者亦不臣甚矣

署禮科給事中暴謙貞抄奏曰

選侍李氏之請封

皇貴妃也

先帝所以彌留顧命者以

今上震未繼離庭有保姆時為勸導耳今

大寶既登矣上有百靈之所呵護下有百姓之

所擁戴亦何用此婦人女子而必加以尊

稱為手聞李氏亦非忠誠愛國者也

宮闈之禁秘雖不敢妄為猜疑而揭帖之喧

傳實藥見處心叵測萬一封典得行則事

權或假事權一假則滋蔓難圖慎始慮終

顧名存法。事屬可已。抄出寢之。

史臣曰。科抄之欲符封。非體也。非孝也。且既云。

先皇帝託以保護。

今上。功豈可泯。

遺命豈可不遵。至云。處心巨測。滋蔓難圖。何其

誕與。

丁丑。禮部進

冊封

皇貴妃儀注。并啓九月初六日辰時。

皇長子卽

皇帝位。二禮難以並舉。合將

冊封吉期。另行選擇。

上諭另議具奏。

戊寅。

上因九卿科道之請。

御批移官待擇日卽行。

已卯。給事中楊連。上言。自

先帝升遐。人心危疑。謂深宮中有

先朝

選侍。欲儼然以母道自居。外託保護之名。陰

懷專擅之實。大小臣工。心切疑之。故力請

陛下暫居

慈慶宮者。實有鑒于

皇祖鄭貴妃之事。欲先擇別宮而遷之。然後奉

駕還宮。此臣等之私願。忠于

陛下之深心也。今諸臣靜俟五日。

登極已定明日矣。既登

大寶。豈有

天子復偏處

東宮之理。而姑恃寵靈。妄自尊大者。猶過處

于其間。種種情形。實爲非法。抑將借

皇貴妃名色遂曰無

幼主乎。貴妃產名耳。

冊立雖係

先帝遺命。開恩尚在

今上新給。以今日天地神人共主。卽

皇祖與

先帝之伯叔兄弟。俱在稱臣之例。

兩宮聖母若在。亦必加以

皇帝尊稱。

選侍非嫡母。非生母。無妄恃舊恩。曰我貴妃。

我哥兒。以

冲年作此大不敬話。宜

勅命格遵

天語。立刻移入

一號殿。養老自便。是爲守禮安分。當年郭春女得幸。從來外邊猶能傳之。無得多生侈

顧可矣。是日王安手持揭帖。人授一紙。卽

排

選侍揭也。箕踞怒罵。有如今還要我叩頭等語。科臣范濟世等。相顧駭愕。獨楊淦左光斗等。欣然受之。同聲忿誓。力以排

選侍爲功

史臣曰。楊淦云。

選侍非嫡母。非生母。固也。然記不曰。父有愛

妾。沒身敬之。而不哀乎。禮不敢齒君

之路馬。而郭春女之言。豈宜出諸臣

子之口。若逮者真無人臣體矣。

大學士方從哲等。上言。昨吏部等衙門公

本。及御史左光斗本。請

選侍李氏移宮。已蒙允行。但

嗣登寶位。定于明日。禮成之後。卽當移居

乾清宮。決無再回

慈慶宮之理其

選侍必須先期移官。方爲妥便。聞大內

仁壽殿規制宏敞。堪以久居。伏乞卽刻傳示。

速令搬移臣等及百官謹於官門立俟批

發奉

御批。移于

仁壽殿卽日搬移。于是

選侍不待輿從倉皇徒步。僅一姜昇手抱

八公主行。凡替珥衾襦之屬。俱被安撫。而李

進忠劉朝田諸等。俱被王安誣稱盜竄。立

刻下獄。拷掠羅織。併及侍父矣。

史臣曰。

選侍之在

戴清宮。蓋以侍

皇考之起居也。

皇考再朔方升。

皇十五音未降。

選侍安敢擅自離居。觀于卽日搬移之

旨一頒。而倉皇徒步。片刻弗停。則其毫無占住

不出之意可知。既已移矣。而擄其替

珥。連其隨從。并其生父。幾致之死。彼

王安者。抑何敢于無日無忤至此極

也。

辛巳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等。以內

官李進忠等。輾轉相攀。株連無已。請自科

道所指數人外。有告發平日罪過者。宜令

該監與東廠。從容訪實。徐爲議處。庶幾人

心不至惶惑。事體不至紛紜。奉入。

朱允

給事中惠世揚。奏方從哲十罪。三可殺。內

言

李選侍。原爲鄭氏私人。麗色藏餌。且以因緣

近幸之故欺抗

先聖母爲人臣子。不共戴天。從哲獨非人臣乎。

反受劉遜李達忠盜藏美珠夜半密約必

欲封爲貴妃。又欲占住

乾清。從哲何心。滅絕人臣禮至此。疏入。

上以風聞輕詆貴之。

史臣曰。世揚依附王安。希功定策。一

則曰。鄭氏私人。麗色義劍。一則曰。欺

抗

聖母不共戴天。過爲挑激之言。以行其離間之

術。天理人心。漸滅盡矣。

癸未。御史張潑。上言。連日以來。捉獲多少。

大璫。試問諸璫來歷。強半皆

鄭貴妃之私人。不然。則

李選侍之近侍也。

先帝計聞之始。中外紛紛告言。謂

選侍素營干

新上之生母。付託非人。且夕恐有別故。

先帝誤命及此。益寵異李氏之故。藉付託名色。

以爲名封之地。流言徧布。揭帖抄傳。大臣

長慮却顧。一切

宗社大計。令臣等慷慨言事。是所望於

顧命諸大臣也。

史臣曰。自移宮事起。諸姦之所以詆

誣

選侍者。不遺餘力矣。然未有敢謗及

先帝者。今潑乃曰。誤命。曰。寵異。

李氏。藉付託爲名。封地。種種狂詩之言。更出

諸姦之上。其視

先帝果何如主乎。若潑者。真所謂無人臣禮者

也。

袁化中。亦上言曰。

先皇彌留之日。隔部諸臣於問視後。皆爲

聖躬孤危慮遠。共議移宮。以防萬一。首輔亦爲

首肯。且草一揭以示衆。欲各衙門公爲保

也。及各衙門疏上。而首輔之揭。反又入袖

中矣。事在不疑。尚懷觀望。直至大家喧爭。

迫而後上。識力之定者如是乎。

戊子曹應魁等一本爲電察。究抑以昭法

紀事。內有郭春女同心腹劉選。姚進忠等

同謀。賄進

先帝銀五百兩求討

皇上。與之看管等語。刑部尚書黃克纘卽日上

言

官聞事秘。臣不敢知。但思

先帝何如王哉。

卽位三五日。卽捐四百萬金。爲搞遼。濟遼建

三殿之用。其不爲財利動心也。四海所共仰

矣。其以

皇上命李氏看視。蓋以其生男女數胎。又生第

四

皇子。

先帝召見時。曾與閣部諸臣明言之。李氏若愛

已所生。則鳴鵲之哺。其愛必均。此或

先帝命李氏看視意也。如曰選銀而且賄進。則

其事影響不可信。况可形之章奏。見于邸

報。使

先帝冒不白之疑哉。臣竊謂曹應魁等。當加責

罰。而斥逐之。勿使入宮。得肆謗議。則

皇上之事父母。兩盡其道。而以稱于天下曰大

孝。誰云不宜奏入。

未允

史臣曰。是時內外煽搖。中傷

選侍。誣譏

先皇無所不至矣。此疏爲保全暴白之始。犯忌

觸姦。詞嚴義正。厥後身爲射的。而侃

侃不回力持正義。

聖孝先照。

先靈妥侑。端有賴矣。

鑄衣衛壯鎮撫司掌印千戶梁慈等。既奏。

打問過劉過。招稱與李進忠。劉尚禮姚進

忠王永福鄭穩山等。隨從。

李選侍挈帶傳代珠寶頭面寶石等物。及李

進忠劉尚禮。逃匿情緣。

刑科給事中魏應嘉。奏看得李進忠劉尚

禮二犯。俱係偷盜宮中傳代寶物錢糧。緊

關人犯也。伏讀

明旨。已經拏獲。如何又逃。據該衛題云。未經接

出。預先逃走。則在內必有透漏消息之人。

在外必有囊橐窟穴之處。二犯房宅遍滿

京師。親屬應多弟姪。非貧窶孤身。可以進脫

者。且進忠等。大膽狂心。原係首謀。天駭其

姦。倘縱而不獲。豈可使渠魁漏網。應將衙

門。如有畏忌欺罔。代爲支吾出脫。弁髦法

紀。故抗。

明旨者。定行一併參究。抄出嚴之。

戊戌。御史賈繼春上書輔臣曰。天地之大

德曰生。帝王之立極曰孝。天經地義古今

無改。未可當

新君御極之初。首勸

主上以違忤

先帝。逼逐庶母。表裏交構。羅織不休。如

李選侍之事者。其慘黯光景。傳聞紛紛。職不

忍言。惟是通國之人。痛心疾首。長嘆隕泣。

而

顧命輔臣。漠然不肯維持。冥然不與匡救。無論

青史遺譏。切恐。

皇上天縱聖明。一朝悔悟。輔臣其作何顏面。作何肝腸乎。

先帝命諸臣輔

皇上爲堯舜。夫堯舜之道。兄弟而已矣。今若此。真可爲堯舜之第一義矣。曾皆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父有愛妾。其子終身敬之不忘。今若此。真可謂之不忍不忘矣。

昔

孝宗皇帝之子昭德宮萬貴妃也。人言嘖嘖。而付之不問我泰昌。

先帝之于鄭貴妃也。三十餘年。天下所共側目之隙。而但以篤念。

皇祖。渙然氷釋也。此是何等忠厚。何等盛美。何不輔。

皇上取法。而仍作法于涼乎。縱云。

選侍。原非淑德。原有宿憾。而婦人女子之常態。獨不能看。

先帝面上。一曲宥之乎。

先帝彌留之日。親向諸臣論以

選侍曾產數胎。育有幼女。秋歆情事。草木感傷。而況我輩臣子乎。

先帝以不世出之聖。旬日之內。作多少好事。臣子輩受多少鴻恩。而

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姬女乎。職久欽上疏廷爭。但以新進小臣。臧口忍泣至今。而不得

不望閣下之匡維也。但願委曲調護極力回天。令

李選侍得終天年。

皇幼女不虞意外。則

先帝含笑九原。而我

皇上垂芳萬載矣。

史臣曰。昔輔臣彭時。舉

兩宮徽號。有責其懷二心者。時曰。

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爲之爭。所以不敢

不極言者。爲欲全

皇上聖德也。今

選侍一侍嬪耳。繼春獨力爭之。不以爲全

聖德。而反以爲黨李氏。臣亦曰。何所利害而爲

之黨耶。及夫陽照宣室。羣姦屏跡。實

年以爲利而黨者。皆因之爲害矣。故

君子正其誣。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

己亥。左光斗以繼春致書輔臣。遂上言。先

是諸臣聞變。倉卒起朝。維時大臣從

乾清宮中叩頭。執手扶

皇上。出居

慈慶宮。臣等相顧戰慄。此時不守

几筵。而避居別殿。宮中必有甚不相安之情。聞

不容髮之勢。驚聞其故。喧傳

李選侍。左右前後。盡是賄買腰玉。姦媚布滿。

陰爲氏心腹。

皇上大有戒心。不克寧處。

君父驚寃未定。臣子敢爾卽安。臣於初二日隨

公疏後。有慎守典禮。肅清宮禁一疏。初三

日。宮中震怒。禍幾不測。賴

皇上保全。將臣疏發閣。票擬初五日。閣臣具揭

再催奉

旨移宮。至初六日

皇上登極。駕還

乾清宮。禁肅然。內外寧謐。臣等舉手加額。共

幸

廟社有靈。夫

皇上旣當還宮。則

選侍之當移官。其理自明白易曉矣。惟是自
移官之後。存以大體。捐其小過。此其特恩
在。

聖衷調護在輔相。非小臣所能臆度也。

史臣曰。當時遇國議論。未嘗不曉然。

祇此數人。隻手障天。構成大局。俄而

暴揚。

遷特之

下矣。誰罵罵之。捷于桴鼓耶。

三朝要典卷之十八

移官官

辛丑

論內閣曰

朕覽文書見御史左光斗具奏朕避官之繇

朕昔勿冲時

皇考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毆

聖母以致懷憤在心成疾崩逝使朕有寃難伸

惟抱終天之痛前

皇考病篤閣部大臣俱進內問安有李選侍威

挾朕躬使傳封皇后復用手推朕向大臣視

顏口傳至今尚含羞恨因避李氏毒惡心不

自安暫居於

慈慶宮李氏又差李進忠劉遜等傳日每章

奏文書先來奏我看過方與朕覽仍即日要

番廉聽政處分御史有言李氏他日必為武

氏之禍者朕思

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李

氏於嘏驚宮月分年例供給錢糧俱仰遵

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外廷誤聽李黨誣謠實未

知朕心尊敬李氏之不敢怠也其李進忠等

田詔等皆係盜庫首犯賊明証確自干憲典

豈謂株連法當首論務得本犯與劉遜魏進

忠等以正國法勿使渠魁賄囑當事播弄脫

罪流及無辜卿可傳示該部院遵行故諭

史臣曰王安修郤

選侍逼逐移宮慮外廷之有後言也于是續

傳

詔命以自益其姦先後經科臣霍維華內豎用

詔之所論則讀之令人髮豎皆廢旋

奉

明旨曰朕一時傳諭不無忿激追念

皇考。豈能愬然。又曰。仰違

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又曰。朕弟妹骨肉至情。豈

不注意。

父子之情。毛裏之愛。蒿然勃然。可悲可涕。大哉

王言。大哉

王心。如日中天矣。

是時大學士方從哲等。捧讀驚愕。即具稿
封進。仍

諭李氏。平昔過惡多端。無曾盡悉。朕意未伸。人

言不息。昨已傳諭明白。如何復行封進。顯是

推諉着違旨。即行發抄。咸使聞知。從哲等。又

具揭曰。

選侍李氏。平時怙寵張威。得罪

聖母。不惟

聖心含冤抱痛。無以自伸。臣等聞之。亦不勝悲

憤。但以事關官闈。不宜輕洩於外。且

皇上既仰體

先帝遺愛。奉養不缺。尊敬有加。傳之外廷。誰不

贊揚

聖孝。似不宜又暴其過惡。以掩

德意。而滋多議也。臣等愚見如此。故一時未敢

抄發。茲復蒙

皇上面諭。且責臣等推諉。私衷不勝悚懼。除遵

旨。備示諸臣。并發抄外。惟望

皇上益宏

聖度。無念舊惡。始移看

先帝分上曲

賜保全。

皇五子。并

三位公主。時時顧念。務令得所。則孝慈兼重。

聖德彌光。臣等犬馬愛

主之忱。亦藉此少伸矣。又

諭朕覽御等所奏。具見忠愛至意。朕知道了。朕弟妹皆骨肉至情。豈不注意。昨已有旨。傳諭卿等。

皇考選侍李氏。業已移居於嘯鸞宮。撫養所生朕八妹。選侍東李氏。居勗勤宮。撫養

皇五弟。選侍傅氏。居昭儉宮。撫養所生朕六

妹七妹。俱有隨從官眷。各衙門月分年例養贍錢糧。俱從優厚。俾各得其所。昭朕仰遵

皇考遺愛。篤念親親之誼。特諭卿等知之。後兩

道御史王九成。阿附兇斗等。糾輔臣曰。

陛下外移官後發。一

聖諭。不過如常人表明心迹之意。而宰相輒自封還。夫封還

詔書。必其有關大利害。大是非。大典禮者也。此則何所關耶。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

十月。丁卯。嘯鸞宮災。

上諭閣臣曰。

皇五弟。與諸公主。見居勗勤宮。與嘯鸞相隔甚遠。已差人守護。今嘯鸞宮雖燬。選侍李氏暨皇八妹。俱無恙。特諭卿等知之。

十一月丁亥。給事中周朝瑞。以買繼春上輔臣之書。爲喜樹旌旗。妄生題目。繼春復揭之曰。保全

選侍。蓋亦人倫天理。布帛菽粟之言。非詫異旌旗驚心題目也。

父子相繼。扭作戒嚴之光景。以貪天功。忠厚相承。忽開暗殺之機緘。以傷元氣。不於此處抱痛。而於過用其慮乎。朝瑞揭聚之曰。安選侍者。猶誦之是。安

宗社者。顧謂之非乎。繼春再揭曰。王上父子相繼。

宗社何嘗不安。而必待傾。

選侍以安之耶。即當日移官原是正理。而豈必立刻驅逐。羣閹打搶。華其已進儀注之貴妃。固其無端羅織之老父伶仃之

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雖經其訴。我輩臣子亦有心肝。豈其人人

單思異數。家家廢子封妻。而飲獻

先帝一妾一女。遽不能庇。此通國之人所爲與

言嗟憤。泣下常衣也。朝瑞又揭謂繼春操

二事李真

卷之十一

戈於解忿平爭者。繼春又復揭曰。職非探

戈乃止戈也。

聖德無損。卽已。普天胥慶。爲臣子者。心同爲國

有何不解之忿。不平之爭。而煩左右袒者

之忠告乎。朝瑞既知朝有公論。則奈何作

天理外見解。入倫外說話。而藉口

皇上自有真知也。半夜宣麻。連番

中育。那不以

皇上真知爲辭乎。于是朝瑞語塞。

史臣曰。繼春望

皇上。違法弄舞。近微

孝宗。不以疏而以揭。責備閣臣。言婉意盡。此一

腔忠愛所發抒也。而周朝瑞豈揭連

篇。詳詳以安

選侍。爲繼春罪。夫繼春何罪。忘

先帝之深恩。助權璫之虐。醜朝瑞寔自陷于大

第十一

卷之十一

罪而不自知也。

壬辰。尚書黃克纘奏。臣法官也。欲以法來

人。必使其罪皆麗於法。彼方無詞。今姜昇

鄭德山劉尚禮。不待一物。劉遜拾得珠結

還與

選侍。而與王永福姚進忠。平特寶者。聯貫就

戮。得無失輕重之別乎。若曰。

李選侍事

聖母不恭遇

皇上失禮其下人不可輕恕則臣願

皇上爲

先帝優容之。蓋父母之恩。猶天地也。履后土則

思母德戴

皇天。則思父恩。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然

先帝欲冊封

選侍爲貴妃。其國中秩中之物。安知無出于

三事具奏

卷之一

先帝所賜者乎。以是而重下人之罪。

先帝在天之靈。必有愀然不樂者矣。臣願

皇上之深思之也。

上曰。朕初登大寶。刑政豈不遵于成法。昨因內

犯王永福。擯罪第減。當日移宮。朕隨免管事

人等。議送各有輔導。該部如何輕聽姜昇等

一面脫罪之詞。不知昇等平日罪狀多端。今

雖加斬。未盡其辜。姜昇等違前旨各斬。該部

再不必殯陳。克續又執奏曰。臣于間擬王永

福一招。有擬充淨軍者四人。乞弘

恩貸。此其中亦自有故。是日因移宮而盜珠寶

者八人。監故二人。擬斬二人。充淨軍四人。

臣謂此亦足以正法矣。所欲邀恩於

皇上者。推廣

先帝之遺愛。付之不治。勿過怒其下人。故有屢

后土而戴

三事具奏

卷之一

皇天之誥。蓋以父母並尊。事有出於念母之誠。

而迹有涉於彰父之遇者。必委曲周全。使

渾然無迹。方爲大孝。此臣區區之愚心也。

上曰。卿委曲周全。欲朕渾然無迹。朕豈欲以迹

彰之。今內外本無事。因盜犯而多事。卿非黨

李氏之人。而逞詞偏執。不顧君父者。信有之

昨朕諭傳。豈得已哉。卿宜安心供職。不必疑

慮。輔臣方從哲等。仍以原本擬稟進曰。

皇上所論者情之重。該部所持者法之平。且容
縱。欺蔽紊亂之名。

先帝明斷之德。不無少累。

皇上尤揚之孝。更覺有礙。伏望俯從所請。

未允

史臣曰。當時王安矯傳

詔旨。擅作威福。其視王永福等。直几上肉耳。而

克濟直據法力爭。不肯殺人以媚人。

卒令田詔劉朝得以再見天日。較之

論犯譴議盜環者。所關更大矣。

己亥。御史周宗建上言。

先帝仁孝。天縱身履震驚。然能護持于

青宮之授。挺而不能決。絕於衽席之進御。能

決月之間。盡肅大政。而不能無彌留之際。

幾貽禍本。二十年不得見

天子之臣而護

駕直宿。猶是九卿科道。

兩朝逼匹

后之妃。而移宮清禁。終因言路諫官

史臣曰。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之

義也。今日衽席之進御。本之貽則

先帝為何如王。而直宿護

駕移宮清禁。則津津有餘。頌焉。益儼然以定策

歸臣子而光昭

聖德。直實然罔顧矣。

十二月丙午。御史方震孺上言。

先帝之賓天。

皇上之出震。其一時景象。有可言者。使

乾清而久居

選侍。則

還當避居於何地。使

貴妃而久處

范寧即

孝端且怨恫於無樓。曾傳官聞之線索。豈皆虛

空。兼以佳冶之薰蒸。慘於挺刃。雖

皇上以萬靈呵護之身。萬萬無他慮。然爲

聖躬計。萬全正當防危中之危。要於求穩中之

穩。則始而請

駕。既而移宮。當亦不再計而決者。傳聞文武捧

護

天日之姿。慰示羣臣。而虎拜歡呼於萬年。

龍光即照於頃刻。此亦雲龍風虎之一奇也。即

左右移宮之際。未免稍至張皇。而臣子衛

主之心。不妨過於激切。乃說者猶欲以堯仁之

無外仰。耐

在天湯網之弘開。赦及有罪。然仁義并是一心。

前後原非兩段。今之雙美。離之兩傷。臣願

皇上念之而惕然也。楊漣亦上疏

選侍移宮。亦官侍本等事耳。但始末情形。及

今不一昭明。將醞釀今日之疑端。或浸成

他日之定錄。請與中外直述其光景可乎。

憶

先帝憑几之言。留神國事。閒亦于

選侍鍾情。當時

選侍忽從門幔中。手挽

皇上而入。復推

皇上而出。隨有要封

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臣更不勝忿激杞憂。

萬一事權到手。豈僅僅名封。足了其稱制

垂簾之意乎哉。迨

龍馭上賓。守

乾清宮門內使。乃有持梃不容關部大臣入

者。臣冒死忿置。謂

先帝宜召諸臣。今已寔駕。

皇長子少未知安否汝等與官人閉官堅阻

不容

顧命大臣應

召請見意欲何爲及哭臨畢恭請見

皇上於寢門拜呼

萬歲祈

皇上即日

登極傳諭卜吉而諸臣皇皇猶深以本日不

登極爲危又議

皇上宜歸何官有謂即當責

選侍托以

皇上者臣云從來

冲齡天子不宜托之素無恩德之婦人至初一

日九卿科道有移官之專職初五日猶抗

不奉

旨李達忠等乃敢以包天積愆挾舊官嬭歸

天子之宮以抗

冲年之新主尚成其爲體統正而

朝廷等也乎哉乃移官之後不知何來輩請有

擅倡

選侍徒跣踉蹌絕食自殺并

皇八妹夫所至八井者或傳慶罪瑄之甚者

有謂内外交通作成此事者臣安敢無言

臣謂寧可使今日忤

選侍無寧使移官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獨覽

文書稱制垂簾之事彼三十餘年憑依瞻

結之羣邪又或得以因緣多事于以保惜

先帝之寵愛則得矣而輔

皇上要緊之深意

在天之靈果反以此爲愉快也與哉况兩奉

聖諭

選侍居食恩禮有加方知

皇上雖念及于

孝和皇太后之哽咽。仍念及于

先皇帝之欽歎。涕泗天蓋。義盡仁昭。已是善處

官闈恩禮之間矣。

上曰。登極移官事情。不惟科臣所親歷。且文武

大小臣工共見者。乃極公極正。極真極切。覽

奏甚愜朕心。着照示中外。以釋羣疑。楊澂當

日竭力慎事。處安社稷。忠直可嘉。後下

詔曰。朕自冲齡登極以來。仰托

祖宗默祐。內外清平。每加喜悅。以爲大小臣工

皆朕臣子。開誠布公。勸勸廢政。定無異議。不

意外廷。近來乃有謗語妄生。猜疑日至。輕聽

盜犯之訛傳。釀成他日之寔錄。誠如科臣楊

澂所奏者。朕不得不再伸諭。避官始末。以釋

羣疑。九月初一日。

皇考賓天。閣部文武大臣科道官。進宮哭臨畢。

請朝見朕躬。李選侍將朕阻于燠閣。卿等再

四奏請。欲朝見朕。不可得。當時若非司禮監

等官。設法請朕出暖閣。而見大臣。李選侍請

而後悔。暨朕出暖閣。又使李進忠等。請同如

此者。兩三次。不放出暖閣。司禮等官。又奏說。

大臣朝見了。就回。選侍方許朕出暖閣。朕至

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

進忠等。將朕衣拉住不放。若非司禮監奉

朕前。進不可退。又不能出見大臣矣。及至前

官門。選侍又差人數次。着朕還官。不令朕御

文華殿。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避

官乎。不當避官乎。一向刑部及各衙門。欲行

庇護之謀。先補安選侍爲題目。使是非混淆。

朝政不寧。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如此等

景象。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

義何在。初一日。朕自

慈慶官至乾清宮躬視

皇考入發選侍又阻朕於暖閣不放出入司禮

監王體乾等奏請說大臣在前宮門恭候是

駕請蚤回選侍全然不聽王體乾等請三四

次方許朕出暖閣初二日朕至乾清宮朝見

選侍畢恭送

皇考梓官于仁智殿未行禮畢選侍差人傳着

朕必欲再朝見選侍畢方許回

慈慶官扈從大臣科道各官皆所親見一朝

不肯必至於再朝乃明明是威挾朕躬番簾

聽政之意朕蒙

皇考派在選侍照管朕不在彼官居住其飲膳

衣服皆係

皇祖

皇考所賜與選侍毫無相干只每日往選侍官

中行一拜三叩頭禮因不往他官中住選侍

之恨更深其侮慢凌辱不能朕晝夜涕泣六

七日此闔宮內臣官者共見而不忍言者

皇考自知派與李選侍爲悞每自來勸朕見朕

涕泣不止使各官勸解朕惟每日往朝李選

侍以遵

皇考之命而不居其官此於親疎自有分別朕

每暗忖

皇五弟亦在李選侍家朕涕泣和喚李選侍

未有憂色選侍所行極毒極惡之事朕曾穆

諭閣臣不令發抄若避官不早則選侍牙爪

成列盡虛在手朕亦不知如之何矣其中嫌

怨安危朕可不早避官乎選侍因毆崩朕

聖母彼自知有罪每使官眷王壽花等時來探

聽不許朕與

聖母下原任各官說一句話如有舊人來問朕

安說一句話選侍就禁去重處此朕苦累日

久難伸外廷不能盡知朕今奉養李選侍皇
八妹飲食衣服各項錢糧俱從優厚且安享
無恙各官何乃猜度過計藉爲口實如異日
選侍患病而逝將用人以抵命乎將歸咎於
朕乎豈不聞

聖母之崩蘇選侍之殿可不問乎近來各官奈
何不爲

聖母只爲選侍失其輕重理法何在前日刑部
執奏父母之恩猶天地履后土則思母德戴
皇天則思父仁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
朕因有感於衷父母之誓不共戴天朕不加
選侍之封號以慰

聖母在天之靈奉養選侍之優厚敬遵

皇考之遺意該部亦可謂仰體朕心矣大小臣
工何不深加體察惟知私於李黨責備朕躬
不顧大義熟於小節朕欲出一嚴旨切責偏

庇內臣執奏以朕在冲齡外廷疑爲中旨喧
嚷不休都姑且不深究卿等可傳諭大小臣
工今後務要和衷各供乃職毋得植黨背公
自生枝節以取罪愆特諭

史臣曰王安以夙憾

選侍倡議移官肆其逼逐欲加之罪則曰請
后垂簾欲甚其罪則曰欺瞞

聖母從根生於從林生蔓此不待智者而後知
也乃邪黨必執

累語以爲詞謂

累語不出

皇上則有損于

皇上之英明然英明如

世廟議禮之

詔三易不以其故貶聖何也天下曉然皆知其
禮之議出於薩臣而不出于

望意也。况殯

諸老過之王安天下莫不聞乎。天牘

聖心一朝震怒。恭其蒙赦。姦黨肅清。而

聖孝始無虧也。不亦休哉

是時大學士方從哲在告。劉一燝等上言

皇上嗣位以來。

官庭肅清。政務沛發。大小臣工幸際

昌期。勤修職業。乃以形迹影響之疑。互相紛

辯。致厯

聖懷。伏讀

聖諭備述當年官校事情。及頃者避宮往來景

象。悽境危裏。宛其在目。臣等不勝感愴。又

不勝頌仰竊惟

聖母賦性柔雅。即早經

主器之祥。尚忍讓以安

皇考之憂。真是女中堯舜。

皇上孝思純篤。即抱此終天隱痛。寧委曲以體

皇考之心。洵為帝王中曾閔矣。第後先情景。官

闈秘密。諸臣多不及知。即知亦何能詳審。

以故各持一己之是。過為不然之疑。甚至

以事後論安危。謂周防為多事。

皇上責以猜疑輕聽。誠或有之。若云庇護黨私。

則萬萬不敢。先是優傳

諭旨。羣情業已洞然。茲復蒙

皇上具述婚志。披衷以示諸臣。不感悚省圖仰

訓

恩意者。非人臣子也。

史臣曰。追念

皇考為厚

選侍。此

皇上之本心也。最初一

諭。曾經閣臣從哲封還。蓋明知王安。楊廷樞之

矯托也。觀於他日一時傳諭。不無忿激之

言而

聖孝益昭然于天下矣。

辛亥御史王業浩以封還原

論。責望輔臣不得遂抗言曰。今日

御旨傳宣。臣捧讀。中間備述

選侍之顛末。及移官前後之光景。

皆內情辭。不無微有可酌。伏祈更出

明給。以與中外共曉。或暫收還原

論。召輔臣等商定。而後播傳。臣茲亦不敢明指

論詞隱重等語。而止以四言進。夫一

選侍也。昔爲寵嬪。今一子焉匹婦耳。當

殲鷺之一炬而不死。而

皇上邇來。所以恤而周之者。更云極爲優厚。何

所虧欠。而舉朝尚有頌言。乃

皇上之心。亦甚覺有不安。而面諭批諭一諭再諭者何居。

皇上之所獨知也。

皇上之心安而安。

宗社者之苦心血誠。亦自於天下至安。

選侍之題目。又誰敢爲之耶。此臣所伏願。

皇上靜思者一。

先帝青宮毓德。止孝止慈。一月當陽。千古讓美。

聖神乃爾。何以一女子之微。生如許枝節。

今

皇上踐祚。英明仁孝。迺邁百王。

先帝之心。亦已大慙。設如

論內

選侍不可言之毒惡。尚秘

論內閣。不令發抄。

聖恩如天。是生

選侍者即所以不死

先帝也。但如所云派與昭管并殿崩等語。天下

萬世不察則

先帝止慈御家之盛德。不無少損。且曉人何必

至此。此臣所伏願

皇上之慎重者二。天祚

聖母。起於困苦艱難。純和懿德。度越后妃。篤生

聖躬。正位素定。何至以房闈之細。橫來批頰之

兇。在

選侍即或有餘辜。在

聖母則生豈無寵。此臣所伏願

皇上斟酌者三。父母之管。不共戴天。即在普天

率土臣子。亦切同體之義。而

聖諭至此。且曲處如此。則前此之肅清。既未得

為義之章。今此之優厚。亦不得為仁之至。

皇上將何層焉。且外庭臣工。比肩共事。

一主討讐問逆已矣。而

皇上亦且分目之曰。安

社稷。安

選侍。則水火之情形既判。玄黃之戰辯方興。

讐不讐。安不安之題目。何時曉了。此臣所

伏願

皇上消消懸奪者四。奏入

督中

史臣曰。

皇上之於

選侍。恩禮始終。原無纖芥之嫌。外廷諸臣。亦

皆知屢諭之不出於

聖意。第安等虐焰方張。無敢誦言之耳。業浩獨

請收還

聖諭。弗輕播傳。其言委曲微中。根於血忱。宜

聖明有以默鑒之也。不然兇鋒所中。寧待他日。

而後例廢也哉

癸丑給事中李春燁上言臣惟天下猶一家

上於臣猶一身同在一家一體之中得力者不必翹之爲名偶偏者無遽指之爲黨斯真師濟真和衷而天下且永永無患頃者移官之後一二臣子或恤其私規以厚遇無亦以名分既定則恩施可加一以仰體

先帝之愛一以推廣

皇上之仁亦非左袒李氏而樹室中之戈倘同爲臣子同有心肝而敢背公植黨忘君護簪則是家之敗子身之蝨賊即同類共殛之不暇肯令一日容于堯舜之世哉跪入

密中

乙卯給事中孫國禎上言

選侍一事

皇上萬弗歸臣下以功此之功臣子不敢居之功也尤願

皇上萬弗疑外廷以黨此黨之名國家不可有之名也居不敢居之功所係猶小開不可有之名恐初緣一事後遂曲借之以張羅明兆于一言或即陰操之以爲穿三窟爲祟一網可空而禍中于國矣

上報閣下之所司

史臣曰春燁不必翹之爲名無遽指之爲黨與國禎臣子不敢居之功國家不可有之名等語皆正論也竟以此觸忌先後例廢一旦

聖明憐惜旋與

有違毀譽相用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休哉

三朝要典卷之十九

移官

鎮遠侯顧大禮上言移官始末臣下未能盡知因說以傳說而猜疑紛起議論似乎偏執究竟本無他勝魏之欲

皇上推廣仁孝

大德不至有玷昨蒙

皇上渙發給音曉諭中外臣民在在奉揚臣伏

讀至不加

選侍之封號奉養

選侍之優厚等諭

天語煌煌洞見

皇上堯舜之心乾坤之度更願始終一意非所

以厚

選侍正所以上安

先皇也

先皇之心安而

皇上之心更安矣

上報有旨

史臣曰自冊籙語出移官事成諸姦恨不立殺

選侍焉快者而始終一意厚

選侍以安

先皇乃出自大禮之口諸臣讀聖賢書所學何

事竟一武臣之不如此

發亥陽德乞歸上言臣有大不安者三臣

發明移官之故悉以疑關禁近事恐傳說

番籙之秘事未聞入井之煩言噴起不得

不洗發一番使天下後世曉然知

皇上所以善處家人骨肉之際危疑恩義之間

而已旋荷

輪紉之褒過徵忠貞之舉使臣區區發揚

主德之苦心。反爲諄訓。臣節之左。參臣之不安。

一也。當

皇上繼離出震之時。諸臣共有防微慮隱之意。

當時首請

御文華殿。受羣臣

謁呼者。部院大臣周嘉謨等也。初出

乾清宮。羣臣擁蔽之日。捧

皇上之右手者。英國公張惟賢也。捧左手者。關

三朝舊事 卷之十九

臣劉一燝也。臣不過從諸臣之後。如同舟

遇風之人。與長年三老。竭厥呼號。相應和

而已。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臣之

不安二也。

宮禁日就肅清。

社稷有何桎梏。而

聖諭以志安。

社稷爲言。

君幸有子。不必心憂杞園之天。而臣獨何人。乃

言手捧虞淵之日。受友朋之虛譽。猶爲過

情。叨

君父之寵嘉。能無深媿。臣之不安三也。臣無病

不敢以病請。

皇上未罪臣。臣不敢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

跡。乞浩蕩之恩波。放臣爲急流勇退之人

而已。

史臣曰。揚邁以微功之念。操

官聞之。衆難稱功。頌德定繁。有徒然名義可

畏。鬼神難欺。清夜自思。想亦有不慊

于心者。此所爲有乞歸之疏也。猶焉

自諄詡儼然以

社稷之功。自居。明明有要挾

君上。借慰暫以壓清議之意。夫君親無將。將而

必誅。若違者。其何逃於王法也。

乙丑御史清雲翼上言楊漣雖有

選侍移宮始末一疏未嘗居功而以無罪去

國殊令忠臣扼腕

丁卯御史郭增光上言黃克纘去之難以

會推而徐察其去之之因則斷獄始末一

疏神已告人楊漣去之難以

恩重而微窺其去之之意則移官始末一疏僅

見乎詞然則克纘去而斷獄之疏與

選侍之說紛紛不了則翹主過以爲名誰定

始之恐大臣用心必不其然漣去而移官

之疏與

中旨之說刺刺不休則樓逆鱗而逢怒行將及

矣恐諫臣愛

君何樂有此臣怖卒處始謂兩臣遜思殆不可

不轉也

御史張論奏曰苟利於國何必居爲已功

誠益於

君何必標爲異議

御史郭如楚奏曰移官

正位原係定理豈可居之以爲功安靜

加恩自是格論不得挾之以爲名

上俱報聞

御史焦源溥奏曰

聖

聖

先帝之后爲

二后者爲忠則爲

李選侍者非忠

選侍不過一宮人耳尤非

貴妃之比使

選侍身無失德于

聖母

皇上原無風嫌則推

先帝之愛時加優厚臣亦宜首跪以請而

選侍數年來之行徑又何如者

官闈之事外廷雖不能盡知惟恭誦

皇上近傳

聖諭如所云阻

皇上於煖閣意欲何爲挾

皇上以番簾禍將不測况又有臣子所不忍言

與不敢深信者乎臣讀之髮豎脫裂惟有

涕零已伏愿之謂此事而出於中官程達

將視

皇上爲何如主今即

冲齡而厚子天性將來必有覺察之日何物關

暨瞻大包天義之所不忍料也謂此

論而出於

皇上之本心則

選侍之惡神人共憤即欲爲

選侍乞憐亦止可求

皇上固省前事量加恩禮并寬其生父而移宮

之始末閣部大臣同典此事必不可得而

林殺也盜犯之叵測罪不在賊必不可得

而寬也若欲

皇上竟釋然於罪愆不幾於忘父母乎天下無

無母之子臣奈何敢以忘母之說導

陛下以不孝而自陷于不忠也

黃克纘上言深博謂在

先帝時爲

二斤者爲忠爲

李選侍者非忠臣廣之曰

聖母既正名定位得從

先帝歸於九京則究昭刑于之令德莫虛傳

官闈之忿爭尤忠之大也若如臺臣之言則

必

聖母不得正其終方可議斯獄耳。

上曰近日王業浩李春燧逞臆妄言朕念係新進小臣立朝未久不忍譴責乃加優容令其自省黃克纘身任大臣當以和衷體國如何傲學小臣輕躁肆無忌憚指

聖父

聖母以爲要辯快心之計藐朕冲年無禮太甚

所謂平日讀書忠孝二字何在本欲着九卿

科道會議具奏念係大臣姑不深究

史臣曰左袒移官者無不以恃寵

先帝欺朕

聖母爲

選侍罪狀亟欲暴之天下克纘獨請光昭刑

于之令德無虛傳

官聞之爲爭侃侃正論足以關羣小請張之

口而慰

先帝在天之靈真得大臣事君之道者矣

辛酉正月癸未御史馬逢皋奏曰客歲八

月二十日

先帝疾革而言

選侍之封當緩者科臣李若珪也初一日

先帝賓天而入

乾清官呼

上

皇上左右手者輔臣劉一燝英國公張惟賢也

初二日上移官公跪者九卿科道周嘉謨

黃克纘李汝華張問達等也上移官專跪

者臺臣左光斗也初五日上跪急移官以

侍

皇上登極者科臣楊漣也跪下禮科而抄衆者

科臣暴謙貞也其後相繼有跪科臣惠世

楊臺臣張濟卿宗周等也。罪瑯琊下科而
抄衆者。又科臣魏應嘉也。如以爲功。則與
衆共之。不獨一楊漣。如以爲罪。則與衆棄
之。亦不獨一楊漣。今罪人未誅。而發罪瑯
者。先作楚囚之泣。

聖躬初安而議

聖躬者。已歟。江上之容。難進易退。禮有明言。漣
當此日。國止有次去一着。以明臣節耳。

卷之十九

一一

皇上亦頗聞出城之後。物情克何如耶。况車馬
填門。總非未履之容。燈燭難照。遙映不夜
之城。鱗甲飛天。不怯玉龍之戰。豈徒訪戴
畫徵議韓臣。不識漣何以得此於人哉。漣
可以去矣。惟是

朝廷之上。許其去而未正去之罪。褒其忠直。而
未竟忠直之猷。含糊一旦舌戰。不知其幾
何時矣。

上曰。這所奏事情。俱朕親歷。諸臣共見。有何功
罪未明。楊漣忠直。朕所鑒知。暫准病告。進退
心跡自白。不必會議。

史臣曰。此時楊漣姦謀未露。形迹說
秘。故得朦朧微忠直二字之褒。迨後
事敗。竟以棄禮忘君。犯上不道伏辜。
秦匱立照。漢法不賒。

聖心之明斷如此

子事皇

卷之十九

十一

給事中魏應嘉奏曰。當

選侍移官之際。公議鴻宣於封事。千官鶴俟
于

殿廷。非漣一人之言。一人之力。則漣何敢萌
居功之心。在人自不必通有居功之疑。惟
羣疑漸積於難勝。則一去非出於不得已。漣
之人品心事。在今日無損分毫。而

宗廟儲養之所係。與

先帝恩情之所鍾俱安然如故總是

皇上至仁大孝之昭垂豈臣子濡沫承流之敢

竊則今後言安

社稷興言安

選侍者俱可以止矣倘言之不已遽即暫逐聖躬同爲

初服轉多不安倘相忘無言即前此小有

異同無非爲國

上報有旨

詹事公雋奏曰科臣楊漣疏中所述情景

最爲真切臣欲記爲一書傳之久遠以贊

兩代光明謹靖之治至於追號之有無移官之

是非又在以後記言記事之臣據體揆情

明書於記注以定綱常名分之大義而非

臣之所敢與也

給事中蕭基奏曰以安

選侍爲急若以衛

聖躬爲急乃可冀官府之危此亦輕輕重重公

道隱隱寄焉者以此衡量事無多求言無

硬爭而議論可弗騰矣

御史方震孺疏曰移官之始末事關

聖躬同爲

皇上之臣子決不敢先

選侍而後

皇上則科臣楊漣似可幸無罪而不知何以有

居功之說也將謂其居之以爲貴而未嘗

違會乘機取

中旨之關老將謂其居之以爲富而未嘗驅神

使鬼移罪璫之金錢其無功可居也三尺

童子亦能辨之矣意者其借以爲話柄者

乎而不知何以又有交通之疑也

先帝賓天原出倉卒假令遽能呼吸之間文能

宜侍聲色不動而置

皇上于禮席之安此固秋梁公所舞而舞者恐

南之廟官而

連無此機智無此手段耳而或者謂連曾

皇上不及知所關

參新輔種種有根即不言移官亦且不免此其說或未必然如其然也人心何繇得服今連且脫然去矣七年之候

聖德聖政豈其渺細此臣同官馬逢車所以慨然而請會議也如僅僅爲科臣一身也亦何足會議也哉近雖奉有忠直之褒恐更添一番

命六月之懷垣報

添一番

主有心去國何罪使連早知如此只合唯唯諾諾

中旨之疑添科臣一層交通之案耳臣竊以爲此事非

諾

此事非

國事底定後做一篇太平文章豈不穩當而

皇上召對不可

何必報

皇上不召對則從前

先帝特達之知至於奮不顧身而并不顧是非

詔諭一一皆出於中官

毀譽乎雖然連小臣也可以留可以去可以

皇上一召對則從前之

以功可以罪有何關係惟是公道不彰重

詔諭一一皆出於

疑愈熾後來播之史冊傳之天下且謂

聖意所以釋天下之疑而光

皇上堯舜在上真有交通之臣且肘腋之關有

聖神之德伸忠良之正氣而平忿激之人情通

敢於播

在於此又省議論之一事也

上曰。移官事。屢言甚明。前論乃朕面發。閣部大臣。後論是朕腹心未竟之言。左右不及知者。有何交通。楊達所請。召對知道了。

史臣曰。楊達交通權璫。倡起移官。三尺童子皆知之。震懼乃謂不動聲色。

皇上於祗席之安。不知。

皇上有何不妄。待達祗席置之乎。甚至以肘腋。

有。

言之。聞宜。而。

皇上不及知。為挑激。

聖怒之計。殆所謂欲蓋而彌彰者也。

給事中毛士龍上言。自後人以不敢居功。

責積官之楊達。而其善死定策。排闥叩。

主。

頒命大臣知其功。

春明之血。心摧雪路之車。但恐。

遷侍不比張差。而推出推入。必非風廟所以終難蔽楊達以罪。而但議其居功。此功罪之反而窮也。臣下既明見其功。面又何必深疑其心乎。此亦功罪數十年來。翻覆覆之案。而今反借去。

國之臣。見其公也。

史臣曰。一時黨救楊達者。多假借題。

目。變亂功罪。無非附會王安。傾陷。

遷侍耳。曹不思屬毛維震之愛。原自關情。斗。

果尺帛之謠。真堪雪涕。而諸臣枉費。

心思。徒工機械。上得罪於。

君父。幽獲達於神明。亦可為萬世人臣之炯戒。

矣。

御史周宗建奏曰。以移官一案言之。凡前。

後諸臣所申論者如方震孺毛士龍等不

下十有餘章。聞發既明。人言且息。在科臣

楊漣。潔志遠嫌。不聽聽召用於他日。在臺

臣賈繼春。質心愛

王。何妨付定論於國人。若復據此爲名。再生議

諷。將修談羽翼者。益添臣子之不安。追憶

几起者。復來事外之億逆。各欲高其聲價。奮似

失其初懷。欲掃疑端。愈增枝蔓。此又臣之

所爲不得不慮也。

御史倪應春。奏曰。漣當中外危疑之際。

宮闈睽絕之時。慷慨排

闢。丹忠映日。此時身家之不惜。豈功名之是

念。迨肅清有日。議論紛紛。不得已出疏以

自明。原未居功。何嘗有罪。竟使鬱鬱去

國。不潔其名。罪璫揚眉。忠貞短氣。長安之見

童走卒。莫不惜之。非獨惜一漣也。惜

國家失一任事之人也。

上報有旨。

二月丙午。御史賈繼春。奉差在籍見聞

論播傳。因陳具揭之寔。以祈

聖斷。其言曰。移宮一事。

宸斷明決。而傳聞光景。妻楚紛紜。通國有若吞

若吐之酸。舉朝有且忻且懼之狀。於時微

臣硜硜之見。恐損

聖德。齋沐具揭。而閣臣諄諄言之。懇達

天聰。以望其母女之保全。而止。豈不知犯忌者

不祥。觸者無幸哉。葢念

冲聖御極之始。慈祥元脉。當從折柳先防。威福

大權。莫向中涓遞却。而至於

皇考之瞑目九天。

聖母之不贊匹婦。又交得而雙嫌耳。此微臣當

日具揭之寔。忠憤所鬱。義無返顧。一官七

尺都所不惜。老親幼子。不暇爲計也。

上曰。賈繼春時。揭流毒。造言誣朕。苦黑夜行刺。

使人其防。朕未嘗責寬。自繼春出揭之後。引

類彌姦。爭端大起。大臣求退。小臣紛竄。咸畏

繼春。有倒翻天地手段。廷臣莫敢言其非。朕

皆隱忍。今繼春全不改省。仍大膽欺天。昂然

肆辯。目無君父。况選侍移官以來。未見繼春

有疏明其可否。却借逆揭爲援。隣逆耳之說。

箝制朕躬。要名滅罪。今奏內只言具揭之實。

不明揭中之語。更見欺昧。姑着照原揭回話。

繼春後上言。臣初入班行。當移官之後。祇

因痛切。

先帝。亟欲效忠。

皇上。遂具揭閣臣。以冀轉達。

天聽。及捧誦。

聖諭。乃知天地之高厚。已曲爲保全。而小臣之

狂愚。猶妄有規勸。臣子之誼。不容自匿。謹

備錄原揭回話。伏惟

天鑒。

上以其疏中。無

李選侍維經。

皇八妹入井二語。着再回話。

御史張慎言奏曰。當

再瀾再泣。中外倉皇。時大小臣工。痛念

先帝青宮。無幾之時。益不勝虔心積慮之苦。及

甫

登極。而妖冶爲殃。刀圭未效。又已拔薤莫及矣。

幸

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諸臣懲前毖後。倍用周

防。誠危疑恐懼。當八月之杪。九月初矣。

偶值

選侍

乾清

天子避席。此一時也。

宗廟之興。它爲重。則

先帝之替履爲輕。所以不得已而有冢卿閣嘉

謨之疏也。又不得已而有科臣楊漣。臺臣

左光斗之疏也。于時抗言官府。即

神廟之鄭貴妃。且居然先徒以爲望矣。既而聞

闕弘開

見旒快觀。此一時也。嗚呼而慶

聖王之龍飛。遂亦不覺僮焉而痛

几筵之羊景。充景風聞。倏然動念。所以臺臣賈

繼春。不得已而齋沐具揭。詳詳於閣臣。周

旋內外之間也。此當日之定案也。有何暇

昧不可見之迹。而煩揣摩臆度于事理之

外乎。

御史高弘圖。奏曰。賈繼春直陳具揭之實

一疏大率謂感泣

明綸。控伸孤憤。以向所告同列者。今直達之

君父。此自人臣一念不敢欺昧之摺誠。而信友

獲上。自此明白昭徹於天下矣。夫楊漣之

去國。則以移宮之一事。繼春之辭差。則安

選侍之一揭。同屬耳目之臣。各灑忠直之血

此不求同於彼。彼亦不求同于此。迄今

宗社定

選侍亦無不安。編惟

官禁危疑之際。而決策呼吸。此不可謂非漣

之功。即繼春亦未嘗不以漣爲功。而漣第

不敢自以爲功也。安

選侍之說。起於移宮之後。因

宗社既定。而用意周到。欲使中外曉然知移官

之舉。原非導

皇上有薄於骨肉之心。但謂

乾清爲

至尊所履。

仁壽亦環優之地。不妨于有是移。移而左右

未免炎涼。則

選侍不安。傳聞復有舛謬。則

選侍安。而猶以爲勿安。繼春所以有安

選侍之說也。即漣亦未嘗以繼春爲走也。

聞

二事

皇上踐祚之初。召見廷臣。繼春未與。向使與漣

比肩赴

召。其主于移宮。當亦不在漣後矣。漣亦知繼春

者也有安

選侍之餘忱。總結移宮之餘案。繼春與漣亦

何以異也。伏祈

勅繼春入境。而于楊漣旋

召之還

朝其退愈光其進愈榮矣

御史王大年奏曰。臣見同官賈繼春等疏

傳

嚴育。足令人臣措躬無地矣。但臣下職在守官。

惟恨不得自爲靖獻耳。苟得自矢。則收其

言而重。即置其言而言亦重。翁受之。優

容之。則得其職。損斥之。戮辱之。則益得其

名。總之無柰言官何。以言官而居此無可

柰何之職。乃欲其盡結青蒲之舌。長袖折

檻之手。不幾防口而防川乎

御史張捷奏曰。

皇上踐祚以來。煌煌

明旨。追原當日正始之餘。發抒

聖母終天之痛。

大聖人純孝之德。既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今古

究也。下以優厚示著存以親愛聯骨肉。

皇上自是仁義並行而臣子未免意見各執近

憲之細說豈足掩

聖德之隆補偏之苦心亦或操相成之術其以爲相成也則不當深罪其以爲無所損於聖德也則亦何必褻

王言之體而樹威分二三小臣哉

御史劉廷宣奏曰

皇上移宮之後亟

恩恤

選侍見於

聖諭者蓋已仁至義盡度越千古御史賈繼春之揭何爲者此繼春之過也使

皇上果因萬念

聖母微不能忘情

選侍

皇帝

皇族或不得其所爲

皇上誠過矣臣下誠不宜誦言之然尚不可待

言者以茅焦之偶而

皇上原未嘗有一于此也則繼春無嫌批鱗正可謂之狂愚不諳事體焉耳蓋垂簾之漸當防

紫微之垣宜正移宮者移乎其所不得不移羣臣無庸居之以爲功鼎湖之淚未乾卷履之道可念則移宮之後

選侍亦自不得不安又胡可執之爲言者罪

案耶且

皇上實加恩于

選侍

聖諭明明昭布於中外如今繼春以安

選侍得罪而去人且謂

皇上定不能忘情于

選作痛不信

聖諭而反信繼春所誤聞于道路之言爲果且

然也則

聖心何以自白于天下臣故願

皇上之熟思之也

給事中王志道奏曰臣伏讀

聖諭曰仰遵

皇考遺愛無不體悉知

陛下之念

先帝至矣繼春雖誹謗然亦未嘗不以

先帝爲念今誠寬繼春令天下皆知苟念

先帝雖誹謗如繼春

陛下猶容之也孝之至也臣又伏讀

聖諭曰朕弟妹皆骨肉至情豈不注意念知

陛下之友愛弟妹至矣繼春雖誹謗然其事亦

未嘗不以友愛爲言今誠寬繼春令天下

皆知凡言友愛者雖誹謗如繼春

陛下猶容之也仁之至也

給事中薛鳳翔奏曰御史賈繼春本以愚

昧出之懇直捧回詔之

嚴綸不知如何悚惕凜席蓂於舉筆必且痛自

創懲所願

皇上矜其愚不計其罪嚴於始稍寬於終許令

自新嘉與更始豈非

至聖臣直之芳隅而赦過宥罪之鉅典乎

給事中王繼曾奏曰

陛下恩隆

選侍當時與

陛下同心者大臣有面奏有章疏則非賈繼春

一人始也夫家卿科道諸臣何惜一小臣

而欲庇護之誠不欲

陛下以移宮故有所拂怒罪言官天下愚昧之

從竊議恩意不自

陛下。令御史獨享其名也。

給事中倪思輝奏曰。御史賈繼春者。惟知全

先帝之慈。以成

聖明之孝。而不知至仁錫類。原自處置得所。正皇上所謂新進小臣。不諳事體者也。今奉

旨。問話。席藻方殷。乞

聖度。曲賜優容。以明天地之大

吏部尚書周嘉謨及九卿科道會議。亦云。繼春席藻待罪。懇請優容。

上諭曰。移官始末事情。中外臣工共悉。自賈繼春揭出。朝端紛囂不已。近又具疏肆辯。張愼言等。職居言路。不肯直剖是非。却借調解爲名。寔乃背公植黨。本當革職。念輔臣在講筵。屢爲申救。姑准從輕。張愼言。高弘圖俱罰俸

三年。王大人不便會議。急於奉敕止知植黨。不顧大義。且說人主私言。官無可奈何。是使言官思欲上天耶。亦當重處。輔臣奏說。係局外之人心。寔無他。姑着罰俸半年。王志道等。不思國體。連章凟奏。姑且不究。以後再有借端煩擾的。必罪不宥。

三朝要典卷之十九終

三朝要典 卷之十九

移宮

閏二月辛丑嘉謨復具疏申救。

上諭曰移宮本末卿等有公疏科道有單疏賈繼春鄰置之不問乃以違忤逼逐輕汗朕躬且

皇考選侍王氏等四位同日移宮繼春不惜其他獨捏造李選侍雜經朕弟妹四位亦同日

移宮繼春何不重念朕弟獨注意皇人妹人并顯是受姦人買囑誣陷朕躬淆亂朝政朕隱忍至今未曾輕露向使繼春若肯悔悟引疾迴避朕何得深究今既昂然肆辯朕須窮究到底以質雜經人并真偽結此移宮公案卿等誼在體國還當替朕分憂豈可庇護小臣以貽後日之慮賈繼春着再回話已而削

議決稿又

諭曰朕以本年

皇考見背仰體在天之靈禮敬選侍其移宮一事大小臣工連章奏請始末情節舉朝共知毫無異詞獨賈繼春首倡邪說捏造李選侍雜經皇人妹人并播煽流言誣詆朕躬若不窮究分明何以傳信天下後世乃繼春奉旨回話初次只一揭朦朧再次遮飾支吾朕欲速他來京面質虛誣今自認風聞無影顯是賈繼春誣捏供招定案本當拏問處死念輔臣難諱繼春認罪情詞可憫姑從輕革了職職民當差永不叙用

史臣曰賈繼春當秉重羅織之時獨能不減邪說不休權勢以輔

皇上為堯舜責望輔臣勁節孤忠亭亭獨出乃諸姦惡其異已必欲置之死地積

明聖保全旋與環

聖度且諒

聖心矣

五月癸丑。給事中霍維華奏曰。司禮之任。責成既重。關係匪輕。虛受以奄奄暮景。彰彰罪案。臣下之投之者。猶不勝忌器之虞。皇上之去之者。得無亦覺轉石之難乎。則繼虛受之後者。必得小心翼翼。忠順無他之人。

任之方可。而長安道路之口。皆以爲王安追欲得之。以爲大作威福之地。臣以爲王安日侍

皇上左右。貴近無比。豈其復斃心此物。以自貽於蛇足。近又聞其告病調理。偃仰私寓矣。是果能居高持滿引嫌自避乎。抑垂涎欲矣。示以必得乎。不然。以

兩宮嘉禮之日。而王安棲遲外邸。又傳聞其脫

遊西山一時噴噴之口。雖未敢盡憑。而亦有不可代爲之解者矣。乞

皇上省覽思維。斟酌慎重。如王安畢竟可恃可任。亦乞

嚴旨切責。以後宜小心勤慎。勿復如今日之舉動乖張。啓人情驚疑之端。生羣小趨赴之念。倘念其從前擁護之功已多。向後保全之道宜審。則在

上計非非

卷之二

皇上之熱爲王安計。王安之善自爲計而已。

上曰。虛受已有旨了。司禮監掌印官。朕自簡任。何得以風傳猜誣。陰寓私意。內臣進退。豈容外廷操權。結恩修怨。將來漸不可長。霍維華不諳華體。念係言官。姑且不究。

史臣曰。王安伏法之機。始於此。此時側目王安者。無不爲維華危。而維華爲之不顧。不獨有識。且有磨矣。

七月乙巳田詔等名下李文盛等具本鳴
冤。

上念田詔侍奉

皇祖劉朝等侍奉

皇考俱有勤勞都隴或送司禮監奏請定奪今

閣臣擬論大學士劉一燝等奏曰此事屢

經法司問擬具有成案今

皇上念其微勞欲從寬議如天好生之心臣等

敢不將順但

皇上之欲寬者思法司所定議者法且李文盛

原本未經發下法司無憑質辯難以平反

上即發田詔劉朝等二本一燝等又執奏曰此

事法司屢經問擬奉有

明旨

聖諭亦謂職證明白擬辟極情今據本犯奏辯

事款多端無審在照果如所奏法司自當

從公分辯若先下此本轉滋多事仍將原
本封進伏惟

聖裁

不聽

史臣曰劉朝田詔等出獄而移官之

局始破矣輔臣一燝與謀者也故封

還

辭旨堅執不行非

唐斷然則內外相倚之勢何時解乎

戊申尚書黃克績上言臣部於田詔等獄

因贖物在

內庭干證多女官不得質審於心不安當

具招後再照云田詔等所犯除贖物外金

銀不下六萬兩必非數貽之力所能負之

而趨計拍臺諸役一一可質問也且

內府歷年贖物一勘可明尚慮查失六之數

較原贓寡寡若何事干禁地今只憑見追

贓物以定罪案觀此則當時獄固已心

疑其未確矣今當熱審疏理寬滯之時何

敢具疏激聒使

皇上之恩澤壅滯而不流乎然欲即解司禮監

又恐天下謂臣等但遵

皇上之命而不守

祖宗之法臣且無詞置對明日即當熱審合無

勅下三法司會同審明果四犯贓有未確不據

明白奏請開釋以明

聖王之無成心法官之有定守而於刑賞忠厚

之治益有光矣

上命着仍遵前諭送司禮監奏奪及刑部捐入

上日出詔等侍奉

皇祖考多年曾有微勞具本鳴乞會審明白着

降做奉御外私家閑住

久

久

皇上特開湯網出為奉御書深察其無益庫之

事也出詔之完既白則

選侍之枉益伸而王安所以批誣傾陷恣行

威福者自無所逃於

雷震矣

辛亥

上諭外私家閑住司禮監太監王安降做淨軍

奪去南海子看守牆舖

壬子

上諭南海子看守牆舖淨軍王安不許人往來

私通書信如有私通書信人役往來着嚴衛

辦事番役并南海子看守人員拿住指名奏

奏

史臣曰王安之誅固錄劉朝日詔等

首發其姦實希霍維華一擊之刃

思移宮之慘即安身首異處內觀

鷹尚有餘辜而時且有憐其惟蓋不

具罪不至死者可謂有人心乎

已未田詔上疏爲權姦傳假

言無辜被陷害究其畧曰王安心懷夙恨恣橫

專權今人屢索餽禮姦妻不遂使人恐嚇

內牌子王錦棠等以擬西掖簷錢糧事逼

令寫票板詞同謀狼貪已足恐有後患復

欲潔身直運之十月而後首告朦朧捏

言黑夜宣官暗授

密旨詔被酷拷受刑不過屈認多賊安又假傳

密旨錄少再追詔負痛難忍只得順口答應後

又假傳

密旨令詔增銀通共銀三萬五千兩并玉帶金

珠寶石額面等件總之捏造告詞撰擬

上意深機密網改抹招卷皆出安之一手人不

敢言試思覆本未題

萬歲爺爺何以便知賊少即此顯是假傳

聖旨國家從來有此法度否其假旨弄權受賄

縱奸中外含怨難以枚舉伏乞

勅下刑部從公詳勘情罪分別肅國法昭明

人心痛快矣

南京御史五允成疏參克縻曰鄭德山乘

選侍移宮之際而盜珠寶一箱當下捉獲有

聖旨驗明而乃分別其罪生或不同倡言實係

選侍之物不知

選侍大內之人實即大內之寶獨不聞不分

首從之似乎至辯臺臣焦源溥疏語更刺

諺源溥疏云在

皇祖爲

元子者爲忠爲

福壽者非忠在

先帝爲

二后者爲忠爲

選侍者非忠此天理人情之至克縝曰爲

皇祖而全其

貴妃富貴其愛子者爲忠之大

貴妃席寵無忌尊富猶昔試問克縝再將如

何以全之乎必封后而後已乎田連數省

倘不爲富位列

親藩猶不爲貴克縝再將何以富貴之乎克

縝又曰光昭刑於之今德莫虛傳

宮闈之榮貴爲忠之大

聖母賓天已久今德著聞已見刑於之化

宮闈忿爭

聖上在小南城哽咽而對大小臣子言之虛傳

屬之誰乎至云

先帝不得正其始

聖母不得正其終然後可以議此獄何其忍於

出此不祥之語以此人而久滯朝班恐二

綱淪而九法斁也

史臣曰初封久就守禮法以稱藩不

必踵智囊之說

椒掖已足痛

兩朝而傾泣安忍附常侍之謀九成小人肺腑

加見矣

尚書黃克縝奏曰王九成論臣凡三事其

二二三因臣去歲有疏言

貴妃

選侍二事爲減倫亂紀此皆經

皇上處分已久臣可無辯然亦不敢不出一言

夫人臣愛

聖母尊幼涉重器大者談揚儲事於兩代繼述

之德大器久定爲臣子者但宜慶其授
受得人而追咎遲疑之私愛何以爲

皇祖地然則舜愛護蓋之弟非與談卻唐事於
思慕扳號之時則體悉宜深爲臣子者但
當追領刑于有則而指摘

官闈之私昵何以爲

皇考地然則宋仁宗待劉氏益厚非耶

皇上仁孝性成其傳出

聖諭臣捧讀再三至於出涕又何心與人辯是
非哉

上曰前事自明不必與辯御史薦人不妨直陳
何得因以劾人卿宜安心供職王允成已有
旨

史臣曰克贊首以戴皇天而履后土
威格

是非一至此乎然克贊詆以仁孝大
義揚之中天是以來

明聖之眷留而終慰

孝思於不置也

甲子給事中孫杰奏曰

皇上登極以來家卿嘉謨統均無能徒仰輔臣
之臬息輔臣一燭佐理無狀又徒仰王安

之臬息遂長

中旨錯出之漸從無一人敢以白簡從事者臣
接邸報見同官霍維華有疏刺王安臣囑
服言路可爲有人聞邸報見王安業已服
辜臣又慶幸

王上可爲有斷乃木幾而維華遂以年例處矣
如謂原任猶有遺議則前日銓部不應列

考選如謂新任不無過舉則三月兵垣

噴噴矣。謂經事刺安之說出。安因不保其終一燬。嘉謨若失其腹心之倚。二臣遂未嘗一刻忘維華也。一燬進

朝之密語與嘉謨出

經筵之附耳有目者見有耳者聞。維華之側

處非二臣之辣手而誰

上曰。輔臣一燬。尚書嘉謨。佐政秉銓。公忠謹慎。

卷之二十一

一五

朕所鑒。知其遠東用人。多係經撫言官。保舉

霍維華。例轉緣故。該部還明白說來。已而周

嘉謨疏辭維華之處。諒於作今人短不一。

又云維華有過才。故云邊道稱之。孫杰復

赤其逆辭。瞞心背理。據云維華有過才。故

補以邊道。不知當四月考選之時。正邊藩

繼陷之後。此際何等急需。選才胡不即借

重以封疆。而直待八月年例也。至云所論

果屬重臣。原重在司禮。虛受不知即如宜

審保全等語。謂非隱刺王安而何。若一燬

密語。嘉謨曰。輕輕去了他罷。又一日。嘉謨

附一燬耳。曰。此人以年例處之矣。耳。屬於

短。此語可賴。此心可瞞乎。

上報有吉

於是嘉謨上疏乞罷。曰。霍維華之推年例。

原自有說。臣前疏不敢盡言。懼傷雅道。今

三朝異典

卷之二十

十六

科臣強以王安爲詞。無非以王安激

皇上之怒耳。人謂王安有保護之功於

先帝。或有或無。

皇上當先知之人。謂王安有忠益於

皇上。又或謂其慝直取罪於

皇上。是否的確。

皇上自當知之。臣等何得與聞。而乃以此處維

華。謂臣所爲。此語可賴。此心可瞞乎。

史臣曰王安持奏

官屬凡爲臣子無不欲食而侵虐之嘉議親

承

顧命

先帝德凡遺音豈遂忘心而於控選傾陷之人

口保護曰忠益曰慝直好之不啻口

出何哉噫維華爲厲鷃之逐而嘉議

爲孤克之悲難矣

給事中侯震賜上言移宮一案最難乍驚

當亟前其翼

龍御已安當慎防其過此又天理人情之至所

念合爲一念無異可伐何功可居而無奈

其激而漸離也去國者一身似葉懶留者

三錫非榮識者恨之

壬戌正月己未給事中忠世揚上言移宮

一事會經

皇上處分昭示中外不逾年而是非變亂

朝端且然何論天下目前且然何況後世乎

二月丙戌刑部主事王之宋上言竊聞

君父之讐不共戴天義不反兵仕弗共國臣子

且然而況於

天朝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易世且然

而況於當世往歲

李選侍氣毆

聖母蒙

皇上再三出

旨布告中外即嘉相方從哲封還

詔旨仍

論發出自是中外知

選侍惡同武氏日夜爲兩宮

貴妃計

明旨照破逆謀潛消

母在天之靈必有心安而目瞑者此復誓一

大義也又曰乞

皇上與閣臣深圖養處

貴妃選侍二宮用女官侍奉母今中使來往

聽其自裁奉

旨具在擬奉案中

史臣曰之家拾光斗暗餘謂

選侍惡同武氏不過互相要結以逆擬奉

其自裁則期欲迫

選侍以水矣小人之兇惡一至此乎

四月己卯禮部尚書孫慎行上言

選侍宮中何知前代有番釐大變事即劉通

李達忠么磨小暨何遂騰大揚言言者以

為選進忠陷賊業偷珠寶藏之從哲家此

願命元臣會不聞慷慨一言若非九卿言官呈
請移宮
選侍一日得志
皇上幾無住足所
高皇社稷將不血食可為寒心聞彼時從哲潘
選不肖進科臣拉之以進請移宮又不肖
衆請以為選數日也無妨已又欲急退科
臣搢之以任大叱曰你豈做李家官喚李
家飯如此光景豈可堪聞任婦寺之繼續
而特佐其始焉
冲主之禮應而不與其憂此從哲不能為天下
萬世解者也奉
旨具在紅丸案中
史臣曰慎行借紅丸以陷舊輔則不
得不影附移宮以固其黨此即王之
來拾光斗暗餘之意

辛巳方從哲上疏自明日。

選侍移宮自

皇考升遐之後即屢諭內臣奏請臨時與同官

具揭立催隨奉

旨着於仁壽殿居住即日搬移此催移宮之始

末也如是而謂臣未嘗慷慨一言乎且當

時進揭候

旨俱在

文華殿直房未嘗他往慎行謂臣濡滯不進

科臣拉之以進已又欲悉退科臣措之以

任不知果在何處作李家官喫李家飯之

語不知有誰聽聞慎行歷歷言之若親見

親聞然者吁亦異哉至於偷戴珠寶乃近

日鑿空誣賴之常情理所無臣可無辨素

人奉

詰俱在紅丸案

史臣曰

聖諭云事情始末皆朕所知則從哲之誣可以

無辯特是時邪議方張故今據實會

奏使當日諸臣仰體

聖心即與剖明則

聖孝之光昭不待今日矣惜多惑於邪說

難圖至使楊漣左光斗等分擔要津

修功定策卒之

天心震怒立辨貞邪

至仁大孝照耀千古又何傳聞之足慮哉

五月辛酉孫慎行上言番簾欲聽政機從

哲願云具揭立催亦止爲移宮耳夫請臣

請在初二從哲請在初五其一切章疏在

乳清宮不入

慈慶宮者已二三日

國政幾於中斷賴他輔臣訪知之而臣工更

金聖請

皇上試檢從哲移宮揚中會有一言及垂簾聽政之非否臣從邸報中奏請

聖諭云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又諭云陵虛不堪朕晝夜泣涕六七日從哲爲

願命輔臣貂璫貴戚誰非棚里倘少官義形於色何至今

皇上受盡苦楚如是而臣謂其未嘗慷慨一言

嫌不能離也

史臣曰漢行斷無以不言垂簾之非爲從哲罪而不思本無其事安得違

心而言之夫諸臣之違爲垂簾語者皆違心者也而猶欲借以陷人良心

靈矣尚欲托正論以行之將誰欺手

歸史江日移奏曰

遷侍之宜移宮也從哲非不有過違但大臣

金

國家危疑之事機緘倏忽謂宜不顧成生勇

決直前爲廷臣倡無使功落人後聞其移

宮時意復悠悠若在不速可緩之間昔宋韓琦值英宗病慈聖太后一日臨朝謂曰

皇親輩皆笑太后欲於舊宮中尋免兄琦

厲聲曰太后不要胡思亂想古大臣決大

難定大難其勇決類如此從哲觀茲事不

魏叔章下所司

史臣曰古大臣當官闕嫌陳之際苦

心極慮宛轉周詳使功成而人不知

惟或人妄希大拜讓臂奇功故雖仰

鼻息於樞璫臨斧狀於史冊而不惜

也若韓琦之於慈聖太后事體不同

視同宜速紅爐點雪道應如是耳

尚書黃克縉議曰移宮一事臣記九月初

五日

皇上將登大寶而

選侍尚未移宮九卿具公疏後於

慈慶宮前問三閣臣答云已具揭擬一宮使

之擬移矣。聞至十庫前而揭已奉

御批移之慈慶宮。今閣臣疏稱

仁壽殿。豈臣所記憶或未確乎。

國家大事當聽家卿具疏臣因當日親見且

三事

卷二十一

三

彼時大九卿今在朝者惟家臣與臣二人

無可他談矣。謹具揭以便會奏

給事中薛文周奏曰。邸報中見抄有戎政

尚書克繼一本。讀之則爲進藥移宮等

事而發。言言解釋。字字虛描。舉忠臣義士

恨不立喉逆賊之內者。一出克繼之口。覺

淺淡無味。若多一番會議者。臣讀至末。見

有奉

三事臣以爲是會議疏也

君父之讐。不共戴天。克繼獨非臣子。臣恨其滅

絕綱常。昵私交而忌大義。遂於二十五日

具疏劾之。亦止就事論事。未嘗一字及其

生平也。今於邸報中見克繼辯疏。輕輕點

綴。猶是申理前說。昔

皇上曾有

旨責克繼以忠孝。而克繼平素所得意者。最在

三事

卷二十一

三

不忠孝。百年之後。於

二祖

十宗之靈。有何面目相見矣。

御史張慎言奏曰

先皇帝德政。月無虛日。史不遺言。乃深宮之中。

嬪處傾城。當先巧達。怨惡美疾。滋蔓

男戎不勝。再設計於女戎。寶玉大弓。賄鬻

近幸。如此舉動。意欲何爲。通國之人。皆知

國成獨不一蒞日耶。安危之幾。間不容髮。乃

封后移宮。啖緊大節。一則委於禮臣。一則

爲臺省諸臣。強而後可。禮臣孫如游。雖以

傳宣宰相爲公論所輕。乃執爭封后。差強人意。

從哲當日。委卸禮臣。固謂爭之而得。閣臣

居其名。不得而有不測。則禮臣受其禍。即

移居一節。見羽翼已成。

具

冬 二十二

二七

皇祖之

鄭貴妃。先去爲望。從哲方敢具揭。此亦屬而

校之左券矣。

六月。辛未。黃克繡奏曰。大抵此時人心。雖

熾。巧於陷人。往往立一大局。使人操於其

中。而不能出。如

孝和皇太后。未曾被毆。而權璫媚臣。至以毆太

后。告天下。是以

於

君父

君母爲醜詆。大無禮矣。無信無禮。三綱淪。五常

絕矣。臣懼薛文周方自貽不忠。無以見

先帝於地下。而何暇爲臣慮。奉

旨。具在紅丸案內。

史臣曰。克繡全疏。據經明禮。甚正甚

確。已入紅丸案內。

史臣又曰。欺毀

聖母之說。原王安誣捏之詞。一時邪黨競相附

和。想

聖母在天之靈。聞之亦必有慨然不樂者。克繡

直引許皇后事。以折文周之非。三綱

五常。賴以不墜。真狂瀾一砥柱也。

給事中汪慶百奏曰。

給事中汪慶百奏曰。

明旨會奏甚確而吏部發置科道應議言人人

殊皆云奉

旨會議則非也

明旨惟着當日親見諸臣擬實會奏且張問達

黃克緝皆親見人也外又有英國公張惟

賢大學士韓爌見在班行皆

顧命老臣豈宜爲亂賊之黨斷宜遵

旨自行擬實會奏臣等執白簡爰書從其後

奏

卷之二

二

綱常可明議論可定天下萬世可質矣

史臣曰

明旨本日會奏而問達改爲會議使邪黨奏

紛紛難伸其說實此二字作之偏耳

罪以擅改

旨意朋比爲奏夫復何弊

給事中傅樞奏曰

選侍者即宦也方

先帝寵幸既深聞有無禮

母君之事

皇上危疑未定輒有不利孺子之心至臣民

戴

嵩呼

天位已正猶然依戀故宮欲何爲哉儻使

皇上無着居仁壽之旨從哲遂謂

選侍者實爲

一書多異

卷之二

二

皇上之母爲

先帝之未亡人而

六尺之孤遂謂置之安則安乎且據從哲楊云

頃外廷之議謂

先帝潛邸非妃嬪所宜占住則是微外廷之議

從哲遂不吐一詞又何其不任怨也又曰

當

選侍總宮之日聞外廷觀望

聖駕徑御

慈慶而

文華則是

皇上特不以驅除加之

選侍而朕志之先定亦久矣。即從哲有擁戴

選侍之心。縱不懼外廷之詆斥。能不懼

皇上之震怒乎。臣又知其不敢也。

聖諭

朱之二十

三十一

給事中沈應時奏曰。移宮一節。嚮有

聖諭。今克縉有言。官信口詆誣一疏。中引

孝和皇太后一段。突有播告失實等語。查疏毫

不相涉。無端誣入。令人眩惑。仰史館磨所

適從。實錄將何訂証。大非

皇上欲釋羣疑之盛心也。

文周又言曰。當

李選侍移宮之日。劉選等盜庫事發。事在刑

者。關通克縉。克縉力爲庇護。厥私狼藉。傳

布長安。克縉因爲轉求庇於從哲。於是從

哲與克縉合謀。朋比專欲抹殺

選侍一案。以爲寬縱盜庫之地。聞

皇上以

皇妣之故特宣

聖諭。手授從哲。從哲初不肖傳致。

天語嚴厲。而後遂巡奉出。此時從哲已受克縉

之囑托。故不欲

聖諭之出也。中外交結。賄賂公行。總之知有

選侍。不知有

君父。知爲金錢。不知爲法紀。同聲一氣。罔

上行私。亦何怪乎。今日從哲與李可灼進藥一

事畢。

朝麻愆。而克縉挺身硬證。甚至欲弁後先

聖諭。前於其假托也。謂臣等請

聖諭。

聖母之崩。錄

選侍之殿。近來各官。奈何不爲

聖母止爲

選侍。失其輕重。法紀何在。克繼乃謂

孝和皇太后未曾被殿。而權璫媚臣。以殿成播

告天下。海內臣民。所共知共見者。

聖諭也。

孝和皇太后之未曾被殿也。克繼何從而知之。

皇上以

聖諭手授從哲。從哲囁嚅不宜傳

皇上面諭云。我與他有讐。舉

朝皆傳誦之。克繼身在班行。獨不聞耶。

聖諭既不足據。

天語反不足據。

宮庭秘密之事。克繼何所執証而敢於哆口

若此。

聖諭所謂不爲

聖母止爲

選侍。克繼其何以解也。克繼明指

聖諭爲假。既已無人臣禮。至此極矣。

皇上英明仁孝。痛

聖母之抑鬱致病。日夜啼哭。

宣諭中外。此何等事情。而權璫媚臣。得以行其

假托。克繼視

皇上爲何如主耶。若此者

聖諭果假。則年來事體。出自

聖斷。如以封疆

官關等事。謔謔多人。亦皆權璫媚臣爲之耶。

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而況於煌煌

聖諭。日爲假托。指斥乘輿。罪大不赦。不知克繼

何以解也

聖諭又云。一何刑部。各衙門。欲行庇護之謀。

先藉安

選侍爲題。使是非混淆。

朝政不寧

論內責刑部。乃克繼也。克繼就裏機關。已被

聖諭一一點破。且懇且志。無地自容。遂欲委罪

於假托之人。以自爲遮蓋之計。此所謂欲

蓋而愈彰也。假使

聖諭果假。克繼果孤忠殉

國。當時何以不明白指奏。畏

皇上耶。畏權璫耶。克繼何以解也。至於盜庫一

事

皇上聖明。自有洞鑒。有情真罪當。已服厥辜者。

有疑似株連。已經寬釋者。有罪案明白。尚

稽因國者。厥則皆

皇上之威也。恩則

皇上之恩也。而克繼需需市恩。煦煦見德。專以

此交通近侍。播弄線索。既用爲護身之符。

又借爲陷人之寀。如此人品。而高談綱常。

自負忠孝。今克繼清夜思之。亦有啞然失

笑者矣。

上俱下之所司

史臣曰。文周前後。詆誣克繼者。不止

一處。而悖戾不倫。至此而極。加以夾

道。加以受賄。甚且加以跋扈。無人臣

禮。而於假傳

聖諭一語。再三致意焉。蓋此語實犯諸妄傷心

之痛。故反覆辯論。必欲侵

前非出。王安所矯。而後已。詎知真偽難掩。鬼神

難欺。彼

聖母以不美之名導

聖王以刺諫之事聞

九廟神靈所必殛者乎

三朝要典卷之二十終

三朝要典卷之二十一

移官

御史徐景濂奏曰。移官一節。久應中外之疑。微臣一腔熱血。欲灑久矣。謹冒死訟言之。無諱。可乎。蓋嘗

陽湖再注。

贊補未登。即與氣。

子靡怙靡依。夫原無嫡庶。少長之嫌。不借羽

翼定策之力。儼然

宗廟

社稷之共

主也

選侍雖鍾愛於

先帝。曾受諸梓

太子之托。然非

兩宮比也。館於別殿。則名分肅。體統正。

祖宗家法宜爾。今諸臣行所無事。輔

中主以孝治。豈不成清寧乾坤哉。彼孑然一婦

呱呱一女。逗遛不遷者何故。空懸

冊妃之

遺令耶。抑有要挾之陰謀耶。官中一段真情景。

亦惟我

皇上自知確。獨斷明。中貴之口。臣寮之耳。皆風

影也。自番籙語出。而

內廷譊然矣。促移宮者。輒據爲奇功矣。自李

黨語出。而外廷譊然矣。言加

恩者。幾中以奇禍矣。嗟乎。此禍根也。無亦王安

之婦構策弄邪。臣孤媚而不自醒耳。總之

未移以前。爲

國之念同。既移以後。居功之情太躁。致有

互爭。釀成多事。而做李家官。啣李家飯。此

等市儈語。可涸

宸子可汗大臣齒頰乎

上下所司曰

先帝聖德考終中外所知併官閣等事皆朕所親見日來紛紛疑議殊不忍聞這本說的是實錄纂脩在即着宣付史館

史臣曰藉口垂簾揀賢定策連等心

事路人知之自賈藏春處人皆符口

而不敵言矣景濂慷慨昌言直扶諸

姦之隱逆使

盡心損悟史館立宣彼猶敢以紛紛疑議再潰衆聽者真萬世之罪人也

給事中方有度奏曰日者臺臣徐景濂疏而稟擬者欲宣付史館似若以史爲一人一家私物而不知史也者紀載必核一時之實予奪必合人心之公非但史官所不能私筆削亦人主所不能私是非者也今

宣

宮閣等事

皇上所親見是矣正惟

皇上所親見也能宣泰昌元年九月無

選侍殿辱之

聖諭乎天啓二年六月無

選侍觸忤之

聖旨乎若以是數者盡烏有也煌煌

天語藉藉人言有目共見有耳共聞固知史臣

必不能一筆抹殺若使奉前後

言並書也則一事自相抵牾何謂信史臣所謂

稟擬不可不傾者此其一也

上曰國史傳信萬世但當據事直書李可灼已有旨處分移官亦曾奉傳諭何必爭論這所奏併付史館參酌

史臣曰史以傳信非以傳疑

皇上既曰官圖等事皆

朕所親見。日來紛紛旋議。殊不忍聞。則移官之

真偽是非。從此定矣。而有度必欲執

王安之矯

譴責殿辱之事。以成謗史。獨何心與

給事中沈惟炳奏曰。九月二十八日抄到

聖諭有云。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毆

聖母。以致懷憤在心。十二月初十日又抄到

聖諭事具

聖諭選侍因毆朝

聖母。彼自知有罪。每使官眷時來探聽。不許服

與

聖母下原任各官說一句話。不知此兩

論者。真耶。假耶。如以爲假。則克續之言是也。如

其真。則

皇上必非無故而傳毆扇之

旨且

英明天子。恐亦非權璫嬪臣所敢傳。極克續是

何肝腸。乃欲匿

選侍之凌虐。忘

聖母之怨讐。是何膽力。乃敢以臣子之逆辭。奉

君父之哀告。且是兩

諭皆爲移宮發者也。臺臣左光斗先是肅清宮

禁之疏。內有武后之禍。立見於今日之語

臣彼時尚疑此言不無太甚。後讀

聖諭則地斗危言。非日

殆有先事之憂焉。非過

計矣。而臣同官楊漣前疏。蚤清宮禁。後疏

敬述移宮始末。中間竭力憤爭。委曲調停。

一段事情。不過一時忠愛至情。迫切不能

自禁。亦臣子尋常職分。何嘗認爲已功。而

後乃有居功之說。此胡爲者。漣而果居功

也。何去國之身似葉。而罪之者必無已耶。

上諭所司曰。選侍向有觸忤。朕一時傳諭。不無

公深追念

皇考豈能忽然爾們當仰體朕意不必多言致滋疑議

史臣曰母子之情出於天性

皇上大孝純篤果有氣壓之事豈肯旋宣而旋諱之一時傳諭不無忿激斯言一出中外釋然矣

尚書汪應蛟王永光侍郎陳大道李宗延

議曰

皇上登極年已十六與

世宗入踐同歲

選侍番簾意欲何爲說者謂與封后總一機

關非臣等所敢知倘二事有一得行不知

朝廷作何景象從哲雖有二揭一遲至二十日

一遲至初五日豈總歸枯苑之想乎縣令

而觀封已停宮已移往事若可無論

天地

祖宗之靈與禮部臺省之力從哲以

顧命元臣游移於可否緩急之間若有若無若

癡若黠臨大節而不可奪無望矣且以封

后移宮二事合於進藥一事不知萬世春

秋之筆當書從哲爲何如人也

侍郎張經世陳邦瞻議曰

貴妃之封后

選侍之移宮從哲雖以二揭藉口然味其語

意即從哲不能自解而欲人代爲從哲解

不可得也夫

帝崩而立后此自古未經見之事豈待查例而

後知其有無哉從哲不於此時封還內降

引義力爭而汲汲傳奉下諸禮部若禮部

之事行復如從哲則事遂成而不可挽矣

臣武之禍能保其不再見乎。夫以封后必待禮官之迫而後上。以移宮必待言官之迫而後行。從哲各以一揭塞責。輔臣所居何地。而舉動若此。其又何詞以自解也。

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議曰。

李選侍以待嬪居。

軌清非制也。况雄據於

新主御極之始。

乎。倘非科臣楊漣之力爭。內寵

竝后其漸何可長也。

史臣曰。此戶兵刑三部卿素議軍也。

國有大事。身為大臣。不能持正論。以

杜事端。則亦已矣。而一則曰。弄筆意

欲何為。一則曰。武呂再見。一則曰。內

寵竝后。佐慎行之邪說。助漣與光十

之餘瀝。會不顧其言之謬戾不倫也。

是等大臣之道矣。

後議曰。移宮必待同朝之併力合詞。而

軌清始正。倘諸臣終不得關其說。荷輔遂聽

之已乎。所謂碌碌因人焉。用彼相者。斯亦

千萬世之罪人也。

太僕卿蕭迥高張五典少卿申用懋於倫

李之藻歸子顧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

金柯杲滿朝薦熊明遇黃龍光議曰。移宮

事具

卷之二十一

番簾兩事呼吸而變霜露頃刻而關安危。

此乾坤何等時。舊輔俱倭衆觀望不勇決。

剖陳利害及衆議逼迫而始以一疏了事。

古大臣正談之頃。而奠神器於泰山之安

者。舊輔聞之當媿歎矣。

史臣曰。

選侍受命

皇祖撫育

中聖一且

皇考賓天。號乳無倚。即宮不遽移。何至輟闕安

危。乃今之移。則移今之即日。移則即

日移。猶且張皇其詞。文致其罪。擬以

古今不數見之事。抑獨何心與。

鄭三俊又議曰。移宮之揭。繼亭省而上。當

日情事。臺省爭之甚力。舊輔反若受成者

然。此何等時。優游觀望。豈托孤寄命之手

采人不能不疑舊輔深也。一候也。

紹事中趙時用議曰。

貴妃之必不可封。移宮之必不可遲。此明白

易見之事。而舊輔一味依違。無能早決。即

有奏揭。常落人後。大都緩急不得力。久爲

言路所指摘。而今俱已定。無所事。更議矣。

給事中甄淑議曰。

二聖相繼賓天。小人女子得以乘隙互志。賴

皇上多福。臣持有人旋。即帖然人情。席今日之

安。而忘昔日之危。遂未及致議。然良心固

未泯也。垂簾之造禍。代有覆轍。人人知之

也。豈秘閣元揆。獨不知乎。雖會具密揭。而

議論已落諸臣之後。徘徊猶在恩怨之間

矣。

給事中薛文周議曰。封后議

論移宮三事議

繼則舊輔爲之后之不終封。宮之終必移。則奉

舊輔能止之。能促之也。諸臣疏與舊輔之

揭先後日期自明也。

給事中周朝瑞議曰。移宮一事。

皇上當日所自見自歷。不知今日亦能自明之

否。顧欲臣下明之乎。恐千古流冤。終在此

一案也。使當日垂簾之謀遂成。又不卜今

日之乾坤是何光景。

史臣曰移宮一事原

皇上所自歷亦惟

皇上能明之故

雷霆一震羣小伏辜不令

遷侍抱千古之沈寃也

給事中霍守典議曰封后也而浪傳擬

謚也而妄議移宮也而怠緩苟非包藏禍心何

其大事糊塗若曰別無媚腸豈盡不學無

術正與進藥之事大抵一副心腸所當施

觀而合議者也

史臣曰挺擊紅丸則曰一條線索移

宮進藥又曰一副心腸深文一至於

此語曰陷文不可脫筆舌可輕易乎

哉

給事中劉弘化議曰

遷侍占任

軌清宮於指日

登極之時豈容躊躇事而姑待外廷開端俾托

內侍爲諭此其意可勝誅其罪可勝道乎

若如道路所傳勢成騎虎力借連鷄仗宵

小之邪謀翻移宮之定案則惡極罪大公

情愈深恐非舊轡之福矣

史臣曰天下事惟光明正大自無可

翻亦不畏人之翻移宮一案棄

先帝之道命有

皇上之孝思正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者陰險一消天討罔赦非人之翻之

乃諸臣之自爲可翻耳弘化此言豈

亦神先告之乎

給事中沈惟炳議曰

冲聖登極事在

先帝晏駕之日從哲趙趙不肯進宮而科臣擁

之使進

李選侍久據

乳清從哲不惡請移出而科臣大叱忿爭遂有發清宮禁以正分位之疏臺臣有肅清宮禁以安

宗社之疏大小諸臣先後急請若不能頃刻待者而從哲泄泄如也此皆薄海共傳無客議者想從哲於婦寺諸輩香火情濃不及

照管

皇家事耳

史臣曰

宮門何地而擁之使進

選侍何人而大叱忿爭欲以彰進之功而不

知已定建不可放之辟矣

給事中薛大中議曰

選侍移宮一事當時中外喧傳有垂簾聽政

之意從哲身受托孤寄命之責大節不奪此其時矣若何濡忍不前怯懦不力越起觀望於其間想劉李之姦珠寶之藏恐非無因鬚眉丈夫不有所以柔之胡爲乎繕指之若斯耶

給事中張鵬雲議曰封后移宮二事倘非禮臣科臣之力爭不知從哲欲何爲乎有禮臣科臣之力爭爲從哲者得無饒衣聲

御史王遠宜崔呈秀同邦基楊新期李慤芳朱泰禎議曰

貴妃之不可封后也

選侍之當移宮也但當機執奏爲是乃一具

揭於禮臣爭執之後一具揭於羣臣爭論之時雖事期未濟無論遲速然見已出乎人後議應叢於已身

江日彩議曰

貴妃不可封后

遷侍惡當移宮從舊觀望遜避見義不爲事

成則已居其名事不成則已得免於禍未

免有機心焉

倪應春議曰

鄭貴妃之未后也

證之改而宮之移也始或牽於私昵終則求於

正論臺省之交章足據千秋之是非自明

李時榮議曰後宮一事從昔不能首先昌

言直待九卿言官之請尚遲遲未決進退

趨避即非有交通內廷之心亦無見義必

爲之勇處分大事此等糊塗縱有捐催亦

所謂碌碌因人成事者也

陳保泰議曰

李選侍不宜移宮請立

貴妃亦天地間一大奇變也臨終

遺言在席之私婦寺之姦固或有之假使當是

時或曲導

遺命不一救正又或處置過當大至決裂能無

累

先人之德否無傷

先人之心否今

宮闈之內肅清雍和大小無間雖我

祖宗家法森嚴而

兩朝事矣知生事下如存之孝可謂至矣何也

所謂孝者正是以前人之德爲德以前人

之心爲心不在區區一從違之迹也臣竊

謂今日但當潛消

中壘隱憂正不必追論封后移宮已事此又

根本之慮已

陸獻明議曰

貴妃封后

選侍移宮從哲曾無一言之侃侃先寢儀

之圖曾無一字之錚錚首紆忠忿之抱正色立朝之謂何

張汝懋議曰封后事出創聞亟諍矣煩於

查例

選侍迹類逼尊速移寧侯於須臾自先後疏

揭相繼陳奏

聖明仁孝隨事允行使

盛典快觀隱禍潛消此實

宗社有靈臣工胥慶矣

溫皋謨議曰移宮各款初雖依違後各救

正原因紅丸事追論則直從李可灼一案

分別明白以決千秋之疑可矣

沈猶龍錢士貴議曰

選侍移宮係

黃妃停封一月後事也先是禮臣抗疏與

皇考無諫之語

選侍宮中豈不熟聞况乎位號輕於妃屬事

體大於進封彼以

皇祖治命而不敢承此以潛邸私恩而乃敢專

臣固知

選侍之無能爲也垂簾創舉斷乎必無即有

姦萌一言可折相臣當日懇急力爭亦是

事常中禮未足誇助次日乃以澄澂之舉

處羣疑之會委蛇進揭似不欲爲大義首

事者然何以厭羣望而踴庶僚也

吳牲喻思恂樊尚燦議曰封后移宮兩事

俱

宗社安危介在反掌次日孤忠定變呼吸從哲

澄澂視之若有意若無意如此行徑是何

心事從哲愈無以自解矣

謝允儀議曰

其妃停封

選侍移宮二事千古綱常名教所關。不待智者而後辯。閣臣依違首鼠。欲却欲前。無奈禮部之執奏。而姑爲從史。無奈科臣之詰責。而勉爲催請。明明怙逆。步步黨姦。而禮臣第以漫無主持。濡遲不進。相責猶寬之矣。

楊維垣議曰。進封移宮。舊制雖各有揭。而臣或人後。或與人備出。大臣矯矯。奉義誼。當如是。

姚應嘉議曰。封后之不能即時執爭也。移宮之不能刻期督催也。此皆舊制見事未敏。任事少斷。誠無以謝人言。然夷考當時禮部爭封疏入。

先帝降旨數十言。促令具儀。遽舉閣臣竭力陳其不可。事幸終寢。

先帝晏駕之後。閣部臺省各疏請移宮數日。未

動。至初五日。輔臣復具揭立催。遂得即日

搬移。以叶次日。

龍飛之吉。此亦舊制事中顛末。持議者當參稽

焉。

施棟議曰。宮之不可不移也。夫人而知之。

也。當

鴻湖初泣。四海攀號。况素持巾櫛之人。五內亦

自崩痛。時既出於倉卒。勢難辦於嚙噬。卒

之初六

登極。而先日搬移。似於

大駕還御無悞也。不足爲深尤也。

吳其貴議曰。傳封何難。一語辯折。如李文

靖引燭焚劉美人之詔乎。移宮何事遲疑。

再三。獨不見袁盎在文帝前。却慎夫人之

座乎。

定極正位而敢懷暗奸之謀從哲詎不知其不可哉惟是徘徊觀望實有依阿變倖之心而又無如迫於眾議何乃不得已而具揭耳故使當時科臣之爭不力獲官者未即移矣而謂少遲不妨抑思何事而可少遲乎愛從哲者不能爲之解也
尚書張問達等會奏曰

聖祖三十八年

卷之二十一

二五

選侍欲番簾聽政輔臣與臣等於

皇考興革日黎明候於

乾清宮門外急欲進宮閣者猶欄阻臣等排

闖進哭臨

皇考畢即請叩慰我

皇上良久未出臣等懇請之

皇上始出叩頭畢人心洶洶始定臣等相目視

乾清宮門外坐素輿扶掖於

文華殿先叩慰

皇上即正我

皇上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

萬歲乃起

聖駕還於

慈慶宮偶有二三內使走云此事何不嚴

聖祖三十八年

卷之二十一

二四

李娘娘臣與諸臣即斥言是時上無

聖母惟知有我

皇上何知有

選侍內使輒去臣等與令

朝諸臣議我

皇上登極又議

登極日即應住

乾清宮前無再回

遷侍移官科道等臣又各疏奏移官輔臣遂

於直房內共具摺奏移官

皇上允其奏今即日撤移諸臣共快之然其心

猶以附臣之奏不毅然先爲諸臣倡也僅

其時非諸臣共持大義懇奏撤移如再稍

遲則

乳清何地猶然混居今其竊弄威福又將如

我

皇上登極還宮何哉

史臣曰自會議之說起一時臣工左

袒楊漣左光斗者十人而九折肅特

衛明則是非入告

皇上則問達等事也而

乾清混居竊弄威福等語則依然懷行之邪

乾清混居竊弄威福等語則依然懷行之邪

大臣而取此會議爲計

七月庚子太常寺添註少卿高攀龍以孫

慎行論方從哲一疏關係其大隄防甚遠

從哲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乃在結交鄭

國泰父子謀危

先帝始以張差之梗繼以美姝之進終於文昇

之藥皆方從哲左右之而復有大亂如黃

克纘者論

遷侍一事

皇上不多講書精義理此心不明之故因陳

聖明務學之要以定敦治之本其論美克纘曰

遷侍一事

陛下念

聖母則宣

遷侍之罪

皇考則優

選侍之禮。義之盡也。仁之至也。而說者乃曰。

爲

聖母隱諱則爲孝。明如

聖諭以爲假程。忠如楊澥以爲居功。人臣避居

功。其居罪。君父有怒。冷眼旁觀。此大亂之

道也。不可不明也。奏入。

不獲

癸丑孫慎行罷

史臣曰。慎行自佐三禮。即倏然以來。

日康淵自居。迨被臺臣糾彈。屏跡林

阜。毒心愈熾。故一入春明。而綱常大

分。宜明之疏出矣。藉曰欲逆。欲加輔

臣赤族之誅。附會番籙。忍出

高皇血食之語。姦謀未售。托病言歸。其黨人猶

且猶戴不休。校卜首列。向非

東。東。獨斷其與大獄。禍正人。虧損

聖德。謫亂信史。可勝道哉。

九月癸丑。

上諭禮部。

光廟

選侍李氏冊封爲

莊妃。禮部擇於十二月初三日。行

冊封禮。

史臣曰。是舉也。於

先帝爲孝。於

信王爲友。

皇上真人倫之至。堯舜之心也。

壬戌。御史張修德。請召還賈繼春。疏曰。

皇上登臨之日。

李選侍不過一

先朝續御耳。其當遷巡移官也。避

至尊而廣大矣。無謂舉朝知之。即繼春亦明知之。而明言其當移者。及僂首移宮之後。名

已正。旁已嚴矣。念

先朝。則當念

選侍。念

選侍。則當念幼孤之

皇妹。故慨然於

皇考在天之靈。而惻然於

二月三日

椒宮寥落之子。此

皇上之事。亦

皇上之寸衷。脉脉縈迴。而不能旦暮釋然者。然

惟

皇上知之。而在

廷臣子。或不能知。繼春亦不能知也。中外喧

傳。人言嘖嘖。如繼春方欲有言。而又有

之使言者。於是轉激轉悞。

選侍方安於泰山。而誤以為危。危不寧。

選侍方享

御食。居深宮。母子相依。融融歡娛。而誤以為

憔悴孤苦。且暮不生。則

聖衷安得不赫然怒。而繼之以逐也。然

聖衷怒。而繼春之心。益不自矣。昔者曾參孝。而

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而天下願以為臣。

繼春之忠。豈讓于胥。而其欲成

二月三日

陛下之孝。豈欲出曾參下哉。

史臣曰。

聖朝諸臣。議禮未決。藉見曰。臣欲

陛下為堯舜。

肅皇帝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一言定父子

之經。立綱常之極。今

先帝遺命在耳。何不以堯舜之孝弟。成此

治德。而偏欲傳風影之疑。聞

官關之弊是可忍孰不可忍修心之救繼志

言婉而意切矣

癸亥二月癸亥給事中王志道奏曰臣頃報

命途中見會議禮卿一疏不覺慨然曰爭此於

神廟之朝則爲國本爭之於

神器再傳之後何爲乎爭此於

光廟顧命之際則爲預防爭此於

主廟美典

卷之二

大寶久定之日何爲乎則曰爲

兩朝寶錄也嗟嗟不念及此則已有念及此寧

不恐傷

神祖之明有害

先帝之義乎哉大抵古今事變皆當揆之以人

情況

君親骨肉尤當以情量當萬曆中年

嗣位遲遲因而起母愛子抱之疑者人情也至

先帝之於

皇上則無間然矣何也無母愛子抱之懷也無冊立遲遲之請也不待分封之國而後號然也

番簾二字又非

玉几之命也非出宮掖之口也不過臣子設爲

不必然之慮激切及之也不意喜事者遂

從而實之甚至謂實出

先帝意者臣之所大痛也然則

三朝美典

卷之二

先帝臨崩何諄諄以李氏爲托乎此又人情也

士大夫有無子之妾身後有不顧其得所

乎若當時所傳封妃之

論與

神宗立后之命則殊矣自古未有一帝一后而

本妃者

軍恩遍天下而當時從龍之人何不可一雲位

號今已次第

冊封向者禮部之

論。自當有日舉行臣又何言臣誠見景濂言於

大義震醒人心今日驟以內察外選不知

何意見

聖代慈孝卓絕前古視之漢初事正相反豈可

傳合疑端片將著父往事而後快心者何

可訓也語云好名之害使人不知有

君父而無

君父之禍皆起於見

君父有不是處若

先帝之於

遺命一傳一止

皇上屢

諭愛敬李氏之意未衰此皆

帝王之盛美仁孝之極恩臣子幸得將順又可

導之以刻薄乎臣恐天下因景濂之處遂

廢景濂之說

兩朝實錄必至如宋人燭影斧聲之疑未有已

時也

史臣曰孟軻謂君子之事君也誘引

其君於當道志於仁而已。毋濫之謀

惜危辭以快風儀而奈人視為奇貨

交結權嚮百計以傾

遷侍。當是時也

王凡遺言委諸草莽

棄源弱息危若朝露

皇上屢

諭愛敬李氏之意不衰。滿腔惻隱於骨肉倍加

親切。諸臣不思引之以曲全

盛德。是誠何心哉

三朝要典卷之二十一

移宮

太僕寺卿高攀龍書曰。番簾之說出自

皇上。何嘗薄待

選侍。臣下亦何嘗欲

皇上薄待

選侍。賈繼春之揭當時自有誤之者。繼春所以自悔爲人所誤也。志道言孝經之尊親

不言春秋之亂賊言

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君臣之義言

主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亂臣賊子

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懼

之間。所係世道人心。豈其微哉。往時諸臣

專以門戶錮人。謂東朝爲大東。謂東林爲

小東。凡有切

宗社之憂者。輒目爲大東之黨。而大東之黨必

歸之小東。彼所爲門戶者如此。志道尚爲循其口吻乎

史臣曰。番簾之說。原出奸臣之捏造。而攀龍必曰出自

皇上。其矯誣不忠。亦大甚矣。且賈繼春未嘗薄而必誣之曰自悔。是援儒入墨也。王

志道言父子之親。正以明君臣之義。而乃曰亂賊喜。而忠義懼。是錮人作

忠義也。且攀龍將以

選侍爲亂賊乎。抑以安

選侍者爲亂賊乎。至於大東小東之言。而

真情逆露矣。然則諸人所以借題生

事者。不過以張東林之幟耳。譬猶父

子之親。若臣之義哉。

給事中王志道復書曰。番簾二字。見於章

奏。亦見於

聖旨見於章奏則前疏所謂設爲不然之意

切及之也見於

聖諭則

皇上近來屢

旨既明言一時之

論不無含激矣此何不可并順必欲舍後命而

執前言乎前疏斷之以人情者又未可破

也賈繼春之揭正欲不薄待

選侍據來書既以不薄待爲是矣上合

聖意下合輿論當日何誤今日又何悔哉繼春

而不悔其言其人皆是也繼春而悔非也

其當時之言是也忠孝何可假人繼春悔

不悔不可知若欲志道效繼春之悔必不

敢也若謂言

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

君臣之義言

主上一時之權不言字留萬世之經天下事有

倖萬世之經又何可爲一時之權耶東朝

之黨必歸東林大東小東竝提作對何處

得此不臣之語而稱之果見何人章奏果

出何人書札自可提而誅之若無所提豈

可自標以爲佳語耶

史臣曰自孫洪行倡起邪說高攀龍

尤以劇談雄辯佐其兇鋒孝朝會無

敢矯其非者志道獨持大義奮然力

爭至於倖萬世之經何可爲一時之

權二語尤爲不刊之論固宜攀龍

口結舌不能再置一喙也

三月癸丑御史霍鏐上言逆局屢易總此

線索一條而番簾之覬覦復欲傳其衣鉢

軌清久據真可寒心何非楊漣左光斗諸臣

標命力爭二三元光將特左右

聖明在御。恩義兼隆。臨機決策。毫髮不爽。天下

事。且有不可知者。此至今義士忠臣。驚魂

未定。每一追論。輒致慨於亂臣賊子之猶

緩天誅。思得一當。以沐浴請。乃無端而爲

開四面之網。則臣之所大不解也。

四月甲申。大理寺少卿范濟世奏曰。泰昌

元年八月。

先帝建和臣以吏科隨九卿科道後。而奉

三月聖旨。先帝諭封

選侍。且欲速封。

選侍。此

皇上之所親傳。亦諸臣之所共見共聞者也。至

二十九日。再

召諸臣。則

先帝病已危矣。言

皇上爲堯舜。又言封

選侍。夫

先帝召臣等。凡三大矣。無不以封

選侍爲言者。即彌留之際。言幾不能出諸口。

猶惓惓言封

選侍不置。臣有以窺其故矣。蓋

先帝四十年青宮。

孝元貞太后與

孝和太后相繼寶天朝夕承顏而侍起居者。惟

選侍一人。號稱

聖意。故平居將

皇上與

皇五子。託其看管。而臨危諄諄然以封

貴妃託

皇上。并

王音猶然在耳而

先帝不可復親矣。恻哉。今會幾何時。豈

重上猶忘當日之光景乎。次日是歲九月初一

日。

先帝崩。臣等哭臨畢。隨朝見

皇上於

輿前。當此朝朝六日。

皇上登極。并請是日封

選侍家

皇上諭禮部。進儀注來看。亦未嘗不欲封

選侍也。迨後議論紛紜。

皇上震怒。臣是時曾有

先帝言猶在耳。

選侍封不可稽留。一揭欲出。以王安居中用

事。編詞與朕全在此人。知時不可為。職之

簡中臣在里中見

皇上有朕一時傳

諭。不無忿激之

言。以手加額曰。此

皇上天地之心也。又見

皇上因

信王封東李氏為

莊妃。又以手加額曰。此

皇上武周之孝也。顧今日

莊妃所看管之

信王。即前日

選侍所看管之

皇五子也。

皇上念

莊妃之勞。故加封焉。獨不念

選侍之勞。而

先帝遺命封妃則又雅

選侍之所獨有也臣昨歲入都正值

皇上舉第一公主之辟因封其母爲

慧妃當

選侍生

皇八公主之時

先帝愛公主欲封

選侍其心與

皇上無異特扼於勢而未能行耳且

皇八公主漸次長成矣異日婚配

皇上念骨肉之親勢不得不加以封位既封位

其女又不得不封其母與其後日因

公主之封以封

選侍孰若今日因

先帝之

選侍可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可以明

皇上承先之孝倘使不封則

光廟實錄必書之曰

上欲封李氏爲

貴妃已擇吉具儀

上崩

太子停封不予如此則天下後世將謂

皇上爲何如王則

皇上又何以謝天下後世之口哉祈

皇上勅下禮部加

選侍之封位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移

公主於別宮以全

皇上骨肉之愛猶爲不逮之復不然因循而

更計無謂貽議青史爲

皇上盛德之累。即使後日以今日爲家法。則凡

愛妃無子者。將人人自危。再加之。以毒璫。

弄權。表裏爲奸。何事不有。則

官閭無窮之隱禍。寧不自

皇上開之耶。

上曰。朕體

皇考遺念。選侍入妹。禮待供膳有加。

累朝家法具存。加封自有時制。且朕未常冊立。

何云太子停封。其原住宮燬。根因自明。何疑

人謀。見住

慈慶宮。何云一號殿。范濟世誕妄要名。或有

受人指授情節。着回將話來。

史臣曰。移宮一事。在廷諸臣。持正論

者。僅黃克纘。賈繼春。徐景濂。王業浩。

等數人耳。不旋踵。咸被排擠。以去。乃

范濟世當虐。賈繼春。正人。箝口之。

發憤上疏請封

選侍。犯通國之怒。而不顧。至今讀其封章。今

人有餘痛焉。耿耿孤忠。真所爲百折

不回者矣。

給事中阮大鍼奏曰。移宮一案。以臣子戴

天子以

天子正天位。萬世之大經也。假令遇番簾不止

則言官蓋粉矣。然言者自不敢居功。而不

可謂言者之身不危也。移宮以後。恩義兼

盡。楊漣與賈繼春所見。未有參商。無奈借

繼春以說漣者。於中構陷不休。而去年繼

春一疏。其本心一盤托出矣。大家爲公。非

爲私矣。漣因宜大用。而繼春安可不枉下

惠文。以展其用。清時永錫。

聖心忍乎

五月乙丑。御史宋師襄奏曰。盜竄下獄。黃

克績多方耶翼結爲乾子得不死非劉朝

所感恩而圖報者乎無何而以戎政

內宣矣毛士龍嚴爲抄奏

旨幾中寢非劉朝所頓足而切齒者乎邵輔忠

乘機獻贊無何而以授匪劑藉矣

南御史徐世業叅史繼借疏云試問

先帝憂困東宮堅乎

皇上初登大寶此時羣陰密布中外危疑誰濟

二月二十

卷之二十二

國戚之暮誰奉教於里中司寇而以故有

恩者爲授受符璽或戴王之楊漣何以去

之惟恐不速

七月癸巳御史李玄奏曰人知賈繼春之

爲人誤不知陰陽挑激播散流言名爲優

選侍之禮實以解鄭戚之危名爲全

聖孝之大實以救劉朝之生以致繼春爲風聞

所誤迄今罪端再處按局轉新尚有室節

誠者反欲藉以爲獵鷹之階亦姚宗文之

流毒也

史臣曰賈繼春當舉國若狂之日發

憤上書力請駕厚

選侍一腔忠愛

聖考在天之靈實式憑之有何誤聽玄乃以此

誣繼春并以誣風馬牛不相及之姚

宗文乎甚矣其巧借題目羅織正人

也

壬寅給事中曾汝召奏曰發宮一事人持

一說幾於聚訟謂

主少困疑之時忽有番廉聽政之舉令人驚疑

萬一牝雞司晨惡

先帝遺命以恣其所欲爲即有忠計之臣微夾

日虞淵之故智亦已晚矣何如排闥而入

若楊漣等力請移宮之爲見蚤也迨宮已

移矣。際已室矣。倘尤追論不已。吹毛求疵。

則於

聖德不無少累。而且傷

先帝之明。惟我

皇上。俄焉轉念。畧無執滯。且恩養祝告。倍有加焉。此一舉也。

皇上。明同日月。斷決江河。威迅風霆。仁敷雨露。

可謂善處宮禁之間。而備道全美者矣。賈

繼春一疏。不無過激。要以曲全

聖德。俾

皇上。追大舜之孝。而成千禩之名。亦忠孝之深

心。而忘其慧者也。當日之移宮。謂是則順

從者。爲非。而信史之筆。削可輕乎。

史臣曰。光斗輩。亦明知繼春一段忠

愛。不啻抹殺。必欲收入黨中。涸白爲

黑。而移宮之局。始堅。故或誣其悔。或

試其機。排之於前。救之於後。皆援筆

1. 筆之計也。

御史楊方盛。上言移宮件事。

聖孝委曲。可謂盡倫矣。而已謝言責之人。且猶

娓娓不置也。覆雨翻雲。攪亂一成之局。無

風起浪顛。顛倒一定之評。此何爲者耶。

范濟世揭曰。所謂局者。何謂也。豈移宮一

事。亦有局耶。豈居一號宮爲已成之局。而

請移別宮者。便爲覆雨翻雲。兩攪亂耶。友

盛亦未見

聖旨矣。

皇上已先移

遷侍旁

慈慶宮也。使一號宮可居。

皇上何必尋別宮。使

遷侍當居一號宮。則亦終身焉而已。

皇上何必更移之。

慈慶且茲一移也。

皇上斷之於獨行之於密不使臣下關其說不

令外廷與其謀。

聖天子英明神斷真可爲堯舜度越千古矣。

則職之請也猶覺落後一着方盛乃以爲

攪亂成局也無乃太板煞乎。

丙辰范濟世復揭曰記泰昌元年九月初

一日。

先帝聖駕初五日。

選侍移官初六日。

皇上登極此天下之所知也初二日吏部九卿

科道公疏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移官知道了待擇

日即行欽此夫擇日而謂之待則是初四日

尚未定有日期也。

選侍即欲離

乾清以避

至尊然不得

聖旨將安適乎此亦事理之易見昔謂公疏非

耶責在冢宰謂票擬緩耶責在閣臣謂擇

日遲耶責在欽天監此未可逕爲

選侍罪矣觀初五日有即時移官之

旨選侍不待從人不乘肩輿與

皇五子。

皇八公主徒步入一號宮此足以明

選侍不敢抗

至尊以自便矣自古亦有宮闈亂政者其光景

然乎否乎不特此也當初五日早晨未獲

官之前職等科道三人候

皇上於

慈慶宮門外遇王安相繼言曰李娘娘只與

他一號宮不可與他

慈慶宮。他就無權了。李娘娘待做道們。怎麼
樣的。昨日有某人爲某事。早晨晚至午間。
還不叫起來。昨又使人來請我。我說請我
怎的。我不去。我不會得娘娘甚麼好處。請
走了你。我也不去。又言

小主每日四叩。又言傳盡了宮中銀子。方肯
走哩。又言欲職等代曹應奎上揭帖。觀其

語意其恨

選侍不爲不壽。然自數語外。卒無一字及

選侍他罪者。豈彼猶爲

選侍回護。不欲盡言耶。抑別無罪過可言耶。

職謂彼與妖媚禍者。以此至九月二十三
日去移宮已幾二旬。有揭帖欲優禮

選侍。始有

選侍追爭之愈急。

聖諭愈嚴。使非有揭帖相爭。則

皇上相心亦已久矣。觀最後有朕一時傳

諭。不無忿激之

旨。則其情可見矣。此皆有年月日時可考。非浪

說也。然職以爲

選侍即有罪過。

皇上果不能忘情。臣下惟有委曲調停已耳。迫

調停再三而

皇上堅不肯以從。

中主之性氣。既不能卒平。臣子之事。王義不可

過激。然後順

皇上之心。以平

皇上之氣。追時日既久。

聖意漸回。然後乘機開導。復請移宮。復請加恩。

如此則

先帝之遺令有終

皇上之孝思不匱。庶前事可以結局。不作

盛朝一缺事耳。今

皇上初無一言。且已三年久矣。當時臺臣已有

仁至義盡之疏。欲

皇上加恩。乃至今而尚不欲人言耶。言及王安

便羣起而攻之。亦

熙朝之奇事矣

史臣曰。

選侍當日移宮情景。此揭更爲詳盡。蓋濟世

方掌史垣。親承

顧命。又目擊王安其踞受揭之狀。故追述往事。

字字逼真。非若他人馳聽風聞。以意

爲附會者比也。至以委曲調停。責望

當事諸臣。尤爲忠愛至論。乃諸姦逆

其終經此一題。目於幾百年風化。似謂之

選侍以傾陷正人罪惡。既盡。天網難漏。諸姦

駢首伏辜。又何足惜也

八月己未。御史霍鏐奏曰。

皇上聖神天縱其優。禮

選侍一議。久已洞悉於中外。而猶一揭不已。

再揭繼之。再揭不已。三揭繼之。如范濟世

之所爲者。夫濟世之一疏三揭。無亦中有

物焉。自欲言之耳。誰能激之使言者。且而

既知

選侍爲

先帝一寵嬪乎。名位固未定也。第使保全無恙。

已屬

皇仁。況乎恩禮有加。天下莫不頌服。固無庸濟

世資庇爲也。而必請加封諸嬪官之汲汲。

試問濟世此舉。係何大典禮。關何大倫常。

其終經此一題。目於幾百年風化。似謂之

是何議見言之不足而厚言意欲何爲善
濟世生平本無剛腸。饒有媚骨。而適有中
罪璫之賄者。倡安

遷侍之說。以爲傾陷忠良。解脫大慈之把柄。
於是神飛色喜。急投足爲安身立命之地。
而又不自爲首。依負一素負清白之望。若
賈繼春者。多方簧惑。使人其衝中。而已則
縮朒觀望於局外。徐觀成敗。此其流毒善
類。已見一斑。自是而邪說橫行。是非倒置。
迨毛士龍一處。而正人阻喪。世道幾不知
所終矣。伏乞

皇上將范濟世正賜疏斥。以爲人臣欺枉陰險
之戒

史臣曰茅焦解衣危論。日譚制心。飲
明二臣實見得是。卒使其王威權。候

行刑會邪說而反云安

遷侍者乃傾陷忠良。解脫大慈之把柄。且以
貪淫殺盜之毛士龍。而目爲正人。夫

豈公論耶

丁卯。左光斗奏曰。先年一月之間。遺弓再
泣。臣與楊漣力爭。移宮。蓋親見

皇上之孤危。避地之應。應。此時

宗廟

社稷爲重。臣等只知有

皇上安。同其他。迨公疏繼上。觸怒

官闈。摘臣單疏。傳呼大臣。番簾處分。臣等同

咨諸臣。嚙指出血。爲臣營救。無策。蓋九月

初三日事也。賴

皇上不往

乳清。取臣疏於

慈慶宮。睿覽。因發關票。徵臣。始生。臣於時事

爲諸遂良。不爲許敬宗。自分已大事在

皇上屢諭中院以

官闈肅清仰求我

皇上恩禮

選侍仁至義盡一疏見在

御前實與賈繼春揭同日拜發臣當奉

明旨詰責旋蒙恩宥而

選侍恩禮日漸加隆事如是止矣後繼春以

借用者挑構不休卒被嚴譴本一事而類

分作兩題本一念而硬坐爲兩袒樹欲靜

而風不寧波欲恬而譏不可追連去繼春

亦去兩人相視不得於言併不得於心此

時科道中所謂借繼春以攻連因借連以

攻繼春者是也至今兩次賜環獨爾遐遺

豈

聖明之雨露有私抑人情之愛憎至變而爲繼

春者若矣至如范濟世生平端謹不能借

人亦不受人借祇錄錯謫人言以爲已謫

繼春因而剖心自明以謝繼春是繼春方

出於借外而濟世竟入其借中臣所爲借

繼春并借濟世也

文臣曰光斗此疏名爲繼春濟世二

臣惜而實以重譴二臣其設計愈巧

而處心愈深矣黨人之欲壞公議而

必行其謀也如是

南京御史李希孔疏曰

先帝之繼

神廟業羣臣也兩月之內

兩潮再號

皇上孑然一身怙恃無托宮禁深闕孤風實繁

其於杜漸防微自不得不倍加嚴慎即不

然而以

新天子儼然正殿讓一

先朝宮嬪萬世而下。謂是如何。

國體。此楊達等諸臣。當日所以權衡輕重。以移宮請也。移宮矣。達等之心事畢矣。本未嘗居以爲功。何至反以爲罪。而禁錮之。屏逐之。是誠何心耶。

遷侍久侍

先帝生育

公主。諸臣未嘗不力請於

皇上加之恩禮。

皇上既安。

遷侍又未嘗不安。儘可付之無言。有何冤抑。而汲汲皇皇。爲無病之沉吟。此臺臣霍鑠。楊方盛。所以懷憤而言也。

史臣曰。三叔流言。不利孺子。王安倡議。意欲垂簾。此日月晦明之關。良心士成之候。希尹曰。有何冤抑。而汲汲

皇皇爲無病之沉吟。夫以

先帝二十年寵嬪。王安。罵詈威逼於內。楊達等。誣捏傾陷於外。命懸絲髮。忧戚風雷。而尚云有何冤抑。良心漸滅。一至此哉。

十月辛酉。南道御史王允成。上言。如移宮之舉。無論噉齧。無論

慈寧不聞其言。不當移也。而移彼移此之論。又紛囂而未息。豈以

新天子而可避舊宮嬪耶。

丁丑。南道御史萬言揚。上言。在昔

先帝賓天。危疑叢集。當時托孤寄命者何人。肅清宮禁者何人。

皇上所褒爲忠直者何人。自今結綬如族。而顧命之臣。何以不得終其信任。此其故可深思。否。

移宮

甲子四月乙巳下史館供事監生汪文言於

詔獄。文言者原名守泰。徽之休寧人也。初充本縣門役。繼爲庫史。犯罪走京師。因親原任中書黃正賓薦至內璫王安門下。關通賄賂。妄干朝政。事露。府丞邵輔忠參送擬徒。

其黨阮之。復改今名。潛匿黨所。值

皇考賓天王安以夙憾

康妃捏造番簾等語。潛令文言授意於科臣楊連惠。世楊周朝瑞。登臣左允十等。令張大其事。區畫已定。乘

皇上在

慈慶宮。安假傳旨。逼逐

康妃同

皇八公主。踰牆出宮。連等公然以定策自居。

文言因是益恣。先後銓臣周嘉猷。趙南星。憲臣高攀龍等。皆與之昵。或暮夜往還。屏人密語。文言乘機開說。寵賂日章。時連已躡陞左副都御史。先斗已躡陞左僉都御史。化中掌河南道。大中擢吏科都給事中。阮大鍼去。而奪其位。已而銓臣南星。劾爲一省兩銓司之例。調職方郎鄒維璉爲稽勲郎中。旋爲考功。於是給事中傅應。因爭維璉不宜調吏部。大不悅於南星。遂疏論光斗。大中貌醜。心險。色取行違。呈身小。人甘心失節。文言以庫胥竊職。擬戍潛逃。父事王安。交通內外。事露。擬配。未盡厥辜。復改易名字。營納中書。光斗身在憲府。不能追論。而引爲腹心。大中職忝諫垣。不行。而助其資斧。自是血脉潛通。機鋒逆

露相與招搖都市。攬酒壓運。一借權瑞爲名。而卒爲實。收其利。一借銓衡爲市。而端人友受其名。長此陵夷。害且貽國。既上詔下文。於獄今嚴訊之。

史臣曰。文言市井無聊。閭里不齒。此何許么。騰而一時標榜。自號爲正人君子者。盡入其牢籠。資其援引。嗟乎。士風至此。寧復知人間羞恥事乎。罪惡既盈。天奪其魄。假手傳機。首發姦狀。雖黨與實繁。刑章未正。而毒素罪惡。已無所逃於天地間矣。

丙午。大學士葉向高疏乞歸。因言內閣辦事監生汪文言。實臣具題。光斗大中之善文言。尚屬曖昧。而臣之用文言。則事跡甚明。無可推托。願

聖明特加照察。毋聽羣詞。是日。會都御史左光

斗。都給事中魏大中。俱疏辯交汪文言。大中云。文言游於縉紳間。江右縉紳多與之交。不獨臣一人。光斗云。汪文言之昭雪。則前司寇總憲。其題授中書。則閣臣葉向高所引。臣不聞也。

上皆置不問。已而銓臣趙南星。亦極力救之。掌北鎮撫司事指揮劉儒良。譴等不敢竟其獄。文言僅獲杖而歸。

六月己丑。

上召禮部官至。

文華門。令司禮監傳

諭。

先帝選侍傅氏。李氏。誕育皇妹。撫養劬勞。尚未封號。朕念皇妹年已長成。且婚期在邇。禮部便查例具儀來行。已而禮臣林克俞奏。謂皇六妹婚期已近。而

皇入妹婚期尚遠

選侍李氏似不宜封况當

皇上登極之初移宮之際議論紛紜封號一節

宜俟

皇入妹選婚之日另議無庸汲汲爲也唯具

選侍傅氏封號上

辭

上不聽命一併舉行

七月戊寅

會大學士顧秉謙朱廷禧梓

冊封

光廟選侍傅氏爲

懿妃李氏爲

康妃

史臣曰此

皇上之選

遺命也夫

冊封選侍本

先帝悉凡之言因楊漣等進書簾之語而羣小

附之故遲至今日而後議舉行蓋漣

等氣焰正盛足以將正論而必欲行

其本謀故耳迨

庫斯不撓

屢遭旋渙而中外臣民益曉然知周上行私者

之罪大矣

十月戊戌罷吏部尚書趙南星已亥罷左

都御史高攀龍先是山西缺撫臣大中以

太常寺卿謝應祥會令於其邑有師生誼

鳴署選員外郎夏嘉遇言於南星達衆議

用之旋爲御史陳九疇所糾發互相訐辨

上怒甚大中嘉遇九疇俱降謫南星攀龍各不

自安上親求罷

上邀兄之給事中沈惟炳疏救亦降調大學士

韓璘朱國禎臣秉謙朱廷禧魏廣微以見

放冢卿降處言官

御批徑發不復到閣又

發下左都御史高攀龍本并

御筆原改票帖一時一事免二大臣向所未有

其於國體不無有傷具揭陳

請祈留二臣并宥言官

上諭朕

祖宗設立會推會看原非爲師生植黨比今衆

臣憲臣時和依違全無公論知有情面不知

有朝廷或

聖廟時必不敢如此其沈惟炳妄言逞臆降調

已示薄懲卿等不必挺身救解亦不可過生

猜忖致滋煩擾紛囂還遵前旨行

甲辰

上諭大小臣工曰

朕紹承大統四載於茲值軍旅頻興封疆未

讎黎天災踵至歲事不登致海內蕭條民生

重困所望君臣一體上下同心登進仁賢講

求兵食奠中國以禦夷狄修人事而補天工

朕每食寢弗寧焦勞罔恤未得安懷之道乃

爾等大小臣庶坐享國家之祿靡懷君父之

憂內外連結呼吸應答盤放要地把持通津

念在營私事圖顛倒誅鋤衆正朋比爲姦欺

朕勿冲無所忌憚邇年以來恣行僉甚忠貞

皆爲解體明哲咸思保身將使朕孤立無與

而後快罔上之心抑使人盡絀口然後滿其

無藉之念歟朕前已有特諭備極詳明如何

大小臣工視若弁髦全不尊信幸天啓朕心

豁微頓悟近覽御史陳九疇會看文書乃國

事攸關輕任情軒輊法紀所係謬與調停旋

均之道。饒幸。風憲之獻。更夫因思從前所爲。皆是欺瞞。但遂營謀之私。不顧肺腑之見。今元兇已放。羣小未安。或公相黨救。或妄肆猜。付本當根株盡拔。徹底澄清。念玉石碎未能辨。暫寬詎可驟施。論爾徒衆。姑與維新。洗滌腎腸。脫換胎骨。果能改圖。仍當任用。如有怙其稔惡。嫁夫善類。且爲指縱之鷹。大罔鷹胎。遣之禍患。朕將力行。

祖宗之法。決不襲姑息之政矣。

史臣曰。傳權以爭。鄧維建之故。而注

文。言敗陳九疇。以發晉撫之私。而輒

大中敗。

聖明洞燭。羣毒情狀。而免放元兇。

御批。準發矣。夫不有則斷。何以成乾。不有夫決。

何以消陰。非。

聖明洞燭。羣毒情狀。而免放元兇。

已酉。吏部署部事。左侍郎陳于庭等。命推吏部尙書。以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列名上。

上怒其不公。遂降

詔曰。吏部都察院。濁亂已久。大非

祖宗設立初意。朕已屢旨更改。如何此次會推。

仍是越南星。旋用之私人。顯是陳于庭。楊漣。

左光斗。黨制衆正。抗旨徇私。三兇既倡。幸於

前。誰敢不附和於後。又會推職名。都察院不

會全列。况近日楊漣。既會親校。

聖諭。今值會推之日。豈可佯爲不知。怙惡不悛。

註腸躲閃。又前與高攀龍。會有陳九疇之事。

當此不公。頗屬楊漣。左光斗。王張而乃了不

引咎。公然欺朕。切中。真巨猾老姦。實頑無恥。

陳于庭。前奏。徒衆會推。史料。河南道。緊與盡

陳于庭。前奏。徒衆會推。史料。河南道。緊與盡

手供在職職大不敬無人臣而都着輩了
職爲民仍追奪楊達左光斗誥命已而掌河
南道御史袁化中疏認罪亦并逐之於是
姦黨漸散矣

史臣曰趙南星高攀龍逐而羣姦之
氣消楊達左光斗逐而羣姦之局解
於是蒙覆開而陽和復大小臣工咸
刮磨奮厲以應

卷之二十三

十一

維新之運稽之天道參以人事真陰陽剝復一
大交會也

十二月丁亥御史周昌晉奏言向者諸臣
以偏勝之心就一成之局如議移宮則移
官已耳而重之以番簾擬之爲阿黨遂稱
定策之業映照千古即云不居功已有其
事矣且文致鍛鍊開口輒擯今者

名臣賈維春徐濟謙王法道等衆心稱快而猶

有未盡昭雪者一官之升沈在諸臣者小
國家之是非係於千古者大已往者弗論而
信史一段斷難曲以附會家庭父子之倫
既博人功名清史家範之嚴復修人嫌怨
此時不剖更復何待所當明白宣示以立
不易之案者奏入

上是之乃

詔所司曰向來濁亂朝政的朕已將渠魁屏斥
三事畢具

卷之二十三

十二

其餘姑與維新登進人材方今急務當次第
舉行移宮進築事跡自明着宣付史館從實
記載

甲辰御史梁夢環條論計典言臣向見汪
文言之流毒痛憾在心至今未平當茲
觀期恐踵相效尤鼓唇搖舌變亂是非納賄通
情恣行姦弊爲計典害疏入

上日前部院諸臣自取斥逐皆擬汪文言章

謹啟聽以致貞邪混淆耶廷杖豈盡其辜還
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窮究以清
禍本

史臣曰汪文言姦狀傳播發之於前。
梁夢環暴之於後。而

廉斷明威。輝彰有赫。真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
漏者乎。

乙丑正月乙亥。原任南京太常寺少卿喬
應甲以左副都御史

召在道陳言。凡十疏。大槩謂

之朝輿論漸明。一時人心稱快。直斥皆公徇私
之臣。以破佞人衣鉢之傳。其所斥為黨魁
者李三才也。言三才前為淮撫。潛謀大拜。
則令門生曹于汴投意於段然。繼居通津。
則與張問達表裏為姦。賣官鬻爵。又藉黃
正賓注文言。以交通中外。而趙南星。高攀

龍等。遂力為引援。總之東林得淮撫則暗
有所恃。淮撫得東林。則兩有所挾。故張問
達趙南星之起用。皆趨附三才得之。而依
門傍戶者。實繁有徒。剖分宜蚤。

上以門戶源委。朝論自明。下之所司。

二月癸未。大理寺丞徐大化。因受職陳言。
論臣紀當植。謂年來賢哲竄伏。僉壬高張。
結類營私。黨同伐異。始猶藉靈輿以恫懾。

既且專擅而恣行。移官線索。受之王安。呼
帝紀名而使踉蹌出宮。

先帝在天之靈。必有惘然不安者。又何至居之
為功。而驕語同朝。互結邪黨。使天下之事。
皆出楊左二人手。以為功名富貴地乎。汪
文言下泥罪犯。誰納其賄。而題與清華之
選。有何通神役鬼之能。晝夜出入於鈞書。
都憲侍郎科道之家。一切陞除。如取諸寄。

其故安在也。幸羣邪已退，東正漸興，景已

一新，慮終宜計。

上覽奏善之，乃

詔所司曰：近來紀綱不振，全是欺君植黨輩。整
撫要津，招權納賄。楊漣、左光斗、其九、侯汪文
言逮至，審明追賊。

壬辰

上於經筵面諭羣臣：邇來百官結黨，朕已分別

處分。你每還傳與他，以後改過自新，姑不深

究。

史臣曰：恭拜

皇上新諭而知

聖仁浩蕩，未嘗不樂。與有位維新，且亦未嘗肯

求於諸臣也。彼植黨行私者，殆所謂

魚作孽，不可道者歟。

三月癸丑，注文言逮至，下之。

詔獄窮治其罪

甲子，錦衣衛掌北鎮撫司事指揮許顯純
等究問汪文言供稱：先年曾在本縣知縣
施天德下應當門役。智術僥巧，迎合官意。
尋敗庫吏與天德過付，後爲推官李夔龍
訪拏，因賄問官夏之今左右得脫。潛逃至
京，改名守泰。值天德任武選郎，遂冒入武
學。比有親識中書黃正賓薦引王安門下，
拜爲義父。乘

光廟上賓，潛同科臣惠世揚至內直房倡造義
官楊漣首先建議，左光斗、魏大中從而和
之。王安自此益與之密。一應

旨意俱與商議。文言假此招權納賄，報雪恩讐。
恩營一職，以便與籍紳往來。仍以文言本
名納監，廣納朝官。楊漣、左光斗、魏大中、毛
士龍、袁化中、繆昌期等招搖參與。

朝政旋被府丞邵輔忠參論刑部奉

旨問擬贖徒復鑽謀辯復託楊健等轉求閣臣

題授中書出入

禁地聲勢日大又投趙南星門下凡陞降考

選無不與聞如知縣盧化兼之營吏部先

送文言銀二百兩鄧漢之陞薊撫亦文言

轉囑鄒維璉之改吏部有千金并金盃贈

趙南星而文言爲之過付甘肅巡撫李若

星遂賄至五千五百金徐淮道施天德僣

餉三千兩文言替伊謀幹迫爲傳擬糾發

下獄南星上本申救

廷杖革職而袁化中鄧漢錢士晉尚厚禮焉

至因左光斗不喜主事曹履吉而出之外

逼科臣阮大鍼告病而奪其位以與魏大

中亦其謀也楊鎬熊廷弼各捐數萬金賄

謀停刑文言之力爲多王之案徐良孝熊

明遇鄧漢之起廢皆楊漣左光斗主之而

文言還其脉微既具乃爲獻語以奏曰汪

文言輕視小人么廢賤品附託要津夤緣

當事最可憾者以遊棍而干

大內之權移官自其作偏離間而竊

國計之重建議實是法名至如供出諸臣

非爲

國無是營私則王安國侍實之門而本犯作

渠魁之首楊漣左光斗以移官爲立名之

地以建議作颺等之資趙南星招權怙寵

偏聽生姦熊廷弼楊鎬腹壞封疆評允已

久安得以買命之金代爲停刑之議此姦

之惡醞釀已深招承非枉請

勅下法司研鞠之

上報曰據汪文言招稱甘肅巡撫李若星用銀

五千五百兩謀得前缺便着革了職爲民

差仍追奉詔命本內一切贓私尚有含糊不明酌還着許顯純嚴刑究問務要逐項指出何人收受確招具奏

史臣曰此鎮撫司第一疏招詞也雖供稱贓賄尚有含糊而倡造移官之事則已吐露而不可掩矣然未即建連等而尚俟再訊者固

聖明慎刑之本心貴

乙亥鎮撫司復奉

旨將汪文言研鞠之大槩與前招同而供出入趙南星之門爲其過付者則與許念敬俱鄧漢破例推薦撫謝禮有二千兩楊鐫應廷弼行賄營脫其受銀一萬兩而十日內四疏保廷弼者科臣周朝瑞也受銀二千兩而據嘉靖甲元例應議停刑者通政司叅議黃龍光也受銀四萬兩而改廷弼入

矜疑者刑部郎中顧大章也各受銀二萬兩而多方爲廷弼營脫者楊漣左光斗也魏大中袁化中亦受重賄同聲救之就中過付皆文言所爲亦分受銀一萬兩李三才以銀八千兩託文言營謀起用文言與袁化中毛士龍瓜分之而南司徒冢宰之推相繼起矣至考選科道楊漣各受賄不等左光斗之爲屯院督學薦舉合屬亦各受賄不等皆文言過付其交結諸人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毛士龍惠世揚袁化中繆昌期施天德黃正賓王之宋徐良彥熊明遇錢士晉等則前招已悉獄上詔曰楊鐫應廷弼既失封疆又公行賄賂以希倖脫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俱着錦衣衛差的官官旗扭解來京同汪文言一併究問追贓其本內受贓各官趙

南星等一十五人除已經削籍外餘俱削了籍着撫按提問追賊具奏不得徇情庇護

史臣曰此鎮撫司第二疏招詞也是

時連等六人難以受賄庇姦逮然

皇上所以痛懲於羣姦者則更自有在焉迨連

等至而移宮始末供吐逼真遂

歸司寇正罪定刑以彰

天討而

先帝在天之靈於是乎慰矣

四月乙酉給事中霍維華奏言頃者邪臣

假借題目誣讒

宮庭虧損

聖德如所謂挺擊紅丸移宮三事已捏形章奏

黃惑聽聞更欲竄入纂修迷亂萬世用是

不避忌諱據實剖明快

祖宗在天之靈暢

皇上繼述之志其論移宮者曰

先帝彌留之際所奉孝丁寧不厭諄切者輔導

嗣皇與

冊封

李選侍而已

選侍之居

乾清宮也從侍

先帝也

宮車晏駕

選侍自應移居別宮亦自應候

旨今

選侍移居何宮而後可移也

選侍何敢擅移亦何俟臣子爭執之而始移

也丙子昧爽元輔以下文武大臣以及省

臺郎署無弗入者何為楊漣一人獨以排

闕稱也比羣臣見

皇上即羅拜呼

萬歲。又何煩劉一燦楊漣左光斗等。後口擁戴之功哉。且元輔之方從哲。首垣之范濟世。掌道之顧慥。無日無事。不在一燦漣光斗之前者。又何以擁戴之功。獨三人攘臂自居也。使當時灑掃別宮。請

選侍入居。諭以

登極後。遵

遺命。行

册封貴妃禮。此不過一內使傳示足矣。何至煩諸臣之紛紛也。臣嘗聞其槩矣。當濟世與漣光斗等之人也。見一宦者。手握數紙。箕踞怒罵。有如今還要我叩頭。叫他認得我之語。濟世等詢之。乃知爲王安也。問其所罵何人。則應爲

李選侍也。所持之紙。即排

選侍之揭也。安將揭人授一紙。濟世等心訝

而面拒之。獨漣與光斗。口誦心維。不自覺其席前膝促。神暈而形就也。繇是而播自后之說。繇是而煽垂簾之議。繇是而捏官嬪之詞。誣告

選侍之孺名。繇是而與盜竄之獄。羅及

選侍之生父。粧成莫須有之疑。以榮惑

聖聽。矯

詔恣惡。震駭遠邇。皆王安一人居中爲祟。漣與光斗等。人暮運籌。而助之虐也。移宮之日。密布多人。磨撻

選侍之套篋。併覆及頭上之替珥。俾今自負皇八公主。踉蹌徒跣。而奔

一號殿。吞聲飲泣。莫從控額。而隨侍之李進忠劉朝等。十餘人。且毆傷狼狽。而縛下獄。立刻擬斬。逮及侍父。惴惴思死。此不過假

盜竄以爲名。因殺此數人。以滅口耳。向非

刑部尚書黃克纘。據法力爭。開諭保全。侍

父不能得其歿。

選侍何以安其生。進忠等三人。旋畢命於刑

殿之餘。劉朝等數人。又安能延喘於犴狴

之中。他日復得見

皇上之面。赦其餘生。以正王安矯

誣之罪哉。觀於李進忠劉朝等之下獄。而

三書要身

卷之二十三

三

皇上不及知。則

選侍當日踉蹌之狀。與

一號殘蕭條之景。

皇上亦必不及知。以至自后垂簾。種種不情之

波。果可推矣。臣以爲

選侍之請封也。請封妃也。

冊封貴妃之

左傳之親傳者三

皇上之親促者。再王安猶能腴臚挑激。煬蔽雅

倖。迄今讀范濟世請封

選侍一疏。猶令人痛哭而流涕焉。妃之未封。

而況於后。請之不得。而況於自后。不妃不

后。而況於垂簾。倘

選侍而果有自后垂簾之威權也。王安焉敢

不叩頭。又安敢笑罵而怒罵之哉。臣以爲

三書要身

卷之二十三

二十六

官不難移也。王安等故難之也。當日

皇上一見羣臣。安等即云

皇上歸

慈慶官不復至

乾清一步者。欲

皇上不與

選侍相見。乃可以行其離間之計也。故難移

官者。用以激怒

皇上而重

選侍之罪。眩惑中外。而張擁戴之功也。不然。何御史郭如楚。疏有移官原保定理。不得居以爲功之說。邪黨恨之入骨。俾不得一日安乎其位也。豈非犯其所深忌哉。使是時有

旨。今

選侍移官。而據不肯出。或

皇上力不能使之出。然後臣子得以借口而幸

功耳。乃移官之說甫出。遂使

選侍徒跣奔避。進忠等束手就縛。而

皇上尚不知也。是尚得謂官之難移哉。臣又以

爲李進忠等未嘗盜竊也。乃王安等搶之

也。夫竊誰之竊

選侍之物。實

先帝之賜予也。以

選侍之物

選侍之人自移之。何得謂之盜也。且徒手數人所執有限。何得謂之盜至數萬也。以先帝之賜予者。王安等搶而還之。

皇上臣固知

皇上之不忍受也。乃竟以

選侍之查藍。擄而充王安之囊橐。不罪搶而

罪盜。不亦顛倒之極哉。王安夙讎

之罪。要與

卷六十二

二八

選侍百計排擠。毫無顧忌。權璫跋扈之當

態。無足深怪。逮與光斗等。讀聖賢書。受

累朝深恩。亦復甘心蹈亂賊之轍。犯神人之憤

而不恤者何也。不過欲假此以結權。王安

依爲典後。絲索潛通。禍福立見。可以庇邪

害正。納賄招權。爲所欲爲。而無不如意耳

然非輔臣割一燦權與其間。謀去從替。獨

專政柄。迎合稟擬。仰鼻息而聽順指。爲

承不至若彼之烈也。及王安石事敗。一煉罪及已。猶極力彌縫。再大機選提軍劉

等之

明旨。豈非朋比爲姦之左券耶。王安罪狀彰彰如是。殊不足贖。而周嘉諫且感且憐。忿然不平。代爲報復。驕語向人曰。王安罪不至死。夫假

親王今皆者。死。兄婿

天子詔。一朝而辟無辜之數命哉。幸

皇上日月之明。

雷霆之斷。立正王安之罪。竝遵

先帝遺命。加

選侍以

康妃之封。

恩禮優隆。家庭骨肉之情。歡然如故。從前雲霧

風波。小人費盡伎倆。難掩

天空日霽。終歸水落石出。若輩無限罪孽。以大敗露。自作自受。誰怨誰尤。然臣猶惓惓於實錄者。特以年來門戶爲政。授意纂修。實者未必錄。錄者未必實也。奉

旨。具在挺擊案中。

史臣曰。自羣姦之局敗。而正論始出。其論務官情事。首末隱微。無有如此。疏之明且盡者。嗟乎。建等所營。分付之閒耳。竟不顧綱常萬世之大義。其自取大戮。不亦宜乎。

三朝事非

卷之三

三

三朝要典卷之二十四

移宮

五月庚申給事中楊所修等奏曰

世宗肅皇帝入繼

大統首議尊崇典禮輔臣楊廷和欲擅擁立功

力主異議率羣臣伏

闕大呼聲震於

內

三朝要典

卷之二十四

一

肅皇帝獨斷於心照羣議而惟從一是大禮以

定

命都察院刊布大禮

勅於天下仍

命官纂修

明倫大典其間備述諸臣建議本末邪正具載

維時與議諸臣特以考證未確識見未定

有拂

世廟仁孝之心尚大擧

聖怒編成削籍廷杖不等豈謂今日有無風起

波借題生事誣

皇上之

祖孫父子圖一己之富貴功名如挺擊紅丸移

宮三案若王之宋等所爲者今幸有

皇祖

皇考在天之靈陰殛其惡

三朝要典

卷之二十四

二

皇上日月之明顯燭其姦臺省諸臣慷慨直陳

及當日身在事中橫被黨同誣害者先後

奏白其事節奉有

宣付史館改正

實錄併詳載顛末播告天下之

旨第

實錄係金匱石室之藏外廷不得聞見一時在

廷諸臣且多意揣摩中外臣民又何從知

之懇求

皇上明諭史臣將奉

旨改正

實錄明與閣部大臣九卿科道等官共見以釋

中外之疑仍

命史臣將三事內前後章奏撮其大畧分別編

次成書

勅令都察院刊行天下

卷之二十一

上曰三事已有屢旨

實錄自當改正以傳信史

史臣曰諸姦敗而命討昭正論出而

是非定科臣楊所修猶慮無以傳信

萬世請修

明倫大典輯錄成書以垂永久

皇上允之遂有丙寅正月之

聖旨

不大且遠哉

癸亥御史周維持上言方今

聖明在御衆正盈庭一時師濟可謂盛矣然竊

觀

廟堂之上持法稍有未平則靈似有未淨如招

引王之衆以至結黨煽惑者張問達趙南

星也南星削籍矣問達獨可晏然乎護鹿

王安以至茂

三韓張琳外之二十四

旨罔

上者周嘉謨劉一燝也一燝削籍矣嘉謨獨可

無恙乎其情形顯未已詳悉於科臣疏中

皇上何不亟爲正罪以明公案也疏入

上命削周嘉謨籍仍追奪誥命

六月甲辰下周朝瑞袁化中左光斗顧大

章魏大中楊漣於北鎮撫司拷訊

丙午鎮撫司嚴訊楊漣等六人所供移官

受賄等情與汪文言前招如出一口遂爲

獄詞上

聞曰楊漣左光斗位居顯要速化功名要譽矯情亂謀壞法律之重者夫封疆乃藉四萬多金代爲解脫法之嚴者結內侍敢倡附和之說妄議移官考選所以選才漣每視爲奇貨薦楊所以奏最斗何不徹官邪袁化中魏大中竊居言路側倚冰山烹分鉅

三朝要典

卷之二十四

五

罪之賄不恥貪饕寧干倡亂之謀罔知

國是周朝瑞顧大章利欲薰心升毫

國法喪師辱國誰開使過之言罪當情真敢

聞回生之路汪文言交深肺腑語出根心

前案已明後審更切此數人者忌盈造物

獲罪王章嚴審既真招承非枉疏入

上曰楊漣等既已服辜着不時嚴刑追比五日

一回奏待追贓完日送刑部擬招擬罪

史臣曰此鎮撫司第三疏招辭也時

大言已覺而獄詞前後如出一口

非所謂大明麗天而魑魅不得遁其

形者乎聖之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

以折獄致刑日中之慶斯舉足以當

之

七月癸丑北鎮撫司許顯純等疏請楊漣等送法司追贓定罪

三朝要典

卷之二十一

六

上曰楊漣等黨比熊廷弼淪沒封疆且納賄招

權擾亂朝政移官一事陷朕不孝罪惡滔天

許顯純等如何擅求追部明屬徇私還看本

司照原參數目嚴比追贓不得寬縱

八月戊子

上諭內閣曰

朕自去歲以來屏逐克邪廓清朝宇勵精圖

治雅意中興念國步之維艱憫民生之日促

宵衣旰食。焦心勞思。而秉軸大臣。莫肯爲朕分猷共念者。且軍興告匱。斟酌何方。疆場未寧。安攘何策。即如楊漣。左光斗等。移官一事。

背

先帝之深恩。陷朕躬於不孝。又熊廷弼等。喪遼辱國一案。便寸斬尚有餘辜。而楊漣左光斗等。各納其重賄。巧求出脫。此皆天地之所不容。人臣之所切齒。即五刑不足以申其法。

三書要典

卷之二十一

戚不足以及盡其愆。肆諸市朝。用彰惡典。而在朝大臣。持祿養交。徇私避禍。但顧子孫之計。不圖

社稷之安。朕方率循舊章。而曰朝政日亂。朕方祖述堯舜。而曰太不相侔。以致言路各官。承望風旨。獻口結舌。無敢直明其罪者。國家養士。竟何賴焉。卿等可傳示大小官員。自今以後。務要改過自新。共維國是。掃清門戶。專力

封疆。再敢有陰懷觀望。暗弄機關。或巧借題目。代人報怨。或捏寫飛言。希圖翻案者。朕按祖宗所立紅牌。俱治以說謊欺君之罪。必不食言。其楊漣等三人。生爲貪婪之賊臣。死爲不忠之逆鬼。今雖在獄身故。而殘害忠良。同惡之類。尚存。俟追賊完日。明具爰書。暴其罪狀。布告遠邇。昭著史冊。垂示將來。以爲萬世。臣不忠者之戒。

三書要典

卷之二十四

八

九月己酉。御史賈繼春奉

召命至。上言。

皇考升遐。

皇上以元良嗣登。

大寶。今

庫妃自然避

正殿而居別室。何待移官。祇因王安以修怨之故。倡爲移官之說。手段揭帖於直房。楊漣

與左光斗等遂希寵助虐昧心說謊如垂簾聽政等語俱茫無影響。夢中說夢者而

建等忍爲之敢爲之以讎

先帝而謗

皇上罪已不容誅矣。而王安且乘

皇上之在

慈慶宮也。乃蒙蔽假傳。立刻驅逐。羣開打搶。

建等復呼奴署罵於

宮門。攘臂咆哮於

大內。俾

康妃與

皇妹。踉蹌徒跣。備受慘辱。彼其意中。既無

先皇。目中亦豈有

冲聖。不知

在天神靈。當日何如酸楚。而我

皇上至性仁孝。今日又如何痛恨也。伏念建等

可成之罪。莫大於交結王安毀謗

先帝。虧損

聖德。逼辱

康妃與

皇八公主。而受賄猶其小也。追賊猶其餘也。

去歲科臣傅樾。疏發汪文言。左光斗魏大

中。朋比亂政之姦。即不言楊建。而建在其

中矣。建見文言就縛。則光斗大中必不免。

光斗大中不免。則已亦必不免。於是爲先

發逆籌之計。而光斗等實陰主之。於是乎

奉內之疏。迫而上矣。夫奉內其所借之題

目也。而建非其人也。且奉之於文言光斗

等。發發敗露之日。業已心悸而鬼驚。故不

覺手忙而脚亂。此

明旨所謂肺肝如見者也。蓋其衆之之意。不遇

假此以恐喝內外。箝制人口。文言幸而獲

免。則光斗等皆可獲免。而連之首惡亦可
併借以獲免矣。抑知連等罪大惡極。神人
共憤。天地之所不容。

繼索之所必殛者也。

皇上以天地之心體

先皇之志。安能一日忘情於若輩乎。連等之所

以有今日也。然而連等之附王安以得罪

先帝也。其惡大。而止以納賄追贖。則所以當

三朝要典

卷之二十四

十一

灰之罪未明也。連之假參疏以救汪文言

等。併以自救也。其情真。而反爲邪黨借口

惑衆地。則尤不可不明其所以當灰之罪。

以破其借題自文之姦也。如近日

聖諭所謂定爰書。布中外。昭史冊者。誠不宜一

日緩。而爰書既定。要使天下萬世。曉然知

連等結黨納賄之罪固重。而移宮犯上之

罪更重也。要使天下萬世。曉然知

朝廷之罪連等。雖怒其結黨受賄。而更恨其不
道無人臣禮也。要使天下萬世。曉然知連
等之得罪。與

朝廷之罪連等。政因其無將而誅。原非止以結
黨受賄構禍也。如是而天下萬世。乃曉然

知

皇上雷霆震擊之下。不過治以應得之罪。

日月照臨之中。亦未嘗有不盡之情也。抑聞蓋

三朝要典

卷之二十四

十二

輩從前倡惑之說。久播中外。且擴爲傳記。

淆亂聽聞。將復如熊廷弼掩罪飾功之故

智焉夫

先朝明倫大典。不過以議論之異同。尚須播告

之天下。今日忠孝亂賊。不啻水火蒼素之

不相蒙者。乃欲變亂而顛倒之。安可不採

科臣楊所修之言。亟行昭布也。乞

勅下該部。將移宮始末。臣等疏摺。連等罪狀。冠

以

聖諭刊刻成書。頒示百官。以暨郡邑學宮。罔不

洞悉。則

聖孝明而

國是定。刑章確。而借題發我

皇上數年心事。亦且融融泄泄對越於

二祖

十宗。有餘恆矣。疏入。

卷之二十四

十三

上遂下詔曰。

先帝升遐。朕躬嗣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臣子

何得居功。而楊漣左光斗等。妄希定策。串通

王安。倡爲移宮之事。捏造番簾等語。王安姦

惡異常。乘機報怨。內外交結。黨衆力強。不許

康熙從容奉旨。而逼令踉蹌出宮。

先帝體尚未寧。言猶在耳。漣等即有權勢。固亦

人臣。乃棄禮忘君。犯上不道。至於此極。使非

賈繼春等疏揭。明斥於前。天牖朕心。憬悟。補

封於後。將始終蒙蔽。恩禮有虧。而朕於

皇考。不得爲純孝。即寸斬楊漣左光斗。何救於

事。況與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深盟固結。招

權納賄。罔上行私。黨護熊廷弼。夥壞封疆。鐵

案既定。猶貪其重賂。力爲出脫。託汪文言內

探消息。暗弄機關。遍樹私人。布滿津要。壞法

亂紀。欺蔽朝廷。及汪文言事發。姦謀畢露。自

二

卷之二十四

一

知理屈。乃巧借別樣題目。以掩其罪。剪所忌

而肆其兇。信口絮語。毫無影響。肺肝如見。欲

蓋彌章。朕言念及此。深切痛恨。已將熊廷弼

處決。傳首九邊。楊漣等雖追賊身故。而顧大

章係同惡之人。即送法司。將前後事情。逐一

研審。取具招辭。從重擬罪。爰書既成。將諸姦

罪狀。及守正諸臣。向來疏揭。并近數日屢次

明旨。俱着史臣編輯成書。頒行天下。垂示將來。

以昭朕孝思。據事直書。毋得回護。使善惡邪正。炳如日星。而黨與不得借口文姦。飾非惑衆。其傳記小說。便着禮部行與各撫按官嚴加禁止。自今以後。非有部文。不許擅刊書籍。違者着緝事衙門訪獲。治以妖言惑衆之罪。

史臣曰。牆誣始末。霍維華之取最詳。定罪正刑。賈繼春此疏更確。至漢語。雖虛。耶布史冊。而我

三事具奏

朱之二一四

一三

皇上不匿之恩。直將傳之萬世。而無數。昔漢田千秋一言悟武帝。託之高廟。神靈。論者不斥其誣。今並此舉。安知非光廟在天之靈。所默啓歟。

丙寅。刑部司官御史寺正等官會審大章。招吐楊連等。與汪文言。王安潛通線索。倡起移官。及諸姦結黨亂政。受熊廷弼賄賂。爲之出脫等情。與前招無異。各按律擬斬。

於是刑部尚書李養正。周應秋。左都御史王紹徽。副都御史徐大化。食都御史潘濬。大理寺少卿吳之皞。倪思輝。潘文。寺丞張論。臣啓光。孫杰等。具爰書以奏。曰。顧大章與已故楊連。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汪文言。皆以狂悖。竊附威權。慣罔上以沽名。快崇姦而謀利。堂構無恙。何定策之敢言。

三事具奏

朱之二一四

一六

社稷有君。孰垂簾之可託。自汪文言。潛通線索。致王內監突起風波。斗日自后。可虞。遽曰。移宮宜亟。直房密計。疾如風雨之至。今康妃踉蹌失措。不知禍之自來。禁裏傳呼。勢如剽劫之臨。即皇妹亦號慟堪憐。曾無言之可訴。乘皇上諒陰之始。得以恣行。快中涓報復之謀。惟其所欲。燭衆聽而背遺言。伺

先靈而虧

聖孝有臣若此法可勝誅猶且招搖作勢標榜
爲名斥異已之賈繼春片言刺骨進黨同
之周朝瑞三辯銜忌曰誰任摯排則袁化
中魏大中拳勇可藉曰誰任願使則顧大
章繞指堪收角立門牆旁開徑竇吐咳雨
露既饋遺之日來咤叱風雲且陞升之在
手最可恨者封疆大計亦若視爲等閒失

三朝異典

卷之二十一

一

律元克槍欲加之保護在熊廷弼不惜以
拍赴所入爲續命之金丹在諸姦不難以
齒牙之餘顯錢神之力量或飛書以緩頰
或賁奏而連章百方羽翼之圖一冀法網
之漏是雖豁壑之無厭亦皆門戶之招徠
總之植黨者必先假義以移官一案爲名
高而羣邪爲之響赴招權者猶須樹人以
救能自助爲隱念而

國法爲之弁髦獨不思

飯玉猶溫正臣子思慕未平之日

垂裳伊始豈羣邪跋扈肆志之秋若非

洞見於一朝幾致貽譏於萬世五載之通誅已

正兩觀之輝殛難逃雖同鬼錄之先登猶

幸冊書之具在罪惟自取律擬從公剖破

羣疑用彰

乾斷當天日月盡掃魑魅之際羣地

一

一

一

雷霆坐散論訛之黨疏入

上詔曰楊漣左光斗周朝瑞汪文言兇惡小入

目無法紀素與內侍王客互相交結妄希定

策首倡移官賁緣作弊扶同奏啓威逼康妃

虧朕孝德又與魏大中袁化中顧大章結成

一黨素亂朝政明知熊廷弼失陷封疆罪在

不赦乃敢貪其重賄共爲管脫巧言諱免暗

邀人心賴

九廟神靈罪人斯得誅心定法律常情真雖已瘦或囹圄還當戮屍都市姑從輕典以示法外之恩惠世楊同惡相濟不得獨寬着錦衣衛差官扭解來京從重究治招詞問擬詳明情律允愜便依議行仍遵屢旨宣付史館頒行天下以昭朕仁孝平明之治以服天下萬世人心

史臣曰於時連等雖死而罪狀已明

三月二十一日

宋之二

受書已定中外臣民無不曉然知奉

姦之獲罪於

先帝身犯大逆而一死不足贖也乃

詔旨再三諄切不曰陷朕不孝則曰虧朕孝德

怨艾之衷惻乎不能自己雖虞帝之

暴何以加諸臣子讀此而不切齒痛

憾於辜姦者非人矣

戊辰鎮撫司許顯純等因刑部研審楊連

等受書既成遂上疏曰此獄一案實臣等親經獻鞫確審詳明楊連等串通王安倡為移宮之說捏造番簾聽政等語且驅逐帝妃

皇妹踰牆出宮停封廢禮慄動一時遺恨萬

世背

先帝憑几之遺命損

皇上追慕之孝思神人共憤天地含冤皆楊連

三月二十一日

宋之二

左光斗爲之首惡魏大中袁化中爲之羽

翼周朝瑞顧大章貪熊廷弼等之重賂巧

爲出脫汪文言從中策弄潛通線索賄借

機關以作題目遍樹私人布滿宇內壞法

亂紀罪惡滔天臣等將此情彙成招前後

具疏上徹

宸聽第念

詔獄重情彼闕

國法

勅書開載不許落科發抄。此案惟臣等識之獨詳。審之最確。蓋係汪文言之口供。楊漣等之承服。是非真偽毫無所遮飾。乞將三疏招詞抄付史館。庶核實有憑。而昭垂不謬矣。

上覽奏。詔曰。汪文言。即汪守泰罪逃賊謀人。類不齒。而楊漣左光斗與之交結。借通王安。倡

三轉要具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一

起移宮之事。希圖富貴。把握朝權。及事發。聞徒又潛住京師。與周朝瑞顧大章。魏大中表化中等。結黨行私。庇護熊廷弼。力爲營救。受其重賄。動以巨萬。賣綠賄囑。冒濫衣冠。黨與實繁。招搖簧鼓。使一時人情。知有賄賂。不知有朝廷。知有諸姦。不知有法紀。天厭其惡。國有常刑。已經三法司。依律問擬。情罪允愜。爰書既定。頒布中外。鎮撫司三疏招詞。併着宣

付史館。編輯成書。垂信萬世。

辛丑。惠世揚亦逮。至鎮撫司。供吐情狀。與漣等前招無異。而供倡造移宮事尤詳。言已向與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等。交比汪文言。值

先帝升遐。知戚福權柄。盡屬王安。而安向銜

李選侍。因駕番鸞飛語。冀亂聽聞。世揚托汪文言指引。先與王安計議。後又與漣等同

入內直房。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一

聽王安顧指授意。漣光斗等。奉多官會議。首倡移宮。世揚從旁助虐。遂倡康妃同

皇八公主。踉蹌出宮。又誣以盜寶。漣等復加鳴晉。世揚同聲響應。且波及隨從。漣等自謂有功。尋擢憲職。世揚亦與同升。閃躲回籍。徐圖進止。其餘所招。俱與汪文言同。獄上

詔曰。惠世揚。借汪文言交結王安。擅入內直房。聽其指使。同楊漣。左光斗。倡議移宮。威逼康妃。目無

先帝。且黨邪害正。罪狀非一。究問既明。着送法司。再加研審。依律從重擬罪。仍宣付史館。垂示將來。爲人臣不忠之戒。

丙寅二月戊子。刑部尚書徐光魁會同左都御史周應秋。副都御史徐大化。會都御

史具

奏

二

史臣啓光。大理寺卿吳中偉。少卿孫杰。寺

丞劉廷宣。將世揚公鞫之。俛首吐供。一一

如鎮撫司所讞。遂合詞奏曰。惠世揚賦貌

矜悍。操心險惡。冒居諫職。罔思率繇正路。

甘作挨門傍戶之徒。自恃要津。頗乃嫉妬

端人。賸有植黨行私之計。目不識倫常之

義。口不道忠信之言。結納最工。首比汪文

言。觀通

大內。賁緣更甚。繼因王安。遂倡異謀。當先帝上賓之辰。改

聖主哀慕之日。文武臣工。誰不隕鼎湖之泣。

宮闈內外。曾何有纖芥之嫌。乃世揚等。突倡

移宮。輒捏垂簾之橫語。竟今徒處。復架盜

竇之虛誣。是致

康妃幾於投繯。

八公主幾於赴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葬

史具

奏

二

司寇昌言力挽。臺臣抗疏。疾爭禍之成也。

於汝安平。旋懼露而託病以歸。頓作潛形

之鬼魅。及逮訊而聲言願死。尙殊杆網之

冥頑。蓋揚左畜無

君之心。故敢做敢爲。妄要功於定策。世揚潛治

天之惡。故協謀協力。幾速禍於禁闈。曾不

思離間

皇家骨肉之條。罪在不赦。又不思交結近侍官

員之律法豈獨輕彼青衣小帽豈科臣所屑爲而世揚爲之粧扮何殊傀儡彼內直潛身又豈外臣所敢犯而世揚犯之行藏豈顧刑章拷訊終無一詞已知身作之孽罪狀原無可借難逃不道之辜宜服上刑用伸

國法入奏

詔曰

三朝要典

卷之二十四

二二五

先帝賓天之日惠世揚與楊漣左光斗同惡相濟造謠番籙希功定策致康妃母子踉蹌失所先經黃克纘賈繼春論劾罪狀甚明及查其串通汪文官入王安直房變衣密謀則離間親親交結近侍大惡備矣重辟允當即依擬行

壬寅太常寺卿劉廷元奉

召命至上言挺擊一案微臣實首其事紅丸移

官二案臣實義激於中如

選侍之移官也宜待之候

命而行之法陡以番籙聽政媒孽其間其誰服之若輩自謂非借大題目難遂大富貴難設大網羅不知惡孽既盈禍機旋伏可見

二祖

十宗之靈炯炯若爲殛之矣奉

旨具在挺擊案中

三朝要典

卷之二十四

二二六

史臣曰移官一案造自權璫煽於邪黨實是時也微我

皇上雖照當空乳劑獨斷將貴高之計得行共

堯之牽難渙燭亂世界災感聰聞有

不可勝言者自熙王妥而諸黨寒罪

楊漣左光斗惠世揚周朝瑞等而全

局破羣陰一振果日中天甘宋耶怒

造定策之說以誣宜仁而蔡確居之

不疑。元祐諸君子惡而斥之是矣。而

不能明正其罪。告之天下。播之後世。

破其陰謀。散其徒黨。卒使章惇京士

挾其邪說。復從而糾飾之。以貽紹聖

之禍。

皇上既詔法司。明正刑章。復

命臣等嚴加斧鑕。俾彙集正言。登摘邪說。於是

黑白判於指掌。邪正較若列眉。而

三朝事典

卷之二十四

二八

皇上仁孝。曉然於天下萬世矣。

聖明之慮遠哉

丙寅三月己未。工部右侍郎仍監察工程

事崔呈秀。奏曰。史臣編輯

三朝要典。起於乙卯止於辛酉七年之中。起三

大案。蓋諸姦謀縶孽於骨肉。播風影於

官闈。誣妄淋漓於筆端。播煽招邀其徒黨。賴

皇上神明洞燭。

執法成書以揚

祖德而肅臣紀甚盛。臣敢本末言之。初年奏

請建儲正也。已而呂坤。廷鄉。閏。範。圖。說。陽。頌。

皇貴妃而陰居護持之功。飛誣流譁。遂生猜

忖。因萌微倖。嗣是捏造憂危。茲議會逢

上怒巧卸之人。而給事戴士衡御史樊玉衡成

造矣。大學士張位且削籍矣。而浸淫邪說。

羶慕奇勳。暫快驅除。遠基封拜。則又刻續

三朝事典

卷之二十四

二八

憂危。茲議一書布散

朝堂。詭稱朱東吉撰。若謂

東宮之吉語也。皆姦書也。

聖祖震怒。大索。爰有姦書之獄。使非

天縱慈孝。讒夫乘而間之。何慮不爲江充蘇自

也耶。至於

三王竝封。

聖祖欣逢

中官鍾嬌以隆大本輔臣將順

帝美急定長以絕旁竇

至聖臣忠父慈子孝萬古無兩而前年郭德沐

猶抗章追論以揚三案之波而助其醜

藩封之國自是恒典久安藩邸之

福王府弟成而之國甚尋常事禮臣孫慎行

等妄居格心之功衆譽掀天之業附會支

致厚誣其

王有立少之心而已居元功以希爵祿欺天罔

人就甚此者乎

神祖臨御四十八年慈孝如一日也羣臣即矢

憂盛危明之謨不當有疑謫居功之實至

持挺之顛夫一介掃除之諫縛而聞之

上屬之吏矣發

顧命而御藥登

大寶而移宮莫非經正之事幻作非常之功慎

行詭譎自外至倡議討賊曠俗驚愚猶之

國居功之故智也就事論事雖分三案藉

口

國本實同一源昧元臣定長之苦心詐爲立

少之誣循分封之國之故事謬託翼儲之

功馴至殷移挺藥矯作疑端庶幾燭影斧

聲詭爲誦案弒逆大獄未遂湧幢小品先

刊此東林所踈起於詭遇盛於標榜至於

晚乃決裂而干

天誅耳王之案貪暴不容於物論因提牢而造

獄自說奇貨可居陸大受以戶部郎擬定

福府長史而出疏規避翻稱衛護

國本皆讒姦所繇目而張問遠譁張變幻不

可方物初爲少司寇徇之案以長其姦既

當察典議之拾遺以謝輿論身躋院部又

畏其兇鋒察權勢所在一歲九遷以曲致

詔阿真姦貪之雄亂法之首。今史臣編輯
宜檢問達支吾反覆游幻之章疏。察處起
遷之月日。遵

旨加以斷案。乃奪姦魄而杜詭口。更祈

勅下總裁各官。務覈章奏月日。可以停聞增入。
反開辭端。毋以已意臧刪。自即欺妄。必詳
必慎。如臣所舉數端。誣

帝德而竊虛名者。列其罪於要典簡端。以清其
源。用嚴人臣無將之戒。

上是之曰。這本辯妖書並封之國三事。本末昭
然。皆緣姦人。巧立國本名色。厚誣

皇祖。以驅逐輔臣。妄希富貴。實與三案諸姦。一
脉相貫。即着宣付史館。列其大槩於要典之
端。用彰

先朝慈孝。無令姦黨。仍竊虛名。混淆國是。

史臣曰。三案起於數年之內。而其事

已醞釀於並封妖書之國之時。此皆
姦人妄希定策。借

國本名色。以圖富貴。一脉遞承。轉相附會。若
不迺流窮源。追尋禍始。後世終不知
姦黨之植根其遠。而流毒甚深。自

皇上勅臣等詳叙三案本原。快數十年滋蔓之
根。垂千萬世如山之案。俾

先朝慈孝。昭昭揭日月而行。則一舉而人倫之
三朝畢具。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極備矣。即有鹿馬之姦。亦將何所借。
以清

國是哉。

三朝要典後序

是

三朝要典者。乃我

皇上通追

先德。爰

命儒臣。編輯成書。特

錫以嘉名者也。書曰。天叙

有典。明此典爲天之

所叙。而

皇上即天也。則叙之固惟

我

皇上又曰。辭尚體要。蓋辭

繁則淑慝之衡不定。

惟體要爲可持。然則

今日欲定是非而光

慈孝。信非提要不可。書旣

成。

皇上親灑

宸翰。冠於編端。

謨訓輝煌。千古王言。莫敢

望焉。臣秉謙猥以駢

淺。備負首弼。欣睹

垂憲芳摹。愧未能揚萬分

一。茲復欽承

休命。俾臣等恭題簡末。臣

敢不稽首颺言。臣竊

惟談家法於我

朝。蓋不啻金玉式而美

善備矣。據臣所親見。

則莫盛於

皇祖之升日恒月泰平四

紀興歌。而注意尤先

國本。又莫盛於

先帝之解雨翼風。善政千

秋爲烈。乃哀慕遂至

不延。可不謂

止慈

止孝。天地爲昭哉。我

皇上聖神續緒。承

玉几以傳心。顧

瓊宮而增惋。

構堂之思方切。骨肉之

愛彌周。令臣下能將

順其美。軼堯駕舜。且

未足言。而奈何有三

三朝聖主

三

案紛紛。特爲功名一

念所使耳。夫功依事

而立者也。名附實而

彰者也。無事而欲有

其功。無實而欲有其

名。捕風吠影。蟻

宮闈。虧

聖德。善類之驅除殆盡。風

波之連蔓相尋。有臣

若此。

三朝聖主

不

國是何繇定乎。天牖

聖衷。爲綱常主。正論荷

賜環之詔。邪說挂

斥幽之條。

朝廷於是有賞罰。天下

於是。有是非矣。但一

世之維存乎法。萬世之信存乎史。所爲開館纂修。刻期責竣者也。臣不敏。領其役。伏

莊誦

聖諭曰。卿等須同心協力。研精殫思。採集周詳。持議明覈。煥煥

天語。固明示以司南之藉。

惟是

三朝之議論久紛。一家之權衡未確。臣與同事諸臣約。勿徇一人。亦勿枉一人。勿遺一事。

亦勿增一事。惟當因人立斷。據事直書。而諸臣亦各仰體

聖心。竭其蒐羅。加以筆削。事關三案者。雖片語

而必存。其不相涉者。

不煩稱以傷體。蓋執

筆時儼有

在天之靈。與

皇上明威臨其上也。是書

成。而

三朝之浮誣盡消。一代之

芳模不朽。

父

子

君臣各安其位。人心風俗。

咸底于醞。言約而義

則該。辭嚴而指更遠。

稱爲要典。豈虛哉。然

皆仰仗

聖明指授。臣何力之有。臣

又思

皇上作是書。夫亦使爲臣

者著于無偏無黨之

義。慨自三案起而黨

禍滋濁亂

朝綱者幾十載。今

堯舜在上。化偏黨爲蕩平。

政在此日。臣荷

三朝隆遇。毫無補塞。惟耿

耿孤衷。獨信獨持。不

敢稍有攀植。以戾

明訓。尤願諸司百執。寧守

經而砥節。毋蹈險而

微功。寧疊疊循循。貽

國家以平康之福。毋呶

呶悻悻。使其身標烜

赫之名。何也。典者。天

之典也。棄典即棄天。

天必震之。

皇上旣體天垂敎。諸臣當

奉天不違。故臣敢於

要典篇終。闡無偏無

黨之大義。與諸臣同

龜勉。亦以竟編中之

意云爾

光祿大夫左柱國少

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

中極殿大學士臣顧秉

謙謹序

三朝要典序

我

皇上

光宅丕基。

觀揚

先烈頃者以

三朝慈孝。昭示中外。

命儒臣摭輯

詔令章奏。次第編纂。立斷

案。晰是非。仍

命臣等論讐裁定

賜名

三朝要典書成。

上親灑

宸章冠諸篇首。臣立極躬

逢盛事。謹拜手稽首

而颺言末簡。竊惟國

于天地。必有與立綱

常而已矣。綱常所以

萬古不毀者。有大權

焉。一人操之。天下信

之。即有亂臣。不得以

營私。奸命而天下治。

故敦睦克諧。樹極于

堂皇。而時雍風動。翔

洽乎天下。君臣同德。

疑信兩忘。蕩平渾噩。

此極治之象也。代之

季也。主權旁落。而誕

信相傾。亂賊接踵。聖

人有憂之。故春秋作焉。春秋者。誅遺姦。闡幽貞。定猶豫。斷是非。非孔氏之書。蓋天子之權也。而二綱以明。九法以叙。若是乎。權之不可一日無者也。恭惟我太祖高皇帝。乘權御世。敦典庸禮。命

德討罪。而尤垂訓于家法。首著孝慈錄。以風示天下。天下象之。繇而不知。穆然唐虞之際矣。

列聖相承。

繼志述事。扶綱植紀。二百餘年。太平之盛。將遍億萬世而無極。至我

神宗顯皇帝。

英睿天縱。太阿獨持。

元良蚤建。

大本以端。偶一妄男子。

闌入

宮門。幾致大獄。

慈寧一召。

天語煌煌。羣喙以息。其止

慈可信也。我

光宗貞皇帝。

茂齡踐祚。習練

朝章。一月之間。而疏壅

沛膏。

善政如流。乃孺慕哀毀

膏肓以中。操藥以進

其色焦然。亦臣子之

不容已。

今德考終。其止孝可信也。

我

皇上以

冲聖之姿當鼎新之會

父子授受。

憑几遺言。堯舜如在。其無

垂簾並后之謀可信

也。乃挺擊紅丸移宮

之說何爲者。構

宮庭骨肉之嫌。爲富貴

功名之地。假嘗藥卻

坐之事。恣傾危媒孽

之謀。一唱衆和。煽惑

聽聞黑白混淆東西

易位。將

兩朝慈孝之名。

皇考令終之譽。及我

皇上尊崇

遺妃。篤厚

弟妹之徽猷懿徽。幾且

不白于天下。嗚呼。此

所謂蒙首惡之誅者

也。

天聰所徵。

聖斷以彰。立剖羣疑。獨標

真是。俾嘉言罔伏。公

論翕然。

威福在握。而天下晏如。

海內喁喁。頌

明明后矣。

皇上猶汲汲焉以成是書

者。蓋彰瘴行于一時。

是非垂之萬世。繁言

淆亂。則疑以滋疑。方

無可徵。則信以傳信。

試一披覽間。時歷

三朝事。綜三案。編年紀事。

綱舉目張。貞邪較若

列眉。法誠燦于指掌。

於都哉。直與堯舜之

典謨。孔氏之春秋。論

烈比隆。而

先朝明倫大典一書。所爲

易世合符者矣。然。

大典之所明者。倫也。倫。

萬古以爲昭。原非曲。

學。隅見所能終晦。今。

即不明。後當有明之。

者。若乃。

宮闈邃密之地。幾微疑。

似之間。邪說橫流。孰。

分真贗。不從耳目所。

覩記者。炳丹青。揭日。

月而行之。安能令遐。

阨僻壤。百千萬禩之。

後。曉然明白。無所疑。

惑也。倫以彌綸天地。

故稱大。而是編所紀。

則。

三朝之盛德。令名繫焉。故。

稱要。總之有典有則。

以詒訓來茲。則。

先聖。

後聖其揆一耳。嗚呼。一字
是非。千秋袞鉞。爲人
臣子。當敦典綏猷之
世。不精白乃心。以仰
承

休德。對是編。能無汗慄。故
曰。爲人臣者。不可不
知春秋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
禮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臣黃立
極謹序

三有亭集
後八

元

三朝要典後序

三朝要典既成。

皇上親御

宸翰弁其端。輔臣各序其

後。臣銓至愚極陋。備

貢

綸扉。得仰窺

聖孝。與夫當世得失之林。

宜有一辭綴末簡。謹

拜手稽首颺言曰。自

古世道之治亂。以人

心爲徵。人有恒性。循

其恒。則安。安。則治。失

其恒。則變。變。則紛。紛

則飾。無以爲有。張小

以爲大。標榜其形。似

以亂真。徵逐其機權

以竊功名富貴。至有

冒不韙而弗恤者。噫

此聖人所以作春秋

也。後世見春秋誅罰之筆。大書特書。不一書。辭嚴義核。而不知皆所以行孝經之意。而佐德教之不逮。故聖人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者。詔萬世以恒。春秋者。維一時之變。夫惟不恒而後有變。使人人率

其恒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有不若者。司敗操三尺繩。其後天下不長享無事哉。蓋三案之興。國家一大變也。我神宗顯皇帝。魁柄獨操。元良首建。天地

祖宗實式憑之。

慈孝天性。何煩調護。而居

妄一男子爲奇貨。不

亦詭乎。我

光宗貞皇帝。憑玉几。導揚

三朝要典

後序

三

末命。因哀得疾。

聖德考終。嫺政芳猷。千秋

共仰。而致謫于藥。不

亦誣乎。宮待

命而後移。禮也。我

皇上子承

父統。何藉人爲。無端造垂

簾之說。以貪天功。上

負

先皇。下虧臣節。不亦忍而

三朝要典

後序

三

肆乎。蓋倡者。借

國難以營私。不顧置

君父於何地。和者蓄墨兵

於胸臆。必欲令善類

之一空。

天地日月宛然而狐嘽狝

噬恬不爲怪。真古今

所未有矣。

皇上神聖聰明。

孝存繼述。

毅然乾斷。舉從前邪穢之

習。一旦滌除。嘉與天

下更始。正人君子。次

第升庸。儉類孔子。後

先投北。而猶謂不贖

列。不足以垂鑒。不昭

布。不足以行遠。爰

採庭議。

命史臣昉我

世宗肅皇帝明倫大典。纂

輯爲書。

錫名

三朝要典。凡五閱月而告

成事。條分縷析。綱舉

目張。得失之故。燦然

明備以稱曰要聲實符矣。臣竊惟

皇上之要典。不特可以繼春秋之絕筆。而併可以釋孝經之微言。何者。春秋刑書也。其德爲大。其道爲權。故讀之而亂臣賊子懼。孝經生理也。其德爲萃。其道爲恒。故讀之而

忠臣孝子感。名雖異。而實則互相發明者也。是書出。可以見彝倫名教之在人心。不可磨滅。雖魑魅魍魎之徒。號召羽翼。欲顛倒一時之是非。而不能遁形於睨見雪消之後。又以見

本朝家法。慈孝相承。美善

全脩。雖當時事倥傯。

之際。而原無絲毫纖

芥之可疑。至于勒正

論者。雖獨不遺。附邪

說者。雖衆必擯。嚴而

不漏核。而有體。微顯

闡幽光昭。

今德誠。

聖子神孫。億萬年道揆之

矩。亦羣工兆姓千百

世法守之資。謂

皇上之春秋。可謂

皇上之孝經。亦可也。擴而

充之。即二帝三王治

天下大經大法。當不

外是。

在天之靈。其欣慰而無怨

恫矣乎。臣銓幸從輔

臣後。兼摠史事。繙閱

之餘。雅得要領。因述

其梗槩如此。若我

皇上仁孝之性。明武之資。

復出今古。臣雖連篇

累牘。亦無後蠡測萬

一矣。

三

食下

三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臣馮金謹序

皇明詔制十卷(一)

〔明〕孔貞運輯

明崇禎刻本

南京圖書館藏

皇明詔制序

臣聞帝王之制有典有謨有訓有誥有誓有命孔安國以爲書之六體虞夏商周爰著爲經皆稱敕天之命易象姤后

皇明詔制序

以施命誥四方記贊絲綸所以應接羣后蓋聖言明赫萬世不易者也我

國家稽古考文論百官曰詔曰誥曰制曰敕曰冊

曰諭曰書皆審署其體循事而用昭大制也而其誕揚休命敷告萬邦以昭一代之章程垂萬年之成憲則無如詔恭惟

皇明詔制序

高皇帝應天受命制作一新承皇帝丕承治統謨烈重光列聖相傳與時斟酌深仁濺澤淪浹肌膚密緯織綸綱維羣象迄今二百八十餘年昌明宏遠直配天

壤與天球河圖同其鎮

重臣備員史局時簪筆

纂述得効編摩茲者待

罪南禮伏覲故府

歷朝詔制在焉是憲是章懼有

散軼於是恭爲編輯錄

皇明詔制序

成方冊凡我

祖宗

列聖創守鴻規美善備具卽以

光耀離明之治鼓吹雅

頌之音作配圖疇之奧

折衷刑賞之書考定中

和之極何不可者往

高皇帝開國曾命詹同宋濂纂

修日曆貯之金匱副在

秘書濂又言於

上曰日曆藏在天府人不可見

臣請更輯一書傳天下

皇明詔制序

後世

賜名實訓刊示臣工臣今所

以輯

詔制而傳者庶幾竊取先臣

濂刊布

實訓之義乎至我

今上觀光揚烈又將遠追二

帝三王之上我

國家大一統之盛萬年有

道之長史可勝書哉

臣

恍與先臣濂等對越鎬

京共執簡一廷以此編

皇明詔制序

五

爲纂述之始事云爾

崇禎七年冬十月朔通

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

郎署部事

臣

孔貞運謹

序

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臣孔貞運編輯

司務廳司務臣薛邦猷

儀制清吏司主事臣劉光震

祠祭清吏司郎中臣趙之驊

主事臣孫必顯

主客清吏司郎中臣黃學元

精膳清吏司郎中臣曾應瑞較閱

儒士胡吉書刻

皇明詔制

六

皇明詔制目錄

卷一

太祖傳示中原檄

洪武年

卽

位詔

封高麗國王詔

元年

封占城國王詔

元年

諭安南占城息爭詔

元年

皇明詔制目錄

洪武

諭帖木兒來歸詔

元年

以金陵大梁爲南北京詔

元年

大赦天下詔

元年

求賢詔

元年

命陳日照襲封安南國王詔

元年

改燕城爲北平府詔

元年

免北平燕南河東山西北京河南潼關唐鄧秦

龍等處稅糧詔

二年

免寧國府稅糧詔

二年

免江左州郡稅糧詔

二年

封新野縣城隍之神詔

二年

免洞弊地方稅糧詔

二年

分封諸子爲王詔

二年

設科取士詔

二年

正定神號詔

二年

封元後詔

三年

定功臣將士爵賞詔

三年

以汪廣洋胡惟庸爲左右丞相詔

四年

皇明詔制目錄

洪武

免兩浙秋糧詔

四年

免江西秋糧詔

四年

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秋糧詔

五年

正禮儀風俗詔

五年

命胡惟庸爲左丞相陳寧爲御史大夫詔

六年

論大理詔

七年

論雲南詔

七年

存恤兵難官軍人等詔

七年

恤恤刑詔

七年

農桑學校詔

諭遼國王詔

赦汪東朵兒只詔

免山西陝右稅糧詔

免河南北平楊州等處省郡稅糧詔

諭福建布政使司參政魏鑑羅莊詔

又詔

天受許令臣民言過詔

諭靖江王府文武官詔

皇明詔制 洪武

諭山東布政使吳印詔

諭山西布政使華克勤詔

諭元臣納哈樞詔

諭元丞相哈剌章蠻子驢兒納哈樞等詔

諭元丞相驢兒詔

諭高麗國王詔

免江左姑熟等六州四縣秋糧詔

免北平夏稅秋糧詔

諭日本國王詔

更定五府六部詔

雷震謹身殿赦天下詔

御正殿制

答太師李善長等表請上壽制

大免天下秋糧詔

諭安南國王詔

諭安南國王陳煒伯陳叔明詔

諭諸司修職詔

免江左五郡秋糧詔

皇明詔制 洪武

平雲南詔

諭雲南詔

諭雲南諸夷詔

免直隸江浙河南山東稅糧詔

大赦天下有罪詔

禁諸司奸貪擾民詔

免災傷地方秋糧詔

禮齒德恤孤獨詔

有司責任條例敕

冊立皇太孫詔	二十五年	高皇后諡號詔	元年
赦藍黨胡黨詔	二十六年	冊立	
免江東五郡秋糧詔	二十八年	皇太子分封宗室諸王詔	二年
仍免江東五郡秋糧詔	二十九年	封懿文第四子爲麗寧王世守其祀詔	三年
再選誤落科第詔	三十年	大赦天下詔	四年
諸司拖欠稅糧許折輕賞詔	三十年	平安南置交趾三司郡縣詔	五年
遺詔	三十一年	免北京稅糧課程詔	六年
○卷二		巡幸北京詔	六年
卽		親征北虜詔	八年
皇明詔制	洪武 五	皇明詔制	洪武 六
位詔	三十五年	蕩平北虜班師詔	八年
爵賞功臣制	三十五年	免陝西稅糧詔	九年
冊立		論天下文武巡狩赦	十一年
皇后詔		阿魯台款軍門撫選部落詔	十二年
永樂年		老人星見免賀赦	十四年
復封宗室諸王詔	元年	壽星見免賀赦	十五年
却周王請立東宮詔	元年	壽星見免賀赦	十六年
冊		北京告成御殿臨朝詔	十八年
太祖高皇帝		諭文武羣臣修職敕	

定鼎北京大赦天下詔	十九年
奉天殿災修省寬恤詔	十九年
親征阿魯台平寇班師詔	二十年
再征孽虜湯掃漠北詔	二十一年
壽星見論太子羣臣敕	二十一年
也先土干來降錫封班師詔	二十一年
卽	
位詔	二十二年
尊	
皇明詔制目 永樂 洪熙	七
太宗文皇帝	
文皇后諡號詔	二十二年
冊立	
皇后 皇太子封宗室諸王詔	
招安賊盜詔 更化詔	二十二年
洪熙年	
郊祀覃恩詔	元年
戒法司慎重刑詔	元年
減免山東徐淮稅糧物料詔	元年
○卷三	
卽	
位詔	元年
尊	
仁宗昭皇帝諡號詔	元年
尊上	
皇太后	
冊立	
皇后詔	元年
皇明詔制目 洪熙 宣德	八
宣德年	
親征漢王寬宥班師詔	元年
親征胡寇大勝班師詔	二年
長子肇生大赦天下詔	二年
冊立	
皇太子詔	三年
廣東進白鳥論羣臣敕	四年
諭諸司慎治敕	四年
當春寬恤敕	五年

山西進龍馬駒免賀敕	七年	太皇太后諭詔	七年
陝西進嘉禾免賀敕	七年	雷震奉天殿大赦天下詔	八年
當春優恤敕	七年	諭禮工二部修理壇廟敕	九年
省災寬恤詔	八年	當春寬恤敕	十一年
卽		南京謹身殿災大赦天下詔	十四年
位詔	十年	皇太后立	
尊		皇太子命郡王攝政詔	十四年
宣宗章皇帝諡號詔	十年	○卷四	
尊上		卽	
皇明詔制目 宣德 正統	九	皇明詔制目 正統 景泰	十
太皇太后		位詔	
皇太后封宗室諸王詔	十年	苗民切叛赦除其罪詔	十四年
正統年		大克胡虜詔	十四年
水旱省示敕	四年	尊上	
當春寬恤詔	四年	上聖皇太后	
官殿告成御朝覃恩詔	六年	皇太后冊立	
冊立		皇太后詔	十四年
皇后詔	七年	景泰年	
尊		太上皇帝告文武羣臣詔	元年

太上皇帝還京大赦天下詔

元年

冊立

皇太子大赦天下詔

三年

天戒寬恤敕

七年

天順年

復卽

皇帝位大赦天下詔

元年

冊立

皇太子封諸王詔

元年

皇明詔制目

天順

承天門災大赦天下詔

元年

徵處士吳與弼敕

元年

寬恤建庶人敕

元年

上

太皇后尊號

二年

誅吉祥寬恤天下詔

五年

恭上

皇妣尊諡詔

六年

春旱寬恤天下詔

七年

○卷五

卽

位大赦天下詔

八年

恭上

大行皇帝尊諡詔

八年

尊

母后母妃詔

八年

冊立

皇后詔

八年

皇明詔制目

天順

成化

改冊

皇后詔

成化年

承天門告成寬恤詔

元年

恭上

大行皇太后尊諡詔

四年

慧星見詔

四年

旱澇寬恤詔

六年

冊立

皇太子大赦天下詔	七年	彗星見修省敕	二年
災傷寬恤詔	九年	元子誕生布告天下詔	四年
冊立		當春慎刑敕	四年
皇太子寬恤詔	十一年	冊立	
復廊王帝號敕	十一年	皇太子寬恤詔	五年
歲饑并星變寬恤詔	二十一年	清寧宮災寬恤詔	十一年
上		卽	
皇太后尊號詔	二十二年	位大赦天下詔	十八年
○卷六		恭上	
皇明詔制月成化	十三	皇明詔制月弘治正德	十四
卽		大行皇帝尊諡詔	十八年
位大赦天下詔	二十二年	上	
恭上		太皇太后	
大行皇帝尊諡詔	二十三年	皇太后尊號詔	十八年
尊上		正德年	
太皇太后		討安化王寬恤詔	五年
皇太后冊		誅安化王劉瑾寬恤詔	五年
皇太后詔	二十三年	乾清宮災寬恤	九年
弘治年		恭上	

大行太皇太后尊諡詔	十三年	章聖皇太后尊號詔	三年
○卷七		定稱	
卽		皇伯考	
位大赦天下詔	十六年	皇伯母	
恭上		皇考	
大行皇帝尊諡詔	十六年	聖母詔	三年
嘉靖年		災變寬恤詔	六年
上		○卷八	
皇太后		郊祀禮成寬恤詔	九年
皇明詔制目		皇明詔制目	
嘉靖		嘉靖	
皇后		元子誕生寬恤詔	十二年
聖祖母		冊立	
興獻帝		皇后詔	十三年
興國太后尊號詔	元年	元嗣繼生覃恩詔	十五年
冊立		禘祫禮成上	
皇后詔	元年	兩宮徽號詔	十五年
加上		尊上	
皇太后		成祖	
恭穆獻皇帝		睿宗號諡配享明堂詔	廿七年

崇薦	皇天泰號	太祖	成祖	睿宗尊號禮成大齊天下詔	冊立	皇太子封諸王敷恩詔	駕幸承天免承天等處明年田租詔	仁廟災修省詔	皇明詔制 <small>嘉靖十七</small>	皇伯母敬皇后諡詔	宗廟告成寬恤詔	園丘告成詔	登極詔	隆慶年	上	聖母尊諡詔	○卷九	冊立
				十七年		十八年	十八年	二十年	十七	二十年	二十四年		四十五年			元年		

皇后詔	冊立	皇太子寬恤詔	遺詔	登極詔	上兩宮	聖母徽號詔	上	大行皇帝尊諡詔	皇明詔制 <small>隆慶萬曆十八</small>	萬曆年	元嗣誕生詔	征勦逆賊呼拜呼承恩奏凱詔	乾清坤寧兩宮災罪已詔	征勦東夷平秀吉奏凱詔	殲平播酋楊應龍敷恩詔	冊立	皇太子覃恩詔	冊封禮成加上
元年		二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十年	二十年	二十四年	二十七年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聖母慈聖皇太后徽號詔

二十九年

誕生

皇太孫恩詔

三十三年

聖母長駕詔

四十二年

上

恭慕皇太后尊諡詔

四十二年

遺詔

四十八年

○卷十

論禮部諡

皇明詔制

萬曆

泰昌

十九

孝端皇后敕

四十八年

泰昌年

登極詔

四十八年

遺詔

四十八年

天啓年

登極詔

四十八年

上

孝端皇后尊諡詔

四十八年

上

孝端皇后尊諡詔

四十八年

泰昌年

泰昌大統曆敕

泰昌元年

上

大行皇帝尊諡詔

元年

天啓年

追諡悼懷太子敕

四年

誕生

皇太子恩詔

五年

皇明詔制

天啓

天啓

二十

皇極殿告成詔

六年

追諡獻懷太子敕

六年

遺詔

七年

今

上登極詔

七年

上

孝純皇后尊諡詔

冊立

皇后詔

七年

上

皇兄大行皇帝尊諡詔

七年

崇禎年

上

皇嫂懿安皇后尊號詔

元年

元嗣誕生覃恩詔

二年

冊立

皇太子覃恩詔

三年

皇明詔制目
崇禎

三

皇明詔制卷一

太祖傳檄中原

檄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歎自是以後廢壞綱常至於弟收兄妻子姦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王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爲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係離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

皇明詔制

洪武元年

二

皇明詔制

洪武元年

二

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使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晉暮楚之地誠可矜閔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矣夷狄何得而治哉

詔勅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命運亦終海內疆土豪傑分爭朕本淮甸庶民荷

上天眷顧

祖宗之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凡兩淮南

皇明詔制一

洪武元年

三

浙江東江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部蠻夷各處寇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皆已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辭勸進尊朕爲皇帝以主黔黎勉徇輿情於吳元年正月初四日告祭

天地于鍾山之陽卽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號

曰大明以吳元年爲洪武元年是日恭詣

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爲皇帝皇后立大社大稷於京

師以冊寶立妃馬氏爲皇后長子標爲皇太子

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日

皇明詔制一

洪武元年

四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肇膺正統誕撫多方乃眷高麗襲朝鮮之遺壤克寧中夏逾渤海而稱臣頃詔使之往臨卽表詞之來上有嘉方物良仍衷情蓋由風慕於華風用是脩修於臣職況爾三韓之累世皆慎始終屬茲四海之一家何殊內外爰稽彝制載錫真封今遣官賞印仍封爾爲高麗國王於戲保民社而王纂榮懷於舊服守禮義之國

皇明詔制一

洪武元年

五

三六

作屏翰於東藩其始自今毋替朕命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

洪武元年 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咨爾占城國王素處海邦莫居南服自乃祖父世篤忠貞嚮慕中朝恪守臣職卽今朕肇承大統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嘗馳書而往報而爾能畏天命知寧中國卽遣使稱臣來貢方物思法前人之訓以安一境之民眷爾忠誠良可嘉尚是用遣官賞印仍封爾爲占城國王於戲以內治外朕方以一視同仁以小事大爾

皇明詔制一

洪武元年

六

三七

尚慎終如始永爲藩輔益勉令名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

洪武元年 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居中國統天下法古先帝王一視同仁每欲使四夷俱安近者海外諸國皆來臣服貢獻方物占城上言安南出兵連年侵境朕未知實否今爲爾兩國言之和睦隣境乃保國之善道故善爲國者各守其封疆各安其民人上順天道天必佑之世道得以久長若各不安分構怨交兵縱其君長身雖無損而害及生民又何

皇明詔制一

洪武元年

七

皇

利乎甚而至於天地神人共憤共怒其患將有不可測者此豈保國之道哉朕爲天下主治亂持危理所當行今遣使諭爾兩國若彼此果有所爭當即罷兵以和睦隣境爲念畏天保民安疆土以永傳于子孫豈不美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洪武元年 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自昔帝王之得天下當大業垂成之際尤必廣示恩信雖素相讐敵者亦皆兼收而並用之所以法天地之量而成混一之業也朕自起兵淮右收攬羣雄平定華夏惟西北邊備未脩益以擴廓帖木兒猶守孤忠保其餘衆居于沙漠以爲邊患朕甚憫之茲用特與寬宥必能知時達變慨然來歸其所部將士多我中土之人又武智能當朕一一用之有願還鄉里者聽其賀宗招孫養子趙恒等果能贊其來歸其功非小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朕言不再其審國之故茲詔諭想宜悉知

皇明詔制

洪武元年

八

洪武元年 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建邦基以成大業興王之根本爲先
居中夏以治四方立國之規模至重自趙宋末
世夷狄入主中國今百有餘載其運乃終羣雄
分爭未見有定於一者民遭塗炭亦已極矣朕
以布衣當擾攘之際拔身戎伍率衆渡江荷
天地眷祐

祖宗積德臣下宜忠三軍用命西平陳友諒東滅張

皇明詔赦

洪武元年

九

士誠南靖閩廣北有中原武功大集混一之勢
已成十六七年間凡儲糧軍需百物料徵煩煩
尤甚民無休息者皆江左一方受供給之繁迷
致天下收平寧之效民初有助於朕其可忘乎
頃幸大梁詢及父老皆曰昔聖人居中國而治
四夷天下咸服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理
適均父老所言乃合朕意可不從乎然立國之
規模固大而興王之根本不輕其以金陵大梁
爲南北京朕於春秋往來巡狩駐守播告天下

使知朕意至於立

宗社建宮室定朝市南京既創置矣北京其今有司
次第舉行於戲江左開基立四海永清之本中
原國治廣一視同仁之心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洪武元年八月初一日

皇明詔赦

洪武元年

十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君者奉天而安養斯民

者也昔者元政陵夷民失安養羣雄蜂起疆宇

爪分朕以布衣入戎伍憤生民塗炭提孤軍與

豪傑同志者思所以靖之賴天之靈因民之利

干戈所至強殞弱服大河之北以際南海罔不

來臣重念推戴以來軍士勞苦農民罷敝未有

以安之賢人君子逃匿巖穴未有以來之刑亂

皇明詔敕

洪武元年

重典未有以平之供億煩重未有以紓之是用

陰陽差謬水旱不時天災屢見朕甚懼焉爰布

溥恩與民更始可大赦天下自洪武元年八月

十一日昧與以前除謀反大逆謀殺祖父母父

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但犯強盜蠱

毒魘魅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止未

結正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

言者罪以其罪所有便民事宜條示于後

一出征軍官軍人多有勞苦其家小仰中書

省大都督府厚加存恤

一新附地面起造到軍人少壯者永爲軍士

老疾無子充軍者聽從其便

一各處起到并陣亡病故軍人寡婦無依倚

者聽從其便

一征進逃軍詔書到日限一箇月以裏赴官

首告官爲資給軍裝行糧送赴軍前其守

禦逃役者亦仰一體首告所在官司應付

行糧起遣還役若限外不首罪復如初

皇明詔敕

洪武元年

十二

一大軍收附去處得到人民無問諸色人等

不得妄加殺戮若有親屬給親完聚如無

親屬聽從其便其來降者優加禮待

一民間租稅水陸寫遠送納京師實爲艱難

仰中書省輪差夫丁召募水手設法轉運

務從利便毋致重困吾民

一今歲水旱去處所在官司不拘時限從實

踏勘實災租稅即與蠲免

一各處荒閒田地許令諸人開墾永爲己業

與免雜泛差役三年後並依民田起科稅

糧

一鎮江府審邇京畿供給煩重洪武元年租稅災熟不等有司不須檢踏盡數蠲除次年夏稅亦與優免

一各處人民曩因兵燹拋下田土已被有力之家開荒成熟者聽爲已業其田主同鄉仰有司於附近荒田內驗數撥付耕種墾墾房舍不在此限

皇明詔敕

洪武元年

一山東河南兩瀾閩廣新附地面凡異代虧欠係官錢糧未徵到官者盡行革撥

一孔子曲阜廟廷已嘗遣使致祭其襲封衍聖公并世襲知縣並如歷代舊制仍免孔氏子孫差發

一懷才抱德之士久困兵亂潛避巖穴所在官司用心詢訪具實申達以憑禮聘共圖治效

一學校選舉比因軍政未遑與理仰中書省

集議舉行務求實効無尚虛文監察御史

提刑按察司常加勉勵

一各處流移人戶頃因軍政量移地所詔書到日即令放還

一各處起到賢良官吏仰中書省量材錄用老病殘疾者聽從其便

一各處從流遷發者詔書到日即便放回其城寨頭目及已發充軍者不在此限

一項因戡亂刑出軍律未爲平允仰中書省

皇明詔敕

洪武元年

再行講究務從中典

一各處處決重刑須待秋後無得非時以傷生意

一各處造作物料官給價值務要隨即對物支付毋得一粟科擾於民

一書籍筆墨農器等物不得收取商稅

一各處拖欠係官錢糧自洪武元年正月以前未徵到官者盡行蠲免已入主典之手不在此限

一蒙古色目人民既居我土卽吾赤子果有

材能一體擢用

一鰥寡孤獨廢疾不能自養者官爲存恤

一京城被火之家仰中書省量加賑恤

一民年七十之上者許令一丁侍養與免雜

泛差役

一御史臺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耳目之寄

肅清百司今後遴選賢良方正之人以副

朕意合行事宜仰中書省御史臺集議舉

皇明詔敕一

洪武元年

十五

行

一民間凡有不便事理該載不盡者有司明

白申舉事輕者中書省卽與施行重者集

議聞奏

於戲民墜塗炭十有七年蕩析離居光嶽之氣

於焉始復繼自今各厚爾生共享太平之福以

臻雍熙不其偉歟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洪武元年八月十一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

下之賢共成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彼此致賢

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

然而懷才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巖穴豈政令靡

常而人無所守歟刑辟煩重而士懷其居歟抑

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歟不然賢士大夫切

學壯行思欲竟舜君民者豈固汨沒而已哉今

皇明詔敕一

洪武元年

十六

天下頗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啓沃朕心豈敢

不以古先哲王自期巖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

以德齊民者尚不吾棄

洪武元年九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躬膺正統撫有天下眷爾安南素知尊慕中國去歲國王陳日燦表稱臣朕遣官齎詔印仍封爲安南國王比至境而日燦已逝今世子日照能繼先志專使請命考於典禮宜嗣其位是用命爾日照襲封安南國王授以金印於戲父子之親既謹承其基業君臣之義尚永守於藩方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皇明詔敕

洪武元年

十七

洪武元年 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一海宇以安人心正國統而君天下理勢所在古今皆然自羣雄乘亂以來四方思治惟切元綱已墮疆土遂分孰拯斯民以定於一顧予菲德造此不國荷

上天眷祐臣鄒淵肇基江左平定中原瞻惟幽薊實彼本根命將北伐列郡皆順已於洪武元年八月初二日克取燕城胡君遠遁兵無犯於秋

皇明詔敕

洪武元年

十八

毫民不移於市肆提音來奏殊副朕懷今改燕城爲北平府命官屯守海宇既同國統斯正方與生民共享安平之福尚賴內外臣僚夙夜公勤以匡朕之不逮所有事宜條示於後

一殘元父子遠遁沙漠其乃顏嗣突等類數相讐敵必不能容果能審天命野望來降律以殊禮作實吾家

一避兵人民團結山寨詔書到日並聽各還本業若有負固執迷者罪在不原

一殘元領兵頭目已嘗抗拒王師畏罪屯聚者有能率衆來歸量材擢用

一故官及軍民人等近因大軍克取之際倉惶失措生離死別妻子逃遁他所能自振來歸並無罪責仍令完聚

一朔方百姓及蒙古色目人民向因兵革連年供給久困弊政自歸附之後並仰各安生理趁時耕作所有羊馬驛貨從便收養所司常加存恤

皇明詔敕一

洪武元年

十九

一北平新附地面應有犯罪及官有違欠但係前代事理並行革撥

一秘書監圖書圖史典籍太常法服祭器儀衛及天文儀像地里戶口版籍應用典故文字已令總兵官收拾其或迷失散在軍民之間許赴官司送納

一自兵革以來南北路隔其北平府應有南方之人願還鄉者聽從其便

一和附州郡總兵官明示禍福隨處招諭

一各處征進軍人其有陣亡病故者仰所在官司隨即埋瘞仍厚恤其家

一新附州城軍民官吏非奉朝省明文毋得擅自科取需索擾擾百姓以妨農務於戲上體天心俾萬邦之咸乂下從民欲合四海以爲家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洪武元年十月 日

皇明詔敕一

洪武元年

二十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保民
圖治今十有四年矣荷

天眷佑西取陳友諒以安荆楚東縛張士誠以平三
吳遂至八番直抵交廣以極千海悉皆戡定重
念中國本我華夏之君所主豈期胡人入據已
及百年

天厭昏淫羣雄並起以致兵戈紛爭生民塗炭是用
聖明詔制一

洪武二年

三

五

命將北征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歡然來迎饋糧
給軍不辭千里朕思其民當元之末疲於供給
今既效順何忍復勞朕爲天下之主深用憫焉
已將山東行省洪武元年稅糧免徵不期天旱
民尚未甦其洪武二年夏秋二稅再行蠲免近
者平燕都下晉冀土地疆宇盡爲國家所有其
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歛尤甚齊魯之民其北平
燕南河東山西新附地面可將洪武二年稅糧
亦與蠲免一年有司更加存撫以副朕懷

河南諸郡歸附以來久欲惠之奈西北未平則
出師所經擬資糧餉是以未遑今晉冀平大軍
已入矣其北京河南所轄潞徐宿等州已免稅
糧外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洪武
二年夏秋稅糧盡行蠲免以遂朕之初意
今大兵所克秦隴等處新附地面雖嘗設官署
理重念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歛洪武二年夏
秋稅糧一體蠲免以遂朕恤民之意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

聖明詔制一

洪武二年

三

五

洪武二年正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自淮右渡江駐兵太平開基建業繼克

鎮江下宣城賴

天之靈將士之力西征北伐國不平定朕念創業之

初軍國所給皆取辦四郡供億繁重未嘗一日

忘之今天下之勢十定其九南北混一有期朕

欲四郡之民次第懸息故先太平次及應天鎮

江俱已蠲免稅糧一年其寧國府洪武二年夏

皇明詔赦一

洪武二年

壬子

秋二稅亦與蠲免有司其體朕意益加存恤故

茲詔示威使聞知

洪武二年正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自淮右率衆渡江肯定太平以居建業

聲與丕基其太平鎮江宣城廣德爲京師之翼

郡至如典師旅定羣雄六合一家軍需錢糧供

億浩繁止此數郡以足我用子孫萬世何忘江

左之民朕心拳拳舊歲已免稅糧忽遇天旱竟

無可收縱使不免亦無可徵雖惠不及於心有

歉其洪武二年夏稅秋糧寧國府已行詔免應

皇明詔赦一

洪武二年

壬子

天太平鎮江再免一年其廣德并滁和無爲州

今歲稅糧亦與蠲免以稱朕意焉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

洪武二年正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爲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罄於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典神天有其舉之承事惟謹新野縣城隍聰

皇明詔敕

洪武二年

王五

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於神者則然神受於天者蓋不可知也茲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睠此縣邑靈祇所司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顯祐伯顯則威靈丕著祐則福澤溥施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于我民鑒于邑政享茲典祀悠久無疆王者施行

洪武二年正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聞自古帝王之興必有賴於武功武功者必有資於民力矜恤之道理所當先朕自當位以來于今三年深欲與民同樂於天地間奈緣守帥新戍於邊陲大將帥師於土蕃轉輸之勞猶未能已然各處郡邑供給有先後豐歉有不同雖嘗免其稅糧猶慮凋敝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滁州和州當創業

皇明詔敕

洪武二年

王六

之初錢糧供給實爲浩繁止此數郡以充國用遂致平定四方念其勤勞何時忘之深宜優恤應天太平鎮江已常免其稅糧二年寧國廣德滁和已免一年今此七處洪武三年夏稅秋糧再行蠲免其徽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廣信池州饒州廬州皆以次歸附供給亦爲繁勞今此九處洪武三年夏秋稅糧亦與蠲免其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疲困爲甚山東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宜加倍養庶使河南

之民得以相資爲生山東已嘗與免稅糧二年

河南北平已免一年今此三歲洪武三年夏稅

秋糧再行蠲免朕以布衣起事故知黎庶之艱

難稅糧從寬必先郡邑之凋敝所在有司其尚

謹於奉承以體朕恤民之意故茲詔示想宜知

悉

洪武三年三月初一日

聖明詔敕一

洪武三年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荷

天地百神之祐

祖宗之靈當羣雄鼎沸之秋奮興淮右賴將帥宣力

創業江左曩者命大將軍徐達總率諸將以定

中原不二年間海宇肅清虜遁沙漠大統旣正

黎庶靖安欲先論武功以行爵賞緣吐蕃之境

未入版圖今年春復命徐達等再征之是以報

聖明詔敕一

洪武三年

天

達

功之事未及舉行朕聞古昔帝王之子居嫡長

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

名其國朕今有子十人卽位之初已立長子標

爲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

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

標爲秦王第三子橐爲晉王第四子 爲燕王

第五子橐爲吳王第六子橐爲楚王第七子橐

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趙王第

十子橐爲魯王姪孫守讓爲靖江王皆受以冊

實設置相傳官屬及諸禮儀已有定制

於戲奉天法古實爲生民明此倫彝非文武賢
能三軍用命江左民人之助何以致此尚賴各
盡心力以成治功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洪武三年四月初七日

皇明詔表一

洪武二年

元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
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爲
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
例然但求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於前
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豪勢要之官每納
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
舉人之上其懷材抱道之賢耻於並進甘隱山

皇明詔表二

洪武三年

十

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中國
外撫四夷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
其人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
三年八月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材抱德之士
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
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庭觀其學識品其高下
而任之以官果有材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
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敢
有游食奔競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責實求賢

之意所有合行事宜條列于後

一鄉試會試文字程式

第一場試

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不拘舊格惟務經旨通暢限二百字以上易程氏朱氏註古註疏書蔡氏傳古註疏詩朱氏詩傳古註疏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古註疏

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

皇明詔敕一

洪武三年

第二場試

禮樂論一道限三百字以上

詔誥表箋內科一道

第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一道

策限一千字以上

第三場畢後十日面試

騎視其馳驟便捷 射視其中數多寡
書觀其筆畫端楷 算觀其乘除明白
律觀其講解詳審見行律令

一殿試時務策一道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

一出身

第一甲三名第一名從六品第二第三名

正七品賜進士及第

第二甲十七名從七品賜進士出身

第三甲八十名正八品賜同進士出身

一鄉試各省并直隸府州等處通選以五百名爲率其人材衆多去處不拘額數若人

皇明詔敕一

洪武三年

材未備選不及數者從實充貢

河南省四十名 山東省四十名

山西省四十名 陝西省四十名

北平省四十名 福建省四十名

江西省四十名 浙江省四十名

湖廣省四十名 廣東省二十五名

廣西省二十五名 南京鄉試直隸府州

一百名

一會試額取一百名

一高麗安南占城等國如有行修經明之士
各就本國鄉試貢赴京師會試不拘額數
選取

一開試日期

鄉試八月

初九日第一場十二日第二場十五日

第三場

會試次年二月

初九日第一場十二日第二場十五日

皇明詔敕

洪武三年

第三場

殿試三月初一日

一年一次開試

一於洪武三年鄉試洪武四年會試

一各省自行鄉試其直隸府州赴京鄉試凡

舉人各具年甲籍貫三代本姓鄉里舉保

縣申州州申府府申行省印卷鄉試中者

行省咨解中書省判送禮部印卷會試

一仕宦已人流品及曾於前元登科并曾仕

官者不許應試其餘各色人民并流寓各
處者一體應試

一有過罷閒人吏娼優之人並不得應試

一應舉下第之人不許喧鬧撫拾試官及擅

擊登聞鼓違者究治

一凡試官不得將弟男子姪親屬徇私取中

違者許赴省臺指實陳告

一科舉取士務得全材但慮開設之初騎射

書算律未能徧習除今科免試外候三年

皇明詔敕

洪武三年

之後務要全備方許中選

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惟賢庶可

成於治道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咸使

聞知

洪武三年正月十一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已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

皇明詔敕

洪武三年

五

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於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以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

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所有定到各神名

號開列于後

一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

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

神

一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

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無

閭山之神

一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

皇明詔敕

洪武三年

六

海之神

一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

瀆大河之神北瀆大濟之神

一各處府州縣城隍稱某府城隍之神某州

城隍之神某縣城隍之神

一歷代忠臣烈士並依當時初封名爵之稱

一天下神祠無功於民不應祀典者卽係淫

祠有司毋得致祭

於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禮既同其分

當正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洪武三年六月初三日

皇明詔敕

洪武三年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本農家樂生有元之世何庚申之君荒淫昏弱紀綱大壞由是豪傑並起海內瓜分雖元兵轉戰華夏終不能致此天意也然倡亂之徒首禍天下謀奪土疆欲爲王霸觀其所行未合於理故皆滅亡亦天意也是時朕年二十有四撥攘之秋盤桓避難終不能居乃托身行伍驅馳三年親羣雄無成徒擾生民朕今率兵渡江訓將練兵奉天征討于今十有六年削平強暴混一天下大統既正民庶皆安今年六月初十日左副將軍李文忠副將軍趙庸等遣使來奏五月十六日率兵至沙漠於應昌府獲元君之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并寶冊等知庚申之君已於四月二十八日因病疾歿於應昌大軍所在俘獲無遺中書上言宜將其孫及后妃并寶冊獻俘于

太廟朕心思之深有不忍其君之亡係乎天運所遣

皇明詔敕

洪武三年

天

幼孫若行獻假加歿其身朕所不爲也况朕本
元民天下之亂實非朕始今定四海休息吾民
於田里非朕所能亦天運所致然也尚慮臣民
未知朕意是用播告天下所有事宜條列于後
一總兵官以禮讓送買的里八剌已至北平
朕憐帝王之後難同庶民及首亂惟號不
歸者特封崇義侯從其眷屬及母后等同
居飲食服用出官民上故存元之祭祀

一元君之子愛猷識里達臘畏懼倉卒流離

皇明詔赦

洪武三年

七

塞北豈不知天運已去人力難爲若審度
朕心籌之左右來撫妻子朕當效古先帝
王之禮使作賓於吾朝果能如是朕不食
言

一元君隨駕人員倉卒迴避者有之賢智者
豈不自度曩者有元興起係是外夷猶能
胡越一家况我中原歷代之君每居中國
而統四夷非止一朝而已如果審識天命
傾心來歸不分等類驗材委用即今在朝

諸色人物皆已官之朕言不謬

一朕卽位之初卽遣使往諭四夷高麗占城
交趾皆已奉表稱臣惟沙漠之地尚未往
報蓋因庚申之君擁殘兵於應昌故耳今
彼祿位既終人心絕望詔書到日凡迤北
各枝諸王各愛馬頭目人等並依職來朝
或遣使歸順當與換給印信還領所部本
居地方羊馬華畜從便牧養

一迤北各枝諸王并愛馬人等若遵前元約

皇明詔赦

洪武三年

四十

東得安其生今朕既爲天下主一視同仁
華夏無間姓氏雖異撫治如前詔書到日
敢有違者必大舉六師以清沙漠毋或執
違以貽後悔

一迤北達達百姓因元喪亂連年起取軍人
供給車馬差發繁重朕甚憫焉朕今混一
天下甲兵錢穀倍於前代今後迤北人民
各安所居

於戲君舟民水載覆不常可不畏哉然禮德尚

賢使民懷仁天下寧有不治安者乎故茲詔示

咸使聞知

洪武三年六月十五日

皇明詔敕一

洪武三年

四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本農夫託身緇流因有元失馭海宇瓜分遇時多艱入於軍伍親羣雄之無律遂率衆以渡江撫太平定建業選將練兵東征西討幾二十年荷

上穹垂祐

祖宗積德山川百神之助大將軍等運謀竭忠六軍用命遂致強殲弱服疆宇莫安諸蕃入貢華夷

皇明詔敕一

洪武三年

四

一統朕自愧德薄上無以答天天下無以答

朕恐貽

祖宗之累其何以謝諸將六軍委身暴露之艱苦今者班師振旅定功封爵欲加以重賞則天下鎮守之兵及京師護衛之士內外百萬而民之資力有限薄取輕收非古人中正之道厚歛則有損於民故遵前代之法取之以中用倉庫錢糧均其等第以謝軍士崇爵祿頒金帛以勞功臣朕本疎愚務從古制今定勳爵高下俾其子孫

世襲言通天地詔布中外民庶咸知

洪武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皇明詔敕二
洪武三年

四七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聞自周至今凡有天下創業之君其間能保全功臣使得安養而自老者惟漢之光武後世稱之朕今天下已定有功臣文武各受爵封雖有遐荒之夷必欲征進不煩上將之勞況大將軍牧戈解甲於武備之庫息馬家庭從善樂遊功名兩全古何過哉中書左丞相李善長事朕以來朝貢而至幕成而歸今十八年勤勞多矣朕見其年高驅馳侍立心懷不忍五載於茲近因其上表告以致政朕已許之使遂其志亦功名兩全漢之何參過於此乎中書出納百司庶務不可一時缺人今命中書右丞相汪廣洋爲中書左丞相參知政事胡惟庸爲中書右丞相總理軍國重事於戲任賢使能乃前王之明哲除讒去佞亦歷代之英君朕雖不敢必須施爲而後見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洪武四年正月初一日

皇明詔敕二
洪武四年

四八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本農夫深知稼穡艱難及至躬率六師
征討四方尤知將士勞苦重荷

上天眷佑平羣雄一天下東際遼海南定諸番西控
戎夷北靖沙漠皆以精銳屯此邊要用安黎庶
未免科徵轉運供給繁重事豈得已惟爾兩浙
之民歸附之後民力未蘇兼以貪官汙吏害民
肥已四載于茲朕甚憫焉今既掃除奸蠹更用

聖明詔教一

洪武四年

聖

良善革舊弊而新治道以厚吾民其洪武四年
合納秋糧及沒官田租盡行蠲免於戲食惟民
之天民乃邦之本一視同仁皆吾赤子然恩之
所及時有後先咨爾民人各安生業共享昇平
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洪武四年五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本農夫深知民固疾苦及至親率六師
南征北伐備知將士之勞方今天下一統東成
遼海南鎮諸番西控數種戎夷北屯沙漠朕以
中國精銳駐守遐荒豈但風俗之殊亦有寒暑
之異艱難萬狀朕不忍言然欲鎮安吾民必資
守邊之力其於科徵轉運未免勞民理勢相須
蓋不得已也念爾江西之民未歸附時土豪割

聖明詔教一

洪武四年

聖

據地方狼驅蠶食貲財一空歸附之後供給繁
重已經九年其爲困苦朕甚憫焉今年秋糧盡
行優免於戲四海蒼生皆吾赤子愛念之意且
暮不忘緣事有緩急故恩有先後茲爾人民體
朕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洪武四年五月初四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嘗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此有國家者所以厚民生而重民命也朕乘羣雄鼎沸之時率衆渡江兵屯建業十有八年其間高城壘深濠塹軍需造作凡百供給皆爾近京五府之民率先効力濟我時艱民力繁甚朕心不忘天下一統今五年矣雖嘗蠲免四歲稅糧然猶未足以報前勞是用申敕有司其應天太平鎮江

皇明詔敕一

洪武五年

四七

寧國廣德五府洪武五年各納秋糧除頑慢刁狡不行蓋倉完備及多科害民糧長本戶秋糧不免外其所管人民秋糧盡行蠲免有司不許徵收於戲朕欲使爾民優游快樂於田里此朕之心也然以國家之大供給之繁有必需而必興者其勢似不容已爾其服勤畝畝以稱朕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洪武五年十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聞三皇立極導民以時庖厨稼穡衣服始制民居舍焉五帝之教以仁義不過遵三皇之良規益未備之時宜當時之君示其所以天下從之民用和睦自周至于漢唐宋增減損益用乃有國昌民受時宜家永康朕蒙

皇天后土之恩命統天下

祖宗之靈百神護佑得正帝位紀元五年朕本草茅

皇明詔敕一

洪武五年

四八

之士失習聖書況摧強撫順二十有年常無寧居一槩粗疎故道理未臻民不見化市井鄉閭尚然元俗天下大定禮儀風俗可不正乎茲有所示諭爾臣民詔書之後敢有不遵者治以如律今將條畫事宜開列于後

一其因元末大亂所在人民或居鄉里或避難他方勢孤力弱或貧乏之不能自存爲庶民之家所奴者詔書到日卽放爲良毋得羈留強令爲奴亦不得收養火者違者候

律論罪仍沒其家人口分給功臣爲奴驅使功臣及有官之家不在此限

一城市鄉村若有殘疾老幼少壯男子婦人一時不得已而乞覓者本里里長及同里上中八戶助以資給是工商聽其工商是農夫聽其農種候其培養成家復還人戶所資之物有司常加檢察毋令失所此卽古之鄰保相助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持之義也爾民誠能遵守而行他日爾之子孫

聖明詔教

洪武五年

覽

或有貧乏同里亦必能相助借貸敢有見乞覓之人不行資給者同里上中八戶驗其家所有糧食除存留足用外餘沒入官以濟貧乏若遇旱潦飢荒人民流移者不在此限若隣里果有富貴好義之家願行出物賑給者有司具實以聞

一孤獨殘疾不能生理者許入孤老院官爲依例贈養如或出外乞覓鄉市人民聽以餘剩之物助養其生敢有棄楚者有司以

圖毆論誣告者抵罪此等殘疾之人如或痊可願出爲民入籍者聽從其便有司毋得羈留

一鄉黨序齒從古所尚今後民間士農工商人等凡平居相見及歲時燕會揖拜之禮幼者先施坐次之列長者居上如佃戶見佃主不論齒序並行以少事長之禮若在親屬不拘至佃止行親屬禮

一鄉飲酒禮廢缺已久宜令中書省詳定條

聖明詔教

洪武五年

五十

式頒行遵守使民歲時燕會習禮讀書讀律期于申明朝廷之法敦敘長幼之節一古之婚禮結兩姓之好以重人倫近代以來專論聘財習染奢侈宜令中書省集議定制頒行遵守務在崇尚節儉以厚風俗違者論罪如律

一古之喪禮以哀戚爲本治喪之具稱家有無近代以來富者奢侈犯分力不及者揭借財物炫耀殯葬及有惑於風水停柩經

年不行安葬宜令中書省集議定制頒行
遵守違者論罪如律

一今後蒙古色目人民既居中國許與中國
人結婚姻不許與本類自相嫁娶違者兩
家男女俱沒入官爲奴其色目欽察若中
國之人不願與之結婚姻者聽其色目欽
察自相婚姻不在限

一兵興以來所在人民拋下產業逃避他方
天下既定乃歸鄉里中間若有丁力少而

皇明詔敕

洪武五年

五十一

五十二

舊田多者不許依前占護止許儘力耕種
到頃畝以爲已業若有去時丁少歸則丁
多而舊產少者許於附近荒田內官爲驗
其丁力撥付耕種爲業敢有以舊業多餘
占護者論罪如律

一曩因中國衣冠徂於胡俗已嘗考定品官
命婦冠服及士庶衣冠通行中外俱有定
制惟民間婦女首飾衣服尚循舊習宜令
中書省集議冠服定制頒行遵守務復古

典以革舊習

一僧道之教本以誘民爲善近代以來凡爲
僧爲道遇民間修齋喪事之際男女湊雜
飲酒食肉甚非所宜宜令有司嚴加禁約
違者治罪

一福建兩廣等處豪富人家多有乞充他人
之子閹割驅使名曰火者敢有違犯以閹
割抵罪沒入官爲奴

皇明詔敕

洪武五年

五十三

五十四

於戲風俗頹靡胡禮拘焉再整尋倫務遵先王
之法恤念孤寡實爲善政之先願以德薄恩澤
未孚倉廩未盈六軍四成尚慮未悅下民之心
恐貽上天之怒夙夜祇懼若履淵冰咨示臣庶
體予至懷期臻禮義之風永底承平之治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

洪武五年五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聞古帝王之治天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上下相資同心一德於斯之時民安物阜萬邦來庭皆由德政所致非昏君邪臣所可及也朕平定天下之初數更輔弼蓋識見淺薄任非其人前丞相汪廣洋畏儒迂僻於其伸冤理枉略不留心以致公務失勤乃黜爲嶺南廣省參政觀其所施察其自省今中書久缺丞相御史

聖明詔敕

洪武六年

卷

臺亦缺大夫稽古揆今誠爲曠典特命中書左丞相胡惟庸爲中書右丞相中丞陳寧爲御史大夫且惟庸與寧自廣洋去後獨署省臺協誡匡濟舉直錯枉精勤不怠故任以斯職播告臣民於戲皇天無私福善禍淫惟爾二臣當寅畏天地恪恭朕命勿以怠爲先以勤爲後各盡乃心以臻于治欽哉欽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洪武六年七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始因有元失馭海內雲擾華夷無主朕近自洪武元年戊申秋八月羣雄盡平復我漢人故國統一中夏今經七年四夷諸國皆已通報無不稱臣人貢惟爾大理不見國王名號未嘗遣使今年秋翰林承旨詹同奏盡閱羣書方見西南大理昔在唐宋受封王爵爲元削去內名止稱土官其國乃元君遺派梁王者王之至今

聖明詔敕

洪武七年

卷

未得爲王朕會臣僚議依唐宋所封以爾段氏爲大理國王未知信否故特遣官先行往諭如果遵依朕命使回卽再遣使者專賞寶印詔命令爾君臣開設國事同享承平之福如果不然他日兵會雲南未知勝負何如爾其審之

洪武七年 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定論禍福

常理也朕起自草萊削平羣雄戡定禍亂今已

七年中夏既安四夷多附絕無強凌弱衆暴寡

所以臣順於我者得遂其生共享和平之福惟

爾雲南王某乃元君遺派受封西南孤處遐荒

猶未臣服以若所爲非遭禍于大理之民必自

致喪身滅姓于大理之手二禍之機必有其一

皇明詔敕一

洪武七年

五十五

五十六

不可逃者何也蓋雲南土地人民本大理所有

自漢通中國稱臣朝貢至唐宋皆受王封其來

久矣昔因爾元斌其王而統其地及今百年無

有復其故物者邇來元祚傾覆已盡爾尚力據

其地不運大理自王果欺人乎欺天乎人雖可

欺天不可欺禍患之報將不旋踵至矣今特遣

爾親族威順王親往開諭如果上順天理下契

人心卽奉貢來庭不然朕當別遣使者直抵大

理仍賜唐宋所封舊號令彼爲王合兵加討悔

將何及於戲胡虜無百年運今已足信人心轉

移之機在人自審而已時不可失爾其思之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

洪武七年 月 日

皇明詔敕一

洪武七年

五十六

五十七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生者備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布衣削羣雄定禍亂改元洪武今已七年但才疎德薄旦夕慮

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兵後苦殃者朕失撫養存問軍士爲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沒於戰場屍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拋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父

皇明詔敕一

洪武七年

至

南子北至今不能聚會奉養者有之或子沒親老而失養親沒子幼而無依亦朕之過也與言至此實可憫傷今詔天下有司各具名以言朕當存養使不失所有存恤事宜條列于後

一出征官軍間有歿於王事或鎮守邊境身死遠方父母年老妻寡子幼雖常給糧養贍猶慮失周仰各衛從實取勘依律給優候子出幼即令承襲如無應承襲之人所司應付口糧差人遞送至京官爲存養

一南征北伐軍士歿於邊遠拋棄父母妻子貧窮無依者仰所司從實取勘應付口糧差人遞送至京官爲存養若有子雖年幼可依有親屬可托而願留者聽從其便官司仍給口糧養贍

皇明詔敕二

洪武七年

至

不能自存者所司從實取勘官給衣糧養贍

一官員仕宦遠方亡歿任所遠下妻子貧窮不能回鄉者所在有司送還鄉里

於戲君天下者所以爲民也但君思治而民乖民欲樂而君昏臣希賢而不法君或懦而臣剛此古今所難也所司奉行勿以仁爲弊以于刑憲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洪武七年八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釋罪有愆者君未嘗輕發發則精詳至甚

豈有罪重而脫僥倖以自惟致冤深而含忍無

訴者故有背災肆赦估終賊刑載之於書至今

明焉漢唐及元儒君承祖業權由姦佞所持因

有大赦之說雖脫君子之微差善良之誤失則

姦頑得爲漏網之魚鬱含冤於滿地朕德薄才

疎失效聖人之道相繼行之是致五星彗度黎

皇明詔赦二

洪武七年

卷九

庶匪寧若悖禮乖仁非朕者誰今不致不察若

槩脫兇頑於僥倖致良善以無伸豈聖人恤刑

者歟特命中書條陳若果真犯雖笞罪以上俱

各不原其餘註誤因人致罪過失者盡在赦下

所有條畫開示于後

一諸人過誤犯罪如過失殺傷人及失火誤

毀遺失官物之類蓋出於不幸情可矜免

詔書到日各處見問明白及已決未發工

役者悉皆釋放若見問未明見禁未問者

不在赦下

一諸人犯罪失於覺察關防鈴束因而連累

致罪蓋非得已情可矜免詔書到日各處

見問明白及已決未發工役并已發工役

者悉皆釋放若見問未明見禁未問者不

在赦下

一官吏人等因公事得罪及鞠問刑獄聽審

不明以致失出入人罪若文書遲錯之類

情可矜免詔書到日各處見問明白及已

皇明詔赦二

洪武七年

卷九

決未發工役并已發工役者悉皆釋放若

見問未明見禁未問者不在赦下

一諸人出外營幹事務或因住居窩遠或被

有司留難不能給引因而私越度關津以

致獲罪情可矜免者詔書到日各處見問

明白及已決未發工役并已發工役者悉

皆釋放若見問未明見禁未問者不在赦

下

一各衙門官吏人等非法行事罪坐官吏其

聽使之人皆非得已情可矜免詔書到日

奉

各處見問明白及已決未發工役者悉皆

天承運

釋放若見問未明見禁未問者不在赦下

皇帝詔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道理之原朕嘗設置

一諸人但係故犯及知情故縱聽行藏匿引

有司頒降條章使教篤教化務欲使民豐衣足

送說事過錢并出入人罪之類一應真犯

食理道暢焉何有司不遵朕命往往給由赴京

並不在赦下

者皆無桑株數目學校緣由甚與朕意相違特

一各處犯罪見屯種之人既已各安生業不

放中書令有司今後敢有無農桑學校者論擬

在釋放之限

違制杖降罰歷三年後汪以吏事出身民有不

於戲肆赦於青夾爲良善者圖賊刑於佑終實

奉天時而負地利者如律究焉於戲彝倫不整

聖明詔赦一

洪武七年

空

聖明詔制一

洪武七年

空

王綱而治惡凡吾臣庶律已修仁勿干刑憲故

實君師之過坐享民供亦豈職分之當爲斯言

茲詔示想宜知悉

既出臣民聽行永懷多福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洪武七年十一月 日

洪武 年 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君國子民非

上天之明命

后土之洪恩曷能若是華夷雖間樂天之樂率土皆

然若爲人上能體

上帝好生之德協和人

神則祿給世世無間矣爾嗟囉祿自嗣王位以來內

修齊家之道外造睦隣之方況數遣使中國稱

皇明詔制

洪武年

臣人貢以方今時王言之其嗟囉祿可謂賢德

矣豈不名播諸蕃今年秋貢象至朝朕遣使往

諭特賜運國王印及衣一襲爾當善撫邦民永

爲多福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洪武年 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自起兵以來伐強暴官賢能人皆樂從

不十年之間中國安寧惟爾汪來朵兒只棄慈

母之恩抗兄不弟其趙朶只巴助惡不仁苟安

內地輒敢跳跟朕將發副將軍率兵以加之爾

乃遣子入侍今憫其革心向化特命人賞詔釋

爾前罪詔至來朝

皇明詔制

洪武年

洪武年 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山西陝西地居西北河山壯麗昔我中國歷代聖君皆都此而號召萬邦曩因元主華夏民無的主已經百年矣朕自丁未年復我中土繼我聖人之位建都炎方于今九年矣其間西征燉煌北討沙漠軍需甲仗民人備之外有轉運艱辛內有泰晉二府官殿之役愈繁益甚自平定以來民勞未息今者方寧正當與民同享

皇明詔敕一

洪武九年

卷五

太平之福於今年三月二十五日敕中書度倉庫軍有餘糧今將山西陝右二省民間夏秋租稅盡行蠲免以醒吾民於戲民省君艱則天下大治五常如今則風雨乃時惟爾臣民想宜知悉

洪武九年三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前者兵征四方軍需甲仗吾民備之即今天下平定正當使民樂其樂而生其生實朕之本意也奈何工匠之徒麗鎮官殿致使土木之功復興愈勞繁重內郡多被艱辛其餘外郡轉運尤難朕於今年三月二十五日敕中書下戶部使之度出幾何量入幾何對云官軍足食可三二年於是詔令河南北平等省直隸揚州等

皇明詔敕一

洪武九年

卷六

府悉將本年民間夏稅秋糧盡行蠲免所有事宜條列于後

一河南福建江西浙江省所屬府州并直隸揚州池州安慶徽州府洪武九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

一北平省所屬真定等七府已免洪武八年夏稅惟大名一府未經優免其洪武九年本府夏稅秋糧并七府秋糧盡行蠲免
一湖廣省武昌等二十五府所屬州縣并恩

南宣慰等司洪武九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其新州黃州二府已免洪武八年秋糧今年夏稅一體免徵秋糧依舊徵納

一淮安府洪武九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其上年踏出欺隱不報官田地人戶各該稅糧并欺隱之數全徵入官不在蠲免之下
一以上各省府應有入官田地私租不在蠲免之下

於戲從吾化者撫之外吾化者繩之惟爾臣民
皇明詔敕 洪武九年

日省月新共享無窮之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洪武九年三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今年仲夏敕卿南行又抵仲秋而彼中政令得失杳無知者卿鄴之籍民也如民焉殊於民者何至於學焉而間里曰儒如儒焉已而超於儒者云何乃至於尚志焉故官於朝然不及考而遷調之於功未見惟志於業未見惟勤即今職於炎方其所轄者甚衆且八閩之地利盡南海勢控諸番古今居是者君子焉小人焉弊

皇明詔制 洪武九年

購焉人情焉珠玉焉翡翠焉金銀焉求昂焉子
女焉賢人焉非人焉忠君焉愛民焉修身焉篤
孝焉高名不朽焉沒身絕嗣焉其言殊焉而又
同焉卿其審擇焉力行焉功名遂而身家全矣

洪武九年 月 日

宋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觀上古天下之治亂在於君臣能馭不能馭耳若君能馭臣下以禮法臣能馭吏卒以體上故治由此矣若君罔知所以馭臣下臣亦無知以馭吏卒故亂由此而始矣或云吏卒小人其於治亂何干然雖小人凡施小詐動傷國政所以爲亂始若吏卒守分民無枉擾則民安矣所以朕書下令入於條章者正欲使上官馭吏卒動以禮次嚴之以法若吏卒之徒背理而違法者繩以死地無論此令已入條章久矣人皆貪官動爲下人所持縱有吏卒縱橫安敢誰何所以國政無施天下之民受枉治愈弛而亂愈生由此也朕嘗切恨若爲官布政權無馭吏卒之威則諸事不成蓋吏卒能爲股肱爪牙若馭以得法諸事辦集方今有職者孰能爲此忽九年初丞相奏福建兩叅政致極刑於一老吏朕聞當哉若不如律者數如捶死有何他論故

皇明詔制二

洪武九年

三十九

皇明詔制二

洪武九年

六

往論之今後凡有不如律者如是近行者尤如急治勿令欺侮方稱是官

洪武九年 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本寒微因元多事試與羣雄並驅十有七年艱難萬狀方得偃兵息民稱尊海內紀年洪武今已九春秋矣邇者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於是靜居自省考古今乾道變化殃禍在乎人君尋思至此惶惶無所措手足惟詔臣民許言朕過於戡於斯之道惟忠者仁人之心能鑒朕之不德假公營私又非賢人君子故

皇明詔制

洪武九年

上

茲詔示想宜知悉

洪武九年閏九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洪武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典寶副林清齋到從孫守謙表知已達長沙矣朕歷覽表之副本文辭妥帖誦之忽思從孫之遠行不覺淚下而又沾襟今進表使歸朕特諭爾王府文武衆官卽今守謙未壯志若孩童既出鎮於西南必文武之臣爲守謙之已能若倚之而不謀縱之而不導又非賢人君子然孫幼而慙凡導以仁

皇明詔制

洪武九年

上

王之理少有不從從容必以歲月而成其德守謙本幼朕輒敢令行者爲何蓋謂所保者文武是也諭至爾諸人格恭朕意日夕毋怠

洪武九年十月二十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嘗聞殷高宗思治夜有賢人入夢日以求之得傳說於版築委任用之海內咸安周文王起磻溪之釣遂興周八百朕思古有是君亦有是臣自是之後列聖相傳名臣相繼如斯君臣者鮮矣昔者天厭元之不德朕乘羣雄並起之秋摧強撫順偃兵息民綱維海內以至黔黎律施令布惟務安人已九年矣其間阻律犯令者

皇明詔制一

洪武九年

不知其數欲的以五刑決之又恐沒身者衆特

姑存憲章權以役代又三四年矣俄而天變於上致心惶惶於是詔告臣民許言朕過閏九月初九日詔令既行布滿天下中外寂然無有言者獨卿數露肝膽備陳國事雖的否中半豈不盡已之謂忠哉所言中者即時施行其餘未至者權且勿論朕以至意諭卿卿若日夜如斯爲國爲民則神天鑒焉

洪武九年 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每觀前代名臣傳記人各設施皆以律身保命爲務然後孝於親而忠於君者矣吁志哉所以名於世者爲斯今朕起草萊定羣雄平禍亂君王華夷凡我中國之人但知有才藝者未嘗不使至於朝雖曰至於朝若欲別賢否而授之以官則又不然云何蓋謂人之才藝可知其於賢不肖雖在帝堯猶且難之所以不能盡

皇明詔制一

洪武十年

七十四

測人心也朕本無知不敢的以人爲賢否定用故特以事試之凡受試者當此之際事役其形財惑其志欲動其心其於孝親忠君律身保命雖千百人中欲求一士如斯者鮮矣所以昏愚之徒難保身命孝親忠君者無他但爲役形者勞其苦不禁財盛者富飲用而且豐欲動其心色窮窶而妖故非誠志君子不能立命於天地間所以事不能忠君身不能孝親往往覆命者若是然有等悠悠之徒雖曰心淳臨事而不果

素

天承運

倒持仁義乃有後繫於斯之道朕嘗命官往事數以是事論之而職事者視以常談爲官者雖簿書之徒皂隸之輩亦莫敢誰何朕嘗切齒忿恨丈夫之爲無英決嫉惡之心乃爲小人牽制於戲惜哉而不悟何也俄洪武十年夏五月山西布政司奏云簿書之徒無端之狀朕敕中書以考其人人皆累犯不悛前過之徒已入屯所朕憐一才一藝特脫彼艱難使革心臨事而又爲非勝常當月特以敕往令刑之其符到山西

皇明詔制一
洪武十年

布政司卽如朕命而刑之此可謂除奸去僞者歟公私咸遂清寧者歟其布政司官當方面承朕命宣教化布威德若肯除奸去僞豈慮孝親忠君之道不至哉豈不如前代名世者乎

洪武十年 月 日

皇明詔制一
洪武十年

皇帝詔曰人生天地間機變造化得宜時勢不失者乃爲傑丈夫古人有云活千人者其後必封爾爲元臣忠則忠矣何苦違人事而失德有若是耶昔者爾被獲於江東朕特生全爾歸此朕順人心之所好所以好者人人凡有患難誰不欲脫患難而身安者乎當時在俘囚之中果願死乎生乎若以爾已心度之凡兩軍之間有力不及爾者被爾拘囚而乃盡殺之甚不少當是時若以已受患難之心推及俘囚者爾必大昌福及後嗣必有日矣如去年冬爾將兵寇我邊界彼回軍之日凡棄下者皆生全於我處朕未嘗輕殺一人曩者黃紬萬戶奉朕命令而往爾處非已願行實差不由已也本人於爾頗有恩惠何期爾不思好生惡死之情一旦殺之其爾之患難爲黃紬所生其黃紬之命爾獨故意殺之天心神鑒禍將歸焉今爾與朕守邊將士旌旗

相望略較勝負則彼勝我負已兩經矣爲爾所
害者將及八千人皆無生全誠可惜哉然已往
之事不咎未來者可不思乎自今以後若能與
我通一介之使則前日之讐必成冰解火焚矣
論至之後不然朕言彼必就縛生見朕而恐無
言可對爾思之

洪武十年 月 日

皇明詔制

洪武十年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自有元多事羣臣有棄君親而自生者有
抗朝命而自爲者目擊耳聞實非一人獨卿等
奮忠仗義衛君深塞歲月如流隆經十有一年
邇聞所衛之君因疾已崩在卿等可謂有始有
終良臣之名播矣然昔爲人臣今則盡矣或聞
欲立新君其親王者有三卿等正在猶豫之間
朕觀三者誠可再思凡此三人皆元親孫嫡派

皇明詔制

洪武十年

不過遠分叔伯而已卿等若欲堅忠貞之意毋
顛尊而扶卑理應自長而至勿無乃人倫正而
天道順也歟若有賢愚之別理難備拘從賢則
吉彼至尊旣崩卿等能推派以立之不絕有元
之祀當此流離之際爲臣者尚能竭力爲之美
聲盈人耳目豈不艱哉若或不然或尊或卑但
以立君爲名內有自尊生殺之威則非人臣之
道恐累嘉名況日生頭顏彼此疑猜當此之際
富貴若風中之燭命如草杪之霜其不難矣故

茲詔論想宜知悉

洪武 年 月 日

皇明詔敕

洪武 年

卷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天地惡盈而好謙其德好生而惡死此非
時人新造之言乃亘古至今明驗也朕云如是
蓋謂卿等當元天更運命之時卿帥騎步堅忠
貞之節捍禦邊陲已十一年矣每嘗遣人通問
未得回報今再差人詣所在以禦寒之衣作微
禮卿能受賜不傷人命以修後嗣之德豈不智
人也哉朕言至此惟卿以智量之勿爲愚者所
迷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惟順
理則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皇明詔敕

洪武 年

卷

洪武 年 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使者至貢陳其禮敷王極情朕既聽之事大之心甚矣表云守侯服於東隅祖朝鮮之苗裔自五季已事中華言無不當然朕觀上古之君自旬侯綏服之外不治其令土人主之大槩聖人之心體天道以行仁惟欲民安耳未嘗誇侈所以不寶遠物不勞夷民聖人之心弘哉今朕雖不才敢不寶王之臣忠郤來誠之美貢若

聖明詔敕

洪武二年

漢唐之夷彼隋君之伐東在朕之今日非詐侮於我安敢違

上帝而勞擾生民者乎若或不守已分妄起事因其天災人禍必有至者王其審之自今以後薄來而情厚則可若其厚來而情薄是爲不可王其思之

洪武 年 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賞功討罪在昔帝王必斯二事爲先曩因率兵東渡江來姑熟金陵京口宣城廣德徽州長興安吉宜興江陰相次不逾三年盡人版圖當時天下豪傑互相雄長殊聲異教若欲平之非甲仗之餘供給之盛豈能平禍亂一寰宇而爲人主者耶今禍亂以平朕居大位十有一年嘗思六州四縣之民久勞於前雖我子孫累世不忘特以今年秋糧盡行蠲免於戲興王定亂肇福天下惟斯民之勞先故茲譔示想宜知悉

聖明詔敕

洪武十二年

洪武十二年八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古今民之休息長養惟君主之其於水旱災傷在有司飛報以聞君親調之邇者廣平馳驛來奏所屬郡邑天久不雨朕思爲民立燕藩屏中國保障吾民命工肇造宮殿軍民共成何期有司差役不均有傷和氣致令民艱種樹除將布政使薛祥等見行取問其北平所屬地方

皇明詔敕

洪武十二年

洪武十二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

洪武十二年 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曩宋失取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餘年移風易俗華夏腥羶凡志君子孰不興忿及元將終英雄鼎峙聲教紛然時朕控弦三十萬殲刃以觀未幾命大將軍律九伐之征不逾五載戡定中原蠶爾東夷君臣非道四擾隣邦前年浮辭生釁今年人來否真實非疑其然而往問果較勝召於必然實構隙於妄誕於戲渺居滄

皇明詔敕

洪武十二年

溟國知

帝賜奇甸傲慢不恭縱民爲非將必殃乎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洪武 年 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膺天命君王華夷當卽位之初會集羣

臣立綱陳紀法體漢唐略加增減亦參以宋朝

之典所以內置中書都府御史臺六部外列都

指揮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指揮使司都轉運鹽

使司提刑按察司及府州縣綱紀庶務以安兆

民朕嘗發號施令責任中書使刑賞務當不期

任非其人致有丞相汪廣洋御史大夫陳寧書

皇明詔制 洪武十三年

夜淫昏酣歌肆樂各不率職坐視廢典以致丞

相胡惟庸結構羣小貪祿爲奸或枉法以惠罪

或執法以誣賢因事發覺人各伏誅特詔天下

罷中書廢都府使知更官定制行移各有所歸

庶不紊煩今將合行事宜條列于後

一罷中書省陞六部與天下諸司直行事務

一收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

一左軍都督府統屬

在京 驍騎右衛 水軍左衛 留守

龍虎衛 英武衛

在外 山東都司并所轄衛分

遼東都司并所轄衛分

浙江都司并所轄衛分

江西都司并所轄衛分

一右軍都督府統屬

在京 虎賁右衛 水軍右衛 留守

武德衛 廣武衛

陝西都司并所轄衛分

皇明詔制 洪武十三年

四川都司并所轄衛分

廣西都司并所轄衛分

一中軍都督府統屬

在京 神策衛 廣洋衛 留守

在外 皇陵衛 蘇州衛 太倉衛

鎮海衛 揚州衛 高郵衛

太湖衛 淮安衛 沂州衛

鳳陽衛 鳳陽左衛 鳳陽

鳳陽中衛 長淮衛 懷遠衛

留守中衛 留守衛 滁州衛

滁州千戶所 徽州千戶所

陸安千戶所 鎮江千戶所

安豐千戶所 信陽千戶所

宿州千戶所 洪塘湖千戶所

河南都司并所轄衛分

一前軍都督府統屬

在京 天策衛 龍驤衛 龍江衛

皇明詔制

洪武十三年

全七

五

豹騎衛 飛熊衛

在外 湖廣都司

福建都司

福建行都司

廣東都司并所轄衛分

一後軍都督府統屬

在京 鷹揚衛 江陰衛 興武衛

橫海衛 蒙古左衛 蒙古右衛

在外 山西都司

北平都司

山西行都司并所轄衛分

於戲周職六卿康兆民於宇內漢命蕭何堅四

百年之洪業今命五府六部詳審其事務稱厥

職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洪武十二年正月 日

皇明詔制

洪武十三年

全八

全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菲德托於萬姓之上奉天勤民于茲十有三年矣不期幸輔失寄梓茲擅權使賢愚陷於不義朕思創業之艱難念生民之不易百誅奸惡鋤根剪蔓爰及餘黨然錄刑之際不無過焉其非上帝好生之德乃洪武十三年五月初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於是赦天下罪者所有事宜條列于後

皇明詔敕

洪武十三年

公九

一除十惡不赦外自洪武十三年五月初五日以前已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

一大軍已有定額近年以來尚有小人指稱軍戶爲由仍將入籍民戶重複抄報擾害不便今後不許

一自洪武初年至十二年終軍人在逃至今着令各所在官司及隣里勾捉尚且不絕赦書到日一切住罷只以見籍爲定

一太平鎮江宣城廣德溧溧今歲秋夏稅糧免徵

一山西布政司奏操集土軍二萬四千餘戶一切發爲庶民

於戲上帝好生雖違宵而聽邇朕時愚昧得罪於人神從今修省布告臣民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洪武十三年五月初五日

皇明詔敕

洪武十三年

九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聞堯舜之君德備天地禹湯之治大洽

民心朕本才疎德薄惟知圖治弗克行仁乖

上帝后土之好生負海嶽之呵護累

祖宗於地下致五雷奉

命著跡於殿廷雖不遑寧處於斯時甚畏無知於悠

久昨卿等請御大朝故不違羣情朝臣民於正

殿賴爾臣僚毋隱匡輔

皇明詔制

洪武十三年

下

正

洪武十三年六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父母劬勞之恩

昊天國極當生之日思無上報痛心無已所以奉祀

清晨靜居終日毋敢歌歡邇來卿等數云大平

以朕年高固請稱賀今不違羣情許卿等依期

來朝毋致過奢惟儀肅禮當故茲詔諭

洪武 年 月 日

皇明詔制

洪武

下

九

正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荷

上天眷祐山川效靈祖宗積德君主華夷十有三年矣倉廩盈府庫充皆吾民之所供今民力未甦詔告有司洪武十三年天下秋糧盡行蠲免其放回事故官員自恩情無實犯則親自來朝仍授以職於戲欲消愆而弭禍非致吾民於仁壽之鄉將何以答

聖明詔制一
洪武十三年

天心之永賴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洪武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前者朕令安南來見期以三年遣使一朝所貢之物惟是表意而已若事大之心永堅何在物之盛今年使者黎公等至仍前遠貢豐物何不遵朕至意豈彼中紊亂紀綱更王易位有所疑猜而如是乎然君臣之分未定奈何昔王荒昏於上致今如斯豈非天假手歟朕又聞方今之王亦族中人爲之或者可吁中國聖人有

聖明詔制一
洪武十三年

云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今陳煥奪位而爲之必畏天地而謹事神恤及黔黎庶膺王爵儻或慢天地而虐庶民又非久長之道且安南限山隔海遠居最爾天造地設帝命王於彼者以主生民中國有道之君必不伐尚強無知者必征今朕統天下惟願民安而已無強凌弱衆暴寡之爲安南新王自當高枕無慮加兵也

洪武 年，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聞春秋諸侯之國皆自喪其福然後相繼而滅亡者云何蓋謂逆君命而禍黔黎故天鑒若是有不可逃其禍也假使當時之諸侯惟天王之命是從豈不同周之罔何期捨長富貴而介高位致富貴若草抄之朝露賢不云乎毋爲禍首毋爲福先爾叔明日臨事以來國中多事民數流離此果爾兄弟慕福而若是耶抑民有愆而致是耶然固往者不可諫豈不知來者之可追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斯言若行則天意可回且天地之廣掌民者衆若邦有道固封疆勿外求則世爲永福若越境而殃他民則福命未可保也爾安南與占城忿爭將十年矣是非彼此朕所不知其竟未伸而讐未解將如之何爾叔明如聽朕命息兵養民以遂天鑒後必無窮之福矣若否朕命而必爲又恐如春秋之國自取之也聖

人有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何也其殺伐之事好還故知者不爲爾其圖之鑒春秋之失豈不美乎

洪武 年 月 日

聖明詔制

洪武

年

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荷

天地之祐

祖宗之德

君主華夷十有三年矣其立綱陳紀所以安民也曩

因奸臣弄權恣行不法內外百職咸罔克忠弗

修誠敬以及神人惟貪賊蠹政遂致典刑邇來

有司皆出編氓深知稼穡艱難民生疾苦是用

皇明詔制

洪武十二年

九七

授以職任相與圖治當竭誠以報効無蹈愚奸

其舊任未代者若仍復前非慢神虐民務在貪

財肆意妄行則國有常憲於戲政在養民實

先聖之令典竭忠司事尤人臣之當爲故茲詔諭

咸使聞知

洪武十三年九月初七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荷

天地

祖宗護佑

山川百神效靈在位十有四年思昔創業之初軍需

甲仗惟江左五郡之民其勞甚矣特以洪武十

四年秋糧太平應天鎮江廣德寧國五郡除官

田減半徵收其民田盡行蠲免於戲立法以繩

皇明詔制

洪武十四年

九八

頑施恩以撫善斯倣先王之道非朕所能故茲

詔諭咸使聞知

洪武十四年十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荷

上天眷祐海嶽効靈

祖宗積德自卽位以來十有五載寰宇全歸於版圖

惟西南諸夷爲雲南梁王所惑恃其險遠弗遵

聲教特命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

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率甲士三十萬衆馬步

並進罪彼不庭大軍旣臨渠魁盡獲雲南已平

皇明詔制一

洪武十五年

九十九

詔示天下臣民共知於戲福民永已聖賢之爲

逆天違命根禍殃民身家被罪惟西南諸夷應

之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洪武十五年二月二十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曩因元政不綱豪傑縱橫朕提師旅與之

並驅十有二年然後命征虜大將軍平華夏諸

將四征五年中原是平萬姓寧家紀年已十五

年矣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等處抗命

弗庭况雲南梁王誘我邊土自是發征南將軍

潁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

英率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十五年正

皇明詔制一

洪武十五年

月初一日將軍潁川侯等報至言雲南等處盡

行尅復今特遣使賁詔諭爾雲南烏撒烏蒙東

川芒部大理建昌木西普定等處人民今後敢

有不遵教化者加兵討平之所有事宜開列于

后

於戲春秋之義罪重者釋有罪而納逋逃爾雲

南王及諸夷酋長宜其然乎故茲詔諭

洪武十五年 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並起聲教異爲烝黎各擅是致廢興疊疊民不聊生朕秣馬厲兵於江左控弦三十萬以觀諸雄久之羣雄弗成乃命征虜大將軍平元都肅靖華夏莫安黎庶邇年以來士不營弧馬牧平野農耕有餘人皆樂福惟爾西南諸夷密邇聲教恃險弗庭納遁逃匿有罪坐受四川之任肆侮中華凡我朝臣孰不皇明詔制二洪武年

奮恨是以特興問罪之師今雲南旣平諸夷服從故詔諭以更生之恩所有事宜條列于後於戲知天命者福臻昧天理者禍至信如四時速如影響播告諸夷想宜知悉

洪武 年 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嗚呼惟

皇上帝眷我生民自統一以來雖暫有雨暘愆期終未凶荒然朕豈不知江左之民減衣薄食助我興王供給浩繁安無貧窘特以洪武十五年夏秋稅糧除官田減半入官不爲常例民田稅糧盡行蠲免其浙江江西雖次第歸附爲首定中原人民爲我供給越大江入河淮抵北平而漕

皇明詔制二洪武年

河南其勞甚矣近年以來江東浙西江西及直隸府州官吏糧長不行優恤小民已行問罪亦以今年秋夏稅糧除官田減半入官不爲常例民田稅糧盡行蠲免所有山東河南民人淳實無巧以取愚無強以凌弱篤力於田畝且山東之民東供遼左北給北平惟山東民資皆至焉北供山西西入關中河南民資歲常助關內之民以供官斯二布政司糧今年秋夏亦行蠲免一蠲免稅糧處所 直隸 浙江 江西

河南 山東

一抄割田土今年稅糧照依官田減半入官
不爲常例

一糧長害民已行革去明年錢糧照依黃冊
里甲人等催辦毋得那移作弊違者斷沒
其家

一輸納稅糧已有定限催者毋得過期致罪
如違遷徙爲首者處重

一各處豪民上年以荒田地爲由科歛小民

聖明詔赦

洪武十五年

今後果有拋荒田土許令里甲指實陳告

丈量得實官爲除豁如有不行首告私下

拋荒之人陳告遷沒其家

一凡我良民各守禮法若衆以暴寡強以凌
弱巧以取愚許以騙良按治得實斷沒其
家遷徙遠方

一各處有田奸頑之家將田詭寄他人名下
詔書到日受寄之家由首告就將本田賞
與承爲已業當處有司即便給與執照

於戲爲民上而不爲民便豈有不罰者乎自今
以後任事官民毋蹈前非虐我良民故茲詔諭
咸使聞知

洪武十五年四月 日

聖明詔赦

洪武十五年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率諸英俊平羣雄安宇內卽位以來十有七年其間罪頑民清吏弊刑賞皆施未曾大赦自洪武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昧爽以前大赦天下除謀反大逆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蠱毒魘魅毒藥殺人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於戲赦過宥罪旣大布以殊恩遷善保安尚同躋於至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洪武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天道以有餘而補不足人不奉天故以不足奉有餘嗚呼罪盈自己惡怒人神天譴旣臨尚惡不已復造多非靈政害民如戶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閩部等刑部尚書王惠迪侍郎葛修閩部等兵部侍郎王志閩部等工部侍郎嚴志德閩部等禮部尚書趙瑁閩部等貪賊亂政罪已分明及其間賊下落尚惡不已爲此也

皇明詔敕一
洪武十八年

其殺身之計不將實計所在供招大半妄指平民爲實以致一時不能格彼奸心良善受害嗚呼朕爲民設官爲民造福旣不勝任而且罪盈法古天討以除民害因此愈加害民必欲除奸復生奸其擾害吾民實朕不才之所致今詔天下凡我良民譬朕不敏以居君位嗚呼書不云乎天位艱哉寢食不安以圖民康仰天俯察求治奸貪愈增如此人心爲之奈何然自詔之後凡擾吾民者大赦不赦所有事宜條陳于後

一詔書到日敢有非公文案坐名追取者在鄉
托以追賊爲由許諸人拿赴有司或赴京
來治以重罪

一雖有公文名不坐者恃以公文脇取民財
亦拿赴京師

一今後凡我良民毋得結交官吏引惹罪愆
設若不遵朕訓故違實犯家長極刑眷屬
遷發化外

一官民人等所有財物寄借須憑文約如無
聖明詔赦
洪武十八年

文約諸司不理理者抵罪

一天下諸司衙門毋得賄賂上司敢有賄賂
者其犯或彼或此若賄賂者犯必詢因何
爲而賄若受賄賂者犯必詢賄因甚而至
嗚呼不循朕訓犯之日稽有罪焉

一戶部郭桓兵部王志工部嚴志德刑部王
惠迪禮部趙瑁各恃所掌之要脇逼天下
諸司所以賄賂之資雲屯霧集

一十二布政毋得送贓六部等衙門若六部

有犯必稽贓自何來若言府府必言州州
必言縣今後窮贓必以此問凡好貪大小
聞此未贓來源日夜憂懼去邪歸正爲民
造福毋自招愆

一自此一犯且如郭桓五部等或盜倉庫錢
糧或侵欺諸課程接受諸司買求將此錢
鈔著十二布政司兵工刑戶禮五部官著
令朝覲布政司等官假以寄借爲由各帶
贓鈔銀兩每部帶去不下數十萬及其至

聖明詔赦
洪武十三年

司將錢鈔銀兩數布所屬諸司不問貧難
富戶指此爲由生事科歛異日加倍歸還
以此觀之民何生理

一福建道御史于敏北平道御史丁庭舉廣
東道御史吳貞各人爲見問出審刑司右
審刑吳庸等妄指平民已行凌遲示衆其
于敏丁庭舉吳貞所言諸人本欲妄指必
是追贓擾民好于怨謗朝廷今日識破機
會其實伏罪當初物在張今日却指在李

縱有實寄借者以一指十加倍者多所以

各相倣效一槩擾民

一今後行人受差敢有各處索要相送犯者處死與受者同所以不得已而禁設若不禁有司歛民與之所差之人既多民之生理有限供給既廣將何自奉所以嚴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洪武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皇明詔赦

洪武十八年

見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嗚呼天位艱哉然如是朕自卽位以來十有八年不遑暇食以措民生奈何內外之臣數用非常罪實在予一人以致上天垂戒災于萬姓所以水旱相仍今聞山東北平雨水愆期農艱栽植歲苗有虧詔書到日今歲秋糧盡行蠲免有司如命毋擾吾民所有事宜條列于後

一詔書所出爲水旱傷民人告所在以甦民

皇明詔赦

洪武十八年

行

力有司毋得乘此爲由巧取擾害吾民後

犯不赦

一連年以來所在去處災有輕重傷有多寡有司姦頑不報亦不沿坵查踏以致吾民傷者愈傷下情不能上達

一今後所在去處凡有水旱處災傷一切天災去處有司若不來聞本處災者宿連名赴京伸訴災由以惡優恤則朕罪有司於極刑

於戲上帝好生使宰民者爲民造福朕統天下
代天理物設諸有司分掌收民自詔之後體朕
至意樂吾民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洪武十八年七月 日

聖明詔敕

洪武十八年

一

天承運

皇帝詔曰昔元末播蕩海內受兵所在黔黎苦殃甚
矣如此一紀有奇朕命前征虜大將軍中山武
寧王開平忠武王及令公侯羣將等發兵諸道
所向兵偃民得粗安一天下曰大明今十有九
年然奸臣在位譟間臣民恩本施而弗及德將
布而阻行政乖理悖莫甚於此先王之道全未
做行失有問於高年欠撫恤於鰥寡孤獨舊歲
皇帝詔敕 洪武十九年 一

大誥行民從朕命至奸擾吾民者循治歛跡欽
差監生職任諸司想吾民樂生有其漸矣特命
有司存問於高年恤鰥寡孤獨者必得其所篤
摩殘疾者收入孤老處歲給所用使得終天年
所有合行事宜條列于後

一大誥頒行續編繼布山林隱逸巖穴之士
誠能知我出與同遊其造生民之福未審
悅乎

一所在有司精審耆民並無公私曾辱及不

皇明詔敕

一、弘治十九年

皇明詔敕

一、弘治十九年

三

三

係吏卒倡優年八十九十隣里稱善者備

其年甲行實具狀來聞貧無產業者八十

以上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

上歲加賜帛一疋絮一斤其田產僅足自

贍者所給酒肉絮帛如之富貴人戶京師

應天府鳳陽府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

九十以上賜爵鄉士天下民人八十以上

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皆與縣官

平禮並免雜泛差役冠帶服色另議頒行

正官歲一存問給賜之物本州縣委教篇

生員按月詣門禮送母得給與陳粟著爲

令

一所在鰥寡孤獨取勘明白果有田糧有司

未曾除去差發者詔書到日卽與除去設

若無可自養者官歲給米六石其孤兒有

田不能自爲記免差役有親戚者有司責

令親屬收養無親戚者隣里養之母得失

所其無田者有司一體給米六石隣里親

戚收養其孤兒名數分給有無田產以狀

來聞候出勿同民立戶

一篤廢殘疾不能自存未入養濟院者詔書

到日火速驗口收入孤老處依例開支使

得遂其殘生有司如命勿怠

一朕與民約以誠前者黃冊內民冒年者多

今禮高年而尚實德敢有以冒年之徒來

聞受禮尚亂吾政者或被知者告知其家

族誅曾被公私之辱匿而受禮尚者如之

一累年開疆懷兵息民有勞於軍功或矢石

傷殘於身體或因傷身亡兒女見存不能

生理立所在衛分送赴京來發回原籍收

籍爲民一應差發優免一十三年

一採集土軍因傷殘疾者優免軍役三年其

役占戶應當本身改爲貼戶因傷死者優

免軍役十年入爲民籍雜泛差役更免三

年

一軍官從將征討歿於陣所見女見存者各

其實跡以憑恤賞子孫襲父職未陞者陞

一等

一逃軍逃囚所在人民勸送出官免致有司作弊

一所在有司所掌事務本爲民便往往不行仁政於差替及一切詞訟賣富差貧刑名有理做無理無理作有理詔書到日今後有司官吏敢有如此者許群民或百或十數拏來赴京

皇明詔敕

洪武十九年

一官民吏胥人等除正名表字應令公私身

名於世敢有更名易諱及兩二名字者被人告發家財給賞告人誅其本身家遷化外

於戲禮壽尊賢報功酬勞恤孤賑泰古先哲王之大典令出恩霑必有司如命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洪武十九年六月二十日

皇帝敕諭有司衙門方今所用布政司府州縣按察

司官多係民間起取秀才人材孝廉各人授職到任之後略不以到任須知爲重公事不謀體統不行終日聽信小人浸潤謀取賊私酷害下民以此仁義之心淪沒殺身之計日生一旦繫獄臨刑神魂倉皇至於哀告懇切奈何虐民在先當此之際雖欲自新不可得矣如此者往往相繼而犯上累朝廷下辱鄉閭悲哀父母妻子孰曾有鑒其非而改過也哉所有責任條例條

皇明詔敕

洪武十三年

陳于後

一布政司治理親屬臨府歲月稽求所行事務察其勤惰辨其廉能綱舉到任須知內事目一一務必施行少有頑慢及貪汙坐視恬忍害民者驗其實跡奏聞提問設若用心提調催督宣布條章去惡安善倘耳目有所不及精神有所不至遺下貪官污吏及無籍頑民按察司方乃是清

一府臨州治亦體布政司施行耳目有所不

及精神有所不至遺下貪官汙吏及無籍頑民布政司方乃是清

一州臨縣治亦體府治施行耳目有所不及精神有所不至遺下貪官汙吏及無籍頑民本府方乃是清

一親縣臨里甲務要明播條章去惡安善不致長奸損良如此上下之分定民有所依巨細事務訴有所歸上不紊政於朝廷下不啣冤於滿地此其治也歟若耳目有所

皇明詔敕

洪武二十三年

卷七

三

不及精神有所不至遺下無籍頑惡之民本州方乃是清

一若布政司不能清府府不能清州州不能清縣縣不能清去惡安善遺下不公不法

按察司方乃是清

一按察司治理布政司府州縣務要盡除姦弊肅清一方耳目有所不及精神有所不至巡按御史方乃是清倘有通同貪官汙吏以致民冤事枉者一體糾治

一此令一出諸司置立文簿將行過事蹟逐

一開寫每季輪差吏典一名齎送本管上

司查考布政司考府府考州州考縣務從

實効毋得誑惑繁文因而生事科擾每歲

進課之時布政司將本司事蹟并府州縣

各實考過事蹟文簿赴京題考敢有坐視

不理有違責任者罪以重刑

洪武二十三年 月 日

皇明詔敕

洪武二十三年

卷八

下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荷累世

祖宗修仁積德有感於

皇天后土眷命朕躬亦命諸英勇者爲之助平禍亂

於諸雄授機之時朕自甲辰卽王位戊申卽帝

位尊居兩間兵偃民息今三十年矣邇者朝臣

其無忠義者李善長等陰與構禍事覺人各伏

誅今年藍賊爲亂謀泄擒拏族誅已萬五千人

皇明詔敕一

洪武二十六年

百九

三

矣餘未盡者已榜赦之猶慮奸頑無知尚生疑

惑日不自寧今特大誥天下除已犯已拏在官

者不赦外其已犯未拏及未犯者亦不分藍黨

胡黨一槩赦宥之嗚呼古之忠臣義士當時感

格人神歡動祖宗其亂臣賊子歷代爲患者不

但不能感格人神於當時亦累祖宗憂囚於地

下朕今大誥臣民自生疑惑者許以自新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

洪武二十六年九月初十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二十八歲渡江二十九歲入建鄴昔秣

馬勵兵與羣雄並驅旌旗甲杖一應供給皆出

我江東五郡之民以此平定天下禍亂海內寧

謐朕今老矣思民効勞無可撫勞今特以洪武

二十八年合納官民秋糧盡行蠲免少蘇前日

之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太平府 應天府 鎮江府 寧國府 廣德

皇明詔敕一

洪武二十八年

百十

五

府

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初六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定天下之初一應供給皆出太平寧國

應天廣德鎮江五府之民宇內康寧已有年矣

思民効勞無可撫勞今特以洪武二十九年秋

糧不分官民田地盡行蠲免均工夫役依期來

赴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洪武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皇明詔敕

洪武二十九年

百一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荷

皇天眷命賜有中土因土宇之廣人民之衆日思月

慮精神有限邇來科第一節托之儒臣有失打

點選後朕於冗務隙中將下第文詞過目知爾

文詞典雅所答中題一時誤落今後爾再選來

復爾科第

皇明詔制

洪武三十年

百二

洪武三十年三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荷

皇天眷命代元爲君統一寰宇主宰生民尊稱宇內
已三十年矣每念設官分職各有攸司邇年以
來各府州縣夏稅秋糧因官貪吏弊不能宜布
條章愈見民力艱苦今特敕戶曹行下諸司所
有積年稅糧拖欠未完者許折輕賚以免轉勞
之苦以悉人民欠輸之罪所有事宜條陳于後

三
明詔敕
一
洪武二十年

爾諸司如朕命勿怠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一布政司直隸府州縣自洪武二十八年以
前秋糧夏稅拖欠未納者許折輕賚隨地
方出產聽從民便

一鈔三貫五百文折米一石金每一兩折米
二十石銀每一兩折米四石絹每一疋折
米一石二斗綿布每一疋折米一石夏布
每一疋折米七斗淨綿花每一斤折米二

洪武三十年十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受

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安生民於市
野謹撫馭以應天今三十一年矣憂危積心日
勤不息專志有益於生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
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年已七十有一
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
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

三
明詔制
一
洪武二十年

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
心輔佐以福吾民凡喪葬之儀一如漢文無異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孝陵山川已因其故無
有所改

一天下臣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嫁娶飲
酒食肉皆無禁
一無發民哭臨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脯臨
各十五舉聲禮畢非旦脯臨時毋得擅哭
一當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絰帶無過三寸無

布車兵器

一諸王各於本國哭不必赴京中外管軍戍守官員毋得擅離信地許遣人至

一王國所在文武衙門官吏軍士今後一聽朝廷節制護衛官軍王自處分

一諸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故茲告示想宜知悉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一日

三月

洪武三十一年

五月

皇明詔制卷二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昔我

皇父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汛掃區宇東抵虞淵西

踰崑崙南跨南交北際湖海仁風義聲震盪六

合腦輿關昧咸際光明三十年間九有寧謐宴

駕之日萬方嗟悼煌煌功業慨于湯武德澤廣

布至仁彌流姪允攸以幼冲之資嗣守大業秉

皇明詔敕

洪武二十五年

庚子

心不孝更改憲章戕害諸王放黜師保崇信奸

回大興土木天變于上而不畏地震于下而不

懼災延承天而文其過煌煌飛蔽天而不脩德益

乃委政宦官淫佚無度禍機四發將及于朕朕

惟

高皇帝嫡子祖有明訓朝無政臣内有奸惡王得與

兵討之朕遵奉條章舉兵以清君側之惡蓋出

於不得已也使朕兵不舉天下亦將有聲罪而

攻之者允攸曾不反躬自責肆行旅拒荷蒙

天地

宗社之靈戰勝攻克擣之于垣上殲之于白溝破之

于滄州殲之于藁城鑿之于夾河鞠之于靈璧

六戰已不國矣朕於是駐師畿甸索其奸回庶

希周公輔成之誼而乃不究朕懷闔官自焚以

自絕于

宗社天地所不庇鬼神所不容事不可已朕乃整師

入京秋毫無犯諸王大臣謂朕

太祖之嫡應天順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

皇明詔敕

洪武二十五年

庚子

無王上章勸進朕拒之再三爰乃俯徇輿情已

於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大禮既成所有合行

庶政並宜兼舉

一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其改明年

爲永樂元年

一建文以來

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復舊制刑名一依大明律科

斷

一奉天征討將士數年以來從朕征討披堅

執銳櫛風沐雨忠義奮發屢戰屢勝翊輔成功勤勞多矣簡在厥心宜速諭功陞賞用酬前勞

一自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昧爽以前官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大逆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殺故殺人盡毒魔魅毒藥殺人及見提奸惡不數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數前事相言告

皇明詔赦

洪武三十五年

者以其罪罪之

一自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以後周齊湘代岷五府被誣陷時文武官員軍民人等連累致罪者官復原職已故者文官優免其家差役武官子孫承襲民充軍者復還原籍爲民軍發邊遠者仍還原衛爲奴者卽放寧家入官田產照數給還

一遷年爲事買馬煎鹽當站及充遞運所水夫阜隸膳夫人數一體赦免各放寧家

一建文年間上書陳言有干犯之詞者悉皆勿論所出一應榜文條例盡行除毀

一山林隱逸懷材抱德之士有司詢訪以禮敦請赴京量才擢用其有志尚閑逸不願出仕者具名奏聞

一鰥寡孤獨有司依例存恤毋令失所民年七十之上及篤廢殘疾者許令一丁侍養有飢寒不能自存者官爲賑濟

一山東北平河南府州縣人民有被兵不能

皇明詔赦

洪武三十五年

種田者並免三年差稅不曾被兵者與直隸鳳陽淮安徐州滁州揚州今年秋夏稅糧盡行蠲免其餘直隸府州山西陝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廣兩廣四川雲南蠲免一半其有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以前拖欠一應錢糧鹽課段疋木植蘆柴等項及軍民所養馬疋牛羊等項倒死并欠孳生者並免追陪其弓兵砍辦蘆柴者仍優免二年

一河南山東北平淮南北流移人戶各還原

籍復業合用種子牛具官爲給付

一北方學校仍依舊制開設毋致廢弛

一建文除授并陞調文武官員仍依見職不

動軍官有陞職事者止終本身子孫仍襲

原職

一各處新收壯士勇士盡數放還爲民各安

生業所設衛分并軍民指揮司盡行革去

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有係民間并舍人

三
明詔兼

洪武二十五年

三

選用者亦各罷官放還

一諸色人匠除輪當正班外其餘一應搬工

人匠俱各放還依次輪班

一各處見造軍器軍裝船隻一切不急之務

盡皆停罷今後有司非奉上司明文毋得

一毫擅自科擾於民

一自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以前軍官

爲事充軍及罷閑者赦免軍役復其原職

亡故者子孫承襲總小旗軍役充軍者各

還原役

一北平衛分官旗人等有因公差或被拘執
不得已赴京者皆免其罪

一各處守城官軍有係別衛調到并征進漫

散軍士見在他處者各還原衛所本處官

司不許留難阻當其奉差守城文武官員

及內官人等詔書到日俱各回京

一凡軍民人等男女人口有被官軍拘擄者

官爲贖還

四
明詔兼

洪武二十五年

四

一遞年逃軍并征進漫散軍士藏躲山林者

詔書到日爲始限一月之內赴官首告免

罪所在官司發回原衛所着役

一拋荒田土除有人佃種納糧外其無人佃

種荒田所司取勘明白開除稅糧免致拋

荒損民

一所在城市鄉村凡在骸骨有司卽爲收斂

埋瘞毋致暴露

一天下各都司衛所官軍皆

太祖皇帝恩養者奸臣迫脇調遣拒戰衛冒矢石情

有可憫見存者俱還原衛所其有陣亡喪

故失陷病故者官則襲其子孫旗軍每戶

賞鈔五錠戶無壯丁補役遺下寡婦母女

所司善爲存撫願依親還鄉聽從其便有

幼男者給糧紀錄出幼補役

一沿海軍民人等近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

交通外國今後不許所司一遵洪武事例

禁治

洪武三十五年

於戲文帝入漢尚養恭儉之風武王紹周願廣

至仁之化布告天下其體朕懷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昔元末兵興豪傑競起割據土地糜爛生

民

天命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東征西討掃除禍亂華

夷一統身致太平垂四十年

父皇賓天建文嗣位頑狠昏昧專任姦回內作色荒

改更成憲殘害宗親將及朕躬朕不得已起兵

皇明詔制

洪武三十五年

自救身親戰陣已經四載賴

天地

祖宗之靈遂平內難爾諸奉天征討將士卧雪眠霜

櫛風沐雨百戰百勝萬死一生報

太祖之深恩弘濟艱難宜力甚多輔成大功仰稽

太祖皇帝開國功臣賞賜等第參酌得宜論功高下

定爾爵賞朕不敢私在爾諸將亦自知之今封

爾

都督僉事丘福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洪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世承襲

都督僉事朱能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左軍都督府左都督成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世承襲

都督僉事張武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同

皇明詔制

二 洪武三十五年

知成陽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世承襲

都督僉事陳圭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後軍都督府都督同

知泰寧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世承襲

襲

都督僉事鄭亨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左都督

武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世承襲

都督僉事孟善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右軍都督府都督同

知保定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世承襲

襲

都督僉事火眞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僉

事同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世承襲

襲

右都督顧成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

皇明詔制

二 洪武三十五年

進榮祿大夫柱國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鎮

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世承襲

都督僉事王忠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右軍都督府都督同

知靖安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

都指揮使王聰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僉

事武城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世承襲

襲

都督僉事徐忠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前軍都督府左都督

永康侯食祿一千一百石子孫世世承襲

都督僉事張信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隆平侯食祿一千石

子孫世襲隆平伯

都督僉事李遠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同

知安平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安平伯

皇明詔制 二 洪武三十五年

都督僉事郭亮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左軍都督府都督同

知成安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成

安伯

都督僉事房寬爲恩恩侯食祿八百石子孫

世襲指揮使

都指揮使徐祥爲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

世世承襲

都督僉事徐理爲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武康伯食祿一千石子孫

世世承襲

都指揮同知李濟爲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襄城伯食祿一千石子

孫世世承襲

都督指揮同知張輔爲奉天朔衛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信安伯食祿一千石

子孫世世承襲

皇明詔制 二 洪武三十五年

都督僉事唐雲爲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新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

世襲指揮使

都指揮同知譚淵男譚忠爲奉天朔衛宣力

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新寧伯食祿一

千石子孫世世承襲

都指揮孫巖爲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應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

世承襲

指揮使房勝爲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富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

襲指揮使

都指揮使趙昇爲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忻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

世世承襲

都督僉事陳旭爲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雲陽伯食祿一千石子孫

世世承襲

皇明詔制

洪武三十五年

都指揮同知張玉追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

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榮國公諡忠

顯

都指揮譚淵追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崇安伯諡壯節

都指揮僉事劉才爲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廣恩伯食祿九百石子

孫世襲指揮同知

其曹國公李景隆等忠孝於

太祖扶持

社稷默相事機其功甚大今特加封

曹國公李景隆爲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

增祿一千石通前四千石子孫世世承襲

尚書茹瑺爲奉天翊運守正文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

食祿一千石

都督同知王佐爲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

皇明詔制

洪武三十五年

十四

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順

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都督僉事陳瑄爲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平

江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其谷王護衛指揮僉事張興儀衛正張成等

忠於

太祖受王成算佐成奇功今陞

指揮僉事張興爲驍騎將軍都督僉事

儀衛正張成爲驍騎將軍都指揮使

其餘將士人等論功高下皆在陞賞

其駙馬都尉王寧孝於

太祖忠於國家正直無私不附權勢遂遭誣陷幾致

損身達孝推恩允宜褒顯今以

王寧爲奉天輔遠推誠效義武臣特進光祿

大夫柱國駙馬都尉永春侯食祿一千石

子孫世世承襲

於戲人君之職惟在奉

皇明訓制

洪武三十五年

十五

天爵賞之頒豈容私意今以天下之財賞天下之功

民之資力有限名爵之賞無窮故茲資與亦不

以多少爲輕重或朕知有未盡未滿耐心對朕

自陳若退有後言者於犯法甚不可也但恐爾

等不立功爾今後果能立功至再至三不吝爵

賞朕之此言通乎

天地布告爾衆咸使聞知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初四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荷

天地神靈

祖宗庇祐繼承大統華夏肅清稽于古典虞夏殷周

之盛亦資內助以致雍熙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肇脩人紀悖典肅禮臻茲治平薄

海內外室家相慶功德兼隆與天同運亦惟

皇妣孝慈高皇后效法承天肅雍顯相德配聖人化

皇明訓教

洪武三十五年

十六

家爲國朕奉藩于燕垂二十年正妃徐氏開國

元勳中山武寧王徐達之女佐朕

皇考咸有一德格于

皇天天惟申命用休君臣篤慶榮裕始終毓茲貞淑

嬪于肇封家政輯寧朕恭行天討無內顧之憂

厚德嘉禎壹儀懿範同朕恭勤保茲天命君臨

爾萬姓之上是用於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十

三日命使奉金冊金寶立徐氏爲皇后正位中

宮恭承

宗廟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皇明詔敕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仁義之推施由親始帝王之治睦族爲先

歷觀往古克洽太平未有不由茲道也昔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命奄有萬方隆厚親親及

於異姓寰宇同風誠惇孝友乃遵古道封建諸

王藩屏帝室與國咸休允攸無道不孝不君不

耻不仁不畏不義滅絕天理敗壞人倫恣其狂

悞悖祖滅親卽位三年骨肉幾盡周王奉藩守

皇明詔敕

永樂元年

法循理匡輔朝廷初無罪愆忠不見信以賢見

疑偏聽讒言忽興師旅籍其資財空其官室害

其官屬周王莫知其由自來京師欲伸枉屈略

不加察卽竄之蠻夷萬里瘴癘之鄉流離道路

父子殊方幽囚苦困穴牆通食體無完衣窮窘

危辱瀕於死亡誣構湘王令其閹官自焚加以

惡謚執齊王於京邸囚代王於大同囚岷王於

雲南日夜所思惟殘賊骨肉之計不盡不鑒乃

以懿文太子薨逝之時

皇考欲立朕爲嗣尤所猜忌無樂可聞聽信奸臣縱

兵害朕朕不得已舉兵自救荷

天地神明

祖宗保佑

皇考之靈兵至畿甸索其奸回允攸自知慙負

天地無顏相見自焚而死諸王臣民尊朕爲皇帝重

念骨肉之親良深存歿之感是用復封周王於

河南齊王於青州湘王賜諡曰獻治其墳廟代

王岷王皆脫拘囚還其封爵秦愍王之子尚焄

皇明詔敕

永樂元年

十九

封爲興平王尚烜爲永壽王尚斡爲安定王晉

恭王之子濟熿爲平陽王濟煥爲廣昌王周王

長子有燉復爲周世子次子有勳封爲汝南王

有烜爲順陽王有燾爲祥符王有煒爲新安王

有光爲永寧王有燭爲汝陽王有煥爲鎮平王

有煥爲宜陽王齊王之子賢挺爲樂安王賢煥

爲長山王賢寔爲平陽王於歲天有顯道厥類

惟彰善惡之應捷於影響

皇考重分封之意允攸絕骨肉之恩不孝違

天天命殛之今朕奉

天復遵舊制藩屏宗親期百世本支之咸山河常殫

資萬

年盤石之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永樂元年正月十三日

皇明詔敕

永樂元年

二十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建儲貳固所以定國本茂德器斯可
以繫人心蓋究知前人創立之難乃克勝後世
繼承之重昔

皇考太祖高皇帝勞神焦思混一寰宇武功文德誕
開太平至於允攸大逆不孝幾墜邦家尚賴

皇考聖神天眷無間顯相遐祚垂福朕躬克清內難
繼承大統載安

皇明詔赦二八 永樂元年

宗社以至神人方惟負荷之難永切憂勤之意惟弟

周王致孝

皇考盡忠國家慮遠以思深屢摠誠而致告謂朕長
子未正東官宜預立以固皇基當早建以安天
下蓋上則思肇造之甚艱下欲明繼序之永定
誠社稷之大計乃骨肉之至情言之再三意愈
勤懇但長子學問未廣德業未充必有以厭衆
心乃可以至神器俟詢承正人簡登賢俊庶幾
輔導有成正名未晚所請不允

永樂元年四月初四日

皇明詔赦二八 永樂元年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帝王盛德皆因實以著名達孝尊親必揚名而顯實此放勳重華所以贊堯舜而宜哲於皇所以頌文武也洪惟朕

皇考皇帝聰明神武俊德格天至誠膺合於乾剛光大寔侔於坤厚固天縱之至聖膺曆數之在躬當元運之訖祿四海紛紜強暴相凌生民塗炭憫整溺之莫拯奮一劍以龍興曾無寸土一民

皇明詔敕

二
小樂元年

三

之階自有英雄萬國之會汛掃塵氛莫安寰宇不數載而成帝業乃一舉而治太平制禮作樂典章煥乎重新用夏變夷人文蔚其宣期東西際日月之出沒南北極寒暑之幽遐咸蒙覆幬均被沾濡四十餘年德教洋溢淳風熙皞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

皇考皇帝者也

皇妣孝慈皇后齊莊懿淑恭儉仁孝誕符景運作配至尊弘濟艱難化家爲國盡其誠敬之心以奉

神靈之統輔成內治表著母儀極天下之富貴曾何加于其身躬蠶桑以爲常服澣濯不爲異有樛木逮下之德致姒斯多男之祥雖鳩汭嬪虞塗山啓夏履娥聲殷摯任與周蹟同開創實莫與京自后妃未有盛於

皇妣孝慈皇后者也仰惟

二聖之鴻休允合兩儀之大德日月于邁深切孝思念名號未稱乎功德典禮必在於追崇考諸經史之文尤重尊親之誡迺者下詔廷臣上定尊

皇明詔敕

二
小樂元年

三

謚衆心戴慕興議僉同

皇考尊謚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廟號

太祖

皇妣尊謚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告

于

天地

宗社以六月十一日恭上册寶於戲顯號鴻名永協臣民之公論配

天享祀用伸人子之至情光華宇宙垂裕萬年布告

天下咸使聞知

永樂元年六月十二日

皇明詔敕

永樂元年

壬午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立太子以尊

宗廟重社稷樹王國以廣藩輔隆本支非一家之私
爲天下之公夏商周漢唐宋之盛用此道也朕
皇考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
帝

皇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聖靈陟

降敷佑朕躬君臨大寶夙夜靡寧思惟賢德傳

皇明詔敕

永樂二年

壬午

敘維成繼續神明之統紀益爲

皇考妣之光華監官簡俾延歷於茲周王以宗室之

長屢表請立太子封建諸王宗室羣臣百姓合

辭累表謂朕長子足以嗣承

宗廟諸子皆足以夾輔邦家朕惟天下之通義詢衆

志之僉同乃於永樂二年四月初四日立長子

高熾爲皇太子授冊寶正位東宮第二子高煦

爲漢王第三子高燾爲趙王尚念宗親溥施恩

禮封楚王第五子孟煒爲崇陽王第六子孟燾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聞帝王之道立愛惟親爲子不祇不及於父朕

星考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皇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咸有一

德克享天心創業垂統傳之萬世朕長兄懿文

皇太子降年弗永胤子允炆幼冲嗣立昏愚自

暴顛覆舊章崇信奸回戕害骨肉舉兵攻朕必

欲咸刈俾無噍類天下蕩然社稷幾墜朕惟

祖宗積德之勤

父皇母后創業艱難不得已而應兵賴

天地之祐內難肅清允炆罪惡貫盈閭官赴火諸王

臣民同辭勸進朕以

宗社爲重勉徇輿情君臨大寶長兄諸子允炆允熈

允熒仍錫王封不意允炆允熈弗知省躬自生

疑懟朕以長兄至情不忍譴責免爲庶人以保

爲通山王第七子孟燦爲通城王第八子孟昭

爲景陵王第九子孟耀爲岳陽王蜀王第二子

悅燿爲華陽王第三子悅燾爲宗寧王第四子

悅忻爲崇慶王第五子悅欽爲保寧王代王長

子遜端爲代世子第二子遜岷爲廣靈王遼王

第二子貴煥爲長陽王第三子貴燿爲遠安王

第四子貴煥爲興山王第五子貴煥爲巴東王

第六子貴純爲潛江王第七子貴燦爲宜都王

第八子貴煥爲松滋王寧王長子盤斌爲寧王

世子岷王長子徽煥爲岷王世子第二子徽燦

爲鎮南王谷王長子賦灼爲世子第二子賦煥

爲醴陽王韓王長子冲斌爲韓世子第二子冲

琳爲襄陵王第三子冲煥爲臨汾王秦王長子

志均爲秦世子晉王長子美圭爲晉世子於戲

治法前王統承列聖內外相維保

宗社萬年之福華夷同樂亘古今全盛之基布告天

下咸使聞知

永樂二年四月初四日

全之朕痛切於懷常存念慮長兄未有承祀其
第四子允熾生有十三年矣器資端重改封阮
寧王世守懿文皇太子之祀於戲協和之道睦
族爲先悼敘之仁繼祀爲大展於同氣之情庶
盡親親之義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永樂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聖明詔赦

永樂三年

三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

聖帝明王之於天下體

天地之心順萬物之宜以爲治朕荷

天命承

皇考鴻基卽位以永夙夜兢惕父母斯民之道惟恐

不至刑措之風未臻其效比見有化法者心甚

憐之故屢勅法司以人命至重議獄審覆務先

聖明詔赦

永樂四年

三

寬大不事苛細毋使冤抑尚慮有司奉行不謹

致令良善懼于憲條雖欲改過其道無由今大

赦天下咸與惟新自永樂四年十二月初六日

昧爽以前除謀反大逆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

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疊毒斃魅毒藥殺人

強盜不宥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

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

者以其罪罪之於戲發政施仁用廣好生之德

改過遷善永同熙皞之風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一文武官吏軍民人等爲事充軍種田養馬養羊買船遞送擺站爲民炒鐵煎鹽充當膳夫軍伴軍匠及遷徙安置爲民并歷刑充吏及軍人爲事調發別衛充軍等項已到配所在途過程限者不動餘皆釋放若有比先已到配所後又遇赦者仍發原配所

一在禁釋放軍官并總小旗將軍力士人等各復職役照舊支與俸糧官律該死罪者

皇明詔敕

二〇〇 永樂四年

三十一

與半俸

一見在各處立功拏賊軍官旗士人等若律

該死罪應赦者各復職役官支與半俸旗

士人等支與原糧其犯徒遷徙笞杖并議

罪及照榜例者各復職役照舊開支俸糧

俱就本處備禦有故爲事官旗名頭勾軍

者亦復職役支與家小俸糧仍令勾軍完

日回衛致仕官舍人餘丁疎放

一釋放文職官并監生吏典人等律該死罪

應赦者官做爲事官月與米一石聽差監生吏與人等并照榜例及犯徒流以下罪與未議罪名者各復職役照舊支與俸糧已降者不動

一見在各處做辦事官爲事官辦事人名頭文職官員人等各復原職役仍照在彼辦事照辦事人例支與俸糧

一官吏軍民人等爲事起發戶部納米贖罪內有已納未完及全未納者釋放糧米免

皇明詔敕

二〇〇 永樂四年

三十一

追

一各色人匠犯罪在京准工及常川做工者

依舊輪班

一贓物係侵盜官物并遺失拖欠者追正贓

其餘贓私及追陪者免追

永樂四年十二月初六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祇奉

皇圖恪遵成憲弘敷至化期四海之康樂永保太和

俾萬物之咸遂夙夜兢業弗敢怠荒仰惟

皇考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懷柔遠人安南國陳日

椿慕義嚮風率先職貢嘉其勤惓頒賜鴻恩封

爲安南王長有其土子孫世襲與國同休比者

其賊臣黎季犛子黎蒼久蓄虎狼之心竟爲忤

皇明詔敕二

永樂五年

三

皇

瑩之舉殺其國王狀及閩宗覃被陪臣重罹其

慘培尅殺戮毒痛生民鷄犬弗寧怨聲載路狐

疑狙狡視黠狠貪詭易姓名爲胡一元子爲胡

奎隱蔽其實矯稱陳甥詐言陳氏絕嗣請求紹

襲王封朕念國人無所統屬不逆其詐聽其所

云倖成奸譎之謀輒肆跳梁之志全無忌憚靡

惡不爲自以爲聖優於三皇德高於五帝以文

武爲不足法下周孔爲不足師毀孟子爲盜儒

謗程朱爲剽竊欺聖欺天無倫無禮借國號曰

大虞竊紀年曰紹聖稱爲兩宮皇帝冒用朝廷

禮儀非惟恣橫於偏方實欲抗衡於中國倖奉

正朔受頒曆而棄之招納逋逃聞追索而隱匿

朝貢之禮不行兇暴之情益肆涵淹卵育薦有

圖大之心蜂蜩谷蟻益肆侵陵之勢覬覦南治

窺伺廣西據思明府之數州侵寧遠州之七寨

劫朝廷之命吏供彼家之歲金虜其子女以備

兇鉗毆其人民以蹈湯火欺占城之犀立伐其

國遭喪奪其土疆要其貢賦逼受僞印冠服令

皇明詔敕二

永樂五年

三

皇

其從已背朝屢被殘殃數來告急朕矜其愚昧

未終絕之特遣使臣曉以禍福啓其自新之路

開其遷善之門諄切再三俾其改悟益頑狠愎

怙惡弗悛未幾安南王孫奔竄來京訴陳其事

黎賊一聞謬來効款求釋誣罔之罪迎立陳氏

之孫示彼至公會何芥蒂卽遣送歸國黎賊乃

伏兵要殺於途并殺朝使朕遣人賜占城禮物

又殺使臣而奪之朝臣請加兵征討謂昔苗民

逆命禹有徂征之師葛伯仇餉湯有撲蘇之旅

皇明詔敕

永樂五年

三五

矧茲兇豎積惡如山四海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此而可紆孰懲其戒朕以五兵戢繫之日正萬國義安之時獨茲叛夷妄罹天憲蛇虺之毒無厭生靈之害曷已與言及此盡然傷懷志在吊民豈忍窮武寔不得已告于神祇事與問罪之師爰舉九伐之典用除殘暴以解倒懸撲兇發於方張與陳氏於既絕乃命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等率偏師帶甲八十萬以討之特勅將士其臨陣來敵者殺無赦其來降者悉宥之

師渡富良江賊率衆號七百萬來拒戰尚逞怒蛙之勇以嬰霆擊之威兵刃纔交勢即披靡我師躡之如摧枯拉朽斬首數百萬級直擣東都遂平西都四郊無結草之固前徒有倒戈之師黎賊孽黨即時殄滅其有投兵乞命者即釋不誅所至秋毫無犯市不易肆人民按堵邇求陳氏子孫立之其國官吏耆老人等累稱爲黎賊滅盡無可繼承陳請安南本古交州爲中國郡縣淪汙夷習及茲有年今年幸遇汛掃機剋

皇明詔敕

永樂五年

三六

曠蕪穢復古郡縣與民更新庶再覩華夏之淳風復見禮樂之盛治俯仰與情從其所請置交趾都指揮使司交趾承宣布政使司按察司及軍民衙門設官分理廓清海徼之妖氛變革遐邦之陋俗於戲威武載揚豈余心之所欲元惡既殛實有衆之同情廣施一視之仁永樂太平之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永樂五年三月初一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祇承

天命統紹鴻基安民之心不忘夙夕思昔奸臣謀危

宗社毒害親親奉藩于燕橫遭譏間禍機四發興兵

圍逼危迫朕躬實不得已用兵自赦誅討奸回

以平內難當時朕帥將士南征躬擐甲胄卧雪

眠霜間關行陣衝冒鋒鏑乘危轉逆萬死一生

諸將士與朕同甘苦勤勞尤甚時皇太子居守

皇明詔赦二

永樂六年

三

北京賴軍民竭忠効力不避艱難供給軍需饋

運糧餉馳驅負輓晝夜不寧攻守戰鬪被堅執

銳冒犯矢石父母妻子不保朝夕甚爲勞苦使

朕無北顧之憂遂誅奸回定平禍亂莫安

宗社朕自卽位以來念爾將士人民飲食夢寐時刻

不忘其間民有効順始終不變者已膏全免稅

糧以酬其勞比年之間北京所屬郡縣數被水

患歲穀不登民多缺食流移他所朕甚憫焉其

北京永樂四年五年所有該納稅糧馬草折收

米豆戶口食鹽價米諸色課程週未納者盡行

蠲免其諸色課程仍自永樂六年爲始除見收

在官外免徵三年門攤課程三年免徵後革去

增加之數只依舊額供辦於戲同濟艱難久念

勤勞之績憫茲窮乏單敷寬恤之恩庶俾康寧

少伸朕意故茲詔諭咸使聞知

永樂六年二月十八日

皇明詔赦二

永樂六年

三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成周於洛肇啓二都有虞勤民九重巡省朕君臨天下祇率典彝統御之初已陞順天府爲北京今四海清寧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惟時將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朕所經過去處親王止離王城一程迎接軍民衙門官吏人等於境內朝見非經過去處毋得出境道路一切飲食供給之費皆已有備不煩

聖明詔敕

永樂六年

二

五

於民諸司毋得有所進獻科擾勞衆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永樂六年八月十一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受

天命承

太祖高皇帝洪基統馭萬方撫輯庶類四夷僻遠靡不從化獨北虜殘孽處于荒裔肆騁兇暴屢遣使臣開諭輒拘留殺戮乃者其人犯邊邊將獲之再遣使護送復見拘殺恩既過背德豈可懷況豺狼野心貪悍猾賊虐噬其衆引領徯蘇稽

聖明詔敕

永樂八年

四

五

於天道則其運已絕驗於人事則彼衆皆離朕今親率六軍往征之大振武威用彰天討且朕必勝之道有五以大擊小以順取逆以治攻亂以逸代勞以悅吊怨鮮不殄絕蕩除有罪掃清沙漠撫綏顛連則疆場又安人民無轉輸之苦將士無飢寒戰鬪之虞可以解甲高枕一勞久逸督費永寧也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永樂八年二月初四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自元祚旣終四海鼎沸

天命我

太祖高皇帝統一華夏普天率土靡不臣妾惟胡寇

造孽奔竄沙漠詭竄偷生殺戮易置有如反掌

朕承大統撫治寰區志在安民惟懷不及盡心

殫慮以求其寧凡居覆燠之中舉納甄陶之內

獨此殘胡騁兇梗化屢使撫循輒見拘殺往者

皇明詔教二

永樂八年

四十一

三

邊將擒其部屬念其各有父母妻子盡釋還鄉

遣使送之彼假性不移復殺信使積愆虐益

肆寇攘怨怒神人實天所殛過虐之旅以慰後

蘇遂親率六軍往征之用拯顛連綏寧降附五

月十三日師至幹難河遇胡寇本雅失理來戰

卽摧敗之追奔逐北電掃霆驅本雅失理奔命

不暇以七騎奔遁獲馬駝牛羊生口無算其餘

款附者相繼而至遂撫安之給其羊馬糧廩令

各安生業數百種之拊芽一旦蕩除千萬里之

腥羶由茲洒滌乃封于山川振旅班師於戲包

舉無外弘施一視之仁撫輯有方永樂萬年之

治布告中外咸使聞之

永樂八年五月二十日

皇明詔教二

永樂八年

四十二

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祇膺

天命統馭萬方卽位以來軫念黎庶夙夜惓切奈惟

陝西接境邊塞供給轉運民用勤勞矧自今年

夏秋以來疫癘相仍民滋困悴未臻蘇息朕甚

憫焉其陝西所屬府州縣永樂八年以前拖欠

稅糧並與蠲免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皇明詔敕二

永樂九年

四

三

永樂九年十一月初一日

皇帝勅諭天下文武大小官員人等以今二月巡狩

北京命皇太子監國經過去處親王止驂城一

程迎接軍民衙門官吏人等於境內朝見非經

過去處毋得出境道路一切飲食供給之費皆

已有備不煩於民諸司毋得有所進獻科擾勞

民故諭

永樂十一年正月初二日

皇明詔諭二

永樂十一年

四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祇奉

天命撫馭華夷惟欲乂安咸得其所凡刺點虜僻處
窮荒與其醜類歲在讐殺敗亡喪沒存者無幾
朕卽位之初撫摩存恤授以封爵數年以來憑
仗朝廷始得休息烏合爲羣卽復驕恣辜德負
恩背違信義擅自弑立執殺使臣侵擾邊境天
禾封復貪欲無厭覬覦自大朕不得已躬率六

聖明詔敕二

永樂十三年

三

四

聖明詔敕二

永樂十二年

四

警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永樂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軍以討之師至撒里怯兒之地賊兵來迎戰一
鼓而敗之追至土刺河賊首峇里巴馬哈木太
平把禿孛羅不度智能掃境而來兵刃纔交如
摧枯振朽追奔逐北獸獮禽戮殺其名王以下
數千人斬馘無算餘虜宵遁遂班師而還歸至
飲馬河和寧王阿魯台遣其酋長率眾詣軍門
來朝推誠待納以安反側勞徠撫輯令回部落
於戲奉行天罰掃腥羶於絕塞綏寧附順覃恩
澤於遠人俾中國靡轉輸之勞邊場無烽埃之

皇帝勅論文武羣臣欽天監奏老人星見於丙位其
色黃赤而大光明潤澤應人主壽昌天下治平
朕仰荷

太祖高皇帝膺受

天命掃除羣雄平定禍亂創業垂統立綱陳紀制禮

作樂安天下生民於衽席之上積德累仁茂延

嘉慶致此太平是以

上天垂象屢顯鴻應兆天下臣民同臻仁壽之域揆

朕才德涼薄曷以臻茲朕惟

皇明詔論二

永樂十四年

四七

壬午

天垂嘉徵能戒則有慶否則雖休不休凡爲臣民誠

能謹飭遵守

太祖高皇帝成憲爲子者盡孝爲臣者盡忠奉公守

法安分守已則永膺福佑共享太平若不能遵

守法度恣肆非爲不忠不孝則

天災人禍立至爾文武臣僚各盡乃心以輔朕之不

逮國家有萬年之安爾等子子孫孫同享萬年

之福今壽星之應其勿賀故諭

永樂十四年九月初一日

皇帝勅論文武羣臣卿等以壽星見於南郊謂朕德
所致請上表稱賀朕揆才德涼薄負荷弗堪何
足以當之然朕之所願者時和歲豐天下老少
俱得其所賢人在位讒慝不作百工舉任其事
無有廢弛使政平訟理國家清明者此爲瑞也
夫

天命靡常惟親有德否則不足以膺

天眷今壽星見其勿賀卿等但勉修厥職一德一心

以輔朕之不逮庶幾上答

皇明詔論二

永樂十五年

四八

天休以享福祿尚慎之哉

永樂十五年八月十七日

皇帝勅論文武羣臣卿等以壽星見于丙位應人主

壽昌天下治平請上表稱賀朕惟

上天垂象以親有德朕揆才德涼薄夙夜兢惕恐負

荷不堪今壽星見正當修德以答

天休其勿賀卿等但相與勉修朕職以輔朕不逮庶

稱朕奉

天勤民之意故諭

永樂十六年八月十三日

皇明詔諭

永樂十六年

聖旨

三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開基創業與王之本爲先繼體守成經國

之宜尤重昔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君王華夷創立江左以

肇邦基肆朕繼承大統恢弘鴻業惟懷永圖眷

茲北京實爲都會地勢雄偉山川鞏固四方萬

國道理適均惟天意之所屬實卜筮之攸同乃

做古制徇輿情立南京置

皇明詔敕

永樂十八年

聖旨

六

郊社

宗廟創建宮室上以紹

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以開子孫萬世之弘規

且於巡狩駐守實有便焉爰自營建以來天下

軍民樂於越事天人協贊景貺駢臻今工已告

成選以永樂十九年正月朔日御奉天殿朝百

官誕新治理用致雍熙於戲

天地清寧衍

宗社萬年之福華夷綏靖隆古今全盛之基故茲詔

皇帝勅諭文武羣臣

朕聞爲君難爲臣不易創業難守成不易剛柔寬猛適其中禮樂刑政有其序唐虞三代至漢唐宋率由斯道是故舜清問下民報虐以威誅四凶聖謨說明五刑然後無爲恭己南面神禹承之無間可議夏桀之亂民從其暴成湯之興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肇修人紀用革僭淫既奠四方子孫承之惟監成憲殷紂之亂商俗靡靡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遷殷頑民滅國五十繼相成

聖明詔諭

永樂十八年

聖

聖

示威使聞知

永樂十八年十一月初四

聖明詔諭

永樂十八年

聖

聖

而用刑之情恕咸平以後刪其繁刑益務寬仁
子孫承之令弘光大恭儉純誠未嘗殺一不辜
天下歸仁化成俗美此歷世守成創業之事剛
柔寬猛之中禮樂刑政之序莫不皆然蓋敦禮
樂用寬柔譬之膏藥以養生用剛嚴任刑罰譬
之藥石以伐病膏藥伐病祇益其病藥石養生
必至傷生時措之宜不可紊也朕

皇考太祖皇帝天錫大聖之資以當非常之變奮自
布衣撥亂反正力舉一世而甄陶之比之三代

皇明詔諭二

永樂 年

五

五

漢唐宋創業之時又有大相遠者蓋中華禮樂
之區悉爲左衽之俗沉湎百年洗滌不易陵夷
已甚振舉尤難風俗之染汚非但若禁之愆淫
也姦雄之睥睨反側非但若紂之頑民也服古
人之所未易服齊古人之所不能齊兢兢業業
勞心焦思求賢如不及從諫如轉丸晝夜圖惟
經權應變不得已而用刑特權時之宜耳及其
立爲典常先議定律損益更改十年乃成頒行
天下以爲民之禁復爲祖訓傳之子孫宣布條

章垂憲萬世墨劓刑宮並禁不用欽恤之意已
著于象刑權時之宜不定爲常法律令之禁不
易禮樂之用彌彰朕遵成憲佩服

聖謨思守成之不易念刑措之尤難昔者唐虞三代
君臣之間責難訓迪紀於詩書今朕告教爾文
武羣臣惟審聽之夫職曰天職民曰天民工曰
天工祿曰天祿皆非朕之私惟爾羣臣相朕以
章天命以奉天討以亮天工保茲天命以享天
祿善惡吉凶實爲影響可不敬哉爾惟効職勿

皇明詔諭二

永樂 年

五

五

謂忠爲有餘爾惟盡心勿以勞而自伐爲名爲
善善必不誠計利而動動必終怠且計利害者
必獲害患得失者終於失故廉不怨貧以廉爲
行之常勤不羨逸以勤爲分之宜事有繁簡各
安其所遇位有崇卑常順其所處爾羣臣所當
知也勿爲朋比朋比必至於淪胥勿縱利口利
口必至於傾覆勿爲姦欺姦欺必至於暴露勿
爲怙終怙終必至於殄絕依阿施祿位者昧理
擅權作威福者逆天貪污恣情欲者速戾譏說

殄行以惑人心者自刑爾羣臣所當戒也矧夫刑者輔治之具自古聖帝明王及朕

皇考所慎重而不苟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輕重毫釐之門禍福生死之決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故刑期無刑而殺以止殺殺一夫而天下服釋一人而天下悅至於使人無犯可也爾或無誠臨民治獄恬不加意甚至信讒而執偏言深文以誣良善納賂以亂是非作威而眩曲直自作聰明發摘瑕類法外求情致人於死鬼神

皇明詔諭二

永樂二年

五十五

所鑑甚可畏也朕爲此懼由慰日勤審克之際罪疑惟輕乃有懷殘忍之私欲違酷吏之軌諍朝廷之寬播擻上下之心所謂利口必至於傾覆者爾惟戒哉聖人用人不求其備誠以才能有高下智識有淺深事皆盡善上智所難動靜云爲豈能無誤朕惟念此每加寬宥乃有恃茲屢造非彝常懷倖免不知忽微之過豈可積多非分之思豈可常得所謂怙終必至殄絕者爾惟戒哉亦有柔姦隱慝厚貌深衷貪殺婪結請

託行私僥倖圖回附下罔上不威天子而惟感權臣寧負公門而不負私室同惡相濟同勢相保同邪以惡正直同讒以陷忠良同爲姦究以愚其非同幻譎張以護其短同側媚以相師同諂諛以相悅所謂朋比姦欺必至淪胥暴露者爾惟戒哉亦有謬而執法實直沽恩誘人惑衆起僉言以眩聽滅公議以濟私所謂讒說殄行唐虞所聖者爾惟戒哉亦有愧赧于中自懷疑貳本無勞績妄自矜矜居寵弗畏任情納賂因

皇明詔諭二

永樂二年

五十六

人毀譽縱已喜怒殺生予奪陰狠自專所謂擅權作威福貪污縱情欲者爾惟戒哉旅進旅退從違之間候朕顏色圖進諂諛甘言遜詞無所建明尤朕所惡所謂依阿尸祿位者昧理亦恐獲戾於天爾惟戒哉於戲與禮樂以致太平朕守成之所當務適寬嚴以輔政教爾羣臣之所當知故將勉於爲善尤必戒於作非夫忠臣爲國至於亡身鄙夫事君但知利己朝廷機務取給目前生民休戚畧不加意愼事蔽賢偷安玩

日苟且文書恃爲塞責甚至微勞未報自負如山巖譴或加中懷謫怨是皆不共爲臣職豈能共至於雍熙故以寬而濟嚴必以勤而居逸聖帝明王古今一道朕務宵衣旰食豈爲惡逸好勞畏

上帝之監臨守

皇考之基業實資爾羣臣爲德爲民有猷有守輔成

治化上答

天明迪朕之戒時乃之休至於刑罰尤悉乃心攷之

皇明詔諭

永樂年

元七

於書屢致其意誠以民命至重鬼神難欺譬之

操刀而割肉尚有血指之虞當食而言或致吻

傷之失事雖切已未免過違心有不存視而不

見毫釐之差死生之決一往不復雖悔可追吉

凶之應詎止一身殃慶之流及於後世可不戒

哉可不慎哉朕嘗昧昧思之不自知其辭之復

也爾體朕心無怠於心必欽必慎惟明惟恤俾

寬不至於縱嚴不至於殘罔圖空虛刑指不用

政教修舉禮備樂和國有萬年之安爾亦有無

窮之舉子孫黎民尚亦有慶戒之勉之朕言不貳罔伴唐虞尊美前世欽哉故諭

永樂年 月 日

皇明詔諭

永樂年

元九

奉

天永運

皇帝詔曰朕荷

天地

祖宗眷祐繼承大統撫馭萬方夙夜祇勤率遵成憲

乃者紹

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志効成周卜洛之規建立兩京

爲子孫帝王萬世之基爰自經營以來賴天下

臣民殫竭心力涉寒暑冒風霜趨事赴工勤勞

聖明詔敕二
永樂十九年

匪懈朕心眷念拳切不忘今官殿告成朕已御

正朝祇祀

天地

宗廟社稷懋圖治理嘉興維新重懷寬恤之仁用廣

好生之德大赦天下自永樂十九年正月十五

日昧爽以前除謀反大逆謀殺祖父母父母妻

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殺殺人盡毒魘魅毒藥殺

人強盜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

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

言者以其罪罪之所有事宜條列于後

一文武官吏軍民人等有爲事做工運磚拖

石等項者悉宥其罪官吏復還職役軍還

原伍匠仍當匠民放寧家

一軍官并旗軍將軍力士校尉舍人餘丁爲

事犯罪未經斷決發遣各處立功及哨驛

等項者盡行宥免復還職役仍前立功已

發充軍者不在此例

一文武官員并總小旗有爲事已復職役任

聖明詔敕二
永樂十九年

支俸糧并支半俸者俱照舊關支

一遞年虧欠倒死等項馬駝騾驢牛羊等畜

及拖欠蘆柴未納各項贓罰并虧折等項

追陪未完顏料一應物件盡行蠲免其陪

追一應物件止追該納正數陪追者蠲免

一軍民該納柴炭自永樂十六年以前拖欠

未納者悉皆蠲免

一遞年拖欠虧欠未完稅糧農桑及諸色課

程草束等項經該官吏人等赦宥其罪仍

令照數納足

一逃軍逃匠許令赴官首告與免本罪軍還

原伍匠仍當匠

一失班罰工人匠及鎖鑰終身做工者盡行

釋放仍舊輪班

一各處逃移人戶悉宥其罪許於所在官司

首告發回原籍復業其戶下虧欠稅糧盡

行蠲免

一各處見監收及起取未到尼姑道姑宥免

皇明詔敕

永樂十九年

其罪各放寧家還俗

一凡有軍民利病及貪官污吏作弊害民仍

前不改者許諸人具實奏聞以除民害

一各處造作除軍需等項急用外其餘不急

之務暫且停止

一今後諸司所行事務悉遵舊制不許更改

敢有更改變亂成法者治以重罪

一民間有懷才抱德堪爲任用者許諸人奏

舉量才擢用不許徇私濫舉

一鰥寡孤獨及鰥廢殘疾者有司依例存恤

毋令失所其民年八十以上者有司給與

絹二疋布二疋酒一斗肉十斤時加存問

於戲華夷一統覃敷曠蕩之恩海宇清寧永樂

太平之治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永樂十九年正月十五日

皇明詔敕

永樂十九年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恭膺

天命統馭華夷夙夜祇承罔敢忽忘比者遵倣古制

肇建兩京惟在安民永隆基業乃永樂十九年

四月初八日奉天殿災朕爲此懼莫究所由此

朕不德之所致歟抑任用匪人毒痛天下而致

此歟今特詔告天下凡有殃於吾民及不急之

務悉皆停止用蘇困弊以答天心所有事宜條

聖明詔敕

永樂十九年

六

列于後

一各處永樂十七年以前拖欠稅糧課程鹽

課馬草等項及永樂十八年被災田地糧

草悉皆蠲免

一各處納欠各項銅鐵顏料席麻木植等物

及倒死虧欠各項頭疋一應倉糧鹽課等

項并廣東追陪珍珠悉皆蠲免

一各處開辦金銀課除已煎銷見收在官外

其餘暫行停止敢有不遵法度私自煎銷

者治以重罪舊額歲辦課銀并差發金不

在此例

一各處買辦一應物料除軍需急用外其餘

不急之務暫行停止敢有指此爲由仍復

科歛害民者治罪不饒

一陝西四川饋運茶課暫且停止其有已起

運者仍令運赴所指茶馬司交牧

一各處抄造及買辦紙劄暫行停止

一但是買辦下香一應物件并鑄造銅錢買

聖明詔敕

永樂十九年

六

辦辦香生銅荒絲等物暫行停止

一往諸番國寶船及迤西迤北等處買馬等

項暫行停止

一被水旱缺食貧民有司取勘賑濟

一逃移人戶招回復業優免雜泛差役一年

仍將本戶下過年拖欠稅糧等項蠲免

一法司所問囚人今後亦依大明律問罪不

許深文妄引榜文條例

一軍官有犯笞杖徒流遷徙雜犯死罪有降

職及發遣各處充軍并充軍立功哨瞭等項者俱復還原職令回原衙

一官吏人等但因營造買辦物料及失悞違限等項得買者悉皆有免官吏人等各還職役

一營造軍夫人匠但有傷故者有司好生撫恤其家免其雜泛差役

一諸司官吏及差使人員貪贓害法故將平民苦虐者許所在按察司及巡按監察御史

聖明詔敕

永樂十九年

六五

史就便擒拿赴京連家小發邊遠充軍

一諸司吏卒弓兵皂隸牢子多有久戀衙門連年不替專一浸潤官長起滅詞訟說事過錢虐害良善者許所在按察司及巡按監察御史就便擒拿問罪連家小發邊遠充軍

一自今官吏敢有不遵舊制指以催辦爲由輒自下鄉科歛害民者許里老具實赴京面奏處以重罪

一各處擺站因人有年限滿者卽令法司撥替疎放寧家

一北京太僕寺并各衛見養孳生馬匹今後有虧欠馬駒者照例追鈔

一修造往諸番船隻暫行停止毋得重勞軍民

一今後五府六部等衙門差人出外幹辦公事務要辯驗有精微印信勘合方許奉行若無精微印信勘合卽係詐僞所在官司

聖明詔敕

永樂十九年

六六

就便擒拿赴京

於戲奉天法

祖敢忘修省之誠布德覃恩用舉寬仁之政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永樂十九年四月十三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

天地之大覆載而無外

帝王之治一視而同仁朕恭膺

天命主宰華夷夙夜勤勞勉圖治理無非使天下生

靈咸得其所而已往者醜虜阿魯台窮居漠北

鼠穴偷生屢爲瓦剌困逼妻子不保遂率其部

落來歸朕念其邊遠無依特加優恤授以封爵

皇明詔教二

永樂二十年

卷七

今其仍居本土安生樂業永享太平豈意北虜

心懷謫詐僭妄驕矜違天逆命負德辜恩殺戮

信使侵犯邊境恣肆慘酷毒痛生靈朕以保愛

天下軍民躬率六師往討之以七月十四日師

抵瀾樂海之北其醜虜阿魯台聞風震懾棄其

車輛牛羊馬疋逃命遠遁躬追累日獲其謀者

云醜虜阿魯台自知負德辜恩驚悸失措致病

疴廡爲天地神鬼所殛餘孽潰散朕乃移兵勦

捕其惡黨兀良答之寇東行至屈裂兒河通寇

迎敵朕親率前鋒摧敗之直抵其巢穴殺賊首

數十人斬馘其餘黨無算覆其部落人口焚其

車輛兵器盡收其馬疋牛羊殺撫降附振旅班

師嗚呼聲罪致討用伸九伐之威殄寇安民永

樂萬年之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永樂二十年八月十七日

皇明詔教二

永樂二十年

卷八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恭膺

天命統承

皇考太祖高皇帝鴻業夙夜究治惟懷永圖此以天

虜殘孽辜恩負德梗化弗廷乃以今夏四月四

日躬御六師往討之師駐應昌而鋒獲虜聲息

詢悉孽虜去秋探知大軍出塞卽挾妻子遠竄

山谷圖保殘喘至冬又爲天地鬼神所譴雨雪

皇明詔赦

二二八 永樂二十一年

五

連綿積深尋丈其牛羊驢馬亡斃殆盡種落叛

散互相劫奪及今又聞六軍之出日夜奔遁深

入漠北窮感困迫莫克自知朕以爲此寇譎詐

未可深信徑進兵至答簡納木兒河窮搜極索

直抵白邨山四望滿條曠無人跡遂移師東行

踰屈裂兒河復涉溥溫河擣賊孽黨閱其巢穴

悉已傾蕩耕牧之地盡爲荒墟是用班師還京

於戲征伐國之重事昔高宗之伐鬼方周宣之

逐玁狁豈其得已哉然皆爲保庇生靈規國遠

宗社之靈

天心眷佑永貽四海蒼生無窮之福故茲詔示咸使

聞知

永樂二十一年七月十五日

皇明詔赦

二二八 永樂二十一年

五

皇帝教諭長子皇太子高熾文武羣臣比以壽星見

文武百官上表稱賀以爲

上天垂象顯示嘉禎豈惟朕德所致實

皇考太祖高皇帝積德累仁神功陰陽並福生靈

天地神明鑒悅默佑顯相之所致也朕仰思

太祖高皇帝開創之艱夙夜兢惕勉圖治理惟求所

以昭答

天心以膺負荷之重尚冀

宗廟

聖明詔諭

永樂二十一年

主

三

社稷之託天下生靈

天命可畏繼序匪輕若爲子者能盡其爲子之職爲

臣者能盡其爲臣之道親賢遠佞旌別淑慝無

以利口亂政事無以巧詐飾虛文恪勤治理罔

取荒逸雖無祥瑞而

上天昭鑒

祖宗懋悅錫佑垂慶自足以致國祚之悠久苟爲子

者不能盡子職爲臣者不能盡臣道蓄險邪之

心懷忿恨之志以利口而亂政事以巧詐而飾

虛文是非莫別賢否莫知怠政廢事盡圖殃民

雖有龍馬神龜鳳凰騶虞白象醴泉甘露景星

慶雲嘉禾芝草連理白雉之異亦何足爲瑞往

者瑞光屢見而言者皆以爲虛誑茲復壽星見

上表稱賀實與曩者之言相違豈其實心誠意

哉不過應故事飾虛文耳所進之表朕不敢當

時用繳還及以敕諭爾等尚且洗心滌慮盡忠

盡孝務篤誠敬懋修厥職以慰

天心以副朕望俾時歲和豐家給人足子孝臣忠四

聖明詔諭

永樂二十一年

主

三

海內外咸樂太平此卽國家上瑞也爾等其敬

慎之勿忽故諭

永樂二十一年九月十二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

天地覆載以生育爲德帝王統馭以安養爲心順者撫之逆者摧之所以示無外而一天下也且夷狄爲患其來已久書曰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歷漢及唐屢被侵侮至於有宋其禍尤甚是以腥穢上聞

天生我

皇明詔敕二

永樂二十一年

十三

三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主宰生靈削平禍亂掃

蕩腥膻以開萬萬年太平之盛治

聖德神功自開開以來未之有也肆朕躬膺

天命紹承大統夙夜圖治惟在安民最爾醜虜尚敢

偷生草野鼠竊邊疆已膏躬率六師往平之矣

除惡類撫輯善良令其仍居本土以遂其生不

意其違天背德叛服無常復來犯我邊疆乃以

今秋七月二十四日朕躬御戎服親率將士出

塞以討之乃命寧陽侯陳懋爲前鋒以攻其西

朕兵抵陰山之脊適虜中僞知院阿失鐵木兒

等率妻子來降備言虜寇爲瓦剌順寧王脫歡

等勦戮餘孽奔潰逃命無所未幾前鋒寧陽侯

陳懋又得其名王也先土千率部落及其家屬

馬驢牛羊以數萬計遠來降附然也先土千驕

悍勇猛乃胡虜中之最狡黠者虜共畏服今既

稽首軍門敷陳誠悃以爲天命在朕不敢違越

敬率部落上順天道親來朝見眷茲忠誠宜加

撫勞特封爲忠勇王以表其來歸之心是用班

皇明詔敕二

永樂二十一年

十四

三

師還京於戲安夏攘夷用致雍熙之治綏降撫

順廣推一視之仁詔告中外咸使聞知

永樂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

上天生民爰立君王仁育兆庶底於泰和統御華

夷同躋於熙皞我

先皇帝奉

天撫運治化高於百王文德武功聲教被於四海比

緣邊警厓龍御以親征逮及凱旋竟荆湖之升

逝

聖明詔敕二

永樂二十二年

五

遺命神器付予眇躬顧哀疚之方深豈遵承之遽

忍宗親公侯騎馬伯文武臣僚軍民耆老及四

夷

朝貢之使俯伏

闕下奉表勸進以爲天位不可以久虛生民不可

以無王長嫡承統國家常經陳詞再三瀝懇勸

切用是仰遵

遺命俯徇輿情已於八月十五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卽皇帝位奉

祖考之洪佑仰

聖神之永圖屬茲涖阼之初宣布維新之命其以明

年爲洪熙元年所有合行事宜條示于后

一自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昧爽以前

官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大逆于孫謀

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王不赦

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

聖明詔敕二

永樂二十二年

六

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

者以其罪罪之

一軍官并旗軍將軍力士校尉舍人除丁人

等爲事犯罪發遣各處立功療哨等項盡

行有免復還職役

一軍官有爲事被刑及罷閒者除謀逆外其

餘見在者復其原職已故者子孫依例承

襲總小旗革役充軍者各還其原役

一文武官吏軍民匠作人等有爲事做工及

運磚拖石砌城運糧等項者悉有其罪官吏復還職役軍還原伍匠仍當匠民放寧家其風憲官有犯賊罪者不復其職放回原籍爲民當差

一文武官員并總小旗有爲事已復職役任支俸糧及支半俸者俱照舊支

一永樂十九年十二月終已前拖欠虧先未完稅糧料豆戶口鹽糧及有報數在官未曾送納者盡行蠲免永樂二十二年戶口

皇明詔赦

二〇〇 永樂二十二年

十七

鹽糧一年其各處拖欠草束及柴炭俱自

永樂二十年十二月終以前盡行蠲免

一自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以前通年

虧欠農桑諸色課程倉糧鹽課魚課等項

并倒死馬駝驢騾牛羊虧欠草牲等畜及

拖欠蘆柴各處納欠銅鐵顏料席麻竹木

等項并追陪珍珠等物未納各項贓罰陪

追未完段疋等件盡行蠲免

一軍官爲事犯罪發遣各處充軍養馬種田

等項者盡行宥免復職

一各處軍民有爲事追陪孽生馬疋受官內

逼迫不得已將男女妻妾典賣與人以致

流離困苦莫能自存者詔書到日官司卽

爲贖還毋得托故延緩如女子年長已成

婚者不在此例今後倒死孽生馬疋只照

洪武年間追陪

一天下一應稅課照依永樂二十年以前舊

額徵收不許指以鈔法爲由妄自增添擾

皇明詔赦

二〇〇 永樂二十二年

十八

客商民違者罪之

一各處逃移人戶悉有其罪許於所在官司

首告發回原籍復業免其差徭二年其戶

下虧欠稅糧盡蠲免

一下西洋諸番等國寶船悉皆停止如已在

福建太倉等處安泊者俱回南京將帶去

貨物仍於內府該庫交收諸番國有進貢

使臣當回去者只量撥人船護送其夫但

係所差內外官員即便回京民稍人等各

放寧家

一往進西撒馬兒罕失刺思等處買馬等項及哈密取馬者悉皆停止將去給賜段疋磁器等件就於所在官司明白照數入庫馬駝騾疋若係官給者仍交還官軍民買辦者仍給還原買之人所有差去內外官員俱限十日以裏起程赴京不許托故稽留

一往雲南木邦緬甸麓川車里等處採取寶

聖明詔敕

永樂十二年

七十九

石等項及收買馬疋等件者悉皆停罷其給賜之物發與差來進貢使人順帶回去但係朝廷差去內外官員限十日以裏即便起程赴京官軍各回原衛着役不許稽留

一各處修造往諸番船隻悉皆停止其各處採辦鐵梨木只照依洪武年間例採辦餘悉停罷

一但是買辦下番一應物件并鑄造銅錢買

辦麝香生銅荒絲等物除見買在官者即於所在官司庫交收若未起運者悉皆停止

一各處買辦諸色紵絲紗羅段疋寶石等項及一應物料顏料并蘇杭等處續造段疋抄造紙劄燒造磁器採辦梨木板及造諸品海味果子等項悉皆停罷其差去人員即便回京敢有指此爲由科歛害民者罪之

聖明詔敕

永樂二十一年

八十

一各處開辦金銀課除已煎銷見收在官外自今并前停止敢有不遵法度私自煎銷者罪之所差去開辦人員限十日以內即便赴京不許托故稽留但係舊額歲辦課銀并差發金銀不在此例

一交趾採金採珠及採辦香貨之類悉皆停止凡交趾一應買辦採取物件其詔書內該載未盡者亦皆停止所差去內外監督官員限十日以裏起程赴京並不許托故

稽留虐害軍民

一各處自爲營造採辦木植如已起運者隨到所在堆垛其未採辦者悉皆停止軍民各放寧家所差去採辦官員人等限十日以裏即便起程赴京毋得托故稽留違者罪之

一浙江福建官臺山烏峰洞等處有等人民因被府縣及閩辦官吏逼迫不得已逃命山林出沒爲盜詔書至日悉宥其罪各還

皇明詔赦

二八 永樂二十二年

上

原籍安生樂業永爲良民

一陝西四川饋運茶課有已起運者即赴所拈茶馬司交收未起運者悉皆停止

一各處造作除軍需外其餘不急之務盡皆停罷今後有司非奉朝廷明文敢有一毫擅自科擾軍民者罪之

一逃軍逃囚逃匠人等詔書到日爲始許一月內赴官自首免其本罪軍還原匠民還原籍匠復本業

一遞年爲事發去買馬當站及充遞運驛夫皂隸膳夫軍伴之類法司即便撥替放回爲民不許延緩違者罪之

一有被水旱缺食貧民有司即便取勘賑濟一民間應有事故人戶拋荒田土有司即爲從實取勘開報以憑覈實除豁另行召人承佃中間如係官田即照民田例起科

一軍中有鰥寡孤獨者所司依例存恤毋令失所民年七十以上及篤廢殘疾者許令

皇明詔赦

二八 永樂二十二年

上

一丁侍養不能自存者官爲賑給凡軍民年八十以上者所司給與絹二疋綿二斤米一斗肉十斤時加存恤

一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許所司保勘明白開具實跡奏聞以憑旌表

一軍民之中有懷材抱德堪爲任用或屈下僚或隱於山林所司薦舉以禮遣送赴京量材擢用

一凡有軍民利病諸人直言無隱

一凡有貪官污吏蠹政壞法作弊害民詔書到後不即收悔仍前貪虐者許巡按監察御史按察司即便拿問解京

一自後官吏敢有指以催辦爲由輒自下鄉科歛擾害平民者許諸人首告所司即便拿問解京

一諸司官員敢有容隱吏卒弓兵皂隸牢子久占衙門遞年不替專浸潤官長起滅詞訟說事過錢及稱主文等項名色各衙門

聖明詔敕

永樂二十二年

八

七

聖明詔敕

永樂二十二年

八

七

結攬弄法把持官府虐害良善許諸人首告其有在按察司及巡按監察御史即便擒拿問罪解京

一法司所問囚犯今後一依大明律科斷不許深文違者罪之

於戲軍民一體愛人必務於寬弘賞罰有經爲國必彰於名信尚賴文武賢卿中外良臣據乃忠貞匡輔不逮用承鴻業隆國家永遠之基嘉惠羣黎廣海宇治平之福敷告天下咸使聞知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自古聖君哲后有大功大德者必有

顯號徽稱以表揚鴻美垂萬萬年欽惟

皇考大行皇帝躬膺

天命統御兆民制治保邦隆繼述之大孝篤近舉遠

同覆載之至仁神武弘廓清之功聖文廣緝熙

之化

天地

皇明詔制

永樂二十二年

八月

宗社享於上華夷蠻貊戴於下輿圖克拓曠古所無

泰和融液嘉徵畢至海宇乂寧臻于熙寧欽惟

皇妣仁孝皇后德稟九聖上配宸嚴至順以承天厚

德以載物含弘光大端一誠莊隆化理之原篤

宗祧之敬宜昭懿範母儀天下神遊益遠哀慕無窮

屬茲繼敘之初式舉遵崇之典謹命文武羣臣

稽古禮文議薦諡號大公之義輿論僉同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恭上

皇考大行皇帝尊諡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

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

太宗

皇妣仁孝皇后尊諡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

文皇后於戲惟神聖配乾坤蓋名言之莫罄惟

光華同日月著尊仰於不忘敷告臣民咸使聞

知

皇明詔制

永樂二十二年

八月

皇明詔制

永樂二十二年

八月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致理必先正內所以崇王化之基承
統必重建儲所以厚國家之本迺若衆建宗室
式以永壯藩維帝王大經典章斯在朕祇承天
敘君主萬邦顧茲臨御之初方布維新之治念
德澤之未究竟風夜之靡寧而親王勳臣文武
百辟志存愛國咸懷永圖屢表摠誠請立皇后
建皇太子稽率舊章勉徇衆志已於十月初八

皇明詔制二

永樂二十二年

公七

王皇

日冊立妃張氏爲皇后十一月立嫡長子瞻基
爲皇太子封次子瞻埈爲鄭王瞻墉爲越王瞻
埈爲襄王瞻埈爲荆王瞻埈爲淮王瞻埈爲滕
王瞻埈爲梁王瞻埈爲衛王漢王嫡子瞻埈爲
漢世子次子瞻埈爲濟陽王瞻埈爲臨淄王瞻
埈爲昌樂王瞻埈爲淄川王瞻埈爲齊東王瞻
埈爲任城王瞻埈爲海豐王瞻埈爲新泰王趙
王長子瞻埈爲趙世子次子瞻埈爲安陽王命
泰隱王庶長子志均襲封秦王楚昭王世子子孟

煥襲封楚王蜀獻王嫡孫友瑄襲封蜀王肅莊

王庶長子瞻埈襲封肅王遂簡王世子貴煥襲

封遼王屬王庶長子順煥襲封伊王封蜀獻王

之子悅煥爲永川王孫友瑄爲黔江王友瑄爲

羅江王代王之子遜煥爲潞城王遜煥爲山陰

王遜煥爲襄垣王遜煥爲靈丘王遜煥爲之子

貴煥爲益陽王貴煥爲湘陰王貴煥爲衡陽王

韓憲王之子冲煥爲樂平王濟王之子信煥爲

武鄉王信煥爲陵川王信煥爲平遙王於戲悖

皇明詔制二

永樂二十二年

八文

王皇

敘蘇倫自家邦以達乎天下鞏固

宗社隆本支以傳於萬年用弘仁厚之風永協雍熙

之化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十八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眇躬托于億兆之上天下治亂實係於朕思德不類罔敢怠荒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兩紀于今矣然繇頃者任用輔相委寄過隆顧權生事以紛亂我祖宗之成憲兼以所在牧守慙字無狀以故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塞人懷疑阻遂致賊盜相挺以興蓋自兩河兩淮而西接于閩陝荆湖二江二浙而南底于閩粵嶺海大慙小醜寢繁有徒戕殘我人民蹂躪我疆土甚者竊據城邑僭稱號名兵連累年怨氣疑結生靈塗炭間井丘墟國家百年亭育之功一旦蕩然興言及此深用愧悼靖思厥咎罪實在朕念茲庶民皆我赤子朕既不德不能盡君人之責使惑於煽誘以陷于匪人苟究武威必示諸討而不開以自新雖欲改行爲善厥路三繇是重朕不德也朕方願與民更始其獨安取此屈已弘物朕所不吝自今爲始應凡盜賊不

分首從苟從招安卽與原貸非特待之以不死尊爵厚祿頒賞有差於戲古人有言亂匪降自天人則爲之抑生人何辜非朕之不德無以至此天怒於上人怨於下顧惟匪薄敢昧罪已凡爾將帥尚咸論朕意殺降戮順厥有重罰務在緩輒以圖底于康寧用副朕思恩之誠廣朕好生之德朕言不與其明聽毋忽

永樂 年 月 日

聖明詔制

永樂 年

九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承積累之體撫盈成之運臨御歲久望治日深永惟前世之相沿各有當時之所尚三代而上忠朴質文之累更兩漢以來名節經術之異守或清淡之爲務或道學以相師便以因循莫不久而成弊昧於張弛弗知變而後通爰暨我朝所鑒往代然當法制之肇建實惟更議之首遵小紀大綱罔有昧而不紊前規後矩乃

皇明詔制

永樂二年

七

畫一之是拘凡利害之所存必章程以爲據咸樂相仍於苟且靡圖自獻於猷爲頃祿過臣之弊歟益使正塗之壅底持祿者括囊而拱默姦者首鼠而依違茂蹇蹇之匪躬暴容容之後福幾致防川之患寢成罔上之風覽習俗之至斯嗟治體之已累朕當饋而歎反席以思仰祖宗之貽謀本崇於信厚故國家之作則首務於整齊勢無不弊之時道有好還之理咨予三事羣牧暨爾衆僚庶士勉罄忠純各思厲翼毋牽

於忌諱言必由衷毋畧於幾微謀須慮遠共懲膠柱之固滯庶求解弦而更張畢殫獻替之誠允濟艱難之業今以爲始朕亦改圖綜核名實之詳繼漢宣之遺則推行仁義而効揖唐后之餘風期臻三代之隆永有萬年之譽朕言匪過衆聽敢違

永樂二年月日

皇明詔制

永樂二年

七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君國之道事天爲大事天之寶恤民

爲本我國家

聖聖相承

太祖高皇帝肇基垂統弘靖萬邦

太宗文皇帝繼志守成德威廣被天下無事生民又

安六十年於今矣是皆天地祐祐之隆祖宗功

德之盛肆及眇躬獲承鴻緒嗣位以來夙夜祇

皇明詔敕二

洪熙元年

九十二

慎上惟

天命之重下念生民之艱式嚴昭事庶臻康濟謹於

今年正月十五日恭祀

天地于南郊股股助相羣工駿奔三靈交悅百順介

祥嘉與臣民均膺慶澤一應合行事宜條示于

後

一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有司宜加

勸課在內從巡按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巡

督毋爲虛文務臻實効

一祀典神祇皆爲保庇生民有司奉祭務在

誠敬不許褻慢

一天下嶽鎮海濱及各處山川社稷等壇帝

王陵寢先聖先賢忠臣義士旗纛城隍祠

廟常須潔淨遇有損壞隨即修理仍禁約

不許樵採牧放

一軍民之間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合該上

司審覆明白具其實跡奏聞以憑旌表

一軍民有鯨寡孤獨及篤廢殘疾無依之人

皇明詔敕二

洪熙元年

九十四

人所司常加存恤依例廩養毋令失所

一有廉潔公正賢能幹濟之人未曾出仕或

屈在下僚許所在官司薦舉務得真才實

行以憑擢用不許徇私濫舉若考驗不中

或後犯贓罪原舉之人連坐

一文職官員自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

以前有犯罪作辦事官及發充吏役承差

者並送吏部隨才授職但有贓罪者不在

此例

一武職官員子孫除應襲外其餘子弟果有德行可取才識優長者聽所在官司薦舉以憑取用

一文武官有因公幹在途病故者所在官司卽以禮棺殮送還家若在任病故家小不能還鄉官爲依律應付脚力送回勿令失所

一廣東珠池及各處官封金銀場并江西饒州燒造磁器官窑仍前禁止外其各處山

皇明詔敕

洪熙元年

卷五

三

場園林湖池坑冶及菓樹蜂蜜等件原係民業曾經官府採取見今有人看守及禁約者詔書到日聽民採取不許禁約如有原看守之人各還職役

一官員父母有年七十之上家無丁力去任遙遠不能就養者許其明白具奏放回侍養待親終起復就用若不得離職願分祿於原籍文給奉養者聽從其便

一内外文職官員離家年久者許其明白具

奏挨次給假回還原籍省親祭祖

一文職官員年七十之上不能治事者許明白具奏放回致仕若無子嗣孤獨不能自存者其有司月給米二石養其終身

一自洪武至永樂年間有克軍擺站等項後因保舉起復爲官或見任或在病故或以禮去官皆免其戶下子孫補役見任年七十之上筋力衰憊者亦許引年致仕開其軍伍

皇明詔敕

洪熙元年

卷五

三

一天下諸司文武官吏俸給每石折支鈔二貫五伯文近來米價騰湧日用不給除原支本色米外其餘俸米每石折支鈔二十五貫候年豐糧積再行定奪

一朝廷建置文武官員所以統治軍民其間或有官非其人不得軍民之心而軍民動輒綁縛凌辱有傷大體今後凡有害軍害民官吏許被害之人赴合該上司陳告上司不爲准理許訴於朝不許擅自綁縛違

者治罪若受贓及造反謀逆及逃叛者聽鄉縛前來不拘此例

一城池之設所以禦暴衛民遇有坍塌損壞隨即修理合用材料支給官鈔買辦不許因而生事擾人若有坐視不行修理者聽風憲官糾舉

一工部成造軍器遞年坐派各處買辦一應物料多有未納自永樂十九年以前坐派者悉皆罷免其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

皇明詔赦

洪熙元年

九

年坐派者免其一半以紓民力

一各處歲辦蘆柴除前蠲免外自今常額以十分爲率減其三分每歲正納七分實納本色二分其餘五分照依原行折收鈔貫每束收鈔五貫就送所在官庫收貯支用一各處逃移人戶詔書到日即回後業其戶下遞年拖欠稅糧悉與蠲免仍自復業之後再免稅糧差役二年如乏牛俱種子者所司勸諭糧長里長并有力之家互相給

助耕種不許生事擾害其有比先私家債負未還者限三年後一本一利交還不許逼抑索取

一各處全戶充軍并全家死絕抄割人戶遺下空閒荒蕪田土無人佃種者所司務要設法召人開耕待三年後方徵稅糧不問官民田俱照本處民田例起科不許重加科擾違者罪之

皇明詔赦

洪熙元年

九

一各處衛所官軍俸糧近年有因水旱等項

民間輸納未足倉無儲積以致官軍積欠不得給用詔書至日各府州縣將永樂二十年分拖欠稅糧各照當地時價聽民折納鈔貫布絹頭畜等件就於本處官司收貯仍查勘各衛所官軍遞年未關俸糧明白見數挨次將前項折納物件依原折米數給付官軍收用其支給餘剩之物儲貯別用

一各都司衛所屯田官軍今後務依原定分

數下屯不許一槩差占失慢農葉十終從
監察御史按察司比較其間多有艱難辦
納子粒不敷今後除自用十二石之外餘
糧免其一半止納六石

一各處拘補軍役已有定制其有委係丁倒
戶絕者取其在官吏執結回報衛所即
爲轉達該府兵部以憑開豁毋得展轉勾
援剝削無辜亦不許指此爲由一槩將有
丁之家徇私賣放空歇軍伍違者各治以

皇明詔敕

洪熙元年

先

罪

一各處草生馬疋舊例每年納駒一疋中間
多有駒不及數者令其陪補積累年久貧
無賠償者多至失所今聽兩年納駒一疋
永爲定例若兩年納駒兩疋量爲賞鈔以
旌其勤

一四川寶寧等府所屬茶課其原額官茶自
洪熙元年以後皆照洪武年間例辦納價
買民茶盡行罷免若官舍見積茶數堪中

換馬者仍留支用芽茶依當地時價作官
吏俸錢支銷其不堪換馬葉茶明白具奏
覆驗燒毀免致堆積累民

一各處遇有水旱災傷所司即便從實奏報
以憑寬恤毋得欺隱坐視民患

一旌善申明亭所以勸善懲惡有司常加整
點遇有善惡明白書之庶以激勵風俗毋
徒視爲虛文

皇明詔敕

洪熙元年

一

三

於戲郊禋致誠所以仰答靈貺陽春布德所以
順體乾元迎導至和發育庶品尚資有位咸懋
乃官推其仁愛之誠輔我太平之治詔告中外
咸使聞知

洪熙元年正月十五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恭承大統爲天下生民之主惟我

皇祖

皇考愛民之仁祇率不怠旦夕思念人命甚重哀矜

庶獄惓惓在懷夫刑以禁暴止邪導民於善豈

專務誅殺哉故律令之制善善長而惡惡短罰

之輕重咸適厥中顧執法之吏不能革平有虛

飾其情專致死罪而比附謬妄尤甚枉人朕甚

皇明詔制二

洪熙元年

三

天

憫之夫五刑之條莫甚大辟大辟之施身首異

處斯已極矣自今有犯死罪律該凌遲者依律

科決其餘死罪止於斬絞法司並不許牽合傳

會昧情失實以致冤濫若朕一時過於嫉惡律

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法司再三執奏三奏不

允至於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

允乃已永爲定制文武諸司自今亦不許恣肆

暴酷於法外用鞭背等刑以傷人命尤不許用

官刑絕人嗣續有自官者以不孝論且人之爲

非固有父子不相爲謀者肆處舜爲君罰弗及

嗣文王之世罪人不孥自今惟犯謀反大逆者

依律連坐其餘有犯止坐本身毋得一槩處以

連坐之法古之盛世恒永民言用資戒警今兇

險之徒往往撫拾誣爲誹謗法吏刻深鍛鍊成

獄刑之失中民則無措今後但有告誹謗者一

切勿治爾中外文武羣臣宜端乃志悉乃心畏

天愛人務崇寬恕庶有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治

或有違者必罰不貸敷告天下咸使聞知

皇明詔制二

洪熙元年

三

天

洪熙元年三月十五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承大統主宰天下上惟

天命之重下念生民之難夙夜憂勞唯恐一夫不得

其所屢詔求言冀達民隱而山東諸郡及淮安

徐州之境頻歲旱潦年穀無收民有乏於衣食

父母妻子不得相濟凍餒呻吟流于道路郡縣

之官漠不留意而又有科買之擾豈稱爲民父

母之道哉可全免今年夏稅其秋糧減半徵收

皇明詔敕 二

自今年四月以前各衙門一應收買及科派物

件除桑穰仍納外其餘未到官者盡行停罷已

到官者從實起解不許欺隱若實無見物而先

已虛報在官者亦不許再科於民以足其數虛

報之罪俱宥不問其郡縣之官務盡撫輯安養

之宜毋縱貪刻以重困之庶幾副朕憫恤黎元

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洪熙元年四月初三日

皇明詔制卷三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洪惟

天眷國家茂隆景運肇自

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提一旅之衆建萬世之業

太宗文皇帝神功聖德載安

宗社弘靖萬邦

皇考大行皇帝紹承大統奉天子民體

皇明詔敕 洪熙元年

祖宗之至仁用輯寧於庶類自臨寶位夙夜勤勞甫

及踰年德澤覃濡不幸遘豫奄臻大漸顧命神

器付予眇躬哀慟方殷罔知攸措親王文武羣

臣下至耆老軍民蕃夷朝使萬衆一誠累表勸

進辭拒不獲仰惟

列聖創守之難俯仰輿情已於六月十二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卽皇帝位爲政所重以德及人其改明年爲宜

德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所有令行事宜條

示于後

一自洪熙元年六月十二日昧爽以前至去

年八月十五日以後官吏軍民人等有犯

除謀反大逆謀叛子孫謀殺及毆罵祖父

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盡

毒魔魁毒藥殺人強盜不赦外其餘已發

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

除之赦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

之

皇明詔敕 洪熙元年

一自去年八月十五日以後軍官及旗軍將

軍力士校尉舍人餘丁除犯謀叛黨惡不

赦外其餘有犯發各處立功贖罪及降黜

充軍等項者並送兵部查理復其職役

一自去年八月十五日以後文官除犯貪贓

及枉害人民者已發露不宥外其餘有犯

發充吏役及承差者悉送吏部量能授官

一自去年八月十五日以後見任文職官員

有停罷俸祿者詔書到日仍舊關支

一言路所以廣視聽達民隱自今朝廷政務或有不便及軍民利病或當興除者許諸人陳言勿有所諱

一農桑王政之本衣食之源有司宜深爲之勸務求實効勿事虛文

一民安之道必在守令得人今軍民中有行已廉正才堪撫字者許見任官具實薦舉朕將親擇而用之不許徇私濫舉

皇明詔敕

洪熙元年

一學校賢才之所自出必在師範得人今軍

民中有經明行修可充教官者許見任官保舉而試用之有司宜常加勸勉其生員之家遵依洪武年間恩例仍優免兩丁差徭俾得盡心務學以臻成功

一各處衛所及守邊去處務要城堡堅固兵備嚴整如法操練

一天下軍士累年勞役衣食不足艱難可矜卹今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其管軍官

員宜加意撫恤毋令失所並不許假公營

私妄有科歛及私役其力違者罪之

一有被水旱災傷去處缺食貧民有司卽便

取勘賑濟毋得坐視民患

一官民田地舊佃種人戶或全家死亡或丁

力消耗以致拋荒有司卽與召人耕種官

田准民田例起科如果無人耕種者各該

納稅糧從實取勘開除毋得洒派拋荒重

爲民患

皇明詔敕

洪熙元年

四

一各處開辦金銀抄造紙劄坐辦訖青除已

劄辦造完見收在官者差人送部外其餘

悉皆停罷以聽民力原差官員人等速卽

回還如有托故稽延者以違制論

一邇年海運漂失及征進拋棄軍器等件并

永樂二十一年以前各處拋欠歲辦皮翎

歲進野味追補胖襖等項悉皆免追其追

陪修理永樂二十一年以前試驗不堪弓

箭弦條如已完者就於所在官司入庫如

未完者悉皆停罷

一各處華生馬騾牛羊等畜及北京所屬衛所見養永樂二十年征進所獲牛羊自洪熙元年六月十二日以前創死者悉免追陪其征進所獲牛羊今後只令軍衛有司自行提督牧養原差去管養官員人等即便回京毋致重擾軍民

一忠臣烈士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事跡顯著者有司具實來聞以憑旌表

皇明詔赦

洪熙元年

五

一鰥寡孤獨及篤廢殘疾者有司依例存恤毋令失所及有爲事編發爲民種田年七十之上孤寡無人養贍者放回原籍依親一軍戶有重役者不分三處五處遇有事故如果戶內人丁消耗只併一處勾丁補役其餘悉皆開豁其有丁斷戶絕同名同姓被人妄報連年勾擾有司從實體勘分理不許徇私作弊害及無辜

一見起在京做工人匠有二丁三丁者放回

一丁四丁五丁者放回二丁六丁以上者放回三丁其單丁應役二者之上者放回休息內有犯罪被刑剗刺已成殘疾者卽與開豁本身差徭全其餘生共有無知小人挾讐妄指平民爲匠者今後有司宜嚴加禁止違者罪之

遞羊失班及在逃人匠與免本罪卽來赴工依舊輪班如有仍在恃頑不卽赴工者在官司拿解前年治之以罪

皇明詔赦

洪熙元年

六

一永樂年間爲事發各處擺站及充遞運所水夫有年限已滿應替當過三年以上未替者卽便放免其餘役滿未及三年者法司卽於囚人內撥替若遞年在遞及未遞役者俱免本罪卽赴原發處所應役照例撥替如有仍前恃頑不卽赴役者許所在官司拿解治之以罪

一逃軍逃囚逃匠等項詔書到日爲始許一月內赴官自首與免本罪軍還原伍民還

原籍匠作人等復還本役

一軍民官有貪虐害民者許被害之人赴合于上司及按察司巡按監察御史處陳告不許軍民人等擅自綁縛違者罪之

一今後一應罪犯悉依大明律內科斷法司不許深刻妄引榜文及諸條例比擬

一凡寬恤恩典及合行政務其有開列未盡者悉遵去年八月十五日以後詔旨施行務俾明信祗守不渝

皇明詔敕三
洪熙元年

於戲

三聖在天制治保邦大經大法明照日月垂憲萬年惟篤欽承必誠必信尚賴宗室親王叔祖叔父協心藩屏鞏固國家暨中外文武群臣同德匡輔用臻至理弘建

宗社生民悠久之福詔告天下咸使聞知

洪熙元年六月十五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聖神之道不可以言功德之隆必形諸贊述是以皇有義農之號帝有堯舜之稱國之典常古今一揆恭惟

皇考大行皇帝稟膺聖之資備明誠之德正位儲宮二十餘年至孝通于神明令聞孚于遠邇嗣登大寶寅奉鴻圖體天之心弘敷惠澤普昭蘇於萬葉煥寰宇之一新致理興化惇尚文雅慎修

皇明詔敕三
洪熙元年

武事四境無虞天下歸仁安于熙皞不幸踰歲奄棄八寶四海兆民如喪厥考嗟予罔極之勸屬茲繼統之初諒陰敬承之心敢後追崇之典謹命在廷文武羣臣稽古禮文誠薦諡號至公之道衆論攸同乃於七月初二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奉冊寶恭上

皇考大行皇帝尊諡

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

號

仁宗嗚呼配天惟德尊親惟孝光華宣著於萬年繼
述尚存於後世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洪熙元年七月初三日

皇明詔赦三

洪熙元年

九

十四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仁政之務親親爲先禮典所崇尊尊爲大
朕續承鴻業君臨兆庶肆用惇于孝理爰肇正
於化原恭惟

聖母輔翼

先朝昭明內政弘六宮之壺範表四海之母儀深仁
厚德施及眇躬隆鞠育之恩廣訓迪之道飭勞
備至以底成立茲方奉天下之至養則必極天

皇明詔制三

洪熙元年

十

十五

下之尊稱謹上尊號曰

皇太后乃若

宗廟之祀禮重相成德化之行始於夫婦用稽國典
冊妃胡氏爲皇后夫國之本在家九屬彝倫之
重上以厚率下庶臻至理之隆布告中外咸使
聞知

洪熙元年七月十五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我

祖宗開創洪業封建親藩所以鞏固國家永安

宗社朕以天敘嗣承大統惇厚親親至於漢王高煦

事以叔父未嘗違禮天地神明所共臨鑒而彼

包蓄禍心積有年歲昔我

皇祖太宗皇帝覺其潛懷異圖削兩護衛徙置樂安

州

皇明詔制三

宣德元年

十一

三

皇考仁宗皇帝友愛之誠比隆虞舜而乃忘背大恩

以德爲怨今者無故招聚無賴授以兵器驅掠

良民擄克軍士搶奪官民馬匹擅放有司監繫

強盜縱其爲惡給與賞賜賄結都司官及軍衛

有司官吏生員人等賞與金銀等物除指揮王

斌知州朱恒等爲太師都督尚書等官其餘各

授一職散刀與真定等衛軍官爲號潛結北京

官員軍民俾爲內應其他奸謀不可枚舉遂致

北京官員軍民山東三司衛府州縣等衙門官

吏人等及其護衛親信軍校并被害軍民五百

餘人奏發其事朕以至親初未之信及差百戶

陳剛實本至京誣罔

先帝爰及朕躬假此弄兵聲言犯闕及究多人之言

具有成迹實欲妄覬天位謀危社稷流毒生靈

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其不軌如此罪

奚可容朕以

祖宗付托之重國家生民之計不得已親率六師往

問其罪兵臨其境尚擁烏合之衆敢行抗拒賴

皇明詔制三

宣德元年

十二

三

天地眷祐

宗社之靈罪人斯得朕以親親之故不忍棄絕令同

官眷居於北京以全始終之恩其餘同惡者明

正典刑協從者成釋不問今已班師於戲管叔

流言成周致辟淮南作孽自闕其躬大義不私

於所親至仁尚從於寬典詔告中外咸使聞知

宣德元年八月二十二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恭天撫民固無華表遠邇之間除殘去暴

本於帝王仁義之心故拔稂莠所以育苗而斬

蛇虺爲其傷易惡惡明聖所同朕嗣

祖宗之洪圖王萬邦之兆庶志存康濟夙夜惟勤比

以殘胡嘗爲邊患爰於農隙躬歷疆陲飭勵將

士嚴固防守九月初二日駐師石門遠得邊報

胡寇數萬南侵豕突獸奔已迫近境朕躬率鐵

皇明詔制

宣德二年

十二

騎三千馳赴之將士比力協心咸奮一當百斬

馘虜首萬餘級擒其酋長百餘人徑其巢穴盡

獲其人口兵器馬疋牛羊輜重不可勝計腥羶

蕩滌邊境肅清遂班師振旅於戲稔惡弗戢醜

虜何遠於天誅武威載揚嘉兵豈子之所志庶

幾攘夷之績用副保民之心詔告中外咸使聞

知

宣德二年九月十五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菲德祇膺鴻圖惟

祖宗創業之艱難惟今日守成之匪易致勤夙夜罔

敢怠寧億兆之繁殫心於和輯

宗社之重永念於繼承善慶有源祥應茲協陽德初

復長子肇生家邦之本攸隆中外之心咸屬宜

施惠澤覃被多方今大赦天下所有合行事宜

條示于後

皇明詔赦三

宣德二年

十四

一各處稅糧鹽糧除宣德二年以前未完者

依例徵納其宣德三年稅糧鹽糧以十分

爲率蠲免三分

一自宣德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前連年拖

欠諸色課程鹽課茶課各處追陪孽收虧

欠倒死馬騾驢牛羊等畜官軍騎操領養

馬騾驢牛羊隻倒死者及過年拖欠蘆柴

納欠銅鐵顏料膠漆竹木等物追陪未完

段疋等項盡行蠲免

一自洪熙元年六月十二日以後宣德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前官軍及旗軍將軍力士校尉舍人餘丁除犯反叛黨惡不宥外其餘有犯發各處立功哨瞭及充軍等項者並送兵部查理復其職役官調衛所

一自洪熙元年六月十二日以後宣德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前文官有犯發充吏役承差者悉送吏部量才授職但犯贓罪者不在此例

皇明詔教

宣德二年

十五

一自宣德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前見任文武官員總小旗有因事停罷俸糧者詔書到日如舊關支

一自宣德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前官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大逆謀叛子孫謀殺及毆罵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壘毒魘魅毒藥殺人強盜人命妖言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

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各處犯人名下自宣德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前見追未完侵盜糧草及一應贓物詔書到日悉皆免追

一各處逃軍逃囚逃匠人等自詔書到日爲始限兩箇月以裏赴官首告與免本罪軍還原伍民還原籍匠復本業

一各處人戶自宣德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前在逃者詔書到日爲始限三箇月之內

皇明詔教

宣德二年

十六

赴所在官司首告與免本罪各回復業戶下遞年所欠錢糧等項盡行蠲免仍免差役一年有司官吏糧里老人善加撫恤不許指以取索錢債爲由因而生事擾害違者罪之

一軍民中有鰥寡孤獨者所司依例存恤毋令失所

一軍民中有男婦年八十以上者詔書到日所司仍給絹一疋綿布一疋綿一斤酒一

斗肉十斤米一石

一文武官有虐害軍民者許被害之人一依

大明律自下而上陳告如有所司不理許

赴按察司巡按御史處告理如又寬抑方

許指實赴京仰訴不許擅自鄉縛違者罪

之

於戲承序以長用昭萬世之傳推德及人弘敷

四海之福故茲詔諭咸使聞知

皇明詔赦

宣德三年

宣德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承天序祇奉寶圖惟

祖宗積慶之隆衍本支於至盛惟帝王統理之道建

儲嗣以爲先長子祈鎮日表英明天資端重比

者親王文武羣臣合誠奉表請立東宮于再于

三言之切至朕恭承

皇太后聖訓國家大經宜循衆議今以冊寶立祈鎮

爲皇太子夫重建元良所以垂萬年之統豫定

皇明詔制

宣德三年

十八

國本所以係天下之心詔告臣民咸使知

宣德三年二月初六日

皇帝敕諭文武羣臣比者廣東進二百鳥卿等上表

稱賀以爲朕之孝誠感茲瑞應夫祇敬

祖宗供養

聖母皆職分當然何足爲德感瑞之言良增懷愧朕

德涼薄上念

祖宗付托之大下念生民屬望之衆夙夜兢兢弗勝

負荷爾文武羣臣同心同德贊輔不逮庶幾平

治之世今靈物之臻實荷

天地鑒格

皇明詔諭三

宣德四年

十九

宗廟垂慶之所致也然古之君臣因祥瑞致傲卿等

尚益殫乃心相與輯寧庶光永安邦家用答

天地

祖宗之眷祐用享太平無窮之福欽哉故諭

宣德四年七月十二日

皇帝敕諭五府六部等衙門

朕賴

天地

祖宗眷佑文武之臣盡心乃職以致四海清寧軍民

樂業今將閱武郊外爾諸將整擐軍馬扈從六

部等衙門各令堂上官一員帶屬官一員隨侍

前去特命豐城侯李賢都督蔣黑兒掌戶部事

太子太師郭資兵部尚書張本都察院右都御

史顧佐居守北京凡一應大小之事須用措置

皇明詔制三

宣德四年

二十

得宜纖毫不可怠忽遇有緊急機密重務同心

計議停當隨即施行仍差人星馳具奏不許稽

緩如遇外夷使臣來朝須同太監楊瑛等計議

館待亦星馳奏報爾等務要晝夜盡心十分詳

慎以副朕委重之重故諭

宣德四年十月十九日

皇帝敕諭六部都察院

朕恭膺

天命嗣承

祖宗洪業夙夜孜孜保民圖治每食則思下人之饑
衣則思下人之寒心存民瘼未嘗忘之今春氣
已和特頒寬恤之令條示于后其速行之爾六
卿大臣與國同體爲國爲民務盡乃心如政令
有所未當朕慮有所未周者尚審思列奏都御
史任耳目之寄亦宜博訪以開庶副朕恤民之
至意

意欽哉故諭

宣德五年

王

王

皇明詔諭

宣德五年

王

一宣德四年各處有經水旱蝗蝻去處速行
巡按御史按察司委官從實體勘災傷田
土明白具奏開豁稅糧坐視不理者罪之
一宣德三年以前官員軍民有倒死官馬騾
驢當追陪者及軍民有虧欠孳生馬疋者
悉免追陪
一宣德三年以前軍民有拖欠柴炭草束者
盡行蠲免

一各處百姓近因饑窘逃徙他處者速行各
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縣招諭復業仍舊
加撫綏免其戶下稅糧及雜泛役一年
一除造軍器及軍需買辦外其餘爲營造等
事各處買辦顏料生漆等物工部速行各
處有司其已辦在官者差人運赴京庫交
收未辦者盡行停止其差去買辦採辦等
項官員人等悉令回京不許留滯擾民
一朝廷所用之物各有土產之處今後凡遇
買辦只於土產之處收買如收買數多還
免其他差役以優恤之不許一槩分派於
不出產處收買科擾害民違者罪之
一各處官田舊額起科不一租稅既重農民
不勝自今年爲始每田一畝舊額納糧自
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
升至一石以上者各加減十分之三永爲
定例
一近年在京做工匠人多有逃者蓋因管工

官及作頭人等不能撫恤又私縱其強壯者不令赴工但辦納月錢入已并冒關其糧餉却令貧難者常川做工又逼索其財物受害不已安得不逃近差人勾取差去官員人等又苦害之逼取財物工匠受害弊非一端自今工匠一戶有二丁老令一丁赴工一丁放免四丁者二丁做工二丁放免俱准此例單丁者與別戶朋合聽其一年或二年相輪代替違老依失班例論

皇明詔諭三

宣德五年

二十三

二十三

罪如遇大營造暫借撮工者計其用工月日准後班次用工之處常差監察御史給事中點閣考其工程有仍前作弊者就行糾奏究治庶革宿弊不得均其勞役上不虛費糧賞

一工匠有年老殘疾戶內無丁力者保勘明白卽與開豁匠役

一近年逃匠往往有懷挾私讐妄指平民爲匠者所司不與分豁民之受害者多有未

分豁者工部及法司卽與分豁仍嚴行禁止再有犯者重罪不恕

一各處衛所有司倉廩官攢斗級交通納戶私下包納虛出實收作弊百端今後令監察御史按察司巡視但有作弊就便拿問一理刑之官推公與明使有罪者不得以苟免無罪者不陷於冤抑庶其稱職比聞法司不體朕恤刑之心任情用法往往過當夫嚴刑之下何獄不成若有罪而縱之將凶人益肆無罪而枉之將善人何恃且賊汚士之極醜無斯行而加斯名卽玷棄於終身豈當不念自今其深以爲戒必明必公必詳必謹庶副朕欽恤之意

皇明詔諭三

宣德五年

二十四

二十四

宣德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皇帝敕論文武羣臣禮部言山西所進龍馬駒以爲瑞應將與羣臣同上表賀朕自承大統孜孜夙夜期與華夷同臻康泰幸數年以來家國平寧歲累有牧百姓粗安邊圉靖肅此皆

天地

祖宗之佑羣臣贊輔之力方切敬慎惟懷永圖未年穀屢登生民給足仁賢効職四夷順服禮義生於閭閻武備修而不用此有國之瑞也朕與卿等共祇勉之一獸之異未足爲瑞其止勿賀故

皇明詔諭

宣德七年

三十五

完

論

宣德七年五月十七日

皇帝敕論文武羣臣今陝西進嘉禾蓋豐稔之祥又中外之地連產瑞瓜此皆

天地

祖宗之所垂佑朕何克以致之而卿等歸德朕躬欲進表賀內自修省歉焉於心其止勿賀朕夙夜孜孜圖惟生民之安以冀不忝

天地

祖宗之付畀卿等皆當體朕之心勉盡厥職上以益君之德下以厚民之生戒乃玩愒務圖實功庶

皇明詔諭

宣德七年

三十六

完

副朕之委任欽哉故諭

宣德七年八月十五日

皇帝敕諭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

朕以非德奉承

天命嗣

祖宗之大統夙夜惓惓思付託之重夫君國之道保民爲要當奉時和萬物發生顧念兵民有未得所祇體造化之仁爰敷懷保之政庶幾下人蒙福而有以仰答天與

祖宗之心凡爾羣臣宜同朕志合行庶務勉務欽承故諭

聖明詔諭三

宣德七年

三

完

一近年百姓稅糧遞運艱難官田糧重艱難尤甚自宣德七年爲始但係官田塘地稅糧不分古額近額悉照宣德五年二月二十日敕諭恩例減免該管官司不許故違一各處有軍民人等遞年逃聚山林者本皆朝廷赤子其源蓋因所司不能存恤肆行貪暴以害之致其不得已爲偷生之計卽喪其家業栖栖窮苦無所依歸甚可憐憫今悉宥其罪卽行所在府州縣官用心招

撫令歸復業其不願歸本鄉者聽於所在

官司附籍爲民給與荒閒田地爲業免差

三年有司厚加撫恤以副朝廷憐憫窮民

之意有司官吏里老敢有違者巡按監察

御史按察司官體訪拿問

一各處逃移人戶自宣德六年四月以後回

還復業者其中係工匠站竈等役有司毋

得輒便勾擾自復業日爲始免其差役一

年之後生計已成方令赴役

聖明詔諭三

宣德七年

三

完

一各稅糧先因商賈阻滯鈔法加倍罰納今鈔法頗通除正額外倍罰之類以十分爲率減其三分場扇減五分南北二京不在此例俟鈔法流通再行定奪一湖廣江西浙江商稅魚課辦納銀兩者自宣德七年爲始皆折收鈔貫每銀一兩納鈔一百貫一軍民有拖欠宣德五年以前桑穰柴炭蘆葦者悉皆蠲免

一在京在外軍官旗軍有爲事停止俸糧者自今年三月爲始仍舊支給

一在京在外衛所軍士有陣亡傷故失陷及溺水等項在營有父母妻單身別無依倚者所在官司每月給米三斗養贍終身若原籍有丁勾取至營者住支

一宣德五年以前官軍總小旗有爲事罷職役發總兵官處立功者悉復職役仍於立功之處聽總兵官調用原係都指揮以上

皇明詔敕

宣德七年

三十九

三

兵部查勘具奏定奪原係真犯死罪發充軍者不在此例其宣德五年以前軍官旗校軍人犯罪見納米做工運磚未完者悉皆有之令復職役

一自宣德五年以前軍民有拖欠種馬當賠償而未賠償者如係秋收冬收去處許令納米賠償每馬一匹納米十石就於所在官倉交納不係豐熟去處聽於今年秋收後納米賠償

一沿邊軍士職專備禦近年多有投托總兵官作家人及被役使種田生理等項有一

員占用數人者兵部卽出榜禁約巡按御史按察司官時常詢察違者具實奏聞

一在外文武衙門大小官員有貪虐無耻蠹政壞法以致軍民受害者巡按監察御史

按察司官從公考察具實來聞以憑黜罰果有廉幹循良能爲軍民興利除害者具名來聞以憑賞勞若徇私糾察不公者罪

皇明詔諭

宣德七年

三十一

之

一布政司按察司官及知府知州得其人則民安非其人則民受害該部往往循資陞授不免賢否混淆自今布政司按察司官及知府知州有缺吏部行移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及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連名保舉必取廉公端厚識達大體能爲國爲民者吏部審其所保果當具名奏聞量授以職後犯贓罪併罰舉者凡所保授官員

或有人指告其罪法司取問于証明白然

後具奏提問今後各縣知縣吏部亦須選

用得人不許一槩濫授

一各處有文學才行卓然出衆之士自二十

五歲以上令其所在有司保舉送赴京師

選用

一軍民之中有智謀才勇精於武略者令中

外文武臣僚舉保赴京選用

一唐虞之世罰弗及嗣自洪熙元年五月以

皇明詔諭

宣德七年

三

前犯罪典刑者已屢經赦宥其子弟今果

有才行文學者聽保舉選用惟犯謀反大

逆典刑者其子弟不係選用之例

一學校所以勸賢才爲國之用學官嚴加訓

誨有司宜勤勸勵風憲官時常考察務臻

成効

一天下祝典祝壇常須潔淨或有損壞所司

隨即修理庶幾神用妥安人用獲福

宣德七年 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菲德恭嗣天位統御兆民風夜惓惓

圖惟安利今畿內及河南山東山西並奏自春

及夏雨澤不降人民饑窘朕甚惻焉夫上天降

災厥有攸自其政事之有闕歟刑罰之失中歟

徵歟之頻繁歟撫字之不得人歟永念其故內

疚于心思惟感通之道必廣寬恤之仁庶天鑒

之旋災爲福所有合行事宜逐一條例故茲詔

皇明詔敕

宣德八年

三

示咸使聞知

一南北直隸府州縣并河南山東山西三布

政司凡災傷去處人戶自宣德七年十二

月以前拖欠夏秋稅糧戶口鹽糧及官軍

屯種子粒悉皆停徵其拖欠各色課程鹽

糧並各衙門見坐派買辦採辦諸色物料

等項及虧欠草牧馬驢牛羊牲口悉皆蠲

免仍免其今年夏稅軍民乏者所在官司

驗口給糧賑濟如官無見糧勸率有糧大

戶借貸接濟待豐熟抵斗酬還

一被災之家優免一應差役一年官吏里老用心撫恤毋令失所

一戶部禮部工部等衙門遞年坐派各處買辦採辦諸色物料顏料藥味香料金銀箔油漆等項及茶臘桑穰糖蜜牲口乾魚一應厨料并造辦菓品等項但係宣德六年十二月以前拖欠未完者悉皆蠲免

一各處追納加倍商稅課鈔除納完外但係宣德八年

皇明詔敕

宣德八年

三

宣德八年

宣德五年十二月以前拖欠者悉皆蠲免

宣德六年至宣德七年終拖欠者減半

一各處都司衛所并各太僕寺苑馬寺該追倒死虧欠騎操孳牧馬騾牛羊驢疋但係宣德七年十二月以前者悉皆蠲免

一後軍都督府及工部坐派軍衛有司採運柴炭蘆席但係宣德六年十二月以前拖欠未完者悉皆蠲免

一戶部遞年坐派軍衛有司採打秋青草束

但係宣德六年十二月以前拖欠并照例折鈔者悉皆蠲免

一工部坐派各處採運木植其見在山場堆垛者令所在官司如法苦蓋毋致損壞見在水次者陸續起運前來
一法司及各處見追犯人金銀段疋米鈔草束竹木等項除正贓不宥外其陪罰及追者俱減一半徵納草束沍爛及失火延燒者悉皆蠲免

皇明詔敕

宣德八年

三

宣德八年

一各處抄造及買辦一應紙劄但係宣德四年十二月以前悉皆停徵

一各處遞年拖欠稅糧但係宣德六年十二月以前拖欠未完者悉皆蠲免

一宣德六年十二月以前各處拖欠課程鹽課者悉皆蠲免

一在京在外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旗軍有任支俸糧者詔書到日悉皆如舊關支
一直隸令巡按監察御史在外令按察司審

察軍民衙門刑獄有冤抑者卽與伸理不許因而縱放有罪其見監罪因除謀叛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人命蠱毒魘魅毒藥殺人強盜殺人及偷盜官糧外其餘罪犯並與寬免一等科斷

一逃軍逃匠詔書到日限兩箇月內許令赴所在官司首告與免本罪軍還原伍匠仍

當匠

一失班人匠俱免罰工令其仍舊輪班後不

皇明詔敕

宣德八年

三十五

爲例

一各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等衙門官各要連名舉保賢良方正一人起送吏部量才擢用

一諸司官吏有貪酷害人及鬪茸者直隸令巡按監察御史在外令按察司審察奏來以憑罷黜其按察司官貪酷害人及鬪茸者從巡按御史審察奏聞

中外比年冗官過甚虛費廩祿無所裨益

在內令吏部都察院在外令布政司按察司巡按御史及府州正官公同於添設官員數內斟酌其職務繁簡量留在任餘悉送回吏部不許托故在任仍前冗濫

一各處近設撫民官本爲安民自其赴任並無上言民情利病者且聞於民無益有損詔書至日悉令回還吏部如其中有清廉幹濟舊官所不及者許其親臨上司保留在任起送舊官回吏部仍具奏聞

皇明詔敕

宣德八年

三十六

一朝廷差去內外官員人等務要體朕愛民之心謹守禮法不許在外生事需索百端擾害軍民今後敢有違者從巡按御史按察司具實奏聞處以重罪坐視不言者罪同

宣德八年四月十五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我國家膺天明命統理華夷奄旬萬姓于茲七十餘年仰惟

祖宗肇造之功守成之道規模弘遠昭示萬世惟我皇考皇帝以至仁大德統承之率循憲章恢弘政化方期家國永底雍熙不幸奄茲遐棄肆予眇躬祇奉遺命於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卽皇帝位付畀攸重兢惕惟懷允惟神天之典惟敬斯承

皇明詔敕三

宣德十年

三

五

生民之重惟仁斯保阜成之績惟勤惟儉乃克有成顧予涼薄勉懷永圖尚賴親王宗室益修藩屏中外文武羣臣宣力効忱以副委任以惠我蒼生用臻富庶躋于太和共以明年爲正統元年與天下更新一應寬恤事宜條示于後

一自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昧爽以前官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大逆子孫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

蠱毒魘魅毒藥殺人強盜人命不赦外其

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自洪熙元年六月十二日以後軍官并旗軍將軍力士校尉舍人餘丁人等除犯反叛黨惡土豪人命不宥外其餘有犯發遣各處充軍立功及哨瞭等項者盡行宥免復還職役

皇明詔敕三

宣德十年

三

五

一署都督僉事事都指揮署都指揮僉事事指揮悉與實授凡在京優給故官兒男仍於本衛所關支俸給

一文武官吏旗校軍民匠作人等有爲事間完見做工運碍運糧等項及鎖鑰工匠不開糧賞常川做工者悉宥其罪官吏復還職役犯枉法贓罪者罷歸爲民軍還原伍匠仍當匠民放寧家

一文武官員并總小旗有爲事已復職役住支俸糧及支半俸者俱照舊關支

聖明詔敕

三〇 宣德十年

三九

四〇

聖明詔敕

三〇 宣德十年

四一

四二

一自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以前遞年虧欠

農桑諸色課程戶口鹽糧鹽鈔及歲造拖

欠并追陪段疋紗羅絢絹等項倒死馬駝

驢騾牛羊虧欠草牧等畜及未納各項賦

罰冒支官鈔偷盜官糧及中鹽罰納鈔貫

追陪未完段疋等件盡行蠲免

一內府各監局遞年派辦物料工部等衙門

修造軍器樂器船隻等件并一應採辦買

辦生漆銀硃皮張竹木柴炭等項遞年拖

欠屯田子粒及魚油翎毛青碌銅鐵顏料

桑穰席麻竹木蘆柴歲進野味及買辦追

陪胖襖袴鞋試驗不中弓箭及絃并漕運

漂失糧米軍器等件悉皆蠲免如已辦在

官者野味解京其餘就於所在官司倉庫

收貯

一天下一應課程及門攤等項俱照洪武年

間舊額徵收不許指以鈔法爲由妄自增

添違者罪之其有湖泊坍塌淤塞等項及

人戶消耗虧欠課程者從實查勘卽與開

豁

一各處諸色課程舊折收金銀者今後俱照

例收鈔

一各處買辦諸色紵絲紗羅段疋及一應物

件并織造段疋抄造紙劄鑄造銅錢燒造

密器煬煉銅鐵採辦梨木板及各處燒造

器皿買辦物料顏料等件悉皆停罷其差

去內外官員人等卽便回京違者罪之

一各處開辦金銀硃砂銅鐵等課悉皆停罷

將坑冶封閉其已辦完見收在官者金銀

硃砂就令差去人員管領來京銷納鐵於所

在官司寄庫差去開辦內外官員人等卽

便回京不許托故稽留若係洪武年間舊

額歲辦課銀及差發金不在此例

一各處造作除軍需外其餘盡皆停罷今後

非奉朝廷明文一毫不許擅自科擾軍民

違者罪之

一各處打鷹及打捕鳥獸採取鱖魚花草果
木山石之類詔書到日悉皆停罷差去內
外官員人等即便回京所占用官軍各回
原衛所管事着役民回原籍當差不得稽
留違者罪之

一各處豎牧馬驛驢牛羊等畜及北京河間
保定等處軍民見奉征進所獲牛羊詔書
到日即令軍衛有司提督牧養原差去管
養內外官員人等即便回京毋得托故在

皇明詔敕

宣德十年

四

三

彼生事重擾軍民

一借薪司光祿寺等衙門原差派柴炭蘆葦
荆條等項自宣德八年十二月以前拖欠
未完者悉皆蠲免宣德九年正月以後悉
減半送納內官等監局坐派上茜草暖樺
皮及樺木等件悉皆停罷

一各處宣德九年被水旱去處取勘的實將
稅糧及屯種子粒盡行蠲免缺食貧民有
司量給米糧賑濟

一民間應有事故人戶拋荒田土即從實取
勘開報除豁稅糧另行召人承租如係官
田即照民田例起科

一各處抄沒官房及沒官牛隻年遠倒塌及
倒死者所納房鈔及牛租取勘明白即與
除豁

一各都司衛所下屯軍士正糧子粒一十二
石給軍食用不必盤量止徵餘糧六石於
附近軍衛有司官倉交納

皇明詔敕

宣德十年

四

三

一各處逃移人戶悉宥其罪許所在官司首
告回還原籍復業免其差徭一年其本戶
虧欠稅糧等項盡行蠲免

一逃軍逃囚逃匠人等詔書到日爲始許兩
個月內赴官自首與免本罪軍還原伍民
還原籍匠復本業其人匠有因在逃間發
充軍當匠者一戶止存一名當匠其餘放
免

一各處原編輪班人匠內有一年一班者今

後江北人匠照舊輪班江南人匠俱以二年輪一班其各監局在逃諸色人匠爲無正身有勾戶丁二三名當匠者止令一丁當匠其餘放免但是該發充軍行提未到者悉皆宥之

一在京做工軍夫照例更替候營造山陵畢日悉皆放回

一見起在京做工人匠除選帶家小并把總高手與應用營造山陵人匠及該輪班上

聖明詔赦

宣德十年

四

五

工者存留外其餘盡數放遣仍照舊輪班不許指以朋合編班爲由一禁拘留若高手工匠及各色人匠果有年高者亦即令放遣其見在做工失班罰工者免其罰工止當正班滿日放回違者罪之

一自宣德九年以前各處凡承敕旨及勘合起取軍民人匠悉皆停止如已行在途亦令回去軍還原衛所民還原籍

一軍官爲事去年冬曾隨大駕出關巡邊例

應調者免調悉令放回原衛所

一各都司衛所自洪武年間至今差去勾軍不回官旗人等限兩箇月以裏赴所在官司首告悉免本罪今各回原衛所管事者役

一遞年有犯罪發去擺站及充遞運所夫膳夫軍伴等項役滿者即便放回違者罪之一差去買辦造辦採辦內外官員人等有在各處私占官民田地及起蓋房屋隱占軍

聖明詔赦

宣德十年

四

五

民諸色人等作打捕戶養戶等項名色使用者詔書到日官民田地各復其舊房屋入官隱占之人俱復本役違者治以重罪一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以後官吏人等犯罪充軍者止充本身

一農桑學校有司宜加勸勉務求實效勿事虛文

一軍民中有鰥寡孤獨者所司依例存恤毋令失所民年七十以上及篤廢殘疾者許

令一丁侍養不能自存者官爲賑濟凡軍民八十以上者所司給與絹二疋綿二斤酒一斗肉十斤時加存問其有爲事編發爲民種田年七十以上孤寡無人養贍者放回原籍依親

一各處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開具實跡奏聞以憑旌表

一官員軍民之中有懷材抱德或屈在下僚或隱於山林所司以禮薦舉赴京量才擢

聖明詔敕

宣德十年

四十五

用

一凡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

一各處軍民有爲追陪孽畜稅糧等項被官司逼迫不得已將男女妻妾典賣與人者詔書到日官司卽爲贖還如男女已成婚配者不在此例

一法司問擬罪囚今後一依大明律科斷不許深文違者罪之

一各處軍民匠役人等有因饑窘及受官司

逼迫不得已逃竄山林或嘯聚爲非者詔書到日悉宥其罪令各復業者役免其差役二年所司善加優恤不許生事擾害違者罪之

一各處邊將及軍衛頭目務要撫恤軍士嚴飭武備謹守地方其有功及怠事者具申朝廷以憑賞罰

一有司官吏務要公勤廉慎愛恤百姓不許阿附勢要輒有科擾親臨考察官員務求

聖明詔敕

宣德十年

四十六

實跡以辯賢否如有徇私枉法顛倒是非者必治以罪

嗚呼自古生民獲福咸由君臣同心同德圖厥成功亦罔不在初尚協嘉猷以隆邦本詔告天下咸使聞知

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隆古神聖之君威有鴻名美謚垂於

萬世若唐堯虞舜皆所以形容至德述我

祖宗莫不皆然恭惟

皇考大行皇帝續承天位統理邦家弘覆載之仁溥

生成之德至誠孚于上下至孝通于神明寬裕

有容神武不殺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薄海內外

熙然泰和不幸上賓奄棄臣庶顧以大寶付于

皇明詔制

宣德十年

四

五

眇躬懷哀慟之孔深念繼述之彌重允惟典禮

宜極追崇謹命文武羣臣稽古禮文議薦謚號

參之衆論協于大公乃于正月二十五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奉冊寶恭上

皇考大行皇帝尊諡

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

號

宣宗於戲天地之德實廣大而難名日月之明同昭

宣於有永以宣天下想宜知悉

宣德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皇明詔制

宣德十年

四

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眇躬嗣登大寶稽古帝王致理之要

亦惟尊尊親親表正大倫封建宗藩鞏固王室

厥有彝典萬世攸同仰惟

聖祖母皇太后大德格天錫之全福以濟我國家保

祐朕躬

聖母皇后協相先朝用因邦本徽音嗣著大典攸崇

謹上册寶尊

皇明詔敕 三

宣德十年

四九

聖祖母皇太后爲太皇太后

聖母皇后爲皇太后復念本支實資藩屏今冊封弟

祁鈺爲郕王平陽王美圭嗣封晉王保寧王悅

熒嗣封蜀王其餘郡王應封襲者次第頒封於

戲崇孝敬以隆天敘之尊敦宗室以重維城之

寄爰推仁澤咸及庶邦所有合行事宜條告于

後詔示中外咸使聞知

一各處宣德七年十二月以前拖欠稅糧及

一應錢糧草束除起運實數并見送在官

者就於所在及起運所至倉分收納其未
徵及未納者悉皆蠲免

一各都司衛所官軍今後除哨瞭備禦及屯

種操練并有敕旨及明文差調外其餘一

軍不許私役一毫不許擅科若有指以差

調修理爲由私役種田及採打水石燒造

輓瓦等項擅自科差者令巡按御史及所

在按察司官巡察具實奏聞悉治以罪

一公侯伯亡歿其子孫例應襲爵者吏部兵

部取勘奏聞卽與承襲不許稽延

一各處總兵鎮守備禦都督都指揮及都司

掌印都指揮自宣德元年以來不曾陞用

者各具實跡以聞量才擢用

一凡軍職子孫弟姪除應襲外其餘果有精

於兵畧武藝者許所在官司舉送兵部試

驗擢用

一自洪熙元年至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止

軍職有爲事發做爲事官及降除并降克

皇明詔敕 三

宣德十年

五十一

總小旗者悉復原職其犯反叛者不在此

例

一文職官員年未及七十者疾不能任事者

皆令冠帶致仕免其雜泛差役

一各處衛所軍士事故該勾補者若丁盡戶

絕并山後等處人民挾無名籍等項已經

三次保勘無憑勾解者軍衛有司卽與開

豁不許假此爲由故意展轉擾害良善違

者罪之

皇明詔敕

三、宣德十年

五

三

一比先有爲事文武官吏軍民旗校人等發

交趾充軍在逃及散漫不曾首官着役者

許赴所在官司首告就於附近衛所收操

一各處有缺食軍民人等不得已相聚爲盜

強奪人財物及捏造妖言誘惑人騙要

財物者詔書至日悉宥其罪軍還原伍民

還原籍今後若不改悔仍復聚集爲非俱

照原犯罪之其已拿解在官者不在赦例

一大同見養羊隻該部取勘見數交付所在

官司暫且收養仍開報光祿寺陸續取用

原管牧放內外官員軍民人等各回原職

役

一水旱災傷之處並聽府州縣及巡撫官從

實奏聞朝廷遣官覆勘處置並不許巧立

名色以折糧爲由擅自科歛小民金銀段

疋等物那移作弊侵欺人已違者罪之

一各處山場園林湖池坑冶及花果樹木等

件原係民業曾經官府採取見有人看守

皇明詔敕

三、宣德十年

五

三

及禁約者自今聽民採取不許禁約其看

守內外官員軍民人等各回原職役

一北京及山西宣府所屬地方產水山場除

山陵禁約外其餘去處聽人採取仍依舊

例抽分不許妄自增添違者罪之

一各處總兵鎮守官等處自宣德十年正月

初十日以前有敕旨採取及造辦買辦一

應進用物件悉皆停罷

一今後鷹犬及珍禽異獸等物不許進獻

一自今各處總兵鎮守備禦等官並不許指以進奉爲名擅自打圍飛放蹂踐禾稼擾害軍民違者罪之

一民匠比先爲因在逃編發武功三衛充當軍匠者待營造山陵畢日仍充民匠就於在京居住依例輪班

一各處平民有被人挾讐妄報爲匠及醫士厨役等項名色并妄指同名同姓爲軍者雖見有該部文書坐取有司卽與審勘開

皇明詔敕

宣德十年

五十二

豁不許一槩朦朧妄報違者罪之

一府州縣官有廉謹公正能恤民者親臨上司宜以禮待仍具其政蹟來聞以憑陞擢一凡詔書內寬恤恩典及合行政務有司當一一遵行不可作疑生事刁蹬失信於下違者必罪不宥

宣德十年二月初九日

皇帝敕諭公侯伯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朕恭嗣大統夙夜祇勤惟

天惟

祖宗付托之重不敢怠逸比年以來停罷一切徵歛除逋召薄刑罰所冀四方咸遂生息今歲以來災沴數見京畿尤甚自三月至五月亢陽不雨甚傷農麥五月中至六月連雨不止河決隄防淹沒田稼城中傾塌官民廬舍亦有壓溺死者深用兢惕洪範咎徵皆由人事蓋朕不德之所

皇明詔諭

正統四年

五十四

致也其聽納之弗審歟讒佞之弗職歟政事之臣有頗僻歟輻輳之臣失其職歟何災特甚乎近也循省厥由用圖善道爾等皆與國同體豈當默然坐視而弗思弗勉乎自今其體朕心以

敬

天愛人爲心毋懈夙夜夫持廉戒貪者善身之本致公絕私者善政之要勿謂可欺神鑒孔昭勿謂無害天應可畏欽哉曷哉務修善政庶幾以回天意以固

宗社生民之福爾亦尚有利哉所有合行事宜條示

于後該載不盡者悉具奏聞故諭

一吏部擢用官員宜簡選賢才者任之或能
輒無能者或老疾不堪平昔行止不端謹
者悉皆罷去承差知印吏典人等亦宜精
詳考察賢否但是貪污及庸懦無能并不
該行移者悉皆罷去不許循私濫用糜廩
費祿

一各衙門文職官員洪武年間量事繁簡設

皇明詔諭 三八 正統四年

五五

官理辦俱有定額永樂年間爲因管建北
京事務繁多所以額外增注自朕卽位以
來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之而冗官或以
微事占身坐食俸祿況北京運糧艱難亦
宜樽節自今悉照洪武年間諸司職掌官
額選其廉能者存留其餘悉送吏部改除
如無缺員照依永樂年間事例放回寧家
有缺員挨次取用

一朝廷簡任賢良共造民福方面官及府州

縣正官已令大臣及五品以上官保舉從

吏部審察然後用之保舉者必須考其實
行審察者必須處以至公敢有徇人投托
以公廢私以不肖爲賢舉主及吏部官皆
治以罪自今在京在外官員未及兩考者
不許舉保違者罪之

一凡實徵一應錢糧雖有定額然各處水旱
災傷不一當體念民情差人踏勘明白具
奏開豁不許固執及畏干係展轉行移因

皇明詔諭 三九 正統四年

五五

循不決貽患於民

一正統二年十二月終以前拖欠一應錢糧
等物已有詔書悉皆蠲免今聞各處官司
指以起解報數在官爲由一槩追徵甚至
有以宣德年間拖欠者亦行追究致使小
民窮窘逃移失所戶部卽爲申明不許重
徵如有糧里實於小民徵過未起運者卽
令如數給還違者罪之

一永樂年間因鈔法不通令民照口數納鈔

支與官鹽近年鈔法通行民納鹽鈔如舊
鹽課司十年五年無鹽支給民人納鈔艱
難宜減半收鈔以甦民力及宣德年間亦
因鈔法令收關房及車輛鈔貫今鈔法已
通悉減半徵收

一各衙門買辦造辦及追徵一應物件應優
免而未優免深爲民害者一一追究具奏
定奪

一各處有解納紵絲布絹顏料等項者隨即

皇明詔諭

三八 正統四年

五七

辦驗收納不許刁蹬留難仍查遞年追納
物件未完及係急用者一一條奏定奪

一各處管軍頭目廉幹者少貪虐者多以致
軍政不修往往軍受其害逃竄數多是致
城堡乏人守備其見在管軍頭目務令巡
按御史及所在按察司官遴選堪任者用
之其餘不堪用者令其就於本衛守城帶
操以聽調用勿令管事庶幾軍不逃亡城
守有備

一軍職官員洪武年間各衛所皆有定員今
爲軍職官多額外添注如沿海沿邊少糧
衛分百姓運糧艱難今後多餘軍職止許
於有糧去處添注庶幾供給利便無糧去
處不許添注

一在外衛所操練軍士頭目多不用心竝無
實效都察院其行各處巡按御史按察司
官嚴加操練要征調得用若仍前怠慢無
實効者并風憲官一體論罪各處城池額

皇明詔諭

三八 正統四年

五八

塌者亦督令於農閒時月軍民相兼修築
不許違誤

一管軍頭目及在外各衛指揮千百戶多不
用心撫恤軍士或尅減月糧或占私役或
縱容在外辦納月錢或橫加虐害騙要財
物以致軍士逃竄隊伍空缺甚非朝廷撫
養軍士之意今後再不悞改聽監察御史
給事中體訪的實具奏拿問

一三法司錦衣衛見監重囚中間或有鍛鍊

成獄或以文案爲據而其情有可矜法有可疑者具奏定奪今後問囚犯人及在外問成解來犯人伸訴冤枉或調送別衙門或多官會審須要從公推問實情不許徇私拷打逼勒招認符合前問官吏自己推托利害以致冤枉人違者必罪不赦

一今後一切祥瑞有應稱賀者止行在京衙門不必行移各王府在外文武官及土官衙門卽今見有來進禱祥表文者禮部卽

聖明詔諭

三〇 正統四年

五九

行文沿途止之庶免勞人

一做工人匠務要撫恤得人派役公當勿令失所

一各衙門一應公文當依程限完結凡解軍解囚一應差使人員到來所司卽爲查理明白發遣回還不許遷延刁蹬今後敢有仍前作弊刁蹬留難者御史給事中體訪具奏其司務并首領官吏竝治以罪不恕

一五軍都督府堂上官多不用心整理軍政

亦不行用心打點文書一應行移縱容首領官吏通同作弊遇有繫職替職及公幹等項人員到來刁蹬留難百般需索以致人難自今不改前非聽監察御史巡察具奏拏問

一都察院爲朝廷耳目風紀之司必能考百僚扶植善良糾正奸邪伸理冤枉然後爲稱若不能持正秉公而任情恣意阿附以致賢否混淆貪廉不辯冤枉不伸者

聖明詔諭

三〇 正統四年

六

祖宗之法具在朕不爾私

一朝廷置給事中出納命令封駁章奏舉正欺弊職任最清要自今宜體朝廷選用之心必公必正必廉必勤知無不言言則必當務存大體以扶善抑惡使百官有司知所敬畏然後必能盡職而依阿從事苟且度日廢棄職掌或徇私交通肆爲欺弊負國家之任使者事發必罪不宥

一在京在外官員皆受國家職任凡公正廉

勤者陞遷貪虐怠慢者黜罷朝廷自有公
論自今各宜勉力以仁義存心以公勤從
事若不能自勉專務背公營私附役托賄
賂交通朋比爲非者國典具在悔將難追
一凡軍民一切利病及今可以濟時恤患除
奸革弊之事許諸人直言無隱

正統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皇明詔諭

正統四年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眇躬嗣承大統仰惟

天眷之隆

祖宗創守之艱夙夜祇慎用圖政理以寧萬邦一切
不急之務悉已停罷尚冀羣生樂業上協

天心切慮民情幽隱庶職未盡得人承流宣化有所
不至深歎于懷茲當春和萬物發舒吾民或有
不得其所者悉從寬恤以遂其生爾外臣僚體

皇明詔敕

正統四年

卷二

朕心盡乃職務求實効勿事虛文所有合行事
宜條示于後

一自正統四年三月初一日昧爽以前官吏
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大逆謀殺祖父母
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蠱毒
魘魅毒藥殺人強盜不赦外其餘已發覺
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成赦除
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自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以後武職有犯

發遣各處做爲事官立功者復其原職就
彼定衛操備充軍者令做爲事官就彼立
功

一文武官吏軍民匠作人等有爲事見做工
運磚運米納米等項遇赦者武官復其本
職文職官吏無職者復其職役有賊者放
回原籍爲民軍還原伍匠仍當匠民放寧
家

一正統二年十二月終以前遞年拖欠稅糧
皇明詔敕 三 正統四年

草束戶口鹽糧鹽鈔及虧欠農桑諸色課
程倉糧鹽課屯種子粒之類悉皆蠲免

一倒死馬駝驢驘牛羊及虧欠馬駒孳牲等
畜悉皆蠲免

一遞年拖欠蘆柴各處納欠銅鐵顏料竹木
柴炭等物并追一應物料及未納一應賦

罰悉皆蠲免

一各處魚課及商稅經今年久其中湖池或
有湮塞坍塌無所採捕市井或因人逃移

商販者少以致課程虧欠負累人民包納
所在有司按察司及巡按御史印與踏勘
從實徵收其包納之數悉與開豁

一各處造作除軍需外其餘不急之務悉皆
停罷今後非奉朝廷明文敢有擅役軍民
及擅自科歛者罪之

一各處有被水旱災傷缺食貧民有司卽爲
取勘賑濟勿令失所

一民間應有事故人戶拋荒田土無人佃種
皇明詔敕 三 正統四年

有司卽爲取勘除豁另行召人承佃中間
有係官田地例起科若不係官民地許令
諸人耕種三年後聽其報官起科所種桑
棗有司時加提督務求成效不在起科之
數

一南京及在外文武官吏俸糧軍士月糧近
爲糧儲不敷減分支給以鈔折充該部卽
宜查勘有糧去處量加以米俾官吏足以
養廉軍人足食

一軍官襲替職事已有定例其中有人爭襲
許告煩擾官府展轉行勘應襲者不得襲
不應襲者霸留聽候動以歲年該部卽與
類行清軍御史巡按御史親臨體審從實
具奏定奪庶免人難

一各衛所逃故軍人勾丁補役其中果有全
家死亡並無幼丁可紀錄者有司里老保
勘是實清軍御史卽與開豁類行兵部銷
除免致勾擾

皇明詔敕

三〽正統四年

全五

一各處挨捉逃軍其中有因差使及被頭目
私役出外病故或被水淹及虎報傷害或
被賊人殺獲其該管不從實報皆作在逃
挨拿正身清軍御史卽與分豁其勾丁補
役亦有同名姓及本戶原不是軍或被里
老人等挾讐妄報或被官司朦朧冒解無
由自明者情實可矜清軍御史卽與審勘
開除已解到衛者兵部亦爲行勘分豁不
許冤抑平民

一各處逃移人戶悉有其罪許於所在官司
附籍納糧當差其有愿回原籍復業者免
其糧差二年戶下遞年拖欠稅糧等項悉
皆蠲免

一逃軍逃囚逃匠人等詔書到日爲始限三
個月以裏赴官自首與免本罪軍還原伍
民還籍匠復本業

一遞年失班人等與免本罪仍令依舊輪班
免其罰丁如仍前不赴工者治之以罪

皇明詔敕

三〽正統四年

全六

一各處軍民匠役人等有因饑窘及被官司
逼迫不得已逃避山林或因雨糾合爲非
者詔書到日悉宥其罪令各復業者役免
其糧差二年所在官司善加優恤不許生
事擾害違者罪之

一法司所問罪囚今後務要議擬得當不許
徇私寬人例該做工運米運磚等項贖罪
者完日卽時發遣武官復職文官犯贓悉
皆罷爲民無賊者亦復本職不許深刻妄

加其罪

一在京在外見監獄囚赦所不原者中間或情法可疑所司不能決斷者詔書到日開具可疑實情明白具奏以憑決遣不許推托利害淹禁無辜違者罪之

一諸司官吏務在得人官有監察御史等官考察黜陟吏典宜從本衙門堂上官考察公勤諳曉行移者用之其貪暴無能及猥瑣不堪者悉罷爲民其見在吏部聽察及

聖明詔敕

三
正統四年

六

七

見發各衙門辦事者亦宜精選存留但是才質不堪者悉放爲民

一軍民中果有才德兼備堪任用者或屈在行伍或隱遯山林所司以禮薦舉赴京試驗量才擢用不許徇私濫舉

一忠臣義士歿於王事及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但有實跡者有司卽爲具奏旌表以勵風俗

一軍民中有鰥寡孤獨者所司依例存恤其

年七十以上及篤廢殘疾者許令一丁侍

養不能自存者官爲賑給

一詔書內該載不盡者凡利所當興害所當革官無實用民被役占所在有司從實具奏以舒民力

嗚呼天地以生物爲心國家以養民爲政尚圖成績用底雍熙詔告臣民咸宜知悉

正統四年三月初一日

聖明詔敕

三
正統四年

六

七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非德祇膺

天命嗣

祖宗大統王宰天下夙夜思念開創惟艱繼承匪易

誠以疆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失所過實自予

肆臨御以來志存安利寢食弗安比者敬循

祖宗之舊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禮

典宜備尚慮煩民廼材因素有費悉公出人悅

皇明詔敕三

正統六年

六十九

七

越事聿告成功已於今年十一月初一日御正

朝臨羣臣臚言居正而安宜有及民之澤其諸

事宜條示于后

一自正統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昧爽以前官

吏軍民人等其犯十惡人命強盜強姦白

晝搶奪傷人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

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

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其已宥

死充軍者不在此例

一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有見爲事做工運炭

運米等項者悉宥其罪官吏復還職役軍

還原伍匠仍當匠民放寧家其風憲官貪

暴不才及文職官吏犯枉法贓罪狀著明

者雖宥其罪仍發原籍爲民

一軍官并旗軍將軍力士校尉舍人除丁爲

事犯罪發各處立功及噤哨等項者盡行

宥免復其職役官就注於見在立功衛所

已發充軍者不在此例

皇明詔敕三

正統六年

七

一文武官員并總小旗有爲事任支俸糧及

支半俸者詔書至日悉依舊關支

一在外文武官吏軍士俸糧先因倉廩不足

米鈔兼支者該部悉便查勘有糧之處量

加以米無米者依例加鈔

一自正統六年十月以前軍民一應倒死虧

欠及被盜走失孳牧寄養長生騎操等項

馬駝騾驢種馬馬駒牛羊猪牛犢等畜悉

皆蠲免

一正統六年十二月以前凡拖欠夏稅秋糧
盡行蠲免正統五年十二月以前拖欠馬
草及農桑絹米絲苧鹽課諸色課程地畝
米鈔戶口鹽糧鹽鈔并因上司追徵急迫
不得已虛報已納之數在官者盡行蠲免
仍免正統七年鹽糧一年正統七年八年
鹽鈔二年其拖欠數內若小民已納與糧
里人等者悉令糧里人等於所在官司倉
庫交納不許侵欺作弊

皇明詔敕

正統六年

七

一各處軍旗餘丁邊衛屯糧及各衛屯種餘
糧拖欠未納者自正統五年十二月以前
盡行蠲免

一永樂宣德年間至正統五年以前有因災
荒饑窘借用預備倉糧其家貧難不能償
納者悉皆蠲免

一北京該用柴炭及南京所收蘆柴自正統
六年十月以前軍民拖欠未完者悉皆蠲
免南京戶部仍查見收蘆柴實數如勾二

年之用者正統七年停徵一年

一各處拖欠歲造紵絲羅紬綾絹自正統元
年十二月以前者悉行蠲免未納魚油翎
鰓及歲辦年例皮翎羊毛并未完歲辦諸
色顏料等物自正統五年十二月以前者
悉行蠲免該納各項賦罰并追陪虧折顏
料段疋一應物件自正統六年十月以前
者悉行蠲免其係盜官錢糧追納未完者
亦皆蠲免宥其死罪官吏人民俱發口外

皇明詔敕

正統六年

七

充軍軍旗調邊遠噤

一各處拖欠香料曆日紙并雲南所轄拖欠
歲辦差發金銀米鈔海肥馬牛紬布俱自
正統五年十二月以前盡行蠲免其各處
拖欠藥材及供用厨料諸物自正統十四
年十二月以前者盡行蠲免

一各處派買採辦等項物件除軍需及饋運
北京糧船該用竹木等項外其餘一應不
急之物悉皆停罷

皇明詔敕

三〃正統六年

七

皇明詔敕

三〃正統六年

七

一 鰥寡孤獨及篤廢殘疾之人有司依例存恤民年七十以上者照例優免一丁侍養八十以上者有司以時存問歲依例給絹二疋綿二斤酒一斗肉十斤於官錢內支買務行實惠毋事虛文其在京各色人匠陰陽醫士廚役等項年七十以上并殘疾者悉皆放免應僉補者照舊僉補內外各衛所軍人年六十以上果有疾患不能應役者聽其依親仍行原籍勾丁補伍爲事

發邊遠終身充軍及充膳夫驛夫遞運所夫年七十及六十以上有疾者悉放回爲民

一 今年被災去處所在巡撫官巡按御史并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各委的當官同各衛所府州縣官踏勘是實其該徵稅糧馬草子粒卽與停徵備開戶部除豁不許刁蹬留難亦不許扶同作弊

一 各處逃民詔書至日許令所在官司首告

與免本罪發回原籍有司加意優恤原戶下拖欠稅糧等項悉皆蠲免仍免雜泛差役三年其私借債負亦待復業三年後酬還原本不許加利違者罪之若逃民離鄉年久產業已成不願回還者許就所在官司報籍三年後一體應當差役敢有不復業又不報籍者所在官司於該管軍民之家挨究明白但有縱容窩藏者一體罪之一各處逃軍逃囚逃匠自詔書到日爲始限兩月之內赴所在官司首告悉宥其罪各發着役寧家其有情犯深重赦所不原者亦許首實所司爲之具奏量情寬貸

一 在內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在外布政司按察司等衙門并各府官其屬官有廉能稱職者宜優待之不許輕易凌辱若貪酷不才庸懦無能老病不堪任事者并從各堂上官及各府正官具實奏送赴京交部驗實如例致仕罷黜

一中外風憲係綱紀之司尤須慎選識量端弘才行老成者任用其有不諳文移不識大體用心刻酷者並從都察院堂上官考察降黜

一各都司衛所職掌軍政務在撫養士卒以時練習用振威武所任匪輕其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從兵部慎舉老成歷練愛恤軍士者用之仍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體察稱職者存留管事果有貪酷不

皇明詔敕

正統六年

十五

恤軍士陳廢軍政者具實奏聞降黜

一朝廷求賢期得真才近老往往有徇私濫舉權勢子弟并親識故舊之人及至考察才行文學皆無可取已屢併罪舉者今後民間果有真才實行堪稱任使及才行卓越淹屈下僚者許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縣正官具實奏舉以憑試用敢有仍前濫舉者罪之

一凡軍衛中有明於武略智謀優長勇力超

越才堪馭衆者都司并各衛所正官及巡撫官風憲官具實奏聞以憑試用

一今後吏部除撥官吏務須查考籍貫量地遠近銓注無令失所官吏有犯私罪當流以上罰工該復職者並調邊遠

一今後凡軍民一應利弊事關機務詔書該載未盡者許諸人陳言不許托以建言希求進用報復私怨又泛言無益之事紊亂舊章

皇明詔敕

正統六年

十五

一農桑生民衣食之原近年有司勸課不至耕種者少游惰者多歲或不登窘急無措今後布政司按察司官巡按御史嚴督府州縣官及時勸勵耕種務臻實效但有拋荒及空閒田土即分撥逃移復業并少田人戶耕種凡民單丁者毋得擅役但耕種時月官司不許一應修造妨廢農業

一學校教化之本今後教官生員並須敦本務實勉修職業毋負朝廷教養其教官或

學行無聞曠職廢事及生員年已長成德行不修學業無成者提督風憲官卽如例降黜上司應提調官凡遇下學升堂敘生命生員講誦律誥及古今經書悉遵洪武永樂年間禮義以勉勵諸生

一農作以水利爲要各處提防開填或年久坍塌不能蓄泄陂塘淤塞及舊爲豪強占據小民不得灌溉已令修復或有未修復者該管官司仍卽依舊整理應修築者悉

聖明詔敕

三〇正統六年

七

令修築不許怠惰或有倚恃豪強占據水利者以土豪論罪布政司按察司巡按御史巡歷提督務見實効若苟且文書虛應故事一體論罪

一預備倉糧務須收頓如法民有饑窘卽時驗口賑貸如遇豐年仍依例支給官錢收糴備用收足之際並委所在掌印正官專理不許作弊軍民有願出谷粟者聽所司具實奏聞以憑旌表親臨上司及風憲官

按臨點關但有侵欺盜用者卽便拿問以土豪論罪

一各處應祀神祇祠廟但有損壞者所司卽於農隙之時修理亦不許託此過用民力一凡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司具實奏聞以憑旌表

一刑罰者國家不得已而用之輔治數戒中外法司務敦欽恤比因亢旱分遣近臣清理庶獄有本無罪而坐重罪者有犯徒流

聖明詔敕

三〇正統六年

七

而坐誅死者有負冤一二十年而淹禁不與辯明者已清理疎放十去四五如此持刑不恤民命不畏天譴雖苟免罪責寧不慚心自今中外大小法司宜洗心改過凡一應囚犯悉究實情務在公當有罪者不可縱無罪者不可枉

一兩京辦事吏如有寫字龕拙人物鄙猥及貧乏不能自給者聽吏部考選悉放爲民今後各處吏典須照例聽補兩考起送其

聽補吏典及在閒官吏若在鄉不守本分擅入衙門交結害民者事發悉發口外充軍

一各處衙門事有繁簡各府州縣土地人民錢糧詞訟亦有多寡不同所設官吏或有冗員宜從布政司按察司體量具奏裁減一官府一應差役近來屢敕減省今各衙門所用公使人等及水馬驛站遞運所諸色夫役名數繁多其實在當役者十無二三

皇明詔敕

正統六年

七十九

多是該司管私作弊今後各該上司悉從實取勘斟酌應留者留應減者減不許徇私多役妨民生理按察司官巡按御史經過並須查究違者罪之

一各處魚課等項課程開辦年久或市井消耗客商稀少或湖泊淤塞坍塌採捕人戶死亡所辦課程不及原額以致累損貧民其該管官司及巡按風憲從實體勘具奏分豁

一民間詞訟若戶婚田土債負等項係遠年之事應提人對理者果當農種時月明立文案將原告告知在候秋成之日提對發落不許一槩勾擾監禁妨民生理

一洪武年間官吏軍民之家衣服居室嫁娶喪葬一應禮餼俱有定制近年富豪之徒爭尚侈靡貧下做做相襲成風甚至蕩靡產業聚眾構禍今後所司嚴加禁約敢有再犯者罪之

皇明詔敕

正統六年

八十

一官員軍民之家凡收藏一應讖緯妖書即便燒燬免致害及身家今後但有奸邪妖妄之徒號稱善友道人假以修行化緣為名妄談邪說誘惑良善者許諸人鄉紳告官解赴京來治以重罪

一近年各處有等無籍之徒或因事爭競聚羣聚眾各持器械忿鬪傷害人命屢犯不悛今後敢有再犯者從里老隣人指實告官為首者處死為從者俱發遠東邊衛充

軍

一今後凡遇科徵買辦合用物件該部及布政司各府州縣官務須查考各處田糧丁口多寡實數從公分派不許徇私作弊若係附近地方產有者酌量均派不許遠派及不產之處擾民違者俱從風憲官劾奏論罪

於戲惟君以仁君爲事

天之本惟臣以仁民爲事君之忠臣民欽體於深仁
皇明詔敕 三 正統六年 全一

黎庶咸臻於至治敷告中外悉使聞知

正統六年十一月初一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天敘祇承大統君臨海宇子育兆民仰惟隆古帝王政由彝教禮謹大婚茲承

聖祖母太皇太后

聖母皇太后命慎簡賢淑作配朕躬謹昭告

天地

宗廟以正統七年五月十九日冊錢氏爲皇后正位

中宮共承宗祀協贊化理敷告中外咸使聞知

皇明詔制 三 正統七年 全一

正統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奉

太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藐孤嗣

祖宗大位仰荷

大行太皇太后聖德啓迪維持用寧家國以暨于天

下於今八年不幸

大行奄棄哀慕無極上薦徽號厥有彝章爰命禮官

稽古典集羣議公論僉允已昭告

天地

皇明詔制 三、正統七年

宗廟

社稷恭上

大行太皇太后尊諡曰

誠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啓聖太皇太后布告中外

咸使聞知

正統七年十一月初六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惟我國家

列聖相承皆以敬

天勤民爲治朕祇紹鴻猷仰惟

祖宗付託之重臣民屬望之深夙夜兢惕不遑寧處

今年五月二十四日雷震奉天殿鳴吻

上天垂戒朕甚懼焉省躬思過勉圖自新尚資文武

羣臣協恭職業以匡朕不逮切惟刑獄之重尤

皇明詔敕 三、正統八年

當欽恤其大赦天下除謀反大逆子孫謀殺祖

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蠱毒

魘魅毒藥殺人強盜人命不赦外其餘自正統

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昧爽以前已發覺未發覺

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

前事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所有寬恤事宜條示

于後

一文武官吏監生生員軍民人等有見爲事

做工運磚運灰等項悉宥其罪官吏軍校

復還職役監生生員仍復肄業匠仍當匠民放寧家其文職官吏犯贓罪者仍罷歸爲民

一文武官并總小旗有爲事任支俸糧并支半俸者俱照舊關支

一正統八年五月初一日以前各處軍民倒死虧欠走失孳生騎操等項馬騾牛羊等畜并官吏軍民入等該追還官給主贓罰銀鈔等物及虧欠等項追賠物件除已追

皇明詔敕

正統八年

八十五

見在者入官外未追者悉皆蠲免其係盜

官錢糧不在此例

一軍官并旗軍將軍力士校尉舍人餘丁爲事發遣各處立功及哨瞭等項者盡行有免復還職役仍前立功已發充軍者不在此例

一各處軍民入等有先被強盜招指同行及稱係窩王等項畏罪逃躲者詔書到日悉赴所在官司首告與免前罪軍還原伍民

還原籍

一自正統七年十二月以前各處水旱災傷田地已經踏勘明白者其該納稅糧悉免追徵有司不許刁蹬

一浙江福建等處軍民先因窘於衣食被人誘引偷採銀鑛者亦有事發供招在官畏罪逃竄者詔書到日悉宥其罪軍還原伍民復原業所司並免追究

皇明詔敕

正統八年

八十六

遵守行之毋作聰明變亂舊章

於戲惟誠格天惟仁惠民茂昭君臣修省之心用廣天地好生之德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正統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皇帝敕諭禮部工部

朕惟國之大事莫先於事神肆古昔帝王率用
茲道我國家自

祖宗以來祇事神祇載在祀典已有定制朕嗣承大
統惓惓于茲比聞嶽鎮海濱及天下府州縣社
稷山川文廟城隍一應祀典神祇壇廟歷年既
久多爲風雨損壞有司不能時加修葺風憲官
巡歷所至漫不加意甚至縱容作賤褻瀆致傷
和氣爾等卽行兩京南北直隸各府及各布政

聖明詔諭

正統九年

全

司凡嶽鎮海濱所在祠廟屋宇牆垣或有損壞
及府州縣社稷山川文廟城隍一應祀典神祇
壇廟頽廢者卽令各該官司修理合用物料酌
量於所在官司內支給收買或民力可備辦者
分派所屬殷實人戶修辦於秋成有收時月起
備夫匠以次修理但不許指此多派虛費民財
及修葺淫祠妄用民力違者所司及臨上司官
皆罪不宥若嶽鎮海濱廟宇焚毀不存用工多
者布政司官同按察司該府官司斟酌量宜起

工仍先圖畫奏來定奪凡修完應祀壇廟皆選
誠實之人看守所司時加提督務在敬慎遇有
損壞卽依例修整不許廢壞仍令巡按御史按
察司官按臨去處巡視其有應祀壇廟廢壞不
修及應修理分外生事害民者卽便鞫問若徇
私不問一體罪之欽哉故諭

正統九年閏七月初七日

聖明詔諭

正統九年

全

皇帝敕諭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衙門官

朕嗣承

祖宗大統祇體

天心撫恤黎庶夙夜惓惓罔敢怠忽茲當陽春和暢

萬物發生之時尚慮軍民尚未盡得所特推寬

恤之仁用廣好生之德合用事宜條列于後爾

等職專庶務與國同體凡有可興利除害便益

軍民者悉具以聞副朕體

天恤人之意故諭

聖明詔敕 三 正統十一年

八十九

三十三

一法司錦衣衛見監重囚但情罪有可矜疑

及累訴冤枉不分辦理者三法司會審情

詞具實問奏見問雜犯死罪徒流罪遞減

二等杖罪以下悉與寬宥

一官員軍民人等有爲事問發做工運灰運

輓等項雜犯死罪徒流罪遞減二等杖罪

以下悉與寬宥其有枷號人犯悉皆疎放

依例減免

一在京文武官并總小旗有爲事住支月俸

半俸者照例關支

一南北直隸并各布政司去歲被害去處但

有見徵拖欠存留稅糧賑濟倉糧屯種子

粒及一應該追虧欠物件俱暫停徵候秋

成徵納其軍民倒死虧欠破盜走失辜牧

寄養長生騎操等項馬騾牛羊等畜俱候

秋成買補

一軍民採辦柴炭自正統十年十二月以前

拖欠未完者俱各免追

聖明詔敕 三 正統十一年

九十一

三十三

一各處赴京輪班人匠自正統十一年正月

以前遞年失班者俱免罰役止當正班

一在京各衙門見追贓罰等項物件未完者

具實奏聞

一在京各衙門見役并辦事吏典果有人物

猥鄙寫字粗拙及有疾貧難者該衙門堂

上官審送吏部驗實放回爲民

一在京人匠醫士廚役等項果有殘疾及年

七十以上不堪應役者放免回家應食補

者所司食補

一各處逃軍逃囚人等自文書到日爲始限三箇月以裏赴所在官司首告悉免其罪各還原役

一武職官子弟應襲替優給赴京果保勘明白兵部卽與施行毋縱容下人展轉刁蹬致令失所在原衛所者本軍該文月糧務要按月支與養贍毋令失所敢有故違罪之

聖明詔敕

正統十一年

九十一

三

一各處逃民安插已定者所司務加優恤令其安業不許科擾違者聽巡按御史察實鞫問其逃民敢有不務生理展轉逃徙者一體究問禁治爲首者解京處置

一五府六部職專分理庶政各堂上官宜躬勤表率下僚使人知所嚴憚凡合行事務及一應文移須自用心檢點當行者卽毋遲疑不斷及縱容下人徇私作弊致事有稽誤人有失所

一三法司職掌天下刑名伸冤理枉扶正抑邪斯稱厥任凡問囚犯務須詳審推究俾

情當其罪或有冤抑卽與勘辯應奏請者具實開奏庶刑罰清簡人心畏服毋徇勢要彼此推避利害有廢公法致人冤咎感傷和氣

一各處巡撫巡按官及三司推選堂上廉能官同巡按御史巡撫所屬提督軍衛有司勸課農桑一應不急事務悉與停止或有

聖明詔敕

正統十一年

九十二

三

軍民不便之事及可興利革弊便益軍民者聽具實以聞

一內外衛所管軍官員須用心愛恤軍士養其銳氣凡解到新軍尤須嚴督該管官旗加意撫恤務令得所敢有隱占私役包支糧賞生事剝害逼迫致令逃竄者在京聽巡視給事中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巡按御史時加體察舉奏究問

一方面知府責任爲重必選用得人然後民

受實惠今後保官須訪察素有清譽才行
堪任者從實舉保庶愜公論敢有徇私受
賄濫保貪婪不律之徒該部容情奏請除
授致有不當聽六科給事中監察御史體
察劾奏

一各處方面及府州縣官一應額色弓兵皂
隸人等從公點差敢有私於所管官司索
取及受富豪奸民投托濫用太多致富民
應當差徭靠累小民逼迫逃竄者聽巡按

皇明詔敕

正統十一年

九十五

御史及按察司官嚴加體察從公舉問若
知而不舉或因事發覺一體治罪

一府州縣果有貪官污吏及強橫豪民挾制
官府欺壓小民爲一郡一邑之害者巡按
御史及按察司官詢察即便拏問禁治應
奏者具實奏來務使奸頑斂迹良善復安

正統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諒德祇承

祖宗鴻業顧惟艱大罔敢怠違乃正統十四年六月

初八日南京謹身等殿災此誡

上天垂戒國家朕深思咎省躬夙夜警懼允惟敬

天之實必以數仁爲先其大赦天下咸與惟新所有

寬恤事宜條示于后

一自正統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昧爽以前

皇明詔敕

正統十四年

九十四

官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大逆子孫謀
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
殺人疊毒斃斃毒藥殺人強盜不赦外其
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
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
其罪罪之

一文武官吏旗校軍民匠作人等自正統十
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以前有爲事見問及
做工運炭等項悉宥其罪官吏復還職役

軍還原伍匠仍當匠民放寧家文職犯枉
法賊者罷歸爲民見照勘者仍待照勘明
白發落不許冤抑枉人

一文武官員并總小旗有爲事住支俸糧及
支半俸者詔書至日俱照舊關支

一正統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以前凡軍民
一應倒死虧欠及被盜走失募牧寄養長
生騎操等項馬駝驢騾種馬馬駒牛羊猪
牛犢等畜悉皆蠲免

皇明詔敕

正統十四年

九五

一正統十四年正月以前凡拖欠夏秋稅糧
馬草戶口鹽糧鹽鈔農桑絹米紵絲綿花
鹽課銀課魚課銅錢倉糧屯種子粒商稅
諸色課程借用預備倉糧歲造追陪紵絲
紗羅袖綾絹布魚油翎鰓歲辦皮翎羊毛
諸色顏料物件一應贓罰追陪等物及香
料曆日紙藥材椒蠟供用厨料果品諸物
及一應派買採辦物件盡行蠲免其明年
各處民間該徵戶口鹽糧以十分爲率俱

免四分以蘇民困

一各處造作除軍需外其餘一應不急之務
悉皆停罷今後敢有非奉朝廷明文擅役

一軍一夫及擅自科歛財物俱重罪之

一各處被災缺食人民所司卽酌量發廩賑
濟毋令失所所種田地巡撫官及巡按御
史同該管官司卽路勘明白從實具奏該
徵糧草屯種子粒戶部卽與除豁不許刁
蹬

皇明詔敕

正統十四年

九六

一各處遞年逃軍逃囚逃匠人等及犯強盜
人命等項重罪畏避逃遁山澤者詔書至
日限兩個月以裏悉赴所在官司首告不
分所犯輕重悉赦其罪軍還原伍匠仍當
匠民放寧家敢有過期不首再犯者必重
罪不宥

一各處先年附籍逃民所司務依恩例存恤
優免毋令轉徙失所其有未附籍者果居
住已成家業仍照例收籍一體優免願回

原籍者待秋收遣回敢有官吏人等生事擾害及頑民不肯附籍復業往來流徙不已或因而生事者處以重罪

一在外各司府州縣敕所未原及以後該問獄囚果有冤枉者聽原問官司及風憲官卽與辯明或情有所矜法有所疑難於理斷者從實具奏處置不許深刻枉人

一任官以得人爲本其官吏果年老有疾及開茸鄙猥不堪任事者在京聽吏部考察

皇明詔敕

三、正統十四年

李七

在外聽巡撫及御史該司等官考察得實

照例俾致仕及放免毋令虛費廩祿妨賢誤事

一在京各衙門所差及在外司府官員催督

馬政糧草等項巡行所屬者敢有脇勢逼

取及所司科歛財物各應虐害軍民者許

被害之人指實首告皆處以重罪

一軍政國家重務各都司衛所管軍頭目多

有不恤軍士生事剝逼抑逃竄及平居

不如法提督操練廢弛軍事今後務要加意愛恤養其銳氣及整點器械精習武藝敢有仍前害軍廢事遇急有妨調遣者俱處以重罪

一民國家之本各司府州縣官不思養民之政往往通同猾吏豪民侵欺尅害致其無所控訴甚至逃竄失業今後並須善加撫恤無纖毫侵害違者聽風憲官訪察問罪

一軍中果有智謀驍勇之士聽該管就彼拔

皇明詔敕

三、正統十四年

李八

用有功照例陞擢或有智勇超卓可以馭

衆者聽所司指實來奏試驗擢用民間果

有懷才抱德堪任用者有司以禮舉薦赴

京照例考用

一有司官果廉能幹濟超出羣類善撫人民

政有顯蹟者聽巡撫官及巡按御史該管

上司指實具奏以憑拔擢不分三年六年

先給與該得誥敕旌異其有才能出衆屈

在下僚者聽風憲及上司從公薦舉量才

陞擢

一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在外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等衙門皆朝廷簡任職掌重務其間或有推托利害依阿因循甚至徇私廢公妨職怠事有負委托今後敢有因襲舊弊不正身表率下僚當言者不言當行者不行有妨正務者罪之

一風憲所以振肅百僚比聞御史往各處巡按或有不能扶正抑邪除惡安民以致風

聖明詔敕

三〃正統十四年

九十七

三〃

紀不振下僚恣肆侵漁軍民多致失所今後御史但有不能激揚所司聽都御史糾劾拿問若都御史知而不舉致風度不肅併治以罪

一在京各衙門辦事吏典多有人物鄙猥寫字粗拙及衣食不給有病疾願告退者吏部堂上審實疎放爲民

一各處凡有軍民利病及邊務事宜政務缺失許諸人直言無隱

一諸司史卒弓兵皂隸牢子多有積年民害

久總衙門父子兄弟更相出入專一起滅

詞訟把持官府說事過錢虐害良善及豪

強頑民挾制有司殘害小民聽按察司及

巡按監察御史察實拿問治以重罪

一福建浙江等處起集民夫協取官軍捕賊

多効勞力者悉免本戶雜泛差役二年

一福建浙江先因賊首作耗逼脇人民相從

爲盜已命大軍征勦悉獲其賊首解京處

聖明詔敕

三〃王統十

一百

三〃

治外其脇從爲盜人等畏避罪犯逃避山林或奔遁海澳遞年結聚因衣食不給出沒爲盜勢不能散者不分首從輕重悉赦其罪詔書到日各回原籍復業所司照例加意優恤仍免科差三年十遞年但係拖欠公私債負並令蠲免不許官吏軍民人等挾讐生事擾害違者罪之其脇從之人敢有詔赦之後仍前結聚爲盜不回徙業者仍聽大軍搜勦不宥

一廣東湖廣等處苗賊雖居邊境之外好生惡死人情所同先因首惡之人倡率出沒擾害邊方及福建賊徒近被大軍征勦逃遁廣東海道者但慮大兵所至未免傷及無辜詔書到日果能變惡爲善及回原寨安居住衆者悉赦前罪並免大軍勦殺仍令所司照例優恤免其糧差等項如或冥頑不改聽大軍殄滅不宥

皇明詔敕

三〇正統十四年

一百

吳

一福建浙江被賊劫掠去處人民令鎮守巡

按該司等官設法賑貸撫恤並免今年糧差銀課等項其差去煎辦官員姑令於彼守護坑鑛撫綏人民待民安歲收之後煎辦不許妄生事端擾害官民致人困弊失所

一福建等處見被提問激變失機等官雖經赦宥亦聽法司究問明白具奏區處

一朝廷以安養軍民爲本各處果有軍民艱苦及利所當興弊所當革可以利國利人

之事詔書該載未盡者並聽鎮守巡撫巡按三司及該管官司具實開奏以憑區處量爲寬恤務俾軍民各得其所
於戲惟辟奉
天誕布生成之德惟民歸極溥承曠蕩之恩詔告臣民咸使知悉

正統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皇明詔敕

三八

正統十四年

一〇

七

皇太后詔天下邇因虜寇犯邊毒害生靈

皇帝恐禍連

宗社不得已躬率六師往正其罪以安國家不意被
留賊庭尚念臣民不可以無主茲於皇庶子三
人之中選其賢而長者曰見深立爲皇太子正
位東宮仍命卹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於
戲國必有君而社稷爲之安君必有儲而臣民
有所仰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聖明詔制

正統十四年

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皇明詔制卷四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

皇考宣宗章皇帝仲子奉藩京師比因虜寇犯邊

大兄皇帝恐禍連

宗社不得已親征勅躬率百官居守不幸車駕誤

陷虜庭我

聖母皇太后務慰臣民之望已立皇庶長子見深爲

皇明詔制 四 正統十四年

皇太子命朕躬輔代總國政皇親公侯伯暨在

廷文武羣臣軍民者老幼夷朝使復以天位久

虛神恭無主人心遑遑莫之底定合辭上請早

定大計

皇太后以皇太子幼冲未遽能理萬機移命眇躬君

臨天下曾有使自虜中還者口宣

大兄皇帝詔旨

宗社之禮不可久曠朕弟邸王年長且賢其令繼統

以奉祭祀賴痛恨之方殷豈遵承之遽忍雖避

讓再三而俞允莫獲仰惟付托之至重敢以涼
薄而固辭已於九月初六日祇告

天地

宗廟社稷卽皇帝位遣使詣虜問安上

大兄皇帝尊號曰

太上皇帝徐圖迎復爲政之道必先正始其以明年

爲景泰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一切合行事

宜條示于後

一自正統十四年九月初六日昧爽以前官

皇明詔制 四 正統十四年

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及大逆首惡子孫

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

故殺人強盜奸臣黨類不赦外其餘已發

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

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

之

一軍官并旗軍將軍力士校尉舍人餘丁爲

事犯罪發遣各處立功及哨瞭等項者盡

行有免復還職役有爲事發充軍役原係

真犯死罪者降二等用其餘雜犯死罪徒流等項罪名降一等用就註原發充軍衛所差操

一軍官指揮千百戶以下有爲事被刑除謀逆外其餘子孫弟姪依例承襲或有年遠子孫貧難失於告承襲者俱行原衛所著官旗人等保勘明白不拘年遠亦與承襲總小旗輩役充軍者各復原役

皇明詔赦

四 正統十四年

三

一文武官吏軍民匠作人等有爲事做工及

運磚運灰運糧等項悉宥其罪官吏各還職役軍還原伍匠仍當匠民放寧家

一各布政司直隸鎮守巡撫巡按等官須以撫安軍民操練軍馬固守城池地方爲本時常嚴督所在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分巡或親巡歷如遇盜賊生發即便量調衛所有司軍兵民夫勦捕或止懲治首惡數人毋令滋蔓務要民安盜息如或推避怠忽致誤事者治以重罪

一各處總兵鎮守等官及各邊衛所操守官軍頭目務要常川撫卹軍士勿令失所仍須整備盛甲弓箭等項軍器該管頭目每二日率領下教場操練御史按察司官所至必須提督量加懲勸仍戒所管官旗不許剋減糧賞私占軍餘耕種田土知有此等悉從舉奏處治若知而不舉者並治以罪

皇明詔赦

四 正統十四年

四

一正統十四年九月初六日以前凡一應倒

死虧欠及被盜走失孳生騎操隨征等項馬駝騾驢種馬馬駒牛羊猪牛犢等畜一應贓罰追賠等物俱照六月二十一日詔例悉皆蠲免其景泰二年夏秋稅糧以十分爲率並免三分以蘇民困

一各處逃移人戶拋荒田地遺下稅糧無人辦納者悉令所司查勘蠲免比後有復業者仍免三年有被水坍塌田地並許告官差人踏勘得實原額稅糧悉與除豁

一 正統十四年各處有被水旱災傷之處許
令申達上司踏勘得實該糧草所司卽
與除豁人民有缺食者卽便設法賑濟毋
令失所

一 國家賢才必資薦舉乃可得人今後方面
及風憲官郡守御史悉依宣德年間令在
京三品以上官舉保任用不限原任年月
深淺但舉才德堪其任者如或徇私謬舉
連坐舉主之罪

皇明詔敕

正統十四年

五

一 天下有司官員有廉能幹濟善撫百姓者
所在上司巡撫風憲等官以禮獎勵毋得
凌辱老病聞葺不能辦事者起送赴部會
酷無耻害民者拿問解京

一 各處舉到儒士及三考役滿吏典俱依永
樂年間事例儒士送翰林院吏典送吏部
堂上官一體嚴加考試照例選用不必會
官有不中者發回原籍爲民當差

一 文武官員并總小旗軍人爲事住減俸糧

者並照舊關支

一 今後內外法司所問罪囚一依大明律科
斷不許深文其一應條例並除不用

一 文武官員旗軍人等隨征回還未出官報
名朝見者悉宥其罪各還職役管事差操
如二十日以裏不出首者全家發邊衛充
軍四鄰不首者與同罪

皇明詔敕

正統十四年

六

七

一 浙江福建銀課如果坑塲所產採辦不及
原額令民補陪逼其逃竄爲盜今後並聽
開辦御史從實酌量奏減不許扶同欺公
一 按察司官巡按御史俱係朝廷耳目凡有
刑獄冤枉悉與伸辯官吏貪污悉從糾察
不許推避致陷無辜縱容有罪違者罪以
風憲失職

一 各府州縣學校生員食糧廩膳已有定額
增廣生員照永樂年間事例不拘名數多
寡但選官民子弟資質俊秀重厚者充不
許濫收娼優隸卒賤品之人違者罪之風

憲及提調學校有司提調官嚴加考課務俾成材

一民間今後除糧草及供用物件軍需之外其餘不急之務悉暫停止以甦民力

一軍民之中果有懷材抱德藝能超卓者所以禮薦舉赴京量材擢用不許徇私濫舉

一朝廷及軍民中事有未宜及利有當與害有當除者許諸人直言無隱

皇明詔敕

四

正統十四年

七

五

一在京文官及在外方面官但經考滿無職犯者許照洪熙宣德年間舊例給與話勅以勵賢能

一在京各色人匠陰陽醫士厨役人等年六十以上殘疾不堪供役者悉皆放免應僉補者照例僉補民間鰥寡孤獨薦廢殘疾及年七十以上無丁侍養之人有司加意存卹毋令失所

一在外知印承差今後俱選有才行者參充

其有丁憂起復及爲事重歷者就於本處候缺補轉役滿赴部

一各處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衛所并府州縣先因永樂年間事冗六房典吏額外添設至今因循不革未免害人今後只依洪武年間額設其添設者並送吏部

一軍民詞訟有係告言謀逆重情許赴各鎮守及巡撫官處或徑赴京其餘戶婚田土等項悉照洪武年間舊制自下而上陳告

皇明詔敕

四

正統十四年

八

六

但係已事所司即與分理不許挾讐妄將他人重情牽告誣害良善又有一等刁民平日挾制官府糧里事務本無可告到京臨期雇覓慣代人捏寫本狀之人旋捏重情乘勢妄告以快私憤良善負屈無伸今後但有誣告此等者連捏詞寫本狀之人並發邊遠充軍

一福建等處見被提問激變失機等事悉宥其罪並降邊遠敘用

一 僭運糧儲并各處操練工部造作去處把總官員作頭人等總兵管事等官務選驍勇能幹公廉善撫卹軍匠者設立不許選用平日趨附奉承之人以致恃勢酷害軍匠舊濫設者並用革去違者罪之

一 在外軍民官員多有除授赴任或因公幹考滿等項到京回任通同親識帶領前往任所以取債負爲名因而科歛軍旗糧里人等財物分收入已今後敢有仍蹈前非

皇明詔敕

四、正統十四年

九

五十六

許被害之人赴御史風憲官處告理並拿問如律

一 失班人匠自正統十四年秋季以前並免罰工止當正班管工官吏作頭不許私役及放閑辦納月錢違者罪之

一 內外門攤商稅課程先因鈔法增減添其額數今後只依洪武年間舊額收受不許過多

一 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司明白開具實跡

轉達具奏以憑旌表軍民年八十以上者所司給與絹二疋綿十斤酒一斗肉十斤時加存恤

於戲惟敬仁誠可以安

宗社惟恭儉勤可以惠萬民尚賴

宗室叔祖叔父協心藩屏爰暨中外文武賢臣同心匡輔弘濟重大之艱永隆雍熙之治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皇明詔敕

四、正統十四年

十

五十一

正統十四年九月初六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體

上天好生之心一視同仁無間遠邇乃者貴州湖廣

等處苗民反叛劫掠鄉村爲盜不已究其所由

皆因該管官司不能撫治所致朕今卽位之初

已嘗大赦天下尚慮謀反大逆之人赦所不原

無由自新官兵累歲誅殺不已非朕體

天好生之意茲特頒恩自詔書到日凡謀反大逆常

皇明詔敕 四 正統十四年

赦所不原者不分首從咸赦除之悉令復業如

舊敢有仍前負固不靖大軍勦殺朕不敢私故

茲詔示咸使知悉

正統十四年十月初一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涼德嗣承大統仰惟

祖宗創業之艱宵旰兢兢勉圖治理重以

大兄太上皇帝鑾輿未復痛恨日深方詰兵數十萬

欲問罪於虜而虜使來迎復者屢皆詐

太上皇帝詔旨謂若重遺金帛以來虜必款送還京

朝廷固疑其誑而於理難辭乃悉勉從之奈何

其計愈行而誑愈篤乃十月十五日也先悉衆

皇明詔敕 四 正統十四年

躬詣城下仍以請迎講和爲詞朕遣大臣出迓

徧歷虜營不見

大兄鑾輿所在遂焚書斬使揮六師搗之斬獲其類

無算虜衆大潰乘夜奔遁餘孽散伏于近郊者

亦皆搜戮無遺京師內外爲之帖然尚慮四方

遠近罔聞克捷猶懷驚悸耕鑿未遑室家靡定

無以慰安人心特茲詔示其各復爾舊寧爾生

永彰殺伐之功共樂雍熙之治布告中外咸使

聞知

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

皇明節教

正統十四年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眇躬托於億兆臣民之上罔知治理以夜靡寧顧惟德禮有未悖庸將無以道國家天下蓋德必先於隆孝而禮惟重乎正名帝王所同彝倫斯在况恩施於己者有莫大宜尊歸於親者無以加義所當然事豈爲過謹上尊聖母皇太后曰上聖皇太后

生母曰皇太后勉遵辭讓之旨奉還

皇明節教

正統十四年

十四

皇太后居仁壽宮以俟

大兄纂輿之復進皇太子母周氏爲貴妃示重天下之本冊朕妃汪氏爲皇后以厚大倫之原夫帥天下以仁固本於親親然由親親而推又在於仁民所有合行事宜條列于後

一自正統十四年九月初六日以後至十二月初十日以前法司見監問囚人及發運磚運糧等項除死罪外其餘徒流笞杖悉宥放免官吏復還職役軍還原伍匠仍當

匠民放寧家

一 天下祀典神祇所以保庇生民有司務在誠敬以奉祭祀遇有壇廟損壞隨即修理毋致褻瀆廢弛違者必治以罪

一 農桑衣食之原學校風化之本所司宜加勸課提調仍從巡撫巡按及按察司巡督務臻實効毋視虛文

一 今後除馬可資軍旅之用聽今進貢其餘鷹犬一切珍禽異獸不許來獻沿途官司敢有應付遲至者悉治以罪

一 朝廷求言本欲開善道知警戒凡四方有災異干國體者所在官司即時聞奏敢有獻言祥瑞進諂諛者罪之

一 各王府皆宗室至親今後凡有內外大小官員公差至彼如持節冊封拜之類並不許受贈送金帛之禮及別有所需索致失親親之意違者必罪如律王府時節貢獻禮物亦須量力不必過侈

聖明詔敕

四 正統十四年

三

一 各處起取召募民壯等項除到京外其未

曾起程赴京者就令該管官司管領在於

本處操練暫且守禦以俟有警調赴京師

策應所司諭以比後事定仍舊寧家爲民

切勿疑有編入軍伍之意庶民知所信從

一 各處屯軍果因征進守城失耕種者該徵

子粒餘糧悉與蠲免

一 軍職子孫弟侄除應襲外其餘果有驍勇

謀畧善能騎射征戰者許所在官司舉送

兵部試驗擢用

一 軍官皆因祖父功勞承襲官職其後多有

所爲不軌或爲不孝致典刑者今後承襲

不許本犯子孫止許祖父以次兒男承襲

庶爲惡者知所警戒

一 凡官員公差出人印烙分俵點視馬匹不

務馬政修舉何如惟以需索財物爲務今

後馬不蕃息廐不肥壯並罪曾經印烙分

俵點視之人敢有科歛財物靠損養馬人

聖明詔敕

四 正統十四年

十六

三

戶必罪不宥

一各處流移缺食人民無所依託相聚一處或不得已搶奪財物過活或造妖言煽惑人心爲非詔書到日悉宥其罪果無田地房屋可以耕住無糧可以食用者許赴所在巡撫鎮守三司及府州縣官具告卽與量宜分撥安插處置令不失所仍免差役二年若有仍前不悛事發到官罪不容恕

皇明詔敕

四、正統十四年

七

六六號

開豁稅糧敢有刁蹬者罪之

一順天河間真定保定四府州縣軍民人等有被虜寇驚散流移往他處者所司設法招撫令各復業本戶該納正統十四年糧草量與蠲免來年耕種有乏牛具種子者官爲勸諭有力之家貸用務令得所一城池之設所以禦暴衛民各處古有城池其後因無守備多有坍塌或被豪強侵占掘爲園田地沼種植養魚之類一遇盜賊

生發民無保障聽其劫殺今後各府州縣不問有無衛所守禦但古有城之處其見存者所司量加修補其有坍塌爲田園者卽使用工補築務在堅厚完固仍舊置立關樞責付所在住人看守常加點視舊無城池所司量可以開築者聽從具奏待農閒時從容爲之

皇明詔敕

四、正統十四年

十八

三六二號

一科舉本期得人任用在京府及各布政司每三年一開科取士已有定制今後只依永樂年間不拘額數多寡務在精選得人考官及提調監試官毋得徇私去取不公致令愚魯冒進賢材被抑違者以枉法論仍聽巡按御史入場監試其考試官惟聘精通於經學者爲之不許徇用私情濫薦一官員父母有年七十之上家無丁力路遠不能就養者許令明白具奏放回侍養親終起復若不得離職願分俸於原籍開支供養者聽其便

一刑法所以禁暴止刑惟適其中斯爲不濫若執法之官昧制刑之意虛飾重情傳致所罪比附謬妄尤其狂人今後但遇朝廷過於嫉惡或遇法司昧情失實致人於死刑至三覆奏不允者大臣果知其冤並許執奏與之辦理毋徒傍觀永爲定例

一旌表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所以勸勵風俗國家善政近聞有司視爲常事富者即時曲爲保勘貧者終身不能上達如此奉行

皇明詔敕

四 正統十四年

上九

五九

何以勸善今後不分貧富如果是實開申巡按御史卽與保勘奏聞就行旌表敢有稽遲刁蹬者罪之

一各處寺院止許曾給度牒僧人住持爲國爲民祝釐如無度牒及頂他人度牒并不落髮之人假稱僧徒在各寺院占住躲避差役者詔書到日令各首官還俗悉有其罪違者起發口外充軍里老四鄰不舉首者罪同

貴州福建廣東及浙江處州府苗蠻爲因官吏里老逼迫需索財物或取私債或因徵收錢糧官府比較緊急不得已相聚爲盜劫掠鄉村勢不容已遂至拒敵官軍已當不分首從赦所不原者悉赦其罪尚慮敷宣未周詔書至日有司務在中明前令使之各散還家復爲良民安生樂業敢有以赦前事訐告及報復讐殺者並以其罪罪之

皇明詔敕

四 正統十四年

下

五

一各處人匠自正統十四年九月初六日以後至今有失班者並免罰役止當正班所司不許刁蹬致令失所

一自今年九月初六日至今後詔書內寬恤恩典及合行政務所司務在一一遵行不許因循作疑生事刁蹬失信於下違者必罪不宥

於戲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非朕所及然切於中雖勉力協和之弗周期同德於雙

之靡問詔告中外咸體朕懷

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

皇明詔敕 四
正統十四年

二十一

三

太上皇帝詔告文武羣臣朕以不明爲權奸所誤致

奉承

陷於虜庭已嘗寓書朕弟嗣皇帝位主典神器

天地

祖宗之靈

母后

皇帝憫念之切俾虜悔過奉送還京郊社

宗廟之禮既不可預國家機務之重朕弟惟宜爾文

皇明詔敕 四
景泰元年

二十二

三

武羣臣務悉心以匡其不逮以福蒼生於無窮

朕到京日迎接之禮悉從省約布告有位咸體

朕懷

景泰元年八月十五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奉

先帝聖體之遺適值國家中衰之運痛幾務擅專於

權倖致

太兄誤陷於虜庭賴

天地

祖宗眷佑之隆荷

母后臣民付託之重授朕大位俾紹鴻圖慰安人心

皇明詔敕 四 景泰元年

奉承

宗祀雖神器有可保奈皇業以多艱夷虜內侵蠻苗

外擾方茲攘除已定尚猶宵旰靡寧願滅賊之

難威思以誠而懷怨肆屢遣人重齎金帛投虜

所好迎復

大兄奈頑梗而弗悛豈怨讐之可匿方圖大舉遽見

彰聞逆虜革心翊然畏服乃自今年七月以來

遣其親信伏闕朝貢固請講和至于再三悔見

乎辭欵浮於過朕不得已爲親而屈厚加金帛

選使偕行敢謂德可動天自信誠能化暴乃八

月十六日其太師也先果遣五百餘騎奉送

大兄還京臣庶交懽宮庭胥慶然朕卽位之初已嘗

祇告

天地

宗社上

大兄尊號曰太上皇帝禮惟有隆而無替義當以早

而奉尊雖未酬復怨之私姑少遂厚倫之願爰

推恩典溥及臣民所有寬恤事宜條列于後

皇明詔敕 四 景泰元年

一自景泰元年八月十九日昧爽以前官吏

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大逆子孫謀殺祖

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蠱毒魔魅

毒藥謀故殺人強盜不赦外其餘已發覺

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

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所司與受理者以違制論

一順天及直隸各府并山西布政司所屬人

民艱難多有拋棄耕種產業遷移各處趁

食者所司卽與取勘設法招撫回還復業
免其徭稅三年見在人民有缺食者官爲
勸借區畫賑濟來歲春耕有缺牛具種子
亦與措置務令得所

一順天并直隸各府及山西布政司所屬自
正統十四年九月初六日至景泰元年八
月十九日止凡有一應倒死及被盜走失
孳牧騎操等項馬駝騾驢種馬馬駒等畜
及拖欠一應納官物料悉與蠲免

皇明詔敕

四景泰元年

二十五

六

一軍官先因犯死罪充軍後遇赦該降等用
者悉註原銜所差操文武官員人等先因
在大同威遠等衛充軍立功哨瞭正統十
四年八月內因守大同城池遇蒙
太上皇帝宥免還職役者各送該部

一廣東廣西福建浙江四川貴州等處苗蠻
作耗已嘗調兵征勦除已搜殺及歸順外
然聞尚有外匿山林不向化者詔書至日
所在鎮守總兵三司御史等官卽便騰寫

差人齎捧詣賊逃匿之所宣布朝廷威德
若能悔過出官投順不限謀反常赦不原
之罪悉皆赦免所司好生撫恤安插令復
原業有不悛者聽大軍勦滅必俾無遺類
一官吏有犯曾經正統十四年九月初六日
赦免該還職役因有窒碍伸訴未曾還職
役者俱還職役其原衙門已經銓掇者調
別衙門用後不爲例今各處有司官有被
上司考察起送赴京若有百姓赴京保留
或累曾訴冤枉者吏部悉與查理復其原
職有贓犯者不在此例

皇明詔敕

四景泰元年

二十六

六

一文武官吏監生員旗校軍民匠作人等
有爲事間發見做工運糧等項者悉有其
罪官吏人等復還職役軍還原伍匠仍當
匠民放寧家其文官有犯贓罪者發還原
籍爲民

一朝廷政治務在得賢果有懷材抱德及通
今博古文章超卓各行相稱之人許該司

府州縣正官及風憲官舉保赴京考用不許濫舉

一官員之中有老疾不堪者並許自陳致仕如年未及七十有疾者亦許自陳起送赴部驗實放免若在遠方有疾果不堪起送者上司驗實放免明白具奏不許扶同虛詐若有年及七十老疾而貪冒無耻不退者許風憲官糾舉除近侍舊臣雖年七十之上朝廷留用者不在此例

聖明詔敕

景泰元年

三十七

一吏典中果有老疾貧難鄙猥及寫字粗拙者詔書至日聽該衙門堂上官揀選送吏部驗實發回原籍爲民當差

一山西大同太原并順天保定真定河間府州縣被賊驚擾軍民該徵景泰元年糧草子粒并拖欠一應物料追陪頭畜悉皆蠲免

一考滿給由丁憂起復公差等項官吏人等往回各有程限如遇事故但有可信文憑

外過違十日以下悉免送問

一住坐人匠厨校醫人果有年老殘疾不堪供役願回原籍者聽從其便該補替者照例補替匠人失班在逃該罰役者有免止當正班有等在京住坐及令原籍戶丁赴京重輪班者所司卽與查理分豁

一河南山東北直隸府州縣軍民地畝有破黃河水衝坍塌成河道者所司查勘明白原額稅根絲絹等項悉與開豁

聖明詔敕

景泰元年

三十八

一各處逃移人戶遺下田畝果無人耕種及見在人戶田畝被水衝坍塌者許令告官踏勘是實原額稅根悉與具奏蠲免不許虛詐違者罪之

一兩淮等處運司四川等鹽課提舉司正統十三年正月以前拖欠鹽課悉皆蠲免一科舉歲貢自景泰元年爲始一依永樂年間例行不許更改

一各處運糧官軍先因虜寇侵犯暫令操守

令民代運今後悉令照舊運糧以甦民困
一兩廣福建浙江四川貴州等處先因苗蠻
作耗人民被其殘傷但經賊處已平靜者
免其明年租稅之半未平靜者全免以甦
民困

一各處但遇水旱重傷之處所司從實取勘
申達鎮守巡撫三司御史覆實明白具奏
戶部量與蠲免糧差

一在京官員俸糧本色米先因戶部奏減分
皇明詔敕 四 景泰元年 二十九

數使守廉者難以養贍今後悉照舊關支
各處差使人員日支廩米亦照常例支給
一各衛所官旗近因守關等項在逃及爲事
降調邊衛守瞭立功等項者復其職役就
住降調衛所管事着役差操

一官吏人等有爲事充軍者悉照宣德十年
詔書事例止終本身法司通查自正統元
年至十四年七月終發遣充軍無駐官員
果有才能可任用者明白具奏定奪

一各處騎操孳牧並擺站等項馬騾牛羊先
被達賊搶擄已行奏告未除豁者悉與蠲
免其先不曾經奏告者不在此例

一彰義門西直門等處征進未回官軍數內
有陣亡者因未經相埋未曾陞授今後有
此等奏告者兵部卽行該管查勘明白准
令襲陞一級以後本人回還將子孫所襲
職役革去本人照原職役管事差操

一各處成造軍器除起運赴京外其見造未
皇明詔敕 四 景泰元年 三十

完者催促造完解京未造者暫且停止
一自景泰元年八月十九日以前各處拖欠
織造綾段紗羅絹疋等件并採辦柴炭蘆
柴皮張野味魚油翎鱗屯種牛隻鶩鴉等
項悉暫停免

一各處造冊有被里老作弊故將平民報作
軍戶却將軍戶改作民戶以此民受其害
軍被埋沒詔書至日所司卽與查理改正
分豁違者罪之

一各處軍民人等有爲強盜謀逆等項事發
懼罪逃避山林詔書到日限一月內赴官
自首宥免其罪

一內外官司問擬罷囚中間有冤枉者卽與
辯理失入官吏不必追究

一自正統十四年九月初六日以後累次詔
書條件所司務在遵守而行敢有故違者
許風憲官劾奏治以重罪

於戲雪耻不以威而以德誠有仗

皇明詔敕 四

景泰元年

三十一

三十二

宗社之靈遺民不于勞而于安志在益家邦之福尚

賴

叔祖叔父羣臣賢哲匡朕躬於不逮庶幾華夏蠻貊
四方遠邇臻治效於無窮布告中外咸體朕懷

景泰元年八月十九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涼薄躬際艱危賴

天地

祖宗眷佑之隆膺

母后臣民付戴之重嗣臨大寶安固家邦方負荷之
弗勝豈授承之敢慮而皇親公侯駙馬伯及在
廷文武羣臣乃合詞上請以爲

天祐下民作之君實遺安於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

皇明詔敕 四

景泰三年

三十二

三十三

斯固本於萬年此三代之聖謨誠百王之懿範
謂朕長子序在倫先宜正東官以明繼體事方

聞於

聖母遽見允於輿情復以皇后之謙冲固遜軒龍於
有子再三陳懇理順名端肆循

慈訓之諄兼逢賢情之切乃於五月初二日冊朕長
子見濟爲皇太子其母杭氏爲皇后大本既正
彝倫亦明親親之誼猶所當敦

太上皇帝長子見深特更封爲沂王次子見清爲榮

王見淳爲許王同屏

國家衛安

宗社爰推恩於遠邇庸資弼於臣民所有合行事宜
條示于後

一自景泰三年五月初二日昧爽以前官吏
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大逆子孫謀殺祖
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蠱毒魘魅
謀故毒藥殺人及強竊盜不赦外其餘已
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
皇明詔敕 四〇 景泰三年 三十三

赦除之事有應改正者並須改正敢有以
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軍官并旗軍將軍力士校尉舍人餘丁見
因失機及爲事監問累訴冤枉法司暫發
做工聽候照勘并發運米立功降用調各
管各衛所帶操等項者盡行宥免復還職
役仍舊差操管事

一官吏軍民人等爲事問發運米做工等項
悉行放免各還職役軍還原伍民放寧家

匠仍當匠文職官吏有犯贓罪雖經赦宥
亦發原籍爲民及官員有被人誣執自行
赴京奏乞辯明久候提人不到法司無從
辦理者悉令復職管事風憲官有被人告
徇私失職欺罔等情不分曾無奏奉問否
雖經赦宥難任風紀並送吏部改用以警
將來

一在京各營各衛并在外各都司衛所反邊
關在逃官旗軍餘民壯義勇報效人等有
皇明詔敕 四〇 景泰三年 三十四

曾被經該衙門奏奉行移各處巡按御史
等官挨提究問例該全家調發邊衛及極
邊墩臺守瞭不問已獲未獲及在逃年月
久近詔書到日在京限一月以裏赴通政
使司具首在外限三箇月以裏赴所在官
司具首送發原管原衛隨操着役若過期
不肯者仍依例問罪發遣

一官吏人等爲事發遣充軍者節有詔書事
例自宣德十年以後止終本身此等軍人

若有病故合干都司衛所體勘明白別無詐冒即將遺下幼男婦女并隨管人口具保結差人伴送兵部發回原籍寧家仍將本軍來歷病故日期及不該勾丁緣由從實開奏不許刁蹬留難

一府軍前衛切軍及錦衣等衛士校有因告年老而精力頗健例該有留原衛聽候餉補至日疎放者其見在之數今次不拘常例就便疎放以後仍照舊例及行有司作

皇明詔敕

四景泰三年

三十五

急食點

一在京在外軍民官員中間有因經革年遠并典刑等項於例不該承襲而見有嫡男嫡孫并弟姪人等該衛所保勘明白送部俱與冠帶在京并北直隸與南直隸淮安鳳陽揚州高郵徐州等處但係江北衛所送五軍營操備在外於本衛所操備俱支月糧一石有功之日照依舍人事例陞當各處逃移人戶有回還復業者有司免其

差役三年戶丁原欠稅糧草束盡行蠲免有司各加存恤賑濟不許追償公私債負違者治罪不饒

一各處攢造黃冊務在切實官吏里書人等不許一毫徇私作弊指甲作乙以有爲無以無爲有庶得賦役均平詞訟省息違者事發之日巡巡撫及按察司拏問解京定發口外爲民

皇明詔敕

四景泰三年

三十六

一正統十四年間隨征總兵等官皆受朝廷成算行事其陣亡成國公修武伯俱與子孫承襲見存鎮遠侯降鎮遠伯爲事廣寧伯復其原爵其公侯伯子孫有因事故年遠不得襲爵者該部查勘明白除謀逆外其餘子孫錄其有才能者一人給與冠帶月支食糧一石令各自備鞍馬隨操若能建功一體陞用

一今後法司刑名務要推情問理不許明知冤抑畏避嫌疑只依原發致人於罪或有

被人行事及有告無對証誣捏不明之事

悉與辯明分豁

一各處有司官員中間有因年老開葺罷輟等項近被巡撫等官考察起送見在吏部例該革冠帶原籍爲民者悉與冠帶開住其已革去者不在此例

一六部員外郎主事司務照磨等官署郎中員外主事及中書試職者悉與實授

一正統十四年隨征失陷給事中御史主事

皇明詔敕

四

景泰三年

三十七

三十七

等官先因未及一考不曾請給誥敕封贈者該部行勘明白不問任年深淺悉與誥敕封贈及子孫不該錄用者許令一子人監讀書以崇節義不願入監者聽

一在京各衙門見今重歷辦事吏典悉免重歷挨次實撥京考今後吏典除爲事革役仍復充吏并考滿不給由丁憂不起復在家延住過限年遠及越關在逃者照舊重歷其餘有犯悉依大明律科斷應還役者

免其重歷

一各處逃民遺下田地許令無田人戶及丁多田少者承種果無人承種者原額糧草等項暫與除豁

一景泰元年十二月以前各處軍民人等拖欠稅糧馬草并採打秋青草束子粒農桑人丁絲絹綿花戶口食鹽地畝課程鈔貫料豆菓品如果小民拖欠未徵在官及追陪侵盜係官錢糧未完者俱與除豁其借

皇明詔敕

四

景泰三年

三十八

三十八

去大同宣府遼東官庫銀兩絹布糧斛糧換未還者不在此例

一湖廣貴州并順天北直隸等處景泰元年十二月以前人民運納稅糧等項遇賊驚搶拋棄及在官錢糧被賊燒毀曾經奏告未與分豁者行勘是實悉與除免

一貴州等處軍民近年以來爲因賊發田地不曾耕種其景泰二年十二月以前未徵糧草子粒照數蠲免

一 淮浙等處運司四川雲南等鹽課提舉司

正統十四年正月以前蠲免拖欠鹽課客

商無鹽支給者所司查勘明白仍照先後

許令挨年依次補支後不爲例若竈戶已

徵在官官吏總催人等侵欺盜賣不在此

例

一 順天等府人民密迎京師徭役浩繁其寄

養驛等畜并惜薪司等處採打柴薪等

項自景泰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以前倒死

皇明詔赦

四 景泰二年

三十九

三十三

拖欠者悉皆蠲免今後該管官員若指以

柴炭等項爲由多占人民逼要月錢以致

逃竄者治以重罪

一 各處巡撫巡按等官專以禁盜撫民爲上

務在盜止民安其餘爭訟等項末節小事

悉赴所在官司憲司從公問理回報庶使

小民得以伸忿不致越訴擾擾

一 各處官司巡司務在用心禁捕賊盜但係

所管地方坐視不禁捕者並從巡撫鎮守

官員拿問究治

一 各處城池曾經修築未完成者須量民時

工力或別設法修築完備保固官司人民

一 各王府廨人子女長成或無父母又無人

敢與議婚配朝廷無由得知詔書至日果

有此等所在官司審察具名奏來處置庶

不失所

一 太常寺光祿寺見在廚役中閒果有老疾

不堪供役虛費糧賞者本寺即便審實放

皇明詔赦

四 景泰二年

四十

三十三

回爲民另行僉補若隨住有子婿人等願

替者聽其有在逃行提未獲先解尸丁暫

登着役者收補正役食粮原逃正身有免

後有逃者不在此例

一 朝廷設置大理寺審錄罪囚本以明慎用

罰務使刑歸有罪不及無辜近者法官司多

有任情用刑鍛煉成獄不由本寺詳審徑

自朦朧具奏發落致使冤抑無伸有傷和

氣今後一應輕重罪囚雖曾青官問者悉

遵舊制仍發該寺審錄無冤並聽本寺具奏定奪不許變亂擅作威權妄參情重難照常例等語惑亂耳目致有冤抑

一在外造作除軍需倉廩修理城池并隄備水患疎通根道外其餘修理公廨衙門鐘鼓樓寺院等項但係工程浩大動勞人眾不急之務雖曾奉有勒令亦暫停止以寬民力不許指此爲由科擾害民若干得錢根并文卷房屋遇有損壞而修理苦熬不

皇明詔敕

四景泰二年

四十一

係勞民動衆者不在此限

一各處輪班人匠除二年三年一班者照舊輪當其餘一年一班者不分匠色俱令二年一班自正統十四年十二月以前有拖欠正班悉皆寬免自景泰三年五月初二日以前失班人匠俱免罰工止當正班一自景泰二年十二月以前各處拖欠歲辦藍旋槐花烏梅梔子皮張野味魚油翎鱗屯種馬隻歲造紵絲紗羅採辦礮砵水和

炭石灰蘆柴葛粉油椿榆槐等木柏木板松板芒苧苧等料未徵在官者悉與蠲免其軍需急用物料自景泰二年正月以後派辦者照舊解納其應蠲免物料不許內外衙門朦朧奏請再行追徵

一各處過年拖欠倒死騾驢牛羊等畜在景泰三年正月初一日以前者悉皆免追該追馬匹不在此例

皇明詔敕

四景泰二年

四十二

一在京在外官員病故家小有不能回鄉者官爲應付脚力送回

一在京在外文武官吏人等有爲事間發各處擺站照徒滿日所司即與疎放不必等候更替因而淹滯靠損人難

一薦舉古之良法今各處見在官員果有德行政事優長拘於資格歲月屈在下僚及有文學才行堪授職任之士隱於民間及官員罷職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品以上官員在外巡撫巡按

方面并府州縣正官指陳實跡爲証舉薦
赴京考用不許徇私濫舉所舉之人後有
犯贓罪者連坐舉主

於戲綱常正而家道雍式弘教於化本備副專
而國統續底永固於基圖布告臣民體予至意

景泰三年五月初二日

皇明詔教

景泰三年

四十三

皇帝敕諭中外大小文武羣臣

朕恭膺

天命總理萬機顧京德之弗勝致乖違之有自

上天懸象垂戒實深惟敬謹之嚴宜布寬恤之厚咨
爾百辟體朕至懷其悉心以奉行毋用情而違
懼敢方命者罪在不原所有合行事宜條列于
後軍民利弊敕書所不及者並許開具奏聞冀
上荅於

天心中安養於黎庶共臻太平之治永隆

皇明詔教

景泰七年

四十四

宗社之休故諭

一天下司府州縣官員中多有管根等項添
設數多俱支實俸及其名下皂隸馬夫供
給等項不無害民悉從吏部斟酌裁減取
回別用以省民力

一天下府州縣官果有年老殘疾能輟不能
任事及貪婪酷暴生事科歛害民者許巡
撫巡按并按察司公正堂上官員會同考
察從實具奏罷黜其布政司按察司悉從

巡撫巡按官一體考察具奏罷黜不許虛應故事視為泛常

一考滿起復等項官吏承差人等有違批限年限及在中途水火盜賊漂失公文并在逃等項吏部行查明白在本年五月二十四日以前俱免其罪復還職役

一江西湖廣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縣自景泰五年以前拖欠未完稅糧馬草農桑絹布戶口食鹽鈔貫除已徵在官外其餘有

皇明詔赦

四八景泰七年

四十五

拖欠未完者暫行寬免

一福建等處鹽運使司并課程司提舉司見追正統年間以前虧折鹽課暫行寬免

一在京各衙門各衛所官吏旗軍匠役人等預先關過景泰七年七月九月分月糧除文武官吏不支外旗軍匠役人等關過一石者再支五斗關過六斗者再支三斗以濟窮困

一太醫院醫士光祿寺廚役果有在逃并僉

補未解者俱暫停止待豐年勾補解官

一各營并各軍衛有司原寄養騎操孳牧長生脚力等項馬驟驢但有虧欠倒死迷失未曾買補還官者赦書到日悉皆停罷免其追陪

一逃軍逃囚赦書到日在京限一箇月在外限三箇月以裏許令自首與免本罪軍還原伍民發寧家匠仍當匠

皇明詔赦

四八景泰七年

四十六

一潮廣等處賊寇但有饑饉逼身不得已而嘯聚情犯雖重赦書到日有能悔過自散者悉宥其罪聽從復業本分生理諸人不許搜尋前事加害如果勅書到日一月不散者仍究前罪賊首豪能若能赴官自首待以不死決不大信

一軍職官有犯罪發立功哨守等項赦書到日各還原職其犯科斂害軍等項者止令帶操不許管軍管事

一內外各衙門皂隸馬夫不許額外濫占躲

避差徭數書到日隨即改正不許故違

一 內外法司見監問及行提未到一應罪囚自景泰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以前除謀反大逆子孫謀殺祖父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蠱毒魘魅毒藥謀殺殺人強盜不宥外其餘罪無大小并見發做工運磚運炭等項俱各有見如炒鐵擺站年限滿日撥入更替其文職官吏人等有犯贓罪原籍爲民若犯奸貪行提照勘未結者仍候

聖明詔敕

四 景泰七年

四十七

問理明白依律照例發落

一 內外衙門見追并行原衛原籍追徵一應給主未完人官贓物不分遠年近日俱各免追

一 浙江等布政司蘇松等府州縣織造歲辦額辦各色紗羅段疋絹疋等項自景泰六年終以前一切拖欠未完除已收在官并起解者仍送赴部交納其未收在官未起解者予從寬免

一 浙江等都司直隸等衛所歲造軍器盔甲

弓刀鎗箭等項自景泰六年終以前拖欠未完者悉皆停止其有徵收物料在官者明立文案收貯以待下年造用

一 浙江等布政司直隸府州縣年例買辦抹辦白真牛皮水牛皮底羊毛羊角紅花青旋瀛沙油椿木筴竹毛竹等項并該載未盡除已徵在官者仍送赴部其未徵收者俱暫停止待豐年照例買辦

聖明詔敕

四 景泰七年

四十八

一 浙江等布政司直隸府州縣所辦蘆柴并河泊所折收魚油翎鰓瓜鐵銀珠生漆桐油等項自景泰六年終以前拖欠未完未徵未起解者悉與寬免

一 各府州縣各色輪班住坐人匠洪武永樂年間一戶止當一匠後因工部奏准將丁多之家分作二名或三四名應當匠役者及有從前未曾習曉匠藝正統年間至今被人讐在官連年官司勾擾不能安生者

該部有司悉與明白查勘三四名者止當

一匠果係讐報者悉與除豁

一各布政司府州縣有在逃失班各色人匠

今後不必拿解免其罰班止當正班其有

私買偽印批丁批廻等項在景泰二年以

前者許其首告改正悉有其罪

一各處造作不忠之務聽從所在官司申達

該部具奏定奪以蘇民困

皇明詔敕四

景泰七年

四十九

景泰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昔恭膺

天命嗣承大統十有五年民物康阜不虞北虜之變

惟以

宗社生民之故親率六師禦之而以庶弟郕王監國

不意兵律失御求與被遮時文武羣臣既立皇

太子而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遽據當宁之位既

而

皇明詔敕四

天順元年

五十

皇天悔禍虜酋格心奉朕南還既無復辟之誠反爲

幽閉之計旋易皇儲而立己子惟

天不祐末久而亡杜絕諫諍愈益執迷矧失德之良

多致沈疾之難療朝政不臨人心斯憤迺今月

十七日朕爲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羣臣六軍萬

姓之所擁戴遂請命于

聖母皇太后祇告

天地

社稷

宗廟以今年正月十七日復印皇帝位躬理庶物保

固邦家其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大赦天下
咸與維新所有合行事宜條示于後

一自天順元年正月二十一日昧爽以前除

謀反大逆子孫謀殺祖父父母妻妾殺

夫奴婢殺主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蟲毒魔

魅採生拆割人謀殺故殺強盜不宥外其

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

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

皇明詔敕

四、天順元年

五十一

其罪罪之官司若爲受理及故違者以違

制論

一文武官吏軍民人等有犯罪運磚運灰做

工炒鉄煎鹽擺站哨瞭立功等項悉皆放

免各還職役隨住寧家

一逃軍逃囚逃匠逃民詔書到日爲始限三

箇月以裏許赴所在官司具首各免其罪

軍還原伍匠仍當匠民放寧家

一自天順元年正月二十一日以前法司該

追入官給主一應贓罰盡行蠲免

一法司今後問囚一依大明律科斷照例運
磚運灰等項贖罪發落不許深文

一自宣德十年正月以後文職官吏監生

員承差知印人材陰陽醫士有犯充軍例

該止終本身者若本軍已故遺下家下人

口照例放回原籍爲民衛所不許刁蹬留

難

一内外文武衙門署職試職官員有因功次

皇明詔敕

四、天順元年

五十二

陞授者悉與實授後不爲例

一在京在外官員除年七十例應致仕外若

年未及七十才力精健堪任用者照例陞

舉其未及七十有疾衰弱者驗實放免應

得冠帶者照例

一各處災傷糧稅曾經巡撫巡按等官體勘

是實者盡行蠲免

一景泰七年正月以前各處拖欠稅糧馬草

粟株牛租課米農桑絲絹戶口食鹽鈔米

聖明詔敕

四 天順元年

五十三

五十三

棉花諸色課程差撥金銀等項屯田子粒地畝糧草鈔貫及一應買辦採辦物件除已徵在官起解并有人承攬未納者仍照原定倉庫送納其米麥果係水旱災傷之處雖是承攬係虎文起解食用無存并前項物件小民拖欠未徵之數盡行蠲免一各處逃移人戶詔書到日爲始限半年以裏有能赴所在官司首告復業就便應付口糧差人伴送原籍官司收管安插加意

撫恤原舊房屋田土先有人住種者悉令退還仍免其差役二年本戶原欠稅糧草束絲絹等項盡行除豁不許追迫公私債負缺少牛具種子有司設法勸諭周給

一湖廣貴州二布政司所屬見被苗賊劫掠州縣衛所景泰七年十二月以前無徵稅糧子粒悉與除豁

一淮浙長蘆山東運司所屬鹽課司地方近因災傷人民艱窘各該巡鹽御史通行取

聖明詔敕

四 天順元年

五十四

五十四

勘逃亡事故竈丁無人頂補遺下未辦景泰七年正月以前各年鹽課明白具數奏報除豁以蘇民困

一爲事問發贖天口外等處爲民并原僉及抵充富戶若有年七十之上并未及七十老疾果有顯跡不堪應役並無以次人丁者所司取勘明白申達該部照例放回原籍依親養贍毋令失所

一山東等處邇年逃亡事故人戶遺下田土拋荒未曾有人承種該徵糧草負累見在人戶包納曾經取勘是實者景泰七年十二月以前未完稅糧草束照數蠲免一預備倉有司常加修理蓄積糧儲遇有民饑驗口賑貸豐年仍將在庫收貯贓罰等物照依時價收糴收支之際並委掌印官員專理不許作弊軍民人等有願出粟谷者照例收受具數奏聞以憑旌異合干上司及風憲官按臨點開但有侵欺盜用者

卽便拏問

一各處倉廩銀糧并中鹽糧米盤出粗批折罰之數年久追未完并客商失落截角退引悉皆免追

一自正統元年以後天順元年正月二十一日以前軍官并旗軍將軍力士校尉舍餘人等爲事犯罪調衛并發遣各處立功及瞭哨等項者盡行有免復還職役仍回原衛原管事者照舊管事原帶俸差操者照

皇明詔敕

四 天順元年

四十五

五十五

舊帶俸差操有爲事發充軍役者不分已未到配所俱復還職役就任充軍衛所差操

一軍官旗軍將軍力士校尉舍餘人等有在逃者詔書到日爲始限三箇月以裏自首俱免本罪復還職役

一軍官替襲職事已有定制其中有因爭襲訐告展轉行勘動經歲年不得承襲但有此等爭襲者該部類行巡按監察御史親

臨體勘從實具奏定奪不許淹滯人難

一在京在外大小軍職官員先因有疾名色開報今已痊可不得食俸管事者悉令照舊食俸管事

一在京各營在外各邊及各處軍衛有司原養騎操孽牧走遍馬驢驘牛并種馬馬駒自景泰七年十二月終以前一應倒死虧欠走失被盜并查出埋沒及逾年起解拖欠等項盡行蠲免

皇明詔敕

四 天順元年

五十六

五十九

一錦衣旗手武驍等四衛力士校尉有年六十以上及殘疾不堪差操已告在部不分有無保結悉放寧家及府軍前衛老疾幼軍曾經看驗明白并各處驛站因夫年限已滿者不必等候更替俱各先行疎放寧家

一除內府供用香料并灌啖馬匹藥味外其浙江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府州縣逐年拖欠藥材俱各蠲免

一各處連年災傷人民饑窘一應造作除修理城垣急務所司備呈該部具奏定奪外卽今內外修寺造塔一應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以蘇民力

一景泰年間有差內官內使賞送金銀等物往西寧瞿曇寺賞賜及修理殿宇寺院者詔書到日悉皆罷免金銀等物原係在京去者仍行照數解京其帶去食茶不分公私見數收留彼處有司聽候支銷木植等

皇明詔敕

四

天順元年

五十七

三

料就彼收貯官用人夫工匠盡行放免內官內使卽便回京

一各處額辦歲造追陪紵絲綾紬羅絹及節次坐派改機綾紬并蘇松杭嘉湖五府織造上用供用段疋等項自景泰七年十二月終以前悉皆蠲免如織造已完及已徵絲料在官卽准作今年歲造之數

一自景泰七年十二月終以前一應派辦物料除軍需外其餘額辦皮張野味魚油翎

鰓銅鉄白麻銅綠黃蠟土硝砒石雜草雜木鎗桿銀硃生漆油椿石磨榆槐等木礬麻連包荆條蘆葦蘆沙白山羊角引火木炭礮碎藍靛蒲草黑石燠炭貓竹筴竹白真黃牛皮水牛皮羊毛氈花等料除已徵在官者仍令起解未徵者盡行蠲免不許內外衙門朦朧奏請再行追徵其今年該納歲辦皮張悉免徵解敢有將已徵者捏作未徵之數治以重罪

皇明詔敕

四

天順元年

五十八

三

一內外各衙門仕坐人匠宣德正統年間在逃者中間多有丁盡戶絕不許坐名行提景泰元年以後在逃者照例提解其各色輪班人匠自景泰七年十二月終以前在逃及正班失班一體寬免見行起取蘇松杭嘉湖五府織稅等匠來京住坐者不必起解仍令本處住坐其正統年間有挾讎妄報并一戶分作二三戶以上輪班當匠者止當一匠其餘悉與除豁原關勘合有

司卽與查勘明白繳部

一今後軍職犯罪降除充軍者不許復還原職文職有犯枉法贓者俱發充軍

一軍民中間有鰥寡孤獨者所司依例存恤毋令失所民年七十以上及篤廢殘疾者許令一丁侍養不能自存者官爲賑給凡軍民年八十以上者所司每年給與絹二疋綿二斤米一石時加存問

一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許所在有司保勘明

皇明詔敕

四 天順元年

五十九

白開具實跡奏聞以憑旌表

一軍民之中有懷材抱德堪爲任用隱於山林或官屈在下僚所司薦舉以禮申送赴京量材擢用

一凡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

一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以前內外文武衙門但有事務悉照原奉遵行不必更易

於戲多難興邦高帝脫平城而肇漢股憂啓聖文王出爰里以興周天位旣復於其正人心由

是以咸安咨爾萬方臣民同秉忠誠會歸皇極
弼予政理永享太平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天順元年正月二十一日

皇明詔敕

天順元年

六十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帝王之傳序乃國家之大經建元良所以尊

宗而重

殺封羣胤所以壯藩屏而隆本支今古攸同典章斯具茲朕躬膺

天命之中復登大寶之位顧惟不腆事有未遑而公

侯駙馬伯及文武羣臣僉謂朕之元子當復正

皇明詔敕

天順元年

六十一

三十五

位于東宮其大諸子宜悉封于藩國朕以請之

聖母皇太后允從衆議舉行盛禮乃于天順元年三

月初六日冊立元子見濡爲皇太子及封第二

子見濤爲德王第三子見澍爲秀王第四子見

澤爲崇王第五子見浚爲吉王於戲承祧主器

得其人則國本正而萬邦以貞胙土疏封守其

世則藩輔完而大統以定天下之心斯有所繫

宗社之計永底于安故茲詔告咸使聞知

天順元年三月初六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菲德早承大統中罹多難復登宸極夙夜兢惕罔敢怠荒乃天順元年七月初六日

承天門災此誠

上天示譴莫究其由朕甚驚惶省躬思咎務新其德永惟奉承

天意必以施惠爲先其大赦天下咸與維新所有寬恤事宜條示于后

皇明詔敕

天順元年

六十二

三十五

一自天順元年七月十二日昧爽以前除謀

反大逆子孫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

奴婢殺主蠱毒魘魅揀生折割謀故殺人

及奸黨已行榜示者不赦外其餘已發覺

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

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文武官吏軍民人等犯罪運磚運灰運石

運水和炭運糧運料煎鹽炒鉄做工擺站

立功哨瞭發充儀從軍件膳夫者悉皆疎

放各還職役寧家隨住其終身炒鉄煎鹽者有年五十五歲以上及篤廢殘疾者有司驗實亦與放免其文武官吏犯枉法贓罪例該充軍者發回原籍爲民若不枉法等贓例該爲民并已問結曾訴冤枉者自天順元年正月二十一日至七月十二日止及考退罷輒等項見在京者悉與冠帶閑任吏仍爲民後不爲例

一景泰七年十二月以前各處該徵稅糧馬

皇明詔赦

天順元年

六十三

三十二

草本色折色農桑人丁絲絹屯田并地畝子粒糧草戶口食鹽鈔米諸色課程并一應採辦買辦黃白蠟厨料果品等物除拖欠先已蠲免外其餘已徵在官者所司見數收貯以充後日採辦買辦之數敢有乘機侵用者依律治罪若起解在途仍送原定衙門驗其正數不虧卽與收受准作再辦之數不許刁蹬其有被水火盜賊等項於所在官司告有文憑已到該部者不分

年月久近俱與除豁其佃田人戶拖欠田主自景泰七年正月以前租稅者不許追償

一天順元年七月十二日以前內外諸司衙門見追賠逋年侵盜虧折池爛燒毀等項并詎攪景泰七年正月以前一應係官錢糧段疋布絹銀鈔草束物料等件未完者悉免追賠其各處軍民人等納欠景泰六年正月以前拖欠蠟茶厨料草束等項諸色物件及宣府大同軍民人等正統年間領出各庫銀兩絹布權買糧料行追年久不完并原領官給牛隻倒死走失者悉皆免追

一淮浙長蘆等塩運司四川等塩課提舉司景泰七年十二月以前拖欠未完塩課悉與蠲免原派守支客商引塩改派別場天順元年以後課內關支

一各處稅課司局河泊所等衙門該徵課程

皇明詔赦

天順元年

六十四

三十七

皇明詔敕

四 天順元年

六十五

悉照永樂年間舊額徵收其所收課鈔不及萬貫者俱各革罷就令所在有司帶管官吏起送赴部山東并順天直隸河間二府地方爲因上年積水未消不曾播種夏麥田地各該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勘實具奏該徵今年夏麥農系絲絹悉與蠲免先令該部差官踏勘山東河南北直隸空閑田地俱免踏勘其新增起科田地除造冊已定外其餘悉與蠲免除豁民間河灘沙淤田地所司踏勘是實卽與附近空閑地內撥補應有情願承佃拋荒地者有司驗畝仍照舊例三年之後起科就于本處倉廩送納其各處軍民人等天順元年七月十二日以前借過預備倉糧米俱免還官以甦民困

一在京在外文武官員若年七十以上及年未及七十有疾不堪任事者俱准自陳致仕其才堪倚注特旨留用者不在此例

皇明詔敕

四 天順元年

六十六

一自天順元年七月十二日以前有犯偷盜倉庫錢糧等物及違餉糧儲并一應入官贓物追賠未完者悉與蠲免

一內外法司照出強盜及一應在逃重囚中間恐有冤抑詔書到日與免本罪其在官強盜有強姦殺人及累犯不悛者發邊遠充軍其餘監禁及羈候提人待對并照堪未報者悉皆放免各還職役寧家隨住

一凡今後謀故殺死軍人律該處死仍將正犯尸丁抵充軍役其餘開毆等項殺死軍人者依律償命免尸丁抵充軍役

一各處天順元年七月十二日以前派辦額辦拖欠物料除軍需遞洋等項船料不免外其各色皮張白真黃牛皮魚油翎鰲黃白麻銀硃生漆榆槐櫨木棠麻連包剝條蒲草荷莖竹黃蠟銅綠雜草土硝礬沙等料及安慶等府遍年該納南京均土蘆柴除已徵在官者仍令起解以充今年額辦

之數未徵收者悉皆停止其油樟木石磨亦待下年解納以後三年一換承爲定例不許內外衙門更改朦朧奏請追徵違者罪之

一景泰七年以前各處歲造段疋除已織完絲料在官者照舊起解准作今年歲造之數其有未曾織造及原派蘇松杭三府并浙江等布政司上用供用賞賜等項紵絲紗羅綾改機紬絹等項俱以三分爲率量

皇明詔赦

四一、天順九年

六十七

三十一

減一分以甦民困及光祿寺年換器皿等項自天順元年正月以前拖欠未完者俱各停免已開物料者准作今年該造之數以備支用

一內外各處造作除城垣河道倉廩急務所在官司具奏修理外其餘一應不急之務暫且停止各衙門不許擅自移文興工修造果有應修造者亦要奏請定奪

一惜薪司各處擡柴人夫及滿城山廠採運

柴炭人夫自天順元年七月十二日以前拖欠及在逃病故缺工行提未解及部運官吏人等違限罰納柴炭等項并年例供應柴炭黃穰苗等項者悉與蠲免其今年各色失班人匠俱免罰工止當正班以甦民困

皇明詔赦

四一、天順元年

六十八

三十二

一在外各衙門所季造軍器儘其見在物料照數成造其天順元年七月十二日以前拖欠之數悉暫停止不許再行朦朧科派擾

民違者罪之

一正統十四年召募義勇民壯報効人等來京操備後因在逃發充軍役者悉放寧家其有自願當軍者聽

一姦黨親屬有犯已發充軍及抄捉已未到京者元惡止令親房一人充軍其餘內外親屬等親悉與放免官復原職軍還原伍民發寧家

一文職官吏監生生員承差知印民人及欽

皇明詔赦

天順元年

六十九

三十九

悉與查理分谿

一在京近侍風憲官天順元年以前爲事降除雜職無贓罪者吏部查理對品調用
一廣平侯武定侯子孫還襲侯爵富陽侯安順侯成山侯保定侯子孫都襲伯爵鎮遠伯復侯爵清遠伯會寧伯子孫俱做都指揮使安平伯榮昌伯子孫俱做都指揮同知都督王敬子孫做指揮使

一內外文職署職試職官員詔書到日悉與

實授

還職役

一自正統元年以後天順元年七月十二日以前軍官并旗軍將軍力士校尉舍餘人等犯罪及陳言調衛降等并發遣各處立功哨守充軍常川操練等項除謀逆奸黨強盜不孝者不赦其餘盡行宥免復還職役仍回原衛管事者照舊管事原帶俸差操者照舊帶俸差操其有在逃者詔書到日爲始限三箇月以裏自首俱免本罪復職

一自正統元年以後天順元年七月十二日以前軍官并總小旗由父祖原係軍功陞授職役有爲事降等病故子孫止依降定職役襲職補役者俱准襲補祖父原舊職役其有祖父爲事亡故等項子孫襲職照舊調衛者悉還原衛後不爲例不願者聽一在京軍職有告娶情願調出在外都司衛所在聽從其便原管事者照舊管事原帶

皇明詔赦

天順元年

七十

三十五

俸差操者照舊帶俸差操

一各處總兵鎮守守備等官先因失機等項記罪在官者悉免提問正統年間福建布按二司等衙門文職官因失機降除雜職者俱令還職

一在京各營在外各邊及各處軍衛有司原養騎操孳牧馬騾驢牛并種馬馬駒擠乳牛隻長生羊毛及鷄鵝等畜自天順元年七月十二日以前一應倒死拖欠走失被

皇明詔赦

四 天順元年

七十一

盜并查出埋沒及逾年起解拖欠等項者盡行蠲免

一自正統十四年以前各處官軍人等殺賊有功已經造冊到部駁勘三四次者果無違得照例陞職有間有重陞職役者准令改正及有官下弟姪兒男殺賊有功陞職事故者許令子孫承襲如無嫡子就令弟姪兒男承襲

一文職官吏先因爲事充軍後調別衛亦有

願在原籍附近衛分當軍者原衛未曾開豁二處俱有各籍清理行勾以致重複今後有此重役者該部查理明白止許後調衛分充軍

一錦衣衛將軍力士校尉有爲事發遣各處充軍立功哨瞭等項有該回衛者俱取回京調衛差操

一在京在外武職有因爲事及家計不明有同姓爲婚有被伯叔姑妯等親倚勢尊長

皇明詔赦

四 天順元年

七十二

朦朧控告革職爲民者查審明白俱令復職

一正統十四年以來在外各衛指揮使因功陞都指揮仍在本衛帶俸者俱令都司到任食俸管事如果多餘亦令本司帶俸

一文職官員先因爲事發去大同等處充軍正統十四年曾有旨有免冠帶回家閑住者吏部查勘明白俱令還職果年七十以上者仍令冠帶閑住

一處士中果有學貫天人才堪經濟隱居高蹈不求聞達者所司具實奏聞當以禮徵聘

一民間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及同居共爨五世以上鄉黨稱其孝友者有司取勘以聞卽爲旌表

一水旱災傷去處如遇饑民缺食有司加意撫恤賑濟逃民招撫復業免其糧差三年

皇明詔教

四一 天順元年

七十三

七十四

所在軍民有司卽與掩埋毋使暴露

一各處都司衛所軍官有因屯種子粒住俸者照舊關支各邊軍人月糧不分馬步俱關本色米一石隻身老幼照舊

一文職有犯贓罪曾訴冤枉行勘未報者悉

今復職有不係年老四品以上因病告關

調治痊可堪任用者聽其復職

一今後文武官吏人等爲事犯贓充軍爲民

降調者遇赦不宥永爲定例

一凡軍民利病時政得失並許諸人直言無隱其在京各衙門大小官員各陳所見以匡時政之失言或乖謬亦不加罪

於戲天心篤愛敢忘警懼之誠民欲惟從誕布寬仁之澤播告中外咸使聞知

皇明詔教

四二 天順元年

七十四

七十五

皇帝敕諭江西撫州府樂仁縣士吳與弼朕奉

祖宗丕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亦惟勞於求賢然後

成無爲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爾

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

君之宏略願乃嘉遜丘園不求聞達朕眷懷高

誼思訪嘉言望你來儀以咨啓沃夫古之君子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而獨善自安豈

其本心爾於行藏之宜處之審矣今特遣行

人曹隆詣尔所居徵尔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

皇明詔敕 天順元年 七十五

懷爾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望之意故諭

天順元年十月 日

皇帝敕諭大小文武羣臣

朕恭膺

天命復承

祖宗大統夙夜憂勤欲使天下羣生咸得其所而況

宗室至親者哉爰念建庶人等自幼爲前人所

累拘幽至今已五十餘年憫此遺孤特從寬貸

用是厚加賞賚遣人送至鳳陽居住月給廩餼

以安其生仍聽婚姻以續其後庶副眷念親親

之意故諭

皇明詔敕 天順元年 七十六

天順元年十月二十六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爲治莫先於孝而孝莫大尊親自古

帝王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者率由此道也

朕以眇躬繼承丕緒仰惟

聖母皇太后生成厚恩曷云能報曩于嗣位之初屬

在幼冲罔知攸濟惟我

聖母勞心訓育俾克繼述用底乂寧迨居南宮危疑

之間亦惟我

皇明詔敕

四 天順二年

七十七

五

聖母憂勤保護賴以無虞及內難將萌遂伸大義俾

予復位莫安

宗社康濟生民功德兼隆迺起載籍用是博採公議

表著徽稱乃於正月二十日率文武羣臣謹奉

冊寶上尊號曰

聖烈慈壽皇太后特修非常之慶庸昭錫類之心於

戲推之而準九惟政始于家邦勳之斯和尚莫

風行于天下所有合行事宜開示于後布告中

外咸使聞知

一軍民之間有年八十以上者不分男女有

司給與絹一疋綿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

十以上者倍之男子百歲者加與冠帶以

榮終身

一軍民之間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

其雜泛差役無丁者有司時其存恤毋令

失所

一軍官老疾不能任事告替職者准令兒男

赴部替職免其自來

皇明詔敕

四 天順二年

七十八

五

一內外官員有父母年老在家願分俸助養

者准令分俸於原籍關支

一兩京文官七品以上未及三年任內無過

其父母年至七十未受封者先與誥敕如

其子職封之不爲常例敢有冒年者治以

重罪

一四品以上官年七十以禮致仕家貧不能

自存者有司歲給俸米五石以資養贍

一官吏監生有親老願回侍養者准令回家

侍養親終赴部聽用

一軍匠厨役人等年六十五以上筋力衰憊

者許令壯丁代替聽其優閑

一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有司開具實跡奏聞

以憑旌表

一詔書內優老恩典有司務當從實遵行不

許虛應故事違者必罪不宥

天順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皇明詔敕

四

天順二年

七十九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我國家受

天明命以至仁大德撫有四海

列聖繼統傳序在于致治保民益有年矣暨予中歷

艱險賴

天眷人歸復正大位維時內官吉祥武官石亨等偕

眾迎復掩爲已功朕信之不疑厚以爵賞官其

子弟各數十人而彼肆欲無厭黷于貨利結爲

皇明詔敕

四、天順五年

八十

表裏竊弄威權少疎抑之輒懷異志然石亨事

敗已正典刑而優寵吉祥無異平昔不期吉祥

衷惡蓄奸日甚一日與姪男曹欽等陰養死士

謀爲不軌乃于今年七月初二日早遽行反逆

戕害朝臣焚毀禁門罪惡滔天神人共憤朕卽

時命將發兵誅之元兇授首同惡悉除浹日之

間都城清肅此實

上天垂佑之靈

宗社無疆之福也夫武以戡亂愧未發於先機仁以

惠民期茲臻於至治所有寬恤事宜條列于後

一自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昧爽以前除謀

反大逆真犯死罪不宥外其餘已發覺未

發覺已結正未結正悉皆宥免

一自天順元年七月十二日以後內外衙門

間發一應罪囚做工運磚運炭納米納穀

納草蓋房等項并煎鹽炒鉄擺站充四兵

膳夫斗級軍伴儀從悉皆寬免各還職役

寧家有贓官吏監生知印承差并行止有

皇明詔赦

四 天順五年

八十一

三八

虧者原籍爲民有侵盜係官錢糧草束等

項凡追贓未完者悉皆蠲免文武官員爲

事住俸祿者自詔書開讀日爲始俱照舊

關文

一內外衙門見監罪囚有牽連強盜人命事

無顯跡曾經檢勘提人因無身屍贓仗等

項原問官吏拘於成案難以歸結及情可

矜疑者悉皆宥免

一南北二監監生坐堂歷事聽選記名等項

數多中間有願告歸者不爲常例俱于在

外九品職名冠帶閑住其在吏部聽選官

員嚴加揀選有年未及七十精力衰憊不

能任事者令其冠帶閑住及該授七品八

品九品官等候年久有願告從九品并雜

職用者聽

一天順五年各處該徵稅糧馬草以十分爲

率夏稅小麥減免二分秋糧減免三分馬

草減免五分自天順二年十二月以前拖

皇明詔赦

四 天順五年

八十二

三九

欠稅糧馬草已徵在官未起解者就于本

處倉場交收未徵者悉皆蠲免其廣東廣

西陝西被賊劫掠去處軍民不得耕種無

徵稅糧子粒自天順四年十二月以前悉

免追徵

一雲南福建浙江開辦銀課止許于本坑採

礦煎辦若礦脉微細煎辦不及課額者具

實奏聞區處不許科歛轉補擾害小民違

者聽巡按御史舉奏鞫問

一廣東廣西近因蠻寇生發已遣大軍勦捕其中多有良民被賊驅脅爲惡因而恤罪不敢復業者詔書到日許令自首免罪有能擒殺蠻寇許赴軍前呈報一體陞賞

一各處衛所逃故等項軍人有因戶無壯丁將年幼戶丁紀錄在官者有單丁親老無人養贍者俱照軍政條例收發附近衛所着役紀錄仍行原衛開豁軍伍不許移文勾擾違者罪之

一各處清理起解逃故等項軍解有違批限一年之上軍發邊衛解人發附近衛所充軍者及有因違限在逃等項事未發露者悉與寬免軍還原衛解人寧家着役當差

一在京各營在外各邊及各處軍民騎操草牧原養寄養馬匹種馬馬駒自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以前一應倒死虧欠走失被盜等項盡行蠲免

一各處派辦物料除供用器皿外其餘胖襖

襦鞋銅絲鐵線針條青花線鍍白銅絲黃石猫筆竹長節猫竹苦竹篾片葛稽等項及歲造皮翎觔角芒苗茗帚簾麻連包荆條磨盤松木板蕭草蒲草梔子槐花藍靛魚油翎鰓折收生熟銅黃白麻商稅課鈔折納皮張歲進野味等料拖欠採燒柴炭自天順四年十二月以前悉皆蠲免已徵在官者仍舊起解其正統年間以前拖欠并納欠派辦軍器物料經隔年遠者亦各

停免

一天下之人有才兼文武或學行異等或謀勇出衆者許所在官司開具姓名實跡奏聞以憑徵用

一近侍風憲職當言路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生民利病文武官僚貪暴奸邪皆所當言近年以來多畏避權勢習爲緘默今後有當言者須直言無隱言雖不切亦不加罪

於戲哉定之後事莫急於變通變之宜治莫先於仁惠惟爾中外臣庶各究乃心體予至意

天順五年七月初十日

皇明詔敕四
天順五年

八十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有大功德者必有徽稱以垂永久稽諸典禮萬世攸同仰惟

皇妣聖烈慈壽皇太后至仁大德本於天性配我

皇考克敦化原誕育朕躬恩勤備至朕自幼冲嗣位

以至於今前後幾三十年賴我

皇妣訓誨維持底於成立用能奠安

宗社輯寧邦家不幸奄違至養哀慕無窮重惟罔極

皇明詔敕四
天順六年

八十六

之恩宜舉尊崇之典謹命禮官議薦徽號博采輿論協于至公已於十月初七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恭上

皇妣尊諡曰孝恭懿憲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

嗚呼盛德難名曷表尊親之孝光儀具在永垂

裕後之休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天順六年十月初十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仰荷

上天眷命子育萬民之戚休恒存念慮顧惟畿內
去冬少雪今春缺雨四方之遠亦恐或然夫天
時既已違和斯地利必有未盡吾民衣食何所
自出與言及此良深憫惻欲慰羣情之望宜加
寬恤之仁况修德弭災厥有曩典冀爾中外群
臣咸體朕心勤政保民用臻康樂庶

皇明詔教四

天順七年

八十七

天降鑒協于至和所有寬恤事宜條示于後

一兩京法司并在外理刑衙門凡有淹禁罪

囚未決斷者即便擬罪具奏發落

一各處銀場煎辦銀課者俱且停止已煎成

者照例解京其差去內外官員詔書到日

即便回京原開坑場盡行封閉該管有司

官員時常巡視不許諸人偷採違者重罪

不饒廠房器具等項令人看守收貯

一各處抄造紙劄停止三年已造完者照例

解京見造未完者亦造完解京其差去內

外官員人等詔書到日即便回京所有原

用器具等項所在有司收庫不許毀棄廠

房令人看守

一各處被災府州縣所種田禾無收已經具

奏者巡按御史即與路勘開豁以甦民困

其有具奏曾經有免者該部即與准理不

許重徵

一各處府州縣拖欠稅糧草束自天順四年

皇明詔教四

天順七年

八十八

以前悉皆蠲免

一在京在外軍民騎操孳牧原養寄養馬匹

種馬馬駒自天順七年三月初一日以前

一應倒死虧欠走失被盜等項盡行蠲免

一各處鎮守總兵等官務須撫恤軍民不許

役占科擾若進貢本處土產物件亦不許

因而擾害下人違者必罪不宥

一各處人民多有衣食艱難有司不能撫恤

或令流移失業者所在有司務加存恤聽

其復業不許逼擾其有相聚爲盜俱罪不敢寧家情可憐憫詔書到日許令改過自新各安生業有司照舊撫恤不許追究前非

一天下民情疾苦多因有司官員貪酷不才所致所在巡按御史不肯用心訪察禁治今後有司若有仍前貪酷不才御史知而不舉者一體治罪不饒

一朝廷今後差去內外官員人等各處軍衛

皇明詔赦

四

天順七年

八十九

小司官員不許指以荅應爲由科歛軍民家兩等物餽送因而剋落入已亦不許以均徭爲由鈔取百姓銀兩託稱荅應費用違者重罪不饒

於戲代天理物爰推一念之誠節用愛人用錫萬邦之福詔告中外咸使聞知

天順七年三月十三日

皇明詔制卷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洪惟我

祖宗誕膺

天命肇開帝業爲生民主幾百年矣

聖聖相承志勤于治武功文德紹體前聞暨我

皇考皇帝恢弘政治二紀于茲厚澤深仁有以衍

皇明萬世無疆之祚不幸奄茲遐棄

皇明詔制卷五

天順八年

遣令神器付于眇躬顧哀痛之方殷奚忍忍於繼

承而親王文武羣臣及軍民耆老累不勸進誠

切意堅朕不得已仰遵

遺命俯徇輿情於正月二十二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卽皇帝位自惟涼薄勉懷永圖嘉與中外親賢

率循至道惟敬是持惟誠是立惟仁義是行惟

古訓成憲是式庶臻于治康我兆民其以明年

爲成化元年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所有合行事

宜條列于後

一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昧爽以前官吏

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叛逆子孫謀殺祖

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

蠱毒魘魅毒藥殺人強盜不赦外其餘已

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

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

罪之

皇明詔制卷五

天順八年

一自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以後文武官吏

監生軍民人等有爲事間發運

炭納米做工擺站煎鹽炒鐵發兌軍件儀

從膳夫等項悉還職役寧家文職官吏有

賊者發回原籍爲民其犯贓罪元問未結

照提未到并未發覺者悉與宥元俾圖自

新所司母得追究違者罪之

一自天順元年正月以後至天順八年正月

二十二日以前軍官總小旗將軍力士校

尉舍餘人等有爲事發遣各處充軍爲民立功贖哨除失機謀逆黨類竊盜人命外其餘悉還職役文職官吏監生承差犯罪發各處充軍者放回原籍爲民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以後在京文職非犯貪淫斷發降調及充軍爲民者悉送吏部選用

皇明詔敕

五 天順八年

三

一 內外法司囚犯見追贓物未完者悉免追賠有因人命未明強盜追無贓仗年久不得歸結者具實奏聞區處

一 廣東廣西湖廣四川江西浙江福建雲南貴州等處賊寇生發多因官司採辦物件守令不得其人以致饑寒迫身不得已而嘯聚爲盜情犯雖重詔書到日有能悔過自散者悉宥其罪聽從復業本分生理所司加意優恤勿究前非戶下拖欠稅糧等項悉皆蠲免仍免雜犯差役三年

一天順六年十二月以前各處軍民人等拖欠稅糧子粒草束農桑人丁絲絹門攤商

稅戶口食鹽米鈔諸色課程鹽課魚課差發金銀馬匹等項除已徵在官者仍送原定衙門交納中間有被水火盜賊所在官司告有堪信文憑到部者悉與除豁未徵之數俱各蠲免其成化元年稅糧以十分爲率俱免三分

一天順七年各處奏報水旱災傷曾經巡撫巡按官員踏勘明白具奏者悉與除豁

皇明詔敕

五 天順八年

四

一 自天順七年十二月終以前各處歲造織造紵絲紗羅綾絀曾經起解該縣驗退追賠者并節次原派浙江等布政司直隸蘇松等府織造改造紵絲紗羅等項及內府織染局節次坐派織造上用供用賞賜紵絲紗羅綾絹絲線經緯等項已完者照數起解見織未完者織完解京已徵絲料者准作歲造之數未徵者悉皆蠲免差去內官人等詔書到日即便回京違者罪之一自天順七年十二月終以前各處歲辦野

味皮翎觔角課鐵生漆翠毛銅絲鐵線板
子槐花烏梅藍靛蒲草席草蘆柴松香榜
紙書籍等紙苗竹蘆木并魚油翎觔皮張
折納銅鐵油漆黃白麻及派辦杉木松榆
槐木杉木枋板車料苗筆竹水竹長節竹
輓篾箬葉稷毛白圓藤芸苗筴帚簾麻連
包荆條蜀稽馬連根雜草白真黃牛皮水
牛底皮白硝虎皮山羊皮白甸驢皮前截
白羊皮生漆鐵線土硝缸硝土紅土硝土

皇明詔敕

五 天順八年

五

三十一

磁末麥穗稻皮毛纓銀珠青條顏料黃白
蠟金箔油椿木等項除成造軍器供應器
皿漕運船料并預備賞賜皮張羊毛外其
餘已徵在官者仍令起解未徵者悉皆蠲
免其已解梨木板片揀退不堪者所司收
貯別用及拖欠納欠追賠補償各項物料
盡行宥免不許內外衙門朦朧奏請再行
追徵敢有將已徵者捏作未徵者治以重

罪

一 內外各衙門通年坐派柴炭數多軍民採
運艱難宜從撙節以十分爲率量減五分
天順七年十二月以前拖欠未完者盡行
蠲免其惜薪司攪柴夫有留二千名其餘
放免易州等廠採運人夫量減三千名以
甦民困

一 住坐軍民人匠先因在逃有墩鎖上工及
充軍事例今後提解至日止照常例發落
並免墩鎖充軍其見在應役有年六十以

皇明詔敕

五 天順八年

六

三十一

上并未及六十而篤廢殘疾不堪作工者
所司驗實放回輪班人匠自天順七年十
二月終以前失班者悉皆寬免及有一戶
應當住坐又關勘合輪班者免其輪班若
有原領勘合二三名以上者止令一名輪
班其餘悉以優免正統年間以後有挾讐
妄報并一戶分作二三名以輪班當匠有
司曾經勘明者止當一匠餘皆除豁勘合

繳部

一各處衛所季造軍器自天順七年十二月終以前拖欠未完者悉免補造其關過有司并各衛所自備物料見數明白准作天順八年以後之數不許指此因而侵欺敢有故違者治以重罪

一南京內府各監局司庫成造一應物件及工部成造馬槽馬椿等項詔書到日悉皆停止以後缺用在京該衙門成造兩京成造光祿寺器皿及餵養牲口槽鑪鍋桶磨

皇明詔敕

五十八天順八年

七

二六七

盤等件自天順五年以前拖欠未完者悉皆蠲免

一江西饒州府浙江處州府見差內官在彼燒造磁器詔書至日除已燒完者照數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去官員即便回京違者罪之

一在京在外軍民騎操孳牧原養馬疋種馬駒自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以前一應倒死虧欠走失被盜等項悉日公處

一南京馬快船隻赴京公幹除例該聽候半年外其餘有裝運物料前來到京者許令總小甲將原領勘合批文赴部投收俟有內外差使官員奏開合用船隻數目該部方許依數差撥以遵舊例

一浙江江西福建陝西臨清鎮守內外官員詔書到日即便回京其各邊鎮守內官正統年間原有者照舊鎮守原無者即便回京不許稍延

皇明詔敕

五十八天順八年

八

三二七

一差去下番內外官員人等詔書到日即便回京原領錢糧交與鎮守等官收貯隨後差人送來

一各處內外官員人等今後不許進貢馬疋花木鳥獸水陸品味及本處所產一應物料庶免擾人違者罪之

一差去各處採買物件頭畜及緝訪事情等項內外官員旗校人等詔書到日即便回京敢有延遲者治罪不饒

一各邊官軍今後凡殺敗賊寇所獲馬疋頭畜財物器用等項聽自收用不必入官總兵等官不許侵取分用備禦軍士有陣亡病故者所司官殮送還本土

一今後軍民詞訟除謀逆外其餘不問輕重情詞悉自下而上陳告如有驀越赴京者法司卽治以重罪仍將所告情詞發回本處問理不許輒便擬奏差官出外提解攪擾軍民違者罪之

皇明詔敕

五
天順八年

七

二十

一問刑衙門有抄提在官人口該犯反叛應連坐未給配安置者開奏定奪其有律不該載者悉皆放免原沒官房屋田產給還住種照舊納糧當差

一吏典記名放回原籍聽取中間有老疾寫字粗拙不堪候用者聽所在官司正官從公揀選就發爲民當差堪用者聽候取用一丁憂起復給假給由等項官吏人等除例限外有違限一月之上雖無文憑亦免問

罪其官員有原籍年老篤疾路遠不堪起送者聽合干上司明白具奏准令就彼冠帶照見行事例致仕閑住

一在京富戶及府軍前衛幼軍今後如有事故不必食補各處原起民壯民快除有賊去處暫留外其餘盡行放免歸農

一內外文武官員旗士人等有住支祿米俸糧者詔書到日照舊關支

一各處軍民饑荒關過賑濟倉糧悉免還官

皇明詔敕

五
天順八年

十

二十

今後如有荒歉去處軍民缺食有司不必申請卽便賑濟

一各處民間納糧田地水衝沙壅不堪耕種曾經奏告者所在官司勘實卽與分豁

一四夷進貢馬疋悉照舊例就於谷邊衛分撥軍騎操不必解京

一醫士厨役樂工人等果有年老不堪應役無丁替者悉放爲民有司另行食補其起取樂工原係良人者仍發原籍從良當差

一各處清理起解逃故等項軍解有違限一年之上軍發遣衛解人發附近衛分充軍者及有因違限在逃等項事不發露者悉與優免軍還原衛着役解人寧家當差

一逃軍逃囚逃匠人等詔書到日爲始限三箇月以裏許於所在官司首告與免本罪軍還原伍民放寧家匠仍當匠

一凡問囚犯今後一依大明律科斷照例運磚做工納米等項發落所有條例並宜革

去及不許深文妄引叅語濫及無辜其有奉旨推問者必須經由大理寺審錄冊得徑自叅奏致有枉人文職犯贓者原籍爲民枉法滿貫者照舊充軍軍職侵欺枉法滿貫者不許管軍管事帶俸差操

一山東浙江福建廣東所屬沿海處衛所并直隸金山等衛所備倭旗軍月糧減支六斗者詔書到日爲始每月加支米二斗候有糧之日全與關支

一天順元年有因奸黨充軍者放回原籍爲民其正犯典刑家屬充軍者亦皆放免房屋田地人官者給還住種其因連累復職調衛者仍還原衛

一天下軍民近年以來貧困已甚各處一應造作除修理城垣倉廩運河所司指實具奏定奪外其餘內外衙門并殿宇寺觀塔廟房屋牆垣等項造作一應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各衙門不許擅自移文

興工在外軍衛有司非奉朝廷明文一毫不許擅科一夫不許擅役違者重罪不饒

一求才宜廣天下官員中有才能出衆備在下傳者許六部都察院堂上官舉保民間有經明行修隱於山林者許府州縣正官舉薦俱聽吏部量才擢用

一學官有由舉人署職九年考滿該陞年四十以下有願會試者聽

一各處帝王陵寢及名臣賢士墳墓有被人

皇明詔敕

五、天順八年

十一

皇明詔敕

五、天順八年

十一

毀發者所在有司卽時修理如舊令附近

人民一丁看護免其差役其餘墳墓但有
露棺暴骨者悉與掩埋

一民間七十以上者免一丁差役有司每歲
給與酒十瓶肉十斤八十以上者加與綿
二斤布二疋九十以上者給與冠帶每歲
設宴待一次百歲以上者給與板木繇寡
孤獨無所依倚者有司量加存恤

皇明詔敕 五 天順八年 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有司卽便開具實跡

奏聞旌表以勵風俗

一給事中御史職當言路今後凡朝廷政事
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直言無隱文武官
員有貪暴奸邪者務要指陳實跡糾劾在
外從巡按御史按察司糾劾

一已上諸條寬恤恩與詔書到日有司卽便
奉行如有延緩者以違制論許巡按御史
察究問罪

以戲體元居正宜宏經世之規發政施仁用錫

得天之澤尚賴

宗室王人文武賢臣協德一心恭勤乃事以弼予于
至治詔告中外咸使聞知

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

皇明詔敕 五 天順八年

李六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自古英君義辟咸有美謚垂示方來

若二帝三王以及後世之賢主莫不皆然乃國

家之茂典不易之令猷也恭惟我

皇考大行皇帝以

英武之資

剛健之德嗣守

祖宗之鴻業躬勤政務於萬幾

皇明詔敕 五 天順八年

十五

至孝通於神明

洪思被於黎庶嚴百神之祀享重賢士之登庸志

協羣情智周萬慮誕敷文命慎簡兵戎立經國

之遠圖興治古之盛事華夏蠻貊不歸心四

海九州臻于熙祿不幸奄棄臣民哀慟曷已允

惟

宗社之托深思負荷之艱矧繼述之方殷願追崇之

敢後謹命在廷文武羣臣稽古禮文議薦

謚號奉之衆論合于至公乃于二月十二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奉

冊寶恭上

皇考大行皇帝尊謚

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膺皇帝

廟號

英宗嗚呼

聖德允合于乾坤

皇明詔敕 五 天順八年

十六

神功光垂于宇宙豈名言之可罄尚丕顯丕無窮布

告邇遐咸使知悉

天順八年二月十五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大孝尊親著于典禮是以自古聖帝

明王之有天下者靡不以尊親爲重而亦未嘗

不致隆於所生傳序在于祗循敢後仰惟

母后以坤德之懿配我

皇考昭宣化源而嬰疾有年燕謀弗兆於時賢理宮

閣相成

宗祀與所以逕續

皇明詔敕五天順八年

天休而隆邦本者實我

母妃之功之德是賴內治雍睦

皇考鑒焉予一人躬承

兩宮訓育至於有成嗣統之初敢忘圖報夫欲兼

隆於至養固宜各極於尊稱是用率籲衆心恭

稽古誼謹上

冊寶尊

母后皇后曰

慈懿皇太后尊

母妃皇貴妃曰

皇太后至情大義庶幾兩盡無違然孝既盡於尊

親仁當推以逮下所有恤典合行條示于後

一親王郡王生子請名不拘歲數當封者悉

遵

皇明祖訓舊制年及十歲卽請冊封親王有長孫者

授以世孫給一品冠服郡王長孫授以長

孫給二品冠服

一兩京文武官員七品以上未關誥勅者若

皇明詔敕五天順八年

父母見在先與誥勅封之不爲常例

一文武官員曾授署職試職者詔書到日悉

與實授

一天順元年七月以後至天順八年正月止

軍官爲事有調衛降調不係叛逆黨數目

報功次失機人命者俱令復職回衛不願

回者俱令管事差操文職有因權奸排陷

見在家爲民者及因緝訪問賄爲民見在

京伸訴者俱與冠帶開仕

一在京各衛帶俸官員有願出外衛者許赴

部自陳註與相應地方衛所管事差操

將軍侍衛二十年以上者不拘在役退閒

俱與冠帶以榮其身

一文武官員以禮致仕五品以上者進階一

級若有廉貧不能自存衆所共知者有司

每歲給與食米五石以資養贍

一文武官員有因公幹在途病故者所在官

司卽以禮棺殮殮送還家若任所病故家

皇明詔敕

五

天順八年

十九

小還鄉者官司依律應付脚力送回違者

罪之

一兩京文職有年近七十願告致仕者聽堂

上官有離家年久欲照例給假回家省親

祭祖者許令省祭

一吏部聽選官員取選不到有願告回家者

不拘年歲俱令冠帶致仕閒住

一天順五年七月以後至天順八年正月止

吏典犯罪問發重歷在逃者詔書到日自

首免罪

一兩京國子監監生積滯數多今後各衙門

歷事考過勤謹者再歷三箇月送部聽選

其有願告教職及雜職者聽若有不能出

仕願告回家者俱與冠帶閒住其放回四

十以上監生有志科舉者許就本處鄉試

一民以農爲本有司時加勸督所在陂塘宜

用修築以備旱澇至於耕牛所賴尤重不

許軍民宰殺買賣如有犯者枷號半年依

皇明詔敕

五

天順八年

三十

律問罪若有司縱容私宰一體治罪不饒

一天順元年以來地沒入官田地許令所在

軍民耕種照例起科

一各處小民有因衣食不給流移他鄉者詔

書到日各還本土有司務加撫恤無牛具

種子房屋者卽與設法措辦俾遂生業仍

免糧草一年雜泛差役三年違者許巡撫

巡按官究治

一在京在外有遊手好閒不務生業者所在

有司即便記其姓名省令各務生業如不改者重加懲治其有孤老殘疾不能生業者即便收入養濟院照例給與衣糧勿令叫街乞食違者罪之

一上林苑監養牲人戶自天順七年十二月以前一應虧欠倒死等項牲口頭畜悉皆蠲免

一朝廷憫念小民凡事減省今後不差入出外買辦採辦物件有司不許仍前指以均

聖明詔敕

五

天順八年

二十一

三編陳

儒公用爲各科欽銀兩及因小故罰取財物因而剋落入已其司府州縣官員亦不許額外多食皂隸侵漁小民但有違者許巡撫巡按官體訪參奏治以重罪

一各衛所軍士月糧多被該管官員通同有司納戶作弊虛出通關致令倉廩空虛及有糧在倉又假以公用爲名扣除剋減者許巡撫巡按官及按察司官參奏拿問治以重罪

一各邊軍士比之腹裏勞苦尤甚爲鎮守總兵等官者不肯撫恤反有剋害有財者占納月錢有力者役使耕種其不役占者不免重差軍士受害如此豈有銳氣禦寇今後該管內外官員務要改過自新不許仍前役占敢有違者許巡撫巡按官指實奏聞治以重罪

一朝廷設置軍衛有司官員專爲安養軍民中間多有不體朝廷之意百端生事剋削

聖明詔敕

五

天順八年

二十二

三編陳

以致軍民艱難困苦今後務要存念撫恤不許仍前生事剋削敢有違者許巡撫巡按及按察司官糾治若容情故縱一體治罪不饒

一各處都布按三司有因公務差遣官舍承差吏典下衛所府州縣幹辦因而索取財物擾害軍民今後若非重務止許行移所屬理辦不許差入其衛所府州縣官吏非因上司差委亦不許下鄉擾民違者罪之

一 凡軍民之家有五世以上同居共爨不分異者有司勘實奏聞旌表以勵風俗有因貧乏婚姻過期未成者詔書到日有司量給禮物定與期限成之

一 各處僧人年二十歲以上無度牒者詔書到日即便還俗若有隱瞞年歲不肯還俗者事發并其本師一體問罪不饒

一 在外軍民之家有爲盜賊曾經問斷不改者有司即大書盜賊之家四字於其門能

皇明詔敕

五

天順八年

二十三

二九三

改過者許里老親鄰人等保管方與除之
一 各處有等刁潑之徒起滅詞訟誣陷良善挾制官府者許府州縣等衙門官指實姓名申達巡撫巡按并按察司官知會遇有犯者就發本處枷號半年治以重罪
一 府州縣官有廉能公正撫字勤勞深得民心者上司以禮相待仍具其政蹟奏聞以憑旌擢若有老疾罷輟不能任事者從巡撫官考察無巡撫官從巡按御史考察就

彼放回冠帶致仕食暴不才者拿問如律

一 今後御史公差回還照舊管事不必考覈清軍者三年一替聽本院奏差

一 雲南貴州廣西湖廣回川土官襲職者該部行委三司體勘其委官多有徇私圖利取勘不公以致互相爭襲累年紛擾今後有告襲者委官務要從公體勘定名會奏該部行令就彼冠帶襲職不必叅駁中間如有徇私不公許巡按御史糾舉罪坐原

皇明詔敕

五

天順八年

二十四

二九四

勸官員

一 朝廷政治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

於戲養以天下永惟

二 聖之尊福被後人懋衍萬年之慶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天順八年三月初二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婚姻正始人道所重朕大婚之期

先帝有成命矣遽焉卽吉誠所未安茲者親王廷臣

累辭以請

聖母慈懿皇太后

皇太后慈訓加切咸以繼承之重爲言義既有在朕

敢固違謹昭告

天地

皇明詔敕

五
天順八年

二十五

臣王士禎

宗廟以天順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冊立吳氏爲皇后

正位中官以共承

宗祀奉養

慈闈庶俾彝倫用化成於天下敷告中外咸使聞知

天順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帝王爲始莫先正家正家之道必自大婚

始惟

先帝臨御之日嘗爲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於別

官以待期矣迨至憑几顧命猶以婚期責成有

司朕於時執禮彌甚未敢遽從矧敢與知其事

不意內臣牛玉偏徇已私朦朧奏請

皇太后將已退吳氏復選冊立禮成之後朕觀吳氏

皇明詔敕

五
天順八年

二十六

臣王士禎

德不稱位因察其實始知非預定者夫既遵

先帝之命以成禮而乃違命立其非人何以表官闈

而相

宗祀興言及此內疚於心用是不得已請命

母后明正牛玉之罪廢黜吳氏不敢以歲月緩自念

與其非人寧虛厥位而在廷文武羣臣再三陳

請謂中宮不可久虛義正詞切朕難固拒今勉

從所請仍遵

先帝成命冊立王氏爲皇后於戲自古人倫有常有

變變而得正何憚非爲茲朕是舉匪獨正家抑恐上負

先帝選授之命於心有不安焉誕告多方使明知朕意

天順八年十月十五日

皇明詔教 五

天順八年

二七

六二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自古天子闕庭門必有五所以表都會而聳觀瞻也肆我

祖宗建都必備其制乃者天順元年七月初六日承

天門災

先帝用是深自警惕已加恩於海內矣然於制在所必葺而遲久不欲遽者存

天戒也朕嗣承大統今已逾年繼志述事罔敢怠違

皇明詔教 五

成化元年

三八

顧茲存戒之已久重惟古制之宜備特

命所司興工營建以今十一月二十七日告成夫

門以承天爲名必緩刑以體好生之仁修政以

成從欲之志庶幾克享

天心永昌國祚所有寬恤事宜條列于后

一成化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昧爽以前官

吏軍民人等有犯除十惡強盜謀殺人命

不宥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

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敕前事相

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成化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前文武官吏軍民人等爲事運磚運米還炭做工等項未完擺站煎鹽炒鐵充軍伴儀從斗級膳夫拘役立功守哨年限未滿詔書到日悉有其罪各還職役文職官吏有犯貪淫罪者不拘已結正未結正俱發原籍爲民其官吏軍民人等有因奸黨等項問發邊遠爲民者悉放還原籍當差

皇明詔敕

五

成化元年

二十九

三十四

一逃軍逃匠逃囚人等并將軍力士校尉有在逃者詔書到日限一箇月以裏許赴所在官司首告與免本罪

一内外法司凡有伸訴冤枉者中間事情明白可辯者卽與從公查勘分理事難定奪者明白奏聞區處毋昧於單辭毋徂於成案致人嗟怨

一天順八年三月初二日以前爲事降調充軍立功等項軍官遇例復職回衛中間有

原係管事者俱令照舊管事今後軍職有犯枉法等項例該降者免降俱發邊方立功五年滿日復職仍還原衛帶俸差操一見監強盜人命有証証不明身屍無存拘於成案難於發落行勘未結者有司奏請定奪

皇明詔敕

五

成化元年

三十

三十五

一成化元年各處奏報水旱災傷曾經撫巡按官員踏勘明白具奏者卽與除豁其各處灶戶糧草折納引鹽曾告災傷并拖欠黑土課米等項及成化元年以前消乏鹽課行勘是實者悉皆蠲免

一各處軍民解納糧草農桑人丁絲絹門攤商稅戶口食鹽米鈔并諸色課程除已解到倉庫上納外有納欠年久追陪未完者自成化元年十一月以前悉皆免其成化二年稅糧以十分爲率俱免三分

一各處起解糧草等項中途以遇水火盜賊曾經所在官司告勘顯迹明白申達到部

者悉免追陪敢有乘機通同作弊侵欺入已事發到官治以重罪不宥

一兩廣四川湖廣盜賊生發去處軍民爲因饑寒所迫流移他處不得已相聚爲盜詔書至日許令改過自新免其本罪所司不許違擾聽其復業免其戶下稅糧差役二年官司善加撫恤

一兩廣地方賊情未息今後除授官員除方面府正外其餘大小職事不拘鄉貫就將

皇明詔敕

五 成化元年

三十一

三十二

本處相應人員除授候地方稍寧仍照舊例施行

一各處司府州縣被災去處原派員辦採辦石大青等青礬砂等礫及皮張毛纓等項除已徵在官者照舊起解未徵者悉皆蠲免

一各處軍衛有司該造軍器弓箭弦條并魚油翎鱗等項自成化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前拖欠未完者暫且停免候成化二

年秋成之後照例這解其有關過有司并各衛所自辦物件者照舊成造不許侵欺違者罪之

一自成化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前各處歲造織造紵絲紗羅綾紬等件曾經起解到庫驗退加倍追陪者免其追陪其成化元年減去農桑稅絲三分者該造段疋照依減去絲料減免三分待成化二年以後照舊織解

皇明詔敕

五 成化元年

三十一

三十二

一南北直隸并河南等處但係災傷地方凡餉死走失被盜等項一應該追草牧騎採馬疋所司曾經具奏者俱停候次年收成追補還官今後各處草生種馬三年收用一駒永爲定例其各處原養寄養駝牛羊及項該追倒死走失被盜虧欠驪驢牛羊及屯種牛隻自成化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前盡行免追

於戲君以敬

天勤民爲大覃恩宜徧於邇遐臣以輔君行政爲先
舉職務勤於夙夜必上下盡交修之道斯海宇
臻至治之隆布告多方咸使知悉

成化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皇明詔赦五
成化元年

三十三
七四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稽古聖君治隆孝道固謹於其始尤嚴
於其終是以薦徽稱垂永世實今所當遵用也
惟我

皇妣大行慈懿皇太后配我

皇考英宗睿皇帝正位坤宮殆將二紀逮于紹休

望緒尊奉

母儀並膺至養亦閱五載

皇明詔赦五
成化四年

三十四
七五

懿範仁恩自家刑國宜壽萬年而遐爾升遐思聲
送往之誠惟崇煥美之號是用博采廷議於七
月十九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恭上

尊謚曰

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於殿
陰廟祔于

先皇允符天地高厚之配

聲名溢于中國施及日月照臨之區播告遐邇咸

宜知悉

成化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皇明詔敕

成化四年

三十五

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嗣無疆大歷服夙夜祗畏靡敢怠遑然
德弗加隆政弗臻治荷

天心仁愛屢出災異以示儆焉迺九月朔以來星芒
垂象遍台掃斗威譴尤切朕慄焉修省永惟斯
人天之赤子爰加惠澤期與更新庶幾仰當

上天眷命付朕億兆之意所有合行事宜條列于後

一成化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昧爽以前官吏

皇明詔敕

成化四年

三十六

六

軍民人等有犯除子孫謀殺祖父父母父母
妻妾殺夫奴婢殺主疊毒魔魅毒藥殺人
強盜人命失機不宥外其餘已發覺未發
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
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文武官吏知印承差監生生員軍民人等
有爲事見發運磚運石運灰納米納馬及
追罰馬疋做工擺站煎鹽炒鉄充軍伴儀
從膳夫等項悉宥其罪各運職役寧家隨

住其軍職例該帶俸差操者照原擬發落
文職官吏人等有犯貪淫者悉發原籍爲
民

一軍官旗軍將軍力士校尉舍人餘丁爲事
發遣各處立功瞭哨者盡行放免復還職
役例該帶俸差操者不許管軍管事有因
失機問發充軍者各照原職降二級就彼
帶俸差操其已降調及冒功人命者不在
此例

聖明詔敕

五 咸化四年

三十七

三十三

一各處逃軍逃匠逃囚人等自詔書到日爲
始限三箇月以裏許於所在官司首告與
免本罪軍還原伍匠仍當匠民放寧家
一各處納欠稅糧絹布綿花等項爲因已徵
在官之數雖累遇寬恤官府仍復行追者
自天順五年十二月以前悉皆免追其餘
小民拖欠未徵者自天順八年十二月以
前亦皆有免

一在京在外衙所官員拖欠屯種子粒例該

住俸者照舊支俸今歲奏報水旱災傷去
處如果踏勘是實卽與除豁稅糧子粒其
上年拖欠者亦暫停徵候下年有收行追
補納其無災傷去處上年稅糧未完官吏
糧里人等例該枷號住俸問罪者詔書到
日亦皆有免再限一年納完

一災傷去處咸化四年人民戶口食鹽鈔米
除已徵外其未徵係全災者俱免災輕者
以十分爲率減免五分其廣東廣西陝西
四川盜賊生發州縣亦寬免一年各處船
料鈔貫係舊額者照舊徵收但係新增者
俱與除免

聖明詔敕

五 咸化四年

三十八

三十五

一湖廣江西上年災傷曾將文武官員人等
俸根存借賑濟有收去處許令照舊關支
今年災傷去處人民缺食巡撫巡按等官
卽督所司取勘賑濟如本處缺糧卽與鄰
近有糧去處借撥豐年抵斗還官如鄰近
州縣俱各缺糧無可措置者卽便奏聞區

處不許坐視

一各處採辦歲辦藥材除已收在官起解外拖欠之數悉皆停免凡災傷去處自成化四年八月以前內外衙門節次派出一應竹木青碌漆蠟黑鉛羊角等料并買辦牲口俱暫停止其餘物料若已徵在官者差人解納未徵者俱各停免以避民困各處歲造織造紵絲紗羅綾綢曾經起解該庫驗退追陪者悉免追陪

皇明詔敕

五 成化四年

三十九

一在京各營在外各邊官軍騎操馬匹自成化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以前一應倒失被盜等項未買補者暫且停追其陝西苑馬寺等衙門所養馬匹有被虜寇搶掠者所司查勘明白亦皆免追南北直隸并山東河南被災去處軍民被劫寄養馬驢驢并駒自成化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以前倒失被盜虧欠等項不能賠償者所司查勘明白悉與有免

一聽選官員九年考滿例該陞用有年力衰

邁不能任事者照依該陞品級給與散官致仕聽選監生有老疾願回者冠帶閑住雲南土吏兩考役滿今後免起送赴部於本布政司給由照例調撥仍將考滿調撥緣由轉達吏部知會

一廊府旗校人等先調山東沿海衛分者悉還原衛差用及口外大同等處旗軍先因連累調發兩廣者正身事故其子孫俱於

皇明詔敕

五 成化四年

四十

原衛補伍天順八年正月十七日以後官軍為事降調兩廣等處不曾到衛者許與所在官司首送兵部改調北方沿邊衛所差操

一醫士厨役樂工有年老殘疾不堪應役無丁更替者悉放寧家為民有司照名食補樂工從良所司不許刁蹬人難

一各處見今清理逃故等項人匠除收成去處清解外其災傷地方曾經勘實者不分

住坐輪班俱暫停止待下年收成照舊起

解應役

一陝西固原等處土達滿四等反叛蓋因官司不能撫恤所致雖已調軍征勦情實可矜詔書到日除滿四等首惡不赦外其餘果能悔過自散悉宥其罪有能糾衆擒斬賊首來獻者量授以職兩廣四川貴州大軍征勦之後有畏通山林奔潛海澳者亦皆有免聽從復業生理仍免賦役三年

皇明詔敕

五 成化四年

四十一

四十二

於戲爾中外文武之臣既俯治于人尚仰畏于天受職任事者惟義是循理兵牧民者惟仁是篤惟朕憂是分惟玄鑑是敞故茲詔告咸使聞知

成化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眇躬君臨海宇惟

上天付畀之重

祖宗創守之艱常懷惕厲罔敢怠荒違豫冀民物阜康協于至治而志勤道遠厥效未彰比者災沴荐臻畿甸尤甚三時不雨一雨連旬旱澇相仍民食缺乏循省厥咎在予一人百姓何辜罹茲艱厄興言及此良用惻然夫篤近舉遠者古之規視遠猶邇者朕之志爰推憂勤之念普施寬恤之仁所有令行事宜條列于後

皇明詔敕

五 成化六年

四十三

四十四

一內外衙門見監問罪囚除真犯死罪不宥外其餘徒罪以上降等發落杖罪以下悉皆寬宥有已發做工運磚運灰納米等項未完者悉皆宥免內有貪淫官吏監生知印承差賍証明白者發回原籍爲民

一成化六年順天等八府及各處奏報災傷曾經官司踏勘明白者該徵稅糧子粒馬

草悉與除豁其有薄收者照休分數減免
一各處軍民有先年拖欠稅糧馬草子粒戶口食鹽鈔錠并派買厨料果品等物順天等八府自成化五年十二月以前俱免追徵其南直隸并各布政司成化四年十二月以前悉皆蠲免

一在京各營在外各邊騎操馬疋并順天南北直隸河南山東被災去處軍民草牧寄養馬騾并駒自成化六年八月初一日以

皇明詔敕

五

成化六年

四十二

三

前一應倒失虧欠等項并有倒停候買補及遇倒漏報者所司查勘明白悉與蠲免其上林苑監蕃育良牧等署今年有因水患虧損牲口曾經具奏查勘明白者悉免追陪

一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等布政司被災州縣有拖欠內外衙門坐派採買松木長柴檟木楊木榆槐雜木椽子窩柴簞搭蘆葦蒲草荆條糠粃麥穗稻皮土硝礮末黑煤麻

筋牛筋金箔銀珠貳珠白綿羊毛白硝羊皮紅真黃牛皮白甸鹽皮前截藍旋紅黃熟銅生漆香油片三枝條西礫礪砂石大等青燒造鐔餅紅土青土薰皮草歲辦皮翎採捕野味白山羊角黑鉛紅花黃蠟生銅猫竹水牛皮鹿皮等料自成化四年十二月以前未徵者盡行停免已徵在官者仍令解納不許因而侵剋

皇明詔敕

五

成化六年

四十四

三

一各處起解糧草等項中途有遇水火盜賊曾經所在官司告勘明白中達到部者悉免追陪致有乘機作弊侵欺入已者事發治以重罪

一順天等八府山東河南等處被災軍民有承佃住種各王府各公主府及內外官員之家田地莊園拖欠租米自成化五年十二月以前并今年見有災傷無收去處皆免追

一成化六年分各處戶口食鹽糧鈔盡數蠲

免有已徵在官者准作下年之數以後只徵鈔貫不許折收銀米等物

一成化六年七月初一日以前各處失班人匠並免罰工止當正班及內外衙門皂隸馬夫有在逃曠役者並免補役不許一槩勾掇

一長蘆鹽運司被害場分今年該徵鹽課即與驗實除豁

一北直隸河南山東清軍御史俱暫取回被皇明詔敕 五 成化六年 四十五

害去處清出軍丁候明年秋成起解無災去處仍令司府州縣委官清解不許扶同作弊違者罪之

一天順年間以後軍官有爲事調發兩廣等處不曾到衛者文職有爲事問發爲民累訴冤枉者限十日以裏赴通政司首告官軍調北遡衛分差操文職無贓者聽四隣舉首押發極邊地面充軍容留之家亦不坐罪

一各處人民但有被災缺食有司設法賑濟流移者招撫復業務體朝廷仁恤之心不許坐視民患

一各處以備倉糧本以賑濟饑民近來有司通同下人作弊多端民不受惠今後務要驗實放支抵斗收受不許過取合干上司宜用心提調督察毋事虛文

一荆襄南陽等處流民拋棄鄉土良可矜憫詔書到日凡一應罪犯悉有不問該管官皇明詔敕 五 成化六年 四十六

司用心撫諭願回原籍者照例優恤已住成家不願回者聽令附籍當差

一凡民間利有當興弊有當革及一切便民之事許所司具實開陳毋有所隱

於戲朕體

上天好生之德用加惠於吾民中外大小臣僚上體朕恤民之意務求臻於實效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成化六年八月初八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自古帝王君臨海宇必崇建元良以爲儲

副此久安長治之道也惟我

祖宗列聖允迪大猷承傳有序邦本既正鴻業斯隆

暨朕嗣守丕圖于茲八載曩章未舉蓋有待焉

長子祐極天資明粹日表英奇中和之性夙成

內外之心是屬比者公侯駙馬伯文武羣臣合

誠奉表請建東宮恭承

皇明詔教

五

成化七年

四十七

三十七

皇太后聖訓茲事重大宜從衆議爰以令辰舉行羣

典授祐極以冊寶立爲皇太子正位東宮用篤

邦家之祔衍

宗社無疆之休大禮既成輿情交慶宜敷霽澤覃被

萬方所有合行事宜條列于后

一自成化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昧爽以前官

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大逆謀叛子孫

謀殺祖父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蠱

毒魘魅毒藥殺人強盜人命妖言不赦外

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

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

以其罪罪之

一文武官吏監生知印承差生員軍民人等

有爲事見發運磚運灰納米及追罰馬疋

做工擺站煎鹽炒鐵充軍伴儀從膳夫等

項悉有其罪各還職役寧家隨住軍職例

該帶俸差操者照原擬發落文職官吏員

人等有犯貪淫者悉發原籍爲民

皇明詔教

五

成化七年

四十八

三十八

一軍官旗軍將軍力士校尉舍人餘丁有爲

事發遣各處立功瞭哨者盡行放免復還

職役例該帶俸差操者不許管軍管事

一各處拖欠未徵稅糧馬草子粒農桑絹布

并戶口食鹽鈔錠商稅泊河門攤課程差

發銀兩自成化五年十二月以前盡行蠲

免今奏災傷去處曾經勘實者糧草子粒

悉與除豁

一直隸通州左等衛採運秋青草束軍士逃

放數多無人撥補者各下拖欠草束自成
化六年以前盡行蠲免今歲京衛軍士該
採草束被災無從採打曾經奏告到部者
減免三分

一各處鹽場有因雨水損壞倉廩消化鹽課
曾經風憲官踏勘明白者盡行蠲免其成
化六年有因災傷無力煎辦曾經奏報勘
實者該辦鹽課以十分爲率減免三分

一成化六年以前各處歲造織造紵絲紗羅
五 成化七年

綾紬曾經起解該庫驗退加倍追陪已織
完者照數起解未完者止追正數餘悉蠲
免其被災去處遍年拖欠歲辦皮張魚油
翎鱗折納麻鐵簪且停止

一各處逃匠逃囚人等自詔書到日爲始限
三箇月以裏許於所在官司首告與免本
罪軍還原伍匠仍當匠民放寧家其各處
解軍之人自因違限問發充軍者放回寧
家後不爲例

一自成化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以前内外文
武官員總小旗有停罷俸糧者詔書到日
爲始照舊關支北直隸連年災傷儒學黜
退生員見追廩米悉皆宥免

一刑襄等處流民除已發遣回還原籍者有
司加意撫恤優免糧差五年其間或有逃
匿山林拒捕不出者詔書到日許令出首
悉宥其罪令還原籍一體存恤優免

一陝西延綏地方連年被賊驚擾人民艱難
五 成化七年

今歲該徵糧草暫行寬免其本處并各處
調來見在隨征官軍每人賞銀三兩以酬
其勞

一光祿寺厨役年老殘疾者告官審驗是實
放回寧家有司照缺僉補上林苑監原僉
養牲種菜等項人戶其有老疾不堪應役
戶內無丁頂補者許該監官驗實具奏放
回原籍依住

一各處官軍騎操馬匹并軍民孳牧養馬

驟驢牛自成化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前
一應倒死已報在官者悉皆蠲免虧欠馬
駒每四疋折買一疋其先次查出漏報折
買者不在此例

一各王府官員九年考滿照例給與該得誥
敕其方面知府在邊効勞不得赴部給由
九年考滿一體授與該得誥命

一各處倉官及收糧經歷守候三年之上放
支不盡者仍聽全支本等俸給

皇明詔敕

五 成化七年

五十一

一今後三年考滿吏典從吏部陸續考試不
必會官仍照三等例行聽選監生不願出
仕者與從七品散官閑住

一軍民中有鰥寡孤獨者所司依例存恤勿
令失所

一軍民中有男婦年八十以上者詔書到日
所司給與絹一疋綿布一疋綿一斤米一
石

一天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

一前項寬恤事件有司務在遵行不許違慢
一應管軍官員俱要守法奉公撫恤下人
非奉朝廷明文不許纖毫科擾違者罪之
於戲元良正位綿大統於萬年曠蕩推恩均至
仁於四海詔諭遐邇咸使聞知

成化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皇明詔敕

五 成化七年

五十二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紹

祖宗鴻業爲天下生民主夙夜憂勤用闡康濟奈近年以來旱澇相繼歲數不登加以今春亢旱爲虐京畿州縣被災者多而山東濟南等六府河南彰德一府災傷尤甚人民缺食十常八九守臣以告朕心惻然夫民生不遂實司牧之過如又坐視其飢窘窮困而不顧豈爲民父母之道

皇明詔敕 五

成化九年

五十三

五十五

哉用是發倉儲出內帑弘施寬恤之仁少慰黎元之望凡爾居官食祿爲朕牧民者務加意賑恤毋生事煩擾仍諭吾民鄰里相救有無相通共濟艱厄以候秋成有積者毋閉糴自私乖救急之義窮乏者毋流移轉徙放縱非爲以重害而生於戲憂民之憂朕心良切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計開寬恤事宜

一被傷之處成化九年夏稅小麥絲綿絹疋

戶口鹽鈔山東六府并順德廣平彰德

府盡行蠲免順天河間真定大名四府免

五分保定一府免二分所屬州縣中間災

有輕重宜從巡撫官酌量施行其秋糧馬

草并衛所屯田子粒待收成後具實奏報

處置

一前項司府通年逃民拖欠稅糧等項累及

現在人民陪納者自成化六年十二月以

前俱免追徵

皇明詔敕 五

成化九年

五十四

五十八

一山東長蘆二鹽運司被災傷分今年該徵

鹽課山東減免五分長蘆減免三分

一前項司府衛所被災處所一應寄養孳牧

騎操馬騾驢牛自成化九年四月以前例

失虧欠被盜等項已報在官例該追陪并

失次停止折買未完者盡行蠲免如已徵

價值在官不在此例其走失被盜馬匹日

後得獲照舊還官

一前項災傷去處清出各衛所逃故等項軍

士除原逃正身起解外其查理查補等項暫且停止候豐年起解

一真定大名二府成化九年派買猪羊雞隻銀價未起解者盡行停免

一山東成化九年歲辦段疋皮張翎鱗悉皆蠲免

一成化九年砍柴人夫山東并順天保定真定三府先已通減三分其餘起解外山東

夏秋二季未起人夫悉皆蠲免順天保定

皇明詔敕

五

成化九年

五十五

二六

真定三府二季內量減二分工部神木廠苦蓋木植人夫以十分爲率存留四分看守其餘放免以蘇民困

一前項被災去處官吏軍民有爲事曾經法司問斷發原籍官司追納入官錢糧贓物紙鈔未完者俱免追納其解納錢糧馬草等項人戶有被攬頭坑陷或遇水火盜賊事有顯迹已告在官又行家屬名下重徵陪納者卽與分豁

一前項被災地方逃軍逃民逃匠人等自詔

書至日爲始限三箇月以裏首官免罪各

還役寧家其有爲事被捉逃叛山林者許

於所在官司首告真犯死罪該管官司查

審明白奏請定奪其餘悉皆有免

一累發京庫銀兩并各處倉糧賑濟缺食軍

民巡撫官務着落司府州縣分投驗實放

散不許違悞凡一應在官工役不急之務

俱暫停止令民自在營生毋或勞擾

皇明詔敕

五

成化九年

五十六

二七

成化九年四月十七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帝王誕膺景命必建儲闡所以重

宗社之承正邦家之本此古今通制也朕丕繼令緒

祗後永圖旰食宵衣不遑自逸允惟七聖之主

實繫臣民之心庸舉盛儀以慰羣望皇子祐樞

聰明天賦府智夙成孝本因心禮皆中度朕遠

稽古昔近法

祖宗寬羣臣請建之章奉

皇明詔敕

五
成化十一年

五十七

二十七

聖母從衆之訓遂授冊寶立祐樞爲皇太子正位東

宮衍寶祚於萬年隆本支於百世弘施慶澤覃

被寰區所有寬恤事宜條列于後

一自成化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昧爽以前

官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大逆謀叛子

孫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

蠱毒魔魅毒藥殺人強盜人命及支武職

官有犯贓罪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

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

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文武官吏監生知印承差生員軍民人等

有爲事見發運磚運灰納米及追罰馬疋

做工擺站煎鹽炒鐵及充軍伴儀從膳夫

斗級等項悉宥其罪各還職役寧家隨住

軍職例該帶俸者照原擬發落文職官吏

人等有犯貪淫者悉發原籍爲民

一軍官旗軍將軍力士校尉舍人有爲事發

遣各處立功瞭哨者盡行放免復還職役

皇明詔敕

五
成化十一年

五十八

三十三

例該帶俸差操不許管軍管事

一各處逃軍逃匠人等詔書到日限三箇月

以裏許赴所在官司首告與免本罪軍還

原伍匠仍當匠民放寧家輪班匠有罰

工者免其罰工止當正班在京各營遠年

及近逃官軍許令出首免問送管收操

一在京各營在外各邊及各處軍衛有司原

養寄養騎操孳牧走遛馬驟驢牛并種馬

馬駒自成化十年十二月以前一應倒失

虧欠被盜已報在官并查出埋沒等項盡行蠲免

一河南山東陝西等處流民多有逃往湖廣荆襄等處深山藏住詔書到日悉聽各回原籍沿途官司量給口糧所司務加存恤優免根差三年公私債負不許追取湖廣貴州等處苗蠻多因所司失於撫字及因貧窮所迫不得已相聚爲盜詔書到日許令改過自新各歸本土安生樂業若不改

皇明詔敕

五

成化十一年

五十九

悔仍前聚集爲非者並聽總兵等官征勦一内外文武官員總小旗有停罷俸糧者詔書到日照舊開支今後各處倉官及收糧經歷守候二年之上放支不盡者仍聽全支本等俸給

一各處該納稅糧馬草子粒農桑人丁絲絹戶口食鹽門攤商稅魚課粟株諸色課程鈔貫除已徵在官外其小民拖欠未徵者自成化九年十二月以前悉與蠲免今歲

奏糧災傷去處卽行勘實糧草子粒悉與

除豁各鹽運司鹽課提舉司自成化八年以前該辦鹽課拖欠未完者亦與除豁其有被水冲沒鹽課曾經風憲官勘實者俱免追賠山東并順天等八府軍民先因饑荒開過賑濟倉糧悉免還官

一内外法司凡有累訴冤枉中間事情可辯者所司悉與從公辯理其強盜人命有贓仗欠明情可矜疑者具實奏聞區處

皇明詔敕

五

成化十一年

六十

一文武官吏監生人等自成化元年正月以後有爲事問發充軍及編發爲民者除黨逆強竊盜搶奪人命失機誣告十人以上貪淫酷暴不宥外其餘悉放寧家隨住有奉特旨發遣者所司具奏定奪

一兩廣等處軍民田土先年被賊蹂躪占種及各處水衝沙壓不堪耕種田地曾經官司路勘明白通年拖欠稅糧并逃民拋荒地土遺下糧草累及見在人戶陪納不全

者自成化十年以前悉與除豁通州左衛等軍士採運并京衛該採秋青草東今歲被水滄占採打不敷曾經奏告到部者以十分爲率減免三分各處倉場先年有因失火延燒糧草等項經該官攢斗庫人等已經問發追陪若故燒者不在此例

一給由考滿該陞冠帶未任聽選官員有家貧親老疾病等項願告致仕者授以應該陞除職名以榮終身監生有不願出仕聽

皇明詔敕

五 成化十一年

六十一

三十一

選者授以從七品有司職名依親坐監授以正八品有司職名俱令冠帶開仕原籍官司以禮相待免其雜泛差徭吏典遇例告願納草納米未曾上納例該重歷者免其重歷已發重歷者悉還原衙門辦事其南京各衙門三考役滿者免其赴京從南京吏部照例考試中式就彼冠帶辦事不中者徑發爲民

一各處義官義民已經給與散官冠帶榮身

及充石旌異等項近該在外問刑衙門不論所犯輕重俱革役冠帶追奪有孤旌勸之意今後除重罪外其餘徒流已下不問已結正未結正止許各依所犯科罪不在除名追奪之限

一易州等山場自成化十一年十一月以前一應坐派柴炭除見有領運外若販無收積徵價辦買果原領價少陪補不敷及分派在廠採燒年久拖欠不曾徵有官價者

皇明詔敕

五 成化十一年

六十二

三十二

所司通勘明白卽與分豁有被人包攬誑騙跟捉不獲曾經具奏者仍令原解陪納該部另項收貯其成化十二年內外各衙門坐派柴炭以十分爲率量減二分照數減徵時價以蘇民困在京各衙拖欠柴炭自成化八年十二月以前盡行蠲免

一成化十年十二月以前各處軍衛有司歲造弓箭弦條歲辦皮翎野味及內外衙門買辦採辦葛梢荆條蒲草蘆蓆柴黃穰商

馬連根等項拖欠未完者悉與寬免已徵

物料在官者准作下年該辦之數其起解

麻鐵竹木堆垛橋草遭風漂流被火燒毀

曾經奏告查勘是實者免其追陪

一凡民年八十以上者免一丁差役有司每

歲給與綿二斤布二疋九十以上者給與

冠帶鰥寡孤獨無所依倚者有司量加存

恤

一公侯駙馬伯子孫務要讀書習禮許各訪

聖明詔敕

五八 成化十一年

六十三

保通經儒士一人送吏部考試取中者准

令教書三年滿日照例除授職事仍舊敎

書

一天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

於戲正元良之位式副輿情推曠蕩之恩用敦

博愛詔告天下咸使聞知

成化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

皇帝敕諭文武羣臣

曩者朕

叔邸王踐祚戡難保邦奠安

宗社亦既有年及癘疾臨薨之際奸臣貪功生事妄

興讒構請去帝號

先帝尋知誣枉深懷悔恨以次抵奸于法不幸

上賓未及舉正朕嗣成大業于茲一紀每思先儒

有言祖父有欲爲之志而未爲子孫善繼其志

而成就之此所謂孝聞以帝號之復膺諸

聖明詔敕

五八 成化十一年

六十四

聖母皇太后亦云此

先帝本意宜卽舉行朕祗服

慈訓敦念親親誕告在廷用成

先志其

邸王可仍舊皇帝之號所有

尊謚禮部會議以聞務令人心毋乖典禮仍令所

司修飾陵寢如敕奉行故諭

成化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紹

祖宗大位撫御萬方思惟負荷之艱罔敢自違自豫

然而治效未著灾沴迭興地道弗寧天時亢旱

土無所演朕切憂惶嘗齋心懇禱遣廷臣祭告

山川奈歲竟不登而河南山東畿內率多饑饉

陝西山西尤劇至有棄恒產室家不相顧者元

元何辜罹茲危阨朕爲民王可恕然莫之愍耶

聖明詔教

五

六十五

三十四

聖明詔教

五

六十六

三十五

累博采群議發內帑倉儲救所司小大多方賑
濟期此今人咸歸樂土不意冬暮春初兩次星
變有聲朕愈兢惕載敕廷臣備陳時政得失采
納而行用以下慰民望上答

天心况方春和時萬物發育祗承乾元資始之仁誕

敷寬恤天下之典合行事宜條列于后

一自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昧爽以前

官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叛逆子孫謀

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

殺人蠱毒魘魅毒藥殺人強盜妖言黨惡

人命失機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

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

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文武官吏監生員知印承差將軍力士

旗校軍民匠作舍餘人等有爲事見發立

功驟哨運磚運炭納米納料拘役擺站做

工充儀從軍伴膳夫煎鹽炒鐵等項悉該

放免各還職役肄業軍還原伍匠仍當匠

民發寧家文職官吏監生員有犯貪淫

酷暴武職有犯敗倫傷化及爲事脫逃例

該革職爲民及帶俸差操者悉照原擬發

落其有犯強盜處決者不分在京在外子

孫不許承襲俱調邊衛充軍庶人知警戒

一各處司府州縣衛所地方連年各有灾傷

輕重不等成化十七年以前拖欠稅糧馬

草農桑屯種糧草採運草束戶口鈔貫監

課商稅課程折糧顏料買辦厨糧等項一

切取于軍民未完者悉皆蠲免果有已徵在官者照舊送納其陝西山西河南所屬鳳翔延安慶陽平涼臨洮鞏昌平陽河南懷慶開封南陽等府及澤州并直隸大名府係災重去處各衙門該徵成化二十年以前前項錢糧未徵并災傷勘實量徵者盡行蠲免已徵者見數就留本處賑濟

一浙江福建雲南四川煎辦銀課成化二十年以前未完者每十分減免三分

一各處一應額辦坐派物料除軍需外其他拖欠皮翎勛鱉珠漆油熟銅絲鐵線梔子槐花烏梅藍靛翠毛野味著葉黃蘗圓藤苳苗苳蓍荆條葛稻麥穗稻皮松香沙葉芋麻茜草杉木榆槐檀椒等木猫筍長節水苦等竹軟篾板枋白硝雜皮驢皮前截羊毛羊角水牛皮黃真牛皮水和炭煤炸柴炭瀝沙土硝磁末毛纓白猪鬃雲母石缸餅鐔高頭等紙缸砵等土油椿磨板黑

鉛銅鐵金箔青綠顏料等項自成化十九年十二月以前未徵者悉皆蠲免已徵者仍令起解該部另項收貯准作下年之數不許內外衙門朦朧再奏追徵敢有將已徵捏作未徵者治以重罪

一在京各營在外各邊騎操馬疋并順天南北直隸河南山東被災去處軍民孳牧寄養馬騾并成化二十年十二月以前一應倒失虧欠等項并在例停候買補者所司

查勘明白災傷重處悉與蠲免輕處自成化十六年十二月以前之數悉免追陪其餘停候二十一年夏秋成熟陸續徵解如或該管上司及各府州縣管馬官吏交通作弊事發俱坐贓罪

一陝西山西河南三處該派成化二十二年分

大祀牛羊以十分爲率俱免七分派納三分陝西山西供用大尾羊綿羯羊除成化二十一年

上半年分停徵其下半年及河南二十一年分猪羊雞鵝俱以十分爲率停免七分追徵三分該免七分之數禮部俱移附近產有地方派納其三分行布政司災輕去處派納

一陝西山西災傷軍民有舉家逃往鄰境南山漢中徽州商洛并湖廣荆襄四川利順等處趁食求活者情實可憫各該巡撫巡按三司府州縣衛所官不許趕逐務要善

皇明詔赦

五

成化二十一年

六十九

加撫恤設法賑濟安插得所候麥熟官爲應付口糧復業免其根差三年本處官司不許科擾及追逼私債

一山西陝西河南極災地方俱有盜賊生發或致拒捕傷人詔書到日除首惡外其餘限三箇月以裏許自首免罪軍還原伍民歸原籍所在官司仍量爲賑恤如限外執迷不服撫恤聽各鎮守巡撫等官擒捕

一山西成化二十一年分該徵柴炭價銀全

免一年山東北直隸量免半年內外衙門竿例供應柴炭以十分爲率暫減二分其成化十九年十二月以前被人誣拐價銀負累死亡逃竄及監追未完者該部改派另項收貯以備別用今後柴炭只依正價派納分外不許多科違者許巡撫巡按官問罪黜職其山西都司并直隸衛所成化二十一年分該派柴炭亦暫停免

皇明詔赦

五

成化二十一年

七十

一惜薪司各處撻柴人夫易州廠採運軍夫等自成化二十年十二月以前拖欠在逃病故缺工及達限罰納柴炭者悉與寬宥其各色失班人匠俱免罰工止當正班以甦民困

一在京在外正操做工爲事等項久近在逃官軍自詔書到日爲始限三箇月以裏在京赴兵部在外赴所在官司首告與免本罪復還職役其該班來遲官軍亦免究問今後一切不急工程悉皆停止

一天下衛所歲造軍器弓箭弦條自成化十九年十二月以前拖欠未完者悉免補追其收過有司物料准作以後年分該辦之數敢有因而侵欺者治以重罪

一杭嘉湖蘇松等府自成化二十年十二月終以前除歲造紵絲紗羅綾紬等項其內外衙門奏准差人前去坐守織造者詔書到日暫免三年已織完者照數起解已徵科者交與所在官司准作歲造之數差去

皇明詔敕

成化二十一年

七十一

三十一

內官人等即便回京違者罪之

一廠蓋木植人夫逐年分派順天府所屬州縣出辦土價深爲民患并慶豐等岡夫今後以十分爲率俱存留五分看中其餘放免

一南京工部成造馬槽馬椿等項俱係粗重之物沿途軍民運送不勝勞擾詔書到日悉皆停止以後缺用在京衙門照數成造不許違悞

一茶鹽之利國用所資近年以來招商不宣上中皆因勢要之家纔支纔賣及夾帶私販侵奪其利今後鹽茶不許勢要及內外見在官員之家上中及夾帶販賣侵奪民利違者治以重罪茶鹽入官

一各邊軍儲各處賑濟山西河南王府一次祿米有因今次寬恤目前支用不敷將來無所取給者戶部會計處置來文事有難處者卽會多官計議務要各陳所見將可責近效期於必行事畢開奏定奪毋或推避虛應故事

一軍衛有司預備倉糧有例見行官吏人等奉行不至多無成効今後軍衛每一百戶所有司每一里務要措置或勸借等項各以二千石爲額驗時豐凶斂散年終常要將額數收除實在數目開奏有能多積一半或兩倍者量加旌擢巡按分巡分守官員時常往來管理

皇明詔敕

成化二十一年

七十二

三十二

一在京在外官吏軍民人等自成化十九年

十二月以前有爲事追陪還官入官給主

一應財物不得完足者悉皆停免釋放其

各處官攢人等有因查盤根草腐朽汜爛

虧折數多問罪監追若果無侵盜情弊亦

皆免追

一妖言人犯例該全家發烟瘴地面充軍但

中間有族屬疎遠各籍另居事無相干者

一梟發遺情有可矜所司再行查審果係

皇明詔赦

五
成化二十一年

七十三

三六

各居另籍者悉皆放免今後有犯重罪全

家充軍者除謀逆不限籍之同異外餘異

籍另居者並與分谿

一在京各衛帶俸軍職數多有情願告選外

衛者指揮僉事以下許赴兵部具告餘除

缺官衛所聽巡撫巡按等官量材委用

一各處清理起解軍解遠限一年之上單發

邊衛解人發附近衛分充軍者軍人仍還

原衛解人寧家陝西山西河南地方饑荒

該解查補軍伍暫且停止待年豐查解補

伍

一在京官員軍民之家衣服飲食奢侈借用

不無濫費財物卽便出榜禁約

一各處鎮守內外等官員獻方物悉照天順

三年以前例外不許因而科害軍民及沿

途往來攪擾以致嗟怨

一勢要之家不許霸占關廂渡口及同設鋪

店販賣錢貫抽要柴草勒捐擺渡牙保水

皇明詔赦

五
成化二十一年

七十四

三七

利等錢侵害小民違者許巡城巡按并該

管地方官員捉拿奏

一在外法司問擬囚犯有經十年者累次執

訴冤枉屢勘不服情可疑者所司審實合

辯問者從公辯理如或干連逃躲事雖決

斷與人命無屍可檢強盜贓仗不明及年

久無贓人死無証者原問衙門備開矜疑

緣由具奏定奪其都司衛所問擬囚犯宜

從巡按御史并按察司分巡官審實具奏

不許坐視不理違者罪之

一法司問完囚犯枷號者悉免枷號俱照例釋放中間有依旨發遣充軍者仍具奏定奪

一陝西山東河南北直隸被災處所凡民間詞訟戶婚田土債負等項不分遠年近年之事應提人對理者今當饑饉及農種時日官司與明立文案將原告知証候秋成日提對發落不許一槩勾擾監禁妨農生

皇明詔敕

五

成化二十一年

七十五

三

理

一在內在外見任文武官員總小旗有爲事停住祿米俸糧悉令仍舊開支

一朝廷政事得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

隱

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自古帝王之孝親匪惟養以天下而必尊以鴻名蓋所以表功象德顯于今而垂于後也情文咸具敢忘祗循恭惟

聖母皇太后夙贊

先聖茂隆內治誕毓眇質續紹丕圖迄今二紀

宗社莫安海宇寧謐寔皆

聖母深仁洪慈訓迪之所致也矧於皇太子勤劬長

皇明詔敕

五

成化二十一年

七十六

三

育用底有成家室攸宜國本深固凡茲勛德超軼千古而尊崇元禮尚未加隆朕心歎焉乃稽彝典率籲臣工以今月十七日謹奉冊寶上尊號曰聖慈仁壽皇太后仰酬罔極之恩遠追帝王之孝禮既成于家國澤斯溥于寰區所有合行事宜條列于後

一宗室爲庶人者各賜米十石絹十疋其子女仍賜米五石布五疋年及婚配者所司具名以聞照例選婚量助嫁娶之資俱令

有司辦給

一軍民之家有年八十以上者不分男婦有司給與絹一疋綿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者倍之其八十以上爲鄉里所敬服者有司勘實加以冠帶以榮終身

一軍民之家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雜泛差役無丁者有司時加存恤毋令失所

一內外官員有父母在家願分俸助養者准

皇明詔敕

五

成化

七年

七十七

令分俸於原籍關支

一南京文武官員未關請敕者七品以上至四品若父母見在先與請敕封之三品以上俱與應得請命不爲常例

一在外官軍老疾不能任事告替職者准令兒男赴部替職免其自來

一在京文職以禮致仕五品以上年及七十者進散官一階其中有廉貧不能自存衆所共知者有司仍每歲給與食米四石以

資贍養不許徇情一槩濫給

一各王府官有年老願致仕者進散官一階其歷俸三年以上父母見存該授封者給與請敕封之不爲例

一侍軍年及五十歲侍衛二十年以上者不拘在役退閑俱給冠帶以榮其身

一兩京文職有離家六年之久欲照例給假省親者查無違碍許其歸省

皇明詔敕

五

成化

七年

七十八

一吏部給出等項聽選官取選未到願告致仕者俱陞職一級致仕監生不願出仕者

已有授職事例今後還填註衙門給與散官吏員冠帶聽選願告回家不仕者照資格填授衙門職名開住在原籍者俱許赴

各該司府衙門告勘給授仍類冊繳部以憑查考

一監生家貧親老願告教職者已有事例其遇例入監願就教職者亦許一體考授其在學廩增生員有因親老無人侍養願告

侍親者聽親終方許復學其在學累舉不
第年五十以上願告罷閑者聽仍免本身
雜泛差役

一兩京陰陽醫生有年六十以上不能供役
願回家者審實放回其軍匠厨役人等有
老疾者亦許告替俱免其雜泛差役

一在京在外有孤老殘疾不能生業者卽便
收入養濟院照例給與衣糧已收者仍賜
米二斗

皇明詔敕

五

七十九

二十六

七

手

八十

三十

一各處僧道有父母見存無人侍養者不同

有無度牒許令還俗養親

一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有司開具實蹟奏聞
以憑旌表其已旌表年及六十者孝子冠
帶榮身節婦照八十以上例給賜絹綿米
肉

一詔書內優老恩典有司務當從實遵行不
許虛應故事

於戲據古尊稱式廣親親之教揆今恤下誕敷

老老之仁詔告中外咸使聞知

成化二十三年四月十九日